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七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3/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七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四卷(二)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刻本

.....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

四卷(二)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本義

匯參四十五卷》提要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
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
詭反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擊也

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

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五 公冶長

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語類子謂可妻必有以取
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

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為可妻也○文集問可妻
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為可妻也曰雖嘗

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雙峯饒氏曰
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

似不可妻非其罪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

為榮辱哉清義范氏曰長繫於縲紲時人或疑之故辨其
非罪聖人之言無所苟也

自外至者我何與焉若非罪而得縲紲以爲辱則是有罪

而得軒冕者亦可以爲榮矣○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
之道而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

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

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取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

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畜夷之寫皆受之而無應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各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

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

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語類問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

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

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觀其三復白圭

便見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

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

言行必不陷於刑戮○霜開編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不盡○集解此相南宮之德器不是相其名位福澤也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公冶長

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

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霜開編看此章當知門人以公

治南容二人同記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已之子一妻以

兄之子遂論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為厚兄薄已之論者固

非矣或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

者亦非也要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說為盡而免於刑戮

與雖在微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名不齊○霜開編看此章當知門人以公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

仁愛為單父宰鳴琴而治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宰勝

子賤年方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

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說苑子賤為單父宰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

以治人之道○語類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

成德○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

行章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霜開編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不盡○集解此相南宮之德器不是相其名位福澤也

酒養德性薰陶氣質○此君子亦大槪說故夫子既歎

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

以見魯之多賢也○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魯

取是主魯多賢足以供子賤之取是實能取意已在上截

中下截忽作反掉以谷嗟歎惜之語高嘉子洋溢之神兩

斯字龍鱗婉轉口角津津○霜開編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不盡○集解此相南宮之德器不是相其名位福澤也

因以二字以質觀主味之不盡○蘇氏曰稱人之善必

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公冶長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

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語類子貢是器

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又曰

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遠處此子貢之編

處○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德矣不舉周之簋而必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所珍而尤為古人之所重也。○韞子貢兩問然緊要不半人然重賜之為器固夫處。○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問小註聖賢造就學問宛轉相質原非胡僧越客較量奇珍。○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則亦何所限量哉。

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

之貴者歟韞語器字中褒抑都到○德按畢竟子意居多

大慨說不必遽作未至不器意自在言外上章君子朱子謂亦是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人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四

謙復堂

然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重厚簡默四字本仲弓素行說輔氏曰仲弓在德行之科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紹聞編按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本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辭辯不勝故尚佞。○徐辨佞未便是本不佞亦未便是短於才但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按或人本不解所謂佞因其不佞使以為佞美其仁正病其不佞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

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

伊川曰佞辯才也人有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曰焉用佞。○語類佞只是虛給辨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

語字解之又曰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翼註禦雖訓應答然要得禦字情勢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為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但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亡之矣。○到得屢憎於人本欲取悅而反以見憎此正抹倒佞人心事令他快然斷不可用也。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韞語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却正是佞。○或人重佞乃當時結習使然故焉口便折他焉用佞隨告之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獨醒或人正以警世也。○未二句乃破他雍也仁而或不佞之疑却又恁地斬截聖人着意在起訖二語。○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五

課本

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

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

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註發明不知其仁意而列之圈外者以章意所重在佞不在論仁或人固不足與言仁而佞為世道之憂不可斤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人斯指此理而言

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

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問斯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愚按斯指此理

而音開平日所蓄之於心者固非為仕起見及其承夫子
使仕之命衝口而出者却自因仕而云然聖賢仕學原無
二理隱居以求其志是此理行義以達其道亦是此理
斯字枯仕講不得離仕講亦不得故曰都是這箇道理
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

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精義明道曰不先自信何以治
人尹氏曰以已學且未能信奚
可以仕夫子說其篤志也○語類是這許多道理見於
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却自
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
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知只是一箇知却是
有淺深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又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
知與行皆然自保得得知得自保得行得開只是見得分明
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
之聞自知之耳○疏意聖人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
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今人不識此意謂開見理不明
未足以治人若然則夫子之使錯矣子路使子羔為宰夫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五 公冶長 六 敦復堂
子以為賊之豈有開不能仕而備使之者乎蓋學問稍稍
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雖一官一職於人必有所濟此
夫子使開意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
生民皆倖成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二意原不相礙○解語
只一斯字可見開心日開實有所指只一信字可知其自
求之切只不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此其所以為篤志○
按說開之意外註尚有程謝二說而朱子却用尹○程子
氏說其篤志刻之圖內蓋以此二字尤為發實也○程子

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類問如何謂之大意
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
足規模大則工夫粹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問見大意
如何曰大意只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
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所謂斯之未
信斯者非大意而何又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
只是維皇上帝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慶源
惟見道不分晰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
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或問漆雕開未能

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
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而入而
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妄於小如此則非見
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
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
其見道之明又為何如然曰見大意則其於細微容或有
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
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曰論其資稟之誠然
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
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語類開想是仄頭土面朴實去
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點則只
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又曰曾點開濶濶濶濶濶
○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謝氏曰開
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

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
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類上蔡言開不安於小成是
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
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不肯安於小成安於小成者只
是不見得大意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
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肯
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是也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斯之一字甚大開能自
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只是他已見得此道理
言了却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其履未純熟他見
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象引此聖人所不能知
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
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之意
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也他於天下義理都到頭處
方肯出來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一念
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毫未到決不肯已非苟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五 公冶長

七 敦復堂

課本

且隨世以就功名者其立志之堅務學之篤真出聖人意望之外故深喜之。愚按說開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小成謂程謝二說只是正相反足無二意也。朱子特揭出篤志二字乃見得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字字都從漆雕開心窩裏咬得意味出况程子所云已見大意遺書兼曾點言之故語類又云點見得高却於工夫有疎畧處開見此處以篤志為主地饒氏謂惟其見大意故不安小成惟其不安小成故篤志似提起見大意說在開分上尚稍疎。不安小成只就當下便見夫子亦只就當下說他至他日所就不可量尚是後一層語非本指所重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手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梓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治長

八 教復堂 課本

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語類夫子浮海假設之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

必要去。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

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也。語類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客受得底人

他好勇故凡事能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紹聞編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

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子

路勇於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

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則有時蹈

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為傷勇矣。為孔理死非無所取材之

驗與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歎而終若此甚可惜也。○文集

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

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按此與本義不合

然亦可以互相發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

以不知告之。語類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

無用處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

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

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間

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又問雖全體未是仁

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

不然蓋才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不能盡仁才

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才

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

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

此子夾襖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課本

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

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

答之。○輔氏曰諸子之於仁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方

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

少有關聯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

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治長

九 教復堂 課本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

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言子路之

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翼註又問及下兩何如俱

類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按問答意俱

主仁而言說箇才之可使正見仁之難知。若重講上截輕

帶末句便似下面。都引他問才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邑長以邑言家臣以百乘之家言宰邑主治人宰家主治事俱就他藝上見得○語類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他工夫未到所謂工夫者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問聖人稱由可治賦求可為宰後來求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才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

亦也何如子曰亦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十 教復堂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此處說可使與賓客言當是從此平日嫻於禮樂自能不亢不卑從容應對○語類問孔子之學莫大於為仁武伯見三子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孔子却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不知做得來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須見得他有駁難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籠空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議府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措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詞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仁與不仁也○延朱仁與才有相精說者有各開看者如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此由本可以信末若周公之多才多藝莫非仁德所兼而三子則才非以仁而兼才也如勇者不必有仁

有言者不必有德此由未不足以信本若衛仲叔圍等各有所長用之各當猶足免喪小人且然况於三子仁即不足才自可用也○語類問此章對三子說自合重仁對武伯說三可使儘見三子才堪世用語意甚明○或問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少之事雖當隆盛之世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談議為高哉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按此則朱子亦非將對付武伯之意一概抹却但位置輕重間須還本分耳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愈勝也語類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在聖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人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十 教復堂 門自顏曾而下便須遜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存疑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子貢處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箇人聖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己看此豈是當開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言二者一之對以其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彼此之相形而言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語類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開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

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追尋。問
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
推測甚底。○紹開編聖人全體渾然一切道理俱平鋪在
要用即用以一有感動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顏子體
段已具其於道理平鋪處未得如聖人要用即自然流
出然胸中直是灑然如光風霽月於凡私吝礙處直是
打疊得淨聖人一點他便即始見終直是傾腸倒肚一切
都了子貢聰明亞於顏子聞得一件直是理會得這一件
透又能透過那一件所謂觸類而長也。比顏子即始見終
雖有間然只此地位已儘高。○慶源輔氏曰開一知十不
是聞一件限定知十件只是知得周備始終無遺。開一知
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
知得周備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
告往知來發子貢下箇知十知二字面只極形何敢望同
之意自泥看不得。○說統何敢望同四字
要看出自子貢奮發鼓動處便是進步語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三 敦復堂 課本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
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開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
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
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
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語類凡人有
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
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
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
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紹
開編子貢方人夫子嘗謂我則不暇今以此章觀之儘皆
何裏用心來故能道出自家實地位明於自知而又不難
於自屈故夫子喜而與之。○編語聖人進人只在當下觀
策如與點悅開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由此可

至無弗如止好言
外推一步帶說耳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
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

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
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
之工無施力處也。○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強
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
○論語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類情則朽斲人之與語
氣志清明則靈通汚濁則闇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與語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三 敦復堂 課本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
病其思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
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家引宰
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
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後以其行不捨言者并
責之。○彙解改此失是始陳學而今詳究非始忠厚而胡
今刻核也然亦夫子設此以警學者不得竟以為誠然胡
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疾呼次節乃微
言與點再着子曰宰見夫子丁寧反覆一○范氏曰君子
片婆心正書法之妙不必疑以為衍文

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袁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適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五 教復堂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馮於剛堅強不屈之意按剛是純乎義理不屈是不可屈撓兼質與學言在首一截只是大概說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根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是謂類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根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是慾○問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與勇有別觀六言六蔽處自見剛以體言勇以用言○問慾欲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精義伊川曰凡人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虛范氏曰剛者天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故天下萬物莫能易也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不屈於名勢則屈於貨色不居於威武則屈於物我

謝氏元本倘有此四語按此正就慾字中種類周悉言之故下復申之曰要之有意則有慾有慾則不剛或以為不徒是不屈於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慾者非也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謂類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以申根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子安得為剛○上蔡此處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才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根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五 教復堂

慾○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諛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嘔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人之資質千條萬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能自是拙於慾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見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

○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

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此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

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

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

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

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他退一步做工夫只這

不自覺察便是病痛○任翼聖曰聖門諸賢無不求仁子

貢爾時必是用能近取譬工夫當日明至焉之○忽然見

萬物一體景象故出以相贊但他是見我未是行我見

自非直將仁字種子斬絕矣○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

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六 課本

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

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潘至陳氏曰據此一章只有

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勿無二字分殊乃是記者當

下識得於辭氣之間孔門言語一似法

律讀者當如法象一字不可取次過了

體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善人而行

之○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

一截○子曰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

性又曰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

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

放處○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

人心未應於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事故曰性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

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

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

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

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所以繫語學者故

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

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看得平正又浹洽○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七 課本

問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固有何故不可得聞

且就他威儀言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得又問

文字文王

成說孔文子

為益亦有

文子事是

可稱聖人

行之遊號

行受細各

勤學好問

類伊川謂

頊曰文此

○子謂子產

養民也惠其

子產鄭大

此又釋為

也敬故以

論語集註本

已為切謹

實而於事

有服田有

中五之一

族分食都

有尊卑也

後當時鄉

禘之之誦

田之界常

使民封上

為之故有

伍者廬田

伍者廬田

而其中間

產治國之

其要○紹

猶惟子產

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偶一事如此耳記謂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蘇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蓋子產雖未能與先王之教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教也○韜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吳氏曰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也是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補義范氏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謂下交不實有誦有則非敬也若平仲足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公冶長

三

課本

為法矣楊氏曰交之道久而益親則習而敬弛焉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為善或問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補義范氏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謂下交不實有誦有則非敬也若平仲足以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相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游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菴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集解交以敬為貴敬以人為難蓋久則狎心生狎則不敬久或厭心起厭則不敬交之所以不善也敬字義兼內外而其本在內方不入機權作用及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蔡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

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藝而誦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語類下節之專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自也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稅以藏之是也心一向倒在下節上了如何得為知古說多道他借某以為若是僥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仁不仁了○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是聖人微顯爾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聖人豈得如文仲在當時既殺其言立人皆說是非當底人聖人豈得如何不是處○山節藻稅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識其不知便未是嘗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禮家乃因此立說○集解一藏龜之室而華飾若此即此刻意誦瀆是何等昏愚更不須說到希福免禍徒以真真決事矣何如其知雖非硬說他不知然正不解所謂知也其謂之何語甚嚴切○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公冶長

三

課本

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左傳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語類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智皆是瀆鬼神之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譽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事載左傳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

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語類問令尹子文之志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

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亦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問子文之事集註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

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慍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潛室陳氏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為已有而妄生喜慍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為己能而自矜新舊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治長 丑 課本 敦復堂

皆忠也○彼未知是未知其心焉得仁是言其事之不得為仁當合內外註參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

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

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

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

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

清而不許其仁

語類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酒

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

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得二子不可易及

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又曰某註中亦說得甚平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

人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馬十乘也是箇

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入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語本自渾然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

清而不許其仁

善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累

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酒

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

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得二子不可易及

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又曰某註中亦說得甚平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

人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馬十乘也是箇

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入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語本自渾然兼也未消

論到他後來在○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

無私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

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又曰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

得○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德言則曰全體無私論語論仁要不出此八字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

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

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

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

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按此

條以心無私事當理分屬二子此困勉錄之說所由本也

然語類小註曰此說可疑當是朱子未定之論觀註後借

簡集註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
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實上着實研
究出來若不如是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讀者於此更以
分別按此與前云這要在心上求當合看

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
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精義問子文之

聖人為之是仁否伊川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也
又問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
之仁若比于之忠見得便是仁也按此二條可以識仁
與忠清之二而一又可以見忠清與仁之一而二○語體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
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他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
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
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全備如三仁之事皆
不可見聖人許之心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三子之事各
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証裏則其裏可知矣又曰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冶長 三

文之忠文子之清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
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即無讓國讓
紂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
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
○徐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
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
仁則忠清在其中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

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
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語類問子文若能止僭

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註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新安東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
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
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既案也○或問子文之質近於好仁
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所能
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為仁而問之而孔子則

以為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
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
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
魯則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
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乃身為之而不知其
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
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
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其事此
二人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
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
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為告新令尹則又未知
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愠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
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
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
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
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
矣若之何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
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冶長 三

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按此即語類中所云聖人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之意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
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文子聘於晉

虞古之善教也程註聞晉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
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

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密三則私意起而
反惑矣故夫子譏之語類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思

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
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轉不定了○凡事
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
少問才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問都滾得一

齊收理會了。又曰天下事那裏破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
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
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滅義理。只管滅渠說聖人不教
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
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說。季文子身上
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渾厚。占得地位。潤再斯可矣。是常法
大槩當如此。潘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
應事言之。○精義謝氏曰。天下事有是非。君子不能無擇
也是以再思以為可也。徐思之有未可焉。則止。以為不可
也。徐思之有可焉。則行。此之謂再思。或問謝氏之說善矣。
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共說而益之曰。擇於可。否之間。始以
為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以為不
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
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

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五 公冶長 无 敦復堂

與。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
人之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
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
弑立。則為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
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過。而反率於計較之私與。○
語類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是非自會。然若只管思
量利害。便紛紛。疎疎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
得發。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邪僻。况初來
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仁山金氏曰。文子縱義仲殺嫡
立庶。於是嗣宣公之短。熟莒僕之賞。以奪其權。齊侯之
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
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文假立。是以君子務窮理。而
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是以前事
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雙峯錢氏曰。窮理是以前事
明。則是非判。斷果則從違決。若不明明。則陳氏曰。理
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齊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知去

齊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
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
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
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
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
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
弗許晉侯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使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楚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五 公冶長 无 敦復堂

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衛武子與衛
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晉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也與
之乘而入公子猷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獄大
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
元咺訟衛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
殺士榮別鍼莊子謂衛侯而免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京
師冀諸深室齊子職納素饗元咺歸於衛立公子取魯
公三十年夏晉侯使璧行獻衛侯衛侯許之秋乃釋衛侯
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語類武子不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但知其無道則全身退隱非難人皆
能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武子當文公
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他亦無事可見其知之可及也
至成公無道失國若知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
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

奪得兩全非他沉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去武
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
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愚有
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齊武
子雖似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俸俸做將去 ○程子曰邦
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
是也 語類 齊武子當公出奔時然曾經營着力來愚只
是沈晦不認爲己功故不可及○問齊武子之愚曰
愚非愚管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顯觀衛侯爲晉文公所
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爲故文公以爲忠而免之
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問所
謂沈晦以免患者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
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
處則爲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
愚也又曰比于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
不當愚只得如此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愚按沈晦之說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治長 三 三
須融心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內方越見得保身濟君元是
至性中作用不入機權若脫却內註本義講沈晦免患恐
非聖人嘉歎齊武之意故程子又云亦有不當愚者比于
是也正爲後人欲借沈晦避患偷安者塞斷後路然非正
指不必夾入○本章知愚二字原即就俗論看出可及不
可及亦即指與此輩人故註中愚字只對針智巧之士
所深避不肯爲相形而見其本義自須重盡心竭力不避
艱險九據上游然保身濟君却正是盡心竭力中事內註
必一并根究分明而外註復引程子之說以足其意語類
諸條可覆按也講家或專主上註於義殊欠完備但不宜
如蒙引以盡心竭力爲愚以保身
濟君爲不可及斯爲不揣其本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紹開編孔子凡
三至陳一沮齊

女樂自魯適衛自衛適陳過匡見圍一適宋適桓司馬
殺之去適陳一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在陳有絕糧之厄
明年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 吾黨小子指門人
時明年即歸魯自是孔子不復出矣

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然成章言其文理
成就有可觀者 語類 問所謂文是文辭抑指事理言之耶
也又問狂簡既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謂成章
日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
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欲爲有倫序有
首尾可觀○大率孔子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
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德行言語
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就了○紹開編成章要曉狂
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是慕箇甚處不屑細小是齊大
者安在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見天地之員左彼
然世間利欲直是起 義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治長 三 三
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
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
欲歸而裁之也 語類 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
今人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
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
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問孔子在陳
日歸與歸與此蓋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道故
欲歸而傳之門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但過高而忽畧恐
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忘其
初便是只管一向適高了又曰不裁之則無所收錄而流
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逐世高尙底人○子在陳當時
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愛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
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廣若異端邪說釋老之

經 177-16

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
蓋謂是我爲你乞得○只自看如今人來乞些醯亦是開
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
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
如何○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
計較作爲則不得爲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爲不直則知
所以爲○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
直矣

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
取子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
可不謹也語類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
已所枉雖小害直甚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
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
甚○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
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他卑氣象一便見得驕虞氣象曰
然○或問小註只看他小事尙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也只

是此模樣范氏曰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
切○說統古來只爲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少人品如微
生乞醯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却只是第二箇念頭便非常
下本念故夫子有感於其事而歎之不重在讓微生指點
要人向轉念去也下章巧言怨
兩段亦只爲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

足過也語類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
是私欲也○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却我以爲未足而
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
不是足凡制字如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語類問左
此類者皆有兩義古之聞人則左傳非其所作曰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
其所作○或問先友鄧著作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

明名傳春秋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箭也左丘明
者乃左氏耳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箭也左丘明
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
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精義范氏曰

恭者外爲語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內爲詐也言已與丘明
同所以顯丘明而率其不能者也夫惟外不爲語內不爲
詐則不愧於天不作於人矣○語類巧言令色足恭與匿
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
文乞醯之義相似○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
爲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
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
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集解人生自有真面目其肺
腸其發於言微於色見於禮貌各有當然之則不容僞爲
巧令足恭致飾於外要人道好不必說到乞醯即此詞色
禮文都非本態既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怨不可釋則勿
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匿怨友其胸藏其怨陽與之親

不必論到報復即一應酬交接都非本念兩種情事雖別
要皆立心不直只此便已可恥本文叠下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文繁不殺痛與若輩點醒他差惡之心
若說向邪佞奸險轉涉深交不足以發其愧汗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

盍何不也精義謝氏曰門弟子所存夫子蓋得於眉睫之
蓋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二人者於此安知不
由是大有以啟迪其心與○語類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
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條辨這志字各就
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專切者而言愚按與知爾章發問
別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夫處曰這也不是他做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五

公冶長

美

復

工夫亦是心裏自見得故... 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 此見得他心之極廣磨去... 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 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 了學望子路地位如何會... 如是何以為聖門高弟... 人所以較小以朋友有通... 輕裘未必能解得衣之但... 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 子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 就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 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 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 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 實於所不能忘情則如之... 不能忘情於已做之物亦... 一格便是俠士之輕財高... 求仁強恕之學均無當也... 是就意氣上做工夫但有... 畧有相似耳同一解推在... 義理此須在心體上辨別... 端然言者即其所行路者... 斷不敢輕以自詭子路為... 願如此益私之一字乃人... 親戚之間尚不能無此物... 於子路蓋視已之善加未... 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歎... 夫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 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 蓋二

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 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 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 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五

公冶長

美

復

伐是也。善謂有能施亦張... 是不矜已之功。顏子之志... 無施勞者蓋有以見夫性... 謙虛謹厚意別。語類古... 去得箇客字。顏子是去得... 與人共之。只就日用間無... 上看便見得雖有車裘共... 了不用如子路樣着力去... 不與朋友共做之而有憾... 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 有所懲創也。子路之言皆... 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 及其既勉則曰吾當謹其... 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 能謹也。此二子之所無... 則飲也。此二子之所無... 未嘗盡脫然底意思。又如... 自然而已。如夫子則曠... 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 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施之...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三者莫是朋友則足其等輩老者只是上一等

是下一等人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

安少懷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於兼愛曰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也○蒙引孔子此志在一家

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則行於一國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

也懷之懷我也亦通語類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

說方是後去老者安我我則後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勉齋

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緩斯來動

新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

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

上說故前○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

說為勝○子曰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有小大之差爾

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有小大之差爾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五 公冶長

語類問才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

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

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

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己可謂仁矣然未免於

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

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

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

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

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

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

然意思却只如此韋語申之曰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

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

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氣象自

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

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問顏季皆

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又曰子

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語類問子路之志豈可以勢利拘之曰能輕已之所有以

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或問

以子路為亞於浴沂者取其胸次洒落無所係累於物而

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為真

百世之師者豈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其有見於此與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五 公冶長

施勞謂類問此四句恐是互舉曰他先作勞事之勞說所

不自矜之意愚按以功勞言與知同於人正自貼切蓋有

功未有不及人者顏子知同於人此其所以不自張大也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

經 177-20

看程朱之說才得分明焉按以三之字與三無字對照
賢分量只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學者須識得聖賢氣象
未嘗不自理會文字中出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
但不宜徒作文字理會耳
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
賢氣象語類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
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
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
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亦須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
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
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
夫輯語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
平實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
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五 公冶長 卑 敦復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厚齋馮氏曰不曰不
見而曰未見不敢絕
天下於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勉齋黃氏曰自訟
無人也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憂源補氏曰誠意所蓄根
深力固最是改過之幾才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人有過
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
則其悔悛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曰恐終不得見而歎之
其警學者深矣精義伊川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
無改乎語類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
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常留在心胸為悔今有學者幸知
自訟矣心胸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
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
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南軒
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

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楚則於進德也疏禦○疏意訟者如
冤家相見更不由躲避又如兩造相齟齬其罪狀又如
老吏斷獄務推勘到底不徒曰訟而曰自訟無所徵發而
獨自痛懲不待曉告而獨自悔治也不徒自訟而曰內自
訟不靠口頭說話來辯拆不靠外面意氣來振刷只就心
中一念稱知處默然根究分明不留餘隙也四書通說
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或問小註此非絕望之辭
止深望人改過之意也三句須一氣讀令人惕然深省
方得聖人慨歎之情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語類問此是表
是贊曰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
好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五 公冶長 卑 敦復堂

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
而已可不勉哉或問小註此設辭以勉人好學之意美質
易得而好學者鮮正欲其勉於好學而勿負此美質也
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
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
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所當勉如此或問統大意只是
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忠信或主美質或主真心
說好學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說自不相關按有真心者
正是質美處翼註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
忠信而已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
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集解如字只當似字
看如不非較量說乃指點語欲指出好學本懷正是
現身說注集註生知字為夫子補出全身在
夫子口中却只是說忠信不得闢入生知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節論禮樂亦與為政未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簡背南而面。簡明也。

言仲弓寬簡重有人君之度也。語類問寬簡重是說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更將他言行去看如何。或問仲弓有人君之度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六

卷之六

以前篇不佞之謙後文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上之意則未之發也。廣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度以德量言。錄解寬簡重四字只合在度上說雖根於內而實發於外蓋以南面聽御之體而言大指亦預照後文不宜太淺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簡只對煩而言則可字自有地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按此語須善

會。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伯子亦其簡也存疑可也簡言可也那簡如語類則語意緩了此可字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疑。或問伯子蓋老氏之流夫子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也。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困勉錄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也。思按此末節註中所以云默契機關全在此節詳分曉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類謂如居室之居則中有主。敬也以敬之存者而自治嚴。此整齊嚴肅之敬也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或問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行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其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按此於上裁本程子居敬則所行自簡之說而字為縮上語類諸條申明註義却主居敬而行簡又簡作兩件五夫看則而字却是拆下。語類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因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亦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簡是兩件工夫加云只是居敬了自然心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六

卷之六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雍也

三

教復堂

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處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
 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
 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
 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
 事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
 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
 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
 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偏倚一頭如云內外不盡其
 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盡其力於本而不務其
 其未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偏說
 一邊按此則居敬行簡雖分兩件而本末內外之分自在
 一問集註與程子之云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
 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敬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
 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其民則行
 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與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此
 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
 意臨下以簡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又曰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
 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新安陳氏曰人所
 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
 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敬蓋簡易流於傲無敬者欲以敬
 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
 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
 者行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

故夫子然之語類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
 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雖高是
 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夫子雖不言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雍也

四

教復堂

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
 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指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
 以深許之○按然字只主所言之理有默契焉正然○程
 契其所云僅可也至未喻其意只是襯說不必相牽○程
 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
 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
 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語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但
 有敬而不簡者仲弓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
 ○問伊川說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
 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
 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
 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精義伊川
 又曰教則

自虛靜不可把虛靜來做。居敬則自然開。簡而行。心於簡而言。然內無道。不簡或問。申之日。程子以其有。可也。久則。然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憲按。道流。賢慎言之。○紹開。編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簡此論。敬之成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身。心表裏。肅然。於脩心治人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身。心表裏。肅然。虛動。直而行。事有不得。其要。須苛。瑣細。使人難事者。亦。豈有疎於自治。而臨下。直能簡者乎。如宮。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權。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所以特發明。歸。重。敬。字。於。學。者。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平。日。檢。點。身。心。當。極。其。則。密。至。於。臨。民。御。衆。又。自。有。大。體。須。是。兩。盡。作。一。件。淡。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朱。子。謂。這。般。程。朱。兩。先。生。說。是。異。是。同。渙。然。冰。釋。讀。者。宜。盡。心。焉。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五 教復堂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復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精義問語錄中。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歸。則。雖。或。遷。怒。亦。寡。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不。勉。乎。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乎。此。學。者。一。人。而。不。怒。別。人。者。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意。不。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五 教復堂

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
止水又曰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無所不怒是所謂遷
也。怒在理則無所遷。○語類內有私意而遷怒者志動於他
也。有為遷怒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怒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
人為遷怒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怒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
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
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
問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
惟公難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疏意七情
用功及其成時亦不止在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
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
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或問敬之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
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
心常有過而直過開之使不形於事耳亦何足以為顏子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六 教復堂

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也○需類問
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
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
不。做。只。顏。子。地。位。高。才。見。一。不。善。不。為。這。一。件。不。是。此。後。更
是。這。一。套。須。頭。消。了。當。那。時。須。頭。進。一。番。他。開。一。知。十。觸
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萬。緒。是。這。一。番
一。齊。打。併。掃。了。○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三。月。之
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有。不
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對。所。言。自。好。未。到。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簡。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不
毫。用。意。便。是。顏。子。之。過。○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
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
淺。不。貳。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一。事。顏
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顏
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顏
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己。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己。效。驗。曰。非
一。端。如。衰。怨。哀。樂。皆。是。克。但。怒。是。相。而。易。見。者。耳。或。曰。顏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六 教復堂

子平日但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效驗如此日但看克己復禮自見得○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又曰顏子到此直是渾然更無些渣滓不遷怒不貳過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真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氣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蒙引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曰至於如此故以短命者顏此為好學之符驗言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

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直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六 雍也 七 敬復堂課本

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集解怒與過雖有兩樣而不遷不貳之境地只一般都要在微芒細密處看怒只是一念稍拂過只是一事稍差顏子以明健之天資兼敬義之學問故能當下便消融當下便決絕此所謂不遠復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語類問顏子不遷怒是箇無怒了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裏如云不改其樂又曰才云不遷則又曰如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程先生引舜且是借言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

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語類問集註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此見之過伊川如顏子地位云云又似言念慮之過當如何看曰張子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類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復萌作○輔氏曰正說着顏子地或曰詩書六藝七十位若聖人分上則又使不著使字也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通考伊川十八歲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以學職按元本載精義程子曰覺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集註乃文公節畧也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之道奈何曰天地備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馨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饒峯饒氏日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便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精義元本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恃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數語最剖折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語類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又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然其未至於聖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六 雍也 八 敬復堂課本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謂類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
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
不如此是與善如此而冷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
非化
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
十六斛會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謂而不
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胡氏曰冉子為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雍也 九

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也。後二說皆或問所善
○與之釜便示以不當與而亦不害其為與與之庾便示
以不當益而猶不害其為益至冉子終不悟而直
與之五秉則大非夫子酌量於釜庾之間意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
有餘翼註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周字繼字有來○後肥
之必不俟他人代為計而求之請粟反無以
為赤地矣然聖人却只以繼富與他點爾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纂疏司寇有采邑故以思
為是若邑宰未聞夫子有采邑○集解子華使於齊為
夫子使也本不論他富不富原思為之宰為夫子宰也亦
不論他貧不貧兩人服勞於師則同而使無常祿宰有常
祿則與九百之粟為宰與非為思與也思之祿亦不是矯
節立名只因平素以澹泊自守覺此九百沒用處
乃辭其多故下節註云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聖人本義只毋字一截已
斷定下特為猶者廣其見取

教之與正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
之義語類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
辭解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厚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雍也 十

齊馬氏曰子華之使原思為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
辭受可互相發明故合而誌之正要看其變化裁成處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
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
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
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
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

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
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忠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
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子為其母
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
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三

課本

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仁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德此心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無是德是心非仁也存焉此類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意言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西山真氏曰員外竅中者心之體虛靈知覺者心之靈仁義禮智信者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而仁義禮智之具其中者則理也仁為四德之元實兼統之故心之德專言之日仁人能克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義理而心不違仁不能克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

害之私而其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違仁也遠矣

其域而不能久也語類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日某舊說其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又曰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論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自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自見得○或問此言諸不善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或問此言諸不善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一失或能終月而不一失此兩說為是其餘二字該再問但在內然語類駁此甚多故兩存其說但如此說則月至勝於日不違仁是勝於月至不可不辨○紹開編揚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愚按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愚按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南

課本

孔門弟子自回而外聖人以其餘二字括之所謂甚矣自問冉以下地分亦儘不同語類新舊諸說大指亦盡括於集註中至是言能造其或日月至是約畧言其不能久其或一日全至或一日暫至以及一月半月旬日三五日或全至或暫至皆有所之○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似只應渾舉為是

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似只應渾舉為是

既如此借言定須有以見其然者故程子以天道小變之節言之如寒暑更遷潛移默運不無微有斷續而顏子體仁之功與時消息所為未達一間與其欲能不斷過此則俱於茲可想若謂此際定不能不違便死句下矣

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所斷矣○精義侯氏曰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

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亦如是又曰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纖毫間息斯可謂之仁矣○語類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問斷亦甚微否曰這如不或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才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

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精義伊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緝語不特三在遠字至字上看違者自內而出即偶違亦是主至者自外而入雖果至亦為實此中意味氣象自有不同○語類問橫渠始學之要云云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六

五

課本

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即便入蓋
 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
 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
 日至者一日至此月至此一月至此自外而至也
 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也
 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執
 使不為此意終併出來故費於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費者自長進去○問張子之說
 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張子之說
 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
 常在在外常為賓曰此例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
 常為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內居客雖在此不久便去問
 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畧
 畧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我此語是要人自體認
 ○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
 一番出去却會便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
 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髮鬚見得箇恁地○學
 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

少也○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徐
 辨○屋猶腔子心出入為賓主而仁則隨之○此語極明
 劃○紹聞編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
 朱子雖屢以屋子為喻然實亦非以屋喻仁蓋若謂心在
 仁內是心與仁為二物也心存則非以屋喻仁也顏子
 為酬酢萬變之主使事各當其物各當其物者即仁也顏子
 工夫純熟間斷處少故以主客之勢譬之則如主人之常
 在家者也諸子工夫未熟間斷處多以來至之類而疎數
 之無定期者言之則猶客爾夫耳之聽目之明心之仁一
 也耳目一失其司視聽非我矣心自當無時不在此以宰
 萬事而猶客焉寧不惕然汗顏乎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
 者於茲猛省耳○大全勉齋仁宅之喻未精細玩語類自
 見○顏子地位非始學所可驟語而曰始學之要云云何
 也聖門之學汲汲於求仁求仁莫要乎心之常存於內而
 為主一毫間斷便自做主不得故知內外賓主之辨以立
 其志而實下其功才是上路處上路後只在工夫不厭自
 然進進之幾不能自己如車已推而勢日去船已發而鏡自行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存疑果是
 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
 有方○象引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
 措置應用不礙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說說果達藝就
 才品上說於從政何方說於應用上○輯語康子看得政
 大於木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
 茂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有餘○語類求也藝於細
 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
 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
 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六

六

課本

而巳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請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程子曰季康子
 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
 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
 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
 審於進退之言也○石山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
 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置之

宜問子所不屑也。○蒙引善為我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條未二句是再進一步。○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說經。○始終都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爾溫煥所謂問問如。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七 教復堂 課本

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語類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入自是不肯做。若論當錄侯國皆問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也。龔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記得這樣心，下則可以廉顏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南軒張氏引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音。人有疾，先儒以為癩也。或問以

而不可知也。南音。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行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

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命謂天命。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或問曰：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為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侯氏曰：伯牛

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六 教復堂 課本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爾子通書富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稱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朱子註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者也。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愚按此

此夫子所為深痛惜也。

經 177-30

朱子恐人泥定富貴貧賤字面而音實則至理亦不外是故安溪亦謂通書解釋顏子樂處註脚甚明○精義尹氏曰箠瓢陋巷非有可樂能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故曰賢哉○談苑醒翻有問子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子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程子曰顏子之樂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

非樂箠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于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又曰箠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精義伊川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按此與明道令人玩味其字之云正相發○語類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箠瓢陋巷言言箠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

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精義鮮于侁問

共樂伊川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或以問申之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或又以為所樂至樂無樂是也以為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為說則類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曰云顏子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却不能樂如此論須求他所以用問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視勿聽勿言勿動這四事做其樂者夫透自然至此禮勿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着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六雍也
其間自然樂是不改其樂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問不改其樂曰克己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和前一一段都包得克己復禮便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克己也如何約得住○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問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西山真氏曰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曰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而顏子之所以學也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語類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似難就此分淺深惟是顏子猶照管在○孔顏之樂大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

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語類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

樂如何分日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自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末點之樂凌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又曰顏子之樂平淡會點之樂已勞擾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頓斃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

地以自限也精義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

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悅夫子之道與其知其知悅夫子之道豈肯畫也○語類中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三

課本

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不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于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再求乃自畫耳○係辨夫子說箇中道而廢一種人只是形容一力不足底模樣以破他之畫使他無處藏身不可認煞○或問小註再求陽備力不足之義以陰諱其不悅之實開口便是畫了夫子已窺見其微故直破之○釋證今日學者只是字便是半遮半掩幾多羞澁情狀○釋證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如有開步時便畫住春亦有進得一步却又畫住春自已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耳再求欲將說字藏身夫子正○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要點破他這字

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論類問君

欲得於已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

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未為已為人只就心上針鋒向內向外分別若論為學底工夫外面却相

似○家引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徒為講說而不務躬行之實雖知躬行而中非外之心皆為人也反是則為已

○輯語此章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衛字說是辨偽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真

偽出焉為已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義○困勉錄曰為日無為一彼一此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

其似○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三

課本

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或問謝氏說利非必殖貨可以警學簡義與利分明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白以為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細密於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殊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弊此則謝氏意其遠大或味之云與內註為已為人之辨原不是判然兩義○困勉錄為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者有高遠底為人處篤信謹守春有謹守底為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之為人處愚按夫子發口女為二字自合對謝氏說而言并非切中子夏但須識得遠者大者本是為已分內不可云非切中子夏

事不謂明用達志實而
有光輝正一念外馳不得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與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

月之吉黨正於四時五月吉日其師於月吉門胥於既比

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

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

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精義謝氏曰觀善人者於小

可以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為煦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滅明簡

易正太之情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

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謂而已故以可知可見總言

之因小以明大曰兩端以見全體○集解得人只是得其

人以共交遊蓋微探其所以行不由徑是武城人所傳

却得字蓋不敢自以為能得也○武城所傳而得之者

聞其知者非公不至是賢宰以於武城所傳而得之者

只淡淡舉此二事不極言其賢而賢可知正見子游別具

心眼處○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

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欲讀法而舉至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雍也

三

敦復堂

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
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亦說得通
○請士師資朋來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揚子雲曰縣令不
請士師資朋來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揚子雲曰縣令不
匡救政事表厲風俗非細故也○按此如滅明者觀其二事
二條見得人之問自是為宰要著

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就能知而取之
需題問正大之情可見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瑣又問
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
這般人曰子游意○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
思高遠識得大體

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四書通荷賤之羞邪媚
正相發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
大也○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雍也 三 敦復堂
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
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士
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
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生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
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官官妾不知名之人
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是然後
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
不進也○駁去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
也○或問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
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

自檢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孟孟

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門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論語增將八門三字。見得國門

是國人屬目之地。奔而殿。是其功。而但歸咎於馬。懷喪師

之恥。無居功之意。故夫子稱之。○精義。宮氏曰。人之不伐

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其事。自檢其功。加於

人一等矣。朱子曰。若不自檢。即是自居其功。按此則。宮氏

節用之。○語類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仰得是。合

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若不去。則凡事皆其職分之所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

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心矣。曰。也不

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

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其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

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

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謝氏曰。人能操無欲

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謝氏曰。人能操無欲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六

美

敬復堂

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

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

之反。可以為法矣。語類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只為

有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

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入之

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入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人

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

只此一事。便可為法也。○紹聞編。謝氏平生用力在去得

箇字。故發明無欲。上入一意。特為警切。見得聖人所以稱孟之反之意。非偶然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稱義伊川曰。無祝

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按集註語類皆從之

范氏曰。有朝之令色。而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此疾

時之好佞也。或問。駁之曰。巧言令色。衰時之所同好。不得

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傳。獨而畏高

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俾獨而畏高。明者。獨而畏高。曰

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通之。○南

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道衰微

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衣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

所以歎也。○說。統不是。教人求免。亦不是。為難免者。惜若

曰。不佞不美。而遂至難免。此尚成世道哉。今之世。三字。無

恨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六

美

敬復堂

語類問。何莫由斯道。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或

問。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

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禮傷義。而不由於道者

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紹聞編。道不過日用。常用

處。事事物物。有箇當然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肆欲

而妄行。皆是莫由斯道也。執認私意。不由所當然。當為而

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皆是。○夫子怪而歎之之意。蓋謂若

以道為高妙。峻絕。而不可由。則道之得各。正以日用當

然之理。猶戶為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為虛無。寂滅。無與

於人。而不必由。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入

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

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

人自遠爾。新安陳氏曰。天子怪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

求之意。相。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籍

伊川曰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管文籍之官也。故曰史

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是也。語類

史如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

此正所謂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者。不必作史官說。○家

引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

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

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反

就。此則謂之史也。○艾子曰。此章文質。彬彬猶班班物

相雜而適均之貌。○語類文質。不可以相勝。才勝便不姪夫

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蒙引威

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自有威

儀文辭者。亦特以其貌言。取原自泥。看不得。禮器所載。貴

多貴少。固有偏重。而不善其為。適的者。彬彬乃是質中有

文。文中。有質。相雜而成。章如相雜。然見為質。而文非有餘

同。而俱化。如適均。然。合。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

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

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

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

象矣。○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

質。則史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有。餘

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

然。而。然。者。矣。○困勉錄。文。專。在。外。質。兼。內。外。陳。氏。以。在。內

者。言。質。故。曰。文。可。損。益。質。無。損。益。兼。內。外。言。質。故。曰

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補。損。兼。文。質。言。○蒙。引。中。集。講。家。總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六 雍也

毛

課本 教復堂

俱在容貌氣體上說。不知內外體用。本不相離。損補原是

內外交發其功。若只在外面脩飾。到底無停當處。又曰。若

論本天之文質。自然得中。無論質。不可損。退。折。衷。而。歸

損益。註。損。補。字。原。從。兩。勝。字。來。此。進。不。足。必。使。文。足。以。副

於。至。當。如。質。勝。非。果。質。有。餘。而。由。此。進。不。足。必。使。文。足。以。副

其。質。文。勝。固。以。文。有。餘。而。由。此。進。不。足。必。使。文。足。以。副

質。無。損。益。者。蓋。以。質。主。忠。信。而。言。夫。忠。信。一。邊。不。得。○其。日

此。亦。謂。本。天。之。忠。信。耳。若。質。勝。文。之。忠。信。其。中。已。為。氣。習

所。蔽。如。申。生。之。仁。尾。生。之。信。質。勝。而。失。之。率。好。學。以。去。其。惡。化。其。率。却。正

是。損。之。也。如。此。則。忠。信。有。二。乎。曰。非。有。二。也。過。乎。忠。信。便

不是。忠。信。猶。之。過。乎。仁。過。乎。義。便。不。是。仁。義。此。理。不。明。無

怪。乎。蒙。引。等。三。分。七。分。之。說。聚。訟。不。休。矣。○精。言。此。章。文

質。既。就。學。者。身。上。說。則。通。節。俱。為。學。者。言。不。是。於。君。子。後

始。補。添。學。者。來。說。上。二。句。下。兩。句。則。字。句。一。相。勝。便。是。此

種。氣。象。末。句。下。然。後。字。見。須。是。十。分。恰。好。才。到。此。等。地。位

學。者。氣。質。中。和。底。原。少。加。之。習。俗。轉。移。各。有。偏。嗜。不。是。質

勝。便。是。文。勝。彬彬。正。從。矯。矯。變。化。來。日。用。動。靜。間。才。一。質

勝。便。損。質。以。補。文。才。一。文。勝。便。損。文。以。補。質。事。事。酌。量。時

時。矯。矯。務。要。恰。好。停。當。不。使。一。毫。偏。倚。到。得。久。久。純。熟。從

容。曲。中。便。不。消。如。此。費。力。註。云。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

正。見。未。至。成。德。不。可。不。如。此。損。補。也。看。來。則。甄。則。史。然。後

君子。俱。就。學。者。身。上。說。不。必。呆。作。三。種。人。理。會。○損。補

工夫。雖。在。文。質。上。做。却。須。先。有。○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

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

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語。類。問。楊。氏。皆。推。說。與。本。文。不。類。曰。揚。說。推。得。却。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

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

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

已矣○語類問或問云兩生字意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

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迹矣雖

說生始生之生其實此生字自少而壯而老皆包在內蓋

生理本直即當順理而生若枉屈此理便應死了猶幸而

得生此直漏網耳故曰若不同而實相足○問如何是生

理本直曰如父子便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惻隱之心見一件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惻隱之心見一件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惻隱之心見一件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惻隱之心見一件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惻隱之心見一件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惻隱之心見一件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雍也

三

課本

這便是罔○罔只是脫空作為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
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悌於兄却與人說
我悌此便是罔據此等與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
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
自然用如此若才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
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如云不直其粗至
於以鹿為馬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
惡臭好善不如好奸也是不直只要人自持這箇粗說
底道理看得越向裏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
○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
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
理本直孔子却是為要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
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蘇氏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
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乙之水之曲也或磻之水
不礙木不乙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况於人乎故生之
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
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有生之道循理而行
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真行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

有所得而樂之也

為己之所有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造道者也

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欲信道

亦是人之難能也○語類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

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得此理

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方於已分上

有得力處

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

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

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

能好如不好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

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

必當求進於好非篤好之不能得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雍也

三

課本

文集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
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道
方於已分上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 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

無躡等之弊也。精義：伊川曰：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然

進之道也。○語類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定。恁

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

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

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

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

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

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

今中人以上之資，遂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

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焉者語之。今人既無這

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問：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不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

上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

自達此章，只是發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

○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

以言之，誦益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

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

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

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

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

遠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

性命亦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三

敦復堂 課本

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
用力，不期而自至。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要法也。使學者
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
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此泛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
也。○○解語：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
有用，因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
愚按：雖非本義，然必須兼此其義，乃盡否則，中人以上中
人以下，豈是鉄板印成，竊謂此章論上下以中人分界，且
單提語上，別其不可不緣世間大率，中人居多，所云以上
以下，非必如上智下愚，相去懸絕，聖人設教，所欲急引之
上者，蓋尤在中人以下，一輩特無如其不可語耳。故教思
本一而教術自殊，一片熱腸，溢於言表，其為循循善誘，蓋
益可
想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六 雍也

三

敦復堂 課本

民亦人也。本伊川說：見此民字，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

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精義：伊川

也。務民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遠

而遠之，所以為知。○或問：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遠

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

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味者必至於慢惑者必

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

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所謂知也。意者樊遲或有不昧

病，故夫子以是警之。其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

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為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

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

嚴之而不責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

論語集註本義匯卷六

卷六 雍也

三

教復堂

或問申之曰夫子之意正對知也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誠
 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意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
 以氣類相合言之○語類聖人之言有幾說底有深說底
 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利底
 人然亦在人看又曰這箇是大繁說○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問樂字之義且看水之為體運
 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
 味又曰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子細看這水到深
 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
 何地有不平而水隨之以為態必至於達而後止此可
 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
 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此章
 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得這兩箇字通
 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四書通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
 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
 曰義理事無定用合動意義有定助合靜意○解開動靜
 編集註這兩段不但解樂水樂山連動靜字俱解了動靜

以體言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之本體知
 則淵深不測眾理於是而欲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
 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
 則未嘗不動以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
 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
 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
 不遷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
 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
 ○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
 成仁者便思知者便一自流湧要之安靜中自有一箇運
 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仁者靜或謂
 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入雖動亦靜也喜怒哀
 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
 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
 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問知者樂水一章
 看這三截却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樂壽是
 指其效曰然則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動然自見

論語集註本義匯卷六

卷六 雍也

美

教復堂

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
 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
 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實未嘗不動也動不是
 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又集知者明徹
 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但詳
 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動靜仁知之體對下
 樂壽為仁知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兩非體用之謂也
 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
 故樂靜而有常故壽○語類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
 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
 意又曰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類于來捕看○震源輔氏曰
 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
 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說統事理不相礙
 則物物者不滯矣安得不樂心境不相涉則生生者不遷
 矣安得不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類

此語極好看儘用玩味不是常說○新安陳氏曰夫子以
 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
 指孔子也○季安溪曰夫子只是論仁知之德不是論仁
 知之人又曰此仁知只是一人耳愚按此論與樂元本曰
 類諸條皆不合當是從程子之說而云然其精義元本曰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
 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細思畢竟不如內註
 是論仁知之德節作一人看亦得然細思畢竟不如內註
 說較穩故朱子節節用其末二語列之外註今讀者體味
 當年想像之神又按此章神理極難體會在本文作三疊
 形容六者字重又按此章神理極難體會在本文作三疊
 即如動靜理相重於樂壽仍緣動靜起義絲牽絕貫主從分
 明若呆串則失本文層疊舉似之情板分又非
 集註設伏鉤聯之義是在善讀書者神而明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語類問齊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霸齊法盡壞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未見得只是王道只是功利...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美惡故俗有醇瘠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矣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

不容歇手故語類云至魯則成筒。樸子方就上出光采。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

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丹錄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後世木

簡謂之觚。制木可書以爲簡。漢所謂捧觚之士是也。孔

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蓋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

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

象。以一觚言之，上員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

焉。春秋之際，蓋已有破觚爲員者矣。徒取其利於工之易

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

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

其漸不可長矣。○徐辨他物，即易其制，或於名無所別，則

亦不見其制之失。惟觚原因其有稜而名之，乃竟去其稜

而仍名之以有稜。觚字分明在這裏，不觚亦分明在這裏。

不待別白，而是非明然。聖人所以即觚而致歎也。下句兩

觚哉，即從上兩觚字夾五中，慨歎。○程子曰：觚而失其形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

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

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或問：夫子之意，本爲

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

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不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

之也。幸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

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蒙引：逝，雖訓往，然須着箇使

誰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語類：罔，可欺是

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

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

然。○或問：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

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非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

子所能必知，難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

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

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困勉錄：理之所有則

無論果有此人，而不可逝，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理之無

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逝，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理之無

而亦不可陷，此其所以爲可欺不可罔。蓋身在井上，乃

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

之愚也。或問：小注：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

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借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

寡大小也。○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

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不仁，皆不可得。

○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

之所必不爲也。雖君父在，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拯

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其難，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

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謂詩書六

藝之文。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守欲其要，故

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雍也

罕 課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雜也

學

課復堂

其動必以禮。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語類博學於文考定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徒知要約而不能博學則所謂約者未可知。是與不詳於道不能不詳也。博學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博學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學易學春秋各自有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了道也。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耳。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文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所歸宿。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在了。所以不畔道。非博文則無以為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為無用。約禮

章為學者之分。與顏子所至有不同。可又集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謂然。非時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亦庶乎可。不為外物誘。悵異端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端。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清也。語類。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未到此。不可不詳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合。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於一偏也。因其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汎濫支離之失。而後此博約之所以貴乎兼蓋也。然君子之博學。而約不先失之。此博約之所以貴乎兼蓋也。然君子之博學。而約不先失之。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序。則必由博而約。此博約之所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極約之過也。按前三層。舉其概。後三層。復申言之。義乃極暢。○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類。博文而不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紹聞。編君子所貴於博學之者。欲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見諸踐履之實。非徒以廣聞見資口耳也。理會處雖是博。到踐履處却是約。約者要也。動必以禮。則所學皆有歸宿。便是守得其要處。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禮已在其中。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目。合理會。此便是博學邊事。到約歸身上。只是箇修己以敬。非禮勿動而已。其所守。豈不甚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雜也

學

課復堂

章為學者之分。與顏子所至有不同。可又集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謂然。非時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亦庶乎可。不為外物誘。悵異端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端。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清也。語類。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未到此。不可不詳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合。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於一偏也。因其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汎濫支離之失。而後此博約之所以貴乎兼蓋也。然君子之博學。而約不先失之。此博約之所以貴乎兼蓋也。然君子之博學。而約不先失之。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序。則必由博而約。此博約之所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極約之過也。按前三層。舉其概。後三層。復申言之。義乃極暢。○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類。博文而不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紹聞。編君子所貴於博學之者。欲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見諸踐履之實。非徒以廣聞見資口耳也。理會處雖是博。到踐履處却是約。約者要也。動必以禮。則所學皆有歸宿。便是守得其要處。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禮已在其中。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目。合理會。此便是博學邊事。到約歸身上。只是箇修己以敬。非禮勿動而已。其所守。豈不甚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與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吾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

繡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

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齊氏曰南子嘗

以車聲鞞隣止而復作知其為適伯王之賢况於夫子乎

其欲見之也乘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

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

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

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謂謂在我有

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論語集註本義滙考卷木 雍也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稱義伊川曰古者大

變夫人有見貞之禮靈公以妾為夫人既以夫入處之使

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語類見小君之禮當夫子時

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焉子路也不疑子

孟子說仲尼不為己甚這樣處便見○問子見南子曰此

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

南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

磷涅不織則見之不妨○問子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則天實厭棄之曰何以謂不合於禮而彼之不

善於我何與焉惟聖人固謂在我者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

則人皆能之何必孔子善答云子見南子無一毫冀望

之心他人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按此是聖人自信處故

稱夫以天○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

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

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

皆欲往焉若太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違

之盛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汗焉故子路仕孔

不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類聞終身不仕蓋以

此也子路之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沈無回

曰非力之不悅也非力之不悅也非力之不悅也非力之不悅也

路不敢不悅非力之不悅也非力之不悅也非力之不悅也

學者未到聖人地位且須如子路思按語類云聖人既以

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

未到聖人心中這般所在都難說竊謂聖人當日重言以

誓固是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亦未便遽以子路為不然正

為此等處然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

少此德今已久矣語類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

論語集註本義滙考卷木 雍也

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曰中庸

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

事而孔子只是指理之見於事而體於身者言故朱子

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不消更貼不偏不倚說又曰中

庸下有為德字便已包有能字正在日用人倫上見程子

民不與行字正貼德字意雖中庸○程子曰不偏之謂

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

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精義伊川又曰中庸天

庸可謂至矣係遊申之曰中庸天下之正理也德合乎中

道而言德合乎中庸就人之行道得乎中庸之理者而言

○語類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

庸是箇常然之理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

為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雙峯饒氏曰

此與中庸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
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中庸則
則不消言能而能在此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
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
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
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
子本語彼是子思稟括語○慈湖訓語至矣之歎思謂為下
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思謂為下
轉語曰使聖人不思至矣之德矣為歎民鮮之久有世
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民行而勉進於中庸之德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

被吾恩澤者而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難博仁以

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可謂何尚疑未足盡仁

語集註本義卷六 聖

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精義伊川曰
下言之也聖則其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至極也既
通人理之極更不可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
仁至於盡人道亦曰仁而已此通上下言之也○語類仁
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底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
不是離了仁而為聖只是行仁上更有一箇聖而今有
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
等賢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所以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
橫博施濟眾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仁心上說如一
事仁也是仁三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也是仁聖如就
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仁如水
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語類海
非水固不可然非平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
必海而後為水

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類問何事

於仁是如何日只得作何止於仁又問似今日說何消得

恁地一般日博施濟眾何消得更說仁被仁者少矣一介之

濟眾高似於仁了如其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此言必

士無復有為仁之理○或問博施濟眾必也聖乎此言必

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博施濟眾人亦有所不能耳

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語類問子貢問

博施濟眾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本不可分大小今言

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大小之分曰此處不係地讀必也

聖言子貢所問博施濟眾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

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尚以為病仁本切已事大小都

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已了却成疎濶似此看仁字如何

用得如何下得工大中間看得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到

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活看○子字已含下句意○博施

濟眾是無盡底地堯舜也做不子蓋仁者之心雖無窮

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

語集註本義卷六 聖

儘無下手處○何事於仁為一節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為一節博施濟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能做底事若

能以聖人為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為病非是言堯舜不

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語類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
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曰博施濟眾
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能果無私意已
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類子貢所問只就事
子所以就心上指出仁之本體而告之○夫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才欲立便也立人已才欲達便
也達人立是存主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統是天理更無些
子私意便是仁之體○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無干流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已之欲立者立人以已之欲達者達人以已之欲無私意昭明協和...

教養而教養自在其中○養剛言此意是三節前而說仁之功而中間說仁之體後而說仁之方如是此已欲立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便是為仁之術又曰以己及人...

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
周流無間此堯舜之所以仁覆天下也未及乎此者亦推
近取諸身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
人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雖
未便是仁然求仁莫近於此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言
是遠了特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蓋仁
自是向博施濟眾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說
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為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
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集注能字勿輕看學者終
身克治人已藩籬終難脫化故下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
不可不能便是孟子強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
忍而行一強字之意

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
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
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紹開編遺書又一條云醫家以不
認痛痒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

請諸集註本義匯參卷六 癸

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又曰大乎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
至非忍而何世之忍心無思者其自亦若而巳又曰
夫仁者天地之德也四時百物之體而天地之間萬物
體是心也四時百物之體而天地之間萬物體是心也
達人也堯舜之心亦不過如此而已○齊氏曰手足不屬
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相貫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
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
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譬必有方
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
問之方也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
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語類明道云欲令如
是觀仁可以得仁之
體先生再三舉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曰博施濟眾固仁
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

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是仁但
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休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
好看○問程子作一純說如大屋下分別聽堂房室一般又曰
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大屋下分別聽堂房室一般又曰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若不相應不若分兩截又曰論語言
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又曰論語言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
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
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
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
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
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

請諸集註本義匯參卷六 癸

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
聖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人亦未有盡處
安得不窮言責意按兩言猶病在下論則以安百姓仍
鞭八脩己以敬中而此處直坐勢有不能難免無一夫之
不獲與彼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
處微別

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人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
眾亦出此進困勉錄夫仁者節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
固仁也即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眾亦仁也
按此說最真方見得為仁之方實實有下手處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六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

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

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後此亦止竊比尊之

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

述者也竊義謝氏曰彭之為人不可考要之必其則古昔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述而

傳述句見得老彭處商之末其信古傳述定有可觀故夫

子既尊之又親之必有心相契合者不得因謙詞率爾輕

看至時解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二句貼在老彭身上謂

聖人本分在竊比二字中認作倒裝文法則又泥看註語

容喧主位矣朱子云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孔

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爾解此則賔主歷然

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

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

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

知其辭之謙也語類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

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

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

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

則其竊取之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又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是多少擔負想

亦不能不是作此論不宜夾入本章○問信而好古曰

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不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

者則曰他好也且信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信地畢竟

次了箇篤好底意思○或問小註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

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此雖是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

一生實實是述原未嘗作又須識聖人所以信好處○

不得浮淺不得蓋天地間極大道理皆備於六經○

象不留餘蘊夫子從而贊備之原非有作意於其間也○

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而不作二字着信而好古

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

謂不如此之好學又謂好古敏以求之蓋人之所以好古

好古皆信道不篤故敏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也

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去○朱子以信好

兩面互看陳氏却歸重信上看來起頭須是信方能好

信須是知乃愈信○又陳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後

及自不須說乃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詞氣極其遜讓

而於誠實如此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

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

以消其虛橋傲誕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

之習乃為有力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

知也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特未有

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
則不作倍作之意自隱然流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

後記得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

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

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

也前說近是而心解者其意玄○吳氏程曰前說近是此

朱子愆象山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

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豈易能如平時講其方並記得或因人提撥方能存得若

默而識之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

些小間斷時便是厭誨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為不切於己

便是倦此三者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問何有於我

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

歉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

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

辭答之○文集問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以自處此時為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夫為之不厭

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歸之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

時為謙之意是辭有能以就無能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

之所主各自不同曰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誨不

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之

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有未到處是以其言

○子曰德之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
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
學必講而
後明
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
用盡工夫只是箇舊時人
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
四者日新之要也
四書通德必脩而後新
學以講而益新
苟未能之
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是問如何德是甚麼物事
如何與做修如何與做不修如無欲害人之德者道理得於
吾心之謂脩者言好修治之謂道理既得於吾心便已
吾心之謂脩者言好修治之謂道理既得於吾心便已
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裏講學
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包便了何
用更說四句徒義改過畧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
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
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
修德○徒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然須着與他分別蓋義
是事之宜處我做這件善未甚合宜然須着與他分別蓋義
徙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有過惡須
速重新改換始得又曰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
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着工夫
又曰聞義不能徙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着工夫
於聞義不能徙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着工夫
自家所為是義明日聞他人所為更勝一步意在此如今日
日聞他人所為是義明日聞他人所為更勝一步意在此如今日
十分盡頭不止至於改過不要說到十分不好方改聖人
只自覺得有分毫合處自不能苟安○問此四句若
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看便是一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
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是一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
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修於已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徒義
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

也又曰修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下面徒義改過即
脩德之目也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
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是吾憂
也這雖是以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事
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新安陳氏曰
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
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
吾憂中計出聖人非必有不脩然後為憂蓋惟日以不修
為憂則自有日求其脩而不容已者愚按必如此方說得
日新意出又按語類云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
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此最說得吾字有
意味則憂字愈吃緊是字也字都落紙有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
也○精義楊氏又曰燕居不為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
而形諸外者自爾也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 述而 五

儀容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子無時而
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
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范氏曰申
申舒遲也天天和樂也○語類申申言其不局促是心廣
體胖後恁地天天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燕居如
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胡氏曰言有展布之意天有和
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
知以色言○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
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
無勃如之變申申天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條
就聖人之身渾然天理故凡有事時則天理各隨事以發
見惟燕居無事則聖人此身天理未發於事然其充滿流
行自然展布於全體故中申自然呈露於顏色故天天接
此見集註下無事二字然有義味義府云燕居隨地有之
非事上接下見肩承祭之○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
時便是不必泥定家居○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

急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情放肆時
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語類問申申
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
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不
日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
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
樂拔此亦對學者說若聖人
便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
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
自歎其衰之甚也精義伊川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
衰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 述而 六

故自謂不復夢見周公○語類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
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
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易嘗
無夢但夢得定理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
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態惻惻不能自已
處自有箇脫然無所係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
也○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
亦是有箇夢見曰恐為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
不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
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
專周公志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
便全體在這一事○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微兆如此
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
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聖之精神血氣與時運
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
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
歲天子七十餘想見鼻準○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

訓德字承上文道字來此處訓仁曰心德之全亦承上德字以見道德仁雖有異名實則一理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欲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已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所實得於已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須據於德後而有一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後而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為發見

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是我之得於已者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裏又據於德底仁是全體大用常存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須臾不可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底呼吸氣又曰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

德總攝貫穿都活了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走據德是志道功夫成向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着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精義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涉日言其皆日用之品節當游於此則心存乎此去之則不專係念於此也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謂也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藝則禮樂而常玩物理以養性按適情即所以養性也

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游於藝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九

課復堂

矣或問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

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

用而其雍容涵泳之問非解之心亦無自而入矣周於世

此心便覺帶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

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

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

別存疑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

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策解自小學教之六藝本

與道德仁相為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

為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為精微非藝精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十

課復堂

微為藝工夫精微也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元只是

一理但游字境趣必到依仁後方說得故終及之○此

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

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

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

序先後疏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
毫髮之隙漏矣。○語類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粗入精
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
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吳子曰明及爾出玉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
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
於藝則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
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
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
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
游也。此說得自好。○紹聞編此章只是一箇使聖人之
工夫益進但初來生而後漸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是
一物爾愚按到得內外交相養則但有涵泳從容之樂更
無精粗本末之分故程子曰學者當如是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十一

敦復堂

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
者。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脔脯也。檀弓曰古之
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
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
為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
包之也。○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蓋人之有
脩蓋古禮也。按此或沿於聖人之語而為名。蓋人之有
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
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
教之也。○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
嘗不欲其為善之途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
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
嘗不教之也。○按集註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正跌宕
苟知來學則無不教故說簡自行束脩以上所以深望人

之來學較平時教人
不倦語婆心益切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精義
曰憤者不得於心悱者不得於言。○慶源輔氏曰心求通
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憤有鬱遏之意。口欲
言而未得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悱者屈抑之貌。○啓
○語類非不是全不饒底也曉得二三分只是說不出。啓
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語類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
而未不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雙峯饒氏曰啓物之有
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為之發其機。物之有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精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十一

敦復堂

楊氏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故如是。○語類
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
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問以三隅反是告
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按明道曰言三
隅舉其近若夫告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深。上章已言聖
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
之地也。○精義明道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得
之語然亦須學用力處。○憤悱是自去理會底舉一隅其
餘三隅亦須是學若自去理會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
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
事。○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
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四書通天未嘗一息不以生
物為事然生之必有其機培之必因其材聖人教人亦猶
是。○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

日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則是誠不到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

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意態悱則

見於辭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專而

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

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

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荷遠以復之則於

彼亦無力矣按此照程子一序說與集註及語類開說不

同然於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

而後發則沛然矣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

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免矣

此較語類時雨之喻爲渾故置彼錄此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七 述而 三 數復堂

臨喪哀不能甘也精義伊川曰食甘美則飲飽有喪者在

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

也曰哀是哀死者不于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

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

者爲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按此條凡三節本

義自在第一節後只帶言未嘗飽有食

不下咽之意按集註兩不能字用意最深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註自不能歌便見得聖人自是不能不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

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聖人天理又曰聖人情性便是理慶源輔氏曰在聖人

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

以學道兩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

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

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幾於聖人故亦能之精義伊川曰用舍無所預於已安於

於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

不以命知其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又曰樂

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語類讀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

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

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

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曰這有是

夫言我有這箇道理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聖人於用

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

下則赤腳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

七

述而

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却是中材發聖人自是不論到這裏然此只是尹氏磨此一講本文非有此意○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子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簡括意毋必病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透先此是聖人本領其應用處皆是天理流行隨處發見用舍行藏特其一理○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子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問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按精義揚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不同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而已矣或問申之曰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可見孔顏自有不同處然在本章無此意○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問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實具捧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

則未必便藏或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可行其謂此固其可之具但本領更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盡出來都成好物件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大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兒收燕器具空塞都滿運轉他不得○紹聞編用舍行藏玩集註及語類一當就行藏字上看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二當就則字上看這兩箇則字和靖云如霧則行潦則止孟子得此意以論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精神亦在四則字三當合兩句互看用之行舍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時止時行無必無固焉按四書通所見畧同而此較暢○夫子與顏子道同德合故出處必同惟我與爾中分明有此意用之則行借行也舍之則藏借藏也或者乃云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韞語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君子路病處則行藏皆有不能藏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或問小註前軍後軍中軍也○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或問與不為許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爾按子路之問原承上惟我與爾與字來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或問小註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便無悔若已死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愚按夫子當日憑空撰出此一語人若為子路行如寫生卷乃所以深警之吾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

七

述而

不與正答他語與下二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句即緊承與字轉出

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乎路蓋不知也

語類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又曰臨事而懼是閒時已自思量都是都曉得了到臨那事時又須審一番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似○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一審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似○三軍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故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南軒張氏曰戒周密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大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朱子曰此本為行三軍而發執行師觀之尤見精密蒙引臨事懼好謀便是能用其勇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必如此乃可與行三軍憑按此三條正互相發○韞語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瀆慢之患兩而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

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事後關一 ○謝氏曰聖人不可而懼為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

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

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蓋子路為人功名富貴自是動他不得但才自負其勇便見不能無固必以此處行藏之閒必有不能審時從道者仕衛而死孔懼之難厥

有由也三軍之問比率爾之對氣象更甚夫子之所慎者戰所不語者力所先者身心所後者事功謂為國必以禮讓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述而

七

三軍若易然者據此其於夫子用行舍藏本領處全未有見故夫子不與而比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深警之無已而三軍之行則吾之所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執事敬以平時言此為行三軍而言故說箇臨事而懼無忽心無惰氣持重敬慎非怯懦而恐懼也觀湯武誓師聖人臨事而懼處可見謀時便是為可成之道則謀為重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則亦不可少思接勉齋云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變於素則自無僥倖速成之弊與果斷意可互參○語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裏面道理已自完具無欠無刺某嘗謂聖人言語如荷葉上水珠子顆顆圓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聲去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語類富而可求章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爰集上

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爰集上三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蓋明知富不可求乃開闢其辭以曉人耳○稱言如字雖是轉詞却是真實極喝不是游移無定語○篇義張子曰富而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懼執鞭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或問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此章之意亦為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夫豈不言命乎韓魏

公之言言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

明其決不可求爾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可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求不可求也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闕其肩鑰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輯語聖人言語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七

述而

六

不可意 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脈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 皆反

其義 始備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誠之至與不至神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響與不響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精義謝氏曰

之謂慎齊所以交鬼神誠則有不誠則無戰與疾如臨深履薄如何不慎○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楊氏曰孔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西書通齊

是幽明交接之際職是國家存亡之際疾是○尹氏曰夫吾身存亡之際慎也者於其際而謹其幾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

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七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語類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語○侯氏程曰張達善點本在齊句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

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

及此○語類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

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

謂今世人自不得見先王之樂

尤 教復堂 課本

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

如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

至於忘味日也○存心之切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

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問夫子聞韶何故三月

不知肉味日也○有時如此所學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

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

憤所學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是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不

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不

原坐然泥看不得○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

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理會三月

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不得而言言不不得而盡也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辨語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詞○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語夫子是學習既久深歎之詞

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四書通天子之心本自深契于舜之心舜之韶舜之心所寄也故其聞之自不覺其有心相感者誠之至感之深六字最有意蓋非特見夫子聞韶樂而誠之至亦自於樂見舜之誠之至非特見韶之所以感動夫子者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三 敦復堂 課本

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事載左傳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謂類子以兵拒矣是為多少不順自不須疑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條辨註為猶助也非直解作助字要看猶字衛君即魯天子如何便助他只是以他為是便靠他這一邊立說是猶之乎助也○曰衛君則衛一國之人皆以之為君矣這便是為衛君下冉有必有所不安於心故欲以夫子為斷乎字自是疑辭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

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事見史記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那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韓語入子貢自質疑端出日之斷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非所問正子貢善問善斷處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三 敦復堂 課本

可同年而語明矣語類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衛事不惟夫子或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則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珠玉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以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在心上原本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是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怨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天約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着本心則便是不仁矣按此衛輒稱兵拒父乃正所謂失其本心○或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也日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

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
無感憤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
故問怨乎以審其極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
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
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何
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問而後知所決也○交集陳安卿
問伯夷何以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
有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兄弟為卑在叔齊
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
重父子為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
輕以父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
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又問某詳此竊謂諸侯繼
世襲封所以為先君之嗣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天
倫大義又不至相悖然後於得國為正伯夷叔齊以天倫
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正然不得先君之命則
內無所承焉得以前守宗廟而有國以父命言之則叔齊
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

論語集註本義准來卷七述而

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以嗣於天子而
無國此皆在已之有礙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
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在叔齊所以不
敢持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為據其
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
安為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為
叔齊者是成父之非而干王法也豈得為受國之正乎曰
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語問安字莫便是求仁
得仁志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故教他更於
此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述
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阻礙之慮這便是得仁心誰無天
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四書通仁人心也人心誰無天
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集註下一安字
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天理上意
安乎○義府要曉得子貢發問精神全在怨乎二字上意
以二子之行誠高然至於餘死荷其心尚有幾微之怨悔
則猶以得國為重衛君之事尚可原而夫子或援嫡孫當

立之義以為之矣若其心更無幾微之怨悔則視棄千乘
如敝屣耳衛君得千乘之國而失父子之心其罪甚不可
道也夫子何為但以嫡孫之故為之哉此直從方寸隱微
處劈中剖斷非子貢不能○集解或曰使夷齊去後中子
亦不肯立如孤竹宗社何○若夷齊去後中子
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巳若夷齊去後中子
又管中子則結帶回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愚按朱子
文集亦謂結之心但自表至裏只有一箇逃而去之方是
安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有一箇逃而去之方是
直以此論如利斧之斬亂絲與夷齊對照為本章要旨他
如立鄂諸說自悉正名章故此處不載○邱毛伯曰智如
子貢而不能釋為衛君之疑則君之一字誤之也向來說
論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遜其事可反觀不知夷齊之所
急原不在兄弟而在父子夷齊欲尊父之遺命而齊善
成其父之治命惟全父之志大故寧可無君決不無父
必如是而可定衛君之罪可明夫子不為衛君之心獲此
論雖異常說○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
然自警快

論語集註本義准來卷七述而

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語類諫伐而餓固
是夷齊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胡氏
曰程子兼諫伐而言所以驗其不悔之實
○子曰飯蔬食飲水而肱肱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曉反食音嗣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樂亦無不在焉○精義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
事○語類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
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也不怕遇寒也不怕若氣虛則必為
所動矣○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是實
理如何不快活○或問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
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七

述而

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

大幸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龍蟄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必謂有咎矣如九二云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充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成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衰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醅酏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便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事皆極著他這朱就事上說一事只是一事此事不便通彼事易只是立象以盡意空中說說這無所不包即為龍為馬似只着一物說然亦只是空中說象故占者自天子之貴至庶人之賤無不可占所占之事自天樣大事針樣細事無不可通。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曰易如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七

述而

以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

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詞然道理真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或問小註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紹聞編吉凶消長以天道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聖人作易不過即天道以決人事蓋易不過一陰一陽之往來上下朱子謂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君子知此理則知進退存亡之道。○精言易之理中與正而已矣正是大體得當中是事之恰好故中重於正者得其理也不當其時則中者不正者所以處此不中不正此中正者失其理也一部易象中不正者少中正者多聖人備列以示人使人知中便得所以為中不正者多聖人所以為正總是一箇時字道理耳。○愚按惟孔子為聖之時此孔子之身所以全體皆易。○四書通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無大過此夫子教人深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也。精義范氏曰雅正也惟正。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精義楊氏曰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語類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絕筆樂雖有司非所常言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不是當時自有此名慶源輔氏曰詩書性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誦讀後亦必須見於所行之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誦讀也變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用者則自講之有時或問小註未加皆雅言也一句乃丁寧學者之意欲其求實得於身心以無負雅言之教也否則失記者復說一句之旨矣○顧諟不是聖人立此課程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一句記者指數神情倡歎不盡所字皆字也字猶有遺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無雍莖子借稱稱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

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者與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察莖非所問而問想亦只驚異聖人在高遠處看夫子在篤實好學上說便可見子路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以聖人本自難識子路於聖人豈無所見然或得粗而遺構語本而忘末名言實是難事只推諉而不言也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
伊川曰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人也惟自謂其好學耳
語類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又曰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有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為學要剛毅果決恣意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
○問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眾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更無些子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難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中○又蓋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取之意矣○或問小註其為人也是形容之極忘憂是形容樂之至忘老是形容發憤忘食循環不已○小心齋劄記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便做孔子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語類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聖人做事如所

而學之不厭者而尹氏以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為言蓋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無非義理亦無非切於人倫日用之實但聖人明物察倫其有待於學處自是少只是此等處必學以驗其實便全體洞然無所不通在學者當着力處自是多而其間亦自有緩急先後之序程朱實未嘗教人專於禮樂名物上求聖學後來有辯尹說為非者○稱言論聖人身分於義理合下原是生知敏求則多能之事但在夫子口中只是樂言義理不得云所學是外面零細事然尹氏必析言義理可以生而知禮樂名物不可以生而知者正見得好古敏求之功不可少夫子是真箇着如此非憑空設說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三

教復堂

語人也精義范氏曰君子非正不言其所言者常道也明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未有不入於邪說者也按心術不得其正與集註論神微背然馳情杳滅亦心術之累故於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此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就人事中之言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往來就人事中之言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如動靜語然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話與人這動靜語然亦是此理否曰固是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

嘗以實言論語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蒙引答述曰語聖人於此四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按此於范氏云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謝氏曰聖人語不得其正聖人蓋隱以不語示戒焉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條辨所以不語之故只在非理之正與非窮理之至未易明上謝氏又從對面尋出四項正反相形但本文却只說不語者在彼未說所語者在彼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精義楊氏曰學者何常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救失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三

教復堂

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乃得師也○語類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畧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備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於前者無非足以發乎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備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始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我師也按言外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越看得活必有字越說得員滿主張在我緊要在擇收功乃為能自得師○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在氏炎視曰尹氏以見賢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制以理也或問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

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桓魋

察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

匡人是也以其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子何固

不同矣以事考之則索倉之為諸怨利害不與其於何

之辭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無是

桓魋故孔子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不以自必決無是

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

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謂避患而行而

不悖者學宜深玩於斯焉亦未嘗不謂避患而行而

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

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 述而

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

語類說微服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

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遠天害已也又曰

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得其理有終不能言

者又曰此與聖人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恣

地直截○問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

二子者是丘也

○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

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精義游氏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

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故以為有隱

耳其曰是丘也者實諸已以實其言也愚按未向特揭是

丘也分明是夫子現身說法直以一丘字與二三子和盤

托此使其各自領取方見得無行不與的實分明時解每

將丘字與上文我字互字只作一例看而轉從是字着眼

如云有隱非丘無行不與是丘徒增絮聒未見指歸游氏

實諸已以實其言理最真語最辣○延平李氏曰孔子之

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笑語教之間而

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范陽張氏曰孔子於日

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

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

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 述而

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

屢書特書者正謂此耳○語類夫子嘗言中人以上不可

以語上也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想是

不會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

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

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千處須去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

日用飲食居處之間是如何自家合當如何或問鄉黨所

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間間如也之類

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

意思是如何○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廣闊

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

按首句一呼先與二三子揭破疑團次句急轉為之解釋

未乃切實證明全在丘字上着力與字對隱字看作止語

默攝在無行不與中言其○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

無往不與也行字不必泥

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

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忘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

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

躡易而進也精義伊川又曰孔子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

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孔子不

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語類道有大小精

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聖人教人統其近

者小者教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

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

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紹開編體無

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所謂與道為體非身體力行之道

也慶源輔氏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聖人體道無隱作止語默亦無非教也但人自不察耳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子曰四教文行忠信行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語類教

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力行之方也

○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

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忠信恐

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

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

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

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

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

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

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如說事親

是如此事况是如此難行之事也只是一說在須是自

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

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

然若不理解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

所以文為先○教不以文無由入與說事理之類便是文

小學六藝皆文也○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

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

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

信則所行不成故耳條辨申之曰到得盡忠信時益好博

文而所行皆實矣非學文修行而不教之存忠信亦非既

存忠信後用學文修行不着也○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

就已在行中列於四教則又在行外吾曰信見於事非全

在事也故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集解忠信合

動而事未形其心之盡與不盡惟吾自知之所以發已

盡為忠信者誠之立也意已發而理有定其心之實與不

實則人共見之所以循物無違為信二而一故程子合言

一而二故列為四教○輯語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

悟而舉其大要如此在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四

於一人看則有時侯次第之不一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語類聖人也只

是他理會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

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

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

是較依本分象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

化者也撥聖人君子張敬夫以學言要是既有質而又充

之以學便是聖人也是從實心造到至極聖人實是聖人

君子實是君子都將地位坐實自隱隱與

有恒相關得見不得見之思愈沉摯有力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

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類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

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

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為惡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文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蒙引善人者不踐迹而自不為惡者也有恒者性也有常重厚朴實人也有恒字要淺說方見在善人之下○愚按善人有恒均是質之可進於君子者就其中亦有上之別故又從得見君子下作此更端之辭辭屢降而思愈切矣○係辨兩云斯可矣必有所以斯可之故若將斯可割住了更思他做甚

仁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曰有恒心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七述而堯

然後可與為善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為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曾子曰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嘗充實而為盈之狀皆盈其潤可立而待也鳥能久矣○或問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係辨約之與泰則貧富賤之稱耳朱子本意亦不可不鑿指貧富貴賤但此二字原貧富貴賤之稱今借來說凡作為用度約而為侈泰皆是故下又總承之曰作為如是之形云云看來虛對實言約雖實而少盈是滿於中泰便溢於外愚按集註凡若此者原是海槩說三項即槩指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泰不必另樣○語類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無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因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語類問未有

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管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按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義府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彼脚○愚按末節言三者之難乎有恒而有恒之義即從茲可想集註是發聖人言外之意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七述而罕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翼註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揜取此可見其本心○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夫子之所不為自是旁人見得如是在聖人並無所容心方見得聖心自是滿腔生意若必沾沾較量於盡取待物揜取之如何不可為於理雖是去聖人胸次遠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

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餽獸而於其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嘖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張子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取也故曰我無是也○語類問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曰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楊氏曰多聞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能識之雖未足以為知之至然與夫不知而作者蓋亦有間矣○語類問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是聞詳見畧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又曰聞見亦是互相發明○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後此中有參善惡擇了則善惡始首尾得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始首尾得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着記他終始首尾得是又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始識在○石山金氏曰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善周者又如夏時般輅周見及剛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

也按此特舉以見例○文集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語類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愚按聖人平日教人與其所以自居者總離不得下學二字聞見擇善皆下學事然就這上面自有上達境界地在故云亦可次於知雖是謙辭然自是胸中實見得如此不但為無知妄作人說法也又按聖人固不肯居妄作如此亦始終未嘗自居於知其日聞見擇善正為已未有知故藉此備作事方法庶免任臆冥行最為分明舊來添設牛知為上學知為次殊非本指又有謂夫子欲人求知於聞見之上不知謝氏心有所覺及朱子知以心言乃即指此聞見之上實知其理者多聞多見正是向這路上去非抹却見聞而空談覺悟也

○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五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補義伊川曰今四方皆習使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七述而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

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

已甚之意精義謝氏曰童子委贊而退蓋本無與先生長

則進不與之進則退庸何傷蓋人苟有潔已之心以進亦

可與也豈保其異日弗畔哉或問往謂往日之事以錯

簡推之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

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

蓋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而非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纂

疏入前日不善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後日又為不

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矣故夫子

云然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

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後潔字不必深看只求進便是潔以字可玩與潔與進

只因當下可與而與之破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門人或在不在不與與之破○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後當日門人所感只在一童子夫子却將人字拓開見得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全無計較意度不獨一童子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其待物之洪只此數語不覺和盤托出

子曰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

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或問小註此章為放而不求

轉來反求耶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需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同嘗註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彼處是解一日用力

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

是放退數步也按此可見與彼處不同只緣未說到工

夫處要人當下認取也才欲便是仁在這裏發欲仁之

心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

八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

此一則看仁人心也此心字專主道心而言故心之德即

在裏許孔門許多弟子聖人不會以仁許之雖以顏子

之賢尚或違仁於三月之後而夫子乃曰我欲斯至蓋亦

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

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

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

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父集問斯仁至矣有

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

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爾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

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日而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夫却自隱隱有工夫在小心齋御記或問當下之說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

欲字方才說仁至是就功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

方才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現在

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

切實孟子說得極真滿總只是要人去徹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

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精義

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如司敗數昭公

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係辨以

陳司敗而問魯昭公且獨問於素稱知禮之孔子雖胸中

吾聞君子不黨二句可見愚按對詞只知禮二字則其
口語極固然司敗一發比便已知其不可與卒也
抽身急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住取七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

曰黨論扶同狗私而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

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入之姓

日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

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

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胡氏曰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述而

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

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

詔類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

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

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

日孟姬而日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按孟子

自是昭公自知其非而諱姬為子至系之於吳則以其至

自與有不容誣耳通節語勢結聚在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而發難大指却以君子亦黨使巫馬期無從為夫子置辯

於不知禮之甚而不自知其非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

以為過而不辭備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

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

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
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
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吳氏曰魯蓋

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魯蓋

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

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

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

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

萬世之法矣禮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無君臣之

何以為萬世法哉○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無君臣之

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

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指矣葉公以諷父之惡為直司敗

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君臣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述而

父子之義莫如也微

夫子大道其隱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

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

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

許與與借之○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

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蒙引說同述朱謂饒說非是

子與人歌是統詞而善專主善一邊說蓋與人歌不必盡

苟且幸遇夫善者聖人取善與善之心便於此動了不敢

善下必使上善補出俟其曲終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方

入到使反後和不是先與人同歌見其善而自停其歌使

之自歌也與人同歌方為和亦不是既反之後各自為歌

而可云和也細玩或問語類當自得之愚按條辨亦云爾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

述而

學

復

但集註以欲得其詳釋必使復歌句此見聖人氣象從容
則使說為較今或問語類亦未鑿然此見聖人氣象從容
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揜人善又如此或問聖人天
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
慎可知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遠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
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
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
又不揜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而自易悅之意○語
意於為之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語
類今世間人與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
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
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與
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思
此條與或問俱說得聖人氣象與其意思出但正釋必
使反之二句本文畢竟集註穩當困勉錄亦云語類說得
不分曉想是其未定之論雙峰說甚明又云此和之不是
泛然倡和乃是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此欲得其詳

○子曰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語類猶今人云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
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之難
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或問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
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

論語集註本義卷七

述而

果

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
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而亦不失
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
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
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曲折淵永非聖人能若是哉○語類
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其未一焉之意同○四
書通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
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
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言之如說仁說義說
得有次序有條理是文曰仁曰義成體之於身見之於事
是躬行之君子○紹開編未之有得是聖人極其望道未
見之心自見得事之未副者多也得字重看聖人之所謂
得者聖人之實際惟聖人自知之聖人之所謂未者聖人
之心誠有未能自滿處亦惟聖人自見之○輯語躬行君
子四字固圖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
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進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
也愚按君子字即作道字看語氣渾厚更不必添出之道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
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
道之備也語類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謂聖若
之熱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為之謂為仁聖之
按此處夫子只連舉無分別等意

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語類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

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不然

得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然不厭

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語類夫子固

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為之

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

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述朱夫子固自謙公西華

亦極善體認未二句不可輕易畧過○紹聞編此理原自

帝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

理學者學此而已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以

至亦只是理會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以

不得何有於厥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

有我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蓋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做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去處直是痛癢關切他身誨你引掖你何有於倦聖人言

此時本是不放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強從事之列公

西華却見得即此便是仁聖之事正是弟子學不得處蓋

為之可能為之而不厭不聖之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

議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後正唯字

與上云爾幾鋒紫滂不爾毫芒最宜體認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語類禱爾于

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諫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諫者衰死而述其行之

詞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諫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諫周

官六辭六曰諫是也禱疾亦諫其功德故謂之諫云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

也文集引此古語只以是明有禱

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

故曰丘之禱久矣文集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

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

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

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問辨盛夫子之意以為

禱也者持悔罪之心以禱福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

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

惟恐得罪天地有負神明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

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某之禱久矣○釋語

某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

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問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又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則因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語類在臣子則不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繼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謙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其向爲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常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四書通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致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爲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爲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禱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七述而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不孫他自是不謙欲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不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借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按才奢便是不孫其流又必至於過度借上則字中兼此二意○問奢非止謂犯上借亂之事只是有誇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釋語儉字向從禮中出儉非即固也儉則固取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翼註此與林放章不同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垂在○見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按此章在名分上當時之弊全在不孫夫子作春秋亦只維持名分而已天下有名分然後有儀文不孫則犯上作亂靡所不爲求其鄙儻無文而不可得故救時之弊莫急於此體味見氏不得已三字自混合林放章不得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南軒張氏曰正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胡氏曰循理而求於物乃蕩蕩成戚戚所由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蕩而平不悅不忤所以舒泰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各求利役於利行險微幸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成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韜語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是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論語述坦蕩蕩者在君子長戚戚者在小人何也君子弘於天而小人役於物也然則困窮拂鬱不足累君子之胸襟而富貴利達不能免小人之憂慮○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吾儕不學爲君子豈甘長戚戚乎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七述而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原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變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質而言○西書通須看集註兩全體字前章全體至極是就聖人所存上看此章全體渾然是就聖人所稟上看夫子之大極非朱子就能形容之○又集問陰陽合德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正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陰之肅安者陽之健益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 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此說推得亦好故其中和... 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 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 須看屬便自有成底... 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 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 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 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 謝氏云柳下惠則溫勝厲... 伯夷則厲勝溫見其猶未免乎偏也... 本章雖是說聖人... 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 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 問橫渠... 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 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問橫渠... 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 不是學恭又學箇安... 或問小註下截四字俱從上截三... 字中看出然却重厲不猛安上方見其中和不可折開看... 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七述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泰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泰伯...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 讓謂曰遜也... 精義明道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 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 辭為禮讓再辭為固讓三辭為終讓故古註但言其三讓... 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其... 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 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 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無得而稱其遜隱微... 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無迹可見也... 或問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 已不知其讓也... 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 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 按此主讓周... 沿於精義二程謝揚請說當是朱子未定之論... 味集註... 及語類自見... 語類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在於民無得... 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 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 有意思... 精言註中隱微二字可知當日有多少委曲深... 心此善全父子處恩按其善全父子正在不從寡商處起... 見當日有託而逃不露一毫... 形迹故人莫得而知其讓也... 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 次季歷大王之將商道衰而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昌... 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 魯頌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 於之陽實始剪商... 語類觀其

初遷底規模便自不而泰伯不從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
同規模才立便張大而泰伯不從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
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
此只見太王有傳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
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
是不從太王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
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
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
做所見不
欲去圖商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

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
有其一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

武王語類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
曰到刺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
其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泰伯

知君臣之義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
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
志而王季又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
下問大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
下實始剪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
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
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
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
如此其實只是一般○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
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
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
曰未盡善皆是微意○蒙引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
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荆蠻春特以遂其父傳歷之
志蓋知太王剪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
去之以滅其迹○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耳自大王乃

立季歷以至武王克商尚有天下皆是叙周家來歷見得武
王只是終太王剪商之事耳非固以文武之有天下實泰
伯之所讓也○此可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
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
至極為何如哉○我則小註夫子看得泰伯當時之去不是
提起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然
後折入乃非不取方見得當年直坐實以天下讓正所謂
言有大而非夸而又泯其迹乃越顯得德之至極處○
山金氏曰泰伯采粟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亡公
子而足以有國况讓周邦之盛而為之他日商周之際豈
不足以及有天下故曰以天下讓也○注武曹曰語類謂至
德於民無得而稱處見蒙引謂若全重泯其迹則文王之
至德又說不去余謂泰伯文王雖是俱從君臣大義起見
然其所處不同文王確守臣節方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正
欲使天下共知其心之忠貞不二相與效之而不敢有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泰伯

何事必泯其迹至泰伯不從剪商之志事處父子之際若
不泯其迹則顯其父之失傷其父之心故必泯其迹而後
其議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語類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
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剪商之志却是一
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按
集註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此語甚分明夷齊諫伐商泰
伯不從剪商義皆係之乎商也若謂從大王欲傳位季歷
起見便與夷齊遜國一般非夫子稱泰伯之意矣又曰夷
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
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采藥不返
疑此時去也○網間編朱子謂太王見商道衰微是以有
剪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不可犯是以不從泰伯之
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
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
悖乃善又謂論語更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而高言一為泰伯發則對太王而論其志則文王
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
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
表裏無憾矣凡此皆發明集註要旨不可不熟玩其係
朱子定論今學者只當尊守集註自餘論辯紛紛皆所不
取○武王曰天佑下民天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
也古之聖賢道德在己則必以天下自任大王之有商
之志亦是心而已自后稷公劉至於其身積功累仁子則
有克勤家之季歷孫則又有聖德之昌生焉此所謂天休
之際必將興之有為者也大王必有以仰知天命於幾微
之際欲順天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知周之興必代
商而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或又謂大王遷岐在
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
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其時商未衰也太王安得
有剪商之志哉詩謂實始翦商者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
自大王始基之爾此皆泥於翦商之言謂真若太王時晚
商鼎欲取而代之不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惟知先覺在已

四 泰伯

則一夫不獲實為已辜夫亦自卜之周家世德而知夫所
以任天下之重有不容辭者商之衰與未衰可代與未可
代夫豈有纖芥入於大王之心哉實始翦商謂後人推本
之辭誠是也然盛德在周天下朝觀訟獄者將盡歸焉不
能禦其求也勢必與商相代其幾已成當時賢者皆知之
矣使泰伯立為諸侯則後來文武之功泰伯皆身為之矣
泰伯寧後來文武之功不自我為之而逃去以全其心之
所安又取其迹而天下莫能知後世無可述非甚盛德其
孰有此夫子所以贊其至德也自泰伯而言則雖有見
於天地之常經荷少不拂於吾心之所安則雖可以辨諸
侯有天下寧棄之而不取自天下而言則後來文武之功
雖不會泰伯自為之而實泰伯固讓之所貽也則謂之日
以天下讓亦無不可故二程南軒皆有是說而前說為淵
承矣愚按二程南軒諸說皆主讓周與集註本義不合
故不載未數語亦不充為其所牽然只以餘意及之亦無
害○此章斷主讓商情義或問雖有異同要當以集註為
正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也泰伯不從是以不祀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
無禮則絞蕙古卯反

五 泰伯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未有不先於此者君子不遺故當豈獨備其人哉可以後
民德歸厚也敬一人而天下無不悅弃一人而天下莫不
怨治天下在
知其要而已○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
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謂類橫渠這說且與存在
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
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吳氏曰君子以
便知得品節如此要之合分為二章○吳氏曰君子以
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
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七

敬復堂

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此大夫以王惑于邪

卒章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戰戰恐懼兢兢

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

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
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

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

其警之也深矣語類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

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

當念慮之際有毫髮差錯便是多事至危者無如人之
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事接物是多多少少道箇心
畧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是少至危者無如人之
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三句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

者遇身有痛痒則驟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
昏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又集義敬大曰形體且不
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示曰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
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孝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
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
可傷之理乎○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
與易箝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戰兢兢會
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懈也至此而知免於戾所謂
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耳○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
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

以保身為事故於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
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爾氏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七

敬復堂

毋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

也今若此可謂非奇知之而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
信道篤故能始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

其親子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

為辱親也○四書通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

而已則將有僥幸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

所以廣中人也○徐翔廟行如何保得身即或倖免非會

子之所謂免矣故朱子謂但就保身上看自極有意思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曾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烏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

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精義楊氏曰生而善
善因物有遷年窮則反本故其將死其言也善慶源補
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後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
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
會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謂觀人
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
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
色莊也語類顏色以見於顏面者而言問如何是近信曰
色是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莊色取仁而行
遠倍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恁地便與信遠了只將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九

不好底對看便見○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
何如曰前章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
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
以彼說為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語類顏色以見於顏
有哀色介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去於人
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色也然必有哀與不可犯之實
非徒曰有是色已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昔同
也此近信之說也謂觀人
謂背理也語類今人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
倍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修辭立其誠意邊豆豆木
思○語類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邊豆豆木
豆那疏邊豆禮器周禮天官甸人掌四豆之實有朝事之
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蓋邊之尊醢人掌四豆之實有
實邊盛粟來豆盛菹醢以供祭祀燕享言道雖無所不在
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語類且只看那所貴二字
莫非道也如邊豆之事亦

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
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語類問先生舊
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
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
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
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夫却在動正
出三字上如為工夫之說而不可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
三字不可以為工夫之說而不可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
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工夫底字然便是工夫
處正如着衣與飯其着其喫雖不是工夫然便是工夫
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
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
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愚按朱子舊解專主
平日做工夫臨時見效驗不但動正出三字是閑字并三
斯字亦極自然其改註則兼平日操存臨時省察不但動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九
正出是做工夫處三斯字亦都吃緊看來自當以改註為
正而語類或主舊解或主改註以致後來紛紛聚訟愚故
先以此條提綱列諸說於後庶閱者有所折衷○問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
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一正顏色便自能近信一出辭氣
便自能遠鄙倍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難未能如此當思所
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效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又
日須知得會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未出辭時
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末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
此皆主舊解而言也然曰養成意思居多則亦非專主一
說○問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
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回是要平日會工夫然即今亦須
隨時省察不令間斷又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
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
遠鄙倍暴慢亦深亦急暴慢亦急暴慢亦急暴慢亦急暴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要之三者以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要之三者以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十一

教復堂

課本

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
貌遠暴慢便是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近信
便不是門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
稟不同資質好者才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
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問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日只是
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又曰正動出時也要整
齊平時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德頭底人言語
無不貫動靜者按此皆主改定集註而言也然舊解未嘗
不包括在裏○紹開編如舊解則工夫却在日前三斯字
乃成德自然然而如改本之說則不須在三言之外起意
古人未嘗懸空說存養即此三者之間便是學者持養用
力之地其說比前為密三斯字是活字猶云當無事則任
地耳○愚按語類云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開字
上竊謂本領自在斯字從前最精最密或乃以君子身上斯
省察所以通徹前後而言最精最密或乃以君子身上斯
矣就現成說工夫補在平日集註所當操存省察云云乃
是朱子為學者說法竊謂此處君子是對下有司非必指
成德故三者為修身之要為政之本曾子與微子言正是

學者分上事此朱子更定 若夫遵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
集註所以精審不可易

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語類以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
此則所賤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遵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
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
關則是弃本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
而求末也

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遵豆之事則有司存
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
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或問經文但曰動曰正曰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十一

教復堂

課本

誠偽出焉得夫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
實涵養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
倍耳今乃以動為於莊出為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
謂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嚴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
鄙倍則是其所用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遠責其
有昏面蓋皆之功吾恐其無沉沒醜邪之風而未免於淨
躁急迫之病也按此即申言程尹二公之意與舊解同學
者不可不知此義然畢竟以內註為正○胡氏曰曾子之
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
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贊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
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
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
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
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枝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馮長曰曾子之亡
非顏子不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
能以與此語類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
故能如此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
那一件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
此一件事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問於寡彼不能
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問於寡彼不能
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
一言之不憚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誠以道無
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集解兩問處概以事理言多即
能之進步實即有之進步蒙引以有若無助問不能句實
若虛貼問於寡句或又云宜總承而不宜分詳看來若無
若虛固是點出他好問虛心但上三句是單說問下二句
却不單說問凡所問行皆是如此即不是問人時他自
問飽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

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解犯處自不覺得何
眼與之校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
只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義府此犯字下得極妙十分
通是人不是方謂之犯若人有九分九釐九毫不是已亦
有一毫不是已與彼俱犯矣○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
枝之者安於此較語類較盡盡子之喻更以○謝氏曰不
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

無我者不能也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
無窮惟恐一善之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顏子深知義理之
問於寡以求盡平義理之無窮者而巳非挾其能而故問
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
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未固不猶有所不能固不能
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固不能
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彼固寡矣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三

復堂

也曰楊氏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
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
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然學者隨其所至深用力各
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反陷於曠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
不校其說然乎曰包之者驕也彼之意焉有愧之意焉莫非
是豈顏子之心哉○語類問如此已無愧之意者薄也非
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無我顏子但是不
以我去厭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我都無
○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非聖人前
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無校此可見非聖人前
矣曰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謂非但此處可見非聖人前
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又曰從事於斯會子自
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又曰此正是顏子事若
人能無如此之迹○四書通聖人無我之心常如太
人之不足○說統上半截有歡羨追思與泛論不同當
時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段光景惟虛提事在前

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便溢於言外焉操符從事
於斯矣直須見得曾子心慕手追身體力行處方不空
琴人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
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
知為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
云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問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
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
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
事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
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不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泰伯

三

復堂

之心却彼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能了事受人之寄矣
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事受人之寄矣
只是箇極死漢漢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
豈是箇手束脚底村人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
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
有節而無才也與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思技或謂此非
才節之總世固未有德者能之故以屬之君子竊謂德乃
節有才而德之用有德者能之故以屬之君子竊謂德乃
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推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
得可以託孤之問義理精明危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
也惟其幾微之問義理精明危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
恰摸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
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死生所謂可以託孤曰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孤曰臨大
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託孤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按此與前一條互不相
但兩可以自在乎時非必至不可奪方見其可託可奪不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可奪自關節推亦非專就兩可以見其不可奪須劃得清
又拍得攪方見末二語極谷嗟鄭重○語類所謂君子道
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
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
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為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集解輔
長君非難託孤為難聽國政非難攝政為難平時託孤寄
命非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尤難本文臨大節
以事變言集註其節以節操言不可混看愚按大節固指
國家事勢然至於死生之際即其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
人大節所屬屬之君子亦無不可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
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或問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
耳按新安陳氏以○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雙峯
為始疑今決太泥○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雙峯
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
也○語類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處得伊周事
否曰在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
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兆軍迎代玉霍將

軍之權昭立宜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
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
業這通上下而言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
不戒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
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
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
死不變其節自是可靠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
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
竄戮項背相望磨碎無所剩今士大夫顯懼何望其如
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
聚議習為軟熟粹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
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如前代
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憂從其廢立
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豈則將何
以處之據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
仗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暇似
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胆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大抵是上
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
猷有為為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託孤寄命是有
有猷有為為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託孤寄命是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明氏曰寬則容受之毅強忍也○陳氏曰獨則執
荷之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而義明道曰弘
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也又曰重擔子須
是硬着梁漢方擔得朱子中之曰須是硬着春梁箭方擔
荷得去○語類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
着得事物也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
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眾
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
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眾理方得○弘字只將隘
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眾說皆不復取
便是弘若不弘若為弘底人便包容眾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
否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這曾子一箇人只恁
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今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為得又
如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
道且據自己所見皆是不弘又曰集眾善之謂弘○弘不
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
心裏無足時不說俄德已如此便任如無底之谷耐持久
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意便不是弘教是忍耐持久
着力去做○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九曰心體是少
大大而天地之理才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
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
重任教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荷得去底意○問弘是容
受得眾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重任毅便是
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問
曾子弘毅處不知為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
着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為立脚問人之資稟
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當體合弘毅

論語集註本義卷八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七

如何誅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教便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七

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才與做是任重今之說知仁為仁者只是在旁指點擔子

子曰興於詩

句用一而字貫義同絕非枝枝相對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其為

言既易知詩詞明白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

入柳揚謂聲音高下反復謂前後重複翻側○發其為

中之指極而言也登下兩易字正以見詩禮樂之用故學

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

此而得之胡氏曰詩之正可以感發其善心詩之邪可以

惡惡之心勃然而生要已也巳不得是之謂興○語類如

大學傳止至善章及齊治章引許多詩語涵泳得熟誠有

不能自已處○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

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

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

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頌壎樂之一物以漸有之

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乎人之性情有美刺感發

之意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所歎之間所以漸感其動於

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包

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於三

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

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

醉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其

之疾徐尤不可以且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抑其心志

使人論肌淡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

及其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

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與於詩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九

復堂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陳氏曰恭敬辭

文度數禮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文集問肌膚之

是持敬用力之失且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

循軌而不為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滲恐是此意曰此說

是○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

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輔氏曰

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

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

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條

說輔氏似較註更密一層然禮之為物於身為規而心之

不為事物所搖奪者即在固肌膚筋骸之中也說禁非心

逸志上句似亦可通看○語類問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

樂皆廢不知與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

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

到感慚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逸志便是與於詩之

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乎便是成於樂

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

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考禮五

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陽律為律黃鐘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為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九

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三

課本 敦復堂

重疾徐為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鐘編鐘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笙簧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埙也。革鼓鼗也。木祝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押詩歌以入八音之器而為樂也。○語類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鐘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分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官聲繁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來遠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官聲可以繁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可以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新安陳氏曰刑穢謂私欲之汙。

惡者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

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語類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策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與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到來到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都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淡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問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不可謂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八 泰伯

三

課本 敦復堂

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百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巳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者須是先自與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人規矩使心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氣出來。又曰而今俗樂暗人也暗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以感動人力行因擊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曰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又曰成於樂是大段極至又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冥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于成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論肌液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焉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之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類語與於詩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按此較精義作兩層說更精。○語類問內則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曉直是工夫到方自有成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闢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壽命變與。

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而教他
恣地至其教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詠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未備也通周旋不可謂
禮之未若不得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潛室陳
氏曰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先禮而後樂學之序當如內
則此則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
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
至未稍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

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
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
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
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雖

論語集註本義注卷八 泰伯

三

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

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
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
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
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濠以夷狄之聲
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
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制樂以治心外
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
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
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
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
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四書通無程子之
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
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神流由非吾心外物天商地入

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利亦非吾心外
物也愚按有詩禮樂之教然後得以收興立成之功世有
王者自合講求先王遺法以興起教化陶鑄人林如程子
之論若士君子生當叔季手無斧柯亦豈容藉口禮壞樂
崩而自弛其責即朱子亦云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
講究莊敬治身和樂養心真氏之云固切論也但不得抹
殺詩禮樂而專求之
心斯不能無遺議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由然也
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
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
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
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語類問
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節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
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
適足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月
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聖人只
使得人孝使得人弟是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
所以當此之義與盤詰之意不同商盤只是就事上說問
此○此章之義與盤詰之意不同商盤只是就事上說問
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問
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又集民
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之由之而
不知之則人求知之必勝言由之而不知者遂不復由而
使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不知者遂不復由而
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不知者遂不復由而
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於過之而與不及者
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愚按此條論使知之害極
透然皆客意本義只是勢不能使○不可使知之謂凡民
耳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
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輯註可使不可使有

論語集註本義注卷八 泰伯

三

有別長幼有節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

有別長幼有節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
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
適足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月
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聖人只
使得人孝使得人弟是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
所以當此之義與盤詰之意不同商盤只是就事上說問
此○此章之義與盤詰之意不同商盤只是就事上說問
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問
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又集民
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之由之而
不知之則人求知之必勝言由之而不知者遂不復由而
使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不知者遂不復由而
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不知者遂不復由而
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於過之而與不及者
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愚按此條論使知之害極
透然皆客意本義只是勢不能使○不可使知之謂凡民
耳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
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輯註可使不可使有

只在民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兩字只是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而由與知却分兩候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只將民字位分畫清則不可不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其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

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宋有狙公者養狙成羣將限其食先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喜物之以能鄭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說論不誠聖人肯爲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泰伯 丙

不能使知之但能使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爾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亂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饑寒者也爲人上者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輯語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爲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爲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徐辨好勇是致亂之本疾貧是速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亂之機兩截亦微分輕重則必致亂語類如東漢之黨錮○精義明道曰人若不仁亂范氏曰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收教之發之不改則誅絕之四凶是也無哀矜之心又未嘗教而惟疾之是使不仁之人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惟天下之亂皆是也○饒氏曰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

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義府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亂未有無派激而或成者兩亂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爲之矣此戒在上之人使知禍亂之所由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人使不得所而不爲患也○好勇疾貧而爲亂此小人計出於無聊耳惡不仁之甚以致亂往往出於君子防好過惡之爲而不知其流禍於國家也是以聖人不爲已甚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各鄙嗇也語類驕是誇人所無吝是挾已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語類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聖人只是他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其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輯語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又曰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驕其無本假令有才而即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兩軒張氏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握大權勳烈如此其光也而方且擢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玉坐以待旦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又曰驕氣盈吝氣歉精義張子曰吝者皆有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注上則頭目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泰伯 丙

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也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

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 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

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語類驕是枝葉

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

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低地

吝惜不肯說與人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說異所以吝惜

在此獨有自家會便驕得別人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

閑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

故如此○交集吝之所存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

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款

於實而款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又曰要是兩種病痛

彼此相助但細看者字是陰病裏症尤可畏耳○我府

周公亦嘗自言多不多藝矣然皆自虛靈中流出之精餘

耳使驕且吝則不虛不靈既喪周公之本僅存周公之餘

又何足觀○凡人驕者常誇未必吝吝者常款未必驕今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八 泰伯

既驕且吝舉二者之弊而盡蹈之觀其內有損於已觀其

外無益於人故不足觀驕吝是二物故用且字按此與校

葉本根之論不同然於且字義似較合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毅不易得也 易去

毅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

得也 語類問三年學而不至於毅是無所為而為學否

則三年學而不至於毅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

篤厚而力也 文集問厚而力是其心隆重於此而又懇切

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精義

伊川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

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

子嘗嘗之說與君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

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

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語類學者須以篤信為

先 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

正 精義張子曰篤信不好學 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

不越為善人信人而已 蓋守死者篤信之

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八 泰伯

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

以善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

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

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

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嘗能守死

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善道則其學

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缺焉者

也○語類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好學故能篤

篤信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好學須要如此又曰能篤

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好學須要如此又曰能篤

義錯綜其意始備又曰此兩句相闕自是四事○紹開編

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信好學工夫雖欲守死

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

說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渾成人就其中玩

之却見四件血脉自是相闕攝有交相為用處少一件不

得緣聖人說出便錯綜俱是道理○善道道字從篤信來

有可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

有矣語類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

限便是犯他疆界○精義子曰天子至於士皆有位

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職也○天子不可以治三公之職三公

不可以為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以侵士之官故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至於抱關擊柝無

不各敬其職如此則天下之理得矣○或問范氏為人君

言故自上而下然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

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運乃為備耳又當知左右前後

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盡聖人之意如胡

氏所論亦其一事也胡氏曰東漢季年黨綱禍起穎川杜

密去官家居每謂守令多所請託而郡縣劉勝亦自蜀還

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以箴之密謂昱曰

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情曰

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

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

慚服以愚觀之豈從善服義固不可嘗若密之為是代是

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綱諸賢多格

此失可戒哉○集解謙非泛論乃商度可否係陳利弊

有于預意故註以任字代之謀非擅權即放長非好事即

結歡縱於人有濟亦未免可取不在不謀只在合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語類問謂樂之卒

章也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文復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章也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章也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章也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論語集註本義

卷八 泰伯 三

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故樂之美盛如此○文集問亂者指其成言之耳蓋樂章至

專指亂而言也曰此等處今不得開古人之樂難以深論

且如集註大槩說過可也○蒙引關雎一詩在詩為首章

在樂為卒章其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舉終以該始言自

始至終皆美盛也○行疑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

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樂括通篇之意為亂也

○說約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土歌鹿

鳴四社皇皇者華所謂五歌三終也此歌止瑟此第一節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吹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

也補笙止瑟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白華歌笙相禩故曰

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取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芣苢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

三終也此第四節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

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條辨若

如蒙引自始至終皆美盛之說恐夫子不應獨舉關雎之

亂以為言矣○新安陳氏曰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

之賢而在官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

適齊總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倜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通音

倜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

辭亦不屑之教誨也精義伊川曰狂則必直倜則必愿慳

所識別之謂性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
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耳○
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病人凡心下有事都說
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都恁地說
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
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厚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
愿要妄動性性者無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恁地好而
今無能為底人都會用許多詭詐狂恁地恁地好而
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願不信都却習得如此豈非天下
之弃人○雖曰甚絕之詞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
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
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秦伯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
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精義伊川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
志則不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
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德事迫切乃如此文意不
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
兩春所以教人也○語類如方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
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
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得他
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或問小註這章書是一氣趕注方如不及時即存猶恐
之心○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淪身若不及成
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
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
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
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猶恐夫之而反退
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

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相生兩意相下句只就上一句中觀索一步耳惟其精熟
是生恐惟其恐懼愈加精熟上一句觀索一步耳惟其精熟
前後際也○愚按下句固是就上一句觀索一步耳惟其精熟
齊都到但精勤畢竟屬功恐懼畢竟屬心其所以下句以心言
得者上句以功言而所以如不及者此心也下句以心言
而恐失之時即便有不失之功在固不得盡以心言
之說為非而上下相足總在一箇字討分曉說統云
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又云猶恐二○程子
字正描寫如字之神功與心自十分呆劃不得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
也朱子曰此君子所以憂也
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秦伯
舜禹與天下不相與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
毫來奉已如今人才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
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
稱其巍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
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
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些小物事便覺
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似不曾有相與豈不是高○不與
只是心不相與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事不與
那天下來移着○因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
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云聖人之於
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有萬物而已說得
義理甚闊濶集註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
註得之○蒙引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
舉舜禹者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
以為意尤見其巍巍○真註此天下以勢位言不以民物
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輯註有
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
加矜持者是亦為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心有與處才有

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真
源則憂勤肝賦無非不與之意○愚按集註不以位為樂
見得舜禹胸中自有真樂在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饋餼
尊若將終身被袞鼓琴若固有之即此可想見不與真際
至謂聖人惟為天下憂
歎所以不與尚是客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
平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
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
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精義伊川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乎

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
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范氏曰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泰伯 言 敦復堂
堯亦曰大哉夫聖於上無為而物成堯亦如是矣以堯典
考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命羲和咨四
岳舉舜而授之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簡也然其高
也上節註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蓋兼體用言
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
善言不形之不足盡其端端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
涵覆形容之不足盡其端端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獨堯能如此
而他聖人不與也○何紀瞻曰獨稱堯之為君蓋兼聖德
與曆數而言邵伯溫述康節之意所謂極洽之盛莫過堯
前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也唯天為大體
味注中故字亦如字自當以天德言之主形體者為大體
誤載饒氏語也折以朱子千定書則或問謂范氏尹氏得
之按范氏云天運於上無為而物成尹氏亦曰天道之大
無為而成其意蓋皆以德言矣又曰註不言堯德之精微
而信德之廣遠自并大業皆是德所統貫下節特又從不

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顯遂
疑下節非乃廣遠無能名之事也○雙峯饒氏曰作堯則
之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
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
之事耳其無處不周匝也惟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
愚按史臣贊堯曰克明峻德益曰帝德廣運大抵皆發
用處言解語云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篇謂潛布意較
至存主則此處自就為君上看無庸深論也中庸高明配
兼體用言亦不合追向深處故蒙存皆主德之覆即集
註言德之廣遠意也○釋語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
暗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恩拔無能名
只合向蕩蕩乎三字內領會着不得滯筆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泰伯 言 敦復堂

名其可見者此爾精義明道曰成功文章有形象可見是
聖也○語類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
有煥乎之文章可睹○或問小註成功文章煥乎煥乎
覺前後帝王所不能到而堯之德尚不盡此集註特下此
爾二字仍歸到無能名非以此為可名也仍是無名員足
語不是無名外添補語○四書通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
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新安陳氏曰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
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
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季安溪曰此節就上一節則天
無名中與其可見者來贊歎蓋成功文章極其巍巍雖有
可見之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之不可繪畫則亦
卒歸於無能名而已下節即申土意非謂德不可名業則
可見作兩截話頭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不可名業則
節也註中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猶言堯難名之
德此其可見者也○葉醒成可見者此爾猶言堯難名之
教稼穡明人倫皆從前所未有之事何等巍巍文章與成

功雖是兩樣而禮樂制度却是事業成就後發用出來其功業初成禮樂尚未與制度尚未備到得成功後文明曰也字層遞而下有想像不盡之神

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未三句

取之愚按當自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

巍然煥然而已何肥瞻曰朱子謂成功文章即是道之名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云然詞意未嘗不極其重

其所可名者四字反成贅詞與上節隔碍耳折以或稱則

朱子謂諸說程子為尤盡觀明道固未嘗以其可見而小

不盡神味後來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云云注本義矣

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殊失朱子內注本義矣

是贊歎不盡之詞無容岐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漆伯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或問舜之臣眾矣而獨稱五人何

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與也仁山全氏曰

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

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

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而惡物不為民害按五人不自舜有而舜有之天下亦

不自舜治而舜治之記者大書特書便隱然為際字立案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

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輔氏曰青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謂之治則亂之謂治

矣十人謂周公且召公爽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又王姬太姬也說曰亦

右文 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

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字也吳因之曰記者因下九人而已先列亂臣十人一句

在前此二節是記事體至第三節方論議之按上書舜

有此言子有兩有字相為闕照下文難與盛俱從此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吳氏程曰上係

言上接武王也記者謹之稱族武王以孔子之

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

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 漆伯

駢者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

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本體用兼全者

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

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之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問集註此句思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開下曰寧將上一句

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

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按古注謂堯舜交會

之間比於周周最盛是反以周為盛於唐虞也故朱子云

然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

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

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之意見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一人乎○蒙引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看一斯字語意便自了然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取以辨之五人為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輯語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未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却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孫辨夫子劈頭便歎才難不其然乎正以貞元會合不常有之盛推唐虞乃過於斯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則就虞周一代論人才何其盛合于古上論人才何其難聖人眼孔大所以如此說至有婦人焉二句又是於盛中亦見其難乃更轉步以足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八 泰伯 三 完 敦復堂 講本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西伯傳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為征伐之是為率畔國以事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云爾非真畫地而分也紂尙為天子荆梁雍豫徐揚固紂之土宇版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青兗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按此論極允集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註亦大概言之不必過泥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精義伊川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玉聖明道得文王心事出此文至德處也范氏曰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語類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不取乃見其至處○或問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

下之大半得為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末集武王嗣為西伯又十一年而紂惡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如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聖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曆未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商罪盈武王安得而不取矣○語類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其也說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護箇聖人說得也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非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八 泰伯 三 完 敦復堂 講本

此語最明觀胡氏謂兼文武言之畢竟曲說○又集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時而為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若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磨數未終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其不得已焉耳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不順而應之故曰子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後此可孔子因武王之見文武自各行其道不必為武王回護

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殷武王之言正誓師之言也因武王恩及文王因伐商思及事商因歎

才難思及至德嶺雲連此中自是深情無幾然亦有意
合非神則支只體木經文見得武王十人之功矣五臣
獨高而文玉結字曰龍尤自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
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音匪黻音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

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衣服常服黻

蔽膝也以章為之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蔽朝服謂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卷八 泰伯 四

帶裳鞞烏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

旱潦者也或謂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送人匠人之職善矣

災所謂溝洫澮距川是也○周禮匠人職九夫為井井間

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

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早則瀦水潦則泄水也○困勉

錄書言瀦吹澮在艱食饑食之前是治冰時事此言盡力

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底若認作一時

事則是作司空事不是為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

有許多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

言以深美之精義范氏曰禹之德惟儉與勤勤而有所用

類問五峯云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

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是

句推助而出無閒直看到聖德至精至密處故曰各適其

宜而字正是問字豐儉適宜在夫子眼中非在禹意中也

○宋註發明無閒處全在三箇而字上看此須兩兩相形

方得而字神也○徐思贖曰無閒處是盡頭不是原頭中

論愚按只在事迹盡處端詳而原頭處大處已具見○四

書通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

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

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淺說盡力溝洫亦謂

之豐者多費已力而不吝厚於養民是即所以為豐也

稱語再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

此耳無閒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

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愚

按中六事須見得兩不相當恰恰相為配合如拆開看飲

食不豐足矣而必從其菲衣服不華足矣而必從其惡宮

室不崇足矣而必為其卑若以天子之崇高富貴而過自

貶損者然至於孝鬼神美敬見而必新於致力溝洫而必

新於盡若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必竭盡心力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卷八 泰伯 四

不敢有一毫自愛者然蓋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豐儉

本不從自身起見故合攏看來但覺其隨事制宜因心作

則渾然天成無罅隙之可議而非作意彌縫之所○楊氏

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按楊氏揭出有天

源透心

論語集註本義滙卷八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

所罕言也

蓋義伊川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

制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
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記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
為多也又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
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
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揚氏曰知義而後可
與言利知性而後可與言命盡心然後可與言仁中人以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子罕

課本

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又曰孔子告諸弟子只是言仁之
方蓋接之使從此求以至於仁若仁之本體則未嘗言也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惟台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
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合也然人當備已以
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備而反害於命
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
多言仁則學者憑虛曠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
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
罕言而巳○語類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
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
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內禍
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
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
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這利字是箇監界塵穢底
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害若才說着
利少間便使人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
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
說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

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義字時早是掉
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才牽着這
一邊便動無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也是箇監界物事
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
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
不去做只管論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
頭便是仁少問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
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
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
利亦不可去尋詩尋詩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
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
可計較詐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
之為利按范氏云小人所謂利則君子所不言故語類不
之及○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
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如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
却不和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命只是一
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
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子罕

課本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舉故聖人罕言之也又曰命只
是窮通之命愚按集註命以理言語類兼理與氣言至云
只是窮通之命及吉凶禍福皆是命則又專主氣數條辨
謂理可統數既有此天命之理則其稟之氣者雖有窮通
得喪之不齊而盡性立命之學未嘗不在於已故不言命
則人不知限制常言命則人又至於廢人事聖人所以罕
言之此最道得融洽看來此處命字自合以氣言而窮通
得喪之數要亦是天命之理初與生俱賦則未嘗不根之於
理故集註統以命之理微蓋謂即着氣數說其理亦精微
非專以此命指天命之理言也故語類以尹氏窮理盡性
至命之說為說○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極使人踴躍亦
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
問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
幾箇向上底又曰仁學者所求非不說但不常常把來口
裏說○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一
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一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有
故門人皆謹記之○按三件字面頗似不倫故着兩與字
聯屬之只合作助語辭看若從此求合一之說則繁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

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

不知聖人所以大在於道全德備耳○按發口道大哉二

字意在美其博學無疑至無所成名自是惜之但無所成

名正因博學之故則惜之意即在美之之中○一美一惜

總涵大字內故下節註以一譽字括之要之黨人說大說

博說無所成名總是影響而語氣却極力張皇此聖人所

以聞言而不覺抑乎自下也學只在智能技藝上看方與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三 歌復堂 課本堂

子問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

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也○或問小註這章書聞人譽已承之以謙自是大指有

自譽孔子原未嘗欲孔子執原未嘗欲孔子成名存疑云

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

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最合總之黨人所見原非抑聖人惟

其不知而聖人猶謙益見得聖不自聖○語鴉雲便涉機

亦是稱其大故謂夫子不敢居博而自居於執是承之以

謙也謂夫子不敢當無所成名之為大而欲以執藝成名

也亦承之以謙也○厚齋馮氏曰射御成名王良造父是

射秋之凡專於一善精於一藝者乃能成名如稷之稽羿之

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與後無所成名與民無能名語

意自辨○困勉錄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

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

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六夫子之
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不得將此等議論夾
入正意又曰此處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
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
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遠當故後章則託之
謙而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
謙抑與他處無別矣○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
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
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文集達巷
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
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
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
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四 歌復堂 課本堂

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問集註

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尹

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為夫子之設辭某篇以後說

於上下文意為順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

辭以顯其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為自屈之

按此則內註且說當為將而凡以此為謝黨人之辭者其

謬顯然矣○徐辨黨人只成黨人見解聖人問之又自成

聖人見解以聖人全身論學博而無可名則無名自是聖

人神化處以黨人見解論則聖博而無可名則無名自是聖

人處益黨人只影響得聖人之大聖人之博聖人之無

所成名本是觀面千里聖心却自謙虛之極聞說大如何

敢當大名聞說博如何敢當博問說無所成名便皇然自愧

不能成名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正自謙之至理在不愧

射御何事而聖人欲執之以成名乎○愚按聖人望遠

○子曰麻冕禮也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此儉字特釋指工程而

字微別時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

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胡氏曰麻緇麻

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

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

升字為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

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

尺二寸只是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

節然禮以義起道理却大變布為絲雖是制度文為之細

亦非隨俗俯仰苟然而已儉字一極義可從則從便自隱

然有斷不

可從者在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九 子罕

五 教復堂 課本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刑疏按燕禮

禮也公坐取大夫所勝解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

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精義范氏曰衆人之所為君子所

也衆為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為流俗而舉違之亦非

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殊兩端故純儉雖不及

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

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子絕四 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爰集張敬夫云絕而不復

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意私

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

意逐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精義伊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九 子罕

六 教復堂 課本

意之與私已必行之與固執各殊也又曰意與我相近固

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呂氏曰意則無義必則無

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揚氏曰毋意者無私意而已若誠

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惟義所在毋固則與時偕行毋我

則道通為一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

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

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語類凡事順理則意自

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又曰才有

些安排布置底心縱使發而偶然而然當理也只是私意必

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

是○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

不會道我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

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

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意到固處固便到意到

鋒我是為惡成就○意是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意是為惡先

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凌固

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七

課本 敦復堂

了但得則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慍亦不能得化則...
 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
 一節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
 安拱才有心去心他便是活便不能入矣云云是意是...
 毫末是成山嶽也○須知固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
 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成是成非得先...
 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
 至我之根源愈大小固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及...
 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循環不已○固者生於我而...
 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做事未...
 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已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
 只是成就一箇我耳○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
 ○或問小註此章聖人天理之純○新安陳氏曰集註四...
 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
 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
 復始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
 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
 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愚按語類

諸條亦只就常人私欲究極言之做不得聖人分上觀...
 ○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
 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
 一毫之係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絕無四者之...
 累也○舜語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
 染空地畫月者道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
 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
 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
 盡處方是○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
 孔子之無

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語類問
 畧有可疑曰入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
 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俱無則日子絕一便得...
 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精義伊川...
 已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
 地無以異也夫何礙焉佛氏厭苦根塵則是自利而已矣...
 張子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新安陳氏曰天

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楊氏曰非知足...
 無復大公氣象亦何由與天地相似

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匡地...
 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邢
 孔子去衛將適陳適匡顏越為僕以策指之日昔吾入此...
 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顏越...
 時與虎俱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又似虎...
 拘焉五日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云云

日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
 樂制度之本禮樂制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八

課本 敦復堂

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不曰道而日文亦謙辭也茲此也...
 顯設為文然後可見取不曰道而日文亦謙辭也茲此也...
 孔子自謂語類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
 地世界不成箇世界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
 夫子接文王之統文不在茲乎是何等關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子何去聲

馬氏曰日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
 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也精義明道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聖

云。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已任也。又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呂氏曰。道有與有廢。文有得有喪。道出於天。非聖人不與。無聖人則廢而已。故聖人以道之興廢。付諸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朱子申之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語。語。語。問。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乃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後。後。後。者。是對上文。王文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問孔子。平日往往多謙。抑看將來。不曾如此說。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甬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已任之。在與云。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日喪已。而日喪斯文。蓋已之身。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子罕

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西書通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攷證史記曰。弟子懼孔子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爲一。不待自決於言。爲此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按家語子路。奮戰將與戰。孔子止之。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此亦可以識天矣。意。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在氏曰。大宰。疑卽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

能爲聖也。○徐辨。夫子二字。器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其多能耳。分明將聖字納入多能。卽多能便是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語類。問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語類。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將殆也。謙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語類。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大詩中。多叶韻。所以要如此。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語類。太宰看得多能。大高便道。卽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孩。子。貢。非。但。將。聖。字。提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子罕

起。且特下天縱二字。不止如前人所云。天。聖。天。錫。而已。是何等鄭重。○語類。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以。多。能。言。尤。正。指。鈞。七。獵。較。之。類。其。說。最。淺。卽。夫。子。鄙。事。之。言。觀。之。可。見。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存。於。心。者。爲。德。見。諸。用。者。爲。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皆。是。故。曰。聖。無。不。通。多。能。又。才。中。未。事。耳。○精。言。固。字。又。字。是。分。畫。不。是。合。佛。太。宰。以。多。能。爲。聖。重。在。多。能。子。貢。謂。聖。又。多。能。重。在。聖。聖。人。本。領。大。那。一。件。事。做。不。出。來。聖。無。不。通。多。能。自。在。聖。而。爲。二。見。不。可。以。多。能。爲。聖。也。註。言。又。以。兼。之。者。本。可。兼。未。未。不。可。當。本。按。此。正。曉。示。太。宰。處。不。多。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

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

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是聖人待人之德也溫厚愚按子

問之是兼問子貢之言却將子貢之言且置而曰太宰知

我乎正就然不敢當聖只隱隱自認多能追思少賤而以

鄙事自居是何等曲折若如時解直喝太宰知我多能之

故乎語言欲少味矣○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

則只是一箇雜骨藝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先生問太宰之言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之言是以多能

為聖人餘事也夫子之言是以多能為聖不在於多能也諸君

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

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

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有德而

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

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聖人所說乃謙辭後此節語似為太宰言意却是為子貢

天縱言集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隱顯此旨○集解不

多對鄙事看在本末精粗辨取非繁簡博約之謂○紹興

編集註多能非所以率人率猶孟子教宰之率與律同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

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精義張子曰功業不試則人

試故藝日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

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不復有小小技量

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

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

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

聖人之優劣也○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次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未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

能知其由本而該未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罕因言晉之所聞有

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

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難於至愚不敢不盡耳

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以其無叩發動也趙氏曰叩

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叩發動也乃叩擊有

發動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慶

之韓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

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告人必發動其兩端

而盡告之○語類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

深遠道理便在這裏又曰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必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有兩端○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

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

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

無所成各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

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誇人不倦有

道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謙亦不是誇人不倦但鄙

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

自今觀之無知謙首二句自是謙辭但其告人以下便說

向誰人去我想是當時有因夫子論人不倦遂謂其無所不

知者故云我豈有知但人之末問雖至愚不敢不盡亦只

是因其所問之事理而盡告之非關我之有知也竊謂註

則惟其見於答問之間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有
問者無不盡誠以告之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
所當然必為之傾盡人見聖人如此則聖人無所不知
是謙辭未嘗有張子之意張子自見得聖人是如此耳
兩端只是就所問事上之兩端道理無事不有兩端舉此
遺彼便是道理未盡知得不盡便非告人之道便是為人謀不忠
憾便有差錯說得不盡便非告人之道便是為人謀不忠
叩兩端而端焉只是這事上道理合當如此處無不盡也
其領畧之如何則在人非謂讀之以其所未至也應按其
兩端其字須坐得實○語類問兩端與執兩端如何曰
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端兩
端言徹頭徹尾都盡述朱彼是採之博而有兩端此是告
之詳而有兩端名同而實異蓋彼兩端是包衆善而言此
兩端舉所告之詳悉而言也○西書通大舜是取人之言
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
遺其一○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子罕 主 教復堂 課本

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
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
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
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
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
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
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
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者是
語理而遺物也○紹聞編叩兩端而竭本意只是道理該
當處盡所有以告之尹氏發明又是孟子言近指
遠程子微上微下之意蓋凡聖人之言類如此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為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
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稽義范氏曰天下有道
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
圖出天子憫天下生民不得其所傷已不逢太平之時故
日吾已矣言終不得見也○語類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
時亦自謙不得○論語測何謂鳳鳥河圖也伏羲大舜文
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
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
佛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何以數吾已也
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與聖人之道終於不明不行也
○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天地
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張子曰鳳至圖出
爲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子罕 主 教復堂 課本

文明之瑞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符瑞之
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
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跡
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
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
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沈虹野曰
見之我坐
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或曰少當
作坐夫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自是雖少必作於理爲正
過之下不言雖○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
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語類問作與趨者敬
之貌也何爲施之齊
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
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

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
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心豈真
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震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
然內外如一其未感也如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
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
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蒙引自然而然在兩必字上見
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雙峯饒氏曰范氏說
裏面哀有與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
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也如此二說
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而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
而外面不如此者誠未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義府謝顯道常合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
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
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九 子罕

五

教復堂 課本

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精義明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
伊川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
而未不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不可盡蓋顏子之歎也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殫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或問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
端的處○語類顏子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的只見一
箇大物事沒奈何○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箇物事
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
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問高聖
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人之道都摸索不
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
這處者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畧有箇

近傍處○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
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着
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聖人不着
可及處到得自家才着意去學時便恭而安了此其所
以不可能只是難得○顏子為是恰好處不着意又
過了所以難○顏子為是恰好處不着意又
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聖前
那高聖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語類首節
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自言其功候所
至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
原重在高聖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
以首節為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諍看註中無窮盡無方
體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也○愚按首節固
重在說夫子之道然畢竟是有顏子之鑽也○愚按首節固
道之自別急切要學聖道之大苦難用工夫只緣他資稟高
夫子之循循善誘向來作顏子用功之誤者固豈即謂
但贊聖道無關顏子求道者亦疎○或問小註顏子喟然
歎句須從學既有得中講出喟嘆來愚按喟然之歎固發
於欲從末由之後而仰鑽瞻忽之境却在循循善誘之
前細讀集註及語類或問自見或以
首節贊聖道之大統前後而言非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九 子罕

六

教復堂 課本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語類循循
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亦自有次序約禮
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徐辨博文了又約禮約
禮了又博文由淺入深由○徐辨博文了又約禮約
疎及密別一重又有一重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
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
已○語類學者說顏子喟然歎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固
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處物事眾無應者先生遂曰

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
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
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
第○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
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是約禮○聖門教人只此
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
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博文底工夫愈
禮只是這子如此是聖人於節文處畫出這人欲則
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
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孰為人欲
認得分明便契一蓋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
博○問博文是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
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道去終歸一理乃所
以約禮也○按此條易混入孟子博學詳說章義須合下
條理會○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
人何也○曰學禮中教人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子罕

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
而無所虧又曰不說窮理不說格物而此說博文蓋於
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乎此禮字便有檢束規
矩準繩若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乎此禮字便有檢束規
切實用功處○(雙峯)氏曰博學於交約以禮是夫子
去博約以學言○(雙峯)氏曰博學於交約以禮是夫子
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是夫子教人之法
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不以見夫子之為我設
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自至然却是立在下節只說
之感到此節夫子之教首句是說聖人教人處○(雙峯)氏
句人字不得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處○(雙峯)氏
公同教法然於顏子身上畢竟有不容言博文約禮是聖門
之從事全體大用一縷索交仁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使
論語集註本義卷九 子罕

得聖教親切處不是夫子泛泛
立箇規條顏子專認為我設也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
力之盡所見道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雙峯)氏曰顏子當仰
見日類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
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
博學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
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着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
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
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
知其真不如此故只於此處着力○欲罷不能如人行步
若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超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得聖人之道向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九

九

九

九

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處
 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欲罷不能便只是
 這博文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工夫夫
 做得到這地步便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工夫夫
 爭箇欲罷不能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工夫夫
 欲罷而有所不能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工夫夫
 處惟欲罷不能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工夫夫
 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覺醉到氣力盡處
 人飲酒飲得一杯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到氣力盡處
 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一物卓然可見之
 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
 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歎不能到目顏子鑽仰
 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啟發只博之以文約之
 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
 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其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
 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
 裏只有箇生熟了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又曰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

容中道也○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立卓爾何故又曰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
 積久自然見得○大率看文字且須看實處住如喟然歎
 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
 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家引所見
 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如此行得只是不能如夫子之純
 而神也○馮少墟曰人皆有為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
 之便幾於聖人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
 罷字○精言欲罷不能做工夫既竭吳氏曰所謂卓爾
 吾才是工夫做盡既字連下不屬上

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閒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是○文集卓爾
 前底底今看得確定卓然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
 分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
 條不紊然於前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
 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
 又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九

九

九

九

高堅前後底今看得却是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也○
 語類問吳氏謂卓爾在平日用行事之間如何見得曰是
 他見得底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除是顏子方見
 得又曰這箇卓爾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見
 李安侯曰由其博文之所造則夫子之所以妙乎一而
 盡萬物之理者若昭然於心目之間由其約禮之所得
 夫子之所以立乎大本而應天下之變者若揭然於日用
 之際按此正與兩言一貫之義互相發○雙峯饒氏曰窮
 窮真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程子
 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程子
 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語類
 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
 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難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
 處惟其如此所以遇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博文一
 節約禮一節是博文了又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
 所以欲罷不能至於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
 未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

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處
 從容只於喟然之歎見得他然苦切處揚子云顏若孔之
 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血是峻極要進這一步
 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是峻極要進這一步
 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又曰若也若也若也若也
 為樂也○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耳只是天理自
 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恭為安排着便不自
 便與他底不相似又曰所以着力不得時恭為安排着便不自
 不思而得賢者若若力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般自有一極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
 勢自有所謂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看註
 中所見益親下着而又字作轉語可見思按語勢似轉而
 意理實非此疆爾界故或問小註曰未由即在卓爾裏看
 非有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

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關也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潘室陳氏曰自天運於
化自思勉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關非
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
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相之所謂預知
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類

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準則與學者未達所以處故程
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
然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
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或問歸功聖人句未
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歎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何鍾瞻忽
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
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三 復堂 課本

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
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
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
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
三月不違之時乎文集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
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
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
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
塊然徒守一物硬定差排與作心性也○語類問程子言
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
之地何也曰未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但工夫用得細不
似初間用許多粗氣力如學問思辨行之類這處也只是
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存些子不自

在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裏潘室陳氏曰自天運於
我不用力我更用力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
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語類未由正有進境○或問小
註欲從末由是化不可幾未達一關處此正學之所至孔
顏兩下分合處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
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明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
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三 復堂 課本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
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
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類問久矣由
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
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問由之行詐如
何曰見子路要專聖人恥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
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
處如死孔裡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諱便是
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
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
之有無為輕重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
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責子路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三子之手乎且子縱

不得大葬于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

之以不必然之故說約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

情度勢以曉之用兩且字臣之不必有豫上節以理責之此又原

作轉正深見其不必然也○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

日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汪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

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

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

臣之不可為有臣乎范氏曰此見聖人心安於正死生一而

况臨死之際乎范氏曰此見聖人心安於正死生一而

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

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

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

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

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語類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日此物當是只藏

之惟復將出用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

然意在不欲置美玉於無用非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行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垂 誠復堂 課本

賈而不當求之耳精義謝氏曰聖人非懷寶而述邪者然

猶韞玉乎意其必有異乎人之求之者一冀其道之行也

沽之哉沽之哉言必於沽也我待賈者也言非求也○南

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

夫于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不輕售者

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

循乎天理而求賈者心已先動矣或問小註待字在聖

人自當合用行舍藏無所係累處看○韞語果是美玉未

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

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傳誦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

沽不沽美玉不求之從後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

是美玉不是美玉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

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

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語類問此

浮海莫是戲言否日只是見道章與乘桴

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程子謂所居則化何陋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齒 誠復堂 課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伏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此五句所包甚濶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

無臭是曰道體○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

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也然其可

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精義伊川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

此便是無窮日固是道無窮然生一儻無窮便道了却

他又謂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下面一畫便是

動○語類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古說是見川流

因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

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此

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

作觀瀾詞中有二句云觀川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

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

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語類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

寒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問注云

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

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

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在於欲後行

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

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字上故明道

云其要只在謹獨日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問斷了

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問斷

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

息者常不絕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語類問

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

要緊與道為體是與那道為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

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

道體之自然此等處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

形體却是這物事感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

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也

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濶連本末精粗都包

恐人說物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

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

切易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聲

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

無臭便是道但得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日月

寒暑等不是道然無道便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

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他

骨子○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又更

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天高遠又更

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為體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或問小

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或問小

者察識道體之自然也愚於兩意自是一也及其至也純亦

不已焉文集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

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

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

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

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天而道為一體也所以與道為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語類有天德則便

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

不成○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

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或問川

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

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要只

在謹獨者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

惟謹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文集川流不

息天運也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

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紹聞編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

靜之德而常本於靜故純亦不已焉愚按自此至終篇

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九 子罕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

民鮮能之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未能深也不好色

者人之所好好而難陳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

而痛藥之使根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

物之表矣○慶源輔氏曰常情於好色則誠好之至好德

則多虛偽不實謝氏言民鮮能之蓋至誠而好則內外表

裏如一而心志容色○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語類招

翔○新安許氏曰夫人不翟芻自微公與同車翔搖如翔

過市無恥甚焉孔子此言為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復一簣

進吾往也贊求位反

贊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

紹聞編書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喻不於細行終累大德

此處夫子借以勉人之進學不已故先言止吾止也而後

言進吾往也蓋因書語而更發一意愚按夫子言山成而

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

自往耳蓋學者自疆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

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不在人也胡氏曰顏淵曰舜何

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

強不息也○或問小註看吾止吾往可見責在吾而不在

人須着力鞭策過去不使有一毫推委念頭○慶源輔氏

曰其止也非有死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也非有德之

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為學之終始蓋

不待外求而得之矣○釋語開口便着譬如二字則為學

之義已在言先按舊說以為如詩六義之比然與苗秀松

柏諸章自微別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惰懈息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

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

羣弟子所不及也語類語之不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

不能皆是其不惰處按此重力行邊顏子聽得夫子說

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天子稱顏子所以勵羣弟子也
○紹聞編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集註此二句正
狀他心解力行處時雨之化在致者注意之暢達在受者
而教者不能預其九按語之諸賢所同不情則惟回所獨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

未已也子謂顏淵四字當句絕○紹聞編集註云進止二
字說見上章言進即進吾往之進止即止吾止之

止也當時多有以未見聖人之止為說者故集註破之○
勉齋黃氏曰知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情此與不止之聞
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情矣○存疑語之
不情正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蒙引孔子之意蓋謂顏
子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
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三 聖

穀之始生日苗吐華日秀成穀日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

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精義范氏曰人性質雖美而
不能學則如苗而不秀雖學

而不能成德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於實然後可食學必
至於成然後為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不成者

人之學必期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亦何所用
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意或問小註此是聖人勉人進學如此要得申重難策之
○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使其耕無道或舍而弗耘或

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
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

以異於是實而不學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
秀而不實者也○愚按苗不自宜秀秀不自實不實物

理所不宜有亦人情所必不欲有然而竟有兩有矣夫當
頭捧動觀驚心致為

森悚作意外惋惜者非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
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

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後可畏者後生畏之者我也我
字即從白文畏字生照註言我

之今日自是說他可畏處不必如時解以今日所期望言
然我字亦只海概說或竟欲坐實聖人身上則泥矣○其

勢可畏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
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精義范氏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
之時舜二十以孝聞顏子十八天

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學至於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呂氏曰四十

五十血氣盈而將衰好惡習而成性善惡已定幾不可見
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語類問後生可畏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子罕 三 聖

方進者也四五十而無聞是申道而止者也曰然○慶
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故足

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
而實損名銷則不足畏而可衰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

盡之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

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慶源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
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

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說他
不足畏所以欲動他說統此通是激厲後生語只作一人看

說不足畏所以警醒他說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

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新安陳氏

曰如絲有端緒等。求其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端緒而思慮細釋之也。

面從而已。語類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

仁義。豈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非面從。

微意之所在也。語類如孟子論古人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然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畏糧。○精義尹氏曰。不背其言。不若遂改其事。喜悅其說。不若尋釋其意。○或問小註上

半截。須重講改釋。以為下轉語也。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

○慶源輔氏曰。從法言悅異言。秉彜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者。志氣昏惰而不反。

求諸心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困勉錄從與悅權在言者。改與釋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未如何」。全是激發他改。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

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

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滙甘泉曰。說而不釋。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錮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釋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說統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可救藥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

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精義謝氏曰。我心匪石。以謂之志。可奪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則可奪。志則不可奪。○語類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則可奪。志

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甯軒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

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志。私意而

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慶

源輔氏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

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其可得而奪

乎。○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

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

此是教人立志。○勉齋黃氏曰。共妻一婦人。耳而之。死誓

靡他。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士志於仁。志於道。而豈可奪

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徐辨匹夫不限定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九 子罕

未從事學問之人。只對三軍言勢孤力微。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云去

紆紛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著。展呂反。禮韻貯字亦

之謂臬。著。襪用。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

泉麻。以著袍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

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

道矣。故夫子稱之。語類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

○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

而無憾。日子路自是德地。人有好物。事猶要與人共用。○

或問。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無憾。此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

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徐辨繫在

與衣狐貉者立上人當彼此相形即外而過得內而不
覺動了便是取心未忘這箇不取說得細與取惡衣惡食
不同○蒙引須看集註可以進
於道下文何用不滅便是此意

不伎不求何用不滅

伎善也求貪也滅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婦人以君子從
役于外而作其卒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
用不滅詩意自大槩說夫子引之則伎求以處貧富而言
大凡人不知內重外輕故有外慕一有外慕不伎善即貪
求何往而能滅故人能無此二者則凡善可進○愚按詩
詞從上其由也與倡歎而下與荷蕢之高詠厲揭兩言同
一聲情非如他處上有詩云下有我句當年偶兩會心衝
口而出嘉子之中正復深情無暇但將詩句作意長吟下
節兩重早已反照入江翻石壁矣○何用不滅本註只作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九 子罕 五 謀復堂

何為不善時解多實 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
拈用字非纖則滯矣 求語類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疾他便羨慕他只
是這般見識又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取已
之無呂氏說亦近此意然此更分曉○條選不伎不求都
從不取中求強者因取已之無而遂疾人之有弱者因慕
人之有而益取已之無都不脫取
字閔祖推明呂說得互看更精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滅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語類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吟伐只是將這
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
矣○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日只是
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
畫大凡十分好底事才自擔便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
善○愚按終身字只是記者從他意思上形容分明畫出一

箇足字○蒙引始言何用不滅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
何足以滅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後言是道即指不
伎不求而言與
註中道字辨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
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
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

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文集問人惟中無所養
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人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
焉故雖可已而不可已如所謂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有不可
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疾伎善以生否則請曲
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汗浹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
於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
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雖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
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違已也日然○潛室陳氏曰子路
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世其工夫尚陳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九 子罕 五 謀復堂

未入聖賢關室所以聖人常
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
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
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
之在或世或化而強於為善或畏威而觀其免罪故其迹
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為善者或汨於
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觀於免罪者或乘其變
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後真情發露而不可檢
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
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爾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
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知其所守者矣人徒見

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知其所守者矣人徒見

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存素也松柏。謝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

曰士窮見節義。義韓退之語。世亂識忠臣。疾風知勁草。板

宗欲學者必周於德。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或

發明此章之意。或問謝氏欲學者必周於德一句最能

凡木使皆不自非薄耳。又曰自是勉勵君子語。雙峯饒

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

不為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以利害事

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

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新安陳氏曰後彫雖待歲寒而後

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貴四時而有常。託物以比君子。其意

深矣。愚按聖人此言。只是教人為松柏。作悲涼激楚

之音。去之遠矣。知字只當一見字。看本無甚深意。謂松

柏之後彫。直至歲寒乃見。耳。觀集註云。然後君子之所守

可見。其義自明。至其所以能後彫者。自有平時本領在。到

得歲寒。水落石出。彫者自彫。不彫者自

不彫。非松柏示異。松柏自不得不異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類真見得分曉。故不惑。○精這此

物格知至。有此本領。事至物來。幾微之

疑。疑之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

憂。語類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

天下之公。在者何憂。又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

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按此似

少註中。勝私意。紹聞編謂。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公理不

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

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語類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

反懼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有義理之勇。有血氣

之勇氣。本粗厲。惟配平道義。則為道義之勇。而可以言勇

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平義理而言。故以配道義

言此學之序也。文集問此三句。其要在於知。知非仁

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

自力也。○語類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

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

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

教。當以知為先。○有知仁而後有勇。然而知仁。又少勇

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必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

道者。三次序。何以異。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

誠而明。明而誠也。問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

言也。問何以勇者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回。此方是勇

○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

序也。不可以知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愚按朱子因下論

重見。而有異。同故以此為學之序。實則皆成德事也。但彼

處統屬君子。故仁居先。此三項開說。故知居先。究竟不惑

不憂不懼。亦惟現成。知仁勇者。乃能之。

本文只渾說學之序。畧見大意。可耳。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

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

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精義。伊川曰。有求為聖人之心。然後可與共

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范氏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

也。學者未必志於道。故未可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

立也。故未可與立。能立矣。而權為難者。道之用也。惟聖人

能盡之。謝氏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

論語集註本義

卷九

子罕

堯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可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未
 可與立能強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未可與
 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
 不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於權時中之謂也○語類
 所立可與權道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體如此說○問
 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
 其平處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問程子云權者言
 稱鍾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
 罪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聚之以義皆
 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審不差欲其權
 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統一自然權量精
 密○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
 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固當用人固
 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粹作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
 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知箇緩
 急深淺 ○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
 始得 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
 權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
 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
 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注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
 必合乎異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精義伊川曰人多以反
 經合道為權其實未嘗反經權猶衡輕重兩平乃權之義
 又曰古今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許或是權術不知
 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
 也范氏曰目漢以來儒者論權多以為反經合道甚矣其

論語集註本義

卷九

子罕

堯

學

學

學

學

不知權也經者道之常也既反之矣豈有先之以不正而
 可合於道乎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聖人之心若權然後
 至而不可不銖兩斯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也夫事有大小
 未嘗無權堯舜惟能以公周公惟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
 舜禹而後世莫不以公直躬惟不能權於與人拒人之
 誅管蔡而天下不以為不仁直躬惟不能權於與人拒人之
 輕重也故以證父為直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
 間也故以乞醢為仁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
 盡之所以為人倫之至或問申之日天下者物也與賢與
 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賢而屬之則天
 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不肖而屬之則天
 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亦未免於與賢而屬之則天
 也○語類問經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與謝氏亦無以異焉
 以為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
 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
 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
 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財
 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
 中○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
 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
 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
 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病熱病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
 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常論者然須下得
 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也
 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
 漢儒說權離了箇經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而且如
 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亦於何氣難同
 而所以殺之則與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
 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誅之也若太宗分明是爭
 天下故周公不可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權則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不可無伊尹之權則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
 在他人則不可無伊尹之權則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
 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可
 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雖是
 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自在井以辨義異以行權

此說義與權自不同義字大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通
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
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
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
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經自是義
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不可將來對權恐後先儒
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今已析為二故有反

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

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是語類問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
既是不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
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
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
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
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
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

論語集註本義

卷九

子罕

聖

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
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
這裏所爭只是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蓋經只是經
恐未盡却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蓋經只是經
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
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
所不及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
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
時節只是不可說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
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
有必不得已經孔子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
所以貴乎權也孔子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
立則能守節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
乃經之要妙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微透徹純熟者不足
以語權也○問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
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
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
經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

是遜與人遜一盆水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
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莽
大小不同而已矣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
却包得那權是兩箇字經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
須是還他權是兩箇字經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
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便是
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這便是
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曰伊川之說方得又曰經是
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又曰若不是大聖賢則權少問
出入便易得走作○紹開編有程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
正有朱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明或云權不專指處變如
處常而不知權何能合道○吾謂如子莫執中而無權則常
事亦須有權此章以權對立則權主變事為通其變如所
謂異以行權無可疑者○愚按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如
子非之實則果能合道亦無惡於反經其非之者恐人
味反經流於權變權術也程子以權只是經朱子論之實
固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有非經之所能盡其界分不容

論語集註本義

卷九

子罕

聖

一槩求也朱子之論權詳矣愚竊謂其要領在經是已
定之權權是未定之時見得真守得定卓然不為物所搖
依硬本心法到自立時是各處分兩此經非萬化莫不有
權也何謂未定天地間事物任他千變萬化莫不有
之理但到得常法所不能行處自是道非義上更有一
毫人欲之無成教以心不能自取中此權自不離乎經
而必待於權而始定朱子謂是聖人方可所謂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看來通節神氣說可與便說未可與說未
可與一路相須教引與如未共學無由適道既共學須教
人以未可與終焉不獨難之抑亦慎之程子曰人無權衡
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
字中全體大用若胸無成竹而好語通方此正洪氏所謂
鮮有不仆者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之搖

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

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語類

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

簡甚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

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知思則何遠之有○條

辨此詩於六義屬興若以偏其反而本文字意解則以華

之不相向而相反以興室之不相近而相遠也依晉書以

偏作翩反作馱為形容華之搖動則以華本無情之物而

有情以興人本有情而反不得遂

其情也其大指只在豈不爾思上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

論語集註本義匯泰卷九子罕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

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或謂小

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

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何以知爾思之

為思其人也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

辭意婉而平和無衰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愚按詩言思子曰未思詩言遠子曰何遠固是借其言

論語集註本義匯泰卷九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泰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

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

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

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

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

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

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精義伊川曰論語為書傳道

論語集註本義匯泰卷十鄉黨

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又曰鄉黨所善者

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也曰鄉黨

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

豈係心於儀容辭令之未哉蓋其身與道俱在故雖

肯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曰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

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於智者之事也故上以達觀自

居而信其說於天下往往自棄於無方之民而莫之悟

其為害豈淺鮮哉莊子曰猖狂在妄行乃蹈於大方既已

於大方矣則不可謂之妄行有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論

謂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非固遺形絕物也離此以言

審視而詳著之其知聖人哉學者第深考此篇則於道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

離也皆在裏而許多道理皆自聖人遊出來惟聖人做
得甚分曉門人見之孰是以此之詳也○慶源輔氏曰
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
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四書通釋謂形容夫子之一
動一靜可得而直迷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
遂其辭者曰如曰似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何計溫恭之貌或問以詩書訓誥考之宜
以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按下不以
賢智先火即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
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不能言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
恐但當以卑遜爲主日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
不敢多說耳○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
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且見箇氣象始得○慶源輔氏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卷十 鄉黨

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才信實則言
自簡默况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吳氏曰恂恂以不能
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
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
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朝直遂反下
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
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胡氏曰在宗
廟而明辯則
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
辯則上之所布者不特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愚
按蒙引以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蓋因語類
中有論入太廟每事問一條故云爾不知此特因問而答
非本義也條辨云禮法之所在倘有制度文物之未明升
降揖遜之未當聖人豈不極言而政事之所出或未明上

之所欲布下之所欲行聖人又豈不詳問直統承爲是
唯謹爾只找足便便與上節以似不能言找足恂恂如一
例看然或以便便言則疑於不謹而又唯謹此間似有一
折不此上節兩句直下矣不知聖人之言本無不謹只
他無善於謹處見便便之極○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
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或問小註合兩段看方見聖人全
廟朝廷言貌之不同○義府恂恂如也二句總狀其容貌
詞氣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唯謹於便便內見之○按上
節似先貌而後言下節似先言而後貌實則貌本已該
言說言便自有貌拆看不得但以爲互文猶處○厚齋馮
氏曰吾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
詠文王曰穆穆魯臺豈豈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
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反問句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卷十 鄉黨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爲君
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
言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王制上大夫卿又云
大夫下大夫之別也○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謂守理義
大夫下大夫之別也○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謂守理義
屈問問和悅而諍也○語類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
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
如此○問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
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
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
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
此字又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不失自家義理
出平以
及尊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爲君
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
言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王制上大夫卿又云
大夫下大夫之別也○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謂守理義
大夫下大夫之別也○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謂守理義
屈問問和悅而諍也○語類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
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
如此○問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
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
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
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
此字又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不失自家義理
出平以
及尊也

君在蹴踏如也與與如也蹴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蹴踏恭敬不寧之貌與威儀中適之貌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愚按節首以朝字提聖事主在朝言為得慶源輔氏曰蹴踏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蹴踏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

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日適中乎○韋諱蹴踏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從蹴踏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按張

踏是敬之至却又威儀中適如此此其所以為恭而失張

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

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宜可見矣○蒙引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 鄉黨 四

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

別意按分作兩條只合分上節接下下節事上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蹶如也擯必刃反蹶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蹶辟貌皆敬君

命故也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慶源輔氏曰擯人主

使之接賓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

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蹶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

外自然之行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

至耳愚按聖人聞君命敬心固愈至而邦交之禮至諸侯

相為賓蓋尤禮之大者此其所以聞召使擯肅平恐不能

勝任而不覺頓改常容也○精義楊氏曰色勃如變色而

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色而作君子之容舒遲

見所尊者齊敬足蹶如也蹶也○語類問定公十年夾谷

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日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

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

五人以次傳命或問小註周禮行人八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

數之強半下於脅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實立於庫門

之外即大門直闕西北而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南而每介

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闕東南而每介

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北而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未擯

與未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

故蓋雖知其來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未

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進傳至未擯未

擯傳至未介未介以次繼傳上介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

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

右其手稽整貌語類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

擯者中擯也揖者揖而傳之以命蓋只是拱起手而以命

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

為擯者也若未擯傳之未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此節重

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凡為中擯者皆

然○翼註襜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其指趣

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也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

身向左右則背君故但右其手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襜如整

○說統揖與立而禮如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而翼如
是足雖動而手容恭○係雖不難其翼如難其趨而翼如
疾趨之中自見端好之度方見非從容中禮者不能張言
開張而手不貼身也拱言高拱而手不下垂也鳥必兩翼
以翼如形之正見聖人兩手端好無偏倚高下之失所以
為難也人即張拱當疾趨時亦未必能端好不但手易散
掉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刑疏按聘禮行聘享私觀禮畢賓出公再拜送
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語類問賓不
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
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解
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賓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
解也○蒙引此蓋是主人送賓出就館○此一節記孔子
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六

教復室

為君擯相之容勉齋黃氏曰色勃足履被命之初也揖與
禮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
○我困勉錄請總註擯相相字未見着落竊謂出而傳命
是為擯入而以禮詔佈則擯介皆為相周禮可儀注可考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精義尹氏曰
其身如無所容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
今以渺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小心而謹慎可知矣○
係辨數鞠躬如也各自不同此言方入公門便曲身而行
乃敬君之始如不容三字緊連讀正形容其鞠躬之狀○
天子有五門自外而內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
路門至於路門而門畢矣故亦曰畢門諸侯三門曰庫門
曰雉門曰路門而無皋門應門皆亦三門而以庫門擬皋
門雉門擬應門故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

門此他國所無也然但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稱皋應之
各○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其第四重門曰應門治朝在焉
諸侯則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治朝在焉若燕
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此為入門之始則所入
乃庫門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

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行履闕則不恪邢疏中門謂闕闕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
不敢當之而立也履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兩者
一則自高二則不涉並為不敬也○語類闕如今交頭相
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檢左扉入君多出
在門外見人所以當闕闕之間為君位○問或問謂門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七

教復室

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
棖棖闕之間即中古人常闕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
中也○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闕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
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
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
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則皆由右出則
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當闕
之中但換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當闕則
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按饒說與語類異○精言禮
惟兩君相見雙扉俱啟賓入西扉之中門主人東扉之中
門餘則左扉常闕雖聘客至亦由右扉玉藻所云公事自
闕西私事自闕東者公事是行聘享之禮奉君命而行用
賓禮也故自闕西私事是行私觀之禮不以君命行事用
臣禮也故自闕東出入皆由右扉自闕西因不敢當尊自
闕東但稱東近闕終不敢當闕之中所以請賓入不中
門也左扉常闕君出入皆由右扉明矣授賓禮如是則臣
禮可知此正發明語類意所謂左右朱子謂自內出而言
非如饒說以出入互分左右也○存疑出入不由中門禮

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對入之時常人多忽畧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則虛可知矣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謂宁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公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

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

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語類問人君宁立之處曰

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

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

也又曰門屏之間謂之禮也禮至秦尊君卑

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

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之禮也天子外

屏其屏在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

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兩門屏制

何如曰樹小培於當門以蔽內外也恩按由庫門而進

斧展之前則此當為君之外朝周禮所謂朝士建其法小

司寇掌其政則三槐九棘左嘉石右肺石致萬民而詢焉

者也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故其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

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精義謝氏曰過位

起義何條辨此條三樣形容全要在過字上想此蓋位

雖虛位一過便如見君常人所忽而聖人謹之位虛而敬

君之心自不虛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

鄉黨

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兩門屏制

何如曰樹小培於當門以蔽內外也恩按由庫門而進

斧展之前則此當為君之外朝周禮所謂朝士建其法小

司寇掌其政則三槐九棘左嘉石右肺石致萬民而詢焉

者也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故其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

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精義謝氏曰過位

起義何條辨此條三樣形容全要在過字上想此蓋位

雖虛位一過便如見君常人所忽而聖人謹之位虛而敬

君之心自不虛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

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蔽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者裳有顛仆之

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攝之插於

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字文周欲復古乃不

脩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躡齊者多矣

○愚按庫門之內過外朝自此當入雉門不書省文也其

為視庫門可知也從雉門入則為治朝侯國堂高七尺階

七等君曰御此以稱明聽治卿大夫士亦曰以此奏復逆

齊君威咫尺於是將為堂下之君君辭之乃兩手握衣去

齊尺歷階而升鞠躬如不勝云此亦升堂之常儀且夫子

自入門以來固已鞠躬如矣此復作一提撥者一以形其

攝齊之敬一以見其屏氣似不息之難○集解攝齊則氣

必肅則氣自屏於此可以體敬之理○或問小註鼻息出

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

出入一似不能無也○注武曹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

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為外朝雉門之內為治朝路門

之內為燕朝治朝與燕朝皆所謂之內朝又王世子公族

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

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

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

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至所謂燕朝

者玉藻則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路寢即燕朝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

鄉黨

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

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

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

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至所謂燕朝

者玉藻則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路寢即燕朝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

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所謂攝齊升堂者當

必在此或誤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外朝按

集註君之虛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

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况語類引周禮

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

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

之外朝則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

合而成。此五方之閒色也。○(集解)閒色不正是正。陳氏近於婦人女子之服。則因於閒色中。獨舉紅紫而言。○陳氏用之。且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當暑衫綈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綈。麤者曰紵。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表。表綈紵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綈紵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綈紵之麤。麤者蒙謂加綈紵也。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稽義)范氏曰。綈紵所以當暑。必表者。爲其褻也。綈紵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也。古之爲衣。不爲觀美。或取其適於體。表而出之。是也。或欲其便於事。褻衣長短。右袂是也。○(稽言)暑宜綈紵。從其時也。綈紵宜於有定制也。必表而出。則聖人之敬也。者。眼在

字一必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邢疏)緇。衣者。朝服也。按詩鄭風羔裘。道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羔裘。大夫服。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按周禮。司裘。掌大裘。以供王視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王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賜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麕。鹿子色。白。○(邢疏)此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祭服。矣。○(麕)鹿子色。白。○(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麕裘。按禮疏。諸侯。與其臣視朝。及行聘。禮皆設麕裘。但君之麕裘。以麕爲裘。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麕裘。其裘衣在國視朝。君臣同素衣。若聘禮。則主君用素衣。不可使臣用。綈衣。綈然。君臣視朝。既可以同。綈而行。聘獨不可。以同。綈乎。綈蒼黃色。非可稱麕。狐。色黃。○(邢疏)此大蜡。息民也。故以素衣爲正。○(麕)同麕。狐。色黃。○(祭服)人君。以歲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義)務。裘。私居之服。側無可短。則短。不嫌其後。取其溫也。○(定)式。而長短。可以意爲。故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爲齊之寢衣而已。○(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思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旣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條)辨。按必有二字。便知非常用之衣。而文法與後必有明衣。相類。錯簡何疑。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五

孤貉之厚以居

孤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厚上齊馮氏曰幽詩云二之

裘則從舊固然居不厭温故取其厚者以爲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爲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臙礪之屬亦皆佩也禮吉凶不雜是

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禮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許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古之

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衝下有雙璜中有珩璜下有衝

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璜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

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

樂忠信道德之備玉聲鏘然鳴非解之心無自入此德佩

也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紒刀佩小鑄金鑄右

佩瑛擇管造大鑄木鑄此事佩也德佩所以比德事佩所

非惟裳必殺之殺去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

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集解朝祭法

故裳用正幅如帷上下齊闊猶今之袞然襞積是今之衣

摺人身要小故於要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要也殺者斜

裁其縫而倒合之使上狹下闊以就要而有縫也殺則無

襞積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集註要上下用深

衣要縫半下語齊倍要用玉藻縫齊倍要語二句互相足

謂要之袂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深衣之

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

惟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於殺自此而外無

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祭之服可見尊尊親親之

心非爲省費而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邢疏吉凶異服也禮

者有哀素之心言哀痛無飾也○南軒張氏曰弔必

變服稱其情也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朝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邢疏詩云二月初吉

謂朝日朝服皮弁服也土冠禮皮弁服素積纁帶素鞶

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

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

愛其禮也○精義范氏曰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

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南軒張氏曰孔子在魯致

仕猶往月朝之朝盡爲臣之恭也○蒙引若不致仕時

則吉月而朝自是常禮焉用詛○條辨此因衣服之制而

類記之致仕之時人多不朝然未有朝而不以朝服者也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

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

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四書通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

此以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

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

但如字僅一見焉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

孔子事也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禮記曲禮乎孟子

齊必有明衣布齊備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陳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 鄉黨

七

課本堂

以備用無所不佩中便含養成才德之義惟居喪不佩去

喪則無所不佩矣按紛帨拭物之中也刀礪小刀及礪石

也小鑄大鑄解大小結象骨爲之金鑄取火於石木

遂所以鑽火瑛發弦者也擇拾也管筆滙遺刀鞞也

非惟裳必殺之殺去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

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集解朝祭法

故裳用正幅如帷上下齊闊猶今之袞然襞積是今之衣

摺人身要小故於要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要也殺者斜

裁其縫而倒合之使上狹下闊以就要而有縫也殺則無

襞積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集註要上下用深

衣要縫半下語齊倍要用玉藻縫齊倍要語二句互相足

謂要之袂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深衣之

用之日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百齊素之心○
論語測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
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而素也致齊素之心也齊何
以變食也潔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
易其心也一其精氣心志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齊乎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語類問變食謂不飲酒而今之致齊者有酒何也日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又日不茹葷是不食五辛○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已哉○義府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亦必變而違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不飲酒不茹葷則又恐精神昏散而戒之亦變食之一節耳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鄉黨 六

常以盡敬精義范氏曰記日齊者必致其精明之道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聖人所以交神明者皆在於此易曰觀盥而不薦亦致潔而已矣變於鬼神在已之誠不在於俎豆牲牲也君子祭則受福無他焉惟其誠而已○係辨日明云日寢云則所以潔其體者不以晝夜殊矣日變食日遷坐則所以謹其食息之間者至矣蓋齊既為齊不齊以致其齊之事在聖人非必有不齊而聖人之心固自必有以致其齊耳四必字宜着眼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

食飯也精馨也說文糲水一斛春九十為馨馨與繫同又矣語類問精馨也日釋名云糲一斛春八斗精米也則精繫與是插教那米白着牛羊與魚之腥而切之為膾按語儀鄭註弄之為言腥也先菴菜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郊特牲孔疏先腥而大謂切之然後報切之報切之切再橫切也又少儀云膾為碎雞兔為完胾皆而切之切蔥若確實諸醢以乘之按牛羊與魚之膾其制亦如是惟細

則蔥確之氣易入而醢醢之味亦易入則食精則能養大者為軒細者為膾此膾之所以宜於細也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韞語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喫飯着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為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相念頭無別思者不知味貧夫講究騎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食饅而餲魚餲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不時不食食饅之食音嗣饅於羹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饅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邢疏孔曰饅餲臭味變爾雅釋饅飯傷熱也字林饅飯傷熱也按饅餲二字前人所說不甚別集註分熱濕貼饅味變貼餲當是始則水火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鄉黨 九

節不調既傷於熱濕是為饅饅又置之非所以致饅失其味饅而且臭是為餲觀本文以而字貫下可見魚爛日飯肉腐日敗邢疏釋器云魚謂之饅肉謂之敗郭注飯內爛也敗臭壞也○春秋公羊傳梁二自云也其自云奈何魚爛而亡也註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且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說文敗毀也兵陣外破日敗肉謂之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言不特饅敗者腐自外入也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言不特饅變亦不食也或不飪烹調生熟之節也生熟雖並言然尤專指魚肉言亦不飪烹調生熟之類或問王制既須烹調則宜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所謂五穀於生者自少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所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不啻於市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食強熟之類○達說失飪是人事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原直食之精膾之細膾者之欲也食饅肉敗以至失飪不時饅渴者之所不擇而夫子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之欲也食饅肉敗以至失飪不時饅渴者之所不擇而夫子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割不正不食之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善於人

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語類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

才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日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不可喫益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不得其醬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醬芥醬之類○醬非如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精義謝氏曰膳食之宜貴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君子之食放焉醃醃之美調以滑甘皆貴和之蓋古人欲心則察而衛生之道則盡矣○雙峯饒氏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鄉黨

三

課本

日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精言有烹時所加之醬如濡雞醃醬濡魚卵醬等類是也按此照那疏分析極清汪純翁交一言醬醃醬等類是也按此照那疏分析極清汪純翁交一言醬之登平俎豆一言醬之調於鼎釜最合但後先不免割置且此就食時言自當以食時所用之醬為主亦宜清出○周禮膳夫凡王之饋皆用百有二十饗註醬謂醃醃也大約古人醃醃鹽梅等類皆謂之醬儀禮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授醃醃公設之註以其為醃本也可見古人於醬極重大約取其相宜其間亦有相制者如內則春宜羔豚膳膏肫一條為羔豚得春氣太盛故膳用休廢之脂膏以節其氣則用醬中亦必有相制意但饒氏謂其不得則有害恐非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亂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

氣勝便帶穀氣穀氣勝便帶元氣元氣充行行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承上說來言肉固不使勝食氣矣惟酒以合歡則不為限

義府惟字

亂所以為盛德之至此間若多作一拆便非所以語聖人○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疑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繼之以為節三字而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以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致洽而已為限量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鄉黨

三

課本

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論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啻康子之藥同意那疏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按註義兩屬自是重不精潔然却則向傷人上故云與不啻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朱子詠薑詩曰薑云能損心此朝徹自註云本草薑味辛微温久服去真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按丙則云黎薑桂又日曆

桂與薑以灑諸上。是蓋為庶羞之所。必用者。夫子之不撤。亦不必有心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按適可而止才適可便自止。聖人自無貪心。不必粘薑食說。慶源補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精義楊氏曰。先王於食有監。所以治未病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於疾而後用。豈則未矣。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鄉黨

三

敦復堂

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南

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非事神之道也。或問。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者。為此耳。精言公胙不宿。固是重君恩。但君胙之來。已在三日內。過此便不可食。故家之祭肉。可少緩。君胙必不可緩也。不宿肉不出三日。照註皆以頒賜言。按此下三節。皆因飲食之節而類記之。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或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也。義府語由人。先發言由已。先發不語。雖人說起。且不自發言。范氏曰。聖人存心與語。不責難有人。同室亦不自發言。精義尹氏曰。食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在口非語。時衰。

靜默非言時。翼註。不語不言。只重存心。不他此皆聖心之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矣。蒙引。食謂正合哺時。非必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所揚疏。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精義楊氏曰。飲食必有祭。飯稻梁。則祭先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疏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君子於一飲食之微。不忘其自況其大者乎。尹氏曰。飲食必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鄉黨

三

敦復堂

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廢敬。或問。瓜之為必何也。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蒙引。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內。矣。必字。為是。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為按禮始諸飲食。綴此條於飲食之節。味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而以禮節之所為。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此性命之理。盡仁孝之物。養身養德。其道蓋莫先於此。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補氏曰。養氣。不以為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蒙引。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不能傷生。故惡其醜。至於失節。則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補氏曰。養氣。不以為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蒙引。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不能傷生。故惡其醜。至於失節。則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精義
曰君子無非正也以其養其外所以養其內也○慶源補
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慶源補
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西書通此曰不正不坐
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
心無不正也○葉氏少藎曰席南嚮北嚮以西方為上東
嚮西嚮以南方為上此以事為正者也按此亦推類言之自
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按此亦推類言之自
是聖人所不待然本處正義只合就尋常居處見得聖
人心安於正雖偶有小不正之物自到不得面前不
必遠說至南嚮北嚮倒席專席與雖小不處意轉屬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五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西

課本

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
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精義范氏曰鄉黨以
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教民睦也故鄉人飲酒無有
早暮惟杖者出斯出矣○義府鄉黨尚齒其飲酒之禮視
杖者以為節斯字重使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道既出而
後又非隨行之道矣○按此飲酒是鄉人合聚飲酒不過
歲時伏臘之常若鄉飲酒禮拜
賓庠門與至隆垂不宜率合

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

儼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
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

戈揚盾帥百獸而時儼以索室逐疫○月令季春命國儼
九門儼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儼以達秋氣季冬命有
司大儼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儼者下阼階東階
及民庶皆得儼也所謂鄉人儼者蓋在此月耳阼階東階
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

誠敬也

精義伊川曰鄉人儼者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
誠則無物天地有厲氣則至誠作威嚴不用其誠豈苟然
哉為之其必有物也故雖鄉人之所為必朝服而立於阼
階亦致其誠敬而已○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儼非大祭
之倫也在常人以為可忽矣孔子以為鄉人為我儼我主
人也可不敬乎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朝
服敬也○義府儼之禮見於周官則王制也故聖人之位朝
服而立於阼階非但欲盡其道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
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厚齋焉氏曰鄉特牲云鄉人禘
其達陽氣故禘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祭因以達
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祭因以達
陽氣也禘雖通稱也儼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
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
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語類問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西

課本

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
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灶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
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日然一室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
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
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
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
何不
變怪○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紹聞編聖人居鄉之事
聖人庸德之行
無微不謹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精義范氏曰人雖在遠有問則
送之以致恭也○語類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
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義府再拜而送非拜使
者拜所問之人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
送則如親見其人矣雖察隔如觀面聖心之誠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

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或問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乃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

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矣

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

理發見極其周審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龜山又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其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薩以與人是在今之

君子蓋常事耳然孔子不以為宜以○此一節記孔子與

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宜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 鄉黨

三

敦復堂

人交之誠意集解上節不以人遠而廢敬於拜送上見其誠下節不以不飲而虛賜於直告上見其誠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

如此邪疏廐焚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或問退朝聞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矣○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不問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義廐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而不問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能及者門人所以謹記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徒我反

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

當以頌賜矣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矣夫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

之至正耳○義廐平日馬不正不坐至此又正之以為禮焉敬之至也食熟物也先嘗之是不敢虛其賜正席以嘗

之是不敢慢其賜不薦與頌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意俱輕只重在如對君上

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義府於先嘗見逮下之仁於薦之見

奉先之孝於畜之見有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而其

義要皆以敬君為重也○按三必字單看排看互看俱有

義在單看者賜以君重也排看者食與腥與生各致其敬也互看者所賜既殊而所處亦異斯以為聖人之時中也

待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 鄉黨

三

敦復堂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

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禮玉藻

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孔疏禮敵者

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

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

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辨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

臣先食備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為先嘗食之

義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孔疏此謂臣侍

君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則既不得為客故不得祭亦不

得嘗蓋則君使膳宰自嘗羞也按此二條言侍食之禮君

若客之則命臣祭臣乃祭於是先飯不敢當客禮也若君

不見客則君祭而臣不祭亦不先飯今夫子侍食君已祭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向南端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致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土是禮也。語類玉藻云居常東戶寢常東首當時自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鄉請社何趾遠見得有隨意向時節。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精義尹氏曰不俟駕急趨命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其國之君至按此與孟子言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鄉黨

以其官召之義別然亦可參。義府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最法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逐敬而後因心而制豈。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徐思曠曰此章書節有禮字在按聖人朝常大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只就君前飲食起居無往不敵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聖人中禮之妙正記者善觀聖人處。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禮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

於我乎殯。按此猶以賓客言若朋友則於義益篤矣。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善觀門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日朋友交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日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鄉黨

祖考同於已親也。孫遊車馬雖重自聖人視之不過財物得通財為朋友之當然無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便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拜其祖考非拜祭肉也按非祭肉不拜只重不拜上日祭肉則拜正以形車馬之不拜也集註敬其祖考同於已親看是說所以拜之故却正說所以非此不拜之故言車馬。此一節記孔子交則他物可知矣賓主須認得分明。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西書通朋友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

須識得他自
然中節處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挽以上車之索也。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綬。又云：僕展

出就車，僕并轡授綬。孔疏：取策，綬衣由右，上取，或綬又云：君

有二：一是正綬，擬君之升；一是副綬，擬僕右之升。故僕振

衣畢，取副綬而升也。并轡授綬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

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綬，授與君合登車也。又云：凡僕人之

禮，必授人綬者，謂為一切僕非但。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

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於此也。交集：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負，綬取或綬以先升

疑重在正立，不容不執。綬，輔氏謂：執綬則不忘有事，非是

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義：正立執綬，一直綬

重在上，蓋人之升車，就不執綬以升，其執綬而未升也

執不立以執之，是立以執綬者，人所同而正立以執綬者

則夫子之所獨然，然執綬便欲升車矣。其

立不過暫時，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三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曲禮：車

疾不妄指，立視五轡，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孔疏：車輪一轉

為轡輪高六尺，圍三徑一，每轡一丈八尺，五轡則九丈矣。

立視雖遠亦不過此，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則不過

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或問：車中之容禮之所以如此

者，為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為其惑人心而成之也。楊氏

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得之矣。范氏知其

非止為惑人則善，而以禮自防，故視必以禮則亦非

所以語聖人也。說：統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

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日容端口容

拱手容恭，說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

言本指愚按讀鄉黨書皆宜作是觀。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

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然，動容周旋自中，于

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升車記初乘時，車中記在車時

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然上節正立

是方升未升時說，約謂執綬已指在車，不但言方升，非是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

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精義明道曰：色斯舉矣，不

處又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

事必詳審也。尹氏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

尹侯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

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

會之間，猶謹肅此況，止久速之際，子貢誦賦所謂：鳳縹

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

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

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侯必待先主

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按：斯矣矣，而後字，然此

都隱藏得時字在裏，只將色字翔字畧一小頓便見。然此

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

者懸空立此二語，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子路之共，雖難

之作，分明為色斯舉矣為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既作

之頃，便是翔方其集也。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及其既

翔，雖聖者亦惡乎知其所以，故首二句，驀然突喝，與下節

正在即離斷續間，使人自會。那疏竟以為此言孔子審去

就未免死於句下，然必云上下有闕文，恐亦非記者微指

曰：山梁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勇反嗅許，又居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 鄉黨 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

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精義明道曰：色斯舉矣，不

處又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

事必詳審也。尹氏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

尹侯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

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

會之間，猶謹肅此況，止久速之際，子貢誦賦所謂：鳳縹

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

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

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侯必待先主

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按：斯矣矣，而後字，然此

都隱藏得時字在裏，只將色字翔字畧一小頓便見。然此

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

者懸空立此二語，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子路之共，雖難

之作，分明為色斯舉矣為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既作

之頃，便是翔方其集也。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及其既

翔，雖聖者亦惡乎知其所以，故首二句，驀然突喝，與下節

正在即離斷續間，使人自會。那疏竟以為此言孔子審去

就未免死於句下，然必云上下有闕文，恐亦非記者微指

曰：山梁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勇反嗅許，又居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

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喫其氣而起此宋那疏殊

之聯語一說耳 晁氏曰石經喫作晏謂雉鳴也到聘君曰喫當作

與是說義畧 愚按如後兩說則其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

必有闕文不可遽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董氏曰共

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喫後晁到註蓋古字如此

若以喫為喫食之喫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喫此以常情

料聖人也夫子平日正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可見容厄於

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謂適足

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

其時春秋以作使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

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泰看。義府時哉不是飲啄得

其味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子路因夫子之歎起而共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一 鄉黨 三十四 課本

立原非有心而維逐長鳴而作故引之以為色舉翔集之

說。說統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

言自歎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

忘雖指顧歎息而飲啄自如所謂至人入鳥不亂行者也

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逝則所謂翔舞而下者耳此

等自有天機存焉不知所以而然門人就日前枯出以明

夫子為聖之時而後人以為淺事也。愚按夫子為聖之

不與明言一篇本自散說來節節藏一時字到此結穴却

沉幾遠害為言便小觀了時字任說得高深玄妙只是黃

無非德盛禮恭從容中道這時字方見得真道得實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稍言前輩後輩蒙引輩字正賦進字不得故集

人物前一番進上下後一番又進註釋以稍言謂之進者天地間

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一 先進 一 課本

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

過於文也精義伊川曰周末文繁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

也。語類禮只是以古人為質彬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先後二句原屬天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
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絕去存傳是也進於禮樂
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於奢僭者固不必言即猶是
禮樂而周旋湯養之聲節奏之調頓覺今昔不同這
是後進於禮樂昔固未嘗也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
昔之仙矣由是羣然一駭指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其
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漸而禮意者亦復為之
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共
和之若此者非但立不住抑且誠不成立不在者見世俗
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處誠不成立者見世俗
俗脈目中固於俗態乍見而驚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
從之當此之時不有人為之力挽風俗日下可勝道哉
條辨君子謂賢士大夫蓋時人崇尚虛文故只有繁文
綽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體統且謂之有學問矣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先進

二 致復堂 課本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
損過以就中也精義明道曰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
質者也故曰君子思時之文變而欲救之以質
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思時之文變而欲救之以質
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愚按文弊則
救之以質此為張江陵先進章程文之所本伊川亦曰言
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蓋亦主質
言似皆與集註就中意微殊然或問云安知當世所謂儉
非昔之所謂中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
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此說最能融
貫程朱兩家之意然莫如照註損過就中為較直截○語
類問孔子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
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
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
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愚按此特推言外意本章從先進
却只主從周之前輩○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商之
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

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
進之云正是厭周未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先進耳○慶源輔
中與從周之言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慶源輔
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狗未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
之所所以轉移其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則至
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按如字是承上作轉就
當下現成所用者而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固無時
無處不用先進禮樂也若以如字作設如之如并以用之
俟得位行道不似夫子現身說
法緊對時人之論而云然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

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語類此說當從
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
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以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爾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先進 三 致復堂 課本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

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精義范氏曰自顏子以下皆
從夫子厄於陳蔡者也有時無

在夫子之門者故曰皆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
政事者有文學者類閔伯牛可以為輔相仲弓可以為諸
侯宰我子貢可以為四方再有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或問德行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

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

者也文學者善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

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
先誠以躬行實造其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
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為游夏所謂文學

固非秉筆學為辭章者充不可以不知也。○語類問四科之別曰德行是管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二件各是一物兒於用者又曰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按集註并目所長正不必論其所短。○紹聞編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耳要看看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行爲本。○說約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按并目所長之故與上皆不及門隱隱神迴氣合至教人因材只於此可。○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見耳非本意。○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一

先進

四

復堂 課本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

實乃深喜之精義范氏曰夫子所與言者皆其未知者則疑而問問則有以起夫子之意而發其言若

子夏之言詩助也顏子無所不知語之則心悅而躬行之

夫子所與同道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語類季先生云

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

枝葉之功。○紹聞編根本有默契處所謂體段已具也顏

子所以未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能

通顏子於聖人所爭心只是聖人只點他這些便與

相輔所以言而無所不說也。○慶源轉氏曰聖人之心義

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

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

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傳習錄道

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一

先進

五

復堂 課本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或問小

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總見其實有是孝也

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中而著外如何曰惟其有孝友

之實積於中則人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慶源轉

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獨於愛或破

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若

而德彰矣。○紹聞編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庭無間言也人

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其孝友鄉黨稱弟也此非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間尚不能保其

無間言况欲人皆信之乎孝友一理孝者心友不能保其

故德之曰孝哉閔子騫。○傳習錄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

按聖人之謙德乃極形聖人之語

意曲折正見其喜憾交集之情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總見其實有是孝也

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中而著外如何曰惟其有孝友

之實積於中則人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

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若

而德彰矣

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其孝友鄉黨稱弟也此非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間尚不能保其

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
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
耳○或問吳氏曰韓詩外傳子焉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
子疾惡子焉以盧花衣之察之欲逐後母子焉曰母在
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
成燕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
或集語者之誤按開子後母事考韓詩外傳無之或問弟
據吳氏之說云兩或亦未之深考即以世所習傳姑載之
○輯註俗傳開子或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
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開子之孝然此
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
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為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愚
按聖人於弟子無稱字之例吳氏以為集語者之誤良然
近有以孝哉開子焉句屬之吳氏以爲集語者之誤良然
亦可通至集註獨取胡氏之說蓋以其文義渾而
該處變意不必明言然亦未嘗不可包括裏許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乘卷十一 先進 六 教復室 課本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此詩衛武公所作使人日誦于其側南容一日三復此
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
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
為異士○語類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
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愚按抑詩中如慎爾出話
無易由言皆教人謹言而此四語尤為警絕蓋以白圭與
斯言對舉則所以珍重斯言者已至矣而且曰白圭之玷
尚不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則其慄慄危懼之心視白圭尤
加慎焉然徒肄業及之亦誰復知其言之有味者南容惟
深有意於謹言故不覺形之於三復子惟灼見其所由三
復故知其定得力於謹言在南容直是全副精神此邦有道
神非耽詩句在夫子亦是全副眼力直透心窩此邦有道
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

篇子謂南容章解之愚按當是前章為斷此章為案○范
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
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設為之難言之
行意即在謹言之中前章集註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
於治朝免禍於亂世故本註亦兼有道無道言之大全饒
氏單主不以輕言妄動取禍非是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
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慶源輔

論語集註本義滙乘卷十一 先進 七 教復室 課本

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胡氏曰記
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問亦然則非
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國君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
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徐辨顏路請子以為之
但請子以為之椁而請子之車則子之無財亦可知固是
溺於情亦以淵之賢而深痛惜之似有不妨加厚之意故
下文夫子以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
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

之列言後謙辭語類謂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

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南軒張

氏曰聖人正大地之情天地之情也雖不可以並視然在

已則子也無悼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

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梓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

得舍車於鯉則亦○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

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棺駟可以

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

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一

先進

八

敦復堂

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

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紹聞編愚按脫駟事

節今日惡夫梯之無從而脫駟尤非聖人氣象胡氏云君

子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意以若於義未安

雖有財不可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

市此以義斷之者也觀伯魚死徒行以爲之梓則夫子

之無他財可知若有他財則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

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爲

梓而不以為嫌聖人一以理爲權衡而不以勉強剛其意

為厚所告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

意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籍義尹氏曰孔子於顏

若天之喪已而重惜之○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遷顏子

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

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言故不謂天喪回而

曰天喪予良可悲也○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

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蒙引從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

曰有慟乎過於傷之意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條避此是猛聽從者之言而不自覺

又是意中畧察故反問之也下非夫人之為慟句

一停頓語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一

先進

九

敦復堂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

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新安陳氏曰觀

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與

○按胡氏以為情性之正乃正見聖人慟回之宜深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潛室

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

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

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蒙引厚葬

兼棺梓說或曰棺梓是殯非葬也此說非死葬之以禮此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語類門入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
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新安陳氏曰蓋
疑辭以請車為尊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堯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精義尹氏曰喪具稱

門人厚葬之非也回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事
其事歎不如堯鯉之得宜也○或問夫子所謂不得視猶
子者乃歎恨之辭又曰深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
○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
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
子之歎哭之而慟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
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兩
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所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先進十

記夫子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無臣而
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
以葬顏子○蒙引此處須以會子易贊來參看蓋聖賢
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語類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
問須識得子路之問為切問○愚按此事鬼知死之問所以皆為切
會得夫子之言乃正所以深告○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
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
死精義范氏曰事人者為臣則忠為子則孝則忠孝可以
死精義范氏曰事人者為臣則忠為子則孝則忠孝可以
事鬼神忠信至誠鬼神饗之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君子

為善惟日不足脩身以俟死非所當問也聖人教人能
盡人道則可以事神能知生則可以知死問死非學之序
故不以告也○或問申之曰學固有死之序故知死之序
其序告之也伊川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之序蓋人
能原始而知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則雖千
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又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
堯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學之心即
之事即生是也要無別理○語類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
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地所賦
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
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事人須是誠敬事
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當
事者事鬼亦然○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
之為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
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問未知生焉知死所以生則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須知道
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理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先進十

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是也○反只是推轉來謂
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
頭之意○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
母活在這裏尚不曾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紹開編
朱子說知生知死處有存吾順事沒吾寧蓋幽明始終初
之意非但知其始終聚散之常理而已

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文集問
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
之異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
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
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
爾矣日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
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
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可見矣○宋
註發明未能焉能語氣一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一見學
之有序不可躐等而有序意較重蓋夫子非泛論人鬼死

生之理是答子路求所以事之知之方也。玩註第一但字轉落。於是分明。○徐辨所謂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者。以事鬼道理只從事人做去。知死道理只從知生知去。方其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矣此所以為無二理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語類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散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精義呂氏曰能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備。知所以生之理則死之理明。蓋通乎晝夜之道則人

鬼無異事。生死為一貫。爾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謝氏曰此夫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也。天下之事雖在八荒之外猶有見聞之驗。獨死與鬼神之情狀從古以來不見以聞。見驗特知者以理考之。故欲知死莫如知生。欲知鬼神莫如知人也。○語類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只是恁地。○東萊呂氏曰子路來問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夫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鬼則必無死之問。觀其問鬼神可以占其未可知也。觀其問死可以占其未可知也。蓋夫子答之曰未可事人焉能事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惑哉。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十一

教復堂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胡浪反。樂音浴。○音義見前篇。

子樂 胡浪反 樂音浴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或問閔如者器深厚。所謂和悅而語者。侃侃則和而足。而剛直則見於和悅而語。用前篇註語。在本章只謂和悅中剛氣自在。非必有所諫諍也。○安集侃侃只是此之問。閔如者微有發露顯若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處。○語類問閔如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侃侃剛直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發。便自恣。有這般氣象。問子純於孝。自然有閔如氣象。○問閔如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有平日自是。值退避底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口四子皆意思大同小異。然此意思亦自在四子者。皆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四子者。承尊易得人於柔。佞卑。語四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蔡氏曰此章當以待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十一

教復堂

依之矣。○蒙引問閔如行行侃侃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挺。一時之英才。故夫子樂得而教育之。異于謹厚循默之。為難其成就。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精義謝氏曰四子之情性不同。皆不害為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進也。何不得其死矣。則聖人以其行行得之於眉睫之間。而知之如是。其審也。然由之不得其死。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語類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問由之死。疑其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談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

委贊之始其事孔悝悝即出公之黨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如衛君待子而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國書)鎮進道貴於剛為其能振振而有為也閉子數人皆剛德也行與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已著行行則純乎剛有矣始而樂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謂慎事者剛也○(家引)孔子此言非相子路也蓋受子路之謂慎事者剛也○有取死之理故特明言使知所戒耳豈願其言之中哉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條辨魯人字含蓄有但脩理葺治便是事所當然為者或易其地或改其規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先進 西 敦復堂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加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禮記)聚斂民傷財只在當下說至崇利聚斂意乃又從改作後推出一層然畢竟以註義為正○(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敷 中音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或謂小註始言仍舊未夾者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然不易之意是一言之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宜而舒徐曲盡又足以感動君大夫之心故夫子稱之不獨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愚按集註當理意較為切實

上句言不妄發正極言其發必當理耳亦不必坐煞平日不言○(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閉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尚言諍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得也一師身分越言則聖人深情愈出贊閔子正以警魯人之彼遂寢清議之所關大矣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或問與已不同所以耳○(愚按)由之瑟丘之門兩兩相形聖人當日正有無礙期許在解此則與下節更非兩意引而進之非擯而斥之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先進 五 敦復堂

北鄙之聲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與也勃焉對為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與已不同也蓋人於音樂最不容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必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門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也○(孫堂)室亦即從上節門字生來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優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其
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
之食為非義之類是亦未入室之驗也四書通正大高
明形容堂字精微之與形容室字精矣未入室是子路
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與亦不八於室是善人未學而
能深入聖人之室者也蒙引問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
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
微之與又如何日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
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
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與所謂室也非是堂一
箇道理室又一箇道理就鼓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
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
於中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
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
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病
是未入室也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舞發然只是一箇子
路故即此一語亦以見其樂云聖人之言隨時變化所
施各當由之委奚為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一 先進 未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
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語類問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
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見上欠工夫日也不獨知見上欠只
二子合下查實是這模樣子張便要將大話蓋將去子
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
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人何所不
容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
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
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
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
又問參也竟以俾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

而規模志向自夫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
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日魯自與不及
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
事欠了些子文集問歷者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
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日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
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
規矩韓語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才有着
落愚按道以中庸為至集註到末節方與提明本節只照
經文平分各還所以尚不
及之故中字自宜尚渾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子貢發口問箇師與商便似隱然有愈師之
愈然則二字語氣固甚急然亦就常情而論才分過底自
是勝於不及底故再與審一審討箇真實下落亦見子貢
善疑善問處莫便道子
貢才質近師硬分軒輊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一 先進 七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
失中則一也優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者以才質
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
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新安
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
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
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
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愚按道以中庸為至
是過不及界分是箇字定盤針知愚賢不肖只大槩言之
固非指子夏為愚不肖然中庸論生稟之異實亦不出此
四種韓語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夫
愚按首節執賢一問尚似兩開故夫子只兩開答到得
師愈一轉子貢之問意在愈師故夫子之答亦意主抑過

猶字只宜順文直下平。○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說不可倒說尤不可。

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執抑

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精義伊川曰中庸不可能

於中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教人惟抑其過而引其

不及。○紹聞權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

商之不及者謂其不及乎中非謂其不及乎師也。此正言

未見得執賢子貢未喻故有師愈之疑而夫子則以道之

所貴者中難以過不及論也。過不及者氣質之偏難以愈

不愈論也。不及之弊易知而高明之失難見。要之其失中

均也。然由師而知裁其過則師未必不可愈於前。由前而

知勉其不及則商未必不可愈於師。今則皆未有以見其

然故難定其孰賢爾。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

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

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或問小註上節是案下

民之志安在。○語類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

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

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或問冉求之失

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

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

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

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

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解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

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

以無能收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

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日然則夫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子昂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徐澹園公曰古之極富者何

不舉他人比並而獨曰季氏富於周公。蓋魯周公之後也

季氏取魯之賦始盡一國之富者其富矣。日富於周公便

見他竊據之罪。此是記者書法。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於眾使人共知之。古人

刑人於市與眾。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猶使門人正

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

使行人正教之於嚴厲之義氣。弟有愛厚之仁意。為孔子

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按惡黨惡句是正旨。愛人無已

是餘。○范氏曰冉有以攻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

云人最怕貧。貧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

下其勇氣。寒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

起。如云可使足民。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

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

又云以仕為急。他日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

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問子善為我辭之

意。便然見得。自然。○蒙引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

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本用田賦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再而問之再而問孔子之言不能諫止又不能去反為之宜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我聚斂附益即不必坐致此事然大槩亦是如此且素有藝名即不必如後人利析秋毫而心計之巧必有非所取而取者此黨惡害民所以見惡於孔子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紘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語類問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實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這合義否曰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一 先進

三

教復堂

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又曰如不徑不實只說安乎無事時節若當有惡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實之說不得如途中遇一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獲四子皆言性之偏本節重在知不足上厚有餘只作反觀語

參也魯

魯鈍也述朱此只就字義詮釋是正旨下俱因他後來得道從鈍字中看出好處要知夫子立言時四子總是一般氣質之偏善變化便能得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道不能變化終是氣質之偏而已語類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

過直是捭得到透徹了左佳不似別人只畧窺見得些小便休今一樣徹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到底捭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捭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魯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語類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

落多不專一。○慶源輔氏曰大抵聰明才辯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造反深也○蒙引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日與柴也愚師也粹並論則分明是魯矣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勉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一 先進

三

教復堂

師也辟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也終是要做好看○愚按儀定命制乎外何嘗不是養其中然須有誠實做箇骨子若但在容止上做工夫令儀令色飾貌矜情此堂堂乎張之所以難與並為仁也

由也嗻且反嗻粗俗也傳稱嗻者謂俗論也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此其所以有率爾之對也俗則少文承此其所以有行行之容也蓋兼言行舉動之弊而言傳稱俗論舉以見例耳

此其所以有率爾之對也俗則少文承此其所以有行行之容也蓋兼言行舉動之弊而言傳稱俗論舉以見例耳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
通者則質而有所不敏粹則文煩瑣則粗俗此皆氣質之
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充也○爾氏曰愚者
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習乎外遺乎
內則誠實不足累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
夫子所以言之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
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功故
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純
者如何用功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吳氏曰此章之
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
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或問空為匱乏其說
舊矣何晏始以為虛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一 先進

先進

三

三

三

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援此已為定解而後來好為新說者每拾前人之唾餘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語類問顏子若不處貧
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語拈出來○又箋問集註言近道又能安貧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或問小註這章書有兩層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下節貨殖自貨殖屢中自屢中自是各項事勿混說集註上節下一又字下節下一然字是上節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也○語類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交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 去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精義伊川曰貨殖便生計較才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一 先進

先進

三

三

三

計較便是 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
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愚按上下節相對照大指如是但不必十分拘泥以本文只兩兩開說首尾錯綜未嘗板對也至有以不受命貨殖對上節末句另說者非是但下節畢竟是一抑一揚黃饒二說似涉全抑為未穩耳○蒙引陳新安謂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與應不必分春註內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在安貧上說亦非兩層也○或曰顏子之貧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乎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一 先進

先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進

雖非若後人之豐財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
 亦無此富矣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
 之理然人品則從此分矣○上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
 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愚按是就他長處欲其以...
 料事之明引歸入道隱隱與庶乎相為適合須識得聖人...
 善誘婆心○或問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夫子嘗問其與回...
 孰愈至此又並稱焉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
 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問性與天道則...
 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
 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
 窮理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
 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
 明亦幸而已其日屢中則不中者多矣愚按子貢才識過...
 人知聞一知二告往知來皆屢中實證不獨左傳所載論...
 執玉高卑可舉以見例也未句雖是美中微有不足然畢...
 竟揚之意為多若一味壓抑不見夫子之稱回夫子嘗...
 以進賜矣慶源於范氏說儘有發明然非本指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閭室○迹前人所做過底...
 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會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
 做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又曰是他資質...
 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
 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會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
 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須是要學方...
 入聖賢之域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
 神地位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問不踐迹何以為...
 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為善問如太...
 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
 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
 入聖人之室○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
 資之美也所以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別有一種道理也不踐迹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非脫落...
 放曠鄙夷不屑之謂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
 不可限量不得僅名之善人矣○愚按註質美而未學兩...
 面夾出一善人就善人現成地分答于張之問取至如何...
 便入室自在言外有云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要入室...
 定須踐迹是欲責成善人之學先抹却善人質美免稱謂...
 迹與室是二是一踐與入是一是二迹字固不宜看壞踐...
 字亦無容深泥以迹論則或踐焉而得亦或踐焉而失非...
 迹之異其所以迹者異也以室論則或由迹而入或不盡...
 由迹而入其所由以入者殊及其既入則室無殊○張子...
 也如此看則善人地分與善人進步可俱得之

○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蹈於惡有諸已也覆稷正子章有諸已之謂信兼由不學...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精義明道曰論篤言之篤厚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取於人者惟言之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范氏曰論篤者言必篤厚也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此君子小人所以難辨也按程子謂觀其行事范氏謂求之於心皆共出觀人要緊作本文是字反照若但論篤之是與則不求之於心不觀其行事可知下面兩者乎都從此一是字生出○剛正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篤論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紹聞編兩乎字見取人不可以此定也君子者乎有德者必有言也召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一也故上云論篤下云色莊互相見也○存疑凡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者故本文論篤只是言註却加貌字不可以言貼論以貌貼色○蒙引色莊只是言偽為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聲一笑皆色也○條統與便是與其為君子即色莊之人亦只是偽為君子以冀人之與也故下兩句語雖平列而意注色莊蓋惟論篤是與便恐為色莊所欺耳觀註硬下不可以言貌取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 卷十一 先進

見自 課本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

稟失之弱不忠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以能不退縮之耳○蒙引冉有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為可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或問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無父兄之意非論其言本末備矣○義府見義不為無就其偏而救之敬夫之言本末備矣○義府見義不為無勇也故欲聞斯行之敬夫之言本末備矣○義府見義不為無之所不足者非勇也恰似多了此一問故夫子抑之曰有父兄在至再求以此問則正夫子所欲告之者矣故許之曰問斯行之此二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在而問之非此一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 卷十一 先進

課本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語類其曰吾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也或問顏子在顏子時人以死何也日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方以死之意則不許以

死在未處難以前乃知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
猜義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伊川曰
今有二人相與行則志難有相死之其致心悉力義所
日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捕虎其致心悉力義所
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顏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
之大者也其可當預定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
也曰父母存不許汝以死則如此義何日有可者遠行捕
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讐
而殺身則亂民也○冠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
以死為重而以不經於死為重○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
則子不在何敢不死其明子不在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
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 先進

天

教復堂 課本

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
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
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
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徐蒞顏子之學幾於聖人必聖人之不死豈有犯匡人之鋒而快死者但偶失在後自不無疑慮之情故夫子一見即曰吾以女為死矣懼其慢喜其來也顏子直答之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之以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聖賢相於微者如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語類問孔門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子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恭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歉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故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輔氏曰季然目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愚按意在抑季然非固輕二子以季氏之私家忽有大臣之品目出於其子弟之口即不必心懷不軌而語言亦無忌之甚矣故特為驚訝其辭使之索然意盡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吾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若出處不審進不以正不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者君若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苟留○輯語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有不可則止句才見以道事君之嚴正才說箇道上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徐蒞着力在道上也世固有必行己志不合則去者然未必其事皆以道也若真能正心誠意自端其本而事君又能陳善閉邪引君當道以不從其欲如此豈有不可而事君又不得箇以道事君勉錄云事君者持箇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箇以道事君之忠焉謂須先有箇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箇不可則止之力量上下句相生相足須識得與諫臣自不同○大臣固以德望言然亦須就職位上看若有其位而無其道雖公孤亦具臣耳○或問小註不從君之欲正對後從之看蓋嚴毅方剛一毫不肯苟且方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看必行己之志是不可根原道字中已具下云可謂具臣則是明言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已具有從之者矣故曰亦不從也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 先進

天

教復堂 課本

亦不從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按具猶供具完具之具說簡具臣固不是直臣他無用然亦所謂學若

若無以異於人者其不能如大臣之以道事君不從君欲可知此乃正答季然之問故下面隨有然則從之一轉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從則止也是不從則止也是不

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為而已○說統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夫子危言以折之可以落奸雄之膽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

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辛

敦復堂

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語類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

日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

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

便當以死守之惟奈邊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看史冊所載篡易之際貪生惜死何所不至○南

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拘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

至從人獄逆者多矣如蒯或劉穆之之徒始從操縱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

下苟一事不道而荷從之咎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困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

也○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况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心豈不磨滅於其真之中乎

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

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

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

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按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故於其問二子而折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辛

敦復堂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賢數叛難治所以特舉之

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叛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按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

厚有餘是其質美知不足是由於未學觀其臨衛難而尚不徑不賣則使之治數叛之邑必非所以全之但臨衛難

是後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按子路亦明知因于羔之未學以飾其使仕之非不服復顧其言之當理否也渠意亦非謂人不宜學但謂必讀書而後為學此則迂儒之見耳有

民人自有治民人之學有社稷之學此則迂儒之見耳有學而必讀書須將何必二字折開看方顯得出強詞奪

理語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同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

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

者幾希矣。爾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

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多識

前可以言無過而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

爲可恃而無教。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樂

有不可勝言者。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

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

仕以爲學乎。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

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語類佞

不是語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一 先進

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不是臨時得話來也。好可見

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

答孔子。故惡其佞。又文集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

謂爲學不必讀書。爾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

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以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

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

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

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

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稱語理屈詞窮而

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或問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胃

子數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神養而

誘掖夫未成之林者。蓋存道矣。豈遠使之從事於人民社

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三

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脩己治人之術

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用此。范氏之說

正不爲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爲卑。而不之

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

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後此因精義揚謝諸

說云。三代而上六經未具。其學有不待讀書者。故取范氏

之說而申論諸說之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反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一 先進

曾皙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蒙引此且教

知教他言。箇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未

按教他言。志意到。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未

其志味。益字。固是。預照。下節。而言。然亦。泛然。開說。不得。

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則不能盡知也。問之者欲觀其自知之何如，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亦所以為教也。存疑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輯語居則曰：吾知也。是揚發其情，不是議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領此，不是笑其無具。愚按則何以哉？正誘之盡言處。蓋謂其必有以而使之。○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蒙引：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為率爾也。愚按：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先進 三 課本

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

上死其長矣。○語類：子路品格甚高，若打得些子過便，是

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

勢難為富，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

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質才展盡，蘊而言也。○

竊問：攝千乘之國，大國也。又言攝乎大國之間，若千乘如

魯衛，大國如齊晉，雖均是侯國，而勢有強弱，受其管束，言

此者以見其有為之難。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益欲

營霸業，恐隣國知之，將害其事。在子路便堂堂然欲去晉

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孟子曰：苟行王政，齊楚雖大，

何畏焉？此孔門之所以著霸業而不道也。師旅，饋餉皆言

其時勢之難為也。由也為之，便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

西蜀一隅之地，處曹操孫權兩強敵之間，卒能以弱為強，以寡敵眾，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如運之掌矣。指

庶若定失，蕭蕭非虛語也。○德與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

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古人三載考績，故由之治

賦求之足，民皆以三年為期。今人設處其地，假之歲月，益

未保其成，敢自許乎？此可以見聖門之實用矣。○精言有

勇尚是氣，上車如秦人，強悍樂於戰鬪，亦是有所自來。故方

才見聖賢家當，非孫吳伎倆，且字明是折重下句。○善政

善教一時并舉，非有此先彼後，而得效必有所自來。故方

疑謂有勇自善政，如方自善教，○而有勇知方，是通節結穴

效節須從千乘之國，一直趕跌，說時勢難為，却自剋期奏

平日胸中有這一副才具，素欲乘時而有為，病痛却在

一聞夫子之問，便自揚眉，目擊口道：毫無不難，直將

有勇知方，說得驚天動地，試看平章風動，堯舜是治功

不讓是全體粗暴，未曾消融，為國必無此雄心，機氣其言

不止言時久從容，非對先生長者之禮也。此處故須窺見

原哂微笑也。○語無字句，暗相開關，當時記者是與求亦二

密莫輕觀過。○語類：求亦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

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先進 三 課本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我求之所以必主名再問者，

適鼓瑟故求必侯問而對也。赤與求同而方六七十里小

點則鼓瑟方希，故夫子亦呼而問之也。

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

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按：方六

五六十恰似承上千乘之國下轉語，故集註謂以子路見

哂故其詞益遜，然亦其才具所辦，只合如此，不獨是謙辭。

會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
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語類想當時也真是去
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浴但古人上已被禱只
是盥濯手足不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
是解衣浴也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本也詠
歌也巴川陽氏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幽風春日
時寒煥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
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物熙熙童冠詠

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為寅月沂水之會點之學
東方解舞雩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

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精義楊氏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一 先進 先達 先達 先達

後鼓瑟希舍瑟而作則點之自適異乎三子者之樂可
見矣此記者所以詳著之也○語類問會點章曰都不待
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
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得之耳只看他鼓瑟亦兩合瑟
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
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得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
細會點見由求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
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
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
所謂天理流行須是先自盡於一心上待後及物則能隨處
而樂如會點只是他先自盡於一心上待後及物則能隨處
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慶源輔氏曰
處不待勉强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隨
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然而若會點則以天資之高而於
此有見焉○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會點所
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會點狂者未必能為聖
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新安陳氏曰此等

句皆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像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
會點胸突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而其所居之意胡氏曰
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胡氏曰
位日用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禘除之事與其朋儕
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
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暫在
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知我則將無所用於
世矣此點所以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異於三子也

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新安陳氏曰此一節又
其言外之妙處不可以尋常訓詁體貼之例求必待學力
進眼界高自然默會○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
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會點不
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
實胃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
凡三次改削然後得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或問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一 先進 先達 先達 先達

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
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聞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
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得已
而發其言焉此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悠然若
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閑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為
何如而非其直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
日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夫莫春之日
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國之勝處
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待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
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其心而論之則固講然天地
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心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
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何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
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

末者其氣象不佻矣精義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
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不在知
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會點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聖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聖

課本

着正可笑耳學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又曰昔吾晉伯兄弟中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語類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概府便自高了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曾點所見乃是太根本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則其流自遠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流則其功止於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於曾點乃云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有間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固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為地今觀三子雖不盡可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再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

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

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語類問夫子令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日用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長辰美景與他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莫春童冠風浴詠歸處此是可樂天理○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勤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

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務語類所載甚繁內與總註互相發者附列總註下學宜參考焉○文集嚴時亨問夫子既語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所欲為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管因是思之為學與為治本末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清神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由可治賦求可為宰亦與賓客言固已深知其材所能辨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止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能解橫在胸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其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為學為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到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德懷相似大抵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為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子會點言志乃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以也孟子謂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孟子之所性即孔子所謂性之樂顏子惟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之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優為之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巳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為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正為他不知平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知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乞與訂正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序已為希遜言之矣○歐陽希遜問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

志之外無三語問答則其無驚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似贊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樂曰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生末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是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而點超然於理趣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有不流於狂也已○石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韞語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歎曰句相照為後文曾點問答張本下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聖 課復堂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

韓語看上文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到此三子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豈老莊門下所能○說統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憲按上節重言字令點之自言也此節重志字見所言皆三子之實有其志也已矣字須重按便是隱然許之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總為與點句印證箇真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哂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憲按口中問哂由意中却證與點才見得曾皙深心與夫子開示微指若專向哂由由辯論語言都少味矣有

謂點言原非驀然道着饒承夫子與之更何須作此印證不知點雖已見大意然於聖人分上亦未便遽到得心相照當日喟然之興定有未盡釋然者第惜其印證總不離三子而未嘗善問以發聖人之蘊發其所得止於狂若并謂無須探詳恐於曾皙地分非看得太高定是太淺或問小註云謝上蔡論可使南面而問伯子與歎曾點而問三子意同此言最是妙會可破俗解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或問小註三子者出以下不讓總是為其言說耳為國以禮對不讓看禮字才見針線密處夫子哂其言因他不達為國道理然其意蓋亦許其能也總是應上與點之意○交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發有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先進 聖 課復堂

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日理而曰禮者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有不揜而失於狂與曰得之○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臣臣父父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愚按議者禮之實為國以禮禮字內含讓字此句自該得廣下云其言不讓只就言上看便見得是小疵此集註所以云特哂其不遜固無碍於許其能也但太說明則難為後文再問地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無貶詞蓋亦許之難語未兩節問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己印證

推敲三子也又曰兩節問答之旨對與點看不對由看夫子所語皆實許其為那之才非許求赤之謙足為國也恩按語由即是與點反照與點由並無二意一徹則皆徹但語氣畢竟從由通下而意思却注在與點若竟不對由看則與點亦無從體會矣細味註意當自辨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犬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亦許之之詞或問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詞固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按三節連下三許字隱對與點消息分明○說統夫子特謂由言之不讓而點疑是不讓為那故以求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課本

問然只說求亦是為那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此於由之疑類明析但謂點始釋然正恐終未釋然耳蓋彼胸中所疑自在由與點交關處由之故易明與點之故難徹竊謂此處是留下一重未了○程子曰公家以待心領神會者得之徒解說不濟事○程子曰此伊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

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語類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

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註兩載之○稱義范氏曰夫子教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人也故使門弟子各言其志視其所學而所以及天下從可知焉夫子謂子路治賦冉有為宰公西華與賓客言蓋三子之志與其所學未嘗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稱之是以三子之對不出如夫子所言也至如管仲夫子所謂任地任者進

取志於大道故治國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皆得其所國又曰明道語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其有不洽者哉

此所謂狂也語類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所以貴乎格物格物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時便得合不著這處更有甚私意求自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得合不著這處更有甚私意求自是安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會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又日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能舒暢如此會點情思又好是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能舒暢如此會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一 先進

課本

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意○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於事為之未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難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此所謂大本所謂忠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

志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所以未免為狂○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

甚感合○交集會點一段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祖流由本到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日行有不掩便是會點實未做得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所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富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庶幾足自俱到無所欠缺橫渠先生云心要放去要緊察正謂此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

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語類問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禮氣象曰二子只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那高地下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化而樂興焉底自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會得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曰以夫子為來

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曾點狂者也未必能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

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語類問如程子之說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日此一段惟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源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堯舜事業不過以此為之而已

大意語類他是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又曰曾點見處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門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志趣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

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一日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推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按語類論此頗詳從大全本志其畧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克勝

也如語類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德曰治字後了且

了他又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已謂身之私欲也

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已謂身之私欲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二顏淵

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鼻之欲

皆因已而有故謂之私蒙引分言之則有三者若單舉耳

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稟之偏是偏箇甚麼人我

忌克是忌箇甚麼故下文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

復反也輔氏曰反猶歸也如禮者天理之節文也需類所

禮而不謂之理者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

文教人有準則處又集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

所當皆天理也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為仁者所以全其心

節文耳又曰說復禮即說得着實為仁者所以全其心

之德也語類克己復禮為仁猶謂之相似與為仁由己之

由已則為益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

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語類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

克己如水流也顏淵曰克己復禮則莫我敢過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塞

仁乃水流也克己復禮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須禮則外別

則禮自復因說克己或曰若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

有存誠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

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刻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

二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

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

認識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箇克字譬如相殺相

似定要克勝得他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

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

決擇而用力也日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待其發

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亦須致其精

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又日學者靜時要體認得親切

動時要別白得分明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

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人欲一節且如不是天理

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未

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

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

二分禮未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

能如尺便復得這一分明曰便是如此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

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曰便是如此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

禮是事事皆落腔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

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按以上數條皆言克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 謂之無已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聖人之教所以克已者... 禮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已之後必復於禮矣後為仁若... 尺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後立而後行此已私也克已... 已私則不容僣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戶如齊方合禮也... 故克已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 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己去私言之便克已... 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 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入他規矩... 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一入他規矩... 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僣傲倚是已而有知... 僣傲倚倚為已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 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苟未必盡是私意亦有... 也按以上數條言克已又須復禮非意重復禮。問先生向... 所作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 復禮之功是如何日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

三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克已固無處復禮不到得復禮仍算不得克已。諸說絕非... 而岐。語類問克已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 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此語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 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勉齋黃氏曰。心之全... 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皆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 則言禮而非仁在其中。皆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 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 平事也。復歸於禮。則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 事皆合乎天理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 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語類問一... 禮曰。呂氏說得兩句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 一日真箇能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 得若一日之內。事皆仁。安得天下之人。不以此為仁。又曰。一... 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事。皆仁。安得天下之人。不以此為仁。又曰。一... 恁地。器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 道是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 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明若下。不克已復禮。天下不... 歸仁。問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如何使天下歸仁。曰。若... 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此理之在。那無怨。一邦無... 怨。在家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邦無怨。一邦無怨。一邦無... 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無怨。一邦無怨。一邦無怨。一邦無... 告之。天下皆與之。度內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 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 在我。爾爾。吾之度內。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 猶云。私爾。吾之度內。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 莫不在吾仁中。未是。謂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仁。稱。之。也... 歸仁。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辭。耳。人。稱。不... 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效。自。下。之。如。食。而。飽。飲。而。醉。亦... 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語。見。於。論。語。者。二。日。用。力... 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其。成。功。之。日... 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 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

四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卷十二

顏淵

五

課本

歸仁。愚按此條大指自不辯然或問小註云一日二字勿
 作成功看蓋一日克復則皆與其仁一日不克復則皆不
 與其仁方合甚速意語類中亦有云只是一日用其力之
 意如此則又似不宜硬主成力竊謂顏子本領與凡為學
 者不同一日用力為初學言一日克復為顏子言此處自
 須還顏子地分。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
 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燄點雲乾道也又
 曰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作改
 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
 未純一之問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
 克已極微之曰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
 別故先儒謂之乾道憲按識得一日是極至之一日即以
 為用功亦可然畢竟是成功分數居多故語類云須是積
 工夫到這裏又言為仁由已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
 此定論也

之在我而無難也。語類克已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
 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又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卷十二 顏淵 五 課本
 曰克已工夫是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要關
 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為仁
 由已而由人乎哉。潛室陳氏曰此語是趨促顏子當下
 便勇猛用功不可只顧人面商量為之在我而已我能一
 日勇猛直捷掃去已私復還天理即仁便歸我顏子是陽
 明燥性人故說得此語餘子領不去。愚按集註持下無
 難字見得要克便由我克要復便由我復何難之有正日
 是緊對顏子直下承當語氣他人便不免聞而愕眙
 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
 矣。新安陳氏曰此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
 日事克已復禮有幾多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
 工夫在須日用功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
 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
 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語類問程先生說是
 如何曰惟其事事皆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卷十二

顏淵

六

課本

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
 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
 無一事亦不若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
 天下歸仁又曰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許顏子此是
 微言自可意會如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邦家無
 怨告之。或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
 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體則耳目口體之
 敬而人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
 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其身則耳目口體之
 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蓋無所不至矣
 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
 已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自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
 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
 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
 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我仁者
 乎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
 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仁者

出平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
 如管仲仲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
 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為獨
 切而詳盡耳。語類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
 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上用力曰此章聖人只是要他克
 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
 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前後
 反覆只說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語類問
 這四箇字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
 氣質之性否日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
 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
 者故云然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矣

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不能克已復禮者

只為不知其孰為禮孰為非禮則聞克復之際已判然矣

惟顏子素於博文約禮上用功而於理欲之際已判然矣

不復有疑於克復之間直欲便下手做故請其條目然

復禮禮字即約我以禮之禮本章正是約禮工夫當是博

文已徹故於理欲判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

然直請力行之目

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語類說文謂勿字

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才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

去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日主在勿字上才覺非禮意

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乃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

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四書通此章

緊要在勿字收集註與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

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七 課本 敦復堂

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愚按勿字意已在

節克字中此特與明揭出耳本節所重在視聽言動四

者為克復工夫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

夫實落條件

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類問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

非禮勿視聽言動日亦須是聽得是禮與非禮問

夫却易視聽言動日亦須是聽得是禮與非禮問

過目便過乎自家不可有愛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

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愛聽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

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聽日視聽與見聞不

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日從平聲矣

心受與不受也按此條勿字更動得終

已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

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按語類云非禮勿

復禮言動亦然然本文不日視聽言動必於禮而日非

禮勿視聽言動論文法則舉單見雙而論夫子當年

得索性克去則四勿工夫可見顏子原只在克已上着九到

復禮自不待言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

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按然

至明力有以勝之含至健直以為已任便是與上文為仁

由已兩心相照處輯語請目請事象是從四件上札定

硬索做工夫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處或問禮為

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

足以及之矣四者之用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為者皆

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

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止焉則已之

動乎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

也內外交道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

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怨之間而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八 課本 敦復堂

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

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是謂由乎中而應乎外這

養其中這自家做工夫處○文集由乎中而應乎外是

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任言其理之如此耳

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

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如視聽二箴云

心兮本虛秉彙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全在制

之於外則聽言動於外而禮復於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

在外勿視聽言動於外而禮復於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

弊病工夫體用都在○按程子云制外養中是以身心對

言則視聽言動俱屬於外若細分之則視聽自外入言動

自內出再細分之則視爲自內而引出外聽爲自外而引

入內總之視聽言動皆身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

而勿在心故爲內外交進

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顏淵九

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精義伊川曰人之

視則所講開眼便錯下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葉氏

且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

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

以視爲準則○語類操之有要視爲之則只是人之視聽

言動視聽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

於前方有非禮之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

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其聽箴曰人有秉彙本乎

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

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問

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該

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彙本乎天性道理

本自在這裏却因視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

說○四書通眼在靜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

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

日知誘物化遂亡其正也○蔽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耳之聽在內故箴在內著知止有定乃可爾其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直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與戎出奸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

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欬哉訓辭語類上四句是就

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下云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

病痛○愚按傷易則誕二句是對上發禁躁妄而言已肆物

忤二句是對上吉凶榮辱惟其所召而言前一層是就心

上謹後一層是謹於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接物未二語總收

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語類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

於外不可不守二者須兼到又曰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

公且道動箴那句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日更連從欲則危

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

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

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按此似作兩般人說然思爲只

就一人合看更密○覽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

與人為一片子。愚按有時忘了他。是不能察其幾也。有時與為一片。是不能致其決也。故語類又曰。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四書通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從四箇非字說。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從四箇勿字說。纂疏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為人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真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語類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二顏淵 十一 敦復堂 課本堂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精義伊。真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萌。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開。邪存其誠。而不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庶幾焉。楊氏曰。敬以守之。恕以行之。仁在其中矣。語類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己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看聖人言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此閑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

體用兼備。曰是如自家身上。常是待事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四書通。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廣此心。出去。居業錄。敬則此心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或問。脩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如其效。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為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語類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後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閉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文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未至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此兩句。又便綴着箇無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二顏淵 十一 敦復堂 課本堂

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開用心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法。出來。到這裏方在中間也。問。緣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才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或問。弟于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程子曰。孔子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足是對而記之也。○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語類此舉敬之極致。而言或曰。且出門使民。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唯謹獨便是守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唯謹獨便是守之法。語類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二

顏淵

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二

南

三

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精義伊川曰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出門使民者事也非是因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猶之接物以誠人皆曰誠者蓋是人素來誠也非因接物方有此誠也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是語類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乾道者順道一遵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

出門使民如上策變如自治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鄭子書說得好鄭書云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故告以敬恕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已可克是也學者為仁須如謝氏所謂於性偏難克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言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特守得那心定後說出

發益其德之一端也語類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特守得那心定後說出

詭低徊想像而出則下意自
在兩蓋中而仍隱合不露。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

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語類

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詎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

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自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

存得道理在這裏。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

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

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詎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

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

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

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

強閉之而不出也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

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自知道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二類淵 五

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

似都不曾見得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

說了。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

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

不敢胡亂做者必不詘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若獨謂仁之難

問仁者之言無不詘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若獨謂仁之難

為而後難於言則是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

易言之其難於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

易言之其難於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

易言之其難於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

易言之其難於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

易言之其難於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

易言之其難於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

易言之其難於言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

可以得源挾但詎其言心便收攝在按此乃楊氏曰觀此

夫子親切指示之意莫但看作言外一層。程子曰雖為司馬

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

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

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

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

故其告之如此語類這是司馬牛身上有病

雖有高大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

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二類淵 五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

之體象如此非專為處兄弟之患而然。不憂不懼與上

章其言也詎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工夫致

此之所以然。愚按君子二字亦宜頓住兩不字徐徐想

像而出與下節兩何字相照。方見成德自然體

象或云兩不字甚有力此正落司馬氏見地矣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扶夫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

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

為易而忽之也語類不憂不懼牛將謂是塊然頭然不必

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

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

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

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

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

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七

敬復堂

懼不來。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或問小註由共平日所為光明正大。內省於心無一毫之疚。病是以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夫何憂何懼。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註中平曰所為在內省前一層。聖人說得恁認真。是便見君子之全德。隱然自見於言外。本節只是申明上意。又集有憂何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朱註發明上章為之難。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說是解言。詁之所以為仁者。故註提心常存。畫出仁者本心。此章內省不疚。二句不特解憂懼之所以無是。解無憂懼之所以為君子。故註補平日所為無愧於心。畫出君子本心。如此看方與牛之再問對切。○蒙引內省不疚。則為難。憂懼之心亦自釋矣。夫子固不為此發。然亦在其中。所以為聖人之言。○輯語司馬多言而驟。夫子與言存留。值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即為之難。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於上章為之難。能補出心常存。

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道箇內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由平日內省在。○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松陽講義強為排遣者。當憂而無憂。可憂者將日生當懼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而無忌憚者之所為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為。仰不愧。俯不怍。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利害可聽。非必不憂。自無可憂。非必不懼。自無可懼。此即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非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而其教之也至矣。但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學者當思平日所為。何以能無愧於心耳。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或問司馬牛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常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願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精義謝氏曰命自其所稟言。天自其所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富貴在天。非我所能。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子夏之意。只說死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顏淵

六

敬復堂

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同稟於有生之初。或問告之以此者。欲其知此而有以安之耳。○蒙引子夏述此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非以牛憂桓魋之將死。而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慶源輔氏曰願謂不嘍。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得義伊川曰。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謝氏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二

顏淵

九

課本 敦復堂

恭敬之心以遊世又何患焉四海之內皆兄弟豈信以為
 若若已之兄弟也哉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語類問敬
 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
 又勉以修身故兩盡其道○蔡疏若安於命而不修己是
 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
 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問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
 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輯
 語為憂德人開釋易落躓途家言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
 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
 以聖賢相責不是一味付之數運者此即所以立命格天
 也○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教恭子夏欲以寬牛之
 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語類子夏
 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說統大抵司馬牛處兄弟之閒決有未盡處子夏此言
 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雖原不是欲牛把自已兄
 弟舍置了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箇恭敬雖四
 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尚可親况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
 從自已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愚按君子敬而無失四
 句是開說所以廣牛之意也到末句仍收合自己兄弟見
 疎者可感豈親者反不可格君子但患不能敬而無失但
 患不能恭而有禮何患乎無兄弟乃正對首節我獨亡之
 憂而責以修其在我何等剴切如此看似於語意為得緊
 粘四海皆兄弟一直看下去○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
 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圖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
 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語類莊蔭反
 蘇路反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二

顏淵

十

課本 敦復堂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
 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
 也愬愬已之冤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
 見故激以切已利害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
 之言曰膚受之愬○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
 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
 發之暴矣○語類語是謂人是不得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
 愬是愬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
 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便
 說人要殺益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雙峯饒氏曰浸潤
 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迫切一緩一急後則不暇覺急
 則不暇語一要覺一要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
 諒下乃以一察字包之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
 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或問謂為毀人之行愬為伸已之冤
 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二者之相
 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語
 類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
 贊之○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
 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
 却來瞞我不得○蘇氏曰諛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監迫
 者蓋一有所聞而念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
 旋踵而得其情矣按一有所聞句似只說得愬一邊○鄭
 氏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諛愬者使其
 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之以漸雖智
 者或不察也○援入之以漸句似只說得譖一邊○高伯宗
 辨譖論其畧曰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
 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嘗之
 未必吾之從也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揚為不知其人
 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揚為不知其人
 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揚為不知其人

也則觸其所忌反... 德之而母以發其... 言因所樂論而泛... 以不察也何也無... 情狀如照膽鏡... 則心存所把持而... 可感○存疑不蔽... 於近則明之遠矣... 之於我此非其心... 明又曰遠非明外... 正即其不蔽於近... 本體言則為明自... 贊語 此亦必因子... 丁寧之意云 語... 然○雙峯饒氏曰... 生慙○輯語子張...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類淵 三

為務外好高者其... 此二端最是極近... 明之遠正指點于... 張反求於近耳 ○... 者不行焉有不待... 行然後謂之明而... 明蒙引註云遠則... 遠惟明與聽德惟... 章是只就明上見... 時照物取辦此明... ○子貢問政子曰... 言倉廩實而武備... 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

或問制其田里薄... 廩實而足食矣此... 武備飭而足於兵... 詐離叛之心所謂... 食足兵而後民信... 字便是在人心不... 緊以民信繫於足... 着猶然後宰亦是... 足兵民便信之故... 語類為較密也然... 始行教化也蓋通... 兵食之外亦運於... 既足故本文民信... 不得已之隙以究... 不列為三者則問... 子貢曰必不得已...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類淵 三

言食足而信孚則... 僅薦至欲奔城而... 兩全欲存兵須令... 不令民出粟兵又... 一○或問兵之可... 其長如子弟之衛... 楚之堅甲利兵矣... 陽講義所謂去兵... 未暇補戈矛車甲... 謂非裁之謂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顏淵

三

復堂 課本

自立語類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日是民自不立民
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問民如何是不立日有信
棄其君子其父各自求生路矣不若死之為安 朱子曰
安字極
 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或問食之可去何也日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
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
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其民
無食而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
心而善民俗春可得而言矣存疑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二者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人與我為守然城中之食已
盡如欲得食必須棄信棄城然信不可棄也欲存信保城
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必當去其一曰去食者蓋生我
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而食可去也如張
巡許遠之守睢陽是也○精義揚氏曰民不立則傾危之
俗成而亂亡無日矣雖有粟焉得而食諸故食可去而信
不可去夫寧死以存信非善學者其孰能疑而問之○宛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顏淵 三 復堂 課本
 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程子曰
 義理之輕重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
 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
 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
 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
 而可棄也山金氏曰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信之矣乃
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其極然細玩之國
家為政於此三者自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
信字則兼本效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
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信於民即在足食足兵之中
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
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於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
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問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顏淵

三

復堂 課本

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存使一日
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死
生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不為為無信雖有食百兵
且不相為用况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為鳥驚獸駭相戕相
噬者幾希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韞語此是聖賢直窮
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次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二者
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關一不得必不得已即
指三者勢不能全就其中且專料理那兩件故日何先到
第二個一發必云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日寧可去食
以見信之策但道理只存此耳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
必得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見聖賢於義理界上分明
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見聖賢於義理界上分明
按國家為政合下總是非為民首節民信之矣末節民無信
不立人但知全章關鍵在兩信字不知主腦尤在兩民字
信者民之所持以立苟無信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國足食
足兵固為民計即去兵去食亦是有民計此正自古聖賢
扶危大手莫作腐頭巾呆語看○只看集註為政者當身
率其民一語此中自有大本領大經濟在○下二節子貢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二 顏淵 三 復堂 課本
 商所先夫子示所去示所去正重所先也集註以人情而
 言以民德而言兩層最道得徹一切處處變之說盡該
 括裏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病時人文勝故為此言說統子成提出君
世風全在君子身上玩而已矣何以為語氣直
德漸絕按下節子貢亦即就他君子字折之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
 又惜其失言也語類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固益說
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日若作一句說
則惜乎二字無着落按惜乎字直注未似方有着落觀註

惜其失言至末方倒然出然失言之所以可憐處却正以其有君子維持世道之意而然使其言無關輕重則亦不足惜矣如此看方見夫子之說君子也七字未嘗不買入借乎二字中但歸宿處則在不及吾耳○或謂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弃禮喪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大而力正之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

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精義侯氏曰文質猶天

未有獨立者也文不可無亦不可勝起居坐作進退威儀

皆文也專以文為事則不可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賁之象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若獨質而

無交則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何以別諸故曰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運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

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

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

質之相等蓋如此○上二句是泛言文質之不可偏廢

下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慶源輔氏曰皮質則質也毛

質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

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質則盡去其文獨

存其質耳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

不可以辨矣○語通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

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

大夫小人謂野人兼德位言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

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

矣或問何以言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謂偏矣子

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

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五

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
除了毛畢竟自別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
並不以文見卑卑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
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按此二條皆發明總註之
義然就本文立論則自當以子貢駁子成為主於文質
不可相無之中用本末輕重意稍稍幹旋當亦自無語病
作三樣看於本文畢竟添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厚齊馮氏曰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彘連年用兵於邾

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條莠年饑則不但

君之用不足即民之用亦不足集註解用為國用者以下

吾猶不足之吾字知之也解足用在於加賦者以下二猶

不足之言知之也哀公口中說如之何意中自已有

箇如之何之法矣問於有若特欲借一言以贊其成耳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五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

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

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

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

取其一自此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

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

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徹也明是時魯亦行

耳盍徹者只勸公減賦與孟子兼要制法不謂又曰先王

定徹法原將國用通局計算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五

用始患不足但取愈多則愈終不濟事故孟徹之言正
是勸公節用朱子揣摩時勢方說得節用二字於今人止
講薄取不講要節用覺得有若果似迂闊愚拙固如是
但註云欲公節用以厚民欲字尚虛自是照末節說本節
只合云先王何以行徹而用自足今人何以不行徹而用
轉不如此請仍行徹留下文問答地○輯語這公稅敵只
是加稅於餘敵敵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
時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
之意輯語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為吾
字是哀公語中病根若有若揣知公
意故對詞直下百姓字以破其癥結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 卷十二 顏淵 七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
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精義侯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足則君足矣故哀公問年饑
焉孰與為不足哉若困民以自足則非足也○或問君之
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其不足者民
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
一體不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說以為民足則無人與君
以不足則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恐非文勢之所安抑其言
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意也○語類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就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
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語類未有府庫財非其
紹開編華易范氏曰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
必徹而後可也此語深得所以裕用之意夫徹法行則
征斂有藝費出有經此所以君民俱足也後惟徹法不行
故公私交困有子告哀公以行徹法其意深且切矣哀公

不喻而以二猶不足為言然後君子為之深言君民一體
之義使知百姓之足即君之足百姓之不足即君之不足
若以用不足而加賦則愈急而民愈貧君將誰與為足
天二孰與字意溫厚而語有含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猶
言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猶言人反
裘而負薪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也○輯語
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
徹有若答行徹正所以為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
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
姓故有若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絕非老生迂濶
而遠○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
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或問洪氏以為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
其說如何日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日然則雖徹而何
補於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 卷十二 顏淵 七

大夫制皆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
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按此正
與楊氏之說相發明而節用厚民意即隱攝其中楊氏所
謂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即節用之道非必加意儉嗇
以為節也○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
君之富也後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黃
以二猶不足而徹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
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孟徹之當務而不
為迂乎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未是圖也有若欲行
迂而圖未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
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未流之弊愈
求諸末不至於覆亡
不止古今一律耳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或問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語類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下主字須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箇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基本徙義又是進德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蓋二者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徐辨未合義者須遷到那義上去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无

敦復堂課本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或問此其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感也句內却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只是一箇人在此我愛之便至欲其生我惡之便至欲其死已是惑了乃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造化

生死之極雖吾子奪而反覆不能自定其為中情則豈非蔽錮之深。義府子張問崇德辨惑只是要高要明知在何處尋誅故夫子告以近裏善已之言崇德如築臺須從實地做起而加以培益之功辨惑如徹籬須先知其所為蔽處以造化生死之權若惟我主張又恣其頭倒總一愛惡之私情所致說是惑也不待辨而自辨矣此等語皆是於子張頂門上加鍼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語類如舊說則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无

敦復堂課本

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齊也今只得如此說。○慶源輔氏

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

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杅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或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彞倫為先彞倫不敘則節目躡繁亦無以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彞倫所為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

人道之經政事之本○厚齋馬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若則臣臣若則父父若則子子若則父父子若則子簡字一氣念亦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

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閒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語類問當日陳氏厚施於國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堅冰至亦未如之何也○紹聞編君君臣臣父子子自入春秋如晉獻之強桓文之霸失德處皆在此則語匡時之切務誠無出夫子此語者矣晏子論陳氏之亂曰惟禮可以已之視夫子之言孰得其要哉夫君失其柄其來有漸收之有道若網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二 顏淵 三 課本 敬復堂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精義范氏曰景公之時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告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堯舜亦如此而已夫禍莫大於知過而不能改景公知齊之將亂而坐以待之此善善而不能不用惡惡而不能去郭公所以亡也○或問景公審能

悅夫子之言而釋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語類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得老也○雙峯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矣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滄兩辭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說統折字當作折服之折不可作折斷之折片言折獄者謂出言方半而訟者之獄遂有以折服之無人敢爭飾以求逞也只是狀其不費辭說底意思又曰言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片言可以折獄見非以言折之也以心折之也○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能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述忠信明決四字朱子融會下節以立言不可豫選惡按忠信明決是可以用二字骨子與下節隱隱相涵○輯語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實乎片言才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片言可折身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揣擬夫子可以之意此須於兩節交接頭領會無宿諾亦非有實事總是極意形容從子路全身體會而此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或問宿諾之說以宿為豫

言之者兩字本自劃開不得。既曰居之則忠自不待言
所慮者倦耳。既曰行也。其不容於倦可知。所慮者不以忠
耳。此最聖人用意密處。時解因欲對付上講。原已在居
專說向裏不思。既有居之無倦句。忠字根原已在居
內。及其發之於事。則以忠自合。緊貼行上講。原已在居
如是。及行出政求。却不如是。非苟且求成。固粉飾為
治。都是不能表其裏。故語類云。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
此。事不實。實去。做。到。此。直。須。實。實。見。諸。行。事。非。仍。慮。心
有。不。實。但。事。有。不。實。即。心。有。不。實。耳。而。蒙。引。反。謂。語。類。云
云。却。重。在。外。此。記。者。之。誤。其。意。蓋。欲。一。味。鞭。辟。向。裏。竟。以
忘。却。上。文。已。有。居。之。一。面。後。○程子曰。張少仁無誠心
來。時。文。大。率。模。糊。病。皆。坐。此。

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新安陳氏曰。政以治
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
○輯語。子張所少。只在誠字。卷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
夫子之所以答之者。立誠之目也。○尹氏曰。倦最害事。若
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下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二 顏淵 善 課復堂

卷則雖居家至
小事也不能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四書通誘掖以迎之於未成
際。存疑以獎勵屬。既成或曰既成而獎勵似不及下。曰今
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詆毀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焉
得為不及。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
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
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為惡。小人存心本薄。故待人亦薄。
而惟恐人之為善。君子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

人之趨於善。小人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
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
樂也。如人之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獎勵之。惟欲其美
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
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
人之不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
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規諫撻
○鄭氏曰。善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規諫撻
黃氏曰。小人成之惡。猶己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善。也。
不成人之美。則成其惡。由成其善。也。○四書讀美惡
之。成。一。觀。於。其。所。成。而。美。惡。所。由。成。一。肖。於。其。德。獨。為
○輯語。磁鐵相引。水火相違。誠也。章中兩人之字。最著眼
人之美。則其惡亦何與。事而一為之。欲一為之。厥此不
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與。是。從。心。苗。中。出。來。○君子小
委。心。好。惡。本。自。不。同。倘。類。相。與。違。迥。因。緣。布。衣
委。心。無。不。如。是。不。必。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二 顏淵 善 課復堂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精義范氏曰天下之政
未有已不正而能正物者也。揚雄曰政之本身也。身正則
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猶之表正則影
無不正也。且虛說政之正。萬邦君相。天下之表也。○集解。政
者正也。且虛說政之正。萬邦君相。天下之表也。○集解。政
先正已而後正人。○條辨。曰子帥以正。二句方是就康子身
上說。是正人之本。○條辨。曰子帥以正。二句方是就康子身
正。便有整齊嚴肅意。就敢。○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
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
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

能也。或問小註此以當時之事言夫子却說得合而不露令康子深體味之可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稿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稱義

曰介甫云俗之所榮罰之所不能止俗之所貶賞之所不
能談故君子無為也疑身以善俗而巳楊氏曰欲民不為
盜在不欲而巳欲民之不欲以身先之而已或問此章
之意謂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不自為
盜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儆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
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
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
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或
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或
語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
貧為盜固是有此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三

課本堂

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為盜也苟
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欲便誨盜
不欲便感化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
語意自直截分明

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奪嫡事見春秋傳厚齋馬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

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或問編盜與季氏
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患寡
四分公室未以為足納宮僕御庶其苦辛夷邪黑胙諸叛
人使曲阜之下幾為盜藪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
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於竊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馮於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或問此章之

康子以為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矣或問此章之
令之施南軒張氏曰為上者志存乎殺則固已失長人
之本矣鳥能禁止其惡哉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
間則民將率從至善如風之所吹其就有不從者然則民
之所以未從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按或問云未及政教
法令南軒謂發見於政教之暇看來說箇欲善定不是空
空徒欲亦必有流行發見之處但其間感應神速如下文
風草云云雖有政教亦無須大故施為緊繫對針
殺無道以就有道只一轉念間而仁暴之機天地懸隔
以或問為得其神論理則宜參用南軒說義府康子才
說箇殺字孔子便說箇善字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
孔子便欲化惡人以為善人吳氏所謂康子殺心如火夫
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上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三

課本堂

一作尚加也偃仆也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
分誼言非性分之德也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
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儼率
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愚按論理勢固
如此然上文承欲善民善說下語意自在率民以善故有
風草之喻至率以惡必偃只借作一反照可耳子欲善
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順速易效

○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語類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
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下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
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厚齋馬氏曰康子三
問雖未必一時之謬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曰
其身而求之我此章發口特揭子為政三字尤極森嚴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按達只是道行無不得。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亦是預透下意。以立言是達字正。義子張初未見及此。只因圖問一箇遠其意以為既名爲。耳。自不可以不達。但不知何如斯可謂之達。耳。意只在外間通達與問行是一般意見。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按達必有所以達達在外而所以達者却在內。子張不問何以能達而問何如斯可謂之達。便只問得外一面。故直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頭一嚮不覺和盤托出矣。○說統一章精神全在這一句。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堯

課本

言名譽著聞也。按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口中問達。認聞處即是達也。故一經夫子反詰便自應聲如響。可見他平日全副精神都倒在名譽上。聞與達只是隨口舉似。而已。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是語類問聞達之別。曰達。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底。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傲這模樣。按此二條亦是須透下意。○襄府達由中。出聞自外入。二者字義固自不同。而內外人已誠偽判焉。○說統一聞一達。當下啜飲兩邊無可躲閃。是痛棒。○下

文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句啜起。處須看眼。按此正對針。子張隨口舉似。夫子與之深明疑。似辨黑白而定一尊。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

內不求人知之事。語類問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主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卻是詳細。收斂工夫。○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飾。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按質是無華飾。直是無詐偽。一誠字。足以蔽之。○蒙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爲。但凡言動不朴實底。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爲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雙峯饒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堯

課本

氏曰質直是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質直又要合義。○語類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子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如此。周編詳密。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編詳密。○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行。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將法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爲學。須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紹聞。獨質直好。義。是在。已。事。到。接。物。時。又。須。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在。已。是。非。慮。常。在。下。人。而。不。顧。人。之。信。受。與。否。便。是。失。照。管。不。盡。人。自。謂。已。合。宜。而。不。顧。人。之。信。受。與。否。便。是。失。照。管。也。○慮。以下。人。有。時。而。忘。非。下。人。也。故。以。早。以。自。牧。釋。之。卑。即。下。人。自。牧。謂。恒。以。此。自。養。也。○子。張。務。外。好。高。自。質。直。至。下。人。者。義。其。所。不。足。○條。遊。質。直。之。氣。象。現。於。外。而。質。直。之。本。在。內。義。之。宜。見。於。外。而。好。之。心。在。內。人。之。言。動。舉。止。在。

外而慮之之謙退謹密則在內故曰皆自脩於內○其解
觀察就接物言惟恐已有不是處下人就處已言是而不
自以為是也○韋語此三句雖為問達而四字語與下二
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
意按於語勢為轉而其理自與兩必達相貫正所謂德字
於人而行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無不得也○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呂氏曰德字於人者必達獨行求名者必聞○謂德達是
躬行實踐收歛近真只微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
則德脩於己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此是在邦在家必
達之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質方能達又日達
是做得去○或問其在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
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
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
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去行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聖 課復堂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
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語類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日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
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
說○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了裏面填不足
恩按所謂堂堂乎張難與並為仁正坐此○不惟是虛有
受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
行違也○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歛近裏底聞者是簡
做作底專務放出外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
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歛不得只
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於退則連前高都壞只得大拍頭
居之不疑此其所以為虛而無實行也○世上有此等人
專以大意氣加人正是于張病痛處又日子張只去聞處
着力聖人此語正申其膏肓貫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

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問與鄉原如何日却不同那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使其色
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慶源輔氏曰使其色
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見其專務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
為是而無所忌憚則見其專務之心夫名生於實則各亦
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
日衰矣二者雖若相戾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各
譽者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
日色取說得淵凡發出處皆疑是色又日求名之人
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韋語
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
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恩按其所以必聞在此其所
亦正在此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
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
抵為名為各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程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聖 課復堂

日今市井間卷人却不為各止為利學者志於名而足矣
其心惟恐人不知韓退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
餘厥聞四馳大率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不急於
人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
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尹氏日子張之學病在乎不
汲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尹氏日子張之學病在乎不
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
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日故問崇德脩慝辨惑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
之猶安慝氏且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
之根也○蒙引脩慝亦謹獨克己之事也蓋其惡未形
方匿於心而有以去之則永拔其根矣○崇德謹於為善
也修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其所蔽者而徹之也○

徐辨運自是三件各項問夫子亦是三件各項答○精義
楊氏曰問於孔子者多有未記其問之所也而此獨著
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
也或問此亦足以發明言外之意但以爲自今觀之可以
見其如此則可若以爲記言
之人本有此意恐亦未必然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已○蒙引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
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爲已○
徐辨善只是善其切於爲已若謂善其遊於舞雩而問則
此三者雖不遊舞雩而問亦切問也
愚按理固如是然亦竟脫從遊不得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二 顏淵

聖

課本堂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富爲而不計其功則德
日積而不自知矣○語類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
與這上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
更無他岐才分成就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分精
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
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則德何緣不崇又日正如
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功則德何緣不崇又日正如
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顧之心職必勝矣○今人做事未
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
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
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
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聖前一條就處事上說
此條就居心說尤爲正本清源對針焚遲近利意尤關切
○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焚遲近利意尤關切
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有計較功利得
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

較之心便是欲便這裏○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
人欲便這裏○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
○慶源輔氏曰爲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爲事之始
而遠欲計其功焉則其利心也○利心一萌則大本已失
盈易酒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必爲所富爲而不
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
而不自知也○○解語只先後處便是崇崇是工夫不是成
效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精義謝氏曰
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者也○攻已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
者也故隱以是脩○語類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
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
心便粗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
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才有心去攻人之惡則
於已之惡便止他而不暇攻治矣○○吳因之曰無攻人之
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慝者用力拏住須先認得
惡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二 顏淵

聖

課本堂

曲隱微渾無頭緒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
起此方按伏彼又跳出來方苦主弱而容○雖欲攻人自是
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已也○按惡之爲跡
顯而隱向微然見以爲微則必至於顯○然苟視爲緩則夫
子以爲惡攻之爲勢急而脩似緩○然苟視爲緩則夫
必候所急故遲方間何以脩而夫子語之專所攻一朝
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
矣○精義揚氏曰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屢
戒也○或問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
戒其惑於忿怒各因其有是失而警之○慶源輔氏曰人
本無惑惟爲忿怒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益忿心之
發易矣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
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
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
恨○樊遲遲遲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香於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

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隱不脩感物而易

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

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

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語類文振說樊遲問仁一節先

人何故但用告而不用告之體文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用即是體中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顏淵 聖 課本 敦復堂

流此也○愚按本節語勢固是兩問兩答劃然平分故論

常體只各宜開說不必兩相照顧方留得後文地步然細

玩下文一路相承之脈竊謂宜以首重問答截住而以次

重問答作不了勢蓋此處樊遲先問仁而後問知夫子既

日愛人而又日知人語勢自別若板板差排覺得下文未達緣由

不見分曉故宜以側卸為得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

相悖爾語類文振說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

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愚按此亦言

其槩耳細思樊遲此時非必兩項互勘只於愛人之下

復聞知人一語不覺心中打鵲遂於心上微一沉吟

看出遲非有言也故夫子微揣其意於知人下隨接舉命錯在云云而遲乃并疑其因問知而發也一路問答情由全要在此處着眼

子曰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

相悖而反相為用矣語類曾吉甫說得奸惡直錯諸枉便

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固有知

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是不論直與枉一

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頒放得箇仁聖人只

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

所以為聖人之言○輯語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

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疑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知原從

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仁

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遲之疑在知中推

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

論或謂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

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

今樊遲編參也○知以成仁其妙只在使字見得使

知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愚按但言仁知合一尚

是圖吞棗須識得上一截舉錯是知而所以舉錯之故

原是仁下一截使枉者直是仁裏面有知而究其用則知

成仁其始知由仁出此為仁裏面有知而究其用則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顏淵 聖 課本 敦復堂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通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之理徐思曠曰註語極分曉人多混專為知者之事解

之理鄉也問知對下富哉言平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氏曰子夏曰富哉言平一言而兼仁知也舉直而民遠於

不仁能使枉者直也按此正與遲問兩意相對照而民遠於

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

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蔽有兩層病根則

會理會得夫子已融入問仁一併開釋故將其未達處未

作兩截俱坐入問知中不覺又添出一重疑障耳解此則

下面子夏富哉之數即謂通舜湯往事而

言亦無不可蓋疑則俱疑微則俱微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二 顏淵 聖 敦復堂 課本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存疑是以夫子之言為專言知

亦即其能使枉者直之言而知之也○精言歎其不止言知

知是就言中見得道理包含無盡原不曾曉得當日所問

是知不止是知也此只歎詞非辨詞○愚按此非子夏有

心被他專為言知之疑只歎想子言而退之疑已可漸釋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皇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

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輯語樊遲只說問知子

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且借舜湯做

簡影子指點活潑發地○與錯難兩件然舉即是錯按枉

上加箇諸字即此節眾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

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

流以惡為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為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

知順故此重在舉邊○徐摯選只見得舉直錯枉是一番

事使枉者直又是一個事如何才舉錯便能使得所以見

得夫子皆以為知之舉益有可疑子夏惟告以選於眾舉

舉陶伊尹則已不用於舉直之外更有一番錯枉之事而

枉已錯矣則又何用於舉直錯枉之外更有一番能使之

事而後枉者直乎只現成不仁者自遠則所謂能使枉者

直已在舉直錯枉之中而知足成仁之理顯矣○愚按

子夏指點得數之神全在兩字與上富哉言乎神迴氣

通非必存心發覆也○精義楊氏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而獨曰舉皇陶而巳○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

不仁者遠其在茲乎○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

矣○語類選疑二者相反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能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

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分別便自能知人夫于以愛人論仁知人論知正是此意

樊遲於愛人二字已分曉下所未達者在知人夫子知其

疑知之妨於愛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曉之樊遲終

不明白所以退問子夏云樊遲未達原在知人一處認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二 顏淵 聖 敦復堂 課本

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分別便自能知人夫于以愛人論仁知人論知正是此意

樊遲於愛人二字已分曉下所未達者在知人夫子知其

疑知之妨於愛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曉之樊遲終

不明白所以退問子夏云樊遲未達原在知人一處認

不提起知人二字子夏則知此二句所包者大故歎其言

之富而舉舜湯之事以明之○新安陳氏曰選於眾而舉

皇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

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于之語已包于夏之意

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

弗知弗措者與○愚按益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是

從子夏語意中體會而得必謂因本文不仁者遠與仁字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

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精言伊訓曰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顏淵 兗 課復堂 語類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先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問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悅而樂於聽從之謂也○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非道也○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在我者猶未盡欲盡善內外皆兼到○愚按註分兩段味本文忠告一讀則上截自有兩層看來忠告在通身主誠子謂誠有餘而不足朱子謂誠意通在未言之先可見忠本不困告而然善道箇甚麼故合善道看內外兼盡此忠也即通下

截不可則止者始終善全亦全此忠也○上截說友以輔仁下截說友以義合人但見註中義字不見合字便似不可則止一言不合割席終身下截看得不妖則上截輔仁亦何煩如許鄭重須知上截固為合下不以數而見疏亦是合子貢本自問友字分兩截看來正恰還一箇友字分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精義楊氏

詳說之所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輔仁按此於詞理俱順伊氏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按此於語句為倒而於意理却順須善會之范氏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之夫莫大於朋友講習焉仁之為道也大必以友輔之而成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為益也○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業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

力於行則學脩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交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按此亦與法與尹氏同○蒙引君子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故曰則道益明不但益字須如此看且於本文為順不然是以友講學非以文會友矣而所會之友入各有善吾則取其善以輔吾仁此其所以相觀而善而德日進也○紹興編此二語意實相貫蓋以文會友者正欲以友輔仁也友所以輔仁會友講學正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而有輔仁之益不然講何事學何事耶○愚按集註講學取善則然分兩限兩對待於理學何事耶○愚按味本文語勢以友字作中間樞紐絕非對舉平分則以文為緣起而以輔仁為歸宿如尹氏說非對舉平分則以文為緣起而以輔仁為歸宿如尹氏說非對舉平分則以文為緣起而以輔仁為歸宿如尹氏說

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

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先是

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

勤課農桑之類○勞之以事亦須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

入必是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

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畝畝與他勾當方得○存疑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三子路

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故註云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此是根

本切要道理古先帝王皆如是漢唐宋之治不能如古正

少此耳民事語類以循行勸課說極是饒氏兼師役言恐

未是師役是官府之裏非民事也此與孟子依道使民稍

異依道使民乃是官府之事去使民○義府子依道使民稍

最剛勇任事底人夫子何又以先勞教之蓋惟其剛勇是

一味任才氣做去不免條章約束上責人處過多而於自

責處畧下故直約之使從自己身上做起○不令而行雖勤

不怨此為政所以貴於先

之勞之也非言其效也

讀益曰無倦無古本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精義張

政必身為之倡且不要其勞又益之以不倦按語類云此

是三節事本此揚氏曰以身先民者常勤始而怠終故請

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敢篤子是二者前

已○寬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

則其勇銳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教其勇躁之失

也○西書通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

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義府問勇者既喜於有為

如何又易得倦曰喜於有為只是箇意氣程子云這

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所不為只是箇意氣程子云這

輯語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才講無倦只

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

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

虧欠只為他問見他病根在此才問如斯而已乎便

知他做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才請益使知他先

勞必做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才請益使知他先

問政氣甚盛子曰先之勞之語甚簡請益心甚弱子曰無

倦意甚恬愚按先勞才兩言耳此子路所以見少也既不

思說箇先之之中不勝先說箇勞之也○不勝勞且既不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三子路

先之之後又有先既已勞之後又有勞直是無窮盡無

了期自非無倦如何能辦得故子路請益方欲求多於先

勞之外夫子告以無倦但使自盡於先勞之中○上節集

註兩凡字最有義味每見粗心人直云一二端大是鹵莽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

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紹聞編夫子意蓋云先

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不益之益也按兩番

答辭皆言簡而意足能使躁心人瞿然思爽然失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

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精義伊川曰先有司付與有司也

用人則逸自用則勞逸則有功勞則無功元首叢脞

卑以為戒政為政之道當先有司○蒙引宰之所屬有典

財穀者有與賦者有典禮制者凡事過失誤也大者於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

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慶源輔氏曰虞書云宥過無大而今曰赦小過故集註賢此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之說蓋悉為天下所治者廣且論其大體故可以宥過無大仲弓為宰所治者欲須極其詳細若人之誤無大小皆從寬宥則於事或有害而無以警其怠忽惟於小者赦之則刑不濫及而人心悅矣此亦時中也且有宥者寬之而已亦未必盡除其罪也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新安陳氏曰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優以異數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濶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使矣○紹開編語類云凡為政隨其大小各有司存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三

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蓋必如此然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故已不勞而事畢舉聖人之言上下皆通小則宰一邑大則堯舜之得人以任衆職垂拱而天下治亦是道也大小過誤常不免欲一切以法繩之則下無全人矣惟是大小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其餘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此句繫言不專指有司蘇氏謂惟庸人與奸人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尸杜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入出矣此以三句申言雖非本意然其言亦有未也宰得自舉其有司兩漢之制守令亦得自辟用其吏掾屬之類故聖人於此教仲弓以舉賢才賢有德者才有能亦不拘於一邑但據吾所知者皆得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三句聖人所以教仲弓以為政之道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然用言外推說則可認作正意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先有司則可責成事於下救小過則不求備於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季氏幸而已○晁氏曰是時魯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

皆季之為也仲弓正平季氏正平魯君則其為治也何有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未可赦獨患賢才之不知仲弓真可以南面哉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

舍士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紹開編

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聖人教以舉其所已知者於已付其所未知者於人蓋賢才之在天下固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其為道也亦隘矣爾但舉爾之所知爾盡其在己者而已爾所不知人必有知之其肯舍而不舉乎人各舉其所知又何必慮程子曰人各親其親賢才之廣而不能盡知不能盡舉也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四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或問程子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不獨舉其所知也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也○語類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司禮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也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如仲弓之言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同心推賢人盡響應後又可以成登羣策可以舉舉豈必士盡我知恩自我出嗚呼大矣○韓語體大則其用大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三 子路

五

教復堂

聖人只半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於之體
便存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
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得此意○稽言盡知盡舉不
欲野有遺賢仲弓之意未嘗不大但止從自己一人起見
不必有恩自己出意就他處焉知賢才欲使天下賢才
之知與舉皆由於我○此便覺氣量狹小使是私了
李德裕欲薦柳公權後因薦不由已遂左遷之此皆心不
廣大之故程子謂一心可以喪邦正謂此也然亦推其義
如此耳勿將仲弓本意說壞○饒氏說以天下之耳目為
耳目是矣○香來未免猶有私心○是問人知人舉不
知舉亦下公責任爾知爾舉不問人知人舉不
必由爾聖人語言氣象何等大道為公豈必藉他人作耳
日即時解說機說倡其為私小更不待言○愚按上節在裏
下特因仲弓有焉知之問而申其說程子大小公
私之義須通前後看乃澈不獨舉賢才一節也 ○范氏
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

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九天下
乎按集註到底仍自各開說可見三句各是一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蒙引出公無矣孔子必不仕之不仕固以為可以仕而仕之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為將仕衛故問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語類問靈公既逐蒯瞶公子鄆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瞶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瞶而後為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三 子路

六

教復堂

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蒯瞶來爭必矣○必也正名乎
孔子若仕衛必生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不當立
亦不當立當去其輒別立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不當立
聖人出時必去其輒別立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不當立
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瞶以事情論之晉
人正主蒯瞶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
合如此聖人出來須自能晉自做如何得曰造理自是
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
事可惜聖人做不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與千條萬目
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問
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出公從蒯瞶否曰聖人
行真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
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
在學者尤宜用力而不能與聖人乎○問夫子得政於衛須
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
○齊氏曰祖非爾也而爾之父非爾也而爾之無父論理
非君也而君之名不正孰大於是○輯語正名只論理

子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夫
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
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蒙引馬政必卷正名此子路所
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未可便道孔子不是子路乃徑以
為迂故孔子責之○闕如與率兩相反既不率爾妄對則
必考究其所以然之理闕如謂
此心闕然非闕之而不問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

不成精義伊川曰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

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投始得却教

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就衛論之輒子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子路七課本

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倒乖亂禮樂如何會與刑

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新

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各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各實

名實各則名不正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實字於各字

最緊切○淺說各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協乎天理之正

下不當乎人心之公稱之者為通詞當之者有愧色既說

不去如何行得去○蒙引各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

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中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

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故刑罰不中語類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

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譬如影

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事不成是說那事做不

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子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樂

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得齊齊整整有欠

序便是禮無那乖手底意思便是樂又曰凡事須要節之

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

無序不和如此則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或問謝

楊氏以為禮樂不興則無教而廉耻和睦之風衰故刑罰

不中非也此方自為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

然後主於民而言耳蓋但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

下之事皆無序而不和而其施之刑罰必無自而能中也

○莫氏曰此禮樂非五帛鐘鼓之謂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

後和之謂也各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

何由而起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

刑罰者實過則溢利及小人和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蒙其

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子路八課本

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

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說統子路以正名為迂

看得名是虛底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

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見得正名為政兩兩相關非正

名不能為政欲為政必先正名

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蒙引名之必可

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只是言各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

發言即稱名之言○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各不正則言

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為政必須正名

非迂也○紹聞編事有根本理有開要一念差則其餘皆

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各分之大豈可苟哉備

國之人以蒯賸得罪出奔而輒嬭孫富立遂至不父其父
而爾其祖此所謂荷也及蒯賸來爭遂至以兵拒父陷成
大惡原初始父子之哀心何嘗泯滅只緣不能辨義正
名於先荷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荷故夫子因路問為政
奚先而答之曰必也正名蓋以爲事莫先於此也而子路
反迂之意以夫子得政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而先
欲理會人父子之問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而先
理之所在其確然不易有如夫子之言者子路特未之
審思爾○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則無不正之名言之必可
行也則無不順之言無不戒之事禮樂自此與刑罰自此
中民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此不苟之效也蓋名實相須未
有失之於其名而能得之於其實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
有壞之於其本而能敬之於其終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
所苟而已矣苟字對正字必可言必可行兩必字正微必
也正○胡氏曰衛世子蒯賸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十三 子路 九

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
乃立蒯賸之子輒以拒蒯賸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
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賸遇
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殺太子蓋之謂
載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顧乃殺之速曰諾
乃朝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
而走曰蒯賸將殺子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
黨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郢侯公曰予無子將立汝
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收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
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太子於
戚夫蒯賸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
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元必將
其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
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語類問胡氏之說只
是論孔子爲政正名

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既爲之臣而爲政則
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此而無父之人若輒有意
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他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
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况孔子子若輒不
能然則孔子矣不爲之臣矣○蒯賸與輒若有一人識道
理各相避讓去了今蒯賸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
者當何如後世議者皆以爲當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
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爲政則必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按郢而立之斯爲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
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蒯賸於戚稱世子者謂其
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
類此○交集問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
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
若事出公不過與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
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讓也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
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熹嘗問替輿殺人事先生曰
蒯賸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
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十三 子路 十

仁何怨之有嘉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
謂蒯賸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
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
君臣之義當拒蒯賸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
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
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可
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
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爲蒯賸之來諸大夫當任其責
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
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大夫以拒父而陰幸
天其父於人子之心掩耳盜鐘爲罪愈大又云遽然與師以
脅其父於人子之心掩耳盜鐘爲罪愈大又云遽然與師以
於先君而不當立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雖已不與謀
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
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論之便有此病似是
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
自始至終自表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

見其他方 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軌

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軌

之食為非義也 語類子路只見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

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問如此是他當初任衛便不是

日然○紹開編再有問夫子為衛君子貢人質於夫子而

出曰夫子不為則夫子之夾不仕於衛明矣及子路問衛

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但據正理以答曰必也正名

乎是時衛之名不正乃其膏肓之病未易救藥然使夫子

果得柄於衛亦只有此一着為先可則行不可去爾此

處放過則他無可為者朱子謂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所以

不可不正之故而衛事之可預與不可預衛君之

不可仕與不可仕在子路可以自喻而惜乎不能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 卷十三 子路 土 課復室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語類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

君民並耕之說之類按此條須看之類字謂遲當亦如許

行自有一種說話耳非謂亦為神農之言也○役智力於

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

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闕之已婉拒之矣○說統不如

非不及也只是不似意如云吾儒之學術別有在與老農

老圃不相似云爾學字須與提起看○愚按老農即合下

包孕五字中所以曉遲者已至未節特因其遽出或未喻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此小

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

南軒謂孟子所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本此愚按

彼以體統言此以學業言須辨○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

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灌室陳氏曰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稼 居丈反焉於處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

蓋各以其類而應也 慶源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

者非大人之德其就之○蒙引此教以學大人之事是

未仕時說語按此即孟子大人之事備矣意○說統夫子

把三上字與小人對說見得士君子自有一種大學問若

只在自已身上幹辦便自小自全要大人經世大學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 卷十三 子路 土 課復室

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顯奴失去○若說

壯行有待猶是空談得仕隱合一處方是聖賢學問○輯

語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

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說下面三句才是說功

效○紹開編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三好字三莫敢不字要

玩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

如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之禮便見禮義信不出於義

素而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好禮好義好信正見禮義

信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言笑貌襲取一時敬服

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心於為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

此可見大人之道非有風教為主為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

有為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好禮好義好信本吾心

而心之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蓋此以心感則彼

合簿書期會上討得來底故禮義信必本之於好禮織纒

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精義范氏曰君子治其本則不洽

其未謀其大則不謀其小故禮義

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詞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那疏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其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木不係於金係於所以示之何如爾○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蒙引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困勉錄今固不可少標準却全在自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楚時衰亂政亦

相似故夫子歎之蘇氏曰按世家是時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存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子路

五

國野死之君故議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又曰衛之政父子不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或問小註此等意在夫子口中要渾然不露按集註哀亂字所該自應○精義伊川曰言兄弟者以其相似也○說統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為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按一歎中自無此等意只就兄弟家傷今思古言有盡而意無窮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

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系其心語類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

何也曰公子所為正合道理給好處常人為居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

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也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按為居室只借此一節言文集云居室猶言處家事○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備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而

不非賢而能之子此可為姑室之法○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禮世祿之家多枯後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新

安陳氏曰由合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

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蒙引合者初奏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

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三有字指室中百凡器血用度而言

○人但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

惟知足故能循序而有節也○說統苟者猶俗云將就歇

底話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愚按三箇字從

公子荆意言之間歷歷形容正夫子所為嘖嘖稱善○義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子路

五

六

庭類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耳公子荆始有時便道苟合心已足了更不求完美特其世祿之家又此樽節日引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公子荆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故夫子○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

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

之則吝心生○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內註朱子之說則

該備矣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曾氏曰：孟子云：雞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始謂是與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爲常談而置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義府：此見聖人萬物一體，康濟之心無時而忘。故見衛民之庶，不覺發歎。今人一膜之外，痛癢不相關。庶不庶有何交涉。○韜：庶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列。無舊德而思振興，有美有刺，有聖有悲。下文兩問，何加富之教。○說：統想夫子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口。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按：民食邦本，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三

子路

七

課本

爲民。天生之蕃在庶，而民之所以得遂，夫蕃其生者，即在富。故富本不足以盡爲治之道，而就庶而言，則不可不急加之。以富。此夫子之所以因問而答也。○述：朱田如，一夫授田百畝，里如一夫授宅五畝，有田出穀粟，則不饑。有里出桑麻，則不寒。二者是開財源之事，薄賦則省兵役，薄斂是輕征稅。二者是節民力，節民財之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語類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食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輯：語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實不同。上既字

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身。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集：既富之緊，既庶之緊，皆先從反面透出。加字緣出庶何以必須富。以庶則難富。庶亦易富。庶尤不可不富。故既庶則加之以富。富何以必須教。以富則難教。富亦易教。富尤不可不教。故既富則加之以教。要皆既庶後所不可緩。在設施固自有序。然聖賢仁天下之心，自是一齊。都到又曰庶在民。富之教之全在上。富不在上，則對者必操奇贏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爭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教愈多而俗愈敗。○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矣。須看聖人用兩字完。○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闡焉。明帝尊

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

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三

子路

六

課本

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紹：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寄以三事，謂蕃其生，制其產，復其性也。周禮：重民數，孟子謂民不致聚矣。後世亦以生齒繁，衍戶口，增倍爲養民之教。爲吏課之最此庶矣哉。之歎。夫子因適需而有感也。既庶矣，須有以富之。既富矣，須有以教之。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庶富教三者，君師兼盡之事。王道之全也。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如漢之文明，唐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爲既庶且富者。教則安在哉。明帝太宗，僅修學校之彌文而已。何補於風俗之衰。盛民德之澆。淳益由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爲教在身。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此教之實也。是故三代而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治與教分。師道在下，如孔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道絕無。上下之所從事者，皆不出其補文而已。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

成也用之暮月者也堯舜之道三王之政舉而措之天下

無難故暮月而已可也雖聖人亦必三年乃有成功三年

計成功之時也故唐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則大比乃可以

蓋若數一二矣夫豈患其難哉暮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

占而乎其設施之序固已前定也語類聖人爲政一年之

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

行民服○暮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

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說紀綱布置必三年方

可有成也○爾軒張氏曰暮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

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暮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東陽許氏曰暮月而可謂與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

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已可謂是治法立有成謂治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子路

行○葉氏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

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

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兩莒豚弗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

其是三年之久哉○困勉錄先儒謂暮月三年等語俱當想

入三年不得三年中事攬入暮月之意蓋當時亦有用人

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按此語亦不必泥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

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

乎其近之矣語類問集註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

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成說聖人便

得如此自是能使善人興善人自不陷於刑辟如文景地後

來海內庶富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

也便有效如陳太邱卓魯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聖人

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新來動斯和善人定是未能到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子路

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

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致此效處如

人論功效亦是大大槩如此可見聖人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

何何必較他優劣按此可見聖人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

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上之刑殺可去也○或問

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所以可去殺○經

聞編相繼而久謂繼世而善力之透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

相與相繼而久謂繼世而善力之透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

厚幾致刑措爲有此氣象兩故曰庶乎近之○義府康節

上聲去

如饒氏云微寓不足之意便與末句神氣不合但須說得有分寸耳○輯語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神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味不盡猶聞大息之聲

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按此即暗含下章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身之仁而信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主

誠復堂

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紹開繩或問蓋以明德新民之極致而言固有此理然謂必如此而後可以言仁則恐成康亦未易當也故集註只云仁謂教化浹也語自有斟酌蓋論仁則固是天然流行無一物不體論天下大勢則教化既浹如一氣周流斯天下之仁矣按此只以大段言極得 ○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備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衛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痠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格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西朔南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政治之仁○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之深仁政盡廢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不至於死也○四書通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微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集解此仁字與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之仁不同元氣

周流旁皇周浹上下通為一心內外合為一體而融如盎如更無不徹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故無論世無王者無望於仁即世有王者亦必俟重熙累洽然後可語於仁○或仁如有字乃逆從仁字實地想此非懸空想望之詞○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

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按有成只說得化行仁乃化浹此以見集註下字之精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精義楊氏曰有規矩而後方員不欺未有無規矩而能正其方員者也○或問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發也○義府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此章言正人所該者廣前章言令所正者下人而已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主

誠復堂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蒙引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亦朝也家臣之與大夫自是主臣馮厚齋謂朝即僭禮之稱非是且此是記者之疑不是冉有語何可接此作晏晚也蒙引謂遲也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

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

言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或問：或者以為此季氏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孔子為不知者而微諷以正之。如何曰：此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存而考之，可也。按此說似為未子所不取。後更訂集註時，乃仍用此說。可見朱子之心，甚虛學與時俱進。今之足已而護前者，可愧也。○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唐書魏徵傳：太宗文德皇后既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墜獻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獻陵。太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宗母陵也。蒙引：天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賜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望是昭陵，乃賜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其所以正魏徵欲太宗不當望昭陵而望獻陵大畧同也。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魏徵國政不當議於私，冉有亦恬然不以為怪。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恬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集註正名分之意，便是作春秋心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或問：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

○蒙引：定公問一言與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亦必由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分，有無限好事，有無限坏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憲按：定公以一言問，夫子以一言對，關鍵處正在兩邊首尾回環。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按：人言只是君臣平舉，着兩為字，見得惟須至下節始見在本節，只微分主輔可耳。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精義：務為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則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幾乎大禹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舜之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而從，亦為是而已。○西山真氏曰：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以克艱之，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敢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蒙引：上節人言君臣平舉，夫子却單撥為君難，折醒知字此正所謂一言也。集註戰兢臨履無一事敢忽，全是知字中實際，不是空空一知。凡一切興邦之事，與其可以興邦之理，莫非知難所致。然却因此一言而然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翼註惟言莫違正自言為君可樂

註中一他字便明○係難唯字與他字暗對一唯字中有包却無數可樂之事而不樂者專其樂於予言莫違也者極其樂於予言莫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

日詔未有不喪邦者也語類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核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子路子路

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公劉好貨
太下好色之類○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只是平無些子
高低滑一言便能與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與邦
喪邦亦不可又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
違猶自可故又分兩段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
分毫有偏○說統以唯言莫違為樂只是一味喜臣下奉
承有不計其言之善否者故夫子把兩路相形出來跌重
在不善上如其善二句不過引起之詞不亦善乎語意如
云猶之可也○特畧作縱步須識得是為樂莫予違
者說法則縱處皆極○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
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己之人為可畏
三子之徒庶其少憐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
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
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與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待之惟其言而莫予
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

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說統邦之興喪

肆固矣然章內兩為君子是滿概兩人之言曰是眼目見

得德之為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
以聽人主之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與邦底機括主
心自待其樂便是喪邦底機括其與其喪全在為之者何
如耳與人言有何干涉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著落愚按
兩不可若是其幾如此看固得但兩不幾乎却都是因人
言作一轉關方是對定公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二語本精義謝氏○需糊問夫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子路子路

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大次第公
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
論矣○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
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
效如此乃所謂政也○蒙引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
者之說非偶說也必有以致其說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
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說
來之效耶○尹孔昭曰近說而遠不來恐涉於驕虞之私
遠來而近不說恐涉於塵聲之附合遠然必近者說而後
近皆載政而行合說來皆以政為驗
遠者來也需義范氏曰欲遠者來必自近始葉公之治止
於一縣諸侯治一國天子治天下其為政一也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近說遠來之道也援或問云夫
子所以告葉公者當如謝氏之說范益其餘意耳○家語
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葉公問政子曰
政在說近而來遠援此論於楚為切然只人樂說較薄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著

葛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

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稱義范氏曰子夏之

則求易成見小利則圖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

致天下之大利故不見小利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止

亦不可一日而或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可已則無不達

矣見小利以為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途如天地之利萬

物無有不利大喜豈有不成者哉謝氏曰與四時俱者無

近功祈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

無見大之理○齊軒張氏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

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狗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

害大事不達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達為其可

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愈

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子路

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

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存疑為

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一

二日就要到必敝車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

註中急遽無序句意向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大自期

俟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

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免於餓寒畧敏敢不大為喜便

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止小康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

不成○係並病根是欲字地字不好若謂速則不達豈當

速者而亦遲之乎若謂小利則大事不成豈當小事而盡

○疑問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為政大病痛豈惟

為政凡人莫不犯此二着才敏一事要速成便求小利

其究也草率疎畧中間不勝其抵牾而無窮事業○程子

竟阻於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達之說也

日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

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故各以切已之事故告之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教子夏

以來為政者皆未免

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

欲速見小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按直躬謂直身而行固

只此二字便與下節相銜對○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

父攘羊而謂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子路

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

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

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此即葉公所云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為去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曰是日是非日非有日有無日無日直之常也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

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主恩委

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

不失其為直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

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

惡為黨葉公以認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雙峯饒氏曰父子之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困勉錄謂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真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真天理直躬說父子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去病曰天理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去病曰天理情之至○愚按直在其中集註先下不求為直句極有義味○彼以子證父者正坐求為直而不自知其悖理逆情之甚也○邢疏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譽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此層說理警曉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子路 无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此層說情○補義編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其父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為之曲孰甚焉又曰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也豈有以天理而為直哉或問楊氏之說本父子相隱直也豈有以天理而為直哉或問楊氏之說本平人情侯氏之論本乎理今試以直處之則所謂情者可謂而不易之所謂理者於此而不可不察也夫所謂情者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也耶苟順其情而皆所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碣之父子皆拂其情而陷於曲矣而可乎哉按此雖非正旨然得此辨駁愈見天理人情必須兼說乃為穩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語類孔門教人參以心如居處恭才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又曰敬專言如儀容以敬偏言之只是主事按此敬字正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發於外者比主乎中較大致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於中者却是本按此處只宜開說平說不必申述推原○精義伊用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此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三項自是平說不必因此條專重主敬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精義范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坐如尸立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不為容止而已非情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無不敬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之進無有內外况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為道夷狄之國雖無禮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豈以夷狄而棄之乎○語類問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着處在使無私心當便方好譬之木然這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一毫間斷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問難之夷狄不可棄日三句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得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是這箇道理○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忠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飽食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况之夷狄未至於夷狄猶且與棄者乎○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此不可容些欺偽所以着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親人猶已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子路 无

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於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執事上於與人時能盡心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禪語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睜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聯益於一身遠而洽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薛類問胡氏說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子路
三
課本堂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精義謝氏曰行爲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不爲而能爲者也○語類問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取則足以成其身惟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強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爲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爲行已有恥則其志有所不爲也使其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爲也惟其志有所不爲也其才足以有爲也○語類問通行已言恥者無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以不欲也下又言其才之有爲蓋此自道作兩件看見得有志又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今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今士人窮所不爲寡廉鮮恥顧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行○或問行已有

恥爲使不辱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
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紹興編所以能不辱命者必先有處事通達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爲此
益因子貢有專對之長而欲充其所未至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峯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爲士之次○愚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子路
三
課本堂

光於四海豈止爲族黨所見稱今但見稱於族黨而已其於孝弟當尚未能做到至處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若徑徑小人則一介之士而已○紹興編稱孝不曰父兄而曰宗族稱弟不曰宗族而曰鄉黨蓋孝可推於宗族弟可推於鄉黨也又要見孝於親而宗族稱之弟於長而鄉黨稱之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信於外乃實德之徵也故可以大士於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精義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存大人之實言必信行必果經然小人之實小人對大人而亦不可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誕荷荷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語類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同是易事又問其夫子貢是著實見得那說也難改所以再問其大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厚齋馮氏曰孟子之所謂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夫子之所謂小人也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蒙引言必信行必果所信所果者雖不見義只見信果○蒙引言必信行必言誕矣行縱矣市井之人而已矣○西書通須看本末二字蓋上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為其大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按此只取其能自守本末皆無足觀意自在本文外若太括便覺輕碎小入下接不上抑亦可以為次矣須從識量淺狹中正說出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子路

謙復堂

他本善其為自守處此其所以遠於市井而猶得次於上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亦作算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按當時列國名卿大夫如可取今概目以斗筭之人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蒙引上文集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筭之人便當子貢之問每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何足備士之數乎註云下此則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語類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

皎皎之行云云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日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大投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取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是些小義故又問其大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大凡此節次皆是者何如却是問得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紹開編程子以為皆篤實自得之事大抵廉恥士人之本孝弟百行之首言行自守之要有取則百行修孝弟則大本立信果則亦不害為自守○解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愚按答問之體固無發口時便預為設伏然一路相承說亦難於過泥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子路

謙復堂

行道也甫新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變峯鶴氏曰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只行得六七分便益不過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述朱如語類所謂鄉愿及善人是也愚按只合指善人一輩說若鄉愿孔子以為德之賊豈肯將來與狂狷對說故語類云若鄉愿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則無說矣其意自見則未必不可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精義謝氏曰狂者有躡等進取之狷者過於不為不善若不受謝於躡者其狷者之所為乎○或問楊氏侯氏以狷為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於行謝氏之說得之○語類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

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能得事感而冷面所
○人都恁地衰做事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
以事不成故夫子歎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人須有些狂
狷方可望○問舊註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
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貴之
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
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
是有節操任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
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如此純粹到曾
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
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剛
介有根脚底人定立不住○聖人說必也狂狷以狂狷者
尚可為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說必也狂狷以狂狷者
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員熱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彼
此條乃舉其與狂狷相反者以破世俗之疑若誤認作必
也禮托將鄉愿與註中謹厚之人一例看此正犯聖人惡
似而非矣謹厚之人自是謹慎忠厚之人善人之流亞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

○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
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
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
守不狃則中道庶乎可得矣○蒙引狂狷自是病痛字面
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有恁
般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過可舉其實
徒得謹厚之人二句意忽畧看了不知此自虛他不得要
子細看按必也二字神理正須得此托出○進取有所不
為是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
有所不為是行之過也進取即志極高有所不為即守有
餘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愚按即激厲裁抑
意亦自在言外見得註中折云行不檢知未及乃正言其
所以必須激厲裁抑之故也夫子與也本面自志極高
守有餘處○密聞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志屬
狂節屬狷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兼二者皆有之不可專
為激厲狷者裁抑其過激厲者不及兼二者皆有之不可專
子云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一百一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

激厲在此自泥看不得○編語不是贊賞狂狷見聖人望
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為進意亦在其中四顧無人茫茫安
屬○禪子尚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半箇之說亦復如
是○與任狷中聖人自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
○原意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任者如神人之凌虛御
空可望而不可即狷者如風急天寒之凌而當門定脚不
作狂者如大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狷者如鷓鴣之標
致高逸風格絕塵然論其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
內○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
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勉齋黃氏
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數中行之難思得狂狷者
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
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
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弃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或問小
無常入之心也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
見徹頭徹尾○聖人善夫南人之言則所以警夫入者至
矣○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
而可巫醫雖賤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
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生死哉孔
子稱其言面善之所以警人者深矣○援聖人就南人之
言以見無恆之無一而可即南人亦不必專為巫醫起見
聖心之包括一切更不待言但就巫醫言自有不可以無

常處故註內特與分
明然非書旨所重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也宋子本義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承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也如送羞辱與他不知其所自來也○語類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說統此與方言互相發明契際在羞字上以此點動人良心○或字有其來無方稟然人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

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 子路

三

敦復堂

意亦畧通

語類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唐荆川曰聖人提醒人心只在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
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
神明失矣幾微味矣二三其德取羞而已而尚有向者可
為乎○說統不占只重取羞上蓋可羞之事即至愚不能
甘故提一占字打動他以見苟知無恒之必取羞雖欲不
恒而不可得矣不是教人如何去占也○按占字承上在
不即不離之間不必認然占得此爻辭也只是常常須將
此二語玩味當自惕然知警朱子所以云只是不讀書之
意○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
不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存疑和與同相似其
實不同和在義理

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
以為是心全在於道此倡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
之心同是以意相和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違背
之意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素累不敢違異故曰有
之非一是一非若不能相合意道理若不違背則其
以為是者特一時所見之偏不以為是者雖與不悖其
同也亦未嘗不和矣故曰無乖戾之心註下箇心字極
有分曉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乖戾之心註下箇心字極
意字亦不吝言但以私意相阿素累○精義呂氏曰和則
可否相濟同則隨彼可否則隨我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
水為同○或問呂氏蓋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
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
引以為証也蓋此所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
無乖戾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實
黨比之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於一轍
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於一轍
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三 子路

三

敦復堂

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
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
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
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
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公梁邱
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語類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羹
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
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
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是私底同
論一事而有公私○問君子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
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公底比是私底同
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分荷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
相與阿比然兩相和而不可分荷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
便至紛爭而不和也○爾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
其私和於理則不和也○爾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
看和同自是相反竟以則字代而字亦得然味本文語勢
耶自有一折○轉語不同正所以員足君子之和分開有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三 子路

无

梁復堂

正而反而合之只成一佳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
 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或兩伴便
 有弊病○和自是非不同自正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
 然和自和之義不同自和與小人對舉方有同字一面
 愚按論語只一和字便足與小人對舉方有同字一面
 然竟說和自不同於理固爾却似下三字為贅語故必
 從對面互勘方得本面自足非以和向疑其為正以不
 同乃益見其和也此本文而字所以定須還他有一折不
 宜如南軒竟以則字易之但本源自必與提清耳○四書
 不問於君子小人亦不問於小人亦不問於君子亦不
 不問於君子亦不問於小人亦不問於君子亦不問於
 子小人情勢都助益然非胸有全史不能領會○紹開編
 宋杜韓范富四賢一時並用於仁宗之朝自漢以來罕
 昭歐陽文忠嘗論四公為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
 小人乃詭以為黨何哉蓋號為君子平昔持論固不苟合
 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抑彼倖必同絕請謂
 因小人之所不便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為黨雖

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肯苟同於君子心非無欲
 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浸漸而生矣自漢而唐
 而宋黨禍每每皆然故君子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
 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之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判之
 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間則可以無漢
 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為不獨切於學
 者立心制行取舍之失而歎其亦有 ○尹氏曰君子尚義
 益於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鑑也

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
 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
 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相親昵所以常同樂
 忌克所以不和○後遜君子同道相濟時全無彼此之分
 然亦但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同小人協謀共濟時藹然
 一堂之上然亦但可謂之同而不可謂之和義利
 是和同底根子尹氏故有安得四字乃推原之辭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三 子路

罕

梁復堂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並去
 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
 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
 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精義謝氏曰鄉人不容皆
 人不容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
 者好之知可也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惡之知其可
 也以不善人惡善人若鄉人皆善人也則皆好之何善
 人皆不善人也則皆惡之何善○或問小註子貢語病在
 一皆字各曰鄉人其中善不善都在內夫子下箇未可字
 見一鄉未必皆善人一鄉未必皆不善人○鄉人皆好一
 問子貢已隱入鄉愿窠臼中矣皆好不可求之皆惡非本
 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愿便無立脚處○恩

按子貢亦未必遽入鄉愿窠臼但以古者取士於鄉則以
 皆好為賢自是子貢本意只因夫子未可遂遷其說於皆
 惡渠意中亦以為皆好未可豈皆惡反可則未可之答痛
 亦逆料其然列得夫子指出善者之好來以不善者之惡
 對皆好皆惡兩疑俱可釋然矣看來前後兩番問答自平
 人皆惡恐是詭世辰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
 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
 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合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厚
 齋馮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若也好惡無
 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
 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
 ○愚按不如從上兩未可作轉語未句着一其字分明是
 兩途合併以此泰彼語極其意極密集註交互說來最得
 其指○徐自溟曰好出於善是順而觀之法惡出於不
 是逆而察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又在
 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西山真氏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
 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

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仇
與也若人無善否翁然好之則是善同于譽者之所為孟
子所謂鄉愿者也若人無善否翁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
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
其制行之美行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
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嗚呼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
帝侍日之曰鈞蓋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
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
然如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詳於人主
之府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公論皆得聞而
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聞而
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覺軒
蔡氏曰善者好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
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
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
善者曷嘗惡之耶按此又來一觀人活法然不宜與本指
相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三子路 聖 敦復堂 課本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
也求備焉易去聲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
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語類君子無許多
勞攘故易事小人
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憐處去取奉他故易悅○南軒
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人之情也其所說
者義理而已而非欲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其道則不
說與人為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器之若小人則徇於
一己之私而已故願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
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震源韓氏曰君子持
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持己之方甚寬而責
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

重人杖隨材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材
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際遊輔氏以難說貼持
已易事貼待人但持已亦只就交接上見之○竊問編常
人易事者必易悅難悅者又難事蓋有一種平易寬簡底
人因易事然其心未到無一毫私意處則人便從那辨縫
處求取奉他說之以非道而說者有之矣有一種資性嚴
毅底人固難說然其心未到坦坦然平恕之地則又每責備
於人而難事惟君子之心公而恕故非道不說而及其使
人器之小人則反是矣此君子小人馮厚齋謂指當時卿
大夫之得政者而言愚謂士君子居家撫子弟畜臣妾僕
隸尤易任情其為易事難說者乎抑難事易說者乎省察
於性情之間懲忿窒慾兢兢焉惟不為君子而蹈於小人
之是懼則庶乎得之矣○疑問易事難說只是忘已難事
易說只是有已忘已則邪巧側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
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收錄之罔弃有已則惟求以適
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技皆無庸者蓋一念之公私
分而相反若水炭矣○湯霍林曰不說不逞且奔奔是與
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不是開賢路是他心裏自然樂取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三子路 聖 敦復堂 課本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然矣益列
○樂解本文事說相形顛倒互換首句而字下截也字及
其字兩邊都說得極曲折看來而字本是折轉之辭君子
易事則宜乎易說而君子却又難說下文說之不以道不
說及其使人器之倒轉說亦只是中明此意總是反覆見
得君子公而又恕怨而又公有非一語所能盡者實則不
以道不說即解上難說器使即解上易事也字及其字即
事難說是一是此理自當於言外領取然正不可畧過
有道在其所說者非以道相投若一不以道便自格得
不相入至小人一面句中着一雖字須說得極不格得
小人本自易說任你四方八面投以所好無不如意雖極
非道亦所不拒兩邊移步換形處各有意思須認清至器
之是怨本於公求備是私流為刻其為天理人欲之相反
然矣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言傷巧不矜盛氣故不泰或問諸說楊氏得之但其立

形則意者對五以求其有以得之矣語類泰是從容自

在底思者對五以求其有以得之矣語類泰是從容自

如這些子皆驕便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

辨便此胡亂罵人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

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選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得故

不疾則自然心廣體胖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

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泰耶全在無倉皇之態舒者

驕私存疑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

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妄自高大是負才

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義府周比和

同以處人言驕泰以處己言驕泰皆有充然自得之意然

論語集註本義匯泰卷十三子路

君子循理則得則悅故心廣而體胖泰也非驕也小人徇

欲欲滿則為故志盈而氣盛驕也非泰也人固有以君子

之泰而疑其為驕亦有以小人驕而疑其為泰者故夫

子辨之○精言泰自得也驕傲物也心廣體胖泰也而

畏之意常在未嘗敢以傲物故不驕志得意滿驕也而

知不覺中流露出來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紹聞編

此以驕與泰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于逞欲而後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曰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

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文集巧言令色剛

毅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處防患立心之一

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惑縱而於仁為近矣○原

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

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

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

却剛毅木訥四字要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語類

問剛毅木訥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難

不軟不剛毅是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

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

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

○存疑剛是堅強不剛就體上說說就語上說○蒙引訥者

是質樸就容貌上說訥是遲鈍就言語上說○蒙引訥者

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

是似不能言者模樣也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

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

為近然非論其學問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

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性之本然惟上

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墜於言偏其不屈

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

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

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由資質言之固於

仁為近由學問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存疑無私欲

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私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惻惻怡怡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惻惻詳勉也精義明道曰切切如體

語類問如何是懇到詳勉底意思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

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詳細相勉方

有相親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

論語集註本義匯泰卷十三子路

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

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由資質言之固於

仁為近由學問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存疑無私欲

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私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

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於心存而不

放為近此全是天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

○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蕪之遠於仁可知矣

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

之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也惻者勸勉詳盡

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語類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

氣象故告之以切惻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

之朋友切切者惻兄弟怡怡聖人之言是地地密○勸齊

黃氏曰所謂切切者猶添於詩書禮樂之際必有溫良和厚

之氣此士之立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

路負行行之也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惻惻怡怡之意常少夫

子所以爲之○雙峯饒氏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這是一

句總言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紹

聞編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也惻是一意怡怡是一意

看則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也惻是一意怡怡是一意

已足露其直了特發於忠愛而不覺其有許敘之病爾至

德德勤勉詳盡而不強其從比切切已稍有婉轉之意至

怡怡則純於和矣此三言之序也此三言皆子路所不足

蓋子路氣稟過剛其於當直義處或不能切切惻惻以盡

其義之委曲其於當思慮處尤不能怡怡以致其思慮

之狹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

而所以變化其氣質也然恐其混於所施故又別言之

朋友王義切惻爲宜若兄弟亦然恐有賊恩之禍兄弟主

恩怡怡爲宜若朋友如是難免善柔之損觀子路平日事

夫子言志而率爾待側而行正名而謂之迂常不足於

懇惻詳盡雍容和婉之意事師如此則其處朋友兄弟所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子路

其義之委曲其於當思慮處尤不能怡怡以致其思慮之狹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而所以變化其氣質也然恐其混於所施故又別言之朋友王義切惻爲宜若兄弟亦然恐有賊恩之禍兄弟主恩怡怡爲宜若朋友如是難免善柔之損觀子路平日事夫子言志而率爾待側而行正名而謂之迂常不足於懇惻詳盡雍容和婉之意事師如此則其處朋友兄弟所不足者可以想而知矣夫子答諸弟子之問常因其所長與其氣質之所過不及而造就之非汎論也○愚按首一與六字三叠如字總承分看合看蟬聯看寫有道人中句氣象真乃巧構形似之言須知此氣象原非可符急裝演須是平時積之厚養之純中有實得自然氣象渾成一如字令人歎想不盡下二句原已在函蓋中但尚未見得所施各當故又以兄弟朋友別言之實則士對善友後性情中和之至亦復何所不宜斷無混於所施之理夫于既統言之復別言之分明爲未到此境地人說法乃對付子容正須善會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

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賈氏曰白虎通曰

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

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

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職也然而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旌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

有所教矣○語類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

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具舉

○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

未兼務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未盡

本未兼盡且必七年而後可即戎其可易言哉○仁山金

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習

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千戈之義以

之節○紹開編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

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而有勇而知方故

可以即戎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爲即戎而教也言

善人者見爲之有本無誠心愛民不能行也○論語述古者節

制乃是爲戰而教豈真知所謂教者哉○論語述古者節

兵於農比閭族黨之規即伍兩軍師之制故教民於平時

便可即戎於有警而非善人在上以忠信禮義日磨淬其

民至於七年之久則即戎固未可輕語也○若夫以不教之

有即戎意者即非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子路

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精義楊氏曰善人教民七年之久而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

年果可以有九年之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問晉
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以
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耶曰大抵
霸者尚權請要功利此與善人教民不同善人教民必
須是七年○厚齋馮氏曰古者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
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據此說亦近似然
未可
深泥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
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
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王遵嚴曰孔子不
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
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也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
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者是矣為教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子路 三

此豈為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
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為邦不至七年猶未可以其民自
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律而五兵之器
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備而習操之而軍用之
於戰亦何以異於奔是民哉又曰王道欲教民之木壞亂
而不修而澤竭政熄盜寇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
多民之死不教之戰習為
為固然而不知為上之弃我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逆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

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語類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

明豈不可深取○口義原憲之性狷介他誠人當無求於
世但世間之穀皆不可食這箇有恥便是道分明求道於
迹不求道於心見道之一備不見道之全體夫子逆知其
意故答他說穀不是取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祿乃取
如此說道體方完全蓋以徒祿為恥在我者便有一箇未
諸已不求諸人觀變通融底意思而狷介之性可以渾化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四 憲問

而歸於中道矣○按以上依本文語 憲之狷介其於邦無
氣平說下乃發明夫子立言本旨

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兩取則未必知

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

進於有為也或問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

恥矣特欲贊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
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
之羞未免素餐之愧故以是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
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
○語類邦有道之時不能為只小廉曲謹濟得其事○
象引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只一有守有為然未有不自守
守而能有為者在原憲則難於有為在衆人則難於有守
自當時原憲問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
以有守為重按此又推出一層為學者說法非正指○精
言只一穀字寫盡千古庸人庸夫貪位嗜祿碌碌無能情

狀不能為不能獨善
兩般情事一樣心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
欲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伎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
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根外忿則
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
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
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雙峯饒
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
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末勝
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援此歸根於欲儘
可然本義只是四平開說○語類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
治不行只是遺殺得在○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
他氣昏方弱沒奈何如此日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意問

二

課本 教復堂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精義楊氏曰克伐怨
難制有而不行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又奚克伐怨欲之
有哉○語類問可以為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工夫只
是用工淺在○問不行曰不行只是過在胸中不行耳畢
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
如一株草剷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
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剷去若只是在人
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
身上病痛開時自謂都無才感物時使自發出如何除得

曰問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剷去莫
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剷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後自
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熱而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
常剷去之才發便剷自剷熱處○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
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過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
未得為仁○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出法
則禍根絕矣今人非是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
片者按此制使不行之所以為難○若見得本來道理只
自家身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
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
一齊退避山門如見大寶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
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翼註仁則吾不知不待四者
與那渾然天理自無私累者不同○程子曰人而無克伐
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
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意問

三

課本 教復堂

精義伊川又曰人無克伐怨欲便是仁也只是原憲者一
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耳子曰可以為難矣此孔子
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發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
也○或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
之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未
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行也
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芽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能行日
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
平之意乃日積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
而不能以自存矣必於胸中絕其萌芽○語類程子說原
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亦有道
穀邦無道穀恥也失問非無道同不當受或曰四者不行
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
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

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

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語頌克已底是一

怨欲了克伐怨欲不行底則是忍着在內但不放出耳○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
也克已復禮便和那要之心都除却此克已與克伐怨
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克已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
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不禁制之使不發出
猶閉關所謂賊者在豕中只是不放出外頭作過畢竟高
藏○克已底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欲莫出然這
病根自在如自家錢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
雖強忍在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已底則和那欲喫之
心亦打疊殺了○須是克已涵養用敬於其方萌即絕之
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在一且夾裂大可憂撥夫裂尚是
餘意本病只在隱伏潛藏○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意問

四

課本

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一勇夫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
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已此一勇夫去法也○胡氏曰不
行與四勿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
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拘乎
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
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此說亦未甚透徹用
力於已發之後若果能徹底澄滄雖難而亦未嘗不可進
於仁奈憲之意只爭行止不爭有無則其所為難者亦徒
難而已看集註於難則曰有是四者於仁則曰自無四者
之累此為上下句界限分明處語云聖人不許不行者
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又曰
克已者內盡不行者外鞅直是分明兩截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精義張子曰安上不懷居也有為而
之日有為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為而輕遷
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

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意則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而
張子蓋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
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
能忘則於義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
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條辨損德廢業尚是後一層語只
便安處戀戀不忘此心當下已全是一團私意已自不足
為先○然實是一團私意下已全是一團私意已自不足
義乃足○四書通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
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所謂安土
敦乎仁其業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處而安有所執
着其累也人○紹聞編懷土字實懷居居字活然只是
一事故集註於懷土曰溺其所處之安於懷居曰意所便
安處只是一意君子當安而能遷私意戀着是苟安也
按居字較說得漏故集註以意言之○義府係於情昵之
私者人之常也斷於理義之正者士之常也○狗情害義繫
於此而不能去之而不能
忘則猶衆人也何以為士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意問

五

課本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或問小註問高峻卑順如何曰高峻
若含容異順之意○洪氏曰危非嬌激也直道而已孫非
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
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陳氏曰高峻者廉隅
之辭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南軒張
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尹氏曰君
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精義侯氏曰邦有道則諫行言聽以身殉道也故危言危
行邦無道諫不行言不聽獨善其身可也故危行言孫遠
禍而已○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身無可變之理言
以應物則或有富孫之時○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
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雙峯
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

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論語述君子以道義律躬其言其行一本正直不為詭隨理當如是也然若唐虞之際禹皋稷契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豈無嫌忌言行一轍而孔子當春秋之時雖行不可以少貶而言不可以不孫如與陽貨王孫賈問答渾融委曲却又是相峙之宜其在後世有道之時常少無道之時常多危行言詳信是君子所以居身之珍也否則行或與汗而言多亢激其不至於取羞而賈禍者鮮矣○精言此是教人因時制宜之然則為國者使士言道為處無道而發尹氏義自是正旨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十四 憲問 六 敦復堂 講本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精
謝氏曰本深而未茂器大而聲聞有德者所以必有言也揚氏曰自得於中則其發於外也必中故必有言○蒙引和順積中二語本樂記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自和順中來○紹聞編有德者必有言一則涵養深厚而心氣和平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一則孟子知言謂心通乎道善言德行謂於此理身有之則其言之親切如道已事所謂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有德之言是也
精義侯氏曰仁者必有勇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勇者不必有仁如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匹夫之勇是也○朱子曰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論語述聖人未嘗不貴言貴有德之言耳聖人未嘗不貴勇貴仁者之勇耳有德之言斷非便佞口給者可到仁者之勇自與剛強悍戾者殊科故君子務實而不務華尚理而不尚

氣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峯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按理○尹氏曰有固如是然本義只兩開說不必分別等差

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則必無德矣豈但未必有德乎○精言本文劃然下四箇者宗明明是四樣人此有德彼有言此是仁彼是勇不可混合為一必有是斷然可信處不必有是確然難信處但聖人語意虛活不肯說然故不日必不有而日不必有實則判然分開正見本意愚按此於理亦得但本文語氣畢竟內註為審細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彘五報反盪土浪反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十四 憲問 七 敦復堂 講本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事見左傳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精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四

憲問

八

九

范氏曰南宮适賤力而貴德知德之可尚則勉進於德矣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弗敬當也既出而稱之者志其言之善也謝氏曰南宮适知以射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按或問以謝氏說為過高不實然當時相對情景正可思适之所以出想亦當有微會處○語類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持○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曰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得其天下者孔子終身為人也亦有惡如羿奡而不得其天下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又集問為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其應一不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為如此耶曰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此取富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按此條是集註本義○或問此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從從程

子范尹之說亦善按程尹大意與范氏同罕言命又別一意故或問亦作兩岐說○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南宮适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問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統非欲為羿與奡者按此概論自可如說氏等指三家恐亦非南宮之意○義府讀書須玩古人語脈如此章若匆匆以崇德結力蓋過去連聖人一贊全無意味了看他說羿稷不言其德而善射蓋禹稷不言其功德而善其躬稼此正精神兩相射處夫自古以詐力取天下者多倚他人為爪牙且或以長世而羿奡自負絕世之技力無論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躬稼者雖糞多力勤尚不免水旱之憂即謀一身且不足登膺符

受錄之具說而乃至於存天下此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惟有反身修德而已然此意却在言外妙處在說不了故夫子亦付之不答然又恐不解者橫生疑心故因其出而贊之說破尚德二字點醒世上這種爭權尚力之人夫子之婆心切矣○釋語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着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又曰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此等處末二句贊歎之情夫子與南宮适畢竟是同一見解此等處正不必游移方見把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語類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却當不得白也○或問仁與不仁當以心為說而范氏以君子之行爲言則於聖人之意有不盡矣按此集註所以取謝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四

憲問

九

九

氏之說○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非仁君子之心雖純是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潛室陳氏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而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心術無縱有隙尤暫見失不勝其虺蛇之毒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義府仁人心也幾微毫忽之隙稍有不存便是非仁故資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網羅本心怙心即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無憐惻隱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約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吾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仁指心言非全體之仁也君子或一息一事不在於仁亦只是一念一事之不仁是全體都不仁小人則喪失其所以爲心求其一念一事之仁不可得也○愚按但說君子仁小人不仁尚是囁語讀此章書須識得說君子之仁偏從不仁剝入說小人之不仁偏從仁剝出一邊是不應有而有一邊是自以爲有而實未有曰有矣夫警之亦勉之也所以望君子者至曰

未有絕之正惜之也
所以痛小入者焉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饋之愛也語類愛之而弗勞是姑息
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他歸去却念他涉
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便不欲却他此便是某
姑息處乃非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詩曰匪教匪愛而知
所以為愛也

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楊氏曰愛之不姑息則不能勿勞忠焉必善道之則不
能勿誨尹氏曰愛其人而欲成之必勉之以事業忠其人
而欲曉之必反覆其辭說或問蘇場尹氏之說皆善然聖
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為愛忠而不誨
者之不足為忠則三說者皆未及也述朱玩未子意要於
能字勿字乎字虛處看神見聖人為反跌語氣凡慈父忠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十四

意問

十

敦復堂

臣有忠愛之心者雖欲勿出於勞誨而不能誨意方擊
不徒以正說平演也○或問小註勞誨乃愛忠自然之極
理能勿二字若連讀勞誨二字便呆須將勿勞勿誨連讀
能乎字便活便讀○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
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以
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可見矣蘇氏發
兩知字尤有意味○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
從而勞於前者速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
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輯語人不患無
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
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
蔽得其中理之公因忠之愛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
之之術才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
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愚按禽饋之愛非
愛婦寺之忠非忠只愛愛忠字認得真便自有愛則必勞
忠則必誨之理勞誨即在忠愛內講求亦即從忠愛中自
然流出非另有一番作用也蒙引云味能勿字便見理勢
之必然處條辨云聖人捉羅人正以理勢之必然而羅世

之不然者此最與或問意合而
集註蘇氏之說亦彙括其中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裨諶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
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探討
典而以義理論斷之○困勉行人掌使之官周禮大行人
錄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行人掌使之官掌大賁之禮
及大客之儀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修者去其繁
以觀諸侯或累辨而不厭東里地名子產所居
注勿以飾字作文飾恐礙潤色地

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解命必更此四賢之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十四

意問

十一

敦復堂

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傳
三十一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
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
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
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神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辭之事成乃
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
所謂有禮也○集解草創起業也規模間架都是此時立
然未必皆合於典故當於義理討論則事理俱得矣然詞
語未必不成煩或簡煩者修之簡者飾之則大槩得宜矣
然於文采或未足易其句讀更其字面推孔子言此蓋善
陳出新化便歸雅則文采斐然可觀矣

可不慎賢八不可不眾多其若無人則是小國之不如也
謝氏曰當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紛紜難息
暴國之患况鄭小國也謀之可不慎乎○語類春秋之辭
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
當處便轉○語類編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未嘗有已
也故世叔討論而神謀不以為辭命之善也○則大不
為羞惟不自用而各盡所長此辭命之所以善也○則大
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或問此本洪氏說○以上數條皆照
本文平說是正指○或問子產之功也○雙峯饒氏曰裨諶想是
衆賢各盡其用此子產之功也○與諸賢和衷共事俾鄭四十餘年不被兵革者子產也故
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於典於故使之子當屬事皆由
行人之官然於應對故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屬事皆由
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
則全美矣○按此從或問側重子產說○稱言此與左氏所
載不同彼以子產為政擇能而使為主此以鄭國為命詳
審精密為主開首揭為命下四項平列無側重子產之意
按本文及集註義固宜爾但是時子產為政而總命之成
與諸賢和衷共事俾鄭四十餘年不被兵革者子產也故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十一 或問本左傳以立言自不可畧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王故孔子以
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語類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
耳所以為惠人○紹聞編子產告子太叔曰惟有用以濟寬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可
見其政不專於寬然其實欲用以濟寬故夫子指其心而
言之○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
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
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
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
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
後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按此只帶言非本指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而改紀其
政事見左傳亦賢大夫也○仁山金氏曰夫子在時子西未
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或然不能革其
者舉之與子產管仲同問惟夫子不取耳
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新安陳氏曰夫子非
見其不知人不能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左傳哀
公十六年
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則其為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之之辭○說總彼對此言只置之不屑道耳○重言彼
為其人不足奇褒也○條辨夫子於子產即其心而指
之為惠於管仲即其功而明其服人若子西則心與功皆
無足取故置之於不論焉不能革僭王之號見他大綱便
錯子沮昭王用孔子則又蔽賢此皆心術不正處其後卒
召白公以致亂則功不足以償其罪矣是他本末皆無可
觀按此亦就集註申論之若本文只合渾還一箇外之之
解便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十一 或問本左傳以立言自不可畧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語類問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註
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
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撥人
起下文語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
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
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

敢拒者即此事也。管子所謂管仲奪伯氏邑，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口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奢之心。管仲連邪心都不好，按此亦帶說非本指。○東坡論語解，管仲動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辱邑而人不怨，功之至者也。吾嘗以爲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徐澹不重伯氏，自知其罪，亦不重伯氏能安貧，舉三百以見富之難忘，舉飯疏食以見極於窮約，舉沒齒以極之終身，而總歸無怨言，以見仲之功足令人心服。聖人因仲之功，難以枚舉，故特舉此事，把難服者來說，以該之。愚按此畫家反托法，極言伯氏之無怨，正極形管仲之功，故只用人也二字喚起，陡接奪伯氏邑，更不消說管仲情自益於言表。○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 憲問 南 敦復堂

問也。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爲。王佐才而伊傅周召其人也。○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困勉錄：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爲下矣。此章關鍵如此。愚按三段只是隨問隨答，亦不必定與紐合。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易去。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楊氏曰：富而無驕，自好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安於也。○義分不能也。○語類：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畧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者。○南軒張氏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即此益未知夫無。

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善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怨，易富而無怨，難。無怨則幾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自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不可忽之意。按難易本專就人情說，而人情却從事勢上來，故胡氏兼言之。然不可平看。○邵毛伯曰：春秋時富貴者皆驕，驕則擬上逼貴，何所不至。夫子傷之，乃曰貧而無怨，乃爲難耳。若夫富而無驕，即稍知節制者能之。此亦無甚難者，而何世之富者盡驕耶？意在語外。按此於當年風厲未俗之自神，明間似較有義味，不得以其異於常說而抹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 憲問 五 敦復堂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老有德之稱，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宜於滕薛。君子使人也，器之則天下無廢才矣。○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犬如此，故勢尊爲家臣，老長者有能正己，則居其位，而除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重，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兩辨：魯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廉靜而短於才，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之爲大夫，則必至於廢人，諷魯之意，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諷魯之意，隱然可想。○蒙引：既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則亦不得爲魯。

於魯之大夫矣。分明是說他不稱職。然意甚婉轉。且見得他好處。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新安陳氏曰。合下章公綽之不欲觀之。廉則潔清而不貪。靜則恬淡而不躁。惟其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固勉。慈。素。靜。自。齋。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兼。靜。便。是。短。於。才。世。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兼。靜。耳。所。謂。才。者。只。是。指。耳。可。歎。○楊氏曰。知之弗豫。狂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用。遠。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所。短。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主。聲。

成人猶言全人。近。漢。子。集。古。人。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子。路。獨。問。一。箇。成。人。蓋。對。不。成。而。人。言。也。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箇。人。豈。能。終。身。完。此。句。方。做。得。箇。人。成。可。見。子。路。此。問。然。是。十。分。緊。切。武仲。魯大夫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短。小。多。莊。子。魯。下。巨。大。夫。性。好。勇。嘗。刺。虎。齊。人。欲。伐。魯。忌。莊。子。不。敢。過。下。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警。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又。覓。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節。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或。問。必。兼。四。子。之。長。而。又。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而。其。為。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身。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子。之。能。而。又。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七 課本 敦復堂

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下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眾人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類問曰。子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四子。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况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能不欲。而無以守其知。則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且把也。○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以為成人。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証否。曰亦不必証。此只是集眾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愚按開端一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七 課本 敦復堂

字只是就四子約舉。舉似四子。原非知廉勇藝之極則也。註中知足以窮理。只就知而言。非謂武仲能以之窮理也。若字甚法。謂若此等。若字相呼。應。所以必借四子來做。若字亦正。為文之地耳。朱子所謂兼體用本末而言。須通身融看。乃得其解。故無庸向四子索証。○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僻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材全德備。中正和樂。粹然渾然而至於成人也。按材全德備。在末文之以禮樂。四者只說得。材既文之以樂。則四者便成。德故材全。德備。四者承上節。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以後而言。不必如舊說。瑣瑣分析。且材與才自別。亦不必與下節註中。才知字牽合也。○松陽講義。知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底若無這樣材。德。空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底。也有從學力上來。底。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即。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

中和之實外極其聲容度數之美氣稟學問中有此類處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亦至此方成其為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釋語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為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其為知廉勇藝合之說也愚按到得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知廉勇藝合之固渾然無迹分之亦粹然無疵功深養到時措成宜而人道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於是乎渾成大備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德問 六 復堂 課本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按本節只當照此并作夫子之言為是圖外胡氏說及或問語類俱未有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雙峯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翼註兩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曰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則雖實之故按此三者所以皆為忠信之實不必分析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精義范氏曰今之成人者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有此三者雖不至於古亦可以為成人矣此子路所能也言古

之成人所以勉子路進於禮樂也○蒙引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下莊子之勇矣雖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按才知對上武仲冉求二項而言然思義授命亦不必泥定公綽下莊只渾說為得○釋語註於士節亦可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為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是薄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發子路進取處○愚按所以既答而復言者提出今之成人只向世俗一種孺忍狃詐底人較量高低見此章尚有人心不致墮泰但學道入如何便可敬服味其語意以為痛切今人以為隱激子路亦可○蒙引云上文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為成人對士文而言也愚謂語意尚不止此明末高蘇生文於上節重成字蓋不成不可以為人有如聘瑰異之林特孤行之性言乎人則優矣言乎成則未也故必兼知廉勇藝而又文以禮樂充實者底於光輝雖未至於聖人亦可以為成人矣下節則重在人字蓋非人更無可言成有如揣摩於形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德問 九 復堂 課本

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補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正而無疵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或問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爲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之以備參考可也○語類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按此見朱子皆不以爲定論只依前註爲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曰蘇氏得之矣蘇氏曰凡事之因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憲問

子

課復堂

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

平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語類時者合說底不差過他時節○惟其時然後言所以人不厭惟其人不厭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恭其言合節抑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精然此言三然後是破解三不字却正是說三不字來處

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

其然乎蓋疑之也或問夫子疑之者何也曰吳氏得之矣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語類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曰若不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真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集解其然二字一頓是承賈言而意揣之下添豈字乎字方是轉出疑意來不合總作疑辭解亦不必如舊說分上爲微疑下爲深疑與集註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語意不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憲問

子

課復堂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平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公鉏仰公彌爲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御豐點謂公鉏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

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成孟氏將辟蒞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請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馬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臧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憲問

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憲問

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允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純致防而奔齊仲尼曰智之難也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廢而施不怨也○或問小註武仲得罪出奔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可也其據邑以請者以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也君全在以其請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挾夫子此言以明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干以不順所范氏曰要君者無上語本罪之大者以正天下之大法也

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出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荷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為

焉夫據邑而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故夫子正之○變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惟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也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

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

伐楚仗義執言此召陵之盟載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此城濮之戰載左其

諂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上引二事以著其實故夫子

言此以發其隱語類桓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為事

主符河陽一事而已○問晉文諂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

為晉文之請集註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

為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呂伯恭博議

論此一段甚好又曰桓公雖諂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諂易

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或問小註此夫子發桓文之

隱也正論人不知處即是隱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向而

不知其處事之有正諂故發之正諂俱就其行事言不以

心術言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蒙引齊桓公正而不

諂對晉文而言也集註所謂心皆不正對王而言也○

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南征不復二

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

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携二

國之交是伐衛以救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

桓文之事則文諂而不正桓正而不諂若較之王者表裏

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楊子居言

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於葵丘處也然葵

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諂

踐土之會挾天子以定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諂而不

正此九二公事之大者按此亦括於他事類此之中○吳

因之曰權以濟事曰諂晉文創霸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

心已識破霸者機關不可再也故其取威定霸多諂而不

正若齊桓初做這箇事業緣人心尚思王道仁義二字還

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霸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賢反召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

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爾不

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

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左傳莊公八年初襄公亦無

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

也請君討之管召忽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質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子路疑

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子路疑

管仲忘君事警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慶源輔氏曰忘君

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善理謂理所當

然而弗之使不然而忘君事警即忍心害理也○條遊相桓

多事都從不死生來在子路却認定見危授命一段

道理則管仲縱不事警只當下不死已自是忍心害理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憲問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或問九之為糾何也曰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辭云爾而糾

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衆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

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

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爾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

穀以來皆為是說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

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然湯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
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
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問如其仁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曰聖人於上面
豐會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許管仲誰得似他這仁上
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結煞得
○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
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何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
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文集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
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
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又曰仲之仁是
祖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精義伊川曰問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稱管仲以仁何也曰此聖人開幽之
道只為子路以子糾死管仲不死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
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要當自會得
○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
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夫子所許是事功○蒙引不以
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今以春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憲問

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
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
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一之如此則尊
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豈非管仲之功乎
善為謀不能及此○精言此章要緊固在不以兵車上然
當日荆橫於南伏橫於北戊又介居江淮之間中國虛無
人馬管仲出來能九合諸侯因此一匡天下使他凶殘
不得逞衣冠之天下不至論於被髮左衽真是中流一柱
此與漢祖唐宗削平禍亂功烈一般相類却又信義服
人不事威力所以為難若九合無其間係已不消九合
了更誰問他兵車以不以為難故知此節不得輕看九合兩
如此才有精神思接此論極暢然在本章畢竟重在不以
兵車下章意不必預奪本章言其全生民之命
下章言其嚴華夏之防義固相連而言各有去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
聲相
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若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仁○蒙引有來二子亦儘有意見當時人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仲子貢意跌重相桓似不死猶可為仲不知仲之所以可不死者却正注相桓故夫子緊接相桓極言其功未節仍收合所以不死見不死與又相原不是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黃氏曰抄集註云爾愚意天下之主謂之霸與伯同長也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惠問 三 課本

也正音為靜字 匡正也 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轉聲為動字 匡內事而攘夷正所以尊周 按尊周攘夷皆一匡內事而攘夷正所以尊周 微無也 仲之功尤在攘夷觀下文被髮左衽句自見 微無也 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沒聖人自許其有仁者之 功蓋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 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厚齋馮氏曰劉定 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 臨諸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 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吳因之曰夫子 稱管仲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又承上一匡意 而益致鋪張到今受賜極言後世之被澤其在當時益可 却不得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說○朱氏公遷 曰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 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在死而重在又 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 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

之仁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

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 子日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按此直以匹夫匹婦 之為諒坐然召忽恐亦不盡然聖人當日只極稱管仲之 功以明其可以無死耳未嘗謂召忽之不宜死也末節只 是說管仲之可以無死語意當作如是觀○程子曰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莽義也桓

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

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惠問 三 課本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

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

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

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

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為 皇太子授中書舍人

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

嵩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

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

徵曰爾爾爾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至今日之

禍王器其直無恨意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 卽位拜為諫議大夫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或問管仲 不掩之說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

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証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証其必然也但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之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失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曰不稱其功則不可也曰管仲生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兩程子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非其死也夫匹夫匹婦之為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也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期而其在於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意讀者是殆不可不察也曰諸說如何曰范以九子言外之意讀者是殆不可不察也曰諸說如何曰范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大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後一不幸而得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 憲問 天 課本

不死而天下被其功後世受其澤止見論人當識其大體全無庸添設矣朱子作或問時亦主程說後更定集註蓋之國外原不以為正指觀後文集之說益明○文集問程子以薄昭言證桓公之為兄而前此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也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功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可以及人者亦不可以遠也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及者稱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爾矣蓋聖人之心至公至明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掉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惡開闢建立民莫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講也○釋語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矣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觀此則所謂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而云然耳非指當時原不可死也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指不徹多欲曲為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 憲問 天 課本

霸業而此便不是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免氏

臣家臣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是文子與僕同升知說僕與文子同升書法之妙竟似當年直不知自文子薦之者正使聖人微顯關幽之心躍躍不能自禁○稱語萊公彼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幸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

子問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憲問

情義尹氏曰厥文仲知展會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為位公叔文子舉其家臣與之並列孔子許其文孟子曰不詳之實蔽賢者當之亦猶是也○或問聖人之於文子取其惟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祭然而可觀耳○述朱順理成章四字不平和或問之說為是謂若僕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成章即在順理上見○蒙引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諡以貞惠文子事職禮引蓋以修其死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提其諡耳○說統文子得諡為文衛人曾無諡及此者夫子特為指出言只此一事實無埋於文蓋極取其事非解諡法○吳因之曰人臣之病有六一種忌後來之賢恐此後功名出我之上一種自尊卑人不一肯與若輩並列此皆酸味私情文子休休有大臣風度光明俊偉故曰可以為文○按此章是專美薦賢不此孔文子章是論諡法亦因文子之諡為文偶觸此一舉而流連難察一似他人俱置若罔聞而夫子獨聞且前此不得而今此始聞無深深亦正從一諡中溢於言表但不得

實拈前案更定諡議則轉欲少味耳○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

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或問小註三件合看來總不出

順理二字○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

有是三善則理順章成而察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矣而不喪夫音扶喪失位也蒙引無道大槩謂其葬倫不叙綱紀不張此句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云無道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矣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

矣其喪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憲問

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精義謝氏曰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能用其所長雖未可以致治然事亦無廢滯矣侯氏曰官得其人則政事舉君雖無道紀綱存焉矣其喪○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鄰國而不至於放棄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遷豆靜嘉牲牲肥腍而神人宵悅三者皆國之要務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胡氏曰如實之病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東陽許氏曰天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以其所短弃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蒙引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輔誥此只就衛靈之宜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着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人豈止不喪哉僅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修身飭行以知人耳○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

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

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

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南軒張氏曰以衛靈

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憂雖然僅能維持使

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同

馬溫公曰衛靈無道得仲叔圍鮒賈三子而孔子以為夫

如是矣其喪齊文宣荒淫狂妄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

賢悉以政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况以聖

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孟賁

之揮于將何適而不達何擊而不斷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

豈不難哉精義楊氏曰其言之不怍而行必欲揜焉則難

矣此古者所以言之不出也○或問言之為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憲問

正指一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為者○南軒張氏曰

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

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射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誦○象

引此如人之負擔者必自瘦其力之強弱而量其所負之

重輕然後舉可勝而行可至若先不自揣量而誇大其言

曰我欲舉百鈞我欲舉千鈞則無必舉之志而舉之必不

能勝矣○輯註不待其為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悼公陽事在春秋哀公

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

政陳成子禪之驟顯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

齊三公子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

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

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交集春秋之

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矣

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蒙引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憲問

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

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

公曰告夫三子音狀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四

憲問

三

課本

深矣。或謂魯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則亦召夫三家而以大義詔之，取理明義正，雖或不能而執，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季，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必矣，是則不惟各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係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語類問：三子初告時，蓋箇是欲討陳恆後人却看得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然非是聖人託討陳恆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心，不如此迂曲。○輯語：試君人倫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專為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

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焉而魯事不可為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精義：伊川又曰：孔子之仕於魯，欲以孔子請討之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眾伐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如是則孔子只待去，載力借使言行則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又曰：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議，孔子必有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四

憲問

三

課本

處置或問：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眾加齊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職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言固然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但其意以為夫子之告魯君必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在隣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眾強亦將矣。以為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謬，以眾人之廢為聖人之心而程氏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讀而疑之耳。○語類問：程子云：誠若左氏之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眾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眾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人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按此則左傳之說，朱子亦未嘗盡抹，又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意孔子

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弊。從事便可成，即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或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或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其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循請命之小節，志弑逆之大罪，使彼者亦無以自免乎春秋之責矣。夫以魯之弱而欲討齊，其事於天子理勢固當，然者但楊氏以討之一字而夫其必請命焉，則亦太拘滯矣。○四書通：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非請孔子也。胡氏語未為達意。○按外註：程胡二公之說在當

年時勢似均有難行然大義自不外此故朱子備論之愚亦備錄以見朱子之析義更精無容偏滯一說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三諫不從之類諫便是犯也 ○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

而後犯也 語類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惡地

至於說得太過則近於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

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

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君子路不是瞞

人底曰無臣而為有臣乃欺也 ○南軒張氏曰盡誠而不

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

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而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顏為

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感顏為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意問 美 課本

事亦鮮味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為欺

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為主

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

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貨好

色却諫其君勿好貨好色這便是欺 ○蒙引子路多強其

所不知以為知如使門人為臣一節則勿欺固子路之所

不足至於犯發若非子路所難者然季氏伐顛與夫子責

其不能正教則犯亦非易矣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

非打併說也然先後二字亦要看得平正 ○恩按本文一

戒一勸自是兩面平說而語脈一串上截也字微嚼下截

而字側透相生相足意理在離即之間時解每提起犯之

似勿欺專為犯而然此蒙引所以微不滿於范氏語也但

下截自是緣上截說以勿欺在平時而欺與不欺在臨

○子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汗下

精義伊川曰君子為善只存上達小人為不善只存下達

達與夜夜為利至於為非下達與○語類君子上達一

日兵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問日究汗

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小

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

又言究竟之義初聞只是些少問究竟將去越見差

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

只是初聞用心分毫之差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

一步便沉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

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上達是曉得透徹

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也到這裏○蒙引天理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意問 美 課本

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

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汗下也小人徇乎聲色

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汗下之地矣

高明汗下貼本文上下字○論語述君子循天理亦尋常

字中皆有積漸至極之意○論語述君子循天理亦尋常

事耳而不知其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亦尋常事耳而

不知其日究乎汗下以終身成就上達下達之殊如香壤

懸絕而共初只在循理欲兩端人苟有不甘於汗下之

志鳥不可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圖也○輯語不上即下不君

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

也○譬之一條山嶺大路工者在此上下者在此下更無

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畢竟上者喫力而下者勢

順故下多而上少其有中上者乃拚拚不上之人巧

為變下之計才不上必進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到底

山嶺中間無

棲泊處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

聲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四 憲問

堯

課復堂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曰者自信而已。遜世不見知而不悔。為人者人不用則不
 之。學人不知則不修。語類為己為人只是初階。用心分室
 如此便如此。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
 此讀合當如此。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
 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等好做時文。此乃為人之甚者。
 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計。幾歲為是。平近來學者多
 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或問小童。須實實從學
 字中看出。兩邊心中。所為不同。處來程註。兩欲字是學底
 主意。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
 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
 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
 不得。○居業錄。學不為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
 之物。○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
 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者。其心欲得之於己。今之學者。此

心可見他。真箇要為人。亦只是欲見知於人耳。故當以前說為正。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
 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
 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按所學。洞而所以
 得失之際。為學者。鑄于申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
 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四 憲問 堯 課復堂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或問
 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紹聞
 綱。非向裏為己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驚心精進。而
 省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分今伯玉
 以欲寡其過為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休。至於有
 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或過者。固已隨事用其力矣。而
 其心則常若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
 己。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而
 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帶
 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註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之非。可見矣。○翼註。留心克治。底人始覺。過易滋。而難化
 但。只要寡矣。還是難。底註。但字。猶字。宜深。味。按。此。亦。就。本
 文。語。氣。咀。吮。得。之。須。看。一。語。中。有。無。限。曲。折。欲。字。而。字。也
 ○韞語。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欲。正。要。從。心。中。見。

忠功九按此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天子再言使乎以

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天子再言使乎以

重美之精義揚氏曰欲寡其過非克己能如是乎伯者對

世蓋有欲言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者以此稱伯玉

亦可謂知言矣故夫子與之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

言雖謙而意義承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嘗非篤於進

德修業者真知此味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

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

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

意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

是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致之心也進

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

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震引人但

知使者之善於辭令而不知其惟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卷十四意問 聖 課本復堂

可取也假合伯玉未必能如此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

而使者云然夫子未必許也本出淮南子注

知四十九年之非云莊子乃適誤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此則本莊子則陽篇語類蓋其進德之功老而

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也條辨使乎一贊口中咏歎使意中實深契伯玉

此使者便能道得如此其所以可美也伯玉使來夫

子坐問使者傳言都要看得是一線上事方見聖賢以道

相勉以神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 曾子蓋嘗稱

之或問小註此是泛論其理直從曾子身上體出此來方

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解語此是曾子省身思

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又曰曾

子嘗稱此言已離却兼山講矣不必復糾葛一場二陰之

說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

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或

有義舍此盡浮游謬妄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或

問精義俱合上章互說今既以上章為范氏曰物各止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

下大小皆得其職也此三句亦微牽合上章語意不必泥

論語集註本義滙泰卷十四意問 聖 課本復堂

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

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齊黃氏曰位身

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通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

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

矣解語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所其艮象所謂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

處而言讀書錄止則靜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

後良彖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可以想艮止之妙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恥者不敢盡之意高中想出惡然無以自容光景過者欲

有餘之辭須看欲字欲有餘耳非真能有餘也然過字不

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愚按此與行過恭喪過哀亦

似微有別體味集註自明或問加精義諸說當作恥其

言之過其行乃與意合按本文恐其當為兩事也取其言

餘於言也。○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愚按此亦與或問互說義同。然鄙意以為既當為兩事，不必說到恥躬之不逮。只就其言時，徑情率意，便有可取。過亦不必說到行過於言。只就其行時，勇往向前，便自欲過。如此看，覺與語意似更警切。又按夫子常時說，言收行尚只是平等說。此處不惟曰：納而直曰：誠不惟曰：敬而直曰：過較常說又較上一重。君子矯輕警惰之心，更十分出九。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

自責以勉人也。精義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明道曰：此明其德耳。其型則一也。得此道而不憂，存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近朱不憂，感懼從仁，知勇看出。仁知勇又從君子之道看出。方與上論別。此條向誤列彼處為正之。○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聖 課本 敦復堂

亦有勉進學者之意。述朱實實講出望道未見之意。則自責意透，而勉人意自見於言外。要知此三者是盡性事。必期其能而非易能。又不可安於不能。則自責正無了期也。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一般。○翼註：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愚按三者字總是想像君子之道。不憂不惑不懼，亦總從君子之道想像出來。而我無能焉，正是知仁勇。○說我無能焉，正然見體象。○按下文子貢夫子自道句，恰好會心。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或問小註這一章，要看出聖人謙辭也。謙辭正是聖人造詣高深至此，不自見其能而為。字當不得謙字，而謙意實在自道之中。○按集註不直訓為謙辭，而曰：猶云謙辭，須將子貢之智足知聖與聖人聖道。

未見之。○愚按：會看出則謙字既有地來，而猶云之義亦得矣。○需類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會滿。此說也有此意思。然都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當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愚按：東萊之說，於夫子境地。○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尤合。朱子乃是子貢意中語。

○子曰：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聖 課本 敦復堂

有心排列先後，但一是就知仁勇而言，一是從君子之道。我無能焉，想像而出。兩章神理自是不同。若從先後較量，無論夫子當日無此成心，即子貢亦豈必因此之為成德。別於前篇，而謂夫子自道，尹氏亦只據義理言之。明其序之所以不同耳。又按困勉錄云：本章重在上下截當云：仁者自能不憂，上論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為仁者，以此區別細思，亦不盡然。看彼處集註，亦何嘗不重上。○截耶，但一為實語，一是虛摹，此則確乎有辨耳。

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精義：居氏曰：方人非不謂之學，則近道矣。○需類：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蓋以須於自己體察可見。○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為有急于此者故也。○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不暇為耶？○吳康齋曰：日夜痛目檢點，且不能為夫子所檢點，他人責人，密自治，疎矣。不可不戒哉。○徐辨：須知不是方人，便是病。只這專務方人之心，是病也。患不知人，將此心收拾轉來，便成爲己之學。今專務為此，便是一心向外。○則字甚緊切，自治。○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刻，則全在此字中見。

已獨至如此條辨乎哉只訓疑辭若作詰問之辭則語意
語並夫我不暇亦只是自貶非貶賜也深抑之意印
在自貶之中後此所以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巨而
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條辨患不知人章重在
立分說單對干譽此與病無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異
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能而不病莫知此言凡學者不當
患人不知也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學者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已
典雖聖人不自以為能盡也而尤於學者其不能之心何
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知之心則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 憲問

於中則其善甚矣義府學之而成謂之能既已能之而
人莫之知則其能亦無自而展矣然能不能已在已不知
在人而在人者非吾所能預而在已者當自勉也鄭東郭
曰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則猶
然是患人不知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
人疑已抑反語辭文集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徑徑然小
之意也又曰凡抑字皆是批轉言語言雖不逆不億而於
後此見本章主一直說下者非是

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精義呂氏曰不見其詐不
不億度人之不信也雖然君子豈容物之見欺獨乎事幾
之先不容詐與不信加乎已哉周論之曰其云獨乎事幾

之先者亦善但以為豈容人之見欺而不使詐與不信加
乎已則失之矣君子之先覺也亦獨理之明自然而覺如
謝氏之說耳若如呂氏之云則與逆詐億不信者亦奚遠
哉謝氏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
知堅冰也不知者遂妄欲逆詐億不信則過矣蓋未知先
覺之所為先覺也伊川曰人以料事為明便疑疑入逆詐
億不信去也語類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作
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
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
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同是逆
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為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
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
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
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為賢○人有詐不信吾
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
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 憲問

卷十四 憲問

課本

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高宗
之流是也文集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胡
明仲云逆詐在自詐自不信也又曰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理地明白財私智無所用之矣○逆詐是那人不曾
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我信不信是那人未有不
底便道那人必是詐我我信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
不信○焉氏曰逆詐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
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白者不
能也○四書通逆詐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紹聞編詐不信難以意度而人之情偽可以理知君子
無他術以先覺理明而已○蒙引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
多逆億之私其不億逆詐者多墜於小人則今也不逆
億然於人之私不欺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知事而
預料人之好而亦不欺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知事而
○後逆億之人亦未嘗不自謂先覺故註中特下自然字
見此之先覺與逆億不同亦字即對逆億而言而抑字却
與之畧反則此間自微有一折作兩層看是字固統承上
文而語氣却與抑亦字尤緊相呼應體味內註自極分明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

精義元本云君子一於誠而己推至誠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或問駁之曰至誠前知中書自誠而言耳至於此則初不為至誠而發也蓋言人不當預設猜防但不可為人偏於聽而失之若如其說其以抑字便端亦可見其非是也與○語類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于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我誠明之說或問語類皆問之時解宗之非是又蒙引云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誠生明之意非本意矣故在圈外○語類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愚按不逆不億所以先覺就道理懸空推論一層亦得此集註所以挑撥層折分明意理方為員穩

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按楊氏此三語又未嘗不與內註相照合不必因上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四

憲問

吳

敦復堂課本

三語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蓋晨門之徒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或問微生益自以隱遁忘世為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高謂夫子之委曲憂世為佞是

以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其所謂高者乃所謂固而已爾○雙峯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畝以退隱

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而悅殊不知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以天下得所為極致仕止入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為心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

然曰非敢為佞則夫子固非佞矣

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四

憲問

吳

敦復堂課本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

胡氏曰謂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胡氏曰謂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

胡氏曰謂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

在力處見之善毋其九便是德若單指調良則馬所有
又不足辨矣○新安陳氏曰此與歲寒松柏同其如詩六
義之比德按正意自在言外當年開
示人微指但長哦本句自有會心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思如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圖難於其易
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

以報之乎語類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而更無一件可

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
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獨夫子不與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哭

課本

遽言報怨之宜何以且先折他報德之更無以
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頭一詰其說立窮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

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語類聖人答得極好以

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為則為是無怨也禮
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

道○說統只重以直報怨一而以末句足之愚按上一
句見報怨宜以直不宜以德也下一句見德乃所以報德

非所以報怨也俱緊○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
對或人兩面駁盡

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
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

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

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
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

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
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

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聖之當然而
不以已之私意與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

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
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爾

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
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

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報怨者而
且則是以報德之德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

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
悖天理之甚哉曰然則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

乎曰周禮有之殺人之讐令勿讐警之則死此不當報
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

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
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

委曲如漢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未盡也蓋
天下之事有公義或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

為私可也而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輕重而處之使公義
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爾若小加委曲而害於天

下之公焉則亦君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

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類

問註謂指意曲折反復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
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

不亦薄乎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是善德則於德者
所謂公義行於上私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

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殺則殺之怨無與焉不說自
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呂中為相曾與賈種民有
怨却與之鄰職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買素無行元豐中在
大理為蔡確鷹犬中公亦被誣構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

復為請乞寬其罪惡果以為臣與有私怨實與相異其罪
此以德報怨也然於大義都背了恭賞罰出朝廷之公豈
可以已意行乎其間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魯有
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盜未
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潑未移去
都得一設若老氏之言後能改而賢則吾之言又引薦之矣按語類
元本二條互有同異茲併輯為一從紹開編之義引以直
報怨顧道理何如耳理當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在舍不以其
有怨於我而不愛之不取之也如理在舍不以其怨於我
惡之舍之亦不以其有怨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捨之也
只看道理如何一似未曾有怨一般所謂直也以德報怨
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情害公義公
道上去不得處不可厚亦難強要厚必不把法度都賣了
然則報德亦顧道理如何○輯語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
斲字四方上下俱屬筍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其一
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

○子曰莫我也夫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季 敦復堂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語類問子貢又不曾問夫子
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
一以貫之皆是此類此是大節且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
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
又曰此語乃是提撕子貢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
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
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之妙語類莫我知也夫子忽然說這一句
做甚必有箇着落處當時不特門人知

孔子見也故知道是聖人但尚有如未盡處故如子貢
明想見也夫莫知子也子貢說他不知夫子所以
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說他不知夫子所以
而問之夫子於是說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這箇
不喚不響在這裏說出來張眉目無絲毫得而人知
如木無所貼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
於人者都是兩邊做得來張眉目無絲毫得而人知
天對付葉公之語器相但知而已其與天相合也此
與不怨天難何以能無怨天曰未論德地且先問何
段本意蓋孔子當初無有知我者乎子貢因問何為
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我為知我者乎子貢因問何為
則怨天不尤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尤人
人亦不尤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尤人
人所共知又無奇特聲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
達去我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我者乎子貢因問何
理與我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我者乎子貢因問何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四 憲問 季 敦復堂

聖人都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後來上
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
達此理○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
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學也問禮問官
思下某以學問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語問何謂達曰是
下學了意思見識透過上學去○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看着力不着力九十五而志於學下學也立則上達矣
又自立而學能上達則上達矣○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進乎高明○未學上達則上達矣○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只是一理若下學到上達則上達矣○學之至即能上達但
人恐不自下學中來口不說高下學○問下學上達者如
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問下學上達者如
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
不是下學中便多上達○通不是別有一底上達又
下學便要學求玄妙則不可灑掃應對從此可上達者
便是形而上思按此條最說得四平八穩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固不離乎器然必須於形下而見
到形上處方為上達此際一而二二而一在一語字中
計分曉而字作縮上可作折下亦可然宋聖人語意都定
縮上分數居多○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後得越越
是上達○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與發憤忘
食三句以為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為自貶則又似自
譽○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
一箇道理按此正是解莫我知之意道自高神氣自虛
粘滯不得○或問小註天知只是自知自達何以人莫之
要與莫知對○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
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莫之
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知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
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
為一焉則又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相關耳此所
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蒙引不怨不尤下學
而上達三句意不離下學二字就套在不知反已反自脩
即自修之實也○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已反自脩
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已自脩則理在事中心亦非復外便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 憲問

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為已而非有所欲動於人處固
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不得而知也大註此但言其反
已自脩循序漸進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在內蓋夫子語
者其天乎住按無以甚異於人兼上達亦在內蓋夫子語
意本是說上達便只在學故均之無以甚異於人而致
其知或問及語類中有作兩層挑剔者如所云兩頭蹉過
乃自後人看得如此於理固然然在夫子口中須照集註
本義看下面然深味其語意亦是朱子推論云然在本文
口氣外○松陽講義聖人一生只做得一開口一舉念便
言不怨尤者下學須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口一舉念便
涉怨尤如何能下學○說統不怨尤 蓋在孔門惟子貢
正是聖人下學盡道於天人之間處
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語類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
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他只知箇頭耳惜
乎見夫子說只如此住下如予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
如此住他若有所點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問

一貫語便曰唯○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
子貢便無這處

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語類問意在言表口如下學只是
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

容不得又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學上達又曰學
日此亦無可說說那下學上達便是意在言表了

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

達天理或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

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

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語類下學上達雖是兩件

理會得透徹厥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

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

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

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

安有不能上達者○蒙引聖人下學便上達如何說循序

漸進如程子說或緊下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

云若孔子本意却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

是方下學便一蹴到上達處 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

達矣語類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

達釋氏只緣下學得不不是富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

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

下學如何上達按習而不察畢竟是不曾下學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

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市朝不

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

後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如命何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

以睡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

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子路非王佐之木家臣非卿相
道之廢與係焉何也曰此墜三都出蕪甲之時也道之興
廢故於是乎在焉曰侯氏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
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
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
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
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
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
之運故廢興厚薄之命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志問 審 課本 敦復堂

指氣之所運為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
不察矣○語類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教你做這
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
或問小註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
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
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
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
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更不消得言命○
齊氏曰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
欲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墮邱費者子路也公伯
寮想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
而為吾道與廢計然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
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係於天之神與不祐而不係
於寮之想與不想也故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慶
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
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此言命者以
曉景伯警伯寮耳○條辨不是聖人見道不行故作此激
烈語亦不是見命本有定作嘲罵伯寮語亦不是見景伯

志怒徒為作解動語聖人言命固是為中下人說法然亦
是聖人實認得真處打穿後壁以示人故命字對景伯伯
寮說便淺在聖人分上說便深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
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
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
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
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
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
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
後來必不可支持故須見幾而作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志問 審 課本 敦復堂

去亂國適治邦如百里去虞之秦○象引三箇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雁而
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公問陳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四者固非有
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
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
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
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四
書通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
是辟其人此程子所為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優

劣也按碎世直舉世無邦不當與碎地同論○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碎地碎色碎言而終不忍於碎世觀其論淵源可見矣○此章見君子見幾而作隨其所遇以審去就之宜而世道衰賢人隱自隱然奇慨於言外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象引此孔子憂世之言乃見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或問小註聖人這一味却有多少悲憫心腸說不出底光景○愚按深情無限全取絃外之音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憲問 美 敦復堂 課本

可而為之者與與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

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

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精義

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巳而不知孔子所謂無不可也或問

申之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

不可者巳之無不可也夫以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

用之則易危為安時禍為福亦反覆手爾豈有知其不可

而冒昧以苟為之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

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

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巳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巳然玩其

辭意緩而不迫以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勉齋黃氏

○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義府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晨門之言為譏為稱固不可知然於聖人心事始一語道盡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啓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

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語類

黃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然

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說統擊磬只是偶

然但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自寓於磬聲中○愚按荷

蕢因非常人然竊以虞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推之聲音

之道無所不通况以聖人之心猝然感觸此時荷蕢不覺

在磬聲一擊函蓋之中有心之歎自有發於不容已者直

到得既而一轉方為荷蕢自出主張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巳而不止不

能適淺深之宜語類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

堅確底意思○集解鄙字只貼定硜硜說就他專確不移

便是鄙處謂其所見之拘也深則厲淺則揭緊承莫知斯

已只作自家唱歎語言涉水尚知淺深豈涉世可不知行

止開閉冷冷若規若調與其始念絕不復相蒙○始之歎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

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或問

難字須從已字中婉轉發來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化之人豈是好為其難而有一時欲已不得光景○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弊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聲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紹興編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故難荷蕢所見全一已之進退則易○人情孰不好易而惡難人人趨其易則孰肯為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憲問

弄

課本 敦復堂

難者於已則便矣天下其何類焉故夫子之不能忘天下乃萬物一體之心荷蕢之果於忘世是自私自便之見○徐澹果哉二字一既是歎荷蕢末之難矣是聖人自言如此亦不為難言外便有不肯如此之意○荷蕢方以聖人為難於果聖人却說果亦何難聖人甘為其難而不肯為其果此中有多少苦心在

○子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問諒

於禮記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蔡氏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係辨何謂也是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故下以百官聽冢宰告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

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或問小註總已以聽如

前政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

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精義侯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人君當不言之時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自古已然君臣一體伊尹之於殷周公之於周用是道也又何疑焉後世君不君臣不臣故高宗之事雖學為疑○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以聽冢宰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憲問

弄

課本 敦復堂

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雙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家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精義侯氏曰禮者所以辨

上下之分正而易使○慶源輔氏曰達謂類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雙峯饒氏曰禮何以使之達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蒙引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無一步離乎禮如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若自家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末言○按禮達分定在上下截夾縫間○義府禮而日好全是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日易使按精神心術亦離不得品節等殺情

深文明此其所以以兼本末爾氏言觀感饒氏言致教本始故易字緣由只在好字中透出不然為人上者亦誰不謂以禮使民却未見其使之果易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

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

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

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

反求諸近也或問脩己以敬語難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四憲問 李

於是告以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後其至則心平氣和而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也

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

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有於節節推之舉斯心以

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于路之問而

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

遠近之差推之而後也

堯舜之德也

政事之施焉

及人者蓋舉其本而子路未以為疑若脩己於此而徑可

以敬一語已了君子因于路不喻而少其言故生出安人

安百姓兩層來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至於安

百姓則是充積之盛自然及物也充積之盛無不

也充積之盛無不

姓充積之盛無不

不充積之盛無不

效充積之盛無不

夫充積之盛無不

虛充積之盛無不

切充積之盛無不

不充積之盛無不

已充積之盛無不

敬充積之盛無不

字充積之盛無不

私充積之盛無不

以充積之盛無不

則充積之盛無不

學充積之盛無不

言充積之盛無不

一充積之盛無不

較充積之盛無不

不充積之盛無不

按兩言脩己俱藏敬字在內安人安
百姓亦非是無事但只是舉此而措之
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
人矣按集註將未句申說一番非重視安百姓乃正見得

病之心仍然是脩己以敬之心對針兩如斯而已乎透過
一重收足首句方見得君子分量只此一語自十分負戴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鳳龜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響帝語類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

是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每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

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

又曰體信是無一毫之偏達順是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

睿知皆由此出是自然之明而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程子此語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

出些聰明睿知來且看一國之君此心才不專靜則姦

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

辨何以為明睿知皆出於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以

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

又曰平日須提撥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

明看今人多怠地因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秉賜許

氏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

論語集註本義准來卷十四 憲問 聖

致復堂

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中庸致中和只是一箇敬
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聰明睿知皆由
是出以此事天響帝是字此字皆
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也

○原壤夷侯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逆焉老而不死是為

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禮記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

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

乎孔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也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夷踴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是為賊總承上

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

勿踴踞然或問范尹氏皆以為壤非可言喻者故叩其脛

此蓋夫子自衛反魯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侯也因

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踴耳豈

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胡氏以為原

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侯胡合

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教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踴踞

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

說亦善○語類原壤登木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

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侯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

論語集註本義准來卷十四 憲問 聖

致復堂

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

闕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賈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

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

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憲問

非寵而異之也或問若如諸家之說則孔子坐觀童子之

為抑而教之得其旨矣○語類欲速成者是不止乎童子之所

次要至處無是理也○南軒張氏曰非能求益但欲速成

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鳥能以求

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

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

以長受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慶源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精義楊氏曰善戰者不陳

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

不善戰而問兵之末也楊氏曰俎豆器數而已禮之末也

陳亦軍旅之末也故問陳以是對又曰禮藏於器以爲用

天下之至賾存焉或問陳之曰俎豆固孔子之辭非以

於禮亦未有舍俎豆而能行禮也此又孔子之辭非以

爲禮之末而以對夫軍旅之末也使靈公聞孔子之對而

問禮焉則其本末無不舉矣豈必專以尹氏曰衛靈公無

其藏於器者而未夫天下之至賾哉

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或問

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

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

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

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

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

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就謂其

不可留哉其後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事

其旨遠矣○南軒張氏曰春秋之時言諸國以強弱

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非急者曾

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于俎豆之間，則其而達之必存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於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蒙引：俎豆二字因問隙而生，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宜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語類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五 衛靈公 二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 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類問固窮二義孰長。

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亦字，文勢乃相應。○或問以文言之，則何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曰：以子路慍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失乎？曰：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是亦不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條辨只作固守其窮，只得賢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愚謂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二句是說處困而亨無所怨悔。二句是說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四書通無所顧慮者，在陳二節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決於事理之當然而不知有利害也。無所怨悔者，安乎天理之自然而不見有憂患也。此聖人之事，學者固宜深味。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天下之理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是中庸天下之大本。本字○發，聖人特呼賜也，現身說法，以多學而識之發問，便隱然有箇子一以貫之意。思在欲其知所本集註所引先經起義也。○精言子貢是學夫子者，夫子恐其以已為多學而不求其本，故有此問。于字一章，眼目後面然非與非也，俱在夫子身上說，非泛論道理。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五 衛靈公 三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語類夫子謂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許多曲折思量，一問過而夫子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會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條辨語類云：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蓋然者，據平日之所見而信之也。聖人生工夫都是好古敏求，多問擇識，子貢只見得如此則謂聖人亦僅在於此。如何不學識，無不識，然求如聖人之全體渾然萬理畢備而終不可得，則似聖人又不專在於此。然是信聖人真多學而識之者，非是疑聖人或非多學而識之者，非是自信自疑。獲自信自疑，意亦即在裏許。○

精言然字街口直出非字亦隨口接出註中方字忽字正
見其信疑非有兩得九總在然字上去然字雖
下於非字上有見地其全神已注在非字上去然字雖
未敢而已與斷離矣故以為將有所得○四書通集註於
會子云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此則云積
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亦字是從會子說來○輯語此
處積學功至與會子章其積力久皆聖
人鐵椿定法不到此境地固無從與語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而明一貫驗得
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
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至晚猶奈何許多知識不下故
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使知所本也○語類孔子告子貢曰
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
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理後人不合其意遂以為
孔子只是一貫原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五

衛靈公

四

課本

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甚甚孔子
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許大精神亦吞不得
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聖人也不是不理
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于博學多識而在
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
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或問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親夫子故以為亦
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
貢使知夫子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其所以貫之
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其所以貫之
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嘗知夫眾理之為一而
靡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眾理之所在而汎
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夫所當學者而於
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
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
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
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
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

是其於眾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以
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
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
至是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
涇語之哉其於會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
之知此所謂無非一理而會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
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
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
已其所以性則理也○語類事物之不一而無不通者其
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哉又曰所謂一者固
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一則豈能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
文集會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
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或問小註一以貫之
字正指所學所識一貫與多識總是一貫方其不曾見得
一貫只是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非於多識外
另有一件事也○按夫子說箇非也為子貢非字證明意
在鑿鑿引他歸於一貫不作含糊影射故起結兩字語
氣緊相呼應或因此竟抹却多學則一貫更貫箇甚之字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五

衛靈公

五

課本

茫無着落矣○李安溪曰兩箇一貫皆是教以知本之學
用力之要非如異氏印證契悟之說一經指點便豁然無
事也忠恕章註至詳明此章註即云說見彼章可知兩箇
所以貫天下一道者此矣按首節註中知所本意此最道
得慈實忠恕章註所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
用各不同蓋謂是也子貢博物洽聞之功居多而探本
窮源之力未至宜其於性與天道至晚而始得聞之與○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
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
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輻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語類問謝氏謂如天之於眾形非物
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
人只是一箇大木大原裏發出自然明聽自然聰色白

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此大本中
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一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
出去無非是怨問謝氏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
以引此詩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
得說下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
識之亦非不是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當
多學而識之則可諒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 尹氏曰孔
子之於會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會子復深喻之曰
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加會
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
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
淺深又可見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五 衛靈公 六 敦復堂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
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四書通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
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
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
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爾軒張
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
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
○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德而曰知德蓋德與道不同
知在行先曰知德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
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
添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翼
註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
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鮮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
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按此據史記而云然朱子
亦姑與存疑或以大意揮

括之則可不必牽合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與平聲
夫音扶

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
迹也稽義官氏曰體信達順德乎於大從欲以治則四方
化之說也謝氏曰揚子云堯堯之迹行堯之道法度彰禮
樂備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也此紹堯之說也范氏
曰舜得禹皋稷契而相之如天運於上而寒暑各司其序
此任人之說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
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同一節
說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五 衛靈公 七 敦復堂
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愚按德
盛民化聖人所同紹堯得人舜之所獨則似所重在紹堯
得人然畢竟以德為王舜有德而德而德而德而德而德
以官人之德而不然堯易紹禹皋諸人豈易得非有舜之
德如何能當得此遇註中尤不見其有為之迹第釋明所
以獨稱舜之故而非謂遇之果重於德也看下文於恭己
句注明敬德之容所云由外而知其內者大指自仍歸重
德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
已或問恭己之為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
乎揀脩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耳其無為而治之道
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也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瀆川舉元愷
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曰制書而考
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
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
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澗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

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已之效也
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而非又恭已以臨之是以其治
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
人恭已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安妥鳩毒而所謂無事者
乃所以為禍亂多事之媒也○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
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
外而知其內是也○轉語恭已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
無為之象耳非追原無為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
自得又曰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救註云人之
所見如此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
如何說得恁輕便按夫何為哉一呼而已矣三字一應語
意自是說他無為非以恭已為無為之本但以恭已正南
面止作一容字看却未矣有是容必有是德容可見而德
不可見故集註特指明敬德之容雖說是容然觀侯氏引
篤恭而天下平則所以德盛而民化者未嘗不隱攝在裏
而已矣三字看似輕澆而詞理正極沉吟恰與上半截神
遇氣合看作推原語不得以一容字蓋過亦不得胡氏云
白外而知其內夫子當日說到此間不覺穆然神往此中

論語集注本義卷十五 衛靈公 八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或問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猶曰不行於妻
行者非也 ○條辨達是行無不得行亦是通行無碍以下
行矣行乎哉然後行三行字證之而知其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
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
達之意也篤厚也 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
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且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
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

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語類篤者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
患○紹聞編篤是篤敬是敬與忠信字為一例篤與輕浮
淺薄為對敬與怠忽放肆為對篤有深厚懇摯之意如獨
行不愧影夜臥不愧念之類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
者自深薄者便淺而易忘以此觀之則其人之篤不篤可
見矣○南軒張氏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
以是而行何往不可○蒙引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
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按兩雖字都是要其
極而言見得如此則行不如此則不行下節夫然後字早
已伏而 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
夫音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 精義伊川曰正則見其參於前所
見者何事或問申之曰本文之意
九

不過若曰坐則見其於牆食則見其於羹程子亦姑欲
以此發學者之疑而以何事言之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
而承其說者若以為別有一物恍惚惚惚似有形象參讀
而往來乎心目之間程子之意初不若是之怪誕也參讀
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輒也言其於忠信篤
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
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精義伊氏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參服膺之意參問論
之曰參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
則可直以是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參服膺者不
是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
是且抑天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
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猝而與其效也其旨深
矣○語類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與則見其倚衡如此
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一文集敬夫云參前倚衡使

子張書諸紳

之行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請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念亦何益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五

衛靈公

十

敦復堂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

同體如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五

衛靈公

十一

敦復堂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新安陳氏曰近於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以欲寡其過而未嘗觀之則備身處言宛然聖門之知度

日野不召而射鵠於園二子從之不待皮冠而與之言
子慈孫文子如戚孫剛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
卒章刺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卒於賦
而入見蓬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好之庸知愈乎遂
行從近關出公使于驕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近宮孫子
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齊相之
二十年齊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齊魯曰苟反
政由齊氏祭則寡人齊魯告蓬伯玉伯玉曰我不得聞君
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五月齊魯攻孫氏克之
殺子叔書曰齊魯欲其君則言罪之在齊氏也孫林父以
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復歸於
衛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蓬伯玉然後可

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或問學者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
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敏熟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五

衛靈公

十一

課復堂

也。語類問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蓬伯玉如何曰試將兩
人對換觀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蓬
伯王之君子。按直哉君子哉兩字皆極贊歎之辭。二
子高下自後人品論見得在夫子當日只兩開說不必互
相較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精義謝氏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賴於先知不可
與言而與言則強聒而不受不知者必有一於此矣或問
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教人為言則亦太拘而
於事理有所未盡耳。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
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推知者不失人亦
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或可
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
則失言矣。輯語失人失言原自兩字謂亦字側重非也

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然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
併說。○蒙引用功不在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
居敬窮理。○條辨此章說所該
者廣凡有所共謀共為者皆是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精義楊氏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
不違仁其欲成仁。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
則與仁人。一也。

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
德全矣。語類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須知道求生害仁時
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
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或問仁者
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
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五

衛靈公

十三

課復堂

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
而不日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
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
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所以所惡
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殘易所貴之宜。○胡氏曰當死
而死者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
者有志之士據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潛室陳
氏曰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他見義理不見已身
○比于仁人。○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
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
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精義伊川又曰且看生
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
或曰既死矣敢問大勝處如何曰聖人只勝一箇是。○語

類余正叔謂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成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文集敬夫曰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謂成仁亦但以其心之善而後安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使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舍生取義亦出於一時計較重輕利害之私而無慈實白盡之意矣○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全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死生之機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養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奪也○曰然○精言無求生有殺身斷然信其不奪者正以平日立心制行信之也○蒙引同一殺身成仁只是在志士則為勉然在仁人則為自然志士利仁者皆非死生所能怵也兩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課本 敦復堂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愈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子日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漆之所養者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王介甫曰事象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觀惡禮傲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謝氏取此說可為悅不若已者下校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精義范氏曰

仁則曰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則告以事大夫友士是由人也或問駁之曰仁賢雖外而所以友而事之者獨不由己乎哉○又據為仁由己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不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師友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語類大夫必有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要孫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克己欲復禮而未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又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執事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純言友徑指仁上說○或問小註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此是事友實際即是為仁實功須從此看出方與利器善事相關○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勵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駢連聯所少非大夫士亦非不能事友正為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樂則自尊貴而悅不若己最是為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着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愚按賢仁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課本 敦復堂

○顏淵問為邦
在此字發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蒙引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解語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友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或問小之問有二一問在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存疑此章當與顏淵喟然歎及問仁二章合看此是王道彼是天道有天德然後有王道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象難捉摸只有

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日中○蒙引斗柄於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堅也今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天

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

八百年為一會以會建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問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五 衛靈公

六

課本

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問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滌沙之勢想初問地未成實之時只是水後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

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

子為天正也語類三正之建康節分十二會言到于上方

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

為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造化則人物消盡○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終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十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開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

當年會為一元之中開數萬年之後開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造又如此矣

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

欲觀夏意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陰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場功待而春楊管家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即是而推所謂夏時者其制度教條之詳雖不可得聞而時之正令之善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

已見端於此矣

以告顏子也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

猶曆於地中而未嘗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五 衛靈公

七

課本

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

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

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言耳而有三統之說

然以言乎天則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類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芒昧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人正○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雙峯饒氏曰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月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歷遂建寅為春時之正也乘時作事令之善也○程間編義命義和曆象長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即夏時之所本也人時萬事之先養和而後之九官奉而行之此六府三事之所以允治而庶績之所以成熙也○文集所論三代正朔之說舊嘗

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
此又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上尚有
闕故夫子只說與這德他這面問得大答得大豈是犬
大法○問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邪家時與聖人何如曰
終勝得孟子但不及此子些問莫有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
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
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顏子有稟極聰明凡是
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悅如亦足
以發問為邦而夫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
殷輅周冕韶舞當博
我以文時都理會得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論語集註本義

四書通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
辯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子者也○阿諛
錄淫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奪謂之慢
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
矣蓋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故亂雅
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辭也愚按聲
固言聲調然聲之靡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辭也愚按聲
之詩而鄭為其故鄭聲之淫亦甚於衛朱子於詩傳聲言
之今必謂非指其辭則試思聲從何求母乃不揣其本○
佞人包藏禍心好說百出以是為非以白為黑密於寢行
善於途迎君欲修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
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其去儀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
之如飴雖至於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夫巧言孔玉堯
舜猶畏之况於他乎○義府天下之感聲與言而已矣感
則聲與言先入惑則聲與言最深○稱詭鄭聲佞人兩件
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為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
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
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此無不補焉○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

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

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

餘皆可考也○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

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人識者范氏曰夫天子之得

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致

太平之事也或問論之曰但以爲治天下而致太平之事

而不察乎夫子所以損益之意則疎矣○天集前輩多以

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

抵牾者然以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

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不得非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

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語類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

些子故聖人對商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

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纓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

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

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也只做得

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工夫夫今却道

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

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

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法外意者意
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
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雉麟趾之意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輯語上四項鋪叙制
度是橫說末二項情先治法是豎說上四項如尙書陳六
府三事末二項如勸之以九歌俾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
勿壞之意莫草草濶作六事看過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
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
湯使人危殆故放遠之然後能守成法按程張皆以
使人淫殆為言此只大槪說須知是鄭聲本淫故能使人
縱欲敗度而不自止使人本殆故能使人覆國亡家而不
自悟殆危險之意謂其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
言如此其心不可測也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
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
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
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示顏淵惟顏淵
可以與於斯也鄭聲使人易溺而難防聖人每致戒於斯
者非聖人必待戒於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
鄭聲遠使人而後四代之禮樂可以興行而無致矣○張
好古曰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
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使人為萬世保此法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政復堂 講本

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雙峯饒氏曰
地之遠近耳欠說得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
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稽義伊川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撥程子以事言則地與時兼攝○
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
日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
辨憂矣○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
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辨憂
也蘇辨申之曰聖人總是教人豫備之意備不豫則憂時
至教不覺其忽近耳○義府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
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此無遠慮者之有近憂也戒於無
虞圖於不見使人思慮而預防者其斯言乎○仇淪莊曰
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勤盡其
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又曰聖人教人慮患於未
然全在反身克己上若徒出書空則憂仍不免矣愚按

反身克己中正復處事精詳有萬全籌畫如
詭厥孫謀以燕翼子豈是苟且目前之計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義府曰未見猶有望也曰
已矣乎絕望矣我夫子此
歎善人之意愈切不必如第九
篇云專主為衛靈公而發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
之與
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
惠魯大未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

於朝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使國
人祭之惠讓之以為不合祀典且決海之有魯已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政復堂 講本

果然文仲聞之引為已過謂季子之言可法使書范氏曰
以為三策即此一節文仲於惠之賢不為不知矣
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
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
位精義楊氏曰任國事以旁招俊又為職不任其職非竊
位位而何侯氏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據
之也謝氏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祿而欲以擅之也是
以謂之竊位或問論之曰范楊侯得之謝說甚矣文仲之
賢蓋不至是也○或問小註此章上斷下案竊位便是不
稱其位有愧於心即知賢而不舉也聖人作春秋之意詞
嚴義正凛然不可犯○勿軒能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儀
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讓其竊位
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按此本揚侯之說蓋大臣當國
原以薦賢為己職能薦賢則稱其位不能薦賢即不稱其
位既不稱其位即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以為竊位
則非苛也○雙峯饒氏曰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

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惠立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敬而不進之。按此用謝說以為朱子所不取然細思夫子既下一篇字復揚一知字字字分明從知字下斷蓋以惠之賢若不知則已交仲却實實是知而不與之立豈微自處不知者此其心豈非自以德不稱位惟恐惠一見用而形已之短惘然盜得而陰地一腔酸味都是一知字中酸結夫子既直斷其為竊位能日又以為不仁正不得以素有賢名而姑從未減此朱子所以又以為詞嚴義正即聖人作春秋之意則謝說亦不為文致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精義楊氏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已其取怨也孰甚焉。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為本。語類厚是責人少。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五

衛靈公

孟

敦復堂

隨材責任耳非舉而弃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怨。集編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蓋本於此。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倫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按此說即本或問。蒙引責已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可招怨。輯語此章當從上兩句推論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兩句。紹聞編東萊呂成公少徧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時忿憤為之水釋學不可不如此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孰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難

如之何如之何者孰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難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壽類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可奈何。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集解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就謀事人心窩裏

心與口自相商度之辭須連讀合看方見思審處之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一是本石不知如之何一是雖與不肯加之何聖人即借此三字打動他。吾未如之何猶云我也與他不轉亦隱然見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絕之正深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孰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

也。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終日之間而資也其自暴自棄聖穴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陷於患害之微辭也。○文集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五

衛靈公

孟

敦復堂

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縲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熱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蒙引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只據理言耳然必如此方說得難矣哉意全入德就前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孫辨放辟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壞了行險僥倖之機熱是連作用都壞了皆無以入德皆將有患害無以入德是流苗下說。將有患害是推及後來說。○紹聞編此章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厲學者至痛切之言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獻為與下民一又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齊之樂耳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處俱云難矣哉按此條最發人猛省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紹開編義以為質質字對下從違一斷於義以為之本這便是義以為質如物之必有質幹然集解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却在事上見質此就加沒骨幹一般所謂無質不立是何等鄭重而非行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五

衛靈公

美

敦復堂

決其當否子其問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謙然謙之時詞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始終誠實成此一軌却非是孫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之句雖舉成終乃見義只是合宜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

聖人雖仗至公大義以弔民伐罪然謙謙不以自居執玩管語諸篇禮行孫出氣象藹然可見○大則禪授放伐近則出處去就小則一言一動莫不皆然如孔子之去魯可見乃君子之道也集解集註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曰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於末句曰乃君子之道味一乃字見得必如是然後爲君子句中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爲本精義揚氏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和孫而不可信成之則其爲容節也浮文而已無著誠去問論之曰孫出信成二句不主於義而主於禮雖其文勢相因有如此者然亦當歸於義文意始完備矣○紹開編行之出之成之俱指義而言只是一時事只是一箇義而總之成就箇義故以義爲本○輯語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

以理會方外之事也或疑義形而外方恐只是義以為質
上而事禮行孫出似說不得方曰方非稜角峭厲之謂乃
是事有定分蓋義自是方欠他底不得易置他底不得
禮行孫出亦只是盡其事之宜而已措置得恰好便是禮
便是孫盡其事之宜即所謂方也按義中自着不得一毫
陳忽故行此必以禮義中自着不得一毫幽莽故出此必
以孫至於信則方其制事之始本是一片實心自始至終
豈容得一毫虛假故必合禮孫信三者才見得義之所以
為方外固須一一體認然絕非逐項增
添此夫子所以必歸諸成德之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精義范氏曰人之病在於不脩已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
以誇人也○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
無其實也○疑問此與不病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
病而不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
患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十五 衛靈公

天

教復堂 課本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
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
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義府申之曰君子之疾非
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
可知也惟此心則當其未汲之先而汲汲焉以求盡其實
者不容已矣夫子此言蓋勉人及時進脩也○雙峯饒氏
曰言沒世者蓋指事乃定生前或可于名死後却無點不
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
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曰求
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
惡故長而無進孔子責之四十五而無聞孔子歎之沒
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精義呂氏
曰論為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
語信道之至則沒世不見知而不悔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之所以
分也或問小註此章要在求字上看出君子小人之所以
分處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已何嘗有尤人之念乎
若夫小人則不能反求諸已而惟歸咎諸人也○南軒張
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已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
已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紹聞編聖人此言甚有該涵言君子小人之處心行事每
每如此即如一言一動之微君子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
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是求諸已小人則巧言令
色欲以悅人之觀聽是求諸人求諸已故君子有以自立
求諸人故小人常志在隨人求諸已故能盡已求諸人故
常至喪已○輯語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才求已便
是君子用心才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已求人成就
時才分兩種按此亦與為已為人章相似但彼處單指為
學言此則兼學問事業持已接人俱在裏○精言為善非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十五 衛靈公

天

教復堂 課本

以要否積學非以干祿求諸已也愛人不親反○楊氏曰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亦求諸已也小人反是

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

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

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

言者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
吾是以著之○谷註此章若依楊氏合上二章
為一意則白文二末字是求名也謝註無不反求諸已味
無不二字言君子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已不願外為人
也說較平實不
粘上二章為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精義伊川曰此矜尚之矜也語道矜是自
把足底意思又曰是箇珍貴時守之意

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

不黨精義范氏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

一對照方見得集註用然字一轉不是將上下截看作兩

與易至狗物而失於羣君子非與人與也處已嚴而不失

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

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非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

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

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

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眾之際戒謹恐

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仇滄柱曰矜是守正

爭是逞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其實本不相同其源頭只

在認得君子真則剛直之操和平之養自與爭羣迥別輔

氏欲於矜羣內看出爭羣愚獨於矜羣內看出不爭不黨

○輯語於羣爭黨羣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

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畧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

論語集註本義滙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才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

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

偽又曰不爭黨只完得矜羣○愚按就人看君子矜易於

爭羣易於黨而字應有一轉○就君子本來道理看則矜

自不爭羣自不黨而字只須直下解○此則滄柱與輔氏之說正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精義范氏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

不可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陽虎之言孟子取之

故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

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

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南軒

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然而雖使

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也以人廢言則善言亦

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用人下是廣以納言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

言舉取人不好底雖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按推已及物恕也

以可終身行之也一言只是一字恕是也行之是行此

言之字坐得實行字方認得窮字貢原是問一言不是問

行時解每將行字看作問行章一則非也○已所不欲勿

於人正是可以終身行之處終身則非也○已所不欲勿

終身可以行之解此方得通身了暢○語類恕可以終身

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已及物為仁

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又曰恕知正是恕○問孔

子言恕必兼忠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言恕忠已在裏面了

又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

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

按恕本於忠推原本領理固如是然必明補出則一言之

外又添一言下况忠為體而恕為用子貢問終身行意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自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南軒

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行之者極其至則

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用力處言之行恕則

忠可得而存矣朱子駁之曰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

論語集註本義滙注卷十五 衛靈公 三

忠固在其中矣蓋無忠做恕不出不得云忠反因恕而存

也○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

勿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只是推己之心

於人非有特於外○結問編推已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

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總皆在我施之心

無盡事亦無盡也○輯語恕字中實專無窮擴○尹氏曰

先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中極頭田地○尹氏曰

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

也。轉語怨之本來與怨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看愚按七道難言而怨則人。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慶源輔氏曰始則推已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愚按知要雖列圈外然實與內註相發怨之所以可終身行處本自鞭辟向裏何等切要。但輔氏以為極其效而言則後來錯認行字為子張問行之行未必非斯言貽誤故行字須脫離之字不得。乃為腳踏實地終身行之是終身自做不盡。非計功程效攸往咸宜之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平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課本

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

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

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

惡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

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

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下面只言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何所譽須知道是非與

毀譽不同。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

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以忠厚褒借而譽者

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或問

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誅之也。試云

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有以次知其不善而卒未嘗誅之也。此所以言譽而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取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先時有所譽。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善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後兩誰字與無字微別。上承吾之於人也。索隱。下與斯民也相照。便隱然見得直道難誣。不容自我而枉。只此四字大指已攝下。如有所譽。特就誰毀誰譽中抽出言之舉。單見雙非。另生一意。斯民也。能亦止申明所以不容毀譽之故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三代之時。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之於人也。人。三代之時。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本節是推原夫子無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三 敦復堂 課本

二字與下釋本文。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斯字中含三代之所以二字。相呼應。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斯字中含三代之

用。意尤在一節字。便隱然。所以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指

見得今古不易。民而論。所以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指

善之惡之者。則指君也。○需。類。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

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

曰。此章勉齊親見朱子。改討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

得。簡繁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

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

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

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愚按。畢竟今本。老到

○或問。斯民之指。為今日之民何也。曰。以他文推之。如伊

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况今先言斯民。而

後言三代之時。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之時。所謂斯民者。乃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直道而行也... 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 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 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 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積班固作景帝... 費引此數語起頭以見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 今同秦網密文峻故致充不勝到交際恭儉民便醇厚只... 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正得之○文集答呂伯恭書曰...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 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下落斯民也是指當時之... 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 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耳而化也夫... 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此與... 語類前二條指三代之君說若不是君孰以直道行之於... 民別條皆主民言當是朱子未定之論○愚按直道而行... 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却主斯民人之生也直道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敦復堂

一言三代之士君子所以公其情而好之惡之意理最為渾備○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 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新安陳... 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說其說發明得精切至到善善惡... 惡無所私向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 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 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 行乎其間蓋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 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五 衛靈公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 悼時之益偷也勉齋黃氏曰今亡已夫歎古人謙厚之意... 三字上史闕文是不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是不扶已... 所有以自利朝有信史則是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夫... 子所以撫今而追昔○家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愚謂此... 益字可見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愚謂此... 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新安陳氏... 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 可見○蘇氏曰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豈有損益於... 世者哉然且謙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 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浮薄而莫之止也○韜語...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胡氏... 然即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託正自無窮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五 衛靈公 美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

矣補義范氏曰衆惡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獨立也衆好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鄉愿也侯氏曰衆人之好惡固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當察也○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廣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兩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焉愚按無論衆人之好惡或蔽於私在所宜察即使衆人果出於公亦須察然後實見其可惡可好處說到此兩必字方勘得盡○輯註可疑正在一衆字一箇人如何能使得人皆好皆惡此中煞有可疑然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

敦復堂 講本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之所寓道外無人道即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補義范氏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人則道大有人則道小人道無道本無體廣狹在人非由道也○語類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便能搖扇扇如何搖手○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之若不盈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盡收八來職分之所當爲者一一使推出去方是弘按容受一義於集註似爲添出然必有容受之體方能廓大之用性分一層自可本義只合以廓大爲正言蓋則內而身心性命外而天地人物無不該言弘則盡已性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無不備而廓而大之則一視乎人之能所自致○或問小註此須要得廓大意思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人去弘他才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但今人只解重上句不知此章之神全在下句要人十分體認只管推推進去直是放手不得○輯註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與道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覺悟正是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

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或問張子之意微而顯矣大爲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紹聞編盡性如戒

敦復堂 講本

謹不嗜恐懼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心做
出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心又人之主宰此人之所以能弘
道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各性只是理全靠此知
覺方發揮得此理出可知良能可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
不能故曰人能弘道道即是在心中所以自弘此言非不
於天原無所不備而非人則不能以自弘此言非不
能以自弘只繳足人能弘道句至下句非道弘人解作
非道自弘却不可蓋弘人明是大其如為聖賢之
道而弘然其所以能弘者則須人自擴充弘道者人弘亦
者亦人道更無從着九此集註所以云道不能大其人或
欲收作道不能自弘於人者非也○黃氏曰人能弘道當
自勉以力求非道弘
人不可安坐而求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十五

衛靈公

美

課復堂

矣精義范氏曰舜戒羣臣不曰無過而曰子違汝弼仲虺稱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猶不敢自謂無過而况其下者乎推過而不改則是為過若其能改則不謂過也或問論之曰范說亦善然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乃為能改則復於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勤一德意之同背則不同矣按本文是謂二字危悚之至故集註先揭過能改一層下乃極言不以之失與范說只爭一先後位置間而用意迥別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釋題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然喫辛苦來○其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貼就他去做按此學中便兼

有思意若不善會未免又說成以學廢思了○問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西書通書說命惟學遜志一語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家引勞心以必求者強探力索硬要得而未得也○李氏曰夫勞而無功過而自滿者深造之以道而味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南軒張氏曰學原於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為無益聖人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聖人固不為無益之思即已而言所以教也○後漢書嘗二字直貫到以思住故註以一句字截之然無益二字若不頓斷則猶不見思之徒勞而死心塌地以從事於學故亦以一句字截之能於頓截處領神則一章之大意已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

卷十五

衛靈公

美

課復堂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餓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語類凡言在其中當以餓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而人爵從之則祿在其中精義楊氏曰耕也而有豐凶之而有獲祿在其中下自須如集註用然字一轉若照楊氏直下則君子之謀道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轉似巧於謀食矣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語類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誼不謀利賭當不到那裏○問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

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
覆推明以至莫道不憂食而止又曰此章說得最反覆周
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說透了中央又分兩
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象人謀道以求
食底意思下而却說憂道不憂食便和根斬了○變峯德
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
心言○象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憂在謀先
○四書通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耳果不憂
貧自不謀食○謂語有一毫謀食之念即不是謀道然亦
有不必要皇皇謀食而亦未嘗有志於道者此種人豈得自
附於君子故謀道不謀食須兩面對勘始得○愚按謀道
不謀食是言其大業如此乃耕本謀食而餒在其中學本
謀道而祿在其中雖分兩途而常混在一處故前須根究
心窩到得憂道不憂食才是真謀道不謀食不然心上有
一毫夾帶則為學都是為祿豈君子之所出乎○舊解謂
語雖三轉只是一意看字只將首句立定綱宗中二句閑
未句繳大指自得註中亦只是祿在其中下○尹氏曰君
有然字作轉此尤通身筋節朱子最着意處○

論語集註本義准系卷十五 衛靈公 聖

課本堂

子治其本而不郵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獲此與朱子重
仁之說小異而理可相參○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
守之者恐其難得必失耳知之非難行之惟難此守之所
以貴於篤也○或問小註既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必失
蓋且就知之上說箇得○程陽講義得之於學問思辨之
際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塗而廢遵道亦徒然耳故必
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徐辨學問先分箇得與失只
一箇仁不能守那知及都無用雖仁不能守尚是知之不
真然畢竟不有之於身田於為私欲所間力行上竟壞了
故朱子謂此章當以仁為主但以後節節都有工夫不可
謂一仁守便無餘事耳○首節當另提見知及必由本及
下二節就仁守上推言之又要莊以遊動以禮見由本及

末之意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

我而不失矣

精義伊川曰仁能守之有諸已也又曰謂仁

矣所以云守也按此看守字方是所知者在我方是大

本已立○語類此是說講學莊以蒞之以後說為政又曰

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

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

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

下句放此

語類問克已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

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

思開闢發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問此

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箇知及之仁

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

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小註此章要

得通入語意不可將莊蒞動禮攝入仁字中○潘室陳氏

曰雖是仁能守然當蒞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

妄念便生須逐時照管令縛縶不開則情慢之氣無自入

此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輯語莊蒞是裏面工夫

足才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不以禮未善也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五

衛靈公

聖

敬復堂

語類莊以治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道動字不是
 威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
 是使之以禮下持禮字歸在民身上問他做這事要他做
 得來合節拍否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
 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菟苗獮
 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也
 以此事此禮有禮存也○釋義爭川曰動之以禮在彼而
 應也○或問小註動禮乃三代化民成俗中事如鄉飲酒
 禮及蒐苗獮狩進退等法便是使之以禮動之不禮乃
 於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非特為民之不服而已○
 留問編采子謂下稱禮字歸在民身上蓋若說為政者自
 身則莊以治之正是說自家非禮不動莊字內便含得有
 禮字在何得又言動之不以禮此動之即承上治之之字
 皆指民而言在已由禮而不能動民以禮於已則是而於
 人則非亦非盡善之道故云然○釋義動之以禮在知及
 仁守莊後講則禮雖飾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條
 辨使民不但合乎義理而併合乎義理之節文此王道之
 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知及仁守之分量也○說統知及

二句雖是叠上文語然聖人不厭重複極有意味言雖知
 仁莊禮相須不偏而動民猶不可不以禮正見學問內毫
 釐不可缺意要○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
 在此處得解○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
 矣○語類此章當以仁為主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莊之動之
 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零傾○禮之不莊動之不
 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禮之不莊動之不
 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
 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
 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
 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日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
 德也問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處已臨政而言何也曰知
 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禮動禮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
 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禮動禮不能也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五

衛靈公

聖

敬復堂

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特守之固則亦
 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說者所以兩言之也○四書通大
 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
 之累○松陽講義不莊禮是瑟調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
 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
 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按此
 即大學明德新民所以
 必要止於至善之意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

此言觀入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釋言註中知字
 以此知之也可小知不可小知通就我言受屬為所觀者
 謂彼所能受也可大受不可大受通就彼言愚按但將君
 子小人字一類則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
 兩邊語意自清

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釋義尹氏曰
 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爾軒張氏
 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乎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
 其為任賢使能之異與按此二條堪與大註相發明正反
 兼舉方盡白文不可不之義○爰集一事之能不足反
 盡君子之德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
 小人一材之長亦不可器而使但不可任大事耳○或問可
 不可皆主於觀者而言為稱量之語○或問小註可
 不可以非能不能也註中未必二字非謂君子不能正謂人
 不可以此知君子也○紹問編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
 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長藏○材德足以任重小
 謂大有所負荷也○大抵人之有為視其德量材器德不足
 者履盛則滿而涉險則危材不足者投艱則亂而謀大則
 窘是其器量之所受者止於斯也○器量字是生於本文
 受字君子言材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狹則
 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註云此言觀人之法
 者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

不害其為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人器量淺狹，使其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操，豈不愆事
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
則於小人固不妄任，而亦無棄材也。真天地之心哉。○
此章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
術邪正上論。愚按語類中有以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
指證者，朱子謂其於本文不可義理無當，正此意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
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先兩
照一層，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
作禍，不仁則失其心。較方別得出甚字意。是仁有甚於水火而

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缺，人仁則未嘗
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

章放此。或問：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而有內外輕
重之殊，故仁之急於水火，然水火猶或害人
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國民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
之。○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
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
死，前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蓋陳氏曰：蹈仁有
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得殺身成
仁處，是時不計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盡仁兩
端，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于不害為
正命，援此義不宜夾入本章。然自是至論，故語類以為此
章特為凡民發，有陳氏之說方見得志士仁人不可作一例看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已任也。語類問：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
仁只以適當為仁之事，集註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
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然多所以覺得
做任字就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雖師
須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雖師
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

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或問：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
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已之所有而自為
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
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類于所謂
辨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大抵此與上章
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知仁而憚於為之者
有所當云云。○四書通當字大有力量，不知勇於為之者
衆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仁

會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解當仁字須重看，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
見師且不讓，何況他人不讓，只足得一當字於師，只足
得不讓須知此是美觀者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
程子曰：為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語類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
固字如易所謂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類貞者是正
貞固足以幹事，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類貞者是正
則有固必之心。○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
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自對諒則諒為不好，諒信之小者
至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精義明道曰：諒與信與貞
大體是信，諒必為也。○或問：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
貞也不擇，那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述朱貞字中兼
有知字意在，易傳貞者事之餘，原是智之德，見得真守得

定與不知而回執者自別。○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礙，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輯語正是其理，正而風有精審，實體殺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按精審意在先，實體言其正，殺守言其固，本是言君子之真，自不同於諛，無兩層義，然却因貞疑於諛，而世有以諛為貞者，故不可不與劃清。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天集今之仕宦不能盡其職者，是無邪先其事而後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語說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矣。○雙峯饒氏曰：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才任其事而即有其食，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才任其事而即有其食，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吳

課本

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求祿之心，則義利難操，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負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以為主也。若曰為食而仕，食焉而已，追恤其事，則失其義矣。○愚按：識得主一無適之義，則敬事自然後食，後食亦正。是敬事處，然聖人必作兩層說，到方見得匪躬之誼，與純臣之心。

○子曰有敎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敎，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慶源輔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益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

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敎耳。故君師有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南軒張氏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非善？故聖人有敎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敎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敎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愚按：此可見人之不能復於善者，止因不受敎之故，而敎自不任受也。○義府有無二字相為呼應，人之有類，為無敎也。有敎則無類矣。○愚按：集註先言性善，如無類之說，則有類亦可復於善，是就究竟處看君子何類之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五 衛靈公

聖

課本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按善惡邪正，註雖平列，然聖人自是為正人，君子說欲其慎所與謀。○稱義○范氏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為謀。學聖人之道者，不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為欺偽者同謀。所趣不同，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稱義范氏曰：天下有道則有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愚按：陳氏補出辭達本領在於達理，極是。至達外過求之說，則誤解而已矣。之過也。夫子立

言本指為未達而未富麗為工者發非為已能達而分
外過求富麗者發也人不明理則辭不能達理明而不從
躬行心得中一體驗過來亦不能達達字中有許多本
領在故朱子謂辭達而已矣也是難此語最渾淪蓋見
辭達之難則達字重而已矣字正是鞅迫達字使其看實
做工夫不必分外求富麗如陳氏說則看得達字輕若恐
人辭達猶不止分外過求富麗以前已矣戒止之語意相
似正有天淵之隔只是不知達之工夫難且不知達之分
量大耳六經愈簡朴辭愈達兩漢而下愈富麗終不可謂
辭達其源流本末之分大畧可睹矣○輯語惟其能達故
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為不能達也○達越不肯已矣
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要知達是達
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
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侍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見賢
遍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巽 數復堂

師樂師瞽者巽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
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

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或問聖人之仁
心於是可見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新安
陳氏

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
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或

問小註此章見聖人之心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缺
陷處而學者之存心體察不遺纖悉却是恁地細密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

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
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

所而巳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
歷告之以在坐待者之辭則告之辭然耳子張竊窺而有
問焉夫子以為固也師之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
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
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
有待是人之道過是事則有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
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必
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
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新安陳氏
曰替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非是也○故節節謹告
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愚按夫子初告時
豈必以此為道而有道行之因于張拈出道字來問隨應
之曰然已分明說是有道下却又似不以自居而曰固相師
之道隱然見得此不過因其固然而已聖人言語氣象渾
成當年及階言階及席言席皆在坐之人舉凡天地
間一切因物付物道理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都在此中和
處托出謝上蔡謂一部論語只恁地 ○尹氏曰聖人處已
看得到時不待推擴自然真誠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五 衛靈公 巽 數復堂

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

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

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例氏曰疑為齊論當以篇內皆稱孔子

也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與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武陽縣之東北○或問小意記伐顓臾而曰季氏見季氏以魯臣而取其君之屬邑是無君也取顓臾而曰伐季氏將者欲伐而未伐見其臣尚可以諫而季氏尚可以止也此記者書法著意處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季氏 一 敬復堂 課本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顓臾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孫氏曰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

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或問小註冉有季路伐顓臾二子實與焉但其心蓋有所未安故微露其辭將有事三字若認真又若不認真猶所謂問得如此也却把自家竟似不曉底又曰看二子明明向夫子前理伏一句○後聖門弟子多以齒序此獨先冉有而次及季路似是冉有拉季路回來已為夫子專責求伏案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九用事故夫子獨責之語類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

謀較參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先王封

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語類問從孟子

百里之說則魯地安得七百里曰七百里是本禮記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每嘗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

得附庸於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也

之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也

各有其一詳左傳昭公五年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

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

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疑問季氏將伐顓臾本意欲廣其封邑却不知天下大名分大權柄有不可僭擅焉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三言立定障案俾季氏不敢復道一伐字此是夫子大義伏謀處○或問小註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論先王之封建是理不可或且石域中勢又何必伐况為公臣又非季氏之分所當伐且字是字相承轉下不平對○此章書看某先王節註自是一章之指○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是蔑先王之制也是為邦域之擾也是徹社

稷

稷之衛也○翼註此節伐顛與事已斷盡下文特因再求解釋又申其責之意耳

再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引

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徐稱此處二欲字且虛欲之只言要伐顛與不欲只言不要伐顛與耳到舍曰欲之方是以欲為貪其利○我曰吾二臣皆不欲見得與由同體不但求不欲即由也不欲為由解正深於自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謂類問焉用彼相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替者之義又問後文相夫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集解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也持之扶之所謂相也即所以陳力而就列也下三句只是上文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徐辨聖人也不苦若責他真是欲真是與謀只說不欲便當諫諫不欲說便當去今不諫不去却是現在無辭底故註緊跟不欲說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

柙戶甲反楨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楨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義府承上言二子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則季氏之惡又焉得而辭其責而乃曰夫子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季氏 三 敬復堂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無論臣道且爾言亦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在外無與典守之事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楨則有典守者矣而乃出焉毀焉非典守之過而誰咎顛與之依虎兕逸而龜玉毀矣求方為之宰而安所逃其責乎除是去了方解得今既不去而徒曰吾不欲却解不得也按夫子亦不專責其不去乃是垂責其當諫即旅泰山而責以女弗能救之義看此節用且字既進一層見不得不任其責并非可一去便了

再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或問小註此又冉有為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只此一憂字生出下

實與季謀底供狀更掩飾到那裏去○集解今字正對照

昔者一戾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龜齊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顛與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或問小註看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折註中利字謂土地人民撥即對針貧寡○輯語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飾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由冉求謀與季氏又分一案矣愚按貪其利自屬季氏而冉求與謀則難以坐求亦可君子之疾疾求也疾夫舍其貪各而駕為之辭以蓋其貪利之實也至欲字雖與前兩欲字有虛實之別要是一路上真夫子此語乃逼撥得冉求更緊

下乃直原季氏之本
情而曉以利害之實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
諸侯有家謂卿大夫天子雖似泛說然其意却即對照魯
與季氏而言○翼註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是國不替
家不上陵安非安危之安乃上下相安於無季氏之欲取
事君不思寡夫臣不思逼夫君便是相安季氏之欲取
顯與患寡與貧耳此正是貪其利然時季氏據國而魯
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
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六季氏

五

敷復堂

覆之患○條辨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是夫子所聞存國存家
是患寡也○故夫子曉以不患寡不患貧季氏據國魯君
無民君弱臣強互生嫌隙是不均不安故夫子曉以思
均思不安所以思不患之利害尚未分明故又曉以蓋
中效驗原非另外一番添補○翼註和即寓於均安故併
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或問所謂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者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
民之勢不均其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
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
疑而當懼於眾少矣憂寡而求眾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
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欲長保其祭祀而無
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反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
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懌懌則和而不患
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
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詞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
也按此云微諷則魯事自不宜顯明而察論有國有家正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六季氏

六

敷復堂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
與修文德反矣○愚按內治在上節為均和安在本節則
實義不明并虛字亦不屬大約皆新安此條照之誤也惟
吾亡友張曉樓論之最精其言曰遠人不服即其內治不
修處集註首二句正發明所以高修文德之故味然後字
自明講家謬以內治脩財夫如是三字說不得不將文德
別看做一件招搖遠物事此大惑也蓋上節只虛言有
國有家之理引出此節以見遠人不服宜亟事均安不必
患貧患寡勤兵於遠因上對取字下對謀勳于戎故曰文
德其實只是均安微出底但此在氣象事業上說所以載

得與貧寡一例也

敷復堂

均安之德而文之者... 湯離卷云夫如是後接不患其二... 句故遠人必服一層此真老眼無花試理會... 白文夫字故字則字緊承上文一直趕下益見其確切... 解當云而遠人不服又脩文德以來之乃冷其病在先不... 識字義也此論最足以訂諸說之訛其猶有未盡者則愚... 請更申之上節均無三句原解不患不忠之故云夫... 如是是經接不患不忠二句惟其不忠貧寡故國均安之... 也達於境外招携情遠亦此文德也近說遠來原是一套... 事故遠人不服性有益增修其德不惟來之而且安之本... 文兩則字一併注下大有歸宿在安字上總之未嘗食利... 何事勤兵必如此看方與來脈意緒相承方與去脈前鋒... 相直○遠人不必定指遠方之國只土地人民之不隸吾... 籍者即是與下節遠人謂顧與只作一例看但在本節尚... 是海樂說有虛實之分耳○集解二節都是泛說道理今... 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然夫子曉季... 氏處却全在此二節下不過言其... 患非所患而不免有傾覆之憂耳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六季氏 七 教復室 課本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

責之按二子皆不能以道事君遠人謂顧與饒氏曰顧與

中如何謂之遠人蓋對下蕭牆而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

意則蕭牆為近而顧與為遠也

家臣屢叛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徐執前言何

以代為此却說遠人不服季氏有所謀求於顧與而顧

與不聽其說令當是不服季氏非不服也二句雖平說

語氣却是側下不但不能來遠人且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不均不和不安不至傾覆不止耳正是一步緊一步○

責其不能相也不謀動亦
分明說是二子與之謀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顧與而在蕭牆之
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鄭註蕭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
是以謂之蕭牆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敬焉
之內蓋言憂起門屏之間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按
承邦分崩離析言國勢如此顧與縱有不和未可勤兵而
乃謀動干戈於邦內意以取顧與則子孫世無患矣然為
季氏之憂者恐不在外而在內當日事情灼然如此季氏
不知無怪也嘗謂二子而乃見不及此所為切責之以曉
季氏也○憂不在顧與而在蕭牆之內則憂不在子孫
而在季氏之身季孫之憂正與子孫之憂憂字相應其
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事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或問蕭牆之禍亦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六季氏 八 教復室 課本

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至云陽虎之囚季
桓子則在定公五年蘇氏已辨之矣○述朱或謂既取蘇
氏之說家臣屢叛大全便不當引陽貨蕭牆之禍或問既
開蘇氏之說大註又不當引以越伐魯大抵本全未定之
說當以或問語類證之或問語類未定之說當以集註正
之集註未定之說又當以白文為主以意逆志而得之如
論語本夫子門人所定不當以傳記二子仕不同時為疑
孟子本自作亦不當以周禮禮記而疑也按此可為讀語
孟之法新却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
多少葛藤

伐顧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
也紹聞編他章多單詞隻語惟此章數十百言反覆詳盡
也當時事情與聖人所以為其宗國忠謀遠計者可謂至
矣惜乎莫
之省聽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
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顧與

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

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陪臣家臣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遠大約世數不過如此稱義揚

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討之刑不能加然後禮樂征伐

自諸侯引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於大夫國命執於陪

臣則極矣故其衰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謂氏曰諸侯聽命於天子大夫聽命於諸侯如天無二日所謂理也

故禮樂推天子專之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蓋如災異何可

常也故愈逆理則其失愈近呂氏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

蓋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容久近之效隨大小而為等

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

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

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

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

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天子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天子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天子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天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六季氏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經疏故臣下得而竊之也有道無道總以天子作主按此

方勘出有道無道根源自天子出諸侯出來歷若如蒙

引云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

耳是直將聖人語意倒看宜先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出而以有道無道樂之不合先言有道無道而以

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出樂之不合先言有道無道而以

天子有道也天子出諸侯出樂之不合先言有道無道而以

極體命討之公天子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征伐則自諸侯以下變禮易樂稱征伐之柄執得而禁之

此有道無道所以必本諸天子而非聽諸時數運會之

然者也○解題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三句併及

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陪臣出皆自諸侯啓之則可

知自諸侯出亦自天子出有以致之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

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正齊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

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

莊閔僖文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宣成襄昭之春秋也陪臣

執國命定哀之春秋也

之春秋也

之春秋也

之春秋也

之春秋也

之春秋也

之春秋也

之春秋也

之春秋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六季氏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紹聞編獨舉大夫者蓋以一統之治言之則

有在大夫者也在大夫則其時可知矣按此固有道時未

以專言政不在大夫之微然亦夫子目擊當時大夫專政

列國皆然故獨舉大夫慨然遠想見得政不在大夫此必

諸侯先無以啓其端而陪臣亦無自踵其轍非天下有道

安得睹此○兩軒張氏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

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稽義呂氏

議直謂民自無非議非不使之議。慶源輔氏曰庶人不

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駭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

陳新安謂有晚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
不諫然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借寐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
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和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
有道蓋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視道之有無章意所重
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章通論
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此章通論
天下之勢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渴此之謂
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
權勢轉此章重權勢上說只因誤解通論天下之勢何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矣其政左傳文
叔孫生宜公敬肅變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冬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左傳公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
羊傳以為子赤集註從公羊
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
虎所執精言祿去公室政便在大夫故註云君失其政但
襄仲殺嫡立庶廢置由我大權雖失於上然舊
臣悍族更相竊弄未嘗專在三桓也自季武子作中軍三
分公室而有之然後一國之政在其掌握矣故君之失政
雖自宣公而三桓之專政實自武子五世四世據其實也
按前人有以四世主文武平桓立說者謂文子雖稱賢大
夫然不能正公子遂之惡又與並事宣公請事於齊以定
公位是為政速之始武子繼之跡乃益著悼未立不數可
也歷平及桓是為四世此雖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
與集註異然不為無見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大義正
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
蒙引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之日近也○稱
言此時桓子已為陽虎所執故自是實事本文所以不故

字蓋以事驗之則微是已然以理斷之則微是當然夫于
蓋據其已然以信其當然耳○係辨連下三節矣字聲情
鳴咽能令三桓垂首喪氣扼腕灰心然夫子口惜三桓言
外都是惜魯又都是惜三桓何不返教歸蘇保魯以保子
孫○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雷軒張氏曰
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
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
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
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
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
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
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洪氏曰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蘇
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
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六 季氏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
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蘇氏論田常三晉何以不失
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
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
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
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在我者未嘗失其守
也况田常三晉傳世亦不過五六而朝氏又以後世篡奪
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
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
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為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
之紹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
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
辨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義疏曰謂是非謂非曰直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諒信也有操執也與忠信有操執之人友則真誠感發而苟且狃外之念日消故可以進於誠多聞者非必博物洽聞以為多也見先生長者熟聞其法言法行足以為世之善蔡者是也與之友則德慧有所發而事理有所發故可以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問者有所參訂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而不膠偏見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吉 敦復堂

直是質朴無委曲人若便辟則習於威儀全是裝飾周旋故不直諒是誠實堅確人若善柔則工於媚說念無一些固守之節故不諒多聞是通貫古今道理非穢褻之聞也若便佞則口給禦人不顧聖賢道理是如何何有於多聞便辟重辟字便佞則辟之熟善柔重柔字三者損益正相善則柔之工便佞重佞字便則佞之巧

反也集解直諒多聞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則使人常懷羞脩而不敢自足得不自益乎辟佞善柔常情所仰悅然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情得不自損乎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一則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一則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也或問集註之說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節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註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與奈何曰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愚按章首勞提二句見為益為損之在人下分疏二段見受益受損之由已兩者字呼兩矣字應益者損者只作○尹氏曰自天子益於我者損於我者便覺詞氣凜然

不謹哉或問小註此章重在友之者不須從六項人分別直須從友之者自為領取○說統三友之友乃我

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出於所無全在自己慎其所擇若將損益坐在六項人身上便成死句矣○集解此章在學者則身心之所以成敗在人君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友此則益友彼則損所貴乎有知人之明故不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效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吉 敦復堂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此節字與白文節字有別白文節字作辨別說此節字作節次說又註中節字是死字白文節字是活字勉齋黃氏曰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或問范氏以為動必以禮樂為節未免太重而文勢又不順痛以為此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曰然則三者之為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誤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節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慕悅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成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然有益愚按所謂此說得成者乃是在對下驕樂而言至其由淺入深如或問云云則益字自在裏許又禮兼節文而此備言節者亦是對下驕樂言要有以節之則所謂制度聲容文亦何莫非恰好○蒙引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其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未禮之制度有多寡之數降殺之等樂之聲容有清濁高下俯仰疾徐皆無一非中之所存有不答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皆至理所寓也○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者不覺自然好若自己出而悅慕勉從不容自已○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即上章直諒多聞便是

係辨節禮樂便是不收驕縱侈肆意思道人善便是急
急孜孜不敢情慢意思多賢友便是不敢性溺意思

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

而狎小人紹聞編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而後滅義服美於人

驕淫矜夸者也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為善惟日不足而暇佚遊乎才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

情慢不收拾而浸與善言為參商矣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之以禮者君子亦不廢

也曰樂宴樂則不能以禮而動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爾其狎

小人必矣○驕樂以驕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或問其拒樂也宴樂以宴為樂也

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弃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矣○語類問佚遊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曰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五

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

反○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

狎近小人疎遠君子又曰三者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

樂可不謹哉見焉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益

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

其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這一箇謹字是一章骨子○讀書記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

三樂脩諸已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尚學問之道具是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立之通稱行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朱子曰

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其說到養之有素

地位也○或問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疏於氣管

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耳非有不忠無人之意也按此因呂

氏有隱則不忠及楊氏引以言辭以不言飾之說而云然

○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

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

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未見顏色者難及之而言亦

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不當言也○

解獨言侍於君子者君子兼德位而言侍則以卑承尊彼

若有德之君子他言之及與不及顏色之在與不在當必

有箇道理亦即隱然有箇可否從違固不可輕易忽過

此全是一家學問非必有所窺伺逢迎於其際也○近語

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

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語類問察言觀色言色是指所

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是為宰

相云此公必不入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

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此對

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

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恭之

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

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六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

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陰行於脈之內於脈之外而為衛

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

於解

君子不可不知○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

時然後言斷盡此章躁者先時時者

後時替者真然不知所謂時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六

季氏

宅

論語集註本義

為血氣所使也。精義伊川曰：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蓋義理生於人心，所固有也。緣志之不力，而外誘得以乘之。故須隨時戒之，把持義理，常存於中，定要克勝，得他方是箇制心制事之學。義理在知戒之前，不是知戒了才得。有義理來也。○尹氏曰：君子之學在乎不為血氣所使。○語：血氣雖有盛衰，君子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沒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所及，各精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欲，故惟色為所戒。若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年，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關為所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關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所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食，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關收斂而多食，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按此條節，節從血氣動出，三在字，然見分明。○係辨問血氣只是獨行人身，如何能使人好色好關貪得如此。曰：只是血氣事，物這理是道心。這血氣便是人心。才落血氣上，事在人後邊，故血氣有未定，有方剛，有既衰，而人欲一趨，又有隨之而。○范氏消長者以理勝之，便是以道心為主，克去人心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關，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語：魏問註引范氏說，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或問小註：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氣，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雙峯饒氏曰：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六

季氏

大

論語集註本義

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按此自當以內註為主。○黃魯直曰：人生血氣，夫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也。按此條非本義，附載使後生括首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界之重，可以不失矣。○問：畏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曰：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去。○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淺深做去。事物皆有箇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其失，下。○天。○命。○是。○天。○理。○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素。○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事。○○。○集。○解。○天。○所。○賦。○之。○正。○理。○即。○在。○日。○用。○常。○行。○之。○中。○畏。○字。○正。○是。○君。○子。○用。○工。○夫。○不。○是。○空。○空。○畏。○懼。○正。○要。○在。○日。○用。○常。○行。○上。○兢。○兢。○業。○業。○以。○體。○行。○之。○若。○徒。○向。○於。○穆。○不。○已。○大。○人。○聖。○天。○命。○源。○頭。○處。○看。○深。○去。○則。○畏。○字。○工。○夫。○反。○不。○着。○力。○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精。義。伊。川。則。可。以。不。失。賦。界。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或。問。大。人。之。說。范。氏。以。位。言。謝。揚。以。德。言。合。之。而。後。備。○纂。疏。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策。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條。辨。德。位。兼。隆。之。大。人。固。是。能。體。此。天。命。之。理。即。有。位。而。德。不。足。亦。天。命。之。居。高。而。臨。下。者。故。曰。皆。天。命。所。當。畏。而。德。是。循。理。守。法。之。心。聖。言。正。發。明。天。命。之。理。以。垂。世。立。教。者。畏。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語。類。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才。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六

季氏

九

敦復堂

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才知得便自不容不問知有淺深大抵才知些道理到得微事有少差池心也便揚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且知固在淺深然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明曉到臨事又却不如道如此也不妨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至所以知之未至者緣他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蓋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未見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得許多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按此因畏必本於伊之義而究言之然在本文却只是說畏知只須照下節五節○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然以下節小人不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宋氏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條遊天命只就當前義理講不曰天命而曰天命者原其理之所自來以見人之承受而不可違者也○大人聖言皆義理之所在大人是體之於身聖言是彰之為教○南軒張氏曰畏天命是順而不敢違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是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生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謂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紹聞遍小人以悅之詞之有間易之謂也窺之以私心則禁道而欲以悅之詞之有間則非分而欲以干之○說統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皆所謂無忌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也○於利害小人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按脩身誠已之畏也○三畏之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慶源輔氏曰凡心思智慮行止動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或曰人之生也氣質之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室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按此專發明內註氣質之說○或問小註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子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君子也亦已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按此微兼外註學之為貴意○條辨困而學之與困而不學雖又次與下之分在學不學上然究其所以然其困而猶知學者便是昏濁中猶有一點清明偏駁中猶有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室塞不通尚求通也其困而不知學者便是昏濁中並無一點清明偏駁中並無一點純粹處說學不學亦一樣室塞更不求通也故本文只重氣質上說學不學亦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六

季氏

十

敦復堂

是氣質為之。○又其次也。其子仍指生知為是。不必說又次於學知。○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精義。范氏曰。此言聖賢之性。堯所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耳。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四書通。以生知為上。則學知為中。困知為下矣。而聖人不可以品之。下者。遠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愚按。或問。謂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一源之性。又或問。小註云。全以氣質言。不兼微戒勉學意。則內註之為本義。自不待言。然味聖人語氣。抑揚開頭說箇生而知之者。上也。便是不欲繫律人。以上則生知。自不必慕結尾說箇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便是。不肯輕絕人。以下則不學。斷不可為中間說學知。說困學兩言。次也。雖未可遽等於上。却已先免於下。於品題氣質之中。自隱隱有勉人務學之意。朱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六 季氏 三 課本 復堂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語類。問君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於天。本。來。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就。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

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說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聽。惟明聽。德性。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語。謾。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真。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或。問。小。註。謂。不。為。惡。忍。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視。聽。物。姿。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慮。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諂。邪。所。壅。蔽。若。思。明。聰。便。須。去。其。壅。蔽。○陳。氏。曰。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於。視。聽。分。言。之。○釋。語。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見。於。面。者。貌。聽。方。交。又。當。精。察。其。微。引。之。端。九。思。皆。然。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或。問。小。註。謂。色。則。思。恭。謹。而。情。慢。之。氣。不。形。於。發。言。則。思。忠。信。而。心。口。如。一。行。事。則。思。敬。慎。而。主。一。無。適。○輯。語。尋。常。語。默。間。便。是。言。行。住。坐。卧。處。無。非。事。思。忠。思。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六 季氏 三 課本 復堂

敬只在當下。不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德思義則得。必將有所用也。○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德思義則得。不。苟。集。解。疑。在。成。敗。之。會。進。止。之。關。不。可。無。也。亦。不。可。蓄。忿。為。甚。當。忿。而。思。必。無。忘。身。以。及。親。欲。之。易。誘。者。利。為。甚。見。得。而。思。必。不。含。義。而。汗。已。又。曰。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輯。語。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或。問。入。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日。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又。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教。義。為。主。戒。懼。慎。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兩。軒。張。氏。曰。九。者。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昏。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存。疑。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謝。氏。曰。未。至。於。從。空。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之非另立綱宗也○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所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探吐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

語也震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

而無一念之不忠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

之故顏曾閔冉之徒足以當之○蒙引善不善事也必不

指人木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

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附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汲汲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六 季氏 三 課本 敦復堂

惟日不足也加探湯鼎饌之湯方熱不敢染指也○輯語

兩見字上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緝

聞編常人見善似做不做不曾發箇直切為己之心勇往

直前惟恐夫之往往都是白地自放過了見不善雖知這

箇不好亦不曾發得箇真切為己之心恐恣着他在身上

如試湯火相似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

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真箇如此做去

謂顏曾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真箇如此做去

善必為惡必去那有放得過時那有看得箇且字處才說

且便是自壞也○珍顏曾閔冉之學便是伊尹太公之事

先知至意誠乃及於身脩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上節工夫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守其

所達之道行其所求之志可見志道不是兩件事物兩其

字合下便是規模先定非求志為小而達道為大亦非求

志為精而達道為粗○愚按兩其字在木文本自相闢而

集註復用互文見義理則體用一原○學則行藏一致其可

見矣○語類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

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居其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

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巳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

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憤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如漆

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

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輯語志道二字甚大伊尹

處賦歌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志豈有歇

損故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或曰行義

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兩義字不重子謂隱居只是箇隱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六 季氏 三 課本 敦復堂

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

却只為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

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其前
身備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月全而為大人矣此夫才
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謂類間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
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若見
其人曰公只管要莊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段緊要知不
在吾見其人未見其人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
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
有多少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
語裹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
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
段淺深自易見孩此帶論看書之法
并可通之作文不獨看本章宜爾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用兩服兩駟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精義侯氏曰民不稱其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德也富而無德雖有千駟何足道哉或曰伯夷之餓
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或曰小註首節是案餘首
陽只與有馬千駟相形跌起民到于今稱之耳此一句須
反對富字正伏異字于今句對上之日二字不必重拈
景公下不必實拈夷齊事迹宜虛說留未節地橫下斷語
不得○紹開編崔杆杖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
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早國日久奉已而已觀
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一再與晏子感傷悲傷皆
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一民然無聞之人
子之曰嗟我斯人彼有內求其心在國不顧如夷齊者
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稱夷齊者
其藹園一節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也愚按惟只主讓
因故舉以與齊景相形且本文亦只言餓未嘗說死時解
本義無涉也○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各
隨波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
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
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
在於富而在於異也紹開編此蓋承上事而言人之所稱
千人卑不然則富有千乘者何以沒世無聞而至今稱之
百世下猶為之興起者乃在首陽之餓夫哉言外寄慨無
窮○厚齋為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
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
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
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撥罷字只對富字看亦從流
俗起見耳非必君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
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按陳亢既列夫子之門
異聞問伯魚其意殆自謂所聞之無異也此亦即根於疑
聖人有隱之心而又以常情之教子罕竟異於教門人或
可從伯魚得與聞至教故衝口發問方以為
求教之誠而不自知其渾是一團私意也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
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
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
以能言○集解於人情物理多少研窮才能事理通達於
辭意之溫柔敦厚多少玩索涵養才能心氣和平此詩之

所以貴乎學而夫子必以不學為戒也○紹聞編此與下
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皆非兩意事理通達品節詳明
得於詩禮之所開發心氣和平德性堅定得於詩禮之所
涵養○說統經退而學詩禮也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開
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蒙引伯魚兩獨立字有
意言獨立時宜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條猶獨立趨庭
不過是固陳亢異聞之問舉箇可以異聞之時
來說耳非伯魚此時曾想有異聞也須看得法

他日又獨立趨庭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經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
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
紊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效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
亂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也○兩節註意皆兼內
外說方備○集解復舉他日者舉獨立趨庭之無異以解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三
陳亢異聞之惑也然非是伯魚一次不得又與
一次要只是會達其適因亢問故為縷述耳
闕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集解此節結
上二段與前
未也二字相應應然見詩禮二者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共
聞絕無可於異處然答得雖似閒冷而意言之間安詳容
與氣象諳如即此
可規詩禮之致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問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或問陳亢實以私子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
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未忘而以為聖

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聖人焉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
法不過如此而自後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
警云爾○紹聞編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則疑其有
異聞固非而以為遠其子亦非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理會得即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曾
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箇工夫到與未到爾○新安陳氏
曰得三謂問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
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興詩
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
亦不過如此爾哉亢之見也亦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
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集解亢語
意在遠其子一邊止與首節發端遙相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婦義范氏曰夫子之所正名者此其類也夫
婦人倫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
不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三
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無實故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
矣侯氏曰名正則分定孔子之時或以妾母為夫人小君
者多矣故如此言之○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
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
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
後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祿皆妾母也知此節所記之意
則知春秋書法之意矣夫非邦君之妻則君不可以寵故
而強曰夫人邦人不能以君故而謂之君夫人况異邦乎
觀僖公夫人其妾稱諸異邦而不能無異辭曰僖公成
風者秦人之辭而春秋從而書之稱名之間大義凜然其
可于哉○天全辨春秋時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
愛而不虞卑其身如惠公仲子者是也妾媵為夫人徒
欲尊崇其所生而不虞其失如僖公成風者是也○係辨
身則失位貶其妾則無本信乎名之不可不正也○係辨
首揭明邦君之妻四字甚鄭重故下面稱謂都從邦君
二字生來君稱之曰夫人則君尚尊之為敬體况其下者
乎故此句特重自稱之謙以對君故謙也邦人之尊以尊

經 177-274

君故尊也稱諸異邦謙小君以謙君實尊君之意也異
 邪之稱尊隣國之夫人亦如尊我國之夫人皆所以尊君
 也論文法邦君之妻提起君稱何另頓下言夫人雖自稱
 小童而邦人則必尊之為君夫人稱諸異邦雖謙言寡小
 君而異邦人亦必尊之為君夫人辭本兩對正與君稱之
 日夫人句相應○愚按下面稱謂固是節節從邦君生亦
 特因共為邦君之妻故義剛如此非可概施諸妾媵內寵
 此首一句之所以大書特書○而禮自稱於諸侯曰寡小
 君孔疏曰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
 政得自稱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按諸侯與
 臣民言自稱寡人兩君相見亦自稱寡人未有自稱曰寡
 君者邦君如此邦君之夫人可知豈有夫人自稱小君但
 以寡之一字為從謙也乎此或記禮者之誤孔疏亦隨文
 釋義而云然至此章本文孰為人稱孰為自稱何句分清
 若稱諸異邦句並無自字明是邦人稱君夫人於異邦自
 稱小君而大金引覺軒蔡氏據曲禮以釋此章謂夫人自
 稱鶻突甚矣舊有嘗辨○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此之說者故為採入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六 季氏 三 敦復堂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

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事載左傳欲令孔

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等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

拜而見之也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語類問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七 陽貨 一 敦復堂

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

彼人瞰亡來我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

幸遇諸塗耳○釋辨陽貨權奸小人故夫子不欲見之此

雖正論然此只得賢人身分觀孔子公山佛解之欲往正

以無所不可耳豈陽貨而獨不可哉但以不直求見聖人

而托諸歸瓶以籠致則奸尤為甚此其所以時亡而往拜

也○近人幹旋時字謂聖人非有心於瞰亡如此則陽貨

若非出亡之時聖人竟見貨矣惟報施之禮原欲相稱故

亦不妨於瞰亡往拜也不失已之禮亦不

宜彼之計與禮尚往來亦不是兩箇意思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七

陽貨

四

課本

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高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白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才說性字則已寓形氣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着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子之理不離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而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而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文集氣稟之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專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不能也雜者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也○問所謂氣稟之性者何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若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窮本極源之性皆謂此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七

陽貨

五

課本

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為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曰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曰其習而相遠者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于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於汗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夫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皆相近而終則遠矣○爾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四書通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述朱此章講說多門有謂因論性發以下句足上句者有謂為極習而發因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者有謂辨性習之殊合性習遠近較量以兩相字兩也字指點說法者諸說並行而善會之未嘗不可一貫夫子論性非不知人有義理之性若論義理之性直是一般不可以相近言而此以氣質言者為當時論性者雖雜難備未如孟子之時之甚故不必直從天命原頭說起近情善理從受形成質時說來說相近雖兼有惡意然只重善一邊以習於善則益加善極其善之量至於剛惡柔惡人見其善惡之殊謂天性生來如此不知習也非性也於此見當慎於所習如此立說則順說逆說開說合說無不可由盡書香網○參註理或問大全諸說理本如是讀者善會之可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性無相近又曰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及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又參人生而靜靜者因是性然只有生字更帶氣質了但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陽貨

六

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於今才說性
 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善繼之者善本且說性
 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
 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
 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
 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
 中耳非別有一性也○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
 未生之時不可謂性也○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
 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
 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大傳言繼善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
 初不相雜也○魏莊深曰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
 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
 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
 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
 意正是性之所以為性各其一為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
 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

為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於六書自
 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
 為所梗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
 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但
 取天生之義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
 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
 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夫子言此非正為言性
 而發為教人知所脩為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
 異可以無疑於孔孟言性異同之際矣○竊聞編夫子言
 性只此一語然非正為言性發也正為言性發者必若易
 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語
 於中庸論語孟子之言性俱
 包得周程張因而分疏甚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陽貨

七

習之所能移者語類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知下愚
 矣何故又有上知下愚如是之懸絕也曰氣質雖相近然
 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質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書中謂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
 何曰上知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聖人決不到
 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可移耳
 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
 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人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
 夫按此亦漸夾入外註程子之意○蒙引上知下愚亦是
 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蒙引上知下愚亦是
 理沒了故不稱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述朱
 承上章而言上章集舉天下中常人說此章專舉兩頭極
 其上下氣質之相遠者而言作三項人看大旨仍歸到極
 習上時講謂唯上知不移稍不如上知則可移矣可危也
 唯下愚不移稍勝於下愚則可移矣可勉也唯字中有統
 觀眾品獨抽兩種立說意而獨抽兩種仍有微成眾品意
 在蓋天下大抵中常人居多立言本旨不重贊美上知亦
 不重痛責下愚仍要普例慎於所習而善移之意在言中
 之意在言外多緊抱上章立說原屬註意不可以時講忽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朱子曰才稟於氣氣清則才
 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言非天之降才
 爾殊是專以發於性者言之依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則專
 指其稟於氣者言之故謂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
 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
 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
 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
 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
 柔惡之所為也○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雖聖人
 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後者暴棄之謂也

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

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

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語類問註謂氣

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

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

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

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又曰聖人所言各有地

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下人之氣質實是有

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

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或問上知下愚其品

固相絕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

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為甚遠耳曰其不移也則

終不以習而有所變耶曰其習乎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

惡而日流於汙下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

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善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

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

子之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

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可移之辨

也程子之言則以入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

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

運朱夫子所謂下愚不移專就氣質昏庸一流說所謂氣

稟拘於有生之初者也程子所謂不移指才識過人妄自

非薄者說兼習染物欲蔽於有生之後者也夫子之說渾

成所包者廣程子之說警策所指者偏自暴自棄之人當

重以為戒若論書旨自以夫子為主或問之辨甚明故語

類亦云莫要只管求其合○集解不肯不可都包在不移

二字之內聖人却只下箇不移程子主自暴自棄者言因

是因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但均之為人誰肯輕自暴棄

彼暴棄自甘便是那氣質下愚令如此程子於夫子

之言所以異而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

不害其為同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

也蒙引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

歌歌之聲假令淫哇嘈雜如鄭衛桑間抑或北鄙強悍如秦

風剛鐵聖人亦從而喜之乎故知聖人聞弦歌之聲必其

聲中正和平有異於尋常者故聖人喜其能以禮樂治

民也○按集註以禮樂為教即預為後文學道伏案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按莞爾自是喜之且笑且言便隱藏得戲字在裏牛刀似

割雞雖似嘲中間夾入焉用二字似驚似憐似感傷似歡

倒一時喜動顏色之情溢於言表要須識得牛刀身分是

為學道寫照方知是以真實相出游戲法○集註蓋喜之

也是一意因言以下似又是一意故蒙引謂夫子莞爾而

笑句絕曰字連下其說良然然而意却只相因並非別出

此以見集註下字之精至蒙引云

是假設以試其實見何如却不必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

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問聞映畝問者亦自知義所以易

使按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即現在已分者亦有志君

子如邑中縉紳士大夫皆是也教以學道合下君子便自

愛人小人便自易使只渾言之不必定說後來却自包括

在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輯語子游疑夫子笑其迂闊

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發以禮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七 陽貨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七 陽貨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十一 課本 敬復堂

語類君子學道是樂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或問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大小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勉齋黃氏曰弦歌且歌也合樂曰歌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四書通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焉學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輯語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就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為大弦歌之聲禮樂之效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為是○愚按禮樂者學道之大端弦歌者禮樂之符驗自是三層却只一絡素事○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雞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精義范氏曰偃之言是使二三子志之也○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可也伊氏曰在人上而好禮樂則知愛人矣在人下而好禮樂則知和順矣子游之弦歌意在是也夫子曰割雞焉用牛刀笑子游治小以大也而復曰偃之言是也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其有不化者哉○集解子游惟信之篤故能見之施行看他聞牛刀之言儼然正對一番稱引確然知平昔所聞之可操畧無疑邑小不足治之意夫子所以嘉之却又恐門人疑焉用之言與學道之言相背故明其為戲以解之自明其戲正以明偃言之是也上下截固是兩層用意却只歸重上一層欲二三子知禮樂之隨地可行而君子小人之指不可以不學道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七

陽貨 十一 課本 敬復堂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言而自實其戲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愷悌和平無非教也○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昭聞瀾公山氏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至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定公十二年墮三都弗擾又畔論語載弗擾召孔子是孔子未為中都幸以前事至墮費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召哉○精義伊氏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必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而未知其術故也使孔子而不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南軒張氏曰弗擾召而子欲往以其肯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或曰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權耶其能強公室殆未可知也夫弗擾不稟命於公而叛時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知禮焉後世亂臣賊子借處名而為篡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于豈以是而欲往耶○集解是時三桓雖未畔然實有專制之罪弗擾固畔黨然猶託公之名且弗擾之時出於一時之不得已陽虎既敗勢處窮促其召聖人實其專危為

矣反惡為善之本心而三桓之惡盤據已大魯去亡而已
亡今變起倉猝勢有可乘聖人欲往自其有一副經綸不
但非從弗擾起見并不止
倦憊懷為魯之心而已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集解
是扶起下句語氣甚活時解將已字作止字看好似要逐
世伴世一般反說煞了註意只當虛字見得道既不行於
天下無所往矣豈能復行於公山而可往乎只重在
不能行道上故下示以吾道無往不可有為之意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精義張子
於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
周而王則損益可知矣吾其為東周乎與周公之治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七陽貨主
紹聞編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係邢氏疏中語邢氏又
云其使魯為東周乎此句集註削去蓋聖人但言興周道
於東方爾才屬之魯便非語意矣又用之在人可為東周
在聖人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聖人在下非有所藉則不能
成至其所以轉回時運固自有道矣○語類夫子於佛胎
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要去成
○為東周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
我者亦是天命如何爾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
以議之也○問吾其為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
齊魯東方放起否曰也只得就這東做又問其如何周何曰
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
箇響合處也自由聖人下使問家脩其禮物作實於王
家豈不賢於親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弗擾果能
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勤得飽改過自新舍逆從
順而已就如何能與得周道曰便是聖人言不得良久却曰
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弗擾既為季氏
臣不當時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巨顛季氏而已此
只是帝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

曰聖人做時須警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
爾述此等論皆以用我句括定公山看故然細玩語氣
欲應公山之召豈徒哉句業已煞住另用如有字者字是
推開泛論夫子自言素志特借公山起興耳不必括定公
山說愚按為東周自是夫子素志不必括定公山然在此
處却是因公山之召忽然觸起故始而欲往既又因子路
之不說而為此言豈徒哉下如有用我者上自有一段深
情全作脫開不得須善會○問明道言東周之亂無君臣
上下楊范諸家亦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
方何如曰這是古語如此說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
辭語一般那處是有不為東周意又曰文字須寬看子細
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輯語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
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
口氣是快辭不是疑辭○徐辨看來其字平字固是決辭
然亦是自任而兼慨想之辭蓋聖人說着用我時便有西
周之治在眼前亦便有興周道於東方之景象在眼前矣
此是何等遠神○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
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七陽貨主
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
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

理得何也曰心存乎五者則

子再適陳反衛之時。此夫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
公山弗擾之召不同時。夫子未嘗至晉佛肸召後將西
見趙簡子至河而反。謂類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
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
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
誠心故咸得聖人欲往。然違道叛道終不能改。故聖人亦
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畧開霽。有些小光明。又被重
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
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
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
不入不入其黨也。南軒張氏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
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難問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未 課本 敦復堂

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欲釋亦可
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
聖人耳。○文集問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
之意喻之而于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
舉其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
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據
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
患也未知是否曰得之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薄也。涅染皂物。今江東皂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
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
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皆于路不
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耳。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

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
以不能浼已之意。○精義謝氏曰聖人涉世如善游不陸
深淵使不善及水者效之豈不殆乎磨而不磷始可謂之
堅。涅而不磷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不足為聖人。○徐
然是語有此理見君子固當自持以正有是言又是說向
日會有是言由之引迷亦不誣不曰一轉見道理之外又
有一種道學前法之外又有一種通權達變之法。此是
通解常解。○徐思曰曰堅白之論。謂雖入亦不能浼我耳。
爰仲遠曰此四語正是中明不善不入之旨。不入二字須
看得深細不磷不緇方是不入非受磨受涅便是入於不
善也。秋梁公之於武后謝安石之於桓溫已具此種作畧
矣。須知此言不是自崇自翻所謂猛虎項下金鈴惟繫得
者解得也。兩不字只是承上直下時解云有其一說而不
知其又有一說。聖人無此游移鶻突語矣。愚按此於常解
更翻進一層。會得程子權即經也之義守身常法體道大
本非哉。然二事只在人自處何如不磷不緇非有加於
堅白。要以此為堅白之至。到得磨涅亦無如何。才是不善
不入。真實頭地。聖人自信在此。其引進子路亦在此。胸中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未 課本 敦復堂

固無復有。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
佛肸見矣。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精義楊氏又
未至于無可無不可而能尊其所聞故於公山佛肸之召
別陳孔子之語而問焉其不悅也亦知之不苟耳。○爾
龜山晚年之出人。有議之此繫吾儒大關
節審時自審。審乎不可不定而後應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馬於 虔反

匏瓜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文集
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語言無口匏亦此意。○地
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
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
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按上節言不
善之不能浼我。此又隱然見我之自當為世用。其章意正
不即不繫。○金仁山謂匏瓜二句。蓋當時方言。夫子引之

愚謂夫子亦偶然觸着深情自在言表不必泥看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

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

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

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

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為深憂思欲出而救

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任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

且狂道以徇人然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

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己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

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成憂憂世無聊過日

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

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

論語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七陽貨

仕也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說明知不可以行

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

處之大義亦在這裏後此當入後丈人章參看然

即本章所以欲往而終不往者其故亦可概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

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本曲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係辨聖人不遽告之既呼喚下俟兵以未也對然後

命之坐而告之則聞者不敢忽而聽蓋子路是

粗暴底人每恃勇而易視天下之善故夫子教

他如由壽女知之乎由知德者鮮矣都州此法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

明道曰六言六蔽正如恭而無禮則勞與夫寬而栗剛而無

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

好而不知學故至於蔽以程子之言觀之其失可見謝氏以六

之為也但以其非學故不免於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

域耳今日似是非而非故有蔽則所謂蔽者又在於愚亂

賊絞蕩狂之外也其所謂明善者則獨為得之謝氏曰凡

此皆生於不學徒好之而不明乎善也不明乎善不誠其

身矣蓋惟學可以明善○兩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

知學則徒慕其名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矣是六者本為

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

行大道由謂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龜齋

黃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

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深淺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

端也今伊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

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

不分輕重可否則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

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達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

不舒而流於絞勇則徑直而為剛則堅守而狂是皆得其

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義府六言者只是美

慕這六箇字話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已故不曰六

德而曰六言既只羨慕這箇話頭有一語頭即有一番情

見為之潑浪即有一番影似為之障障才開門戶即是障

頭所謂六蔽也夫子劈頭一語直是提出子路於萬障之

外向後一一剖出病處使他自返病雖有六良藥只在學

字一味既投百病皆愈非有學以治愚復有學以治蕩也

蕩之情得詩而節人之所最難治者氣然忿激之氣得詩而平處常處變之道盡此矣○徐辨看來與觀之效倘遠羣怨之效却深與只是易於感發一見便動情觀也是也其旨趣不能得之羣尚是處常怨更其處變四句有一層深一層意

可以怨 怨而不怒 精義張子曰怨者人情所不免若不怨則思疎怨也然則發乎情有禮義止乎禮義也謝氏曰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懈心故可以怨○習聞編高子論小弁為小人之言觀之怨發於愛觀蓋古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莫可告避而寄至痛於微言以冀其親薄一悔悟此人情之至切而天理之至真者也怨何可非而亦何嘗失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陽貨 三 課本 敦復堂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新安陳氏曰如關雎伐木言朋友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解語通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枯然君父○徐辨全要在兩之字着取言通之莫重於父而事父之道亦該遠之莫重於君而事君之道亦備正以見人倫之道無不盡也扣定事君以見學詩之益便曉從通之遠之指點見詩中之益自該此二事便活○徐微弦曰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荷讀詩有所感發則與觀羣怨事支事君隨所玩習皆可自得矣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詩四壯而後可以言事君○說統玩其文法上說四可以即接以通之遠之云者則知事君領上四可以來正是與觀羣怨之實際處接此於語氣義理亦可聯絡存之以備一說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參識 詩原非為鳥獸草木之名而詠故曰緒餘乃其緒餘亦足以資多識如此可見益人處無窮極盡本末以見何莫學之意○徐微弦曰三百之詩一禽一獸一草一木莫不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非苟然者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意亦遂以濶濶此則○學詩之法此章其足以資多識者雖緒餘亦易可少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 與平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陽貨 三 課本 敦復堂

為猶學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七 陽貨 三 課本 敦復堂 不知其如何地為○父集張敬夫云為者躬行其事也答之曰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愚按集註為猶學也借彼明此原非正訓看來為字較學字着九精義尹氏曰謂之為者蓋欲其以周南召南之道於其家而推之則無往而不治也因思人果到得誦讀講貫十分精熟則一身一家之理也自會就自家分上推行方盡得為字之義非以周南召南詩首篇佔畢了事亦非必定躬行文王之事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七 陽貨

臣

課本

詩被之管弦以為房中之樂而推之及於鄉黨邦國皆
 明先王風俗之盛而得之於中者雖以尚國之詩而謂之
 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至於諸侯也其得之南
 國者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而至於諸侯也其得之南
 身齊家之事精義呂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自象及家
 主於內行之至○詩傳周南首五詩皆言后
 妃之德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
 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置若皆則家齊而國治之效
 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
 矣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以
 是終焉而序者以為國唯之應也召南為巢至來燕言夫
 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
 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
 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躬
 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博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
 不知為之者與述朱希此二南固不止言修身齊家而王
 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美莫不自脩齊始而後一步一
 步推行去故學詩之訓雖發於過庭而二南之為於此特

加警焉。○女為周南召南矣乎是教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他着實為勉之之辭非徒問焉而已。正牆面而立言即其
 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精義伊川曰人而
 乃為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
 家先須從身修家齊來不然則是猶正牆面而立也。語
 類問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
 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
 得又况其遠者乎問此可見與行相須之義曰然。不
 知所以修身齊家則待出門便已動不得所以謂之不
 正牆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明道謂二南人
 倫之本王法之基苟不為之其猶正牆面而立是才出門
 便不知便錯了。○愚按前一條云才出門便已動不得
 是即在修齊上說後一條云才出門便已動不得是
 從此起義方完備然前一條意於面牆尤警切。○下截
 警其不為正以鞭緊上截策其為之意直是一棒一痕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七 陽貨

臣

課本

欲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
 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精義范氏曰禮之本在
 於敬樂之本在於和
 心斯須不和而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親斯須不莊不敬
 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在於敬
 與和而已尹氏曰禮本於敬樂本於和而禮於玉帛樂
 於鐘鼓事其末而不知其本豈所謂禮樂也哉。慶源輔
 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
 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在中之樂樂之本也
 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
 本木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
 本而不事乎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
 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
 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鐘鼓固可以為樂然禮樂
 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所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
 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
 則知其不遠也。○困勉錄敬和在玉帛鐘鼓之先亦在玉

帛鐘鼓之末。○紹開編天子元不曾說出意在言外。○近
 語禮云樂云不說出敬和來而詠歎淫洗使人深思自得
 有無窮意味按叠下六云字只相承說下見人所云云之
 不過云爾也語尾乃以乎哉反詰之微諷之不得連上云
 字讀便覺直而少。○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
 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
 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此就至細
 樂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
 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
 此就至惡之人論禮樂舉此兩種。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
 正見得無時無處不有禮樂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
 須識得或問程子之言至矣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

正謂此也詳味而深禮則於禮樂之本其庶幾乎曰范尹之言禮也以敬其異於程子何也曰程子以理言禮之體也范尹以人言禮之用也二說各有所指當以程子之說為當○纂疏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愚按或問謂以程子之說為當然集註仍用范尹敬抑之說而列程說於本原則敬字自較序字更為親切此集註之所以特為精審而或問猶為未定之論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與平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踰牆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稽義范氏曰色厲而內荏者欲人不知故譬之穿窬之盜與夫殺越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陽貨美課本

人于貨者異也謝氏曰似剛而非剛無實而盜名者也故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或問二說合而觀之其意乃盡○語類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恣地裏面却不恣地○勉齋黃氏曰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卷○變峯饒氏曰色不止於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除迹外示威嚴是前殺盜不或卓然不搖底模樣乃其中則其柔弱一切物欲皆為所動却假裝嚴厲正性之人而欺人於不知不見之地如此之人無實盜名常畏人知非穿窬之盜而何○王氏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語類

荀子惡慝之說何也曰鄉人原無甚見識與鄉原鄉人之所謂原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語類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本情條辨足之日非無舉刺無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此是賊德之實禍○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善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遠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遠底是大拍頭擇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護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又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文集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狗俗之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陽貨美課本

勉齋黃氏曰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稱愿人而必加以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為愿也○龍溪會錄鄉原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汙又足以媚小人此之聖人局而更覺完美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絀中行得鄉原之一股半節皆足以取盛名於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末其純乎鄉原且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遂此概世之言學人最宜猛省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語類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精義謝氏曰君子敏著德道聽而塗說其德矣然不曰弃夫德而曰德之弃蓋德之所以為弃猶鄉原之賊夫德而以為德之賊也○語類此二章賊字弃字說得重而有九蓋鄉原只知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

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周氏曰斯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

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

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

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不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

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

至此愚按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願天下讀

書人時時以此語捫心當自有激發不能自已處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陳氏用之曰人身陰陽節

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

有疾即身之有疾也厚薄焉氏曰或是一言不敢為決絕之辭恐尚或有之

也○係辨今亦亡之是並氣稟之偏亦無矣又云傷俗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三

益衰分明是教習俗壞下不可謂今之氣稟亦不如古也

○原宜狂於愚是疾曰肆日廉日直猶為本證曰善日公

疾日詐則已變而為別候故曰今也或是一言此是即氣習以驗風俗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大

相對照○稽義侯氏曰肆則過而少矜者持守太嚴如不

邊幅尚有所止焉蕩則無所止矣矜者持守太嚴矜不

行之矜非廉謂稜角峭厲語類廉是側邊廉隅這側是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昧不明直謂

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翼註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

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翼註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

其私故曰挾私妄作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

情肆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萌至於狂而放則

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徇直則變而為詐

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甚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

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變也至於

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所

不棄也○新安陳氏曰古之疾是氣質之偏今併古之疾

而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為去古益遠而復平善益難矣

○說統肆之為蕩廉之為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為詐是相

反意○係辨而已矣三字總承上文見今之狂矜愚不遇

是變忿戾詐而已矣不可謂之狂矜愚矣如此方是亡字

之意若分別古之狂則如彼今之狂則如此便是有兩種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三

狂於愚非○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

之蔽亦與古人異矣紹聞編如后藝之所以為教事陶之

為言唐虞之世至於九德咸事其盛可知至夫子時便不

得中行而取狂狷此所謂賢者之不如古也夫子所思之

狂古之狂也莊周列禦寇之狂便蕩了降至晉人之風流

皆崇尚老莊至謂禮非為我設其為蕩可知矣矜正是狷

者之事其有所不為直是守得確然所謂嚴者嚴其在

於爭也後之矜便欲以己加人作意矜情與物多忤是則

忿戾矣愚是見識闇昧之人徑行自遂只信己意諒而不

知變蓋愚者必直他雖無知任直而不敢妄作則猶是好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愚按民性之蔽亦與古異非真性之異也惟其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精義侯氏曰

不悅淫哇者人必趨之正論者厲而難入利口者華而易

聽如此則亂雅樂而覆邦家矣是以聖人深惡之○語類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

得勝那正底物事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為紫下便做

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簡鄭

雅便是亂雅○精言紫近黑色既為紫便做朱不得此亦

奪之一說也若專以此為奪字正解則或青或黑皆足以

動人以不正而勝正耳語類與註不合當從註○困學紀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七 陽貨 三

問紫閒色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

綏自魯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

綏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

制也○初問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為邪所惑遂

有正不勝邪時節紫色一出多眩然奪目人遂以為朱不

如紫矣鄭聲一作多淫耳可聽人遂以為雅不如鄭矣利

口之言無非導人以欲達君之惡多不逆耳人遂不覺其

入而信之深矣故利口多覆邦家總是人情易趨於物欲

故不覺為欲所動靡然相趨而淫蕩其心正道廢矣故夫

子惡之○四書通集註釋侯字日辨給釋利口日捷給捷

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

者視彼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按

孔子惡鄭原亦以利口劍言日恐其亂信此則直云覆邦

皆以不肖為賢人君有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或問凡物之類有邪有正邪之與正不同而必相害此必
然之理也然其顯然不同者雖相害而易見惟其實不同
而名相似者則害而難知易見之害眾人所能知而避之
難知之害則非聖智不能察也聖人於此三者深惡而力
言之其垂戒遠矣○說統朱正而不勝紫之點推正而不
勝鄭之淫紫紫捷給而正言謹論反不若其易入故曰奪
日亂曰覆邦家聖人惡之欲人嚴其防也○雙峯饒氏曰
紫以閒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邪以淫聲亂正聲
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
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而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
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聲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
此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耶○汪氏曰辨
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猶能之惟利口之覆邦
家則當辨之以心人心主之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
備述其能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葉引
上二句起下一句上二句未用也字下一句未用者字愚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七 陽貨 三

按三句平列意言固無輕重然上二項亦復所開不小不得輕通如詩之興體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

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動

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

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

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粗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之

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

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按二意一是申明本註就聖人分上

說預照未節一是從本註推出一層就學者說即對針次

節故雖前一意為主而後一意亦正所以發子貢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輔氏此語必在

前○按子貢以言語觀聖人正欲於言述聖人故一問

夫子之欲無言輒呈然請問曰子欲無言亦欲無言耳豈

真不言哉小子之述固以子之言也子如不言則小子

既無自述子於言必有所以述子於無言小子何述焉意

似欲求無言之述却仍不忘乎有言之述也故夫子隨啓

以天何言哉使知妙道精義偏塞滿前正有無待於言者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

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天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

顯哉精義張子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

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語類申之曰天地與聖人都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七 陽貨

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謝氏

曰天地有大美四時有明法不以無言而隱也故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所謂吾無隱乎爾也○語類問子欲無言章

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

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

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

中禮日是此意述朱此是將時行物生側申說理固有然

然非本指本指只當兩平說○或問楊氏以為子貢能言

而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固以

是發子貢者信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論不必

得於言說之際蓋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此但以子貢

專求之於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為之實故言此以

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而非以爲子貢能言

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

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不待言

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必以爲理有不可論

者是亦老佛之意耳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

之間無不可言者特以爲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爲不

可而其言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爲日用彝倫

之外別有一物恍惚惚惚迥脫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必

由是說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可尋繹遠則乖於天理而流

於異端不可以不深察也○雙峯饒氏曰子欲無言聖人

是聖人就他躬行上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

處體認便伴伴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七 陽貨

言看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

課本

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

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輯語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

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

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才知聖

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發就此體認至理若

但作當下指點語便攪入木犀香裏去矣○首末二句人

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天固

無言未句緊承時物二句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

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

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

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頗子

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或問小註此

論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方是契

此旨處頗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

又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七陽貨 喪禮於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由之喪魯哀公使喪禮於孺悲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或問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僅非有故未有

哉○義府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想亦在弟子之列故可以不屑之教教之若以施之戚友尊貴則亢矣觀取瑟而歌一取氣象雖拒孺悲以示教而心平氣和不動聲色此其所以為聖人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 期周年也語類問宰我問三年之喪為自居喪時問或為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七陽貨 君于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君于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洪氏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未故下文夫子推本以告之或問申之日此意亦善然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惟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下文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恐之端告之

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庫。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陰陽和萬物育。喪至此可止也。慶源輔氏曰。時物同皆變矣。吾心哀。但之存疑。三年不為禮。一節言三年之不可因彼而變也。○可也。舊穀既沒。一節言期年之可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七 陽貨 素 課本 敦復堂

成布是稍細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練絲。練今淺初未成布也。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練絲。練今淺祥以練為線。一入為練。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為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自自今言之。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禮問傳父母之則為大凶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禮問傳父母之。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羹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醢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羹。期而小祥。食菜羹。又期而大祥。食醢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醢酒。始飲酒者。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食乾。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矣。如今期年之後。使汝就食。和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禫至小祥。未是宰我既說期年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儀節期而小祥。始食菜

果矣。而疏食水飲。則猶如故也。是無食稻之理。練冠練絲。少進於受以成布之時矣。而要經不除。如故也。是無衣錦之理。○係統短喪之說。下愚取之。而宰我言之。其心有所不安。故夫子以一字挑撥之。欲其反求諸心也。○心之安不安。由於不忍。不忍。即以見其仁。仁。只安之一字。當下便是。不仁。不待於為之。而後見其不仁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

字。尤為刺。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精義尹氏曰。宰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十七 陽貨 素 課本 敦復堂

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之自為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謝氏曰。人子執喪而慟。但之心。發於自然。故食旨不甘。哀勝味也。聞樂不樂。哀勝音也。居處不安。哀勝快也。此豈可致殺乎。三年而服。以是。持恐賢者過中。而已。宰我乃欲加損焉。其亦未之思矣。我食旨不甘。不能甘也。聞樂居處亦然。○冥因之曰。上言於女安乎。正是提解。宰我處。因其曰安。而曰女安。則為之言。我不料女竟以為安。女既恬然不怪。而以安矣。則女自為之。我也沒奈何。女了。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為之。頗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直是一箇一掌血。○至。松渠曰。只首句是絕之之辭。夫君子以下。又提起說。註所謂發其不忍之端。而警其不察也。再言安則為之。而深痛之情。溢於言表矣。○愚按。首一句。恁地斬截。下却用夫字。提開。故字。點醒今字。轉合。味此三字。無限低徊。與上節於女安乎。句。同一聲情。更一毫決裂不得。○安字。即承上。衣錦食稻。而言。為則為期喪也。蒙引以為字。指食稻。衣錦。非是。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至嚴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所謂子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新安陳氏且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仁也安則恐忍則不仁矣

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或謂此章通義李氏之說尤為有功但其以懷為懷念之懷則於文義為未當耳季氏曰宰我於三年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聖

喪自度其有不能免者又聞期斷之論是以疑而問之故夫子先示之以君子之所不安待其出也而後言父母於其子之懷使知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安與不安固當自有處矣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弟而已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孝弟之真情使之知所由來則自不容已也○吳因之曰前食稻衣錦二節既已多方打動他使他不自然不覺明父母之愛則不自安之心或終敲細而無由發動故又探本而深斥之所以激發其良心而使之終不自安也○谷訂只為宰我吝惜此三年故即三年以立說耳吳天用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從此打動他直使○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宰我無容身之地○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二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政而及之爾即情

義中說精義范氏曰宰我學於聖人豈不知三年之喪不可以期而止其所見如此則仁心不篤也故夫子以為不仁夫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二者豈自外至哉自中出生於心也聖人因人心而制禮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四時成歲則人亦宜變矣然而以期为未足也故又引而至於三年賢者之情則無窮也聖人為之三年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夫豈以三年足以報其親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為中人而言所以深責宰我之無恩也○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七 陽貨 聖

賢乎已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或問此章之說李氏得之失之矣○精義張子曰學者含體義則飽食終日無所作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論衣食之間燕游之好爾○語類問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者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才讀書心便主於讀書才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焉耳○紹聞編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育有得息有養睡有存朱子曰此說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帶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

意學者常與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愚按劉子朱子之言可以知君子用心之所矣可以知心之所以用矣朱子又言要則心却不開隨物走了不要則心却開有所主愚謂不要則有所用也心若有所主則心有所用則主則不隨物走故常定而開○雙峯饒氏曰伊川嘗教人靜坐只靜坐時心主於敬即是心有所用若無主於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淫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意甚該涵○後章意契緊只在上下半截難矣哉乃深致歎惜之餘下特以博奕之不如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只是借博奕作加倍極嘖所謂假此以甚彼呆說不得○章首着飽食二字聖言亦儘有義味不宜畧過蓋心者氣之精飽食則每為形體所滯惟有所用斯以開其竅而混沌撲散之習亡者動之微飽食則易為淫欲所引惟有所用斯以立其開而浮游閒雜之幾絕此二義本四書讀而撮其畧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或問此章言君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之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其對小人者則皆以位言之耳語類子路之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夫子屢箴諄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也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已不仕焉氏○精義謝氏曰非以勇為不足尚欲子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為上則其為勇大矣所謂自反而縮若專於勇而已斯亂人也○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為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

聖 課本 敦復堂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雅誅反

訕誹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

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七 陽貨 聖 課本 敦復堂

稱人之惡在已則長厚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勿歸父母之名耳可聞而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機疏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胡氏以下流為卑穢之人上謂賢於已者此義或兼言之則可然此兩言者豈亦以救子貢多言方人之失與勇謂材力強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為者也○語類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禮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雙峯饒氏曰果敢屬性慤勇屬氣血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慶引果敢而窒是自已窒窒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敢而窒就作事說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

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謂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謝氏曰微似矧不孫似勇許者幾於直皆足以欺世亂俗

謝氏曰微似矧不孫似勇許者幾於直皆足以欺世亂俗故皆惡之或問論之曰謝氏似是而非之說得之然謂時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誠耳愚按必如此方扶得出三以為心術可惡處○孫遊三以爲字甚有力不知此而自以為爲如此不但自長其不善之心而且有害於世故子貢惡之按此亦融合謝氏之說兼之亦得然而不如或問爲直刺心坎○蒙引微以爲知何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爲於人之情爲無不知者也不孫爲勇不安分不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強以下凌上也少奪長而自以爲勇者也訂以爲直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畧無一毫含洪之意自以此賣直者也按微許不孫本是可惡以爲知以爲勇以爲直假託名義以自文其奸豈不深可惡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七

陽貨

聖

課本

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剛正仁者愛人君子只有愛故子貢以亦有惡爲問君子之惡從愛而生故夫子所惡皆是傷人害物者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誦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爲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者抑可知矣○說統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此則所以檢身節是惡亂德者所關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或問氏說侯氏曰七者非特聖賢之所惡也天下之通惡也但衆人或蔽於私而失惟聖賢則不失其所惡之正所謂唯仁者能惡人者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或問小人何以知其爲僕隸下遠之惟恐不嚴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滋之慈以畜之則無怨亦非所恤矣

二者之患矣稽義范氏曰女子小人之情惟聖人知之自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熾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滋之則禮行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怨之意莊慈並行而不相悖莊慈以持已言慈畜以逮下言莊慈固禮足以消不孫之心然却不是遠慈畜固仁足以弭易怨之意然亦不是近○翼註近是此說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七

陽貨

聖

課本

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蒙引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之道使不至不孫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又曰養猶待也○輯語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即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按方孟旋文責成養女子小人者持性命之正導陰陽之和乃於莊中莊莊慈畜二義爲能查決本源艾于云近之不可遠之不可乃見難養若併近遠二字皆非則將立於不近不遠之間耶思謂聖人言此意在養之者且非能養如何能知得他難養必至不孫與怨之後而始見其難則已無及矣○關雎所自好遠虎責所由知惟此豈應專向女子小人之難解不孫與怨共故自在近之遠之者兩字緊粘台看須透上一層方見得聖人當日言下微指○馮少墟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畧於女子小人不聞編遞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戀之私思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或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

不有悔吝而此及以為吉河也朱子曰御下而有以懷之
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爾愚謂有以懷之而
不失其正乃所以為可寄也此
論畜臣妾之道正與本意互相發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

改過也精義謝氏曰與無聞之意同或問論之曰無聞特
無善可稱耳見惡則又有惡而可惡焉亦不得為
何矣楊氏曰四十而無聞已不足畏又况見惡乎其終也
已可知矣○又集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
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
之士不狗流俗眾必羣朝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
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
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
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急少能持遠故古
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說統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七

陽貨 果

人苟四十無聞已不足畏而况毀名重行至見惡於人倘
此後復爾悠悠便無進步日子故特危其詞以醒之有時
乎時乎不再來之意○困勉錄此章一則對未切蘇氏曰
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已四十者言不可不懼蘇氏曰
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馮氏曰世蓋有晚而知道
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
有為之言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七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

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

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語類問三仁之事必不可
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
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且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
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
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着去○問箕子當時何必
伴狂曰他已為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伴狂受辱又問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八

微子 十一

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為囚奴
則不可復諫矣曰既已為囚奴如何更可以諫○又集三
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
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
信又不得已而曲為之說以為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
封國則尤為無所據矣○蒙引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
見箕子之囚在先彼紂之怒未甚見諫者猶只囚之耳至後
來比干諫則紂之忿疾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時武王之
兵所以隨至也故泰誓聲其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是
也且箕子之諫時已自拚死子偶然紂怒未甚故只囚之
耳然則論語此三句非特其事之難易可見其去留死生
先後之期亦只此為據矣
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

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故同謂之仁精義尹氏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

也所擇則一也書曰自靖自人自獻於先王故孔子皆以為仁

行不同而自出於至誠則其本心之語類問註言三子之

恒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衛着紂

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便死諫無益於國

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

監繫在那裏不免索性命箕子在牛上落最難微子去却易

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外雖狂心則定也問三仁不知易地而處皆能遂其

本心否曰都是各就他分上傲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

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死地上了較之尤

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惟是微子不死不活之

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惟微子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

斷若如碎世之土一齊割斷高舉遠引却是無難故孔子

曰果哉末之難矣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

此語莫是他分上大節目處有見得微子之仁亦是此類各

時一事之仁不同曰箕子微子夷齊三仁所以全其心德者

他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

更以求仁得仁處奈之便見夷齊三仁所以全其心德者

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誠

惻惻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後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

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

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伴狂為奴為紂所囚者

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

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

當為慮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

之非有所擇也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去箕子囚奴偶

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遂微

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

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恐如此而

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文集三仁之心只欲紂改

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不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

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

之祀皆理不事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

得為仁人矣○紹聞編商書微子篇末云自靖自人自獻於

先王蔡氏傳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

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今以此一篇熟玩之則其

至誠惻惻之意所以不啻乎受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

者宛然可見朱子文集其門人嘗論之而朱子然之其

言曰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

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為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

國俱為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

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

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

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

事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

於死竊謂此亦似難深泥至以事實論則饒雙峯蔡虛齋

皆以為先後當從論語○延平答問問殷有三仁焉和靖

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仁者能之熹未見

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微子之不可易處不知使三

人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

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上子不出我乃顛

隤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

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辟

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

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為重而

非背國也此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

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恐

此說亦未盡善如其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八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八

微子

四

將諫結紉不聽亦不效苟全逃死而比于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于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于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紉改焉兩紉既不改而諫益切故紉遂殺之則比于亦不得而逃死兩紉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紉比于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紉改焉兩紉既不改而困之偶不死兩紉困之而不遂伴狂而為奴蓋亦欲自經溝瀆以效匹夫之諫哉故因遂伴狂而為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得得以爾維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爾蓋諫行而紉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死也使紉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為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為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困之元子也往者紉未立吾嘗言於帝心欲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紉是以紉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則紉益疑非非唯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

髮益於特而逃死可惜也予為元子但當逖逝而去乃合於道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于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紉之分而巳吾謂三公心事之曲拆此論盡之矣朱子以為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者愛之理即薰然天地生物之心皇愛稷契處明聖之朝志同道合此愛得以自遂宜通而係達及於天下至於萬物咸若若微箕比干遭君臣之不幸此愛不得以自遂不勝其憂君憂國切至之誠不得已而各誦所以自處之義既得其所處之義則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巳此其於愛之理雖若有所不得遂於君而未嘗不遂於我也故謂之不拂乎愛之理觀屈原遭讒見放眷眷於君不能自釋卒自投汨羅以死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者也其過乃過於忠者也謂之過則此情此義終有遺憾是未免乎有過矣惟不拂乎愛之理所以全其心之德觀志士仁人章註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反而觀焉則三仁所以全味其所謂得之心之體而無違得之心之用而無失者即不拂而全之謂也但集註意尤耳又曰三仁之行不同而夫

子皆許其仁者原其心也至誠惻悝各求其所以自盡也○說統通章大意大都為微箕暴白精誠蓋比干之死其心固已見諫於萬世去則似於忘君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仁仁在忠君愛國處見全重在此無愧之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上皆掌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精義謝氏曰其官不終用我亦不可舍我亦可玩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八

微子

五

世不恭者之所為也尹氏曰柳下惠孟子所謂不屑去者也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仕而不喜黜而不愠自知其直道而行耳此其所以為和與若孔子則異是矣○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祖禰程於我側不以為免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送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汎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迷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審其自信甚篤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楊氏以孔子無可無不可為近於和而非也夫無可者近於清無可者近於和是以孔子之於夷惠集其大成而時出之豈日無可無不可而反獨近於一箇無不可耳此朱子辨楊氏之說雖不可由其說只成一箇無不可耳此朱子辨楊氏之說雖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八

微子

六

教復堂

於本章無開緊要然學者不可不知○文集問柳下惠三
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
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
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
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
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語類柳下惠然
處皆與伯夷一轍伯夷如一種寶珠只當要在水裏柳下
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三黜非君子
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於和處○按章意不重說他和
之偏只合重他和中有意○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
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惠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
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按惠言何必
去而云何必去父母之邦更自有倦倦宗國之意○新安
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不可
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唯
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自發已所以不去底本意
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二君之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八 微子 六 教復堂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
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八

微子

七

教復堂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更
世家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
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嬰嬰進
曰自周室既衰禮樂缺有問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按當年莫彈二語似泪亦似譽此景公
所以易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
之爾慶源輔氏曰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况
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
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
之景公此子之所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
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八 微子 七 教復堂

有為可知矣孔子行承上二意不用邊按景公語雖
義然不用已從上截埋根。鮑語類自見。○新安陳氏曰景
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
用乃蔽於私意之昏溺終於亂三宜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

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史記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

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

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漸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平邑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

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

遲平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

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

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朝政如

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平屯師已送之孔子曰

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助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新安陳

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

此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

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朝政如

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平屯師已送之孔子曰

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助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新安陳

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

此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

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

與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

日齊人之諫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問於魯

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
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范
氏所引膳肉事亦得其旨○精義范氏曰孟子曰不知者
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然則膳肉雖至可以
無行乎是不然膳肉雖至亦行也惟未必如不至之速也
孔子之行本之受女樂而不朝是以記者不及膳肉也○
語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膾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設若致膾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
別計一事故去且如致膾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
此且求去爾○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才受孔子不安便
行孔子向來相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
之所為方且做得日固是又曰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
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
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
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
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關○召聞編論語直書夫子去
之之故故其辭如此若其間曲折則須知孟子所言與史
記所載乃盡夫子當時所以處去就之事實所謂禮以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之孫以出之也按此又似與集註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

義微左故朱子以為當關○南軒張氏曰去讓遠色幾貨

而責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

可見矣是以去之○靈峯饒氏曰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

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必專獻於桓子

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桓

子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

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入用之意已而思人思不

肯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

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

不得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日季

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日季

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愛極子亦樂於齊之有是問故明愛其師而不辭外借際於隣國內分勞於主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即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於齊使郊而歸焉夫子猶行也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伴狂辟世邢疏姓陸名通昭王時伴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接輿此從高士傳之說而云然姓名當是附會不必泥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十

存疑接輿是迎其車與也歌而過孔子言迎孔子之車歌而行過之也○按楚狂二家是通章眼且觀其且歌且過且趨且辟若近若遠若有意若無意純是一種狂態而風適在楚地故記之曰楚狂亦非必當時素有此名目也風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變峯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鳳不是有種之物惟聖人在上天地交泰所以接輿以比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鸞生鸞馬生龍駒之類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比例論也又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殷勤諱復是誠知尊聖於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

之心蓋不啻如水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趣不同者接輿有辟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說統風正所以尊夫子也非時而見故為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時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又微詞冷語見以鳳而欲等於今之從政者不應德衰至此通節意聯而語散故是歌體○語意只渾渾說鳳而議孔子之意自在不必說鳳又說孔子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語類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稱高日以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日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或述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顧涇陽曰天下有一豪可為聖賢不肯放手不可為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豪可為聖賢不肯放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八 微子 十

按此正欲與言不得與言兩下分岐處○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愚按此段情景真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所以為高所以為果乃正所以為狂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饒氏曰兩耦同隊而耕謂之並耕時孔子自楚反平

蔡津濟渡處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其津處偶見耕者就而問之初何知其為隱士也者而或謂欲挽二人相與濟世固不免附會第計其時津且告何從得其姓名而書之先儒謂沮者止而不出溺者沉而不返豈非論者欲紀其事而特加其各者耶○徐辨合上章觀之迎車者之名即從東近水者之名即從水皆記者以意名之或亦想當然爾○董思白曰只耦耕二字便

對至辟世之不可待言精義場內曰孔子之佳事道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故去之非有辟也桀溺以孔子為辟人之士則非知孔子者矣故夫子曰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則所當與為羣者人而已夫如是則何辟人之有按此條雖為或問所不取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然其說似是可從

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上二句破他與其從辟人之士二句此二句破他消

消天下皆是二句○稽義呂氏曰孔子皇皇蓋以天下皆無道將以斯道易天下而已如使天下有道則無所用易惟辟世而已此不與人為徒者也故孔子以為不然尹氏曰天下有道則聖人無事於變易所以易之者正為其消可與鳥獸同羣乎聖人惡天下之滔滔而欲辟之則又豈氏曰天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盡備於已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八

微子

古

課本

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又何用聖人以易之哉○釋語天下有道二句正對滔滔皆是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有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簡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須變易耳○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起見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所成此心遂成一種○程子曰聖人不議論聖人此言正所以破其見識之差○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

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愛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四書通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纂疏程子之言切張子之言宛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植徒引反

丈人亦隱者蒙引丈人老人也如晨門荷蕢之流不得其矣以後來滅跡想蓀竹器集解考韻會云蓀芸草器蓀從他終是不說姓字荷竹器草不從竹且下有植杖而芸語想是起初掛蓀於杖荷之而行與子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路語畢植杖田中取蓀而芸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八 微子 古 課本

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

芸去草也釋語遇丈人而輒問夫子想見子路意中只有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會識夫子子路尚未想及及爾時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所由來丈人之責也○條辨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二句便知丈人自食其力之意與魏詩所咏伐檀之君子不稼不穡不稊不穉取禾三百廛兮相類○按執為夫子恰與子路機鋒相對語畢便植杖而芸其高做落穆之致可想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按知其隱者乃預透後文大約爾時見不覺為之肅然改容耳○精義楊氏曰子路問夫子於荷蓀丈人丈人曰四體不勤云云其言不覺而子路拱而立猶若待命者蓋敬之至也記曰遵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

之聞而敬之若斯耶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
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於語然之聞故其
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
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
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於荷蓀謂之隱者蓋知其隱居求
志非素隱故也下文記子路之言蓋述孔子使反告之意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通反
按此亦丈人感於子路之敬而以禮接之看他殷勤止宿
雞黍言歡絕非草野樸陋泊然無情至見其二子亦是見
得子路道途舍狎自有儒雅之風故命子出見一示以親
賢一教以敬客兄弟後禮所固然在丈人只是任其天
真平平等若謂以田家之樂微諷子
路轉成一片機心非復隱者風味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八 微子

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集解歷
觀丈人
行徑是隱者行徑言語是隱者言語禮文亦是隱者禮文
而隱者二字却從夫子口中點睛遂將上文盡收拾入此
句但既歎其為隱者便有惜其終於隱意故使反見以挽
回之所授之辭如下文所言是也至則行矣非子路至時
始行蓋逆知子路之復來故先去之至則行矣非子路至時
也亦始終成其為隱者而已○按至則行矣丈人之逸然
長在子路之悵然若失
情景都在此一則字中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
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長上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
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

絕人逃世義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
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蓋疏子
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
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
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以曉之慶源輔氏
曰丈人之

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
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
節君臣之義皆天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
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
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
所明而曉之接長幼之節自是從見其二子生來但止宿
固為子路所感發至長幼之節亦謂丈人因此而始止宿
知未免將隱者身分太看低了只說因其所明自可倫序
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八 微子

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人倫備於此五者此所謂
大倫亦只是就他欲潔其身看出甚言君臣之義之不可
廢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語類
任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
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口然
○君子之仕也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
在是截斷只見一邊○問君子之仕也其義也如孟子
雖大綱做行不行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
桀溺之徒才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細問細仕則可以
徐處乎進退之宜所謂遠有商量在也若只執着不仕則
是無了○仕以行義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大倫未嘗不厚也不仕無義則欲潔其身而反以亂大
倫矣○慶源輔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
收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已知之矣長上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
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八

微子

九

敦復堂

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日道必遇賢君而後
 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
 却不可不行其義○說遠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
 意長引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
 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
 ○季安漢曰行義以達道者君子欲及時之心而存義
 以存道者尤君子不忘時之志蓋道之消長在一時而義
 之興廢在千古道雖不行矣而大義明焉庸詎知其不
 於他時而若之何廢之是故丈人亦非不謂愛其道而夫
 子自愛其義知道之不行而行義者固道也惜乎其不樂
 辨君子之仕也之字只在君子心裏說見君子欲仕之
 正所以行君臣之義不然則割去君臣一大倫矣若認定
 出仕為行義則聖人皇皇道左亦何嘗出仕所以緊接
 云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知道不行而必以仕為行義此
 即聖人倦倦斯世一段苦心○丈人未嘗仕夫子亦何嘗
 終仕然一則行君臣之義而心辨取然謂之義則事之
 臣之義矣所爭只在這一點心辨取

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
 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或問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
 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也義則有可有不
 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末嘗不仕然
 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末
 嘗相離也亦可見矣○語類問集註云仕所以行君臣之
 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
 義字似有兩意日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才說義便是
 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
 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
 無義才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
 得君行道到得聖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曰吾老不能
 孔子行季相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慶源輔氏
 曰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
 行止則係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係乎天者則非
 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八

微子

九

敦復堂

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不可
 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
 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
 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困勉錄義
 字原總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在就一邊故存疑以
 非忘義以徇祿為餘意○谷註義字只在仕上見註然謂
 之義以下數語深論一層非本文正意也本文只是對
 不仕者諷之使仕耳非對仕而徇祿者諷之使就義也丈
 人是潔身者非徇祿者其對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
 照自有針鋒不可宜客奪主

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
 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
 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
 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
 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
 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
 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誠不
 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
 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
 之賢而特立者與以子路之行而拱立於丈人之前若
 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與管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
 可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
 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論之欲以見其不
 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
 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才見世亂便以辟世為高是甚
 胸大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辟世天下
 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
 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愚按此二條雖非本旨
 然自可以警世故備錄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以常格揆蓋高民也是故有以隱而逸者有以仕而逸者其心一而已○姚承菴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謂太平不使之自遺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有自遺逸之意胸中即有不可不先主逸字於胸中也蓋逸民有心避世而聖人無意終蕪故詳列逸民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為言隱也彼其事汗君而為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去與其斷髮離體以君長於蠻夷儼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縈焉則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八 微子

子

初不以遜國也玩下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張字子弓荀卿以此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按此說難據○葉解朱張不見稱於孔子之口而記者列之六人之中必當時夫子亦曾論及而偶遺少連東夷人之也按此或想當然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存疑夷齊不降志不辱身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蒙引以去周為不辱愚以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愚按此自當統夷齊一生志行而言○條辨兩其字最當着眼所不降者自是夷齊之志所不辱者自是夷齊之身夷齊之志乃極高之志夷齊之身乃極潔之身絕不肯少有降辱之志不但與世之降辱者不同並與聖人之道之不降不辱亦不同故聖人以伯夷叔齊與一句咏歎之

○愚按天子之於夷齊先懸其節以想其人與下二節先揭其人以論其行語氣自別未向一與字中有高瞻遠望之致有沉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慮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謂所行當人心入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紹開編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則其言行之高潔而中倫中慮有不待言者少連事不可考柳下惠自其不羞汗君不卑小官則有似於降志辱身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八 微子

子

則其言行之所以自守而不失其正者可知矣曰中倫則皆可則之言曰中慮則皆可法之行言行合於義理當於人心非大賢君子而能若是乎故孟子以之與伯夷並稱為百世之師而夫子於此亦槩之曰逸民蓋亦有以其心而遺其迹者矣其曰其斯而已矣蓋言柳下惠之所以為柳下惠者在此而降志辱身不足以為病之也少連事雖他無所見然以記之而稱之則藹乎篤行純孝與會閉同風其為行修言道之君子不言而可知所以與展子並稱而其降志辱身之迹亦必有與之同者所以夫子言之而今不可考矣○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點不之便是降志辱身處且其言中倫行中慮亦即在此意見得三點不去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點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言當平事理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此則有慮以慮言見其合人意耳○愚按言行是一生大節若非降志辱身而言合倫理行中人心幾何不為中正之道惟是惠連降志辱身矣而其言自中倫行自中慮蓋其所以中倫中慮者即在他降志辱身處見得則其降

非猶夫人之陰其非猶夫人之陰此其所以為惠連之
送故曰其斯而已矣斯字須將上兩層融看方得聖人微
顯爾幽意只看上面一矣字便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
隱隱跌地下意與未何相呼吸

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

亦可見矣援夫子以惠連並論一處積弱之邦一居海濱
之國其所以降辱處可想一為宗魯之直臣一

為東夷之孝子其所以
中倫中慮處亦可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又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虞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勾吳以獨善
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

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
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變峯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八 微子

三

教復堂

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
之鄒嶧山曰道雖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
其身能特立於汗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
為常然經不可無亦有辭若詭正要不失乎用晦之宜而
合乎道之權者紹開濁仲逸隱居放言則言行未必如
二子之純故獨言其身中清廢中權取此二節有中乎道
之清權而已其視中倫中慮者固不少矣然其心則
皆脫然於聲華寵利之外而一無所縈焉者故同謂之逸
民說統隱居是以隱為高放言是言不合乎經所以示
不可用也註獨善自廢乃自隱居放言中推此他意思如
此不可說隱居就是獨善放言就是自廢身字根隱字來
猶云身之將隱也露俗汗世不得而染之故曰中清廢者
故為放縱而令人廢之用晦之宜也故曰中權條辨論
道之全體清和各有其時他却止合乎道之清權各有
其宜他却止合乎道之權是得道中清權之一端若只認
中字謂其合道便似仲逸無往不是道矣按清權二字只
合就他意主於逸看方留得末節無可無不可地步四
書通夷逸夷詭諸之裔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

邦大夫獨逸隱居不仕願世肆志或勸之逸曰吾嘗聞牛
也寧服軌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儀乎按集註以
為不見經傳則
此說亦未可據

我則男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商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
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可者言
其不存乎心也致堂胡氏曰無可則不可其曰無可者言
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
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
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
隨苟合之人爾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
可而無不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
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紹開

無可無不可近時說者謂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是故
連則未免有不可此說非也七子之心皆有不可是故
非其君之不可事也非其友之不可友也惡人之不可與
言也惡色惡聲之不可視而聽也橫政橫民所在之不可
居也此伯夷之所謂不可也推其不可之心雖鄉人之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而不可與之立也其嚴如此
然而不念舊惡也治則進也聞西伯善養老者則盍歸乎
來也是得其君焉固事之矣得其友焉固友之矣昔日之
冠不正而今日善人也則固與之立矣安得謂伯
夷之心無一可者耶特其所謂不可者一以清為主故
卒至於無一人可借而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弗受
也弗受者伯夷之心固不屑就也是有不可存乎心故
偏於清焉而無以適乎清之時也孔子則不然非其君固
不事然而見行可焉則季桓子亦可矣惡人之朝固不立
然而際可公養焉則衛靈公亦可矣惡人之朝固不立
則亦可與其進矣然則行可於季桓子而受女樂則行際
可於衛靈公而色不在則行問陳則答以未之學而行其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卷十八 微子

三

教復堂

緜無可無不可近時說者謂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是故
連則未免有不可此說非也七子之心皆有不可是故
非其君之不可事也非其友之不可友也惡人之不可與
言也惡色惡聲之不可視而聽也橫政橫民所在之不可
居也此伯夷之所謂不可也推其不可之心雖鄉人之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而不可與之立也其嚴如此
然而不念舊惡也治則進也聞西伯善養老者則盍歸乎
來也是得其君焉固事之矣得其友焉固友之矣昔日之
冠不正而今日善人也則固與之立矣安得謂伯
夷之心無一可者耶特其所謂不可者一以清為主故
卒至於無一人可借而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弗受
也弗受者伯夷之心固不屑就也是有不可存乎心故
偏於清焉而無以適乎清之時也孔子則不然非其君固
不事然而見行可焉則季桓子亦可矣惡人之朝固不立
然而際可公養焉則衛靈公亦可矣惡人之朝固不立
則亦可與其進矣然則行可於季桓子而受女樂則行際
可於衛靈公而色不在則行問陳則答以未之學而行其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八

微子

子

教復堂

所以處乎不可之際者又何其也此其有夷之清而未嘗偏於法惟其心未嘗有乎夷之不可而可一推其時也又如汗君可事小官可居援而止之可止袒裨程可借此柳下惠之所謂可也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隱賢焉枉道焉必不可矣油油然與人借而不自失是謂失焉必不可矣故孟子謂不以三公易其介然則安得謂柳下惠之心無一不可者耶特其所謂可不可者一以和為主故可去而不可去也其言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不屑之意即此可見是柳下惠亦有不可存乎心故偏於和焉而無以適乎和之時也孔子則不然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人事君便盡禮與上大夫言便開閭如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德言盛禮言恭即此以視夫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者其大小何如哉是其有惠之和而未嘗偏於和惟其心未嘗存乎惠之不可有不可而可各守其一節而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有不可不可則各守其一節而無不可一偏矣○蒙引無可無不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孔子不可不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孔子

日無適也無莫也此無不可之說也日義之與此則自有不可不可在矣○集解無不可之說也引孟子之言緊貼仕止入退上論正與逸字對鈞故歷論逸民而終之以我則異於是則字似極斬截然語意却渾成聖人非屑屑與逸民較量而不顧為逸與不為逸之意自見兩無字就心上說或疑心與事不相離事既有不可則心又安得無不可不可須知無不可之心自有不可則心之道而有所不可不可之深仍無不可之心聖人精義入神所謂無不可者隨時順理而不以己與此故只就當幾見而事前事後在其中蓋聖人是該自己一生而言○顧涇陽曰無不可是聖人心中處思按須解此語乃不得為猖狂恣睢及游移鶻爰者藉口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逐世離羣矣下五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八

微子

子

教復堂

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偷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按謝氏論七人高下亦即從本文語欠看出然要皆各自成其為逸故聖人亦不得而畧之○指揚朱之流輔氏謂指接與沮溺丈人等是非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按常適其可須從無不可出而未嘗常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范氏曰由夷惠皆得其偏未若聖人之全體也愚按言夷惠則諸子益可知矣

○大師擊適齊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新安陳氏曰魯未樂崩賢人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擊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擊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說統大師先之諸人競從之而去不可挽然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各非其心之忘魯也

故書其地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子

亞飯以下以樂循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或問何以知亞飯為循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且食晝食脯食夜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皆凡三飯也

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備食氣食樂章各異各有
樂師○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音皆令奏進樂註大
食朔日與月半以樂有食時也宥勸也蓋大食則然明每
日常食不奏鐘鼓也禮記五藻進樂進羞工乃升歌疏入
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按此則常食當是侑
食在堂上而以瑟瑟為主也○樂師或問云蓋凡三飯然
既曰四飯缺適秦則明有四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豈
區區侑食之官而不敢借其數耶○樂師或問云蓋凡三飯然
去故不記此說可通至謂以初飯為亞以三為四又謂或孔
子正樂而去其一又謂或初飯大師少師掌之皆擊要之
此特就辟亂而去者記之非盡樂
工皆去也不必有無初飯為疑

鼓方叔入於河

擊鼓故獨以鼓言下河河內
擊鼓武擊磨襄亦然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八 微子

毛

敬復堂 課本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反

播鼗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武名也按周禮有鼓人無鼗人有鼗師無鼗師則播鼗當
知或亦與大師諸人漢漢中上註曰河內此曰漢中下曰
借隱之故而得傳與漢漢中海島並本邢疏賄入字作解
然亦非必以地言只是說隱處水
賄有江湖余樂理亂弗聞之意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史記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
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
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某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

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日某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頽然而長
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周禮擊磬師學擊磬編鐘
敎緜樂燕樂之鐘磬註緜樂磬聲之樂燕樂房中之樂緜
如緜錦結雜成文海海島也其適與諸人之隻身遠引自
不約而○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按此特為正解所
同趨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按此特為正解所
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記此於楚狂沮溺丈人以及逸民之
後非必美諸伶蓋以傷世也○精義爾氏曰周衰賢者相
招為祿仕多在於伶官蓋其責輕而無愧至其甚也淫聲
無節備上無禁守其官者或愧焉是以非而去之○原旨
師擊為樂官之長而干也諒也缺也皆侑食者也方叔也
武也陽也襄也皆司樂者也適齊為去魯之微而適楚適
蔡適秦也皆辟地者也入河入漢入海也皆辟世者然未
也適者於此不可則之彼之意入則終身焉而已

論語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八 微子

毛

敬復堂 課本

管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
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
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變筆饒
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爭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任想
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家引
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為三桓僭妄者用
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知其
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之正者以夫子正
樂之功也按此集註所以採張子之說然亦自是世亂思
隱而夫子之正樂適有以感發之○釋義爾氏曰周衰雖
禮樂壞而魯猶足為也故一變而可至於道至是官不
得其職雖樂工之賤猶負其器而不苟有入於河海者故
著之以見周公之澤也故下文述周公之語援或問以揚
氏通其意於下章為近於穆然當時記論語者以周公謂
魯公綴於其後當亦亂極思治之意不然毋乃序次不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釋義呂氏曰施讀為弛不

弛不弛適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

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條辨親自兼一本九族而言不

弛自不外尊位重祿同好惡然亦非一味過厚養成驕後

之風愚按開國承家其道必自親親始不弛二字自有分

寸正不必分外幹補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

用存疑大臣不信用則怨故於大臣則信用之不使怨乎

乃出於不得已之意耳按集註先補一句非其人則去之

可見在其位者自是可用之人則自有當用之理當用而

不用則在彼不必定棄怨上之心而在我却有致怨之道

是怨在大臣而使之則自我也故君子非必怕大臣之怨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八 微子 課本

而用大臣之道大故謂惡逆釋語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

自不可使之怨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

即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

本義也後文義固爾然聖人言語亦復何所不包○無大

故三字要看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槩狗屁有許多

斟酌在○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人無不可用無

求備但此處須從忠厚之至着想覺得求備便有傷厚道

非所以長養人林與彼處但從空氏曰二者皆君子之事

為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李林甫之徒

焉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亦安得而不慮耶日不然

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

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

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難以如是

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

置之大臣之位而但使之以奉行交書為職業而又恃小

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

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

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朱子之言可謂善發中庸九

經與周公告伯禽之旨矣親親之次便是敬故故曰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任大臣之次便當器使羣林故曰無求

備於一人夫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而禮意

所加寧為其厚毋為其薄於大臣盡尊賢之道於小臣盡

使能之道而任用所及寧出於恕毋出於苛此皆君子之

事忠厚之至也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於伯禽始封而

特以此告之為子孫世守之家法使此意無盡魯豈有衰

也哉○葉臺山曰此周公蓋以其許周者而許魯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八 微子 課本

無壞只在此數語所謂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

言之以與釋義范氏曰記魯之所由衰也周公之戒如此其

所由衰由於忽忘之矣務此自是記魯論者之微指見魯

語海是魯未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

忠厚未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西書通周

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

無盡則大歸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章也

○沈無回曰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

衰矣此語世傳之後世見魯之式微或歸咎於貽謀之過

不知魯之所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

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書之遺訓耳故記者於魯事日

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訓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

先世之過也

過也

過也

過也

過也

過也

過也

過也

過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駒駒鳥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邢疏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義

府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

然以為成王時人者近之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

不可考矣乳之每乳皆二子凡人子皆為顯仕故記之

耳精義范氏曰此八人皆不顯香周之多士可知矣拔入

士或以為皆顯仕或以為皆不顯此亦不可考然記之日

士則但以其賢而稱之耳非名位赫奕事功顯著者可知

知否則奚至不知為何時人○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

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取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

數之盛○說統周家氣運之隆所以生此八士此非特一

門之慶實邦家之光也若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特以伯仲

叔季之皆二而臆度之要知宇宙間太和元氣培養深厚

而致然有感○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

召之理在末賢人之隱遁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八徵子

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原直

三仁去而殷墟入土生而周繼記者特記於是篇之始未

以見商周興廢之故而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

三仁之不幸而備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也上章以魯

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此章以盛周之○愚按此篇孔子

事敘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

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

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

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春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

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與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

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

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

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

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

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

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八徵子

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

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

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

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

其所不及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為高則其所立豈

止於此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

論語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

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

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鄭齋黃氏曰此篇所記不

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弟子游

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朱子曰致命猶言送這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十九子張

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

庶乎其可矣（精義范氏曰見危致命者不為義疚也見得

者知其細也謝氏曰見危致命也祭思敬喪思哀舉其大

舍利而取義也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而又主之以誠

懇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志意脩矣其肯懷居乎其肯恥惡

衣惡食乎其肯殺一不辜非其有而取之乎（新安陳氏

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

而思之於平時也義禮人生惟利害最重今見害不苟

去見利不苟就人倫惟喪祭最重今祭思敬喪能思哀

則立身之大節無虧其亦可矣若士分內事固不止此

人於死生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於幽明始終處實心有

所感此是煞有學力能壓倒死生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

矣非本體明白精神透徹者不能子張斯言務外之氣習

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或問其可已矣豈不

猶若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與曰可之為可則同然曰

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也（鄭齋黃氏曰大

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

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

說德當頭一土字提地看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乃成其

為士耳乃責備之詞援此條極有義味末句乃道得字字

着實既不失其為揚而亦無惡於太快覺首尾亦呼應有

情正見得此為

立身之大節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仁（焉於處

作無

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或問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

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不

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

道之貴乎堅確者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

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

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

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非福心狹量質薄氣弱

者所能及也按以上從紹聞編本夫總羣言該眾理而不

自以為博兼百善具眾美而不自以為得智足以肩萬物

而於天下之幸有不深察才足以濟眾務而於天下之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三

敦復堂

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
 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
 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
 心下儘有地步寬闊着得在。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
 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語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
 樂與好禮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
 何足以滅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
 有限。○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着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
 心受之有餘地方好。○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
 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與他論他信不篤者須要
 自信始得按李我憂為仁之附寄冉有憂力之不足皆足
 信道不篤底樣子。○問不弘不篤豈合看得否。曰各自是
 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亦
 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眾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又曰
 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
 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
 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
 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按此二句分合看俱有義理故朱子
 兩言之。○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眾德而子然回
 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
 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焉能為有
 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亦必亡而已矣。○焉能為有
 亡猶言不足為輕重。○精義揚氏曰執德不弘則大不足以
 於任重致遠也難矣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有言有無不
 足為損益也。尹氏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
 不堅其為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為有焉能為有言
 問尹氏所謂一出焉一入者其於道不篤不能為有言者
 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又何以言之。曰其執德也不弘
 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入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
 亡之數矣。○語類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有言世間
 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
 不足倚靠耳。又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
 得是無。○雙峯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
 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弘信道
 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不足以為世重。○三之不足以為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四

敦復堂

世輒如此說大處。按末二句只見一箇焉能為有必更足
 一句焉能為有語意加一倍警策。○厚齋馮氏曰觀此二
 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
 知子張之學異於前矣
 ○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
 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
 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精義明道曰子夏子
 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尹氏曰交際之道不同擇交
 者當如子夏可也泛交者當如子張可也二者皆有當未
 可以是非論之按尹說本古註包氏或謂二說孰是曰人
 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拒之於
 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為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
 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
 當從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
 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所
 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
 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賢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
 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賢當如
 子張之說然於已有大故者亦不得而絕也。是以是處之
 其庶幾乎。○語類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
 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
 耳。○靖甫以子張為不擇也。○述朱按或問折以聖人之
 中道句及語類親疎厚薄不同句本自文尊嘉容矜四字
 體貼出來君子二句本問於夫子者以此論交本中正之
 道擇交而不嫌於狹泛交而不嫌於濫惜朱子當日未經

提辭精義說得之而辭意未達范氏曰子夏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故其所聞不同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亦有所拒也然子夏不能反謂已而以已與人以已拒人
未若子張之言其道廣也孔子見互鄉童子不絕原壤之
夷俟則與人交亦廣矣按損友如便辟善柔便佞之徒即
子夏之所謂不可者在所當拒若如互鄉童子原壤未至
如損友之甚正君子之所當矜而容者或問論其首尾前
决以覺太過又云峯胡氏亦譽見其端謂子張容字矜字
是破子夏一拒字然亦只作子張自言未免頤口帶過不
知此二句如夫子亦云汎愛衆而親仁泛交擇交初學成
德無所不可若學出作主既可矜二子過不及之偏而註
語或問皆可融貫不必分外立說矣又按子張與乎吾所
聞句一而關子夏之說一而領起君子二句即連平日所
聞於夫子者二句本無繁較子夏所云既有分疏又極謹
鳳的是聖人之言下面五句方是子張重中已見便有於
張誇大之意亦不免過交此匪之傷是子張所聞雖足廣
子夏之見亦未善會夫子容字矜字衆字不能字而出之
故有語病○愚按君子尊賢二句道理極該渾極中正若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五 課本 復堂

揭此作主以律前後兩家之說則瑕疵自見且於下半節
折皺亦極分明誠為破的之論但以此二句竟坐閤於夫
子雖於理可通而立說稍礙○集解子夏篤信謹守故擇
交貴嚴而易失之狹子張才高意廣故納交尚寬而易流
於濫其議論之別亦由學術之殊○門人問交於子張亦
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可者與不可者
拒亦慎交底正理但拒字未免着意絕人與無友不如已
者自別子張非不然而子夏之意重容衆矜不能一見得不可
衆嘉善矜不能雖平說意重容衆矜不能一見得不可
者亦不當拒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將拒我又是不能
拒人反反覆覆只是說拒之非○集註賢是成德之稱善
只一長可取眾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
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謂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
恤之意按此二句極有等分不必定主論交而於交道亦
自為無弊○義交交道之難久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
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泛好寧失於子夏之狹○徐辨
兩取之中而二子之得失自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

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
矣故君子不為也○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醫卜技巧
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名正心脩身以
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
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
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
也○語類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
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
下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勉齋黃氏曰聖
人之道自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參天地贊化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六 課本 復堂

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
然求其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或曰安知所謂
小道者不指楊墨佛老之類而言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
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
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
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
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
心也○通義小道須是就道字上看方為親切農圃醫卜
本屬技藝然皆依道理而行形而上者謂道形而下者謂
器就他小道理上看亦自可觀但上者謂道形而下者謂
以推拓不去○集解可觀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說可
觀便是不可致遠只一意○遠字即如大字對小道小字
而言小道各適其用自各有一種道理彼此不能相通道
便是泥便是不能致遠適成其為小道而已○語類君子
不為固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
道是以致遠恐泥非必果為之而泥也○致遠只遠字
○初此章只重君子當務其遠大意不重排斥小道不為亦

只是君子自不為非絕之使人皆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去聲作無好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知其所以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其所亡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

是長遠後也記得在此而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得過幾日又忘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意却不同温故知新是温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

因新知而帶得温故温故係此條或有疑其為申說不合本文語氣者

竊謂尹氏曰新而不失亦是用一而字申下益人果是用日新工夫斷未有肯輕失其固有意者

點心不使有一毫間斷則日知在此月無忘亦即在此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九

子張

七

課本

非既計此又顧彼一心而二用之也但不作此兩層摹擬便透不出好學心事故申說亦於理無礙○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温習日也須漸漸温習如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着得一件事問

地却如何日且思量○鄭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月異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新安陳氏

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日無所進則其未得也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則其未忘也

愈堅而不忘其日新而不忘其所已得也○薛氏曰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也

也如今世之學者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也如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也如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也如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也如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也如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也如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也如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也如其所亡者果能忘之乎其所能者果能守之乎○其

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未有者為所亡既有者為所能

所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有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

能也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

得日見所亡非每月積所學之意形容自非日進於有安

日知月無忘是檢校處即是日新不失處時解作兩層理

會便覺散緩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

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

曰知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際則此四者亦不為

求仁之事即曰四者之端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

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謂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

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

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

彼以踐履之實事而答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

同之矣○程氏曰近思者近於心也蓋亦不得而四者正明道所謂鞭辟近裏者已能如此便是心在

身上大於五達道能學之博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豈不事皆

有益如此便於仁之體用兼舉論理固是如此然如此說來便是實踐而為仁子何以云仁在其中朱子後改云

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只在此心上說按此方見得未及乎為仁之事而集註改訂之精○精義謂氏曰篤志近思皆

心不外馳之謂則博學亦豈求為多聞多識哉乃欲成吾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九 子張 八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九

課本

切問近思之理也按謝氏謂博學豈求為多聞多識乃有
 於玩物喪志之言而云然至以博學為成吾切問近思
 之理則於四者為失其序矣若曰切問近思所以成吾博
 學之功則可此或謂所為駁之也橫渠云書所以維持此
 心一時於下則一時德性有解讀書則此心常在故言心
 不外馳之攻必先之以此語類問博學節云云曰此全
 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
 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
 必如夫子所以語類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
 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
 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
 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
 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
 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
 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

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窞裏不放了仁便在其
 中○也齋黃氏曰何以言四者之專主於心之所存也蓋
 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
 有所繫着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則此心常
 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
 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問近思則皆求
 其在已者而無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
 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
 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已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
 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
 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
 比泛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語類四件缺一
 不得○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程子曰博學
 與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
 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語類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
 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十

課本

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
 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之道也又曰只是這箇道理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
 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心
 不外馳而所存自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
 熟盡發以示人矣

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
 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
 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着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無
 何能見於行所謂切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或問兩程子
 與近只是在已之事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所謂近思其
 義亦若有不同者奈何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
 已耳叔子所謂類推者則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
 固亦得其本者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弃物專
 以反思默造為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則是二子之
 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語類有問伊川曰如何是
 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會以類而推蓋謂不會先理會
 得一件却又要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去
 相次亦不難須是劈頭要理會得一件透徹今人於義
 理只理會得二三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不知前頭
 括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
 一加磨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
 履這些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
 此是所以能由類而推底根脚○問何謂類推曰此語道
 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
 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
 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
 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
 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
 第三級舉步踟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又曰且如十五
 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
 苦思力求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蘇氏曰博
 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雙峯饒
 氏曰志

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
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
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則不切思不
近則流溢而不着已如何可至於仁○蒙引篤志堅心也
切問切於己也近思近於己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真
着已來所以仁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非徒
事致知者所為也細思細思按此條尤可
令世之徒事博學而與仁日遠者猛省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極其所工不居肆則遷於異

物而業不精管子四民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哢其事易
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君子不
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君子不
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精義范氏曰君子之於學精而
不二如百工之於肆朝夕無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子張

十一

課本

在焉工不居肆則事不成君子不居學則道不至聖人雖
有生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學也楊氏曰居肆者致
一於其事也一心以為鴻鵠將至雖小技無以善其數况
學以致道乎○紹聞編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如出見紛華
靡麗而悅是也○致其道如顏子之從事於博文約禮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而猶未敢以為至
道可致而不可求孔子曰君子學以道其道○蘇氏曰
至斯以致而不可求孔子曰君子學以道其道莫之求而自
體味上下截自然融徹○徐自真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
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尹氏曰學所以致
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尹氏曰學所以致
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知所務
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語類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
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
有不能成其事如開坐打閑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子張

十一

課本

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
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
義始備也○問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
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為一又欲
捨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胡氏曰前說則重在
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
於立志然不可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
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
此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
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四書通工必居
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
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
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
其事者也○蒙引畢居肆與學分數較重然不特居肆而
已而日以成其事不日學而已而日以成其事則知居肆
者特地是欲成其事非閑居而已而日以成其事則知居肆
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仇滄柱曰兩說相須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

過。論語述傳與不憚二語形容小人心事最切。夫文過猶

之作為心勞而日拙也。○冠聞編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

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重字去聲。或曰知焉不

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夫

過出無心交出有意。日重其過則見其取過作非而流於

惡之意亦在其中。所以重小人飾非之罪而深戒夫人也。

若日再過則前過過也。後文亦過也。而反輕之矣。○有恥

過而文者有遂非而文者。恥過而文者內還有愧心。其罪

在文若遂非而文者全是欺心。謂以當然欲他人已從未

有不成於惡者也。○條辨緊要在一必字。人亦有一時不

能認過者或強蓋之於一時而後亦漸知而悔。此猶是當

人非小人也。小人過則此文文了又過終身在過內混。見

子單恃此掩蓋作活計。此正與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三 課本堂

君子而後厭然是一般。○曰善過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

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

欺亦不敢欺人。故其過也幸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

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幸流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精義明道曰望

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南軒

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

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

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聽其言則厲焉。其

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

就發見如此。○冠聞編此章先須逐三句理會。後須合三

句理會。逐三句理會者。如望之儼然要見得儼然氣象是

如何。即之也溫要見得溫之意。思是如何。聽其言也厲要

見得如何。是厲各認得分明。後又須合起來看。見得他

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其所以然。是如

要見得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這箇意思。是如何。元來只是聖人之心。全體渾然。陰陽

合德。故其發見於容貌詞氣者。自然如此。不期然而莊

也。色不期然而和。言不期然而溫。本是一時俱備。但

自他人觀之。望則和也。言則溫也。聽則莊也。聽則和也。

然在學者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亦此

氣象。但在聖人則又不同。朱子謂聖人德盛則自然尊嚴

想其揚休山立德容之盛。所謂感而不誦者。必有非言語

論語集註本義卷十九 子張 三 課本堂

之所可盡者矣。○溫如謝上蔡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

人則灑。灑是一團和氣。朱子謂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

遠仁影。此句最可味。厲當訓嚴。而云確者。蓋日嚴則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九

子張

者只此便有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
 交孚之意所以事上所以用下非信以發志不可為也尹氏曰
 以有為所以事上所以用下非信以發志不可為也尹氏曰
 日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
 取信於人也謝氏曰使知所以使之則信矣故雖勞而不
 怨未信則雖盛疾之遷以惟喜康共為事猶有不從也
 氏曰君子信於已信於民然後使也信於已信於君然後
 諫之在已者信而民不信則弗使也信於君而君不信
 則弗諫也如湯武之使民可謂信而後勞之矣伊尹傳說
 之諫君可謂信而後諫之矣或問程子楊尹氏皆專以信
 為在已謝氏專以信為在人以文勢推之恐皆未盡惟范
 氏為有誠意交孚之意斯得之矣曰然則盤庚之遷比于
 之諫奈何曰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耳事或有變則其輕
 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執一論也慶源輔氏曰信
 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
 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
 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為誘已也

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由惻怛屬愛天抵
 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
 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
 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
 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亦安有以厲為
 者乎○輯語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為亟非為勞諫避厲諂
 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於上下為亟非為勞諫避厲
 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為主勞諫其從之者耳○信不是信
 其所勞之事是信其所勞之勞之勞之勞之勞之勞之勞之
 即信其事專為百姓起見然則力役困苦處或勞而無功
 則怨讟必且興焉矣惟信其不欲勞而又不勞乎○心
 其纏綿惻惻入人最深此雖微之而不怨也何况勞乎○
 信是誠意交孚合上下兩邊說單帶一面不得亦是平時
 前一節事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
 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
 要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
 ○愚按信積於勞諫之前貫於勞諫之內而後字是兩層
 交接頭處至彼此交孚自是我之誠意惻怛所致不到得

人信亦無自見我之果尼取信於人也必如此折轉看反
 面則字自應強而餽○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恐下
 民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中閑若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今勾闕也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
 亦無害也精義伊川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
 大體大體正則小節雖有出或亦不離于禮義之內矣若
 不知大體則雖擇地而蹈時然後言亦君子所不取而况
 出入乎楊氏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未嘗同小德出入
 可故也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是則同
 不踰閑故也○語類子夏之意只是為大節既是不為小處
 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為不當道是
 可也○勉齋黃氏曰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
 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
 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
 乎學者不可以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
 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
 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况應對進退之文
 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
 自處但日謹其太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
 之矣○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
 可觀人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節日或有出入
 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
 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缺如何聽他出入得○稱言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大德小德原相關通如何認得
 此章之旨正為大德不立而拘拘於小廉曲謹者言重在
 上句以自德陪大德見大德之不立但語氣不免抑
 揚太過耳按本義只合照此立論只將本文翻轉看則語
 病自具如前二條分別觀人律已恐亦非子夏語意○出
 人二字從上閑字生須知自有入字在所以註云未盡合

理若刪去入字但云出可也則害道矣謂入只帶說○吳
者非是○小德出入不是有意放縱只檢點不到處○吳
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有差亦所不免然吳
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
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等而直尺者矣○震源輔氏曰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
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
之閒耶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
其所以不及曾子與○新安陳氏曰書云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知之何酒色賣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子張
末耳其虛不及長者以箕自衛而披之謀於長者必操几
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饒揖則
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碑詔之則掩口而對侍坐於先
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道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
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
陵則必鄉長者所視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謂不謂此孝子之行也推其本如大學正
毋踐履毋蹈履履衣履履必慎唯謹

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規矩定故教則人皆先洒掃應對進
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似子夏○古人初
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
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
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
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

教人非教人之法○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
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固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
粗否曰是○紹聞編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識得這四
箇字方會得子夏子游之意子游以威儀容節之間為未
所謂本者雖未說出其為正心誠意之事可知然此乃
小學大學之分可以言先後不可以言本末故子夏以始
卒二字
替之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別必列反
焉於處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語類區是分限自然有大
去唯分之厚齋馮氏曰區丘城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
草木蒞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子張
木教復堂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
倦教註中明指本末則本末字即含在兩
有淺深此二句是急應上抑末也二句語氣
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
此三句又補出反則以起下正而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知此
子夏所謂焉可誣者專自教者而言而蘇氏以師生相欺
為說益教者既欺其徒則受教者以欺應之亦必然之理
也按此說推出一層亦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
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語類問集註解得已分明
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問有
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

聖人分上專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
則須循其序也○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
是合下便始終皆備○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
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後聖人則不特如此做也○
開編聖人如大海湖上方與支河一齊都有不假漸次也
一以貫之也○註有始有卒是一齊都有不假漸次也
不重贊聖人只重惟字見小子不能○釋語君子之道九
何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寓次無事體貼
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畧加轉側不待上三句只是體用一
致教不可缺意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恩按上三句下兩
孰字是緊對子游抑末也木之則無二句作轉語非正言
不可缺也乃是揭過不可缺起下不可紊子夏語極委折
其大指歸於教人有○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
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遠大也○語類此章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
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九

薄時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本末小夫然不得
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四書通
此第一條說教人有秩序發子夏之意下四條說理無二致
矯子游之偏愚按須識得說理無二致正是發明所以教
人有秩序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
君子只在謹獨○語類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
大小是如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秩序都相
反了後夜間忽思量得其日理無大小無乎不存本末精
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秩序也非是
謂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事有
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
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巨細精粗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
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
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酒掃應
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
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說君
子教人有秩序或云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

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
體也○問程子曰君子只在謹獨是得處小有不謹則形
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
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處都是理小處
不到理便不周匝○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
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
便是至精之理其日理無大小者非以酒掃應對為小形
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
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
精粗從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賢道只一理雖酒掃應對
只看所以然如何○語類問伊川所謂貫通只一理云云曰
理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口
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酒掃應對便是精
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酒掃應對亦有
形而上之理○問莫只是盡此心而推之自小以至大否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九

日此自是說理之大小未可以心言也酒掃應對是此理
而其精義入神亦是此理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
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於極致處
也若子夏之門人止當為酒掃應對而已以上未暇也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語類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
理酒掃應對未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本不足
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
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問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曰
日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故又曰
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問所
以然者如何曰若無誠意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問所
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者同酒掃應對其源頭又曰自
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此理又曰自
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語類這是說酒掃應對也是
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三

課本

從這理會將去○酒掃應對精義○人神事有大小而理
 無大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
 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
 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
 不勉不思從容自中爾○四書通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
 未也本之則無七字○或問程子所謂酒掃應對便是形
 而上之事何也曰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
 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
 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別也其辭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
 如此世方舉酒掃應對之一端而無不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
 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
 耳徐釋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
 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出其序以盡
 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
 謹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
 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
 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按此論

所引程子第二第三條曰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
 小者無不在是也日無大者無不在是也日無大者無不在
 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理而有所遺也蓋
 者莫不隨其所至而無所遺無不各得其理而有所遺也蓋
 窺高則不惟其所至而無所遺無不各得其理而有所遺也蓋
 切近則不惟其所至而無所遺無不各得其理而有所遺也蓋
 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酒
 掃應對為本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於於門人小子而
 直欲教之情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下者之全體也子
 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於於門人小子而
 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
 說也按此論程註第一條曰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酒
 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
 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酒掃應對之與精義
 入神本末情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
 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其曰物
 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三

課本

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按此論程註第四條
 日其以此便可列聖人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
 是而至於彼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達其極則不俟
 改塗而聖可至耳豈曰一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
 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按此論程註第五條○紹聞通此
 章之意未註已明程子五條則二夫子之微言乃朱子所
 從有得者第一條乃子夏本意于夏之意只是說教人有
 序先教以小事近者使知所入而遠者大者固將有所俟
 而其理則爾非倦而不教也其後四條乃程子發明究竟
 此章之理以足于夏未盡之意其言酒掃應對所以習
 夫形而下之事然形而上之理亦即此便是何也理無大
 小故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人只為
 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之理亦即此便是何也理無大
 徐行後長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此語要
 奈不可放過也其二承之而言聖人之道更無精粗相事
 如酒掃應對至精如精義入神以事則不同以理則豈有
 兩樣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上見得道理當然而不
 自然而不容已處只徐行後長者上見得道理當然而不

容已處堯舜之道便只在此其三承之而言物之有本末
 如草木之有根葉本根豈可分枝葉本根為兩段事酒掃
 應對與性命天道皆其然之率若可以本末分而其所
 然之理則一而已矣然則從此而上便可至聖人事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凡此四條皆發明精粗本末之分雖殊而
 理則一惟其分殊故教有等而不循此序乃欲處下而窺高
 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若不循此序乃欲處下而窺高
 厭未而求本則反欲速而不達矣程子後四條大意如此
 與首條實相表裏也○精義入神四字是程子偶舉來對
 酒掃應對而言蓋酒掃應對只是小者近者由此而上遠
 者大者至精之事非一言可盡故不得已以精義入神四
 字該之酒掃應對以事言而事必有理精義入神以理言
 而理必有事此二者若皆以事言則有大小皆以理言則
 原無兩樣故謂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謂不離乎是也
 謂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是一理謂都是一箇大本
 中流出也不可謂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故謂雖酒
 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說到所以然處便無遠近精粗

之閒所謂一以貫之也此便是有始有卒之理今講學是
見得到此聖人是已做到此學者未能便做到此故須循
序漸進子夏所以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
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
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

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語類人只
意思歷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
先而可傳孰為可後而倦不傳管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
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天
集子夏言我非以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
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
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
先生之言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創大言無本末精粗
之辨反使此段意思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
其序不可紊也○兩書通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
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
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恐人錯認程子意故於
註末特為辨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籍義伊川曰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
食之暇當是優閒下優字謂學之已援存疑以上優字為退
成當是優裕其為有餘力則一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
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活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
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愚按理同是兩則字交關處事
異是兩優字分界處○徐道重讀優字見集註前解之妙
急讀則字見集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
註後解之妙

其餘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
治人之異耳以聖言則學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
所主而為之緩急必盡心於所主之事有優日則及其餘
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
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
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

學者益廣或曰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
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
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
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
者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
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
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
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此意也○語類問仕而優則學日此
為世族子弟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學之暇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九
可以學至學而優則仕自無可說者○有一鄉人作縣尉
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脩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
做了縣尉歸家去欵欵讀書此說亂世居官豈無間暇時
可讀書且如橋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
之事耳○又集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
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亦非
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
悅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文人之流是也于夏之言似
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
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
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曰舊亦嘗疑
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按或問以下諸說
似側向後解然畢竟以前解為本義其中與後解錯綜交
互處總以補前解之所未到細玩自明○義府仕不可以
廢學故仕而優則學未學不可不入仕故學而優則仕范石
湖曰終身之閒有時而仕無時而不仕故論極正但
其意將兩則字看得一急一緩於語氣不甚調安本交兩
則字各兼後急二義此集註所以有前後二解也○論語

述君子之學無出處無窮達蓋終身為之而不可厭也而日仕優則學優優則仕何也記曰官先事士先志方其仕也必殫心於當官之務有餘力則攻學問以培養而磨礱之若其未仕則惟潛心力學必養成而後發不輕仕也世固有狂而廢學之人亦有當仕之時不以職業為重而漫言學者其學未成而急仕則尤古人所深戒焉子夏立言之意蓋居然可見矣此條於前後解俱融而言外之旨亦得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故不致飾於

交盡哀而已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

哀有餘之意或謂謝揚之說善矣然所引二者皆不得已徑行之失其弊將有如棘子成之言者矣其脫畧小物之驗於此亦可見也又曰子游之言本為不及其情而過於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子張

子張

文飾者發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為說則於致字之義為無所當矣○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恐人幸未忘表姑為之抑揚耳○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畧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於此矣愚按而止二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

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蒙引合

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不足其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性情自遂而脫畧細微○合訂喪致乎哀本是以見其性情自遂而脫畧細微○合訂簡忽者而以之立言垂教則不能無流弊故集註慎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峯饒氏曰行過高解

仁少誠實則不能全德少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或問子游之所謂難能者恭美之之辭而有義之意故

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為未仁矣○徐辨未仁自是未仁非即指他難能處為未仁也行事未必盡皆難能却好為難能耳若未仁却自該得大了既少誠實惻怛雖不為難能也自未仁撻朱子所謂語意曲折正須在下句即難能語問得之○述朱看兩句文勢上揚而下抑然詳味上句語意亦非全是美之之辭即有美中不足意一也字便有帶起然而句文勢上揚而下抑然○勉齋黃氏曰此與下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夫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體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疎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難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

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或問曾子堂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子張

子張

難能之意與並為仁謝揚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切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此○紹興朱子之病張之不可輔而為仁又與於我而病之耶且曾子之年輩視子張為先進亦不應直譏之如此○紹興朱子初說只在已難查其輔而與之並為仁一邊今集註却兼兩邊說○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河輔之為仁於人無切磋商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愚按並備共也照集註兼兩邊說自是定解但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必須實實於己有真切之功於人亦有真切之功故難與並為仁即從他堂堂處勸定不比上章於難能下尚有一轉此其所以與子游小異者畢竟從自身起見或問之說正不得以其微異於

集註而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

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

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

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

為仁矣。精義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平誠不至。○需軒張
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
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益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新安陳氏曰：真
心天理所發見者。○翼註：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
欠而不致，亦非矯揉而強致也。○輯註：目者，心之真
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人未有自致者也。不是致
情之薄，為要之人理本如是。○精言：致字粘連，自字說分
拆不開。盡其極是自然而盡其極，非用力推而極之也。推
而極之是着力去做，此是人情之真，不假着力處。○愚按
自致乃發於真情，自所不得。○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致處方與下親喪相應。○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或問：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
情之大情，而非立教於人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語也。諸說惟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
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
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為及此也。○
胡氏曰：上智之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
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盡其真
情，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盡其良心，非專為
喪禮發也。○雙峯饒氏曰：平字有感動入底意思。事親莫
大乎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
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
在此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平無
味。○蒙引內註云：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是以自然說
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國外，恩按或問
極分明，但說當然亦正以
足自然之意，非真兩岐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
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
之為難。○或問：鄒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
之為難。○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
而政之莊子，乃獨能不效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
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
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語類：孟莊子之孝，其
他可能言其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語類：孟莊子之孝，其
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臣，守父之政，而不可及。蓋莊子
以稱之。○人固有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
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律。古今
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
君，無示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
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條辨：此與三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九 子張

年無改於父之道，不謂彼是在所當改而不遠。○見其不
忍忘親，此是在所不當改而真能不改。見其善於體親。○
說：親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故曰難我。此
又於本旨外推出一層，然於慮莊父子之問，却自貼切。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或問：所謂民
不厚教化，不脩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
之類，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非必
政散民流之謂也。○西書：通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釋一散
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
離而犯難。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存疑使字內兼養
法也。○漢武帝用兵四夷，情傷帝征遼東，致民窮，日使
盜起或養之，無法致民饑寒而失恒心，皆使也。教之無素

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承使之則陷於不知也。承教

素。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

為士師者所不能慎也。雖舜在上而皋陶明刑亦哀矜之

况於失道之世刑不教之民乎。故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

不足喜也。或問論之曰曾子之意正以為深可哀矜而有

所不忍耳。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為事小而不足

乎。喜殊不見古人休惕惻隱之意。○商軒張氏曰先王之

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

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

不致哀矜惻恤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

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

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

以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欲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

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

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

矣。夫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

民矣。○西書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

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

意。○韓語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

作為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

師對爾將孟氏士師講爾時孟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不

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污不易。○上失其道則雖情真罪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子張

無

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

惡居之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

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

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精義范氏曰

罪非誣之也。後世言紂之惡有溢於泰誓者焉。天下之善

舉歸於堯舜天下之惡舉歸於桀紂皆其所自取也。謝氏

曰不善皆歸焉。居下流故也是以君子貴強為善若能修

身見乎世則人雖欲以不善加之亦不可得。尹氏曰是以

君子不可以惡及其身。或問論之曰范氏寬平尹氏畏謹

而謝氏少覺粗厲矣。○變峯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

意在下兩句。條避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亦

不容辭之意。在下句條避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亦

在下兩句條避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亦

之字為惡之人始於一念之不自制衆惡相引而來。浸尋

日甚故聖如堯舜然堯舜之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

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

何以望道而未之見。聖狂分於一念是以君子見不善如

探湯貴謹之於始也。○精言有一端之不善便為萬

惡之媒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一字最宜着眼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更平

精義侯氏曰湯之德止云改過不吝能改則無過矣。故如

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小人恥過作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子張

無

人皆仰之

更平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

更平

精義侯氏曰湯之德止云改過不吝能改則無過矣。故如

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小人恥過作

非而不能改何更仰之之有。尹氏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人皆見之而無損於其明者以其能改也。故孔子之門

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若此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心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蒙引)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旬直該到人皆仰之處是也○
孫氏曰月才食必復其明君子才過必更其失過也○
明時君子而皆見皆仰○君子才過必更其失過也○
以說人皆見之只為君子心本坦自所以說人皆仰○
謂君子有過時不妨令人見能改時自然令人仰也○
語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非更改其本體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員
所遇人交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員
日月第為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
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
於心體有悔屬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道合道故人所仰
之○按此直將君子之過更說向湯武伊周去恐人皆仰
正自渾該凡君子平常時過亦說在裏不必專屬此種然
於取喻日月意却自有義味故不可廢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胡焉
學則無常師矣焉不學仍是學大學小單舉文武繫對焉
學一問要知古來法度至文武大備故中庸亦云憲章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 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
皆是也 (蒙引)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為者禮樂文
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
之全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
體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
道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
禮樂也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
道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
禮樂也

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
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
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
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其弘子師襄之儔耳若入
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視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
者皆有厭薄事實食驚高遠之意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
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
而言不加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文集)張敬夫云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近
說者多用此意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為道也
非文武所能專矣若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
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耶
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學之然後得耶
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國家之制度典章耳孔子
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
以制文義之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云耶○此但謂周之先王所
常師之有亦善不師則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無
不師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善
無師者非學不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若謂聖人且見聞
人所不能無不學無不師非博雜之學而所以為生知
之底本領不然而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為生知
語題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之語未墜於地非掃地
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於地未墜於地非掃地
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
武之道也子貢語之也○(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
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雙峯)
德氏曰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庶人○(釋語)
小總只在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
傳守師承記誦上說○(惟道定)精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
禮樂文章惟文武精定此道子故與堯舜禹湯無涉大
陳定字饒雙峯語說牽扯義礙以來相傳道統支離誤人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常師之有亦善不師則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無
不師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善
無師者非學不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若謂聖人且見聞

故余謂看大全須分辨其法只以本註為主○謂言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章者近守其法法即諱詞功烈禮樂文章也孟子未章解開知亦引識大識小可見文武之道原不是淺淺事體用一原本末一理聖人一以貫之何精何粗但公孫朝識見粗淺震驚夫子不過黨人博學太宰多能之見故應淺淺答他不必說到十分精深處若曰此并疑文武之道為祖淺豈含諷訓功烈更有憲章事耶○謂朝問止在典故名物上起見則是謂子貢說夫子天縱大道不須學除非典故名物乃學則非蓋朝問仲尼焉學乃是問何所從學意夫子有常師也子貢之答止以何常師為主針鋒相對只是有常師與無常師非辨所學之高下及有師與無師也○既云焉不學又云而亦何常師之有上句言其無人不學下言其非專學於一人也語意相足而亦字微有層折却非兩意○愚按子貢發口說箇文武之道正以此四字尚是公孫意中所有亦是公孫耳中所得故此開示他下面只平平說去而聖人好在此和意思與其面天蓋地氣象自隱隱都見故道字雖不必以全體言而於全體正無所虧欠但須識得子貢語妙恰與公孫對付自爾節節貫通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九子張

課本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精義范氏曰賢人也此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也○語類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與之強大曉宰嚭而令衛侯伐齊之謀語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

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廡屋○釋語

量也室家之好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裏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折說其理始明不得將宮牆二字混看○精言聖賢高下分別固在宮不在牆然未有室淺而牆不卑者亦未有宮廣而牆不高者外面設施與裏面蘊蓄原相稱也惟止及肩之牆故室家之好一望了然惟有數仞之牆故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由得見其淺深在宮其高下在牆也○愚按室家之好非是定要與人見無奈牆不足以蔽室好已為人所窺其為好也僅矣無此最子貢妙於語言處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釋語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却裏面耳正為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不入其

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官廣也語類問夫子之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九子張

課本

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得入管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按此亦只約舉其概○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說說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說入亦不曾說到難入處不可預占下節地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吳因之曰得其門者或寡雖大槩說天下

有此說話此是深鄙之辭○精言只泛說更妙天下本多門外漢何況武叔叔之言自不足怪○集解上文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對上室家之好而言若論聖人之所
以為聖豈是此等語可以形容只為武叔識見甚低生長
世族眼中所經至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極故子貢即借
此作開示語與他祖相說你道我好似夫子不知夫子門
裏面宗廟百官種種美富你只為不得其門却從何見得
此番議論自是該有正子貢對付武叔善於調侃處○南
軒張氏曰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善使果知之則於夫子
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新安陳氏曰觀乎賢
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畧
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
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美

敦復堂
課本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
高精義范氏曰賢人易勉故多譽聖人難知故多毀故孔
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而不用又有不知其聖而毀之
者譽不加益毀不加損如日月之明人無得而踰焉或問
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范說非是自絕謂以
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
量徐遜無以為也是說武叔無以毀為仲尼不可毀也方
是就仲尼身上見其不可毀他人之賢者五句申言仲
尼之不可毀就仲尼說人雖欲自絕三句申言無以為也
就武叔說○日月本至明之物而集註但言喻其至高眷
以與丘陵對說而又有兩喻字也敬夫定字皆謂何損於
明雖於理無大礙然非詩意○義周疑孔子者不知孔子
也不足怪也毀孔子者不自知也怪矣○惡人害賢者
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
全已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徐遜為恭內有二意一是見
師自當推遜故推遜之而不
為過一是見師不得不故為推之故推遜之而不
之而非其實○為恭如敬勿日月之語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
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靈註知不知在評論人物上說言不可不
慎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也揚子禽
正固不慎而有此仲尼豈賢於子之一言故子
貢切責之一言字煞森疎側注不知非兩平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精義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日不可階而升也
范氏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美

敦復堂
課本

曰子貢知足以知聖入其言初譬之官場又譬之日月又
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則亦無以加矣三章自小以至
大自淺以至深故記者次之如此楊氏曰自可欲之善充
而至於大力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大而化之至不可
知之神非力行可至不可階而升者也孔子聖而不可知
者雖顏子之賢見其所立卓爾而比擬此正揚子雲所謂
顏苦孔之卓形容不可階升意甚善而或問以此謂其知
顏子也淺則又當別論○韋註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為庸
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
列○徐辨之字也字全是指點之神○因子禽不知夫子之
不可及故以天不可階升借觀之階有等級學問亦有等
級故由善而信而美而大皆可階升集註大可為是說大
以前皆可為只化便不可為道與人而化之謂聖是說
聖人自化又不可階孔子命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無迹之
升即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之意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

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

速如此蒙引此句直貼到動之斯和處四斯字正是感應神速該了故榮哀二字朱子另解在下○語類問

立之謂植其生日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便是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佳也問動謂鼓舞之日

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之歡欣踊躍

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於樂動不應後

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才做

出便自恣地○紹聞編立之如所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於饑寒之類道之所謂道之以德

設為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之類精神在國語○字上言其

感應之妙神速如此嘗謂天人所為各自存分而惟聖人

之如此章尤見得此意分明立之如播植人也而其遂

則天斯立如敏樹天也而植之則入下三句皆以此意看

見得聖人神化與天地同流處道之斯行無違教也舜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亦是意也苗頑不即工咸以征討而猶

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綏之

斯來之實也動之斯和集註引於變時雍為釋則亦可以

想見其實矣○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

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

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課本 敦復堂

則如喪考妣蒙引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條辨其生其死

人也或以榮哀為聖人兩其字自指聖人榮之榮聖人也哀之哀聖

關係一世之象者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

地同流者也精義張子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

動於彼其神矣夫范氏曰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治於變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

文王之化百姓備為爾德其生也天下歌頌其死也如喪

考妣夫子之教也按上承夫子之得邦家不應單粘教說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其德之化不

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不

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朕不見於天下使時得位則其

神化之功朕直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

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日者

所共瞻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

智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愚按如

之何其可及正與夫子之不可及相照應看他上以猶天

虛領下設夫子之得邦家作實證都是作意形容為淺人

說法使之汪洋自失追悔其言之不慎耳而聖人盛德大

業不覺已和盤托出此○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

其所以為智足知聖人○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

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

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 子張

課本 敦復堂

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

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按集註探謝氏說正見得此一節

禽是子貢真實語非徒接此以曉子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二十

堯日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

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曆

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曆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

世誠緯之學其論不同奈何日以文意考之則謝氏得之

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

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

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

氏蓋避此而遷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世妖

妄之嫌而人君之事豈特治曆明時之一端而已哉○初

問天之曆數在爾躬是遺太投艱意皆庸之主以天下為

樂此意微矣按帝堯此語正極鄭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

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堯義伊川

之中志慮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

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或問堯賢所言中

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此日允執其

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日允執其

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

之哉故程子以事事物物言之而又日允執厥中所以行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二十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

加詳○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又是允

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告舜只說一句舜

曉得故恁地說語後而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

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

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是隨他所謂

所說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

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

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於

者文法最高誠見最透乃謂三聖相傳無別法只有這些子

日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通節皆湯而告諸侯之辭但細分之則簡在帝心以上乃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辭朕躬有罪四句則又自言以告諸侯之辭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

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闕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

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語類問簡在帝

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援此照經文罪當朕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十 堯曰

三

教復堂

躬弗敢自赦而言若照此處本文則我字亦應改作爾字看集註自明○或問簡在帝心蓋謂不敢自私而聽天所命耳○猶義范氏曰帝臣者賢人也賢人不敢蔽而用之者所以事天也非天子所得專故曰帝臣○初聞編討罪任諸已命德聽諸天蓋湯之心但知奉將天命而已○義庶簡在帝心總承伐桀用賢說然伐桀用賢二事不平行註中亦用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存楚請命之辭而字側近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見伐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天下之責在於心○原直此上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以下四句見在已寄託之重而恐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然有任天下之權

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初

編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緩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

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慮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朱子以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

責人蔡仲默謂此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湯以此告諸侯以見天子諸侯所以奉天條職之不易也○講錄只重罪在朕躬上言朕躬有罪與爾萬方無干罪固在朕躬矣即萬方有罪亦罪歸朕躬而與萬方無與也○人君履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自聖者其常也罪之一字必不肯降心抑氣而曰在朕躬者以故君曰驕而臣曰諂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罪在朕躬湯之過人遠甚矣今觀桑林之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讓夫冒與苞直行與以湯之聖何至如此而乃以之自責罪在朕躬之語亦允蹈之矣故曰罪已者其與也勃焉罪人者其仁也忽焉○精義范氏曰一身之罪不及萬方萬方之罪反諸一身此湯之至德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孔傳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十 堯曰

四

教復堂

舍已責救之闕無所謂周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也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周頌詩序賚大封于廟也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疏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或問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也○或問周有大賚二字用周書武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註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書中語而意在下句不可便以解善者來解此也○精言武成散財發粟大賚四海是泛言此言善人是富專以錫予善人言也善人是富即大賚之事兩句一虛一實集註引武成文於前下云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分明見與

書不同。雙峰說非是。○雙峯饒氏曰：紂為天下遺迷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子晉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子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資施之也。按此說雖與集註或問異，然舊解多從之者。於理亦無礙。故存之。○精義：范氏曰：武王大賚于四海，所富者善人，非富淫人也。按此只彈說不鑿定。克商賞功，或謂謂范氏亦得之。○蒙引：武王事都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蓋紂為天下遺迷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王伐紂，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說統：大賚五簡記者，零碎收拾，奏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詞，或述其意。○商之政是紂之政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二十 堯曰 五 敦復堂

家之多仁人。語類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衆叛親，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德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子小，子既喪，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紹開：編百姓有過二句，與成湯萬方有罪二句，意同。故註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蒙引：百姓有過二句，人都想不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設然以天下為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人不歸於善也。不然，只憑責已何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存疑：權有五，所以稱物輕重。量有五，所以量物多寡。紂為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於民者必

漢律：歷志：權者，錘兩斤鈞。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存疑：權有五，所以稱物輕重。量有五，所以量物多寡。紂為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於民者必

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華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為不道，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豈多矣。則取而研審之，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不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紂為不道，則喪元良，百官之職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德，昔之道，則喪元良，百官之職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德，昔之道，而今之無者，則復之。庶司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廢廢之患也。○日知錄：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國中，則每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令春秋日夜分，則同度量衡鈞衡石角斗，再正權槩是也。按此亦言其常若武王於革商之計，則尤在所加謹耳。○說統：權量謹其在官者，平於上，則於下。於法度審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廢官修之，非其人，則於法其職之謂修。是三者政之綱也。○我聞小註：四方之政，行謂凡四方之政，莫不以次第而舉行也。○稍義：揚氏曰：五器始於權，終於量。法度所從出也。任官所以行法度也。則人存而政舉矣。故四方之政行，蓋按此用層遞說下。存於○一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二十 堯曰 六 敦復堂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

四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乘記：武王克殷，反黃帝之後，於葛封帝堯之後，於祗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股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稍義：揚氏曰：有國有家，以傳其後，皆有德在民，而民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繼之，因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焉。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闕，用此道也。○蒙引：與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與滅國，是其子孫微甚，國土

黃帝之後，於葛封帝堯之後，於祗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股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稍義：揚氏曰：有國有家，以傳其後，皆有德在民，而民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繼之，因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焉。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闕，用此道也。○蒙引：與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與滅國，是其子孫微甚，國土

盡無不吾則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為諸侯絕世是其子
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而本宗無後我立旁
支重膺封爵以繼前人之烈也一是一已滅者封之一是無
後者續之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朱
子合解中自兼此二意○或問小註與滅國三句武王只
知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為要天下歸心又唯恐其
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以語帝王
之道矣○語類與滅國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輯語極可鄙者專主
徵聘封爵純是慕賊肺腸豈聖人正大光明心事○徐辨
三者只是一箇公心所謂與民同好惡者天下之民歸心
非因與賊絕而不忘先朝非因舉逸民而得賢以崇福
庇也○焦精園曰謹權量等項紀綱何等嚴肅森然是一
統規模與滅國等項思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和氣象

所重民食喪祭
論語集註本義准祭卷二十 堯日 七 敬復堂 課本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
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
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紹聞獨不言五教者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精義楊氏
曰夫民為重以食為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所以
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說統帝王
立法經治無非為民而已食喪祭三件最切民生曰朕故
重之蓋太平之後禮教興焉此可想休息氣象○按謹
權量以下三節俱在周禮未成之先而挈其大要如此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

字有必然意有不期然而然意若論寬信等事實條件二
帝三王各各有不同處但事雖不同而總歸到寬信敏公
上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敗以事述論也○寬是包
含編覆無不周適有天覆地載意正帝王大度量處信如
四時敏如乾健公如造化無心聖人天地一而已矣堯舜
禹授受皆以一中中也者合衆信敏公而命之春也湯武
之放伐雖莫非中而寬信敏公則有指見矣暴而易之以
責擣而易之以信為天下除殘賊故敏則有功以天下誅
暴亂故公則說按大指固如是然集註謂泛言只宜寬說
其理後以帝王為得○紹聞獨帝王之道何以盡於寬信
敏公四字帝王為政雖寬嚴異宜然大要以寬為主也寬
而不信令無以行信而不敏事無以成至於公之一字如
權衡之於物如雨露之無私天下之心所同者公也聖人
以天下之心為心大公之政也此所以民無不說也三代
而後如漢祖之寬大文景之恭儉或得其一節皆足以致
治平允盡其至者乎○精義謝氏曰寬信敏公四者皆所
以結民心而維持之益其道當如此非違道以干天下為
說而歸已也或問謝氏所謂固結民心者似未免乎下為

論語集註本義准祭卷二十 堯日 八 敬復堂 課本

而為之者如何曰是其言則說若有病然其下文所謂道
當如此而非違道以干之者足以自解矣程子有言以
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以此安民也以後王之
私言之不克下民之附則危已矣以此觀之則謝氏之
言固為治者所不廢但非所以語聖人耳○勉齋黃氏曰
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
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
未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
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
道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西書通帝王
之道不能外一中字○釋語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
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
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魯論結以寬
信敏公自堯舜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
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

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

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柳子厚曰論語之道子常常講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遵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巳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榮死怨呼而巳之德惛焉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辨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精義明道曰自堯日咨兩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爾軒張氏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篇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儼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十堯日九教復堂課本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黃芳

條辨此從政與前從政而為大夫不同從政只如為政○說說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祭必欲出平身四惡下一屏字視如茶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惠則費生勞財一屏字視如茶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惠則費生勞財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倉君子

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馮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十堯日十教復堂課本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至是，無可如何也。行己有常，不以色取，不以德取。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君子居則遷，小人居則怨。子曰：吾欲富而無加，吾欲貴而無損，吾欲取而無與，吾欲去而無遺。吾欲用而無費，吾欲勞而無怨。吾欲怨而無傷，吾欲怒而無辱。吾欲言而無訛，吾欲動而無咎。吾欲行而無阻，吾欲止而無礙。吾欲處而無事，吾欲死而無憾。吾欲生而無憂，吾欲死而無懼。吾欲富而無加，吾欲貴而無損，吾欲取而無與，吾欲去而無遺。吾欲用而無費，吾欲勞而無怨。吾欲怨而無傷，吾欲怒而無辱。吾欲言而無訛，吾欲動而無咎。吾欲行而無阻，吾欲止而無礙。吾欲處而無事，吾欲死而無憾。吾欲生而無憂，吾欲死而無懼。

精義謝氏曰惠而不免於費者其府庫之財足以府庫之財與人焉得人人而給之至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餓不寒者何費之有○說說因民所利而利者不消在民之外年所謂利只於民所自有底為之規畫料理民便受無窮之利○利雖民問所自有然非人主為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利之所在即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此所謂因者何也日因時於天因宜於地因力於人○謝氏曰勞而不免於怨者其勞人自安乎擇可勞而勞之者以供道使之故也惟喜康其不常厥邑可也其宛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義府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而勞之吾但擇其可也○儲同人日擇其可擇其如溝塗封血靡日不條城郭津梁淡歲一治之類是也必擇其時如官功入執必俟履霜其同織績需之歲莫之類是也必擇其人如庠序學校以教秀民射讀法集我父老之類是也必擇其重如勞之輕君子非擇緩也○可也○不嫌急知如此則必得宜擇之緩君子非擇緩也○可也○不嫌急知如此則必得宜擇之精審都在道理上較量才入紙○繩語因字是有一分必精審都在道理上較量才入紙○繩語因字是有一分人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然不曉更說甚所利之也錄此為居官者之戒○語語問欲仁得仁又焉倉勞之也錄此為居官者之戒○語語問欲仁得仁又焉倉如何日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食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日於問政及之何也日治已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在人上者大欲為麥不能室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胡氏曰欲仁得仁仁指取民說者非也朱子曰治已治人其理一正因問者將仁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爾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十一 堯日

十一

課本 教復堂

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此即所謂欲而貪也。只為他內多欲，故難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為貪，不貪欲仁也。帝王仁政，欲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為政乎？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小註以治已言。此亦為矯枉而過其正，竊謂朱子云：治已治人，其理一。此仁字自合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心之德自是治已分上事。然即為從政之本，愛之理則於從政尤為切。分上事，然即為量滿足則治已治人，都函蓋裏許。正不必專就從政說而自與從政相礙。○胡氏曰：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亦嘗不安，何驕之有？○蒙引：無眾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語意之密。如此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何驕之有？○集解：無眾寡三句，要一氣讀。上兩無字，須歸併。倒下一無字，方見君子之敬。○心一不驕，非抹煞眾寡小大，分是正以無取慢而後為寡小大之分。○心一不驕，非抹煞眾寡小大，分是正以無取慢而後為寡小大之分。

之衣起居勤勞，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為輕佻浮薄者。錄此為士人之戒。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者，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謝氏曰：教之不教，則過在下，不教而誅，則同。故謂之虐。○義莊為政者，欲民之善，當素教之，不識者殺雖殺之，當猶虐也。○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用財，言或謂出納不止，用財無節，謂卒遽。○謝氏曰：古之人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無漸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其成。未嘗戒則彼且鳥知先後緩急之所向，遽以視成，豈不暴乎？○集解：視成自成，便自從容有次第，豈得謂之暴？○致期，刻期也。賊者，切不戒視成，此其所以為卒遽無漸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十一 堯日

十一

課本 教復堂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謝氏曰：今嚴者欲其不犯，故聚眾而誓之，垂象以曉之，謂之法以諭之，自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是以謂之賊。○紹開：繩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二者，皆刻急之病。但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勤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於上，若但日吾知責其成而巳，而無風而提草綱，全在於上，若但日吾知責其成而巳，而無風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賢魯公之令衆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期而集於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使人何以趨事？○雙峯：饒氏曰：上三者是急迫之惡，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

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

列恐弗能予卒以取敗見史記淮陰侯傳亦其驗也稱義楊氏曰非其義也

介不以與人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

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語類

問此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以輕然亦極

吝不夫正如唐德宗是也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

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

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倏若遲疑怠忽之謂蓋縮新借便

誤事檢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日若待其來請

而後賞之則思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

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

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吝吝惜而不敢自專却

是本職當然若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

為處便果夾為之恩按無論遲疑不決始誤事機即以

從政者與有司兩兩相形設令有司專已獨斷不安其宗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二十堯日 三 教復堂

而骨上之患去與從政者固四濡恐不有其權而下尹

替之端見均之為惡情勢亦已顯然故直在所必屏尹

氏日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

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纂疏孔子論為政之方莫

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

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精義伊川曰聖人樂天則不須言

命也謝氏曰言學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命也富貴可淫不知

命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居之其為君子豈不綽綽然有

餘裕哉尹氏曰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窮通得喪無所動其

心故可為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

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

為小人也又集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

命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

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利害便生

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鼎鑊語類論語首章學而時習

之至不知不溫而曰不亦君子乎末章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不知命則做君

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合死水合死刀兵看如何逃得

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遠裏信不及才

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國書道程子釋朝

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

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

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

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語類我之

當為君子命之固然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

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萃卷二十堯日 三 教復堂

遂存不盡存矣故無以為君子紹聞通人不知命則於

得喪之際不免吝心以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不顧其

狂道失已而為之殊不知由此而得之命也非汝求之

功如此而不為之命也蓋見疑求無益是不問得不得其

於小人皆枉做也故命必知命而後能安於義安於義者

為君子不安於義者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此得喪

一關打得破與不破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是人

門第一道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早是小人與俸心腹雖

欲為君子無由矣故欲為君子必自知命始至知命後方

能安命立命都是後一層推論說統惟知命

乃可以為君子蓋趨避之念錯斯進條之志矣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四書通集註十字是

目無所加是精然不知有可立之地精義楊氏曰知禮則不疑其

卒無可立之地精義楊氏曰知禮則不疑其

○或問謝氏以知禮為知理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止揖禮
交而言耳若惟本言之以為理在其中則可今乃厭其所
謂禮文之為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
不復徵於踐履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紹聞
編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曰增美質
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筠竹膚青處堅而有九如松
柏之有心也釋曰謂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擇外誘也
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但看古人一晉
接之間相見而視相見而言各有威儀之則真是耳目所
加手足所措皆有向方如此
習成便德性堅定所以能立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精義謝氏曰聖人患不知人
於知人也是不然仁人固可親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依人何如也知
何如也依人固可遠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依人何如也知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二十一 堯曰

人如此其急然不可以智巧知也蓋人之本識因言以宣
故惟知言者可以知之揚氏曰彼辭不知其所蔽淫辭不
知其所陷邪辭不知其所離通辭不知其所窮則人之
術隱矣其能知人也難矣哉援謝以才謙言揚以心術言
兼之乃盡又揚只說着失一面然其得者可反觀而見也
○集解知人之要在知言蓋言為心聲知言是直窺其心
之隱微處故知言則能知人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
明有主不能知言○宋羽皇曰知人以言審察於聲氣之
微此學問最精微處○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命謂窮達得
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微倖而苟求以爲君子知命
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
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將何以立知禮則有踐履
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
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故知言則取友不
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
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進益門人以
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條辨無以爲君子無以立
知人三以字極着九都是推原一層誠須知爲君子不單

葬如命然不知命却無從爲君子立亦不單靠知禮然不
知禮却無從得立知人亦不單靠知言然不知言却無從
知人這都是暴吃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緊關切者言之
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
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
足盡人之情是故君子之事備按蒙引云此章自是三段
即尹註君子之事備亦繫言君子學問之全功非與首節
無以爲君子牽合也講家或以知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
命提頭或將三項穿紐殊所不必
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傳望
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

作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等書亦皆云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震源輔氏曰

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

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

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吳氏程

孟子自魏惠主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

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之時伯魚之沒已六

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

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蒙

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

述而但曰私淑諸人述朱兩賢果相為師弟問答必

一語及之孔叢子雖有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

設為問答者然不足信道既通詩書程子曰孟子曰

則仕可以止則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

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

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

豈知孟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

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

齊宣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

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為

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

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

見也謂為齊王者荀卿所問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

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

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

而後世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大戰國

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

代為齊使燕燕王問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

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

齊宣王因而伐之王命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

齊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

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潛王立四十年

下滅潛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後下宣王十年

齊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

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紹開編觀孟

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則先游當是之時秦用商鞅

梁而後至齊不俟他證而可見

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

孟子序說 卷首 上孟 二 課本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

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

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文

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

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

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鍊而成非綴輯可就也論語

錄綴輯所為非一筆文字矣又曰近畧整頓孟子說

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欲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輪轉後

見得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理分

此如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 此

語非止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焉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蒙引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已歷歷指數而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自有所指而程子朱子却又云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又曰堯以是傳之舜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其畧曰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於吾心○愚按蒙引前一條見昌黎本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

孟子序說 卷首 上孟

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遠○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有疾惡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化之法理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爲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與援告子論性大指與荀揚畧同○又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就他論性處說只是泛說其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耳韓子只是說那一邊然以這邊觀之則濬不着故覺得非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濬着這一邊○語類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徧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又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得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爲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孟子序說 卷首 上孟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新安陳氏曰再治洪水孟子闢揚墨洪水溺人之身楊墨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則闢揚墨之功豈在治洪水不哉○韓子諸條從集註本附錄序說左方精義綱領合論語孟者已列論語卷首惟專重論孟子者另列是書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慶源輔氏曰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警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

所能及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也有露
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

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

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慶源輔氏曰時固不可不識記言堯

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論顏孟之意同若不識時則以數聖

賢之道為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曾

子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皆然孟子 ○孟子有些英氣才有

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

精義綱領 卷首 上孟 五 敦復堂 課本

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

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

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

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慶源輔氏曰英氣是

是好英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

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

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

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王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

為賢人有溫潤含蓄氣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

句句是事實○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造事之言有德

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

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又曰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

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

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

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

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

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

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

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紹聞編

如溫公諸人皆不能無疑於此此實孟子中一大義讀孟子

者不可以不先知也愚按此條精義不載從紹聞編採入

精義綱領 卷首 上孟 六 敦復堂 課本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

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未

且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文意不全故語若有病蓋知性

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

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

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修齊治平更有工夫在

歐陽 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於詩書非也趙岐本為知孟子者焯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揚子謂孟子知言之

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

由孟子可以觀易鬼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

精義綱領

卷首上孟

七

敦復堂課本

孟子本真也按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語類陳丈言孟子趙岐所記者却做得好曰做得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又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語類綱領內多合論語孟茲特載其專論孟語者必合論語卷首所載參之乃備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他有許多答問發揚○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自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又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論語

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皆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無傳○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

語類綱領

卷首上孟

八

敦復堂課本

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轉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詩是義理精明而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自此也知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貫通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孟

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不有似今人間架○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他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因言讀書去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二三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曰凡看文字端

語類綱領

卷首 上孟

九

教復堂 課本

孟子序說卷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齋編 孫維甸尚齋校 乃响兩陵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為庶人至畢萬專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列為大夫從其封邑為魏氏萬生武子歷數傳至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城少梁與韓趙列為諸侯文侯之子武侯都安邑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武侯卒子罃立僭稱王是為惠王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梁惠王上

教復堂 課本

乃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按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出處必不至錯了○語類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至錯了○語類此是梁惠王本儀適惠王招賢以禮來聘故既不可不答其禮而亦將由是以行其道此開章所以大書特書為七篇之冠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 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仁山金氏曰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辭非必有是年

也王所謂利益富國彊兵之類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
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秘○湯霍林曰梁王之
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得有吾便不知有
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
心○精言亦將有以是信其必有不疑其未必有是幸
其實有不是揣其或有按此方
是於其遠來急起而迎之之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精義明道曰

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
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
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
仁義之說者也○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
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陰陽五行而五實一
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梁惠王上

二 課本 復堂

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
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
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
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
為用也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
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陰陽言之則
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
交羅惟其所宜而莫不各有條理焉蓋子之言蓋特舉其
一耳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
之為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於內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
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
察之也○語類問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
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
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制
愈言行而宜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之意須
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在心而非外也又曰事
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程子曰處物為義
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問仁言心之德

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
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
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說義之
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
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
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
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又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
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他地處此便是
事之宜也然義與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
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離也○問心之制是裁制
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如快利刀
谷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恩
按語類以上諸條皆只是通論仁義九詳者以論
仁已見於論語首篇且因當孟子時告子有義外之說故
尤與剖析分明此朱子之所以當孟子時告子有義外之說故
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梁惠王上

三 課本 復堂

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
之語類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
之做處只是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
物事義是事要合宜○蒙引不必對吾國字但有仁義可以
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對吾國字但有仁義可以
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
且莫擊破他○說統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
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只是
就理欲上看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仁義乃人性所
固有亦有二字可味○恩按只此一語孟子所以引君當
道者分明將平生本領和盤托出此語孟子所以引君當
於堯舜仁義之外無可言何有於利辨黑白而定一尊不
待鋪陳利害之早後多放此語類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
已截斷衆流後多放此語類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
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
按首二章尤其顯而易見者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
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乘去聲廢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說統此節正

必曰利一語以首句為綱王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
俱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為自王啓之害之實亦自王
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愚按王曰何以利吾國正緊對
惠王亦將有以利害吾國下轉語蓋王既但知有吾國則大
夫豈不知有吾家士庶人豈不知有吾身紛紛攘攘人各
快自為心當其言利之時而不奪不廢之勢已疑疑乎不
可拔止只此發端三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
語便已聳人心目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四 課本 敦復堂

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案引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乘

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

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

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案引千

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入則為公

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者特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廢足也言臣之於君

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慶是也言臣之於君

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

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按此亦止以

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不必如大全項肩考証紛紛異同無

要關緊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為足也精義伊川曰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

而忘義理求之極則傷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廢誠哉是言也○存疑自王
日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自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至不奪不廢皆是說國危
之車萬取千焉至不奪不廢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
四句○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廢最說得人心未
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制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
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孫辨孟子以仁
義引導梁丘固其本旨然遠為極暢仁義之說而不能預
破言利之心則仁義終不可行而其說亦徒然矣看此節
先痛破尚利之心下節以仁義之自利微轉便收人知其
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重尤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
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
仁字關利為從治以義字開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
頭○按揭出後義二字正直抉先利緣由下對症之藥是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五 課本 敦復堂

通節精神聚脈處○義即從萬取千千

取百安分循理不相侵奪即此謂義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或

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

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

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

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利非有求利之心也

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兩日然君子何不以是為

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

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

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語類說義利

要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後其君則思先有心於為
利聖賢要人只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
邊仲舒所以分明說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
不謀其利不計其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
親義者必急其君或問仁義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
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
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
故人義則必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
不後其君矣或問小註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土庶人
之自親戴於已也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
後此即從上節王言利而大夫士庶人從之相為對照
輯語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後從王至
庶人者上作而下應也從庶人至王者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人皆知有君父也○四書通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
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
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 梁惠王上 六 課復堂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集解此與前節文法倒轉前
語截斷而後進之以仁義此從不遺親後君說來故緊接
亦曰仁義以致丁寧而再言何必曰利以深戒之○後結
上文兩節亦用羅紋法前後互承結歸何必曰利正與梁
王亦將有以利吾國之問首尾擊應章法亦極謹嚴○伯
軒張氏曰梁惠王與孟子相見之初而遽發何以利吾國
之問蓋自王者之迹總而霸說盛行一時謀國者不復知
義理之為貴專圖所以為利者梁王習夫言利之俗徒見
疆弱之相陵巧智之相乘知謀國有利而已是以此問發
於見賢之初也孟子告之以當道也於是言利之為害蓋王欲
利吾國則大夫欲利其家士庶人欲利其身上下交騖於
利而危亡弑逆之禍以起惟其利為先而不顧於義則
其勢必至不奪則不壓利之所在豈復知有君親之為重
哉然則欲利反所以害之也若在上者躬行仁義以為本
則在下者亦將推仁義之趨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先於尊
君人知仁義之趨則豈有遺其親而後其君者乎此其益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 梁惠王上 七 課復堂

於人之國可謂大矣蓋行仁義非欲其利之而仁義之行
固無不利者也其所以反復警告者深切著明王道之本
實在於此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愚按章內六箇字曰字反正闕闕疊疊如貫珠非謂託之空
言也蓋言為心聲言利則其心之浸淫於利可知也言仁
義則其心之篤志於仁義可知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其
端在一矢口之間孟子所以與○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
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
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
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覺軒蔡氏曰學者
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然只說仁義更
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意亦得其傳者與○四書通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太史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

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罕言利常防其源也

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慶源輔氏曰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密似瀾而實切似淡泊而實有意味嗟歎而言誠有以深發乎人心學者最宜深玩其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程子曰君子正說得孟子上下交征不奪不廢之意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梁惠王上 八 敦復堂 課本

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精義伊氏曰梁惠王以利國為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為事則不奪不廢矣

知仁而不遺其親即義而不後其君則為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語類孟子大綱都制新得分明如說義理等處如答宋惲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通去說利義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四書通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之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曰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乘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

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詩註曲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楊氏曰梁王顧

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蒙引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臺池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兼臺池言愚按以未節連舉臺池鳥獸觀之雖兼言亦可○此賢者是指人君之賢者雪宮章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語類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孫辨賢者亦樂此乎有謂王之諱王之愧俱從顧字看出時解謂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梁惠王上 九 敦復堂 課本

此一章之大指精義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

樂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佛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當道惟孟子之言佛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佛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

心之非由其言易行也伊氏曰告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矣愚按合本文二句味之方知其意深切○存疑樂非人君所禁但要看看能享與不能享耳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

樂迎其機而進之也

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所以能享其樂與民同也不能享其樂不與民同也按能享不能享即照下二節故能樂也豈能獨樂哉兩能字起義○樂解以上句為主下句只反足上意愚按梁王疑賢者未必樂此孟子却說賢者而後樂此而後似是慰然看下文隨足以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則而後正是難說蓋梁王意中只爭箇樂與不樂孟子却要他爭箇賢與不賢故讀上一句似與王意中相迎讀下一句乃出王意外相迫其一聞斯言當有乍喜乍驚茫然自喪者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吉之人與民偕樂故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梁惠王上 十 敦復堂 課本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謂之靈者言其悠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經始靈臺六句詩之首章也王在靈囿六句詩之二章也其三章曰虞業維樅音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其四章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靡鼓經量度也靈臺又王臺名也東陽許氏逢逢矇矇奏公 經量度也靈臺又王臺名也東陽許氏作所以侯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并以遊觀耳七十里之圃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圃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遷鄂又三年遷豐作靈臺 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言文王始欲為此臺方經營規度而庶民皆已來效其力不日而有成蓋甚言其速也即此見靈臺靈沼

之所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由名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二句追言經始之時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自承如子趨父事所以不日成之也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民樂之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告獸之心鹿信之而弗疑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初滿也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云云囿中有沼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如此觀其兩言王在而鹿鹿魚鳥各得其所成遂其性以見文王之仁被於庶物而民亦樂夫文王之圃如此其善且美也於歎美辭是詩人言民樂其樂非文王自歎美也文王重仁被庶物意亦不重仁在民情 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 按此孟子稟括詩辭特提出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梁惠王上 十 敦復堂 課本

之歡樂而字一轉直貫到樂其有麀鹿魚鼈蓋由文王能即此便見文王之能樂下乃原其所以然 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蒙引古之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按治岐之政是文王所以能愛其民處或乃兼勿亟之令而言則淺之乎視倍樂免○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雙峯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徐辨引許多詩辭只是言文王之能樂耳只是民樂文王之能樂耳未說文王樂民樂亦未說文王與民共樂其樂孟子却只補一句與民偕樂而隨事引導皆歸正論矣按通節精神結聚只在一故字知其能樂之故此 湯誓曰時曰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

豈能獨樂哉告音易喪去聲女音波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

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孫疏尚書大傳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

亡矣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

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

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徐辨集註引此以明

君獨樂云云是民欲與之偕亡句已推開不專指桀說不

比前節古之人與民偕樂自指文王故註云蓋由文王能

愛其民也○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之不暇豈能享其樂

作實事說說統不必說到覆亡只滿目皆愁慘之象豈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主敦復堂

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思按豈能字合兼情勢而言

作實事說則勢固不暇即以情言明昭者在此目擊者入

耳君心即欲自樂亦殊覺無聊痛謂此意於梁王廢爛其

民之日更為打人心窩○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

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亡乃其效也

按上節故能此節豈能兩相對照樂不樂之所由分只在

能一也非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

君之亡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若常

悛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過人欲矣常悛與民偕樂之心

則足以擴天理矣○新安陳氏曰南軒退人欲擴天理六

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西書通朱子嘗

云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之法如前

章據事實先反而後正後章引詩書

先正而後反皆文法也後不盡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石山金

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凶歲不熟也移民以

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中府是

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或問小註有謂移粟

必云梁王教他移粟才是○愚按須是梁王教民移粟亦

是他自謂盡心處但其所移者亦即民間之粟而已觀末

節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可也○蒙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

凶上去愚按梁王就河內河東兩邊反覆說求看得移民

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以此為盡心即以此為

實政自謂已做到至處故接說察鄰國之政云云以為若

非歲凶民豈有不來歸附之理此末節王

無異歲孟子所以直揭其隱而逆攻之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主敦復堂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

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

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

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東陽許氏曰集註亦大約言

之用鐸大鈴也鐃也形如小鐘以為鼓節鐃如鈴執而

鳴之大抵鑼進鐃退鐃兼進退也後世戰陣專以金退蓋

自戰國已然○徐辨填然鼓之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

字指戰士謂擊鼓以進戰士也

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

不可以此而笑彼也紹聞編王好戰請以戰喻此一語極

極簡盡極警策○谷訂孟子不接梁王口中問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王如知此二句不覺唐突調笑得藉藉以情節已於上數句中帶過也○集解此章主意在行王道或甲曳兵喻不能行王道也或百步猶鄰國不郵其民也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察鄰國無如寡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勿計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按集註能行小惠亦止對不能行王道而言實則孟子連他看未節便見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

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梁引此且未道答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四 敦復堂 課本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

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

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蒙引農時與農隙不同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

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十一月徒在成十二月與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農時之說也興作與徒作事也大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况此主農時言故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為本故首以穀不可勝食言之數罟也罟網也洿窟下之地水所聚也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

人所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

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

入焉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

時入之令萬民新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

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

萬民○四書通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

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

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

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

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古伐林木者也

鄭司農云厲避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

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禮記王制獮祭魚

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

羅草木零落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

然後入山林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五 敦復堂 課本

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

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

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新安陳氏曰法

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諭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

材木之類搏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

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行不過初焉事下一節

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慶源輔

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

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

始○谷訂始字有二義一是草昧之初如洪荒方闢以來

是也一是為治之初謂從前因循過了忽然奮發圖治欲

如下節法制之詳則日不暇給只得且就天地自然之利

整頓去孟子為梁王說始字自後一義○解語此是承

梁王救荒盡心說起故註云為治之初法制未備若鋪陳

地官林衡澤虞典制及點綴豐亨蕃殖皆非本節實義且

竟剛却下節矣須着暇在。始也。又曰不是行王政後不
道此三節亦不足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
急隨時隨地可行若不必更說在法未備時此三節為至
行異本也。說此節是王者法制未備姑就生民見成自
然之利先為之樽節裁制以收拾人心立下面教養基
取恒產未制也。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也。先之以
毋不入洿池樹藝未興也。先之以斧斤未時入山。先之以
者經制區畫處費多少心思在。○按輯語謂此未有政令
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害則天地
自然之利始出竊謂清心寡欲固是樽節愛養之源然既
云樽節愛養便自有樽節愛養之法制在如不違不入等
便是但未備耳。○紹開編王道之始也言是起手第一務
○說約喪平聲是活字包
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七 課本

矣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
皆做 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
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纂疏古者
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
十畝八家分之二畝半以為儲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
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
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解五畝之宅自應照註
分在田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即今之村落便是所謂十
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可言邑也若必盡是城邑

將春出則城空冬入則城邑之 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
地幾何豈能容四郊之民耶 集解宅墻隙地欲盡其利故必
故於墻下植桑以供饋事 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穀樹
必桑又郭子章論曰木各有其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
不宜故蠶無不可事○蠶書食貴志周制種穀必種桑種
以備災害環廬樹桑女修蠶織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
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
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 五十始衰非帛不爰
以省費燻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存疑必五十者然後衣帛未五十者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所衣為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之所
衣今之木棉來自外國起於 畜養也時謂及字之時如孟
季世想三代之時未有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
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
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後無
失一是一因其時而育之使自少以至於多而無失其所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七 課本

一是其時而遂之使自小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
以至於大而無失其所長 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
得食也 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
幼之所同也至於獨養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
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聖而終於詳大率如此
日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
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
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材有不窮則老者或反
不得其所欲得取賈諱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改
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
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養桑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
則乎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
當養而老幼之有別則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
敬也○晉疑必七十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
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蒙引麻雅豕也豕相
承言牝豕也狗有守狗獵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
向察狗此是指察狗也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纂疏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井地即井田也田有定分故無不受之家○
蒙引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後勿奪其時與上不違農時意義亦無甚殊所異者在百畝之田合制民之產在內不此始時未追經理故以此屬王道之成○三段內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二句尤為提綱挈領所謂制其田也王政之大端也三可以俱從王者立制純是一片心思經營端度而出不是驀然許可○
稱義伊川曰孟子論王道便寬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
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 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梁惠王上 六

教復堂 課本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或問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與則民固已知尊長敬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爾軒張氏曰立之庠序以謹其教庠序之教孝弟為先申云者中其義以告也夫自鄉黨之聞而各立之學以教民孝弟者漸清之深其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其小人亦知長義而遠罪至於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足以見孝弟之教行於細民雖負戴者亦知有親而王道成矣○蒙引庠序指鄉學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而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若專說教以孝弟更不用申字了集註乃特舉其所重而言耳○解語謹申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

一、矣須申者反覆丁寧使細釋其指歸之所在也○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為理○翼註謹字不特見所以立教者屏邪說然其文兢兢乎一稟天命人心之正○困勉錄申與教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想有提撕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畫一之意○尚書大傳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漢書食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頌白不提挈按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為之門塾坐塾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觀家塾之制 衣帛食肉但言七如是推此而上庠序之教之謹可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 梁惠王上 九

教復堂 課本

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按此節養而及於教不如是不可謂王道之成然畢竟以養為主蓋因救荒說起所重自在於養也况當日民生塗炭救死不暇他日所以語齊宣者亦無異辭故兩處覆舉俱以衣帛食肉不饑不寒括上四段而後章集註亦以制民之產括之可見庠序之教亦是制產中事後世井法壞而學制亦壞者此也○二句合老幼言之才見得王者之心無有不盡而天下生民更無一物不得其所何有於歲凶何假於移民移粟在王者盡心於民之意原非欲以此致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正對 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針梁玉說得暢然意滿處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雙峯饒氏曰五畝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蒙引饒氏說亦難憑據

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况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日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應按品節固即在法制中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亦即品節也至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自是品節中事故或問云此先王品節之意不合以飲食田里樹畜亦不出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為詳也天地之道與天地之宜皆造化功用之自然而聖人輔相財成之實事已盡於是此其所以為王道之成務集註補此一句緊對上節王道之始其始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

天下之民至焉平表反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一 梁惠王上 干 課本 敦復堂

檢制也幸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

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集解不能制民之產句雖單對五畝宅百畝田而言蓋不違不入等項亦是制度但未備亦是品節但未詳耳不可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

特民間之粟而已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初間讀移其粟於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

將去至孟子云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也

所移是在官之粟孟子豈故面誣之哉言外見連小惠也發見他直全無心肝何有於盡與不盡盡打破後梁王言處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後此句是勸破梁王言中之意發其意中之言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說統此節極陳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地耳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下反自謂盡心而以歲為解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何以異又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平日之視民猶輕於禽獸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死而乃罪歲謂之盡心可乎

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說統無罪已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首節何也二字相應○孫鑿不罪歲如何天下之民便至須是自反修政始得○註必補實此一句○述先論當日施行之次第就是王道之始尚是次着惟先發倉廩以救日荒之氣而後王道之始終可以次第舉行也○國書讀救荒之氣有急計有本計急計修救本計修政夫救之之衆出於賑則可出於修未見其所以此沾沾是五十步笑百步相笑之說也則何如修本計之為可乎本計亦分緩急夫民已饑而我取其田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一 梁惠王上 干 課本 敦復堂

嗜而井之取其子弟而教之豈不甚善然要不可以為王道之始也民且以待斃而區畫井田動經數年之憂民衣食不給而勤教學校反厭五教之振故夫道在因民之所有而擇節之至養生喪死之無憾而後井田為可經也而後序序為可謹也於是王道終矣凡此所謂本計焉

王者之歲天不可得而凶王者之民天不可得而殺所為蓄積豫也王不加意於此其民之饑也固宜乃猶然不能

救於民之死而移其咎於歲之凶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

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

子所以勤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語類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舊

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我培不得否曰大

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設假其虛聲耳

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春秋以來二百四十

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

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

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

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

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

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

行而不相悖矣○交集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

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已失道

寔微漢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天子時天下不知有

百四十二年之問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亦不待滅

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三 課本 致復堂

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宜其

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臯陶曰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

有士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紹聞編外註

程子第二條關孟子大義司馬溫公李 泰伯皆未能達故集註首於此斷破

英而先以挺刃相形乃使下一重 突出其不意尤為善於曉譬處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按兩有以異乎之問亦即上章是

首節揚明承上章直是通身都徹○均之殺人不能異挺

與刃自即不能異刃與政矣兩無以異之答亦是孟子使

他不得不然故下文遂可極言其政之為害○邵子之論

奉日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分

明政之為禍較挺刃更烈然孟子只 平等說來已足令世主心驚膽落矣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三 課本 致復堂

人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

說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肥馬非厚斂何以養

之有肥肉肥馬而因有飢色餓莩率獸食人便是以虐政

殺人○按孟子不云以虐政殺人而直云此率獸而食人

語更登意更切○紹聞編孟子於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

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 教之屬而欲使盡悟其失故其言直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案此節極言人君

民之事獸相食且人惡之承上獸食人托起一層跌出為

民父母二句為民父母見思有所屬行政見責有所歸不

當存不忍之說。一語中孟子全副學問都在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為去聲

備從葬木偶人也纂疏以木人從葬設機誠而能跳故名之曰備古之葬者束草

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

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禮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哉也

芻靈楊氏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雷 課本 敦復堂

耶伊川曰但具人形便不當慢固實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忍則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

人矣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人

民飢而死乎象引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

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

徐辨只象人而用便是仁處便宜無後不必推及殺人

殉葬而後為不仁也惟象人而用猶為不仁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只就本文觀緊一步梁王更無處躲閃後如

之何三字極悽惋極警切○精言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是

推仲尼言無後之意一象字在孔子意中重在孟子口中

仁可知此象字須說得鄭重而用之三字才見得他心之不

合該無後處但孔子之所惡者象人耳象人且不可况實

有以死其民乎實字緊從象字出一轉又是一意○援末

句一使亦承上章而言上章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則曰使斯民飢而死就使之入主使之入主為民父母民之所賴以生者也古者使之有以養其生今則使其飢而死父母之於子亦何忍使之至於如是而以肥肉肥馬之故橫征暴斂坐使斯民不得不○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

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

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新安陳氏

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

惟狗欲而不卹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

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

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雷 課本 敦復堂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

王猶自謂晉國惠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

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伐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

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

梁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商君傳

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商君傳

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

遺衛鞅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驥今俱為兩國將不忍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

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四之
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

七邑不合前人謂未知孰是或問小註晉國二語是叙

先世之盛東敗四語是歎今日之衰按晉國就號曰三晉

時說非謂從前晉國也蓋此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

即指文侯武侯之時而言也

也按死者謂先人言以寡人之恥至羞及先人不可不一

為昭雪正與上晉國莫強句相應慶源輔氏曰惠玉

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

非義舉也徒以爭地而為之貪則失之變事既如此

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為死

者一酒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

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所謂大勇之理哉孟子非其

辨願此死者一酒之亦是惠王借沉痛語來動孟子社稷

則必敬畏小心培養元氣休息土民安得於喪敗之餘而

猶思用戰他日孟子以不仁斷之有以也

孟子集註本義准梁卷一 梁惠王上 美 課本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大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

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

為焉耳○按梁王開口即言晉國之強而因自恥其弱只

從強弱上起見其意蓋猶將臨前日之覆轍而逞於一夫

也孟子却橫空落此一句先被其強弱之見便隱然示以

自強之道不在興戎所謂加取之莫如為仁故下文便與

言施仁政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

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如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之類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

也○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

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

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者及此二者○按

古者刑以弼教故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至罰以佐刑重

有權世輕世重有權所以其難不至死而亦以病民故

田如野以九一都鄙以什一而稅是謂省○又古者斂以課

正之仁則助微之非外無容多取是之謂省○惟恐煩民故

曰嚴刑厚斂而言非外無容多取是之謂省○惟恐煩民故

忍之政方與仁政相闕○輯語數教非盛世之典捐租亦

黃老之治數教養好必有重法捐租難易治也耕耘也盡

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

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玩則民得三字是深耕易耨由

於省薄之仁政若嚴刑厚斂民不聊生其於農事亦苟且

鹵莽而已而有暇日以修禮義玩又有字則暇日即是

深耕易耨之暇日而得以有之者仍省薄之仁政為之也

本文修孝悌忠信而註以禮義二字括之以孝弟忠信也

皆禮義之良心入事父兄出事長上都是這箇○困勉錄

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所致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

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修孝弟忠信也按此則仁政之施當

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按此則仁政之施當

直貫出入二句兼教養而言○集解入事父兄出事長上

緊連帶着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來脩即脩整之脩

不但講明人事出處正是脩也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

只是一誠貫乎百行中者勿分屬出專長上以平時言也
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
故樂於效死○精言暇日獨言壯者為下制槌以捷言也
只此一孝弟忠信入事父兄者以此出專長上者亦以此
則是視其長上無異於父兄矣民有不樂於效死者乎二
○翼註此是孟子因梁王志在報怨而啓之以王道不徒
為他畫報怨之策而已○且只說可用以戰至下
文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語類問孟子告梁王省
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捷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
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太容易否曰自
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
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編素一舉直搗至函谷關
可見○援梁王志在富強孟子却與言仁政究其所謂仁
政者未嘗不可以富不可以強即如此節由省刑薄斂之
後務併擄即以致富也教壯者即以此節由富且強雖
百里不可王况以強魏之勢行之何秦楚之可畏而魯
恥之不可復哉此便是孟子實在經濟處人多忽過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養去

彼謂敵國也○蒙引彼奪其民時至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
散何暇治禮義哉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

而意亦方足○困勉錄奪民時只
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

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

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

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

之國豈可但已哉○蒙引彼陷溺其民緊承上一節而言
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
攻於後以批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我亦安
能取勝秦楚之堅甲利兵又豈吾挺所得而捷也哉○說
統此二節正著可使捷之意蓋秦楚亦巨敵也何以制
可捷正以彼之不仁不能敵我之仁耳○困勉錄可使制
挺是在我必有必勝之形彼奪二節是在彼有必敗之勢但
云可使制挺猶未見無敵也至此則直言其無敵矣按此
皆以施仁政之故下節故曰仁者無敵
正言天下皆歸心而無與我敵者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我
之無敵繳明百里之可王說到此更有何強弱
之可殺哉故復斷以王請勿疑直是斬釘截鐵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援迂濶正照仁政言如省刑薄斂以
及孝弟忠信皆戰國諸侯王之所視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一 梁惠王上 无

為迂濶而濶於事情者也○而豈知自強之道莫大於此則
亦矣於仁者無敵之一言而已○困勉錄王勿疑却正是與王揭
破疑團是通身着力處○爾軒張氏曰惠王念其軍師之
欺欲一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
乃為國之常道其曰百里可王豈徒為是言哉其所施為
皆有實事而知其必然耳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
謀利計功之念深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
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就
德○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
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勿軒熊氏曰當時

子獨倦倦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
戎狄之裔君子深鄙外之蓋其得志非天下生民之福自
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先見之矣
孟子之所以告惠王者自當時一切爭強角勝者視之豈
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
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不足恃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朝王二年壬寅

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

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或問小註下通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子

其容貌辭氣便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氣象之味出語

嗜殺者非是翹君之短亦非開評論總因當時未有不

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梁惠王上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手

課本

便說卒然急遽之貌恭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

其中之所存者可知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

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

必作威而自有人君之德則必有其人君之容而欲其勢位以

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

定者其言重以給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

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其言而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

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

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提而不復

去就故不妨認言其失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

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文集定於一只是混一之一

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也定於一則言必天下合於一統

然後定也○翼註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

一統也○察辨惡乎定謂當待何人而定者固為占孰能

問孟子一曰曰如何能定天下于戈不戢紛擾攘故孰能

一正所謂混一之益分則爭一則定勢固如此○紹開

編今人但見孟子譏襄王不知襄王一問自是問曰天

下惡乎定夫生民厭亂久矣唐明宗視天早生聖人亦思

定之意也孟子曰定於一則天下之勢出於一也自生民

以來經桀紂之亂天下嘗不定矣未有天下裂而為七各

稱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并天下可謂一乎曰非

也以亂易亂特聖王之驅除爾是故當時之天下亦嘗一

矣而卒不定非聖賢之言不驗也其所以一之者非也按

此可見一不在

變封建為郡縣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手

課本

孰能一之

王問也徐思曠曰上文惡乎定謂天下如何而定非謂

君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翼註好也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

世人牧之龜鑑也○徐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

子上一句尚未說及此直到孰能一之之問孟子方偏發

到不嗜殺人者身上來語脈之層次自如此○定於一亦

有力能合之者秦始皇是也然不再傳而失則信乎非不

嗜殺人者不能一矣○按不嗜殺人即上章所謂仁者也

孟子因與瞽瞍之言之故不曰仁者而直謂之不嗜殺

人夫世豈有嗜殺人質言之故不曰仁者而直謂之不嗜殺

其嗜之者嗜利故嗜殺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是也嗜欲

故嗜殺也。有肥內，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是也。反是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無非不嗜殺人而已矣。○精義：尹氏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能乎。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翼注：孰能一之，以君言。問何等君能向他。恩按：梁王意中，直指列國諸侯。王言但以下節民歸之對照，則謂以民言可耳。○徐辨：孰能一之，孰能與之，述此兩問，俱不用曰字，正是形容。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三 課本 敦復堂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占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與並以周月。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翼注：天下莫不與也，正答他孰能與之問。然其義尚以七八月之間，喻民困於虐政，日其如是，孰能禦之者，以苗之與而言也。以水之就下，喻民之歸仁，日沛然誰能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說統：此節重在七八月之問，及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向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苗之浡然，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所謂天下嗷嗷，與王之資也。○不日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

之人，狹此牧字亦正。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望以心言，歸以身言，惟其引領而日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天下之具也。徐辨：輔氏之說，固為見理然。孟子却是因襲王以孰能一之為問，而後舉不嗜殺人告之，則即以此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有，何不可蓋言各有當，不必因此而謂聖人行仁。○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

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翼注：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以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世為齊大夫初，以陳為氏，後改田氏。至田和始篡齊。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而有之，和之曾孫辟疆是為宣王。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而有之，和之曾孫辟疆是為宣王。

諸侯者

說統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便問桓文○爾其註事謂取威定霸之略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江都易王闕學

其諱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以已通

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得天理

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

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遇之中而卒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

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

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

霸者哉楊氏曰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

道則桓文事不足為也臣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

無已則王乎○或問王霸之辨董子程子楊氏之言備矣

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

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

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

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

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

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為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為

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語類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

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

之事儒者未嘗言也○或問小註仲尼之徒二句須從道

道

道

桓文處糊出絕口不言其事來○輯語仲尼之徒節是七

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由反手願學孔子

言必稱堯舜不見諸侯俱包舉言下○按齊宜發口詞齊

桓晉文而願聞其美其為所歎羨可知孟子推本仲尼而

直斥其事為不足道此正所謂我先攻其邪心也已乃引

而進之於王其詞若婉而意甚切早已一眼覷定齊王足

用為善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

已看得是換天事業至孟子直斥為不足道而引之於王

則其驚駭益甚矣接口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彼特震於王

之名意古來惟有德者能之定不知何者為德也孟子為

之實其德曰保民而夫其可曰莫禦便已隱隱將齊王平

生夢想不到之勢引而歸之於一心然齊王却但知欣於

莫禦而因希冀夫保民故下又有若寡人可以保民之問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

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

之對曰將以饋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斨斨若無罪而就死

地對曰然則廢斨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斨

果有此事否說箇莫之能禦不覺打動平日大欲雄心遂
若真箇能玉而問可以保民一則見保民二字似亦尋常
竟忘却平日與兵構怨第因孟子言王而姑計夫民之可
保味其語意蓋猶不可未可知之辭也至孟子直許之
曰可故愈欲急開所以可之故孟子妙與縷述所開易
牛運出不忍二字開徐徐且問他果有此事否而王乃
應聲如響矣○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舉定齊王吾
不忍其殺觶一句以下反
反覆覆開出無數詰問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美 課本

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與兵構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精義楊氏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喫緊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

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質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說統足王要形容是心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底光景方得足字意○愚按是心即不忍觶觶之心也然此處只是承王言有易牛之事而云即此易牛之心便自然此處只是承王言有易牛之事而云即警策而意尚含糊且莫遽點明不忍須留下二句一開一合地步則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四書通孟子一書言心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按察識擴充是孟子言中之意在本節且勿露○自此至遠庖厨也是孟子反覆辨難欲王察識此心自有復於王者至權度節是欲王擴充此心中間王說曰一節是愛猶吝也說統是心足以王矣此句似生出箇愛字覆轉拈出齊王口中不忍字却即從是心中疑尋覓自家一箇真心出來臣固知王不忍字正最妙是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美 課本

撥動他木心底轉語又曰連百姓皆以王為愛亦是設此疑團與不忍作兩岐語欲王當下認取不必當時果有此言○乘引既曰是心足以王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撥擴充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早以王也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故不忍二字是此章骨子○百姓皆以句亦甚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啓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王句他不曉問便只是恁地歇了○按集註指而言之此處尚未為設難只是就王吾不忍其觶觶一語提撥此二字與王指明王誠自得其不忍之心則庶幾所謂足以王者可得而語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

如是也或問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

○紹聞編孟子言是心足以王而又曰臣固知之不忍

此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使宜王仁心有素聽德又聽便

當於保民上致思是心足以王上發問而王前日此心得

於乍見而偶發者初不自覺久已忽忘故未能自得其不

忍之實而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說統孟子已曰臣

固知之不忍了又何消解到吾何愛一牛齊王之心一

何蔽錮他忍毅鍊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故只把孟

子所述不忍毅鍊二句摸糊答去竟不知自竟得這箇不

忍之心出來只求解脫箇愛字而已○集解集註其迹似

各實有如百姓所譏者是說我有可議之迹故下用心字

一轉然齊王雖謂我心

不如是却仍在迹上辨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梁惠王上 弄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 按上節語意王只求解脫箇愛字看孟子却偏以

一句已冷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

齊王頓口 **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 皆以王二句非難也看

語次自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

於百姓之言也 **孟子欲發其不忍之心却偏難以愛財之**

心愛財之心王所不任受也不忍之心王所不自知也到

說到牛羊何擇王亦不自知其為何心不得不付之一笑

矣翼註云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牛未見羊一解乃有

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項下金鈴惟解得者驚得也○

我非愛其財二句諸說紛紜終多謬突只是句讀不明耳

竊謂讀書必先辨句讀則書中之竅窅得而語言之指趣

以明如此二句若照常以兩也字分句中問宜乎二字如

何直接齊王當日非愛一牛本不待再辨却因孟子有牛

羊何擇一難遂無解於百姓之云語塞全在易之以羊使

前後展轉盡得不得故須將我非愛其財五字另作一解

發轉而字則兩也字一氣相銜宜乎字自然闕前如此看

則我非愛其財為句而易之以羊也不過一讀耳何必如

諸說紛紛紛如許周折此亦

可備讀書一法故詳論之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 只輕撇一句先術謂法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梁惠王上 弄

之巧者 慶源輔氏曰巧亦非穿鑿以為巧蓋墮物

賦形透迤曲折而得以遂吾此心之用耳 **蓋殺牛**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甲 課本復堂
那事又不和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
箇措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
謂術也愚按徐思文云天下推術多不可以言仁而仁
非術也於非術之中必有一術而此術者仁也此語
真見道之言覺常解尚說是以術行仁而此直云仁自
運用不窮後文都包攝裏許可以補語類之所未到說
統仁術二字乃通章一大樞紐仁者含天地萬物之體術
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虛皆術
之顯用也或問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
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
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
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
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問孟子之
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
又可見矣○語類見牛未見羊也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
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李安
溪曰天地之心無息而所以日月之所為者皆此人心
之量無所不用而取用之所為者皆此人心之所為也
得未字義味員微○爾語此正孟子善於指點開導處
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
不分兩層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觸○按是乃仁術
也與是誠何心哉相應王不自知其為何心而不知是乃
所以為仁術也見牛未見羊與牛何擇焉相應言牛羊
本自無擇而易之之時却自見牛未見羊而非王之有意
於其間也先喝出是乃仁術而後以見牛 聲謂將死而哀
鳴也見非平 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
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
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或問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
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情則亦未始不與人
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甲 課本復堂
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
日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主於
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
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物自為同類而物莫
不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
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愛之而巳食之之時猶不得已後
以義則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巳食之之時猶不得已後
蘇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
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
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
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
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
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
乎平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
力焉則意愈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為無所用其力可乎按
此條因集註預養是心之說而併論之在孟子對齊王特
意不重此○四書通一本心也巳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甲 課本復堂
預養○輯語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
心向百姓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
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說○愚按君子之於禽獸則
自隱然有百姓一層在之於二字前但此處只合虛說不
宜明補一明補即預占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兩
詰難地矣此處本義只是破王祭詩故見生間聲與見牛
對提撥兩不忍與不忍較練致君子遠庖廚亦即隱與
未見羊一面對見自來君子用心亦是如此其所以為
仁術而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其心即不忍見食
肉之心其術即遠庖廚之術所以開言而釋然也○君子
遠庖廚禮記玉藻篇語也本文如是則以二字蓋是引成語
而釋之○王或菴曰至此似忘却保民而王之旨矣不知
正所以推究保民之本也蓋齊王足王者唯此不忍之心
而此心却不能自謙故類類以不忍提醒之使知足王在
推心而歸於保民之道也敬迪誘掖多少苦心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

詩小雅巧言之篇此大夫傷戚戚心動貌不得吾心應前

子言之承上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二句於我心有戚

戚即不忍殺觶之心也但從前是偶觸到此方能認取耳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

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

盡其理故宜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委蛇曲折之意莫不

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謂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

宜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然宜王此心雖發動而其

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

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思之說以曉切之○蒙引於我心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聖 教復堂

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

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

有不待外求○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一句相照應

王或菴曰認真不忍之心方有此問發知是心足王之下

應有此問久矣因屢以不忍提醒之而王半明半暗認此

心不真所以無此問也至此方覺然後追足王語而問之

一時問答情欠可想○精言前孟子云是心足以王是保

目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

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

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

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

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

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按王既認真此心而問足王之

以喻言空中閃射蓋不如是則事情不透提撥不靈此孟子善於開發處

言也○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難得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聖 教復堂

緊切乃是一大意警策處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

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

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

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慶源輔氏曰惻

於物後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

事體察看致分曉不可模糊率略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

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養同類者其勢便易至於物

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發吾之愛而無傷則

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

生者其勢便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

魚鼈成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

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索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按此條最說得透切但是逆透求大欲意而斷之在本節尚宜渾○說統用力用思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為不用思正獨何與之故○痛言不為也非不能也不為固重然本意尤重在非不能上此與下節只言保民而王之易耳又曰本文只言仁民易而愛物難緩切意又前一層○徐辨獨何與固是喚醒他教他擴充亦仍是喚醒他教他察識何也齊王於我心有戚戚只是察識得一點愛牛之心不知此心之合於玉是猶未察識得愛牛之心即可為保民之心且未察識得愛民之心為緩且難之心而仁民之心為切且易之心也故孟子以舉重不舉輕見大不見小譬思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使他兩兩較量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課本 敬復堂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

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趙註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賦是役故不為耳後此言事長之禮似於為長者三字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魏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執難執易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集解齊王此問甚呆故孟子只與淺譬之末四句以兩之類代不能不為四字巧為一節只極言其無難耳擴充用力之方自有下節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課本 敬復堂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惟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徐辨老吾老三句緊承上折枝來見推恩之易故以天下詩大雅思齊之篇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也刑可運於掌指示之韜語寡妻兄弟家刑各自有道絕不相同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難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善
 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矣序已在○玩
 而巳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
 極近以飲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後舉加字即從
 上文運掌二字生出舉斯斯字即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
 幼幼者加彼台吾老吾幼人老人幼而引詩正與上三
 句相發也○宋羽皇曰舉斯心句正對他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引詩以證運掌并前而許多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
 不了語一齊証合認作解詩便誤

故無以保妻子 則四海雖遠斯心可及如思齊之詩是也
 不推恩則妻子至近無以相維如唐明皇信謔而一日殺
 三子豈其無是心哉不推恩則無恩至此爾史言明皇之
 友愛也其於兄弟有禮矣而其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
 他失道甚多不善推其所為爾

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
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
難 四書通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
 難同生繼言仁民則曰同類此言老幼幼則曰同氣是
 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
 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
 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輯語加字
 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又添箇
 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吾幼人老人幼寡妻兄弟
 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級次第已與足
 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古之人通
 指古來王天下者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大欲而言故復
 不必枯定文五

推本而再問之 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
 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翼註今王恩
 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
 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上

而反後其所前拘何與是起下為不用此獨何與是
 起下與兵構怨○或問小註古之人三句須對下二句看
 却已為齊王不善推下針方與舉斯加彼二句微別但以
 齊王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
 為推近及遠者後以明齊王能遠近之失欲其於此深
 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
 ○兩軒張氏曰孟子之意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
 之因其愛物以循其不忍之意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骨
 肉之親本同一氣故於心為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
 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千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
 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
 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
 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靡矣○輯語齊王恩足以及
 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於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
 善耳善字從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及物而
 日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及物而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之度待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 然引權錘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尺
 然實當作活字蓋已合稱量之
 意 度之謂稱量之也 稱屬權量屬度稱之量之即所以言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
 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
 度又有甚於物者 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為理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皆其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下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問物皆然心為甚日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變心之輕重長短難變物差下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或問范氏謂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常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紹興無權則輕重差無度則長短差物之差在一物之心之則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物之輕重長短在物而其稱量之則在權度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在物而形者在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韓氏說極明○王或菴曰是心足王全在能推而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詰到此王不能下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之妙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抑發語辭意若斷若續水窮雲起故註直以為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棘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說統此節正與相應是愛民所以輕短底病根快於心三字正照前不忍字來於牛不忍其殺敵於百姓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反以為快是豈可以不度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其病使也將此殺人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徐辨然後快於心不是說齊王真快於心只是謂問之徐見王必如此然後快於心庶幾不致於殺人之事而甘心為之也意在俟王舉求大欲以告孟子然後去其大欲之蔽則不能度者乃能推而不能推者乃能推矣○集解謂王度之不能度者乃能推者不能保民者此也平故代為之度直指其弊以發其病而藥之○四書通上節一心字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翳此王道所以不行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梁惠王上

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梁引王之所以功不累之也。王之所以與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蘇之也。○說蘇欲之一字。正是齊王受蔽底根源。既云不快於是。又曰。將以求吾所大欲。意以不得已為此耳。○吾何快於是。直是致王之美。種情不能。因是以求其所快耳。此是也。感忍中隱。隱有一段痛楚。良心向之。解蘇而發者。正此物也。至是方見孟子既啓其心。又發其病。然後病可去。而心可推。○集解輕短之故。只指求大欲。不指上三事。其心尚明於他。謂不忍一牛之殺。解獨暗於此。是求大欲而不能保。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卒 敦復堂課本

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水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說嬖孟子亦明知王之大欲不在好大喜功之心。○王之諸臣二句。似令實是輕觀齊王口氣盡在廷之臣。不過頤指氣使。供耳目口體之人耳。可謂齊無人焉。此已語助辭。係辨說上五件。又明以王豈意亦只在言外。已語助辭。為是。然則其不為是而故詰之矣。未說辟土地等句。先以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起。則又知其必為是而轉難之矣。文字起伏不測。使齊王不得不以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說辟土地。四項相承。必得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開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為我。而四夷自我撫矣。而字亦要。

看○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按上文。王笑而不言。王亦自知其為妄。難語。而代說痛發其病。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按所欲。直是王天下事。而所為乃出於頭一板。齊王此時。直是忽而飛於九天之上。忽而墮於九淵之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一 梁惠王上 至 敦復堂課本

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山也。困勉錄。此只大槩說。宋齊楚燕秦越韓魏宋中山。豈與秦楚同為千里。以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說統王曰。若是其甚。此一語說始有甚焉。忙趕再進一針。把後兩字驚動。恐嚇他。令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灰滅。下來後乃舉天下大勢。以較之。見得恃力以逞快。所欲不遂。覆收隨之。則王倘志大欲安得不另尋一路。以圖與王之策。故又說箇反本以啓發他。○王或菴曰。蓋亦反其本矣。一語輕輕撥轉。蓋齊王大欲。腹心被孟子掃得十分冰冷。更無轉身處。○兼引反一路。可以轉向前。而前故下遂以發改施仁告之。○兼引反本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不同。前反本以心言。此反本即

下文發政施仁是也。○語類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
後來無一不驗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下須看他一部
書見得句的確
有必然之驗方是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
賈音古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

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說此節承上反本來
發政所以施仁申論五

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
大欲○欲只就士農商族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一 梁惠王上 奎 課本 敦復堂

然亦即從上文數欲字見得無兩意○象引以一服八何
以異於鄰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大大國也今王發政施仁至
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按此節方轉合蓋力求所
保民孰能禦之正與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相應

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

首章意同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領他國以自利
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

心焉夫欲朝秦楚楚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
觀之尚不本乎公垂特出於技求矜之私耳齊王惟沒
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
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
馴致此天理
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惛與
昏同

按上文發政施仁只是大與說使天下仕者以下亦止歷
言其效而未嘗明說其事然齊王到此不覺又為所欲動
故願求明教而嘗試之蓋有欲見諸施行之意矣故孟子
方與言制產○徐微弦曰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
能使王說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
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
僻同焉於處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

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

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震源輔氏曰恒產
常生之業則下文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一 梁惠王上 奎 課本 敦復堂

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
所云善與禮義是也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
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
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說此節雖有士與民兩
樣以重民上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
多得而民又易至於犯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
○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集解制民恒產最是保民要
○此下四節將產之不可不制反覆言之以起末節制產
之法蓋使王心意悚然後與
詳言之無不以容言忽過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集解是故繫承上
恒產所係之大說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集解是故繫承上
恒產所係之大說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集解是故繫承上
恒產所係之大說

明君即仁人所謂能保民者自其病痲斯民言則曰仁人自其智周萬物言則曰明制字重看必使二字承上制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即教也善即恒心也民從之輒言有所賴藉而為善不難也此是泛言其理至末節方實陳其義○仰足二句是制產周於老幼樂歲二句是制產裕於豐凶驅而之善含下庠序二句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條辨明君制民之

宅百畝之田許多區畫若今之人君如何也下五畝之

蓋彼廢井田之良法或行稅畝或開阡陌妄事紛更自為

厚斂亦是從新制一稅不然守先王之舊規何至仰不足

事俯不足高○稱言樂歲終身苦有謂樂歲苦則終身亦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畜 課復堂

若者非也夫人所以樂有樂歲者以田有餘取若民無田

或有田而不足俯仰無資饒他歲歲樂亦歲歲苦矣所謂

大熟之歲而不足之家也凶年死亡豈能免哉○統緒

恒心只是一箇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禮

義要對放 辟邪後說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新安陳氏曰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

又發政施仁之本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按上三節俱

虛言制民恒產一正一反可謂深切專情到此復畧一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兼引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

章當登登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

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

王如何反其所以及於保民者而序行之老吾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老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幼以及人之老

幼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飢雜陳

疑之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頌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寬路以開導

之耳○說統此節正是制民恒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

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

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上 畜 課復堂

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

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

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按五畝之宅三

段言恒產之制謹庠序之教一段帶言有恒產者有恒心

正見產之當制也老者三句是民有恒產則保民之道成

而民各得其保亦只就本國善推所為不忍一民不得其

所得保似齊王有求大欲意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才實實

結 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

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此趙岐本註○集解此節

對小惠言見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言見王者之正道彼

對上盡心說此說上保民說○王或菴曰保民而王不但

為齊王言孟子一生真本領也五畝之宅云云既為梁王

言又為齊王言蓋保民之實政孟子救世之大作用也井

田學校皆在其中矣然與梁惠言則前後擊而虛設其

者何與蓋與梁惠對他移民移粟之一事而言即此以形
彼也要言而不煩也與齊宣則舉善推所為之全體而言
由心以達政也繁稱而不厭也○在翼聖曰梁惠氣局小
齊宜氣局大前章一步趨進一步總見盡心如此其難移
民移粟沾沾自喜殊為可哂此章却一步倒縮一步見要
王天下不從制恒產處微好大喜功都成沒用我前章一
步趨進一步只就本節便見此章 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
一步倒縮一步乃通上文而言

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釋語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畧全書皆然○翼註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足王是斥霸崇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是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保民之源頭大段至遠庖厨是啓王以察議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啓王以擴充次段至能禦之是篇王之不能擴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恒產

孟子集注本義匯注卷一 梁惠王上 三 讀本堂

正是保民之實政。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

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

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

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沼上之問及對好樂好貨好色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極文之問則拒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其說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譏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爾故納釋其性之端以示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退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善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闕之不可不嚴也○四書通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妙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

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
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種二字依舊是向韓功上去
入於彼必出於此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
此孟子所以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
呂氏曰治道有本末先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文集東萊
牛散發齊宜王良心至語意淡淨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
夫乎信遠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吾說格而不
得入矣朱子復之曰論治固有秩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
一事如孟子論易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皆其說於立談
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
以格君心者自是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疑
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
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下同
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

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

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按俗樂至下節齊王以孟子故方自言出其與暴言自泛說音樂

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按此自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是辨辭然亦不必遽云有妨於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 梁惠王下 敦復堂

蒙引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故他日見於王而自發之按甚即合與民同樂意庶幾即合可王意近於治非是謂僅能治其國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曰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

直言之○按下節孟子言今樂猶古樂不過因齊王有好

樂之情而借是引之以與民同樂耳實則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自是相去天淵濂溪周子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

助欲古以宜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

者遠矣此自是正論齊王於好先王之樂則曰非能於好

世俗之樂則下箇字胸中似亦微見得此意此其所以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按孟子與莊暴言王之好

是概論其理耳此方是緊對王之好樂而以甚字引進之

以庶幾欲動之王所爭在樂之古與今孟子所爭只在好

之甚與不甚好之不甚雖古樂無以愈於今好之甚則今

樂亦無遜於古意只在引王與民同樂好樂不過借作一

話頭以發齊王之問耳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問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蒙引可

是欲闢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不

重在此按齊王方以世俗之樂為慙孟子云今樂猶古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 梁惠王下 敦復堂

覺得今樂中亦自有箇甚有箇可以庶幾底道理王所以

亟欲聞之○翼註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

與眾眾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按此處眾字固不指

百姓然意已隱隱引到百姓上去後文與百姓同樂即與

眾樂樂之極致也但一是一就樂上說一不專是就樂上說

耳○輯語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眼着民字來民字又

跟着獨人少眾字來故通章關要全在此節孟子機鋒入

處亦在此節○獨樂樂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

得○或問小註此是開導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為之

開說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若吾特導之使自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說統上文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

本按孟子為王言樂意不在言樂也看下一二節言獨言同

都結向民上○紹聞編樂者樂也和心之場也眾情之通

也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此人之常情王之所不能異於人則可以言樂矣今王鼓樂兩節一則獨樂者如此一則與民同樂者如彼孰樂哉上文兩節孰樂字指點出甚字之意下文今王鼓樂兩節又要見得出箇孰樂之意知與民同樂之爲樂乃所謂好之甚也按臣請爲王言樂正是前後文脫卸處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鹿子六反頰音過夫也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通氏惠曰樂以鼓爲節同禮鼓人掌六鼓以節音樂○管竿笙簫篪之屬籥舞器詩籥舞笙鼓正義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各又周禮笙師掌教吹籥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爲節非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也頰頰也無音而但執之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察疏春秋傳花宜于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爲旄爲王者旌車之所建也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也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顧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按此亦想當然耳須知只是爲鼓樂作一襯筆摹次情景不必過泥○蒙引疾首蹙頞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上帶問字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喜亦隨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存疑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辭言吾王邇來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辭庶幾曰何以是欣幸之辭不可於中間貼不然二字作自相問答○集解看此節便是甚底樣子要與上節兩兩相形見王猶是王百姓猶是百姓而民情頓異一則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四境皆愁慘之形一則舉欣欣然有喜色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四 課本 敦復堂

相告兩間皆太和之氣一舉字相對照正是御樂同樂兩邊盡頭處○先有同樂不同樂而後各有上段憂喜情形兩節都是倒裝文法故序次都在空際描繪繪景欲動齊王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是季日有實政在○吳省巷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頞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按此題願今樂猶古樂於文義亦得然此兩節一反一正孟子亦只渾舉大概而沾沾今古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稽義尹氏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集解上二節只與言甚不甚兩端此節方實勉齊王與前好樂甚則齊其庶幾相應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王之

好樂甚也。測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按與百姓同只是推好樂之心不必枯好樂之衷終言則王方見得前面兩言齊其庶幾所期。○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望於王者不淺。

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秦以威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前漢禮樂志黃帝作威池頽頽項作六莖帝

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秦以威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秦以威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頰則雖秦以威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二 梁惠王下 五 敦復堂

擊作五莖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小勺言能勾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養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莖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義楊氏元本其上文云：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懼。恐此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應之矣。下乃言使人聞鐘鼓云云。則楊氏之說雖以為孟子姑正其本而今樂古樂之異固未嘗不先與揚明。○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義楊氏元本其上文云：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懼。恐此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應之矣。下乃言使人聞鐘鼓云云。則楊氏之說雖以為孟子姑正其本而今樂古樂之異固未嘗不先與揚明。○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則楊氏之說雖以為孟子姑正其本而今樂古樂之異固未嘗不先與揚明。○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未嘗不先與揚明。○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

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誡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君者。○宋註發明德不在樂上論。只在好上論。所謂先正其心也。又不在去其所好而在公其所好。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當以道心為主也。此孟子見理精細處。莫看做逢世之言。好勇好貨好色。皆當以此意觀之。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德反。

圍者蕃育鳥獸之所。蒙引：蕃育云者。度開曠荒野草木自生禽獸自居之地。使得以生聚長養。而吾時獨取之。非惟以為逸豫之資。古者四時之畝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二 梁惠王下 六 敦復堂

之後也。與。○延朱三分有二。只就人心歸附說。文王未嘗推不。曾說。後人何必泥。○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圍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芻蕘得往。知其傳謂古然也。按此說亦只是想當然。大指所重正不在此。傳謂古書語類問文王只百里如何有七十之圍。然孟子所謂主在風齊宣王耳。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圍反如是之大。○慶源輔氏曰：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此章義指亦只在與民同之文。圓原非所深論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芻音初 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條音若 條音若 條音若

後作此驚異也齊王本因民以四十里之囿為大則文王

之囿其大更過於齊國安得不驚異作自解反無味矣愚

按自解意自在下一重○說統齊王就制度上說大亦孟

子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并其大

亦志之也若就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

有意按句中便舍得與民同之意○民猶以為小何正是

打動齊王處其意全在引他公樂於民耳民以為小在與

民同之上見得二往字最妙真是邑人不誠底光景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七 敦復堂

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

中民以為大亦宜乎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

見聖賢舉措之精密也蓋居是邦則當循是邦之法入境

而問焉理之所當然也蓋居是邦則當循是邦之法入境

文理密察旨意深遠學者不可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

以爲細事忽之而不精思也 精義尹氏曰文王之囿

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與齊宣王之囿一也不

與民同之則是害民而已矣○存疑國之有禁昭示臣民

驚心其視文囿之與民同直是仁暴天淵而民情之所

異固不待辭之畢矣○新安陳氏曰前篇罔民與此為阱

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

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

遇人欲存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

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 鬻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慶源補氏曰寬洪仁者之意而無較計大

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

能已語類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寬洪惻怛也便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八 敦復堂

不恭惻怛故能於人之惡而不較○新安陳氏曰惟仁

者能忘已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愚之耳 智

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

尤不敢廢語類問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

弱之事強皆不特是見得利害甚明道理自合德地小之事大

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

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

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

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

智○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

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木拔道
通昆夷畏之而奔奚窺伏惟其嘆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
自服也蓋至此已為文王之時矣容之度內矣按語類又
曰昆夷事不可考即照註據此詩亦只宜就文王而言太
王事不必率合又考鄭箋即以八 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
章為文王事則集註為尤合矣

人即德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吳史記越王句踐世
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越之夫椒越王乃以精兵
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
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
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子胥子胥避於吳
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
是句踐乃以美玉寶器令種間以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
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
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
戰必有當也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九
之利也卒放越罷兵歸○紹開編戰國日尋干戈豈復知
交鄰之有道宜王此問亦其足用為善之一端也孟子告
之其大者則當處以智者之道其小者則當處以仁者之
道此外無餘法矣○越句踐與太王處心用意亦自不可
同日而語孟子姑取其一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
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口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尊言之即道也以道
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
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條辨理勢亦可分言若單言理
則勢在其中天者理而已矣勢之不得不然即理之不得
不然初無兩箇接上節註云智者明義理識時勢蓋亦惟
明義理者為能識時勢也○語類湯之事為文王事昆夷

其本心所以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自然合理故曰樂
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又集註者與天為一善於人之
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
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各因一事
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
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
畏天之異耳○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
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
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為畏天也○問樂天畏天
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
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
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或問樂天畏天之說
然本處只兩開說不必屑屑較量○或問樂天畏天之說
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十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
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
如種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
湯文保養夷尊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
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
取於仁智哉按所論仁智後半截是就其事而終言之雖
非本旨所重然亦可見樂天畏天非是空空徒樂徒畏而
已○說統樂天畏天二字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翼註樂天畏天之妙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天但充言之則是理而已矣 包念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精義伊川曰凡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
而於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
不斃亦樂天順理者也○條辨直從天字遊源便見天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十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
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
如種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
湯文保養夷尊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
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
取於仁智哉按所論仁智後半截是就其事而終言之雖
非本旨所重然亦可見樂天畏天非是空空徒樂徒畏而
已○說統樂天畏天二字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翼註樂天畏天之妙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天但充言之則是理而已矣 包念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精義伊川曰凡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
而於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
不斃亦樂天順理者也○條辨直從天字遊源便見天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十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
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
如種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
湯文保養夷尊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
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
取於仁智哉按所論仁智後半截是就其事而終言之雖
非本旨所重然亦可見樂天畏天非是空空徒樂徒畏而
已○說統樂天畏天二字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翼註樂天畏天之妙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天但充言之則是理而已矣 包念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精義伊川曰凡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
而於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
不斃亦樂天順理者也○條辨直從天字遊源便見天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十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
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
如種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
湯文保養夷尊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
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
取於仁智哉按所論仁智後半截是就其事而終言之雖
非本旨所重然亦可見樂天畏天非是空空徒樂徒畏而
已○說統樂天畏天二字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翼註樂天畏天之妙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天但充言之則是理而已矣 包念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精義伊川曰凡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
而於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
不斃亦樂天順理者也○條辨直從天字遊源便見天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十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
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
如種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
湯文保養夷尊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
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
取於仁智哉按所論仁智後半截是就其事而終言之雖
非本旨所重然亦可見樂天畏天非是空空徒樂徒畏而
已○說統樂天畏天二字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翼註樂天畏天之妙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天但充言之則是理而已矣 包念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精義伊川曰凡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
而於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
不斃亦樂天順理者也○條辨直從天字遊源便見天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十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
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
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
如種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
湯文保養夷尊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
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
取於仁智哉按所論仁智後半截是就其事而終言之雖
非本旨所重然亦可見樂天畏天非是空空徒樂徒畏而
已○說統樂天畏天二字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翼註樂天畏天之妙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
天但充言之則是理而已矣 包念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精義伊川曰凡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
而於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
不斃亦樂天順理者也○條辨直從天字遊源便見天下

之國天下之民皆在天心仁愛中原無大小強弱之別仁者交鄰與鄰國君民若有些子間隙便是私意未化亦與天有些子間隙便非樂天者矣故知樂天者保天下之氣象以下制節謹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通書度二句知之制節謹度不致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通書是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禮尤不敢廢即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致縱逸即其事之禮而真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詞之精密如此○語類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氣象規模如此此按兩保字一是容保之保一是說其氣象規模如此者雖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然萬物一體直欲使人各得其所無此疆彼界之殊天下之人何所不容宛然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有保天下不氣象不惟其心體如此其事功亦如此畏天者兢兢自治不但不敢挑大啓幾實能治其國家利其民人令強大不敢乘所以有保一國規模都有實事實事即在氣象規模上見此所以有保一國規模都有實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 梁惠王下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時是也或問長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而以畏天為言每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為言每歲日聖賢之言各有所指

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雙峯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谷詩引詩只斷章取一畏字證畏天者保其國而樂天者之保天下可知○按本文自此以上言交鄰之道在樂天畏天自能保天下保其國為仁者智者事小事大之義孟子所以告王者止矣後又因王以好勇為疾而進之以大勇進之以安天下後來說書者遂牽合仁智勇謂勇固無妨於相通而立言要各有當看總註自明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慶源輔氏曰齊王惟其秦楚爭城爭地以刈其人民故不能知事大之禮又不能行恤小之仁○韓語齊王當日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為此商量權衡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隱然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 梁惠王下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按齊王方自謂寡人好勇孟子接口便見好勇非疾而勇之小者乃真為疾也夫撫劔二句小勇分明畫出一小勇模樣斷以敵一人所謂技止此耳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繁疏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旋渦故謂之小義理所

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按王請大之則不惟不以為疾矣好勇者玉則大之亦自在王耳之字內意含不盡即謂隱攝習仁亦可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

畔援無然欬美誕先登干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

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

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欲大能先造道之極

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辭

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

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蒙引密人不是來侵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梁惠王下

是方伯而密人乃擅敢與師以侵阮是篤厚也祜福也對

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徐辨文王之怒不過過密人

于天下以密畏則天下之大者無不從對天下之小

者無不懷也末句安天下之民正從對天下之小

稱言詩詞三以字叠此文王之勇也吳因之曰此文王

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豈不是文王之

勇但此文王之勇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下節同○翼

註本文此文王之勇也末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新

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怒字發出一怒安

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按一怒

字最宜着眼言文王止一怒耳而天下之民舉賴以安則

其勇之大可知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

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

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秦誓本文云

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

有越厥志○或問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

何者為正曰古者詩書簡策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

弟子問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

可以一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按

本上作之君作之師而言壹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

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此上五句概論天所以作之君

師之意凡以助上帝而佑下民故寵異之如此也下二句

方是武王言其自任之意所以承上帝而盡君師之道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以除無罪者我得而安之以救我既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梁惠王下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按饒氏謂

而言蒙引謂不但指民凡諸侯卿大夫有稱亂者衡行謂

皆是愚謂此誓師之辭當是即指紂但未顯斥耳衡行謂

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說統一人

子釋書詞暗指紂說翼註一人泛說不指紂徐辨孟子正

是因書詞只大概以天下自任而於伐紂安民事未說得

實故找此二句以釋其意見惟其有罪無罪皆在武王故

紂以一人橫行於天下正有越志而為有罪之大者所以

武王恥而誅之此武王之所以為勇也一怒正指誅紂所

見不獨文王為然自古聖王皆如是王

請大之鍾相接矣一亦字是前後關攝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

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說統亦字承文武者如此。○甯軒張氏曰：方戰國之際，斯民之憔悴於虐政，亦既極矣。顧乃於此獨不一怒而區區於尋干戈較強弱，不亦悖乎？使王慨然以天下為公，不狗血氣之私而篤救民之志，則王政將以序而舉，不期於求天下而天下歸戴之。不暇矣。後王政以序而舉，方是安民實在處若無此則安天下之民豈真專靠一怒○輯語此數節與好貨好色同列。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為志也。○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掉尾恰與寡人有疾二句正關得甚緊。須善會。○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

鉅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細讀編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小事大以交鄰國此章答問之本旨也。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則因王有好勇之言而進之也。合而觀之大勇所謂仁者之勇也。小人用壯。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五 課本 敦復堂
君子用剛非能勇者也。大勇者所謂仁智勇兼之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難與言乎義理之正不智者不明義理而不能免乎血氣之私此其所以不能勇也。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鉅小事大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然則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實相通也。○愚按此章義理前後固自相通然亦不必苦苦膠粘看總註只用兩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雙峯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之論大槩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蒙引此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必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四書通觀集註非但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此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孟子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可見兩處賢字不同○編補時宣王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自以為能待賢者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曰有者謂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但人君當與民同樂不但當與賢者共此而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六 課本 敦復堂
故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集註云：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大全輔氏說非是惡按惟未一句非但當與賢者共之是同顧有字意。○蒙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郵民皆非理也。○蒙引册上句以陰助下句者乃是借上句作機下句乃倍為有力耳。看下一句着一亦字何等斬截。○際辨因上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太說緊了似有而下訕上之嫌故又開一句見不得而非其上與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皆為非理道理方平允。按理固如是然語意只是將上一案坐他一箇不是便與撇過以下只并歸一路說。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

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

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

則民亦以君之憂為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

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惟忻愉怡疇痾疾痛舉切於吾身

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

得也○樂解此承上與民同樂言樂併及憂者蓋能同

民之樂未有不同民之憂源非兩事也樂民樂即所欲與

聚急公赴難俱有事實在各上句是上之所施各下句是

下之所應玩兩亦字兩其字原以君為主下句即歸併上

句雖分說而實合說也故樂以天下二句只跟上一句說

下憂樂字屬君言天下完兼君民言惟其大同故統之曰

情通於已是其為憂為樂之言人君以已情通於民因使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七 課本 敦復堂

二句直歸併合一渾然大同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

無復有民樂民憂其樂其憂之界分矣而究其所以然則

惟與民同樂之君齊司職運有以致之故兩以字語氣雖

極渾成然正須與坐實方收得上四句足說憂樂同民

徒認作過脈語便少氣力矣○輯語人止泛說憂樂同民

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

化之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

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地理志齊地 觀遊也 孟子援引

往事欲其效景公悅晏子之對而行在已之為引景公不

重景公重晏子看卜畜君句自知後固是重晏子然以景

公能悅其言故述此以調齊王則景公亦未嘗不重○象

引景公蓋嘗聞有省方觀民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然至

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與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於轉附

朝舞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徐遊比先王禮而以何脩

職省耕省斂皆是好意然本意却是去游觀晏子既以

比於先王觀固是好奇然本意却是去游觀晏子既以

先王告之復詳陳今時之弊正以止其欲耳所以謂之畜

君若但有志先王觀今時之弊正以止其欲耳所以謂之畜

公志在遊觀本是依欲孟子引之却重先王二字上只是

引王法古不是 要他法景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六 課本 敦復堂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

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舒舒教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

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上也述所職陳其所愛

之職也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而見之○百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教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孫疏述職謂述已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國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每十二月王巡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謂之殷見皆所以撫邦國也○纂疏巡狩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愚按曰巡狩之制當主周說也述職者述所職也此非徒以解釋各義正見得所事如此鄭重故天子不得不適諸侯諸侯不得不朝於天子所過名山大川未嘗不見以為觀而先王之觀乃無非事者緊對景公先王觀之問以此嚴重之句京上二項如鐵鎖重閣下省耕省斂乃是另起一意又重故而又春註用而又二字貫下若斷若續節節為君起意而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九 課本復室

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孫疏春則省察民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是也○蒙引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諸侯自省於國中耳○稱語二句因論遊觀而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仁政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在○省耕省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按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本文及註義自以補助為主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蒙引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君王事而空行說不得恩惠及民恩惠及民須是補助不足故夏諺只帶省耕省斂說○存疑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

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為逸樂也二句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豫才為諸侯度見只一遊一豫兩一字甚活非必限定遊正見無事不可為諸侯之度是感恩戴澤欣喜無已意○稱言先王愛民有加無已常時富教經制深仁厚澤固不待言偶一出遊定有非常恩惠所以被其澤者從而歌咏之說為諸侯度見王者舉動無非典則不止取悅一時○無非事者東上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又是一項事故註用而及另起末我不敢無事慢遊以病民迴應無非事者對針下文○孫思曠曰景公意在遊觀耳晏子却借作觀比先王因而進規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所謂諷諫也○愚按巡狩述職省耕省斂之大者固非無事而空行省耕省斂觀之小者亦非無事而慢遊味其語意自趨重下半節一以箴慢遊一以恤民隱○魯君之大措如是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謗民乃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課本復室

作愿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孫疏古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糧糈之屬○孫疏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師行糧是後來諸侯慢遊是好夫征之攝民實供之供億之費民實出之使民奔走疲憊飢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民困於是乎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謗謗也愿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勢而起謗怨也○孫疏是怨眊眊是怨見於色胥謗是兩層仍一串說方逆也命王命也○孫疏曰王者之命諸侯看乃字可見方逆也命王命也○孫疏曰王者之命諸侯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若流如水○凡物員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格詔令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開編言其求之

慢遊之事非一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輔氏曰晏子則流連荒也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饒氏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愚按到得為諸侯憂則又不至於虐民而已正節節與上文相反方見得一是先王之法一是今時之弊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變峯饒氏曰此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則兼述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其事○蒙引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上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而上也下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句從獸之從亦是逐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謙復堂

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苗穡各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者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集解此固是釋其義亦晏子痛恨其弊而極言之見此等事為害不淺斷不可為畜君意尤極警切○精言遵海而南放於琅邪便有從流上下意觀於轉附朝饒便有從獸無厭意而樂酒無厭可知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愚按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獲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關閉得密倘投得緊不是姑聽其自擇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釋孟字兩邊說通法

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逼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着力不得此句倘投更狠非謂但憑君做也○精言前路已將二者得失指陳分明此處不消更下斷語早已法戒昭然○愚按結此一句正對着吾何倚而可以比於先王觀畜君好君和盤托出矣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說首悅為夫聲樂如字徵防里反招與部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紹開編景晏子之言轉附朝饒之觀不復行而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不足行晏子之言也○集解說字重看下三句俱從說中來戒而曰大是通示曉諭之意出舍是欲使日省民註兼言自責者自其不敢燕居深宮言之也興發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謙復堂

補不足者想是時適當春耕也此景公從前未有事故曰於是始以見惟晏子之言有以說之故能爾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蒙引君之說臣只從上文景公以其言見於行事則晏子之說便見得然景公說晏子而悉公又當何如可想見君臣相說矣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釋義楊氏曰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省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精言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省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

之為然也蔡能光曰國語曰火不喻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蓋宮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商聲次濁故為臣角聲半清半濁故為民有民而後有事徵聲清故為事有而後用物羽聲至清故為物至於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羽則但以濟五聲之不及故不此於正音而其象亦無專屬焉大抵五聲為正二聲為變缺一不可成樂景公作樂而係之以角徵或亦錯舉為各如魯史錯舉春秋之例此亦所以謂揚氏意雖巧而木

有以知其說之為然則固不得指繁命名之義獨於民事
有取矣○愚波龍光因或問之說而引仲之固為不終於觀
集註仍引用角為民徵為事則於楊氏說未必不終於為
然也○蒙引每引一音之徵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為
招固各兼有五音此云徵招角招者又是箇大角徵也蓋
五音旋相為宮○當是以徵角名調而五音自旋繞於其
中即謂從民事○招舜樂也○孫疏徵以為專角以為民皆以
取義固無不可○招舜樂也○孫疏徵以為專角以為民皆以
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援民事之說自注疏已然仍
之可也○蒙引當時招樂在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
故其樂亦謂之招○蓋徵招角招是也此一句是孟其詩
子述事之言當孟子之時此樂蓋猶在故舉以實之其詩
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
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援詩曰何尤與樂言○孟子釋
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
曰王文引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
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
從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
好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輔語畜君者好君也○只如
此說此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
孟子言下情思合蓄無窮○孟子引此案下更不添一
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宣○尹氏曰君之與
納諫如流奮發有為意尤隱然切至○尹氏曰君之與
民實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
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援結尾用尹氏說仍打轉前
意而深惜其言不能如
晏子之見用於景公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

遺址尚在○或問說者或謂明堂齊王僭禮之所為信乎曰
則趙氏之說不誣矣○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
侯又不當居之也○慶源輔氏曰此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王
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孫遜人皆謂毀而王不毀來問孟子
意欲借其制孟子之勸他勿毀欲使思其義則意實各別
也○交集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常有九室如
井田之制東之南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
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節東之南為
明堂左个南之西節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
太廟西之南節南之西節西之北為明堂左个西之北為
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立堂太廟北之東節東之北為立堂
右个北之西節西之北為立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廟凡四
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立堂之
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立堂之
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
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
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陳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四 課本 敦復堂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馬氏曰王者嚮明而能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能
山之下有明堂其制久矣宣王豈不知是周家朝諸侯之
處未必無欲慕之意故孟子便以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
欲慕處引他行王政上去○不謂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
齊王之可毀與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
進之詞○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
事○解語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王者二字是責難

語非張大語○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
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
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芻矣富

人哀此芻獨與平聲擊音奴蘇姑頑反芻工可及芻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治岐所行

王政至此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却即是

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四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五

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簡文王治岐

為榜樣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

難草創時向必須此况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

時撥亂上策雖岐封百里時勢危急惟此可以圖興非太

平迂論下面舉公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

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

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

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條第九一當是大概說仍商家

或九一之法不行而文王行之非必商家本七十畝而文

遂更定為百畝也註但就周家百畝之制言亦據孟子所

告滕文之法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

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集解仕者指其先

祿是恩及子孫之無能者故註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

神出教之官之兩層其理乃足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

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

商賈之稅也關以行旅言市以商賈言註繁言商賈者澤

謂潛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梁引澤水所都處

絕流而漁故以為魚梁也○周禮山林川澤悉有厲禁

禁禁民之不以時取而此之無禁不禁民之取也孥妻

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編安陳氏曰世祿善善長

編大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天心也○

按此五句王政之大綱士農工商以至賞善罰惡具是矣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五

有餘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

為先也雙峯饒氏曰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餘寡孤獨無

也非謂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也○梁引先者重之

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種窮

民尤在所宜留意也蓋必加厚以恤之也按此文王老

幼幼必使無一物不得其成書言不敢侮鰥寡又曰惠鮮

鰥寡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開也按趙氏惟此鰥字為

有義餘釋寡孤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卒章曰彼彼有屋

政之無不可行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囊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囊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愚按齊王言之善不過以好言相謝而已本自無意於行被孟子之門一針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不覺無言抵禦只得說出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却又被孟子說好貨不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更覺無可藉口只得又說寡人有疾寡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天 課本 復堂 人好色以為此言一出可以謝絕孟子矣不料孟子所以引之與百姓同者與好貨無異於此益見孟子之隨機引導而王終無意於行乃真未如之何也他日直至所以四境之內不治王惟有不顧左右言他而已○貨色兩疾皆非真疾王之本疾只在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周本紀后行此孟子洞見癥結處 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傳至不啻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啻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啻卒再傳公劉正難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類其慶乃遷邑於邠百姓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大雅公劉之篇凡六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 詩大雅公劉之篇凡六首章也章首云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言厚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而治田畝既富強矣思和民而顯其積露積也穀堆 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業乃遷邠積露積也 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

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

也何難之有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也以此推之非公劉好貨而推已之心以及民不能其真不見得公劉好貨處此正孟子引言之妙也○條辨孟子於詩詞之下特着故字兩有字然後字以見若不有則不可以啓行則平口之所以謀民之積財者當何如此中便即存王政在後此即是難時齊王要他力行處於王何有亦隱隱同顧章首勿毀明堂○精言公劉好貨同民在兩無字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天 課本 復堂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愚按齊王節節以有疾為己不行出脫孟子却卸大節節就他有疾備撥他行針鋒緊數不留此子空際 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此則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 王業其首章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大王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此所引即其次章也 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纂疏當殷質故亶父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以名言

下岐山之下也。來朝其求以朝也。古公避狄之難以早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東行而至於岐山。

之。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胥宇共。曠空也。無怨。

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西山真氏曰。

如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冠聞。

編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中無此說。乃孟子以。

理推說之也。後世之君好色。未有不使內有怨女外有曠。

夫者。○精言詩原無大王好色意。故將引爰及姜女而先。

提愛厥妃於前。詩亦原無好色。同民意。故既言爰及姜女。

而復補無怨曠於後。○詩言爰及姜女。只是流離播遷。保。

其仇儷耳。却從此想出民間一無怨曠。則其平日所以保。

聚民之室家者何如。當是時也。有無限好色。與上文故居。

者云云。具見孟子言詩之妙。○或問好貨好色。人情所不。

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

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語類問孟子以公劉太王。

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亥 敦復堂

以好貨好色。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

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

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

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

自公劉太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

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粟。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

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

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 二反

是孟子善於。○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

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

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

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

本胡五。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即大。

王與民同。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齊。

王自以為。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

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辛 敦復堂

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慶源。

曰。不直禁其好貨好色。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太。

王之事。推已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

一已。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

太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

如此。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

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己復禮之端。即所。

也。○輔氏曰。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

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

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

託寄也。比及也。集解託妻子只是以衣食託之非必以妻
時不知比反則知其東棄絕也。孫疏言當棄絕之
餒也。則如之何就友言棄絕也。而不必與為友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周禮

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註鄉士掌六鄉之獄

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集解士師為諸士之長

諸士失職刑罰不當皆士師為之不能治士已罷去也。疏

謂不能率屬以正刑也則如之何就君言已罷去也。疏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

孟子集註本義卷二 梁惠王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

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國問小

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一路通遷上來最為巧妙

乃竟置之不答則憚於自責恥於下問矣何足與有為哉

○四書通憚於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

之誠○兩軒張氏曰為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

夫不獲其所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

矣夫受友之託其怨而東後之是負其託也為士師而不

能治士是曠其官也疾之負其託也為士師而不

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乃使四境之內不治誰之

責與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愧於中也王雖愧於中然

有護疾忘醫之意故但顧左右而言他使王於此而能沛

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行之

聲如響。至此不覺為之語塞矣。顧左右言也。只是借以亂
孟子之說。若罔聞知者。然沈無何。曰人悔則不取。顧慚則
不能言。王顧左右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趙氏曰言
他之知。此尤說得出。齊王之不足與有為。
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慶源輔氏曰各
勤其任。指心而
事則其身乃安。按總註只大概言之。而本指自見。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精義官氏曰世臣
之類。○集解累世勳舊。蓋其先世有大勳於國。而又親臣
代有聞人。如商有伊陟象賢。周有召穆公虎之類。
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慶源輔氏曰謂腹心之
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
杜是也。君臣一體自
然與之同休戚矣。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
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輔氏曰齊之為國舊矣
高大之木。亦故國所宜有。但所以為故國者。則非以有喬
木。而以有世臣也。按世臣亦只是箇引子。語意在從世臣
轉出親臣。故才說世臣。便緊接王無親臣矣。無字正與上
有字相對。照矣字語氣極極森悚。下復於王之無親臣痛切
言。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
况世臣乎。蒙引昔者所進。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
親。親字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
臣也。若是。則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
得王之不及知。○昔者昨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繫謂
之昔者。而此釋為昨日。與曰此對。下句今日言也。○按
此只甚言其時之近。其進其亡。越一宿而漫不加省。其為
不慎可知。○此孟子欲語王以進賢之道。故特見而告之。
進賢原以為民必從。故國說起者。世主縱不知有民莫不

知有國故以故國引起世臣以世臣引起親臣與繁在王
無親臣言其忽進忽舍所以發王之問而箴之以不慎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

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源

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蓋宜

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擇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

初也○我齊王此問原是暗藏兩面問何以識其不才便

是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便是問何以識其不才識

其才而進故孟子緊就他對面一重說却以慎字換他識

字蓋識不易言而慎則人可自盡也○司馬溫公曰為治

之法莫先用人而聖賢所難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

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見要其本

明而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敬復堂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其所以慎者正為難識也知人帝

且難之○時咨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別無

知人法也○存疑如不得已須先看不得已三字有看落

然後看如字如有簡人已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

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

者皆猶豫難遲慢不亟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

已特如之爾蓋這人本是要用他初若已不欲用因他

人要得不得已而用如此遲慢留難特以欲得真才審

之及在再四遲遲慢慢有似於已本不欲用過於人不得

已而用之耳○左右皆賢一條即如不得已意將使蓋尊

謹也條辨細玩將使二句有兩層意其就當下而高賢未

原非禮之常本是不不得已之事自當持以如不得已之心

而安可不慎就日後言則今日所進之賢已居尊者親者

之地矣若不賢則後又將有踰尊踰戚之事是非禮之

常原非不得已但可以偶見而不可以常見愈益不可不慎

孟子言下含有此兩層單貼後一層說者非是○愚按集

註禮之常也下用然或二字虛轉則以將使為預探後日

以立言不為無見然前一層亦是當下所應有之意作

視義自可條辨又謂前一層正意後一層餘意不可從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

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上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三 敬復堂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

其蔽於私也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中書門下之

比云爾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長之類孟子之言但

欲齊王齊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

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

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旨也○轉語未可不是全然不聽亦

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

○精言於賢曰未可於不可則曰勿聽下字延活不向此

亦善善長惠 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

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

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

察其心考述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
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
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
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條辨只此一箇人左右未可
謂大夫未可直至國人皆以為賢而後察則此一箇人已
合朝野上下皆以為賢矣如此而後察則察之倍有九如
此見賢而後用則用之亦倍有九○按本文叠下兩然後
上然後統承左右諸大夫說下然後則察之倍有九如
曰見舉自古所稱詢事考言克知灼見所謂進賢如不得
如許精心妙用都包在裏許慎之至也
已者如此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
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
親信之臣也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
命即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
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
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運朱兼進賢退不可說而總結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美 課復堂

之以進賢如不得已蓋就方進之時說不進則退矣非退
在位者也○按此即兼及識其不才而舍亦所以對王之
問也然大指自重在進一邊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
然後祭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

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蒙引天命指進退人才言
是帶說○爾軒張氏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國人之公
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法之國人之公
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
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稱義問或謂人
主之權當自主持是不為傷氏曰不為下尊其威柄此固
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必賢焉然後用之

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
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
公是非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
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終必為人所惑不能固
執矣○王或菴曰上節因進賢而并及去不肖其慎亦然
此節并及於誅姦邪其慎亦然以進賢正意論之此二條
為餘意以人君用人之道論之此二條正與進賢相輔蓋
所去所殺而不出於慎則或以賢為人嫉而讒害者有之
宜去宜殺而不去不殺則或以賢為人之害而不能終其用
者有之故此亦皆與慎於進賢之意相輔而行孟子所以
并及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新

陳氏曰總結上文州之去之殺之三節意總是好惡與民
同故可以為民父母○集解如此二字若概言用舍刑殺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美 課復堂

只講得父母職分須緊從如不得已其難其慎全為體恤
民隱則父母之心大用俱出味如此然後字蓋難之也
○引傳好惡同民故可為民父母原只渾說而以本章大
旨合之則進賢為主○立國本以為民人主惟能為民父
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脈正與章首故國相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 總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集解此謂便有下文可乎

不待問而知其有也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可乎之疑緊貼湯武身上說古來臣
弑君者不乏然人必加以大惡之名

而湯武行之反以為聖人則是世之所大不可者至湯武而獨可也故以可乎為同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語類賊仁者無愛心

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善心之謂也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君子義外矣

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河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

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

傷者小尚可以補又曰其責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新安陳氏曰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梁惠王下 美

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一夫翼註殘非殘忍乃殘破之殘謂彝倫被他破敗也

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

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蒙引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弑字一夫字換了君字○天生民而立之君欲其主張此綱常所謂星極主也今統賊仁

賦義則人道絕而自失其所以為君矣故湯武之兵謂之為天下除殘賊不謂弑君也○援深警齊王是警其不為

仁義非必警其有無周之心蓋齊○王勉曰斯言也惟在王之問意固在弑紂君之不可也

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不免於篡弑之罪也

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為

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說紂君必如桀紂方是一

夫君必如湯武方可第一 天即此便有扶植綱常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

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

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此影出為國家底意思為巨室不可不求大

木正照為國家不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

木勝巨室之任也非謂工師勝任本姑且也言賢人所學

者大而王欲小之也夫七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梁惠王下 美

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係辨壯

而欲行之欲字中含兩意幼而學壯而學至壯亦只欲行

不肯自小此對上大木之大字看幼而學至壯亦只欲行

幼之所學便是不肯改換此對下姑舍所學之舍字看○

精言不肯小即不肯舍無兩層但上下文相對看却有一

面○則何如與前喻意相呼應信任本則欲其大任賢則

欲其小是何故也王喜王怒王曰正相照看○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必齊王嘗有此言故兩節提出作骨此子見

王本指也按齊王亦不必果有此言却未嘗無此意即作

孟子與上文一例設說自姑○精義尹氏曰孟子之卒不

得有為於國蓋類是也○蒙引前段是議其不任賢下段

是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視國家為何如是愛

國不如愛王矣兩段意自相呼應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濫音

王王之在石中者益二十兩也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
務雖萬鎰應作價重而王貴愛之之意說約所謂物重則
不得輕與人也是也若如蒙引因對國家看謂其價值之小
便與必使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語氣不廢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語類

註不敢自治云云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
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
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
知如何做得恁地嗟哦按上節任賢不如任木此節是

愛國家不如愛玉人情未有不愛其國家者只因其不
知任賢所以知其不知愛國也話雖兩重意却一線總歸
到不能任賢上故後譬只是申解前譬看本文兩提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可見紹開編末句言欲賢者舍所學而

從我無異於故玉人彫琢玉也玉人自能琢玉無俟於
賢人自有其學當使盡其用而惟彼之聽不當使從我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梁惠王下
按此最說得語意分明蒙引欲將數字當使字一併看不
知使則聽其所為教則欲以人從我如何可作一例斷不
可從○輯註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不如
只在一教字較出○說統治玉而自教彫琢不壞玉治
國而教賢人從我鮮有不壞國家矣教字着力有把持牽
制意○稱義楊氏曰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故其言如此

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
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輯註孟子教齊王
欲孟子為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
章中所指正為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

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齊人伐燕事
齊湣王則已與孟子本文不合又載孟子謂齊王曰此伐
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則真勸齊伐燕矣孟子九斷無此
語故不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按伐燕為

善已明載之不必援史記諸書為疑仁山金氏論之頗悉
已附序說○何氏曰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
但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
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閔不容髮一日之閒天
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
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朝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梁惠王下
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按齊王以
勿取陪襯取之以人力轉出天意然後以必有天殃將不
取撤過注定取之姑用何如二字探孟子之意見得除取
之一策別無可商殊不思齊之勝燕特乘燕之亂以俾勝
耳且不可謂之人

哉或問小註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耳
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
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
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二條其言詳矣
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按張子二
條其一已見集註其二蒙引云分明是說齊未嘗得燕
之悅而未便有人取之理蓋宣王取於天意幽而難知
孟子取於人心顯而可據徐倣曰宣王之意在於
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孟子之意在於勿取故先言
武王矣或說統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
意也引文武只做箇證驗不必深為別白後引文武只是
論其理如此如條辨云文王三分有二畢竟有
一分不悅便說教了細按此說有許多語病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籟音丹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聖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

救於他人矣精義楊氏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

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

者反覆運轉之謂也尹氏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為民

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按此方始勝之

言此以深揚之兩如字蒙引作假如之如者即集註若更

為暴虐若字蓋是承上文避水火也作轉語若作如似之

如便當添出正意不合語氣矣或問小註而已矣之下

正見民情無可奈何處分明是說趙氏曰征伐之道當

取之而燕民不悅更着不得轉語趙氏曰征伐之道當

順民心民悅則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

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
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精義尹氏曰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

其道故也或問小註取之不聽孟子之言也諸侯將謀

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與此非真激於恤鄰之義不過借

以為辭待之者備之心也爾語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

兵之策蓋其中情快矣爾語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

伐寡人正見齊王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捨在若說諸

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

侯生心言此只與寡人為難耳新安陳氏曰七十

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徐倣曰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梁惠王下 聖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為政於天下底根子殺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

后後來其蘇寬五稽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神虺之

仇劭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依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條辨湯於天下吃緊是天下信之一句蓋其平日大公無我之心自有服得人處若單靠臨時要天下信我也難響應矣

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

虹見則止蒙引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

電耳後此言望之之味下乃言悅之變動也歸市者不止之深望雲霓正與若時雨降相照應

而無秋毫之驚擾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

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湯未有天下而

於湯之誅其君凡皆所以弔其民故此言湯之所以七十

里而為政於天下也後為政於天下是後面事其所以為政於天下只在民望民悅上見尚在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卷上梁惠王下

未有天下之先正與千里畏人相對照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迫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存疑今燕虐其民節要

反今燕虐其民與湯之征葛無以異也民以為將拯己於

水火之中雖食壺漿以迎王師與商民若大旱之望雲霓

無以異也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與誅君弔民若時雨

降者異矣故曰如之何其可也按蒙引謂殺其父兄當時

猶未殺也若字只作設辭說結云若字作已然事乃指數

作已然則已殺已遷矣下節何又云反其旄倪止其重器

看來此時已肆行殘虐矣豈乎有必殺必遷之勢故危其

辭以見出命之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

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

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

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集解固畏齊之

言齊為天下畏便與湯之取信天下不同畏強已有忌我

之心倍地則益起人心之忌不行仁政又令人得執以為

辭天下之兵自此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焦漪園

曰不日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言兵在天下而動

之者我也○按動字正與下字對動之由我則止之亦

惟我然業已動而欲止之則難為力矣及其未動則止之

如何可不速○動天下之兵與緊處自在不行仁政相

所謂仁政者正不止如下節云云下特為止兵之策耳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卷上梁惠王下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

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或問小註倍地之初而遂行仁

下之兵既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王速出令以下不是代

他畫一止兵之策無論天下之兵既動其義當如此即天

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踐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子○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下之為則可逆止諸侯於初然使是心一回則人情猶可復天怒猶可解四方諸侯亦將畏服其義而不敢圖矣此特如反手之間而宣王人欲方熾不能自克故諸侯疾之燕人畔之比及一世而燕昭王復先世之警潛王卒死於難齊祀不絕如纒是其取燕卒所以動天下○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之兵也豈不信哉

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或問范氏之說深切而詳明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梁惠王下 罍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鬪胡弄反勝平

鬪鬪聲也係辨魯大鄒小衆寡不敵故不成戰但其鬪之聲聞然而已不日魯與鄒而曰鄒與魯先之者鄒也或曰此因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主鄒事而言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集解民莫解之死之字指有司非必無一人死於戰但不為救有司而死耳○民怨其上是以疾視之故然其意自在下節○如之何則可穆公意中但知尤民而不知為有司之自取也

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後得及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孟子語意都繁與上節相對照看穆公但知有司為吾有司而不知民亦為君之民也穆公但知死於戰者三十三人而不知死於凶年飢歲者幾千人也穆公但知民之疾視長上之死而莫之死而不知有司坐視民之轉死逃亡而莫以告也兩兩對照其為出爾反爾情跡豈不顯然○或問小語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此君不是也有司莫以告此又有司不是也是上慢而殘下也則兼君及有司○說統上慢殘下雖兼君及有司却側重有司上蓋君與民隔其所藉以上達其情者全在有司耳今君既擁府庫倉廩以自封民瘼全不關心而有司復坐視而不告是上之慢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二梁惠王下 罍

有司致之也而下之殘有司成之也○稱言慢是不見不聞漫不關心處只此一字不知殘害幾多民命愚按此只專坐有司於本文語氣較合○係辨有出必有反出是一箇反又是一箇以尚隔却一層曾子妙在下兩箇爾字出爾即反爾使人猛地驚醒今而後三字固重喫緊尤在得字得反者慶之詞也○愚按今而後是惜之得反是慶之兼此二意下君無尤焉何越激得起○此節先了却有司罪案下乃歸重於君○南軒張氏曰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上者不可斯須忘凡檢身者亦當深體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此二句直廩實府庫充下勸語清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出首從以責成於君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

本之論也○丁長編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方當恤民平日之生命窮民所以不死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答已而答民孟子却由有司推測君身上真探本之論○說統上文定有司罪案全在莫以告見得然君無愛民實心雖告何益故此節把君行仁政說起○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承上文疾視長上來斷指有司○恩按親其上死其長自是對針疾視長上說但以長上二字謂專指有司則亦太泥上節註中以上謂君及有司此節恐亦當如此看蓋民愛有司未有不愛其君者此自當統論至謂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以死長○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上梁惠王下 聖

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開去

滕國名左傳孔疏滕姬姓侯晉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傳至文公厥後為宋所滅其地今山東滕縣○考證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齊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徐微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給而脩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所以自庇而未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時六也故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語本故曲禮

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

其心者不能也精義尹氏曰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

其正也張子曰使民效死則政教可為○說統是謀數句

猶云這曉倖以真苟免非吾謀之所能及除此一養則有

自守計耳○滕斯池三句是守之之真精神全在效死上

見是平日仁政所感是守之之真精神全在效死上

○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於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

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而當為之

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困圍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

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

能然也○紹開編致死而民弗去此句深有味○此章言有

曲拆至於民亦為之守而不去豈必遠乎

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因書通不守義不

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

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

不夫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慶源輔氏曰鑿池築城效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

守死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問於二大國而徒欲

擇強者而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蒙

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

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遷與守而請其自擇

蓋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仁山金氏曰小事大孟子嘗

以為智而今乃云然人鮮不以為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矣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為齊地封靖郭君田嬰矣○四書釋地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蓋薛不滅無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家戰國策謂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容海大魚之諫乃輟至是齊復欲城夫孟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考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受封歷商及周享國最久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屑亡哀哉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精義尹氏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大王居邠告焉繼之以惡為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二

梁惠王下

梁

梁復堂

強異乎大王矣○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趙氏惡曰周自后稷生於邠邠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於邠詩篤公劉遷邠之事又九世而大王去邠遷岐綿詩所言是也邠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望瀾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綿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幸西水詩為沮漆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啻奔戎狄公劉居邠大王邑岐文王邑邠又遷豐武王居鎬自後至武凡七遷圖載羣書百考○孫孟子引太王遷邠事特言其不得已只借此作一解說要滕文疆為善而已若說真

教他遷國圖存教太王之事便呆下大抵孟子所語滕文須通前後三章看乃得其微旨○或問小註不得已句即伏下疆字○按不得已必先言非擇而取之者蓋自後世而觀高山荒作王迹肇疑其有所擇而取之而不知當日固出於不得已也此亦須對照下節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夫音伏 疆上聲

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

而俟命於天耳又集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神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緝問編葉薛而論也告以太王之去之而勉以為善為善指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為善也苟為善承上太王避狄言人苟能如太王脩德行仁有素雖一時偏於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且借太王作比例苟字方說得去下又作一轉云理固如是然君子創業垂統以垂統其心亦但求為可繼若夫成功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言創業垂統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必有王者說俱以大槩言下方專定勝文言君之力既無如彼齊何則但疆於為善而已疆為善所以使可繼而俟命於天者也○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存非也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二

梁惠王下

辛

梁復堂

而俟命於天耳又集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神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緝問編葉薛而論也告以太王之去之而勉以為善為善指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為善也苟為善承上太王避狄言人苟能如太王脩德行仁有素雖一時偏於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且借太王作比例苟字方說得去下又作一轉云理固如是然君子創業垂統以垂統其心亦但求為可繼若夫成功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言創業垂統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必有王者說俱以大槩言下方專定勝文言君之力既無如彼齊何則但疆於為善而已疆為善所以使可繼而俟命於天者也○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存非也事

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討之劍垂之於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也。○精義張子曰所為善故可繼續而行變詐一時君子不為人無取法也。○說經末。○此章句要看而已矣三字見疆為善之外別無他看。○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細編所當為所該者廣如脩其政事撫其民人當遷而遷當守而守皆是也。○竭吾之力所謂強為善也力所不能謂天也豈可微幸於其所難必哉。○西書通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微幸大凡微幸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微幸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微幸其在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下 聖 敬復堂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屬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顧宗孟曰事之六句正太

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才抹倒

南渡議和諸臣不然率馬獻玉便是宋朝歲幣獻納聲口

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也南軒張氏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

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

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蒙引韓文公岐山操曰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咄我往獨處爾莫予追母思我悲觀此則是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為自有人來君之不是命以從已之詞也夫民非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曰我往獨處爾莫予追其忍以積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哉如此乃屬其耆老而告之何為與之訣別古者君民一心况大王之於邠人直似父子親戚然明告以去那圖存之意何嫌乎但亦非強之也此須以大王公正之心看之前此公劉之遷乃懷饑饉爰方啓行都是仰民而去太王乃欲奔其民而獨往情理俱下句不云乎我將去之便是有君也蓋當是時若不遷去則勢力不敵反成無君矣按情理固如此但太王當以非必顯然出諸口耳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意尤好蓋不漠然舍之而去也韓文公作琴操便只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梁惠王下 聖 敬復堂

邑作邑也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

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山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

達岐所謂率西水許至于岐下也。○韓語去邠前如何籌

畫踰梁山時如何約束。○邠岐後如何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大王之遷。○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

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

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問隙之地

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

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難或從之亦無可往孟子特舉太

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條辨

仁人重平日仁政深入乎人心非謂一時屬耆老數語遽能感動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或問小註或曰世守也須從先

世講來說得如許艱難則非身之所能為二不擊自動矣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

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

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齊侯滅萊易為不言

君者舉滅國為重○或問小註上是急於患難遷國以圖

存此又是守正以殉國孟子通盤打算舍是更無別法○

輯語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

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為不

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為策謂舍此別

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以效死為主耳看上章

已引太王而未云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

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

計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二 梁惠土下 至 數復堂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精義伊川曰眾人必

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

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

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

之道大抵使人循禮法而已或問申之日其曰太賢以上

不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

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之所為寧不盡乎禮法之變而

不可失也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後大

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

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

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

者後滕文始而言事孟子則告之以守而極之於效死弗

去繼而言恐孟子則與言太王之遷而引之於疆為善

終而求免則危亡之勢益亟而僥幸之思益下矣孟子則

仍與申言遷與守之二策而決許於滕君之自擇顧遷非

苟寬以偷生守亦非束手以待斃觀邠民之從遷謂仁人

不可失此豈滕文所能倉卒而遽得之民則所可自盡者

仍不出首章之云守義愛民為所可為而已味前後語意

所云君請擇於斯二者仍隱隱與首章則是可為也相照

應中間疆為善則貫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

攝前後作三章骨子

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

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

者非聖賢之道也語類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

弱鄰主張不起故如此日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

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

他又介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大山之壓雞卵耳若教

他祖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

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覘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

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日他若能用

得孟子至二三十年後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

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君甚強

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可得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

乘輿君車也駑馬也按君已將出有司豈得未知所之

出取○集解解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孟子前喪父後

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按何哉二字乃突作驚駭

所愧倉即從此刺入見得如此異哉除非為他是賢然禮

義必由賢者出而孟子後喪踰前喪其於禮義何如也何

哉字一氣注下儼然命以君無見焉非其發之甚何至無

忌憚乃爾○西山真氏曰小人之讓君子必先探人主之

意而為說以駭惑之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賢也以其有

禮義也滅倉規知其意乃以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

薄父非禮義即非賢矣而平公果感其諾應辭也輯語凡

言矣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皆庸之

孟子集註本義准卷二 梁惠王下 辜 敬復堂

於嬖人始而愛肥愛之至為信服信之至為畏懼而嬖人

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諾字中有愛肥有信

服有畏懼○條辨滅倉無見之言方出而魯平之諾聲已

隨滅倉後喪踰前喪之說未詳而魯平衣衾棺槨之解甚

透即此便看破他見之之情甚偏而將見之聲口殊慢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

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

鼎大夫祭禮禮記禮記曰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特豕魚

鼎乃是折節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上面土與大夫之

禮蓋凡初喪未葬前皆有祭故舉以為言○蒙引樂正子

亦善說謂其厚於母者時為大夫也非固獨致厚於母也

其不得厚於父者時為士也非固獨於其父也所以破

後喪踰前喪之說故平公應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美

字應踰字蓋以棺槨云衾人人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

致固不問其為士為大夫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也

故樂正子又釋之曰貧富不同也當其喪也喪具稱家之

有無其家貧也非薄也及其喪也則所謂得之為有財不

以天下儉其親也非踰也○說統因貧富為厚薄言外正

禮隨事制宜之義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滅倉者沮

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滅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為去聲

反尼女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

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

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

滅倉之所能為哉說統滅倉之說能止已駕之車而正子

權可尼人而樂正子又歸咎之益重其權矣故孟子揭出

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便自有

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

絕緣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其行其道於倉固可無憾也即使一見關係於行道而為倉所沮亦有天馬於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命之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即以一見為行。遇字比見字較深須是志同道合以心相過非止乘與一見使叫做過也。蒙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謂善緣孟子不尤滅倉與孔子不尤伯寮。此章言聖賢之用處則齊趙之盛衰乃天命之意同。

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稱義揚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能也夫何怨尤之存。或問小註這章書見聖賢之所自在天而不在人識得此意便覺一切怨尤都是着不得。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止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已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專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讓之天也或問申之日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語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

卷二

梁惠王下

毛

敦復堂

類魯平公極是簡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亦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疎脫云有王者起必求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賸也只是做不得孟引孟明知道不行於時必皇皇周流明知其人不足與有為必諄諄誨切無非盡其在我聽天所命耳若逆計其時不可為而杜門不出逆料其人不足與有為而不一姑試便與沮溺丈人同流大非聖賢心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二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快又反

公孫丑曰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

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功固含霸顯言在前數節且勿詐猶

期也言自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西山真氏曰齊宣既

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

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徐倣弦曰齊宣口可得聞公孫丑曰可復許皆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三公孫丑

一

敦復堂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慶源輔氏曰世

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

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于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

之所以但知其國有二子也。蒙引聖賢之事謂正心修

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係游齊人豈不當不困於齊裕然惟知管仲晏子自是他

常事孟子却用一箇誠字馮倒便見公孫丑不能跳出這

箇圈橫有鄙夷也意亦有憐憫他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翹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

先子曾子也有為之才若達却為國以禮道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縷之條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會子服之非謙辭也

非必畏之而後以管仲為問是明知管仲不及子路矣

子路矣玩然則二字語意分明是轉落語非並提語也

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引功烈其實是在此處尚只可虛含

視伊周何如按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是預透下意以立言

孟子集註本義卷三 公孫上

就功業上較量則子路固無功業可見也與管仲就賢亦

是較論人品會西却就他功業之卑以見他人品之劣

極形他功烈之卑卑不足道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

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

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

不道管仲之事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

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按集註楊氏

一條精義中所載初說也楊氏又曰或問衛於王室為近

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

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

日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足

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

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外雖有夷狄

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豳風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

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

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苞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爲

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

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哉孟子曰

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蘇州朱中旆貧度

信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預以活甚眾其置物產則厚

其直及其牧息則視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

其意止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孟子集註本義卷三 公孫上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

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人若

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

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

純用公道而己又曰自古聖王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

不爲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爲多假義而

行自王者之迹熄而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或問小註問聖人是分明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新安陳氏曰五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子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議其事無可與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與○蒙引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翼註不可說管西不為况我又賢於管西者只說我與管西同一淵源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與

顯顯名也集解顯是顯名諸侯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諸侯省欽而與發論顯貴賤賤而寬刑夾谷之會歸魯侵疆庶幾知強仁義者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說統前可復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三公孫上四課本

許乎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肖○按丑前言管仲晏子之功尚是懸空大槩說到此乃實之以其君顯以其君顯其兩言以者見當年之霸顯非其君自能顯顯而管晏實以之也丑直看得是莫大之功極難之事故因功烈如彼其甲之說而特與侈陳之謂如管仲晏子豈猶不足為一似孟子竟不知管晏有此大功者却不道這上面正大有事在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

反手言易也存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足為也王字破上霸顯字以字正承上二以字來○語

類問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會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文集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部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不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

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禍之說謂仲之功如救祖父之關然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關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攝而齊亦愛強矣夫豈誠心則世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非且言已志非為管仲也○按孟子言王而必曰以齊王即足兼德與時勢而言德在孟子此是王之本領霸顯自不足為本意只對管晏而言而時勢在齊必有孟子之德以乘之所以以齊王由反手而下又因丑之惑以文王對照後乃暢其說○翼註上是斥霸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之時勢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

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三公孫上五課本

不足法與易去聲下

滋益也象引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言未洽於

天下也○蒙引德蓋指治岐之政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非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百年非專指在位只言其壽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

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東陽許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

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集解丑惑不在王在猶反手且以云者鄭重其辭特舉出德盛底文王做樣子這且以二字一氣貫至大行中間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正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起下一箇易字通節以文王作主武王

周公繼之繼文王也然後大行文德之未洽者至此始洽也蓋言文王致王之難如此今言王若易然所謂猶反手

也文王不足法非是疑文王
是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隔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緊對文王不足法句而言文王之德何可當顧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是以難也是言其勢之難恩按時勢雖似微分然

孟子集註本義卷主 公孫上 六 課本

亦層進相承說下當以時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

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殷紀太甲處仁遷義既復辟保惠庶民稱為太宗太甲五世至太戊修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稱中宗太戊三世至

祖乙恪謹天命以河決之害遷於般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紹復大業又以河決之害遷於般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

商道復興盤庚三世至武丁得良弼戒雉雉伐鬼方商道中興號高宗。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淑

民心者厚惠澤之困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日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集解武丁一段獨詳者蓋武丁是六七

作未底一人正商家興二分界處故特鋪張中興之盛上承難變下引起紂之去武丁未久意不重武丁也自盤庚

後小辛小乙繼立商業中衰諸侯頑梗故曰武丁朝諸侯朝諸侯便是有天下只是振起之非既失而復得之謂也

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

賢矣輔故雖暴虐亦未遠至于亡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

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

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未久故久而

而後失總以見文王興起之難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

故家舊臣之家也說統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治習言

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本

賢聖之君六七作來。集解存者僅能猶有幸能緊承未

久也語脈貫下微子數句又言有賢人之輔相如微子微

仲比干箕子是貴戚之親膠鬲是異姓之親歷歷指數總

極言商之不易失也。由湯至難變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

至猶有存者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至相之見眾賢維持

之力故久而後失之總承上三層畧作一束見文王所遇

之時之難尺地二句又以商家全盛跌起文王兩其字即

指紂而言言其據全盛之熱無異曩時然而文王由方百

里起則其勢之難又何如也是以字與然而一轉緊相呼

應只縮定由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

失之一句在矣。上段言時就商歷數其盛下段言勢則

孟子集註本義卷主 公孫上 七 課本

專揭文之由方百里蓋時是天下大局而大機會勢只言

自己力量耳然時勢亦至下節方點出字面在本節只宜

會意不可顯分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鎡音

鎡基田器也趙註末時謂耕種之時述失此借齊人語點

起下今時時承與末節此時時字相呼應有作以時包勢

言者於義亦通然不如渾言為得。或問小註此節是上

下過脈與齊王猶反手對看。說統此以下正發明齊王

分承然地闕民聚有可王之資又適逢樵梓之甚易食易

飲意自相買要時上。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

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鎡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

恭雖有時勢何益故後
而又提出德之流行

夏商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

犬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彙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

云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以此民心之易得三代王幾不過千里彙引王幾不過千里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

畿居其一是一亦井田之制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

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功而言有地則有財有財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九

里地狹民少所以難按千里正與百里相對照雞犬相聞則又舉其富庶之象而勢之盛益見矣

說統此節只重勢上行仁政輕帶過愚按仁政是王天下之本豈容輕帶但在

在此處只是謂乘此勢以行之自莫之能禦取若趨重行仁政理非不是未免

占下德之流行一節地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彙引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

致玉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玉太王

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

說統且字緊連上節來蓋有這般勢又過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主

條辨玩本文且字一轉自歸重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

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上節正對文王之難應

之盛見齊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二句正形

容憔悴底光景賈生所謂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

易為食易為飲自是戰國時候如此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是古來第一箇機會兩點時字

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本古註駟音日揚慎曰置驛郵速驛遲駟

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言速馳也後世不達

駟字義以駟為駟之省交承樂制春秋大全盡取左傳駟

字為驛驛與駟溷而不分故解經皆參元許謙云馬遞日

置步遞日郵皆腹說初無所祖不思古註郵訓為駟若是

步遞何所以傳命也謂傳送

文書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或問

以從焉

文書

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或問

以從焉

文書

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九

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又引孔子之言見德行亦本自

速也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

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德

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此即前後文所言仁政是也

集解上兩節極言時勢之

易離連德行速意亦隱攝在內然只帶在時勢上說孟子

恐人看德反輕故引孔子言德之本速只重德上在孔子

口中固不兼時勢立論即孟子引來亦只就德行本速泛

講業引謂引孔子之言以申上兩節意非也

恩按上文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

勢易而德行速也。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

時勢之易，其有不愈速者乎？○韋語事半功倍，只是一箇

易字，正封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

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說統推此

時為然，有千載一時意。豈屑區區管晏哉？○問孟子既卑

管仲使孟子當管仲時，則如之何？變峯饒氏曰：亦只是合

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

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益其樓諸侯之實，其所為

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

過欲諸侯尊王，室循周制而已。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

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

其心乎？（語類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

生曰：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

當其開事，○象引公孫丑以管晏期孟子既為孟子所斥

至此又渾舉霸王為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按此處

孟子只要發明不動心之道，故不暇與辨。○雙峯饒氏曰

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動，然恐懼字是為

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

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

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東陽許氏曰：疑懼即

疑懼是心之所以動，尚多一層折。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

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或問孟子之不

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饒氏曰：道明屬
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
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一時並進，而其序必
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按集註無一字
下四十疆仕，是承上文得位行道而言。道明德立，則預照
後文以立說。然在孟子口中，必待丑問，然後漸次發明。本
節不宜預奪。○丑問不動心否乎？答之曰：否，分明已說不
動心矣。却又云：我四十不動心，以見不動心不必至今日
自四十而已。不動心此丑所以云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
蓋深訝之也。○說統通章以不動心為七知言養氣為目
願學孔子為宗。○翼註在必從吾言，下是願學孔子而推
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
便理，願學根脚後段堯舜百王等語，亦隱隱與大任相應。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丑上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丑上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孟賁勇士 黃齊人能生拔牛角秦 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

之勇丑蓋借之以質孟子不動心之難 字好蓋孟賁以力

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 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

之不動心為孟賁類也故曰借 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問所以不動而但

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其間所以

不動心之故意在言表。○是字只泛就不動心言不必實

指自己孟子正要發明不動心有道故先開一步說道箇

也不動心似是以發丑之問也。○徐思曠曰：孟子答丑我四十

不見得下一截耳。因他看得下截是氣槩上用事，故因孟

賁引出一告子下箇先我字，生出後文許多分別。○語類

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不

能不動不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曰：告子

不動心是硬把定。○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

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強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精意此處引告子止明不動心之非難未說到強制其心須留公孫丑問地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但有精粗之分○黜主於必勝舍主於無懼曾子主於理直皆自此主字生出○送朱有主二字是程子合孟子黜舍而總斷之不可以有主作有道理○徐辨丑承告子先我不動心而問有遠則問自是大槩論非專問孟子不動心之有道也故孟子以有字答之而不言黜有黜之道含有舍之道曾子亦有曾子之道也黜舍之道影照告子曾子之道影照孟子後於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下乃發明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十一

敦復堂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若刺褐夫無巖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勳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

睛逃避也季九我曰不撓不逃是孟子画出北宮黜底像言其膚撓然斷不被刺而撓其目雖然斷不被

刺而逃此方提箇必勝若如常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解則既被刺矣尚何必勝之有

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懼

也言無可畏懼之諸侯也集解一毫二句是極不肯受挫處一思字正起下兩不字惟其

若撻如何肯受不受者言其必報玩一亦字便倒重萬乘之君一毫至小撻市至大視至小若至大也褐寬博至卑

萬乘至尊視至尊若至卑也視刺萬乘之君二句是又轉一步說見他固不受人之辱及至加於人則又易知觀之無有無巖諸侯因上思字視字說不實故又總以此句實之然曰撻曰刺猶謂實受其傷辱也惡聲則斥者敬矣至亦必反無論褐夫無論萬乘均之必反充其必勝之類也○翼註北宮節一步進一步看○徐辨提此北宮黜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曰思曰視是他心之所主在此故能養成其勇便如此○程公孫丑有動心之問其意本謂必有勇力當得越方致不動其心故聞孟子之言便以孟貢方孟子亦即以孟貢一輩人為言提明養勇字引勳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入大勇是一路相生次第

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黜蓋刺客之流以其心以必勝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吳因之曰黜舍二節不是實敘當時行事總是極其形容語頭看一思字視字正摹寫他意在必勝光景即下節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之語耳要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十一

敦復堂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

孟施舍不重只借黜舍引到曾子上去○語類孟施舍北宮黜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孟姓施發語聲語類此是古注說後舍名也會合戰也舍

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

無勇而畏三軍矣語類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量敵慮勝乃孟施舍譏他人

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說統視不勝只是逆料

底說話此時情未戰亦尚未曾不勝量敵慮勝正與視不

勝猶勝相反未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蓋心主無懼便儘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進是往與之戰會則已進。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王而不動心者也。愛源而戰。曰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一新安陳氏曰勳舍本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衍粗說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勳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勳務敵人舍專守已。愛源輔氏曰勳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所懼為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聖人何以見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二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得他有箇緊把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公孫上 由 課本 敬復堂 定底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說說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近似說得着實便差。條辨勳舍與曾子子夏大不相同孟子却道他相似要緊處何為着此問文正為不論精微但論外而假氣象則舍亦可似曾子勳亦可以子夏然則不論精微但論假氣象則告子亦何不可似孟子於此四人不相粘合處賢猶勝也約要看得粘合又要於粘合處看得實不粘合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勳為得其要也。雙峯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取。說說統務敵人則在人強弱不可預必專守已則只一無懼雖敗亦勝故所守為得其要。集解

守約不是守這約言所守者得其約約非一物如何可守守字正要活看但此守約只為下面守約作引子蓋由敵人不加守已漸引到守氣不如循理上此節不是語脈止處連下文看方得引到守氣一節說來總借二子之勇起舍子之大勇也。輯語曰公孫丑借孟黃故孟子亦借勳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原本曾子故說曾子正是陪出自己一路說却到曾子一住空中形影皆顯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聲喘之 瑞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公孫上 五 課本 敬復堂 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合訂曾子而縮發之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所稱之夫子即後文孟子願學之孔子此節已為後文伏根。輯語昔者曾子謂子襄節是不動心源流公案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辨縮直也。即後文直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香從上法乳也。縮直也。養直字。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二。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益本於此乃一章大端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雙峯饒氏指所繫不可失也。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雙峯饒氏指所繫不可失也。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雙峯饒氏

不縮指理言不揣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曰丑有過孟黃之語所以先說勳舍然後說歸曾子來。曾齋王氏曰此與孔子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意相表裏。吳因之曰自反而不縮四句須體貼反身循理意乃得曾子只是形容以理

用氣模樣故立值縮與不縮頭項。見理所不在便恁地收
敘退卹理之所在便恁地奮發激昂氣隨理用未嘗有理
外之氣本意如此。四句須合說乃見大勇。孫貽仲曰大
勇全以理為主。人當去不縮以不縮。非合縮不縮兩端并
說爲勇也。自反不縮卽行有不慊於心。孟子言集義兢兢
以不慊爲戒。總欲去不縮以求縮。其意蓋本於此。愚按
工夫全在自反兩字。正是細心體貼。後文直養無害
集義所生配義與道盡包攝裏許。其必兼不縮言者。正以
稍有不自直卽集義之功未至而行有不慊於心也。原不是
聽他不縮此其所以理直而氣壯。此其所以爲大勇所謂
四句須合說。春其義如是。若認上一截爲老氏之守雌。便去之千里。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按上文明說
到此却目之以守氣。須將守字微逗。云舍之所守非真能
約也。氣而已矣。此句點次既清。則下句之義自出。○韋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三公孫上 七 課本 敦復堂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
自見。○紹問編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當畧點。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精義明道曰北宮黜
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
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
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或
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爲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
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
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舍則
舍之守。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爲
得其要也。今謂約爲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
爲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又可奪而歸之
曾子耶。○語類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
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黜之
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
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說約黜不如舍。是人與已之辨。舍又不如曾子。是理與
氣之辨。○紹問編孟子歷言北宮黜孟施舍之養勇。都不
露箇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然後曰孟施舍
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裏一段。自反而
不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脉。包括管攝。處而
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不知。而不知此與
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箇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於此
節註云。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始露
出一理字。黜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所以得
失者。在此。○張曉樓曰。通章氣字。至此始見。理却氣不
得。只所守必以理爲主。耳。舍守氣而不願其理。與告子之
暴氣。其歸一也。曾子之縮。不縮理也。揣與往則其氣也。理
主而氣輔之。孟子集義配義之學。本此。○季安後曰。氣字
是此章眼目。雖曾子孟子之大勇。亦不離却氣字。而又不
容以無辨辨之。自此處始。故理氣二字。必于此得。明人見
黜舍非大徹。謂許多精微之論。必待告子而後發。不知告
子自破除了氣字。辨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
之。又是另一話頭。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三公孫上

七 課本 敦復堂

詳之。○語類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
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
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
至守約爲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
之也。○蒙引丑問是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告子謂
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也。

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

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而先不動心

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

理會不得謂失也惟有失于其言則日無害於心但心不動

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

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

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

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

轉性猶湍水也他只因是信口說定定要硬把得此

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于心事

也此其言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後文云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按外義是告子病根其不能知言不

能養氣俱坐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于

孟子集註本義匯卷三 公孫上 六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

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

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已之言那是他人之

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

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

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又安有不自知其言之失孟子既
之理此言字雖有不同而未嘗不可彼此互勘也孟子既
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
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
本氣是末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
其未備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
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文集心之不正
故勿求於氣未為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於心者而
日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明道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
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
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
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
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
有微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說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
孟子集註本義匯卷三 公孫上 九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三

公孫上

學

課本

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
 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益
 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
 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
 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君子則前後無引助
 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
 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妙言養氣旋運
 邪遁之辭方為存下落也至於養氣工夫乃在知言之後
 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此章文義簡節相承須逐節
 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不動心者皆是以
 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說以辯其是非耳○李喪一旦告子
 初間用工夫猶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
 俱不得入後來亦無復不得到然凡曰可者亦僅可
 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底不動心

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
 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集解心有知而氣無知所以為
 持足之行皆靠心作主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
 而言志者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固就氣之帥故志字
 尤明切心無形而氣有質所以為體之充氣與體有殊體
 是耳目手足之類氣是體所行之神氣行乎體之內故
 以充言充字要見輔志志而無氣則志亦無所依藉卒
 徒單弱則主帥無術矣總之志而無氣則志亦無所依藉卒
 宅為體志於體體從志而氣則往來充塞其間此其所以
 氣之相為用只在體中認取○語類問氣體之充曰都
 這一點母子生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是
 子謂氣也○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是
 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志乾氣坤○紹聞編西
 注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者也此可見體之充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充字
 其玩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大聰明大力量人魂盛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三

公孫上

學

課本

魄強便擔當得無限大事發揚得無限義理這便是充之
 意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也人孰無此氣患不能充爾充則
 浩然矣○只觀帥字體之充字便見持志養氣兩事相須
 使丑識得不須再問矣蓋將雖勇然部伍簡練號令精明
 動由紀律卒徒上工夫亦是少不得也○饒氏曰如周亞
 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師之定處然設或
 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
 養其氣○精言夫志六句每上一句承上一句字意是每
 下一句駁上一句字意是志中三個字二然字二亦字一
 卽字體貼極細然意雖側注語却平列太着痕迹則丑無
 庸疑問孟子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卽次之語顯志最緊要
 不須重答矣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卽次之語顯志最緊要
 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問至矣是說志氣之
 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日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
 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於志所爭亦不多蓋
 為告子將氣或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語○按兩焉字語氣
 覺志氣二字分看則一為而一為矣有兩相對峙之勢
 合看則此為至而被卽為次有隱相連屬之情然尚引而

未交相培養精義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
 發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
 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選無如敬以直內又曰人患乎攝法
 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
 交相養也○或問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
 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
 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語類此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
 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
 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
 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
 把捉教定發必中節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
 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籠暴了便是暴其氣又曰凡人多
 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
 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
 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

便足養氣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君子所以足容重乎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響和步中采齊皆欲無暴其氣也。○西書通集註於持志曰：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潛室陳氏曰：集義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火發故也。必言敬，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為能致其養也。○後無暴之功，直貫通集義必有兩節。○讀書錄持志兼靜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相反，置而不養，同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潛室不得於心有自心生者，有由氣致者，志在聲色以致耳目昏亂，此自心生者也。故當持其志，耳目偶觸於聲色，以致心志盪或此，由氣致者也。故當無暴其氣，敬義夾持，內外交養，方是聖學全體工夫。○家引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日論，理持其志為重。論孟子此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為重。○愚按：重無暴其氣者，對告子之勿求於氣而言也。然本節尚不宜顯露。○徐鏡持志只對不得於心無暴只對勿求於氣見內外本末當交相培養之意，至告子之不但不能養氣而強制不動，亦不可謂養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三 公孫上

主

課本

持志固未及辨也。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愚按：反是而觀，則孟子之心，未嘗取必於不動而自然不動，其畧已可見矣。○輯語到不得而後求，已足備故未着尤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而後求。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首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

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語類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輯語上節，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志其錯結處，在此。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孫疏志鬱壹而不通，是謂志壹則動，氣鬱壹而不通，是謂氣壹則動。志○語類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益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動則氣動，氣動則志動，故下流亦濁也。○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面也。○張曉樓曰：兩壹字與上持字無暴字對，兩動字與上帥字充字對，蓋惟志為氣帥，故不可不持，不持則志氣壹而動，氣尚能帥氣乎？惟氣為志輔，故不可暴氣。則動字之均為不好字，眼無疑。又曰壹訓專，一猶偏看也。動以明志不持，則壹壹則害氣，氣暴則壹壹則害志。兩則字語勢分明，氣壹則害氣，氣暴則害志。又害志兩則中，庸章句之偏倚，皆是。且論文法，有語勢兩字，義兩則者，平觀精義，明道云：志專在淫，傲豈不動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及語類源頭，濁則下流亦濁，一條未有說向好一邊者。前章唐荆川文將志壹動氣，仍講成志氣之帥而蒙存諸說，又謂兩句俱兼善惡言，殊謬。○紹聞編志帥氣則可，志動氣則不必皆善，益動字已不好也。志以帥氣，則平矣，疑冰焦火皆志使然也。○條辨曰：壹日動氣，則氣已不得其字，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必無暴其氣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三 公孫上

主

課本

孫疏志則將帥警也，氣則眾卒警也，心則君警也，君任將。

帥將帥御眾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悻則動眾卒矣氣壹則動志如眾卒悻則動帥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語類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才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今人奔走而來偶與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亦動是氣之能動其心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問蹶趨而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梧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蒙引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心所以說致養其程子曰志動氣本文單舉蹶趨只是就粗且顯者言之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孟 課本 教復堂
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按此亦畧照應上節可字之意見得氣動志者雖少然正未嘗無其人不可以暴其氣也○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此為第二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乎長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語類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
孟子之所以得故知言者盡心知性述朱盡心是知至知性
成說其所以然工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夫全在格物窮理於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精義明道曰孟子知言便是知道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
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伊川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欲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

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語類知言知理也○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言看做外面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問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者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按此與前所列告子不得於言下諸條互相發明○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備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曰豈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段以上三條皆發明孟子所以先說知言之故然在本文却只是二項平說開浩然盛大流行之說看集註蓋惟知言以下只對舉可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孟 課本 教復堂
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語類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
足以及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本自浩然失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子細

養故餒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性小則
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體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滿其身體○集解氣本浩然非謂善養後才能浩然故曰吾浩然之氣思惟孟子為善養之謂亦惟善養才見得是吾浩然之氣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黃氏海鏡曰無所疑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言極盛大他那力量隨至剛不可屈撓言

剛勁他要這等做隨其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

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

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非體用之體語類兩箇其為

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惟其自反而

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即上文

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在此三句上看居則得其所養

業豈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只是義要養又要無害助

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語類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三公孫上

義係集註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而字另作一折看

下文既說必有事是直養矣却又說而勿正是無害既說

心勿忘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助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

長也是無害故而字定須清出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

聞矣語類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日塞乎天地之間

氣亦同又問塞莫是充塞否曰是通滿之意問他書不

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箇氣又不是別將

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乃其效也語至大至剛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

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才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

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方知此語不虛此

節只說本來體段似無須說到直養工夫緣人人有此氣

下本自可直接塞乎天地之間正為人信不及故須揭出

以直養而無害與之填實才見分明但直養無害在此處

亦只就現成指點未是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

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語類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

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關故程子謂天人一

也云云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

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

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

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

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

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餒之不

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語類塞乎天地間不

空壳子話天地間本無非此氣流行滿溢更無空闊處天

人一也只為人不能直養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

切若果能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在天地有萬

物亦復流行滿溢更無空闊處所謂塞也又曰氣之本來

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以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

皆聖賢之氣為之貞幹充潤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

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類問謝氏云云

且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

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

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詞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脈絡貫通是以寧舍道程而從俗師之說大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絕而實貫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間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我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詳見精義今已無有從之者存此亦可見朱子讀書之審細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餘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語類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主張無所不通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窳底人李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手

教復堂

先生曰配是襯帖起又曰若說道襯帖便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四書通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爾雅惟其一滾出來所以能襯貼得非道義自道義而義者人氣自氣也愚按集註合而有助本自作一串說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語類配義與道是體一事是義○道是體義是理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理處物為義道則統而言義是就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下節止言集義本節於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按道義雖體用對說原是一理未與字非必以義為重也義道雖體用對說原是一理未用上見故義與氣較親切而義不孤立則必推其原於道以制化裁之○道不虛行則必授其權於氣以盡發無之

用故人心不可一日無義與道即不可餓飢乏而氣不充一日無氣以配之與字濼則配字愈濼餓飢乏而氣不充體也○餓字只對前文充字看氣不言人能養成此氣其為氣也是承浩然字虛說此節其為氣也乃就上節直養無害說來故集註提明人能養成此氣見得文法雖同而意則自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

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是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行又必因氣以為實也以人言之則必得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手

教復堂

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慷慨之餒矣或暑知道義之為貴而欲待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語類上節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攝性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飢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問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須思是養得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問莫是見義不為無勇也底意思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所謂氣者非于他事只是自家平時存養不憚不怍存養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之遇事自然敢為而無畏怯若平時存養少有不充足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天地配而無餘矣○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問他須合而有助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兩敗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

恇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候便是有這浩然之氣
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恇地做又而縮不敢去做便
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胃
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恐
縮不舒便是氣餒便是欲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欲
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
來助道義若輕易調○胡使性氣却只助得容氣人才
得純粹便助道義好處去○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
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
其氣耳譬如利刃本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
力利刃何為又曰有此氣道義便得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
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將這氣
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這氣衰頹下合當
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
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
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
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三 課本 復堂

有不憚於心則餒矣○中意○精言餒只體不充意後言
不集義以養氣則體不充此言體不充不能配道義以有
為總一體不充而己不能集義是餒字原與不能配道義
是餒字充竟餒字總一般愚按餒字對充字體不充以氣
不足充其體也下節註行有不憚於心只說到其體有
所不充便止體之餒其為氣之餒可知本節餒字自說不
得道義餒然註中於體有所不充不必說到不足以為
便貼定不能配道義隱然見得氣餒而道義亦似與之俱
餒益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不能行行亦不能盡是即所
謂餒也但此理須善會其意仍歸氣上見得養成之氣斷
無不可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憚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篋口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 是無一事不求簡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三 課本 復堂

是而巳矣○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集
猶聚也處物為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
第二第三件都要 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 趙氏惠曰
合義此之謂集義 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 凡師有鐘
鼓曰伐無鐘鼓曰襲襲公二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
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
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
外而得之也 精義明道曰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
乃名為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憚於心之
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之德方始
見浩然之氣又曰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浩然之氣非
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憚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
義乃能生○或問氣所以配乎道義者而曰集義所

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
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
明矣曰孟子深闡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
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
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
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語類孟子許多
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
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日本是浩然被人
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固集義合下來
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氣便是北宮黜孟施舍之
勇底亦終有餘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
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畧獵涉說得去便是了○以直養是
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漸漸集義自然生
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
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義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
取終非已有也○又曰義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
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容氣耳不久則消矣○問集
義是以義為內義是為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語 課本

句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又曰
心者適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義如用兵掩襲
之氣如才得行一事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
氣可以掩擊而來夫是之謂集義若集義者今日行一義明
日行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
而生如金駱之學向來包于管說集義義其嘗謂之
曰如此說孟子初無集義之言集義却是包于其
徒如今只是將行一事合義便指將來長得多少精
神乃是告子之意思按此謂乃告子所疑於吾儒之意故
孟子與他別白不是告子以此自居之意也○非義襲而
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襲義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以義
掩襲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披襲襲而取之五
字須作一氣讀謂在義上襲取乎氣非以氣襲義之謂也
如以義襲為襲義則襲而取之者非氣也乃義也與上
句文氣不相聯屬矣故前一條云孟子初無襲義○上文
三句本是說氣此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
意蓋曰此氣乃積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

云爾又曰生字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而生也取是自
外面取來○蘇安陳氏曰二生字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
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者是字正與慊快也足也言
下句非字相呼應猶言是如此非如彼取慊快也足也言
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
所不充矣○精義明道曰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
他義不起然義有欠缺即氣亦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稱謂氣與義必相須曰無義則餒浩然之氣不成須
是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
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浩然要事多自覺胸中慊
行不得○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如
不愧俯不作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心才有慊
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愚按舊解云行有
不慊於心句是承上兩句而發其意非也上文非義襲而
取只反言以見氣生之必由集義取行有不慊於心則仍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語 課本

跟集義說下註中一有不合乃對集字而言見得所行才
不合於義即於心不慊而其體不充此義氣之所以必由
從義義從心一路箭鋒相直則外義者之為不知義自應
倒然而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
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義則慊於
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
非外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
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又集讀聖賢
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
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如孟子答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
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
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
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三

教復堂

矣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
 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
 強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
 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
 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亦有見得此意而議
 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
 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
 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
 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
 浴而讓裸程也○語類問集註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
 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
 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功工夫
 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
 告子外義按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可見告子是外義也
 非襲義○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工夫處曰須是先知言
 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
 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該注邪濫將以為仁

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告子不以集義而生
 此浩然之氣因此見集義必先精義告子不能集義於
 先不知義故集註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又
 語類中凡論養氣每推本明理惟本知言在本節雖排正
 旨而前後自相貫通故舉採其要語○季安溪曰義內義
 外是兩家心學不同之根因外義故又并言與氣而外之
 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此告子論性與此章之言相為
 表裏也○外義則不集義而無以養氣且外義則不窮理
 而無以知言皆是中病痛之病告子外義見吾儒氣輔道
 義無以行心疑吾儒是以在病痛之病告子外義見吾儒氣
 辨其非然曰吾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於內而生非為義於
 外而襲取告子疑氣為可襲取者其病根在於外義也○
 非義襲而取何不重只是明義之根於心故能生浩然之
 氣而告子之不知氣由不知義耳○愚按是集義非義之
 乃特為告子之病疑團以見氣由義生義在內正緣義在
 內不然如何不慊於心便致氣之缺而告子之勿求其外
 氣由於外義故直斷之以未嘗知義此為孟子當曰言
 歸宿非謂告子為襲取之徒也義襲正告子心疑吾儒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三

教復堂

夫彼既外義豈復肯襲義哉惟外義故不知集義所以養
 氣并不知行義所以慊心其勿求於心勿求於氣真然悍
 然病根
 者坐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
 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
 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
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
 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

孟子集註本義

有事文集必有事如言有事於上帝有事於顯與之類非
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述朱此如言有事於
 集義不可直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作做工夫說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正反戰不正勝不正者不期也言師出師出不
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如作正心義亦同

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只合照程子以
七字為句語意

較清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
 充即前氣不充體之充須作此
一折落下兩句語意乃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
 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或問有事勿
正勿忘勿助

長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忘者言
 不可豫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
 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為之期
 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三

公孫上

美

課本

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眾人之
 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
 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
 充而助之也按先四層統舉合作兩層後兩層並舉歸重
 助長題分已畧盡於此○問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
 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每以有事於敬為
 言何哉曰孟子之學所以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
 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以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
 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
 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
 以集義為言也○精義明道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
 敬也勿正之為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甚遂至於助
 長又曰勿忘勿助是為言長之間正當處也○伊川必有事焉當
 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
 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
 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
 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才說着
 靜字便是忘也又曰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

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
 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
 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意
 也則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掘苗者也○
 問正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
 助之長矣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怠於此正之不已然
 後有助長之思語意先於此然後心不怠於此正之不已然
 所事必忘正必助長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
 深○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是作
 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學只是如此扭言之要之
 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限如東至某西至某其
 中問一畧方是浩然處也○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
 都下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是刺底却被這三句
 棒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
 而生只是才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
 天命流行處明道所謂鸞飛魚躍同活潑潑地只是這些
 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三

公孫上

美

課本

懈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持
 之必別我此論敬非本義然皆為學要語故因論有事
 而并載之○居業緣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
 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為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為
 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文集此一辰依孟
 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註言之備矣二程先生移就
 持敬止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工夫雖密然恐不若且
 依孟子看也○語類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
 而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當必以集義為事
 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以應之不可萌一期
 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
 天理矣是助之長也集義是養氣底工夫頭必有事便是集
 義底火法又曰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四句上這
 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
 句却是箇炮炙煨煉之法○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
 勿正是勿必此浩然之生也心勿忘是勿忘此義也勿助
 長是勿助此氣也他底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
 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代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正

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反及害之矣。

或問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為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為罪之輕重可見矣。○語類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性物事不得若論集義便過用些力也不妨却如何不着力得苗固不可揠若灌溉澆耘治豈可不盡力。速未一不盡力便是不可揠一種人了。助長固是學者大病然忘其所

有事而悠悠忽忽曠日玩時百無一就正不足當助長之一笑。○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才助長在我便為那為之。心施於未梢必不勝任譽之十鈞之力而負于鈞故助長之害最

大。○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也。雖強支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揠苗者也。○集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而未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宋人揠苗點出一助長樣子。苗則橋矣便見得助長之適以害苗

天下之助苗長者以下則引入今人養氣往往墮於助長之病也。夫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固是不耘苗者不耘苗則苗日瘠矣。不集義則氣日餒矣。至強作其氣而使之充則直是揠苗者。揠苗反以傷其本矣。助長反以害其氣矣。蓋私意橫生害乎天理則枵然愈甚。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與苗橋正喻相闕却自實主不釋。○張曉樓曰助之害之榕村皆以心言與註以氣言迥異其意固謂告子既外

義外氣自不屑襲義而助氣長也。但細玩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句原不呆熟告子即註亦但云如告子者為直截指定也。不能免字用得最活不似下節彼告子者為直截指定也。助與舍由心助之舍之之字斷指氣下句害之之字可倒見矣。若精定告子言之不得不變為助心害心以具其說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卷三 公孫上 單 課本 敦復堂

矣究之心可曰助豈亦可曰舍乎。畢竟依註為妥。○愚按本文善之正與前無害相應。集註妄有作為正與前註無所作為相應。告子固非襲義然彊制其心便是他妄有作為處便是不能免於正助處。註中語意雖似在離節之附而前鋒未嘗不恰與相直須知告子外義外氣自謂已將心氣劃開。即正劃開不得通徹前後看自明。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蔽也。語類此理本平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于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破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諛是險諛不可行故淫放蕩也。淫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於水只見水而蔽塞淫放蕩也。不見岸也。又曰諛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

了這邪邪僻也。諛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有道理在。只管一邊邪邪僻也。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遂與正路相離了。遁逃避也。問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說窮家初說剝除髮鬚絕滅世事後其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問說窮又道置生產業自無妨礙。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問

注邪道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諛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蔽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才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潤了支蔓淫溢才恣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蔽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蔽

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新安倪氏曰四者之失必然後其起於蔽故集註特提唱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卷三 公孫上 單 課本 敦復堂

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聖

課復

說淫邪通是病... 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 差等是其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親始之言... 是也淫辭如此又却假託為如列子達生之論... 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難於道也及其說不行... 日雖不毀相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 如人足跛相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 天地間子然自立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 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 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 他邪辭則是說得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跡則... 得窮後其理既屈自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聖

課復

說淫邪通是病... 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 明賢然才見病所蔽者何在下... 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巳下做此... 而不可易者如此... 事則其心害於其政... 於其心害於其政... 而後事是必拘... 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 四字提起看見得四病不是... 雖發於政事然就生心時便害... 之失如肝病而見於目... 中而又知其害於政事而決然不可... 得於言而巳人心不正是非... 下有必然者... 生心害政不覺說到聖人不易... 聖道一生得力全在知言... 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 織悉委曲都去理魯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 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病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 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 慶源輔氏曰此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 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 然而不可易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 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 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 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註於知言養氣兩節俱解到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
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又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
未易究也朱子與郭中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
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
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
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旨此帖盡之○愚按告子外
義於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尤為病根深細處故集註復
充言之而孟子之集義由於精義養氣必先知言亦從可
互見矣○語類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
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
然說知言又只說彼注邪通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
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又謂
如人說十句語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
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
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
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
自是程子曰心通子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
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丑上

器

課本

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
辨決矣語類問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辨辨得他○東陽許氏曰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此為第三節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頌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語類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胸次坦然即酬酢應對差失多矣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也文集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曰得之○蒙引善言字輕德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見得彼此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語類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或擔當得大故引孔子言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
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一人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去豈非德行乎○集解說辭命不能今夫子自謂既知言又養氣則是以孔子之所謂不能兼者而既兼之矣豈不既聖自是推尊孟子語故孟子聞而驚歎曰惡是何言也若謂疑孟子之勇於自任則語氣不相針對矣○西書通此以彼因公
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程子曰孔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丑上

聖

課本

子曰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務本謂從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
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
夫音快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
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
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夔峯德氏曰不厭不
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蒙引
編凡人之於學所以易厭者正緣於此理未嘗實見得故

不見意味而不樂未少有得而自滿聖人將至此其所以
不能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其所以
一不厭也智之所以自明蓋可見矣張子有曰性若萬物俱
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
之及物必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此教之所以不倦也
言則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自智爲體仁爲用而爲用則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徐進只一學不厭於不倦夫
子欲與聖字說離子貢偏與聖字說合夫子說離處是見
得學惟恐其厭而必欲不厭教惟恐其倦而必欲不倦尚
是勉勉循循做工夫子貢說合處是見得學自不倦是從
智中流出教自不倦是從仁中流出仁智兼全豈不既聖
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矣孟子引言之意却只就孔子
聖則吾不能何提明夫聖孔子不居深
拒丑以聖相推之說與子貢意自別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三 公孫上 聖 教復堂 課本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
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或問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
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
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
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
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體而微耳○無類類子所知所
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問微是微
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
體全與不全此蓋言所重只在具體不在於微集註云但
未廣大微字只是帶說○愚按得體是聖人之體不
但具體地分高卽有一體亦非小可蓋一體本是全體
而分故三子性之所近與其業之所優雖一支一派自是
原原本本不同襲取形似至於具體則質本中和學幾純

粹直與聖人同襟共量不得以其入聖未優安處也公孫
而少之此丑之所以歷歷爲孟子舉似也
丑復問孟子旣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按
意謂孟子不敢比孔子必以其爲所不安也則其所安者
必下孔子一等而又非懸絕乎孔子故歷舉聖門高弟以
相儗謂孟子所
安其必在是矣

曰姑舍是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問如集註
子猶有不足於顏子與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
則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
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才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
便是自弃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
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集註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
法貴上意不可樂賤諸賢難爲顏子地○精言孟子與數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三 公孫上 聖 教復堂 課本

子曰源是一路上人但一體具體都非駐足處故不欲以
自處姑字有意按味姑字自有中心所必欲處一而在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元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
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
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
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蒙引不同道

道才見得非其所安已之道便是孔子之道○徐辨丑只問伯夷伊尹並未及孔子孟子因願學孔子故連及之不同道雖說夷尹與我不同道然下並排着夷尹之道如此孔子之道如此正為願學起案○按論夷尹忽及孔子正以上文為根四可以即從智字生根四則字即從仁字生根而願學之理已到知言學孔子無私當理之仁所以明乎仕止久速之道也○蒙引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精言乃字則字是於三聖平列中擡出孔子來見一生所願者惟此以明夷尹之不同道也此處不必初二子碍下問地○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四書通孟子以顏子其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專言孔子之聖○秉陽許氏曰自幸我子貢至此為第四節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聖 敦復堂 課本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否字正答子非夷尹所能班自生民以下又推開說為後文字我以三節起案○徐辨玩若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子但因孟子以皆古聖人推之故有此問此乎字尚是疑下然則二字丑見夷尹既不能班孔子而又皆謂之聖人則必有同處此與字是進賢之辭○蒙引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夷尹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堯皇堯舜以來羣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德而論之則堯益乾坤諸從夷尹不得而班引入生民未有自不專與夷尹較量然事功之盛尚在後文不宜預奪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

音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精義伊川曰行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楊氏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兩樞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口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語類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干綱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予○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為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輯語兩段合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公孫上 聖 敦復堂 課本

來才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却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疑心起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富耳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似是根本諸說皆以為節目之大也○稱言不仁不義雖小不為得大了故心之正便是其節目處愚按根本節目集註亦止渾言之不必拘拘分屬○集經公孫丑有同之問求夷尹之得同於孔子處也孟子答辭兩皆字雖是合說宜畧提孔子作主與前後相關是則同謂同處在此言下便自有不同者在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

汗下也語類汗是汗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下句讀三子智足以知夫子

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

也精義伊川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為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按丑既知夷尹之所不

又問孔子之所以異此問自願學孔子及生民未有來孟

子引三子之言乃皆極言其生民未有故先言三子智

足知聖以明其言之信而有故也○孟子語丑之意只智

足知聖一句便了下句乃假設之餘故集註以假使汗下

言之見得決無阿私所好而空譽之理所以假使汗下

以堅丑之信而非謂三子之果猶汗下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

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三公孫上

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爾軒張氏曰五峯云成一

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

言也事功則有異以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

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以遠之不同也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

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

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昭後世則無所依據以入

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

能由此言之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語類古人之政不可得

禮便知得當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樂以象德故聞樂

時所施之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可以知德○輯語

四簡其字是虛指存玉與孔子分實是以我從百世之後

主不得如俗解說包有孔子在內新安陳氏曰差等言品

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第其等級也情實也以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鑿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語類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

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謂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

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

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子貢以

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紹開編子貢言古人德

政雖與其人俱往而其禮樂之存於後世者猶可考而知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三公孫上

所以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自生

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所以不可及也夫子分

上不須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

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按語

意因是趨重末二句但子貢非是欲知夫子乃求知百王

只是因見百王而自益見夫子方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堯大結反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

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

於眾人新安陳氏曰此聖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

也證之節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

級分明故將凡民與羣聖先舉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

古之尤盛者徐選時解有謂類以有生之初言羣以有

生之後言者未確一說出類以並生言拔羣以並處言者

近是如同得理以為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成形而獨

能踐形是出類也如在一鄉則高一鄉在一國則高一

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是拔羣也存疑出於其類是

承亦類也拔乎其羣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乎其倫類

就拔出許多矣後作兩層遇說直趨未有盛於孔子語

脈更清轉語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

集大成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單推高其立言

垂訓以當之却看小了孔子也精言豈惟民哉直以

末二句見孔子之聖豈能如尋常之民不能及即生民以來

出類拔羣之聖人皆不能如其盛也中間類也亦類也

麟鳳山海形聖人此小開合也首尾呼應此大開合也

此與常解以豈惟民哉夫物則亦有然者領脈有遠近之

異存之亦可備祭毅龍峯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勝孟子

備引之德以見孔子之為生民未有異於夷尹而表已類

學愈事功道德皆在其中東陽許氏曰程子曰孟子

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

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或問王霸之刑日以力假仁者不知

仁在我而惟所行矣語類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

德若假仁便是特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

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霸必有國

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極民於公

攘夷此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仁之功於無

極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呼以力假仁之功於無

謂德者非止謂有極民水火之誠心這德行仁者王所

謂德者非止謂有極民水火之誠心這德行仁者王所

且如成湯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不德貨利德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聖 課本 復堂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集解此節突出服人案蓋上節已含有服人意故德服人俱指現成已服者說謂以力以德而得人之服非以此去服人也力不贍足上非心服句如七十子足上加心悅各三句俱一遠讀上非心服句如七十子足上加中心悅三字服出於誠而根於悅才見心服之自然真切處此句宜重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只舉似一箇誠服底樣子耳。存疑以服人便是懷簡心要去服人故一則要去服人下孟以善服人便是懷簡心要去服人故一則中心悅而誠服一則未有能服人。或問以執轡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成質成者則人心之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孟子集註本義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言之存疑德是人之所共土則指其人尊土即貴德也德
字兼下文賢能彙引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可見德字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
自兼賢才也

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或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不任

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變峯德氏曰如此說
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了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就
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
有其位便能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無能之賢按此以
兩句串說與集註異○集解賢未嘗無才而所重在德能
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為政刑之用非從輔
弼之位如公孤論道經邦變理實亮是也職庶司之職如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是也賢者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者足
以脩政而立事品位不同則經綸幹濟亦異也按此照註
分疏兩足以尚是虛合到下列其政刑方為實在功效
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美 敦復堂

可見矣說統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此際難得而
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
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句應仁則榮也○或
問小註如惡之一節總言仁之事一句進一句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友見貴德尊士不是虛名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方見在位在職不是虛實及是時內有君臣上
下惟日不足之意頃刻講下方見疆本○彙解在治人
治法正仁之作用賢以清政刑之本能以辦政刑之實願
精圖治政肅而刑清此大國之所以必設也○或問國家
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
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安詳則亦
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帶味其呼為之時以至於患弊
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聖
夫不仁而有積累之功願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
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
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彙引當

以下交及是時般樂怠放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閒暇
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
邊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皆是危急存亡之秋故
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放者方其未聞暇時亦不得以般
樂怠放故云及是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
士音杜綢音
綢繆武彪反

詩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
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
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
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此詩以貶王
託為鳥之愛巢者而言此所引乃其第二章也仇洽杜日從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美 敦復堂

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鴞乃居東所作
此時尚未東征也自孔氏書傳於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
其訛自蔡傳以居東為避居東都則以罪人斯得為知流言
之為管蔡而周公心迹始自據此則知詩傳謂既誅管蔡
始作鴟鴞者其誤無疑矣所云既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為
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平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
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
言初起時急諫管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
繆繆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牖通氣處予鳥自
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彙引鳥之巢
下民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
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彙引以迨天之未陰雨此及是時

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大國必畏。條辨引詩其重
一途字見當及時為上下兩節及是時之權紐。不日不
陰雨而日未陰雨未字甚活。天非果不陰雨亦非必欲陰
雨特此時尚未陰雨。天總無心但看物之能迫不能迫耳
○愚按不日莫敢侮予而日或敢侮予味一孔子讀而贊
或字正思慮預防隱與迨字精神相激射。孔子讀而贊
之以為知道也。或問夫子引賜賜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
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
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
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四書通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之道
此則為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按知道即知治國
家之道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即詩中所言思慮預防之道也
敢侮之正與或敢侮予相應果能思慮預防則所患其或
侮者空亦誰敢侮之此詩之所以為知道也。孔子此歎
有追想周公感慨時事意在而孟子所以風諭時君者益
切矣。條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美

課本

侮字與異字對亦與不
仁則辱之辱字相關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
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
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按般樂怠
敖亦須是及閒暇之時則明其政刑益可知孟子言此見
得國家均有是時人君亦均有及時之念而不善用之者
不惟取辱兼以致禍故於此節言禮先揭出自求禍是悚
切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
禍之自也。已求之。稱言自字只作由字看已乃自求
以得禍進榮辱而言禍福其詞益危括兩則字而引之於

已其幾益坳。說統此節要看求字已字無不宅世主把
禍福歸於天所以把好時節多錯過了今不惟禍是自家
求連福也是自家求所
以人主貴及時疆仁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此之謂也。孽魚
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彙引凡人所存所念
不日永念而日永言亦配合也命天命也。命以理言永言
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配合也命天命也。天命事合乎
天理。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

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蔡氏曰及
刑自求禍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敖自作孽也不仁者
之辱如此。說統引詩說到配命引書說到自作孽俱是
提醒世主語。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
罪者疆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疆仁
戒之過人欲以遠不仁之辱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美

課本

其朝矣

朝音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
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
讒遠惡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存疑尊賢是隆之以禮
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
此賢有間耳。條辨分而言之則曰尊賢使能統而言之
則又曰俊傑在位尊是隆敬意使是任用意前章在位與
在職對看則在位自是尊位在職自是各辨職事此在位
統承尊使則兼尊卑之位說。燕昭築黃金臺以奉郭隗
則當時之所得者至樂殺之徒而止矣即如孟子未嘗不

則當時之所得者至樂殺之徒而止矣即如孟子未嘗不

在當時則雖開而不悅也。是知千金市骨也。只講得尊
使在位下會講到賢能後。此節正當重在賢字。能字。後
傑宗基舉任得人。方能。然存富於士之心。此上之所以
悅。而願立於其朝也。○輯語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
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不由此也。然王
規模大段已具。○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字生於
悅字來。亦未即實事也。
至無敵而玉方是實效。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不必廛也。語類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

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

會燕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外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

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請收其市地錢。如今民

間之舖而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

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州縣司市

之屬。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議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

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則有

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

則罰一。亦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以蓋。惟之類。左右各三。區

皆民所居。是為民廛。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

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

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

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

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秋市。軍市

府同貨而歛。除大市日。與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
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業引市與應
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
者。○存疑。市字徵讀。廛本是死字。此節却作活字。用蓋取
其說也。不節廛字。是死字。○說統市一耳。廛與法何。以其
王半山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又惡其衰。
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
而不廛。○條辨論治市法。是一定不可少者。聖是奈則法
用。征財先王所無。然戰國人君法其所輕。廛猶不滿意。而
惟重。在征矣。惟重在征。故孟子先說廛而不征。惟廛猶不
滿意。故孟子并說法而不廛。見得先王恤商之意。因時
制宜。可已。即已寬仁。中又有寬仁。如何不願藏於其市。

關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雙峯饒氏曰。關議之制。凡泉塗所會之地。則立

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牌引及州縣

移交。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孫遊行旅之人。為類不一。此單指販買者而

言。故但議察非常。而不征其貨物。往來之稅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只是要行井田

地。莫善於助也。什一之制。故治

言助而徹可該。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張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

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

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
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里布者。布

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田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語類問鄭氏云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日亦不可考又問鄭氏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送地重日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趙氏意曰歷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雙峯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輪租里布是布縷之征五畝之稅如今納絹○說約布本訓泉即錢今作布縷之征非古也然亦通○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宅不種桑麻與問民無職事者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感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餘寡孤獨者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而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奎

敦復堂

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是爲商者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爲業也非無常業者游手游食者不見從前有宅不毛民無常業者之戰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從前有宅不毛民苛矣○按蒙引以此加於市宅之民使出夫里之布則重廛乃前朝後市之廛每日市門開商賈皆入者也民廛則左右各三區之廛皆民所居者也故上節曰天下之商此日天下之民然集註於上節云廛市宅也此不別解而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則未子之意明以兩廛字均爲後市之廛矣細按亦不無可疑講家聚訟紛紛亦難確主一說然此亦無甚大關係朱子嘗云此等只要識得古人制度大意今且氓民也述朱詩行云願受一廛而爲氓在本國從註可也則曰民自他國而來則曰氓受一廛即

受民廛以居也按此當是左右各三區之廛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典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精義伊川曰順天爲政者天吏也○雙峯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

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又曰無敵於天下者句乃此章之大旨蓋能行五者之政則可以與王者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上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所不服不然吾國之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奎

敦復堂

亦仇敵也况鄰國乎○述朱此章上五節只條舉王政而言人心各以類相孚如此本節特揭信能行此五者何責成諸侯能收拾天下之人心便能統一天下之大勢信字中有實心行實政意無敵句只舉成效言之逼出末句致王意雙峯說重此句未得主職下則可存○集解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仰之若父母從上五節類字生來若非人主信能行之何自致此故樊緊全在信能行此五者一句○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註以兩路來說信能二字義更警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文集天地之問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噴然於下一無所爲只是以生物爲道其論復其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齒

課本

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則改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生物。自是溫煦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出。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着地。地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古且今。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只緣他上面一箇。子如此。所以窮斷。皆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難做。着箇以生物爲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那裏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切切然去。做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是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地是大地。人首。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

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惻隱則見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惻隱則見人入井也須自有惻隱在即未見孺子入井時亦有惻隱惻隱則見人入井也須自有惻隱在即未見孺子入井時亦有惻隱惻隱則見人入井也須自有惻隱在即未見孺子入井時亦有惻隱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齒 課本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隨感而應仁之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齒 課本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隨感而應仁之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齒 課本

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以行
心在既好與難○章○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政○先○存
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此章又
偏注政一邊○愚按畢竟仍以心作主○政正所以行此心也
○翼註運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
餘○此與後文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相涵正見得此心之皆有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熱○內讀為納○要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慮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之三 公孫上 李 教復堂
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
形容矣○徐楚恂惕從乍見二字生來○惟其乍見不覺怵
惕惟其怵惕不覺惻然而傷○並隱然而痛矣○註云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是就此乍見惻隱之心指見不忍人全
體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時原無可見而孟子
獨謂其皆有○恐人信不及故此開口着所以謂三字○汎而
指之曰○今人對上不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
先王有正見人人皆有
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語類說○仁只看孺

這當做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下却
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仁○蓋惡辭遜
是非亦然○且恁地看○下却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
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惡其聲○惡其
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聞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
聲已是有其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
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
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徐楚恂下三箇非字是體
九形容○乍見時發露之
真無一毫善念計較處○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語類
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又曰○能於此身
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問滿腔子是
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才有一分私意便缺了他一分
日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觸着便是這箇物
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
只如針子畧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
子間隔○痠痛疾痛莫不相關○才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
私意隔了○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

惻隱之心○見一孺子亦豈無此心○交集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
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
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陵陽李氏曰○腔子指人
身言○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
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
處即是○無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
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

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西山真氏曰○儒
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發
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于譽○非欲以此避不仁
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
也○四書通集註與謝氏皆看乍見二字○蓋倉卒忽
然而見之時○此心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
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精言人之心有善

而無惡善其本然惡其繼起者也故最初之心無有不善
孟子於終身則言赤子之心於一日則言平旦之心於一
念則言乍見之心皆指其最初
者言之於此可見人心之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

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田

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論論惻隱便引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語類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
隱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讓是非便從這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三 公孫上 奕 課本 敦復堂

裏發來又曰羞惡辭讓是非雖是與惻隱並論但此三者

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

者似較大得些子○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

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

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問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

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蓋惟是有惻隱之心方

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

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

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
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所謂天地生之理這些動意未

嘗止息看如何若仁亦未嘗盡消滅自有時則動學者
只怕問斷了○既仁矣合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

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此見惻隱之心少羞惡不得
○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此又見少不得辭讓是

非○惻隱羞惡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
惡之心滿腔子是辭讓之心不特是辭讓之心滿腔子是羞
實都無空闊處○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則又周
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

惻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着隱痛處羞是羞已之非
惡是惡人之惡辭是辭之於已讓是讓之於人是非
兩端○蒙引是非是活字 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
是其所非其所非也

以明其必有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

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

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始

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

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

然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

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愚按蓋下四箇無

字與有字反照蓋下四箇非人也為人字鞭緊無此則非
人是人財必有本義只是申明人皆有意至謂人無四端

則靡所不為而入於禽獸義非不
警而本節語意向未說到此層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三 公孫上 奕 課本 敦復堂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

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為

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

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又安

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也曰子以四端為情而孟子皆以

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

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語類仁義禮
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始謂之心○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性是靜情
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
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情○王文說孟子惻隱之心
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離不得孟子說
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仁是性三者相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三

課本

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性統性也○心統制此情○情統性也○性如
 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端緒也○潛室陳氏曰端緒者
 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端緒也○物之緒也
 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
 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番田黃氏曰如緣絲然先尋其
 緒則千絲萬緒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
 絲續續而上○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
 在中而緒見於外也○精義明道曰因其樹德之心知其有
 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心則然此側
 隱所以為仁之端也○至於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
 矣○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
 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
 疾痛非自然如此若為之疾病何耶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
 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以然則仁之道不
 遠矣○語類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穿窬底事如何不
 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不得穿窬底事如何不
 令入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
 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
 一般出來○休揚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
 排合下制這仁字才見那傷底事便自然惻隱合下制
 這義字才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
 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
 未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裁制底心了○四端
 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又曰四端未是盡所以只
 謂之端○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
 不見其動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
 可見之端如仁之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
 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
 見如林楊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
 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
 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
 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
 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
 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三

公孫上

三

課本

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
 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
 知得是這模樣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入字說得
 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
 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
 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
 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會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
 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
 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率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
 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
 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
 解讓是非亦然都是從那縫罅裏透將出來恰似寶塔裏
 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才動
 三者亦自來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
 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也便是義
 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此看來
 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傷這看來
 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
 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
 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
 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揚墨亦不攻而自
 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
 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孟子四端
 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味深淺如何○文
 集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各字言但其中含其萬
 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
 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
 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並起往往以性為不
 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荷但曰渾然全體
 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
 而論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
 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存問架不是健僻都
 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心中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
 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
 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

渾身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非以四端之發各
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折而為四以學使知渾然
全體之中而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
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善無惡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
以知其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發處
故由其物必有本根性之理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
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
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端
於外所以必知其有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之言性善
亦湖其情而逆知之耳○我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小
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之
端皆自然發見於外○條辨惟性之情故四者之體
矣體用原不相離着眼在八箇之字思按八箇之字分際
分明四箇也字指點融洽○輯語此處與公都子章語同
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三

課復堂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精
楊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
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關一不可亦無先後之分○集解此
節承上起下四端是性之分見處四體亦是身之分見處
借喻極切有凹端猶其有四體一面是言其皆有一面便
跌起不能言有此仁之端便自能惻隱便自能行無所不
惻無所不隱義禮智亦然如手自能揜足自能行如何不
謂不能此非天賦之物欲蔽之也到得蔽網已深雖有一
如無有直是一捧一痕○說約自謂不能即指君而言此
章蓋為當時諸侯發也謂其君不能只帶說按自謂不能

即渾講亦得而為
君者自在其中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語類問推字與充字日推是從這裏
切以及人之勿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
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
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
空殼子又日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向前去
在我隨處發見乍見即知皆即此指四端之
其本然之量四書通集註於盡心日盡其心之量此則日
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
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心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三

公孫上

三

課復堂

滿此心木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
然之量故以不能自己櫟括其意○語類問知皆擴而充
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日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
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其順如乘快馬放下水
船相似○問知皆擴而充之莫是知得了方能擴而充之
否日知皆擴而充之即莫是知得了方能擴而充之
矣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既此道漸生
本然之量却就上有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他所
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所
斷知字即貼在擴字上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所
非是察識尚在知字前○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作見孺子
入井此只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擴充滿得自家本然之
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擴充滿得自家本然之
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加羞惡辭讓
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皆然方是充滿擴足
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
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擴字只說充字蓋知字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告

課本

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
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雙
峯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充滿其本然之量是
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
愛是充仁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
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
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蓋由此而可以燎
原起柝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涸
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而即滅泉始達而即涸
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能由此指然達之不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

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類問此節兩說充字曰上只說知

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
之量上帶着一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能
充則不必說擴也又曰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
似擴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

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
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
○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
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
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
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
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到人憎面而前也白皇恐識得可差
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
也心裏又愛却說是我且受去真管這便是不當受但當
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如始達能向幾多於這裏便當擴開放出使
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休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
些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且這
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底是問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
得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
仁如不欲害人處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
上有害人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直王能充着這心看甚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告

課本

事不可做○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
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
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
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
擴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有事
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
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及天下至是以保四
海處便是充得盡○人須擴而充之始無惻隱只是不
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荷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自去踏折
了便是更無生意○四者時發動特有不正耳如
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
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讓之心日間一
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惻隱之心發了便擴充之
日間是才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擴充之
間斷少間不自打合作一片去○紹問編火然泉達言其
機之順易而不容已也但人又多自休了苟能由此而遂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古帝王之德
至於光宅天下不冒海隅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後
之君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或以適聲色信讒邪
而至於黜其配役其子同是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其效如
此可以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
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

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語類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
未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缺處○人之一心
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問一
闕道理森然○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
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
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言人所共得不可自
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人所共得不可自無七節
節因發處察識而擴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程子曰

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

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

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或問

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

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此亦可以觀矣語類問四端不言信

如何曰公孫了庵中飯却去梳背拾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夫 誠復定 課本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加函人

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

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仁

而不慮之家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惟恐

不傷人習之不美此術不善也本文二惟恐大註二利

字最重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翼註術字承矢函工匠

而推廣之凡人所肆習皆術也精言惟恐傷人仁之至

也惟恐不傷人不仁之至也所業在此故其心頓異是以

君子慎術按首節發端大意只如此下乃引入正文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

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

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言本言擇

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論註稍異

○徐辨即術之不可不擇處於仁以見人當擇仁而處故

引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之言下緊接夫仁說可見並無

證上擇術之意但孔子所言擇不處仁單就里說孟子引

來却不單就里說按集註只渾言之曰擇所以自處與擇

術不脫不粘下便重提仁字說說統擇字重提上文慎

字來含下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文智字意語類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

之心得之最先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

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夫 誠復定 課本

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意說統尊爵以天言要

良貴形容仁為萬善之元也萬善俱出其下故成其尊不

可以人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

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宅曰安宅見得舍此別無可容身站是天然有則而不

隱與下人欲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安危之別尊爵安宅俱隱

彼相對照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

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西山真氏曰仁乃我所自有

於不仁豈非不智乎精言自有之而自不為是不知其

為尊而自棄之不知其為安而舍之也是非之心安在所

以為不智吳因之曰是不

智也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罔覺

故不智不智則憍然無知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蒙引夫人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明然既以是非之心不明而不為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愈不智矣不智則憍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善之足貴而自流於汗賤之歸矣○人役而恥為役以下皆激而進之之辭○由弓人而恥為弓二句言其雖取不能免也

加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蒙引其初所以不仁故恥之莫若反其所為而為仁○精言莫如是從不仁後期出仁之當為見術之不可不慎○吳因之曰此何有令人激發猛省意乃一篇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要領所為擇術者正在此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卷三

公孫上

未

敦復堂

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法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語類仁者如射但發時毫釐不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說統通節以下正己後發一句為主下文不怨勝己反求諸己俱在正己二字內○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諸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機也○雙峯饒氏曰此與仁則榮章皆是致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道爵之可貴又無安

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肯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警人役之役○愚按觀孟子告齊梁諸君於不嗜殺人保民而王反覆開道則此章語言大抵即謂為當時諸侯說法從治行起見亦不為夸飾然正己反求聖賢道理自是徹上徹下不必因人役字若苦若定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南軒張氏曰聞過則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蒙引喜其得聞而改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係辨全重在得聞而改上喫緊要看本文則字若人告之以有過稍加轉念便生護惜即謙虛亦是假謙虛今纔告之以過此便喜了則其出於中心之誠然可知必先有要補過遷善之心素著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卷三

公孫上

未

敦復堂

於中揆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精言須看有完子路勇於自治時時檢點常恐過不及知告以有過乃自喜出望外則字精神十分躍然○按此二條一追向平時看一就當下看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則字神理乃盡

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

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精義謝氏曰子

路百世之師揆難對捨廢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紹聞編喜聞過是作聖路頭由此而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故孟子此章首稱子路周子程子又深贊之欲學焉此章首之以自修則日新又新而進善無窮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
喜於待問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
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按
禹拜昌言一見於大禹謨以伯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之
言而拜也一見於皋陶謨以皋陶慎脩思永之言而拜也
由其胸有好善之誠故不覺為之傾軼此便是懸轡設鐔
心事○紹聞編看來禹工夫甚細日用間此理隨事發見
體察得甚密按此直從禹心苗上透出所以聞善則拜之
由觀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可知○說統至誠屈已從真心
好善土發出則字與土節一般最宜體味○按集註不待
有過明是以此與土節較量層遞而上下文大舜有大焉
則又從禹過下以禹之拜猶未盡乎人已之見也孟子
語意自是一層進一層以見善量之無窮
非必較論三人品第但分量自林坡不得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三 公孫上 仝 課復堂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
善而不爲私也是語類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使舜與人同
禹較量蓋大於禹則大於子路自不待言看三節相承一
路語意以單承禹爲得○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
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
有人已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取善與人同者蓋善
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
爲私也○蒙引善與人同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
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愚按善字提起與
字屬舜善字必提起者人有兩我之分善爲公共之理如
一池魚共一池水魚肚裏水魚肚外水無二水也○鱗魚肚
裏水鯉魚肚裏水亦無二水也○善之於人此非有餘彼非
不足均之爲善焉爾已與字必屬舜者凡人心性雖同形
骸自別稍存爾我難免區分惟舜渾然大公物我無間故
雖善本人人所同而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
舜乃真能與人同也

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
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
之心無一毫有己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
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
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
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
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
舍己者特言其三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
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
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非有
無間如此耳○稱義伊川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
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靈
峯德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爲惟帝時堯聖人雖
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堯虛心以受人之善已之所爲偶
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
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蒙引舍己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三 公孫上 仝 課復堂

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即是樂取於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
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故下只言無非取諸
人者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心也按
此正見得聖不自聖處非大舜安得有此廣大胸襟○猜
言朱子謂禹猶是着意做才着意便是人已畛域未化舜
則渾然無迹如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更大善與人同只見
善不見人已耳舍己從人兩句註於上句着無所繫吝重
舍字下句着不待勉彊重樂字舍已則不知善之在己樂
取則不知善之在人表裏無間所以公天下之善而不爲
私也樂取於人下着以爲善三字蓋是取之於人即以行
之於己非徒博取善之名要須從樂字
貫下見其誠意自然自覺氣象廣大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史記五帝紀舜
耕歷山歷山之
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
苦窳○或問觀其居深山中間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决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開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至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閒可
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後此該括舜一生而言一以見聖人樂善之誠始終無
間一以見善量之無窮自窮居以至大行無二致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精言許在前一步助在後一步取彼之善

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

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精義伊川曰

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語類問是與人爲

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意否曰然曰三善本意

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君子再進一步

以發明之否曰然按取人但有淺深括前三節再看一意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全 課本 敦復堂

以發明之見得大舜與人爲善亦較由禹爲深看本文文

法自是承舜說不必因此條謂未節統承由禹也○大舜

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

善○與人爲善蓋不私己如爲人爲此善一舉而獲此二

條皆尊主而己言蓋可見前一條止帶由禹說下而實非

統承由禹矣○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

助人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善而使人天下之

是乃助人之爲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

人皆勸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善故曰君子之善

執太於此○吳因之曰與人爲善不是天下有意爲善以

求取於舜只是固於權術鼓舞之而者鞠籛漸進不覺意

正見不可不極其取善之量也按極其取善之量非舜其
誰當之末句即稍稍拓開却正十分離舜不得莫大字即
謂與前大舜有大焉相應論文法○此章言聖賢樂善之
亦所宜爾但苦林則於神氣稍滯○此章言聖賢樂善之
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
及於人按總註括通章之意而樂言之聖賢樂善之誠初
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亦兼由禹在內於理固爾而能極盡
其量者則惟舜爲然故此章文法如環環然一層高一層
至舜而地位乃極末節自是就舜推言以致其辭往之意
言舜而由禹在其籠罩中故後說云知舜之與人爲善則
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亦從可知此最渾括其他新舊諸
說紛紛謂末節合論三人者由於不審總註之第幾言其
理而非竟以由禹舜三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公孫上 全 課本 敦復堂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
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
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
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土去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
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已語助辭案引此條
深去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而亦不立其朝
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其友不友而亦不與之言○鄉人又
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節推
孟子推之也思伯成自思見得如此也○條辨曰非其君

不事至坐於塗炭是述其行事如此自推惡惡之心至不
屑就已是因其行事而推其心如此然在孟子亦不重分
別他行事與其心只是一層推進一層至惡惡到盡頭而
後已耳○諸侯善其辭命而至亦是孟子推他若將說之
故必至於此或以是故字疑伯夷當實有是事者非是之
語類不屑就註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
美而就不屑就切切於道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
亦不屑就而况不道而無禮者固連去之矣世之所謂清
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
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條
辨清到此地分明有一隘字在
故後承承而斷之日伯夷隘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焉能況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全 故復堂 課本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屬去已 祖音但袒裼音錫裸音果反 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處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

語類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富廉却以利自汗已當

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亦是隱賢是枉道也○進不隱賢便

是必以其道人所見不肯盡發出便是枉道○文集問

註謂不枉道竊疑下文必以其道意莫重否否日兩句相

承只作一意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蒙引不羞汙君

讀文勢然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蒙引不羞汙君

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遺佚爾為

阨窮矣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阨窮深於遺佚爾為

爾至焉能况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類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由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也與之偕
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由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也與之偕
指爾為爾者言袒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條辨進不隱賢必
湯裸裎亦在裏 以其道足上不羞

不卑二句非又另說他介也而不自失亦只是上出由與
之偕意亦非重介說也今形容他介之極而至於不恭亦
必帶此意者蓋和比不得清無此作骨子便失却聖人本
分也○若重介說則不得孟子本意矣○不自失猶云但不
自失耳只帶說却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正見他由由與偕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得去留德是一般不脛去是不以去為潔而必切切於主
猶夫不以就為潔而必切切於就也天下之大更無一足
當其脚脚其為玩世可知○條辨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
把進不羞事至遺佚不怨阨窮不憫是退亦不當事
了袒裼裸裎不能免是世人都不當事了亦是一節深
說一節直至援而止之而止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
字在矣故後承承而
斷之日柳下惠不恭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三 公孫上 全 故復堂 課本

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稽義伊川曰隘與不

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楊氏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

莫不與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

子不由也○尹氏曰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

必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或問精

義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耳子

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

則恐其意未必然也○需聖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

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如此矣○伯夷

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問明道云此非暇

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
裎於我側爾焉能况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
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
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
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文集問如伯夷之清不
念舊惡柳下惠之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

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
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
多有欠缺處才有欠缺處便有弊病以孟子直說他隘與
不恭不會說未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
處了○四書通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德故
君子所不由其意是不由其清和蒙引謂可由其清不可由
其隘可由其和不由其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
弊惠之和不由其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
對頭橋斷薄之夫而矣他日又以為百世之師何也蓋彼處
典君子而言非大中至正不可為
此其所以必願學孔子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于孤虛王相之屬也如借言向某方位言

方不利之類王相指吉時○蔡氏曰時四時也日辰也

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

做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云是以空亡為孤也

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

○雙峯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

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

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

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實則母虛水到

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日二者一般一箇是

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

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

位法也支即十二枝于即十餘十甲如木之有餘十二時

如木之有枝○蒙引天時二字兼時日支于孤虛之屬時

日時字對日字說孤虛王相是時日支于之孤虛王相也

支于又是時日之支于兵家

蓋只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

得民心之和也雙峯饒氏曰並兩句為柱下文分兩邊自

人和只就二者較量作兩層登說而人和之重愈見看下
二節講攻守則此三者俱以用兵言○說苑全章總是欲
人君固結民心意特
借用兵之事以明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火補此句以見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家引此條申天時

和徐說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攻不勝此中便有人

和亦何特以守乎故日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商人粟穀也

粟無救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水切用而易腐

殺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而不可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公孫下

條辨空城難守故兼言兵革米粟以壯地利之勢乃竟至

委而去之則知地利之不如人和矣雙峯饒氏曰非謂

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

但人和為本人心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不

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

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

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皆順之其王也

孰禦一失道則遠隔人心之所睨雖親亦疎也不亦孤

且殆哉是雖有高城深池難與為守然則有天下者其可

不以得人心為急乎雖然孟子謂城民不以封疆固國不

設險守禦與夫孤矢之利並著於大易何耶蓋先王吉凶

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

所以常久而安固也孟子之言則舉其本而明之慮其治

而後法樹不為虛器也韓愈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

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

講人和却是五霸假之為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意中之

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

道這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

不得民心上便是王霸之別精言上節言

接之詞三不以正趨重得道上去見能得道則無所事此

一失道雖有此無益此人和所以得道也得道者自多助

得道乃其本或云得人和之道非是係辨親戚畔則

字有所不能守天下順則攻存所不必攻天時地利何

關輕重乎得道自然多助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公孫下

理之必至如此下節

方言其無敵必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慶源輔氏曰此帝王常勝之道而

言統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

矣發過自我之攻彼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者

不可為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者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異疾不可
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
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

子亦以疾辭也語類問莫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

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應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

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

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

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

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

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問孟子不去亦

兼惡其託疾不真實否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或問孟

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四 課本

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

之飲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亦可若王

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

可往哉○又集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

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之義也而何不

可之存王而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

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矣○新安陳

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公孫亦不知

處之意故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有此疑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震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
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

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孟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

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

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精義尹氏曰君子之行止進退

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召意木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

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南軒張氏曰將朝禮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五 課本

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推其故取

惡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

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條辨有王命三

字着眼惟以為王命便不可託疾以辭而當往應其召矣

後景丑云聞王命而遂不果意亦同此不知王命可以加

臣而不可以加賓師也○病才小愈便趨造於朝辭雖兩

為恭亦可見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

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

聲下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集解不得已非是為要

託疾之意愈晦而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

借一宿以發明之慶源輔氏曰丑之說繁曲與奔走承

所言敬之大者也順之敬君以魏世俗之所知故曰敬

之水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

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

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

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

大者也按丑言未見敬王因隱指不應召說然此處尚未

明言故孟子亦弟為驚駭曉之以敬王之道蒙引我非

堯舜之道堯舜之道承上文仁義言露出堯舜字見其以

堯舜望其君所以為敬君也解焉敬王不是說王就是

堯舜如此說却是優尊尊後世之敬非孟子所謂敬

也自已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六教復堂

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

善之敬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

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

亦有無數法則法語異言潛移點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聲速而恭曰唯又曰君命召在官

不俟屨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玉藻言孟子本欲朝王而問

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後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

師不與臣同也說極引禮重

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與平

長上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七教復堂

慊恨也少也或作賺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

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

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

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語類文勢似

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使曾子而愚

是則曾子豈肯恣地說不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但知君命

可召臣之一道不知當尊實師之一道故借曾子之言君命

開一步說說說說或一道不是疑詞實作自重之道看

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

聲下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

託疾之意愈晦而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

借一宿以發明之

所言敬之大者也

之水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

之所行故曰敬之大

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

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

大者也

明言故孟子亦弟為驚駭曉之以敬王之道

堯舜之道堯舜之道承上文仁義言露出堯舜字見其以

堯舜望其君所以為敬君也

堯舜如此說却是優尊尊後世之敬非孟子所謂敬

也自已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六

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

善之敬

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

亦有無數法則法語異言潛移點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

天集達尊之說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作其業而無所
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左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
以伊周之志聖者老而祗奉嗣王左而子不致以其齒
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
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
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
○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
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
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于家推於
鄉黨而達於朝廷則初無所異焉此德之所以尤貴也○
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
君尊賢之道○條辨彼以富我以仁仁包萬善不啻富也
彼以爵我以義義宰萬物不啻爵也語意不是僅僅相當
○困勉錄輔世輔翼世道長民長育生民按精言云自天
子至於庶人都該在內應謂味語意自屬臣一邊○以慢
其二慢字正與敬字對針隱然示不當召已之意下乃暢
言之至章末二語
則圭角盡露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 公孫下 八 敬復堂 課本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
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愚按承上有一不可
惟大有為之君有之以見相須者般而相成者大我今日
之不應召分明是以大有為之君望王乃敬王之至也○
召之臣以臣品言是有德可尊有道可樂所不召之臣以
君心言是所尊者德所樂者道蓋其尊敬愛慕之誠有非
其人莫與屬者所字不可輕看欲有謀焉則就之申上不
召其尊德二句申上必有只作一正一反看○說慈仁義
一也存之即為德發之即為道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尊則崇奉欽承樂則欣慕愛樂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胡
堂曰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以養其君尊德
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必欲君之就見

者正欲成就其君處○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
之按謀焉則就其君處○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
臣未二句須從賢士心中看出○稽義揚氏曰君苟無
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
况得而召之乎○輯語不召之臣乃師傳非佐相功臣也
大有為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
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畧儀節以示契密為
英雄作用也按此須辨得真所言方不入漢唐以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說此節是援古為
而成其大有為處學而後臣非是哉然先後只是所重在
學把他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學字正與教字對看
○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
觀尹之餽無所遜於馮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 公孫下 九 敬復堂 課本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
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
已之所從學者也或問小註此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無
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
為此德字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
其德○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則與學焉而
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

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或問小註管仲且猶不可

召只借味味出下句取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

不當召已而已之不當應召自見。○翼註管仲且猶不可

召主桓公不召管仲上。○韋註管仲且猶不可

敢召按不敢召自君心言不可召以臣品言。○景丑以不

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責

難陳善亦正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

子之敬王也。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語類問賓師如何曰當時有所謂

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富事有官職乃可

以其官召之耳。○吳因之曰通章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

自處上求此其。○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

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

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

之。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

交而後德業成矣。○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

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

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

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遂散而無

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在疑受者之非廉是疑不受之矯廉看孟子分別處便見

○說統此章全為齊發而借宋薛形之只在有處無處上

見出辭受之皆是意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

在非一邊言夫子未免有一不是處孟子謂受者固是即

辭者亦是尚未說到義上而所以皆是者則以其皆適於

義耳。○按義字實而尚在下文有處無處是也

本文只與他說箇皆是義自在是字之中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聽辭曰餽予何為不受

聽徐。○驢送行者之禮也。○驢送予將有遠行是我實有其事行者

必以驢是古有其禮古有其禮而宋之

餽乃非無名我有其事而今之餽乃非無英按此正所謂

有處也。○驢曰餽不惟其辭而已予何為不受見得

轉不是了。下節亦同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之為。○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

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驢而後述宋之辭曰餽

此一類一倒文法參差要皆以見其有處耳且餽禮所

常行而聞戒則禮以義起尤不可不下此註脚說統云故

為兵餽非薛君請乃孟子敘事之詞良是。○驢意此兩節

要與無處而餽相反兩予將有句尤重若無遠行戒心之

處無處處以
在我為去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焉於
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語類問處字是處物為
義之處否曰是○蒙引

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苦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

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事意○說統重自家有處不重他

人有餘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託名義者若只靠他有

餽便墮小人之計矣蒙引後集註云無遠行戒心之重推此可

見取猶致也語類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
賄籠絡了○蒙引貨之謂以物餌之也從餌

以去則為貨取矣○籍言上貨字活下貨字死○尹氏曰

焉有句正見齊餽不可受以明不受之為是也○人於不

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爾軒張氏曰人於不
當受而受其動於物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十一

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

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

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

陳孫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
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雙杖曰士
戟單杖曰戈士

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四書釋地持戟之士蓋
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

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上幾
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存疑子之失伍是借
失伍之言而譏其失

職也○邱月林曰亦多矣與三失伍相照言其失伍又不

止於三也下面民之轉且死者幾千人正見失伍之多○

雙峯饒氏曰凶年說得潤如水旱 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

疾疫之類饒氏只是五穀不熟 王政使然此距心意中

不得自專即下節所謂求牧與芻而不得也當曰大夫自

必有心委過於王也然才說非距心所得為則為王之失

政使然已鑿鑿矣但不敢遽出諸口取味其語意直

反對下節反諸其類立視其死作出脫語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十一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

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
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說約兩為之一樣猶常言
若他也求依令就地食草

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故作兩項 孟子言若不得

凡養畜日則飼之於牧夜則飼之以芻 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見得是箇求牧與芻而不得底了 孟子即趁此趕進一步言無論汝曾求牧與芻與否即令

果曾求牧與芻今既不得便當反諸其人而猶自晏然受

人之託以為非所得為豈非立視其死此語直揭心高距

心乃更無言抵對引罪不遑然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此孟子所以他下見於王也○輯語天下大禍皆成於

不復知用救民之良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為之○按孟子語意固是責他不去然畢竟本來未收與芻不啻關切一去亦何益哉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

先君之主曰都無日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

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說約為都治

邑恐亦是大契語語類又云王之為都又恐是都孔大夫

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則朱子已不執定一說

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蒙引知猶誡也為王誦

得行其牧民之志而不去者距心之罪使不得行其牧民

之志者王之罪也○精言為王誦之非單為距心請命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十四 課本 敦復堂

臣之失職民之失所一番陳述無不瞭然在目舉一距心

而凡為都者可知舉一距心之民而凡為都者之民可知

牧牛羊者不求芻牧求芻牧者無補牛羊誰使之不得

誰使之實有罪王於此雖欲自諉其罪不可得也究之

與距心終非知罪者特以孟子責備之不得不好為自

引咎取○按此節精神全在誦之契緊尤在為王誦字上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

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

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

○孟子謂蚺虺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靈鳥花反

蚺虺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

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或問小註子之辭

士師令言責意似也乃畧迹而諒其心也且虛說為其可

以言也正解似也句意數月二句只激之使言不實諷之

使去愚按在當下只是激之使言然既激之使言矣不得

其言則去情事自是相遠則諷之使去意亦即隱然言外

○條議何所見而諷何所見而諷此意原不可解孟子謂

其近似有理在於可以言是孟子欲諷之言故作此解

今既數月可言者必多其知之亦必已悉緊時蚺虺身上

方見得未可以言與句直逼入死港泛講刑罰不中尚未

緊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十五 課本 敦復堂

蚺虺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按孟子雖但激之諫未曾激之去然當日時勢

孟子激之即去亦由孟子激之而蚺虺去疏之道胥自孟

子有以成之矣下齊人云為蚺虺則善意固垂在蚺虺之

能去所以諷孟

子之不辭去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虺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

讓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按語意對上致為臣而去

是疑其不能諫直謂其不能去耳○或問小註齊人祇知

律孟子以人臣去就之常而不知孟子之外齊實未為臣

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

所得為是也不得其言如本章諫於王而不用

是也按本文語氣只泛說而概盡自在其中

綽綽有餘裕之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實

裕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概盡故得從容不迫陳善

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啟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

已然三宿出書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特持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公孫下

能識之

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勸少焉不入亦當去但竟得

此子則下便着休或疑孔子不悅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

同日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得地逼進

後來膳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

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

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毫寬展不得正與綽綽有餘裕相反

守言責可以不以去只是退綽綽有餘裕耳

不進之問以審可進可退之義者正孟子所謂綽綽有餘裕也

去 敦復堂

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

事使事也

不往又却為使出弔於滕

者則齊王之意陽欲借孟子以為重

見自是驩體王意以接殷勤反字兼往字在內既朝暮進

不與小人共事之意耳行事二字要看

事謂弔祭之禮那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公孫下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

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不惡而嚴程傳遠小人之道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怒

怒惟在乎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

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

猶與之言則便有所謂不惡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

為易之而不忌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

敦復堂

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臨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
既已能治辨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謂而其
自有不惑而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亦正已
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
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
以為驥正是治之者看來禮儀制數自是有司所當治者
豈以輔行之卿而遂規治其事只合依註為得○程竹山
曰弔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故謂不當言而斷於禮弔勝
之不言不公言也故謂不必言而斷於事總來都是託辭
按此章大只是平平說一似欲使丑自悟者與彼處對付
右師之不悅自是另
樣聲情而指歸則一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

然
孟子集註本義疏證卷四 公孫下 木 敦復堂 課本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
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言喪事木棺木也以已通以
美太美也徐搢止於贏不過是止宿之地若謂餘哀未忘
也○四書釋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微
乎曰徵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
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
及於齊其以母喪歸葬明矣然則既發而葬宜終喪於家
易為而還反於齊日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葬耳然
則何以為前日解日孟子之言有以昔與今對言者昔似
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
對言前日似在斯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
得是也此之前日亦言其遠者耳或評之日充虞詰一疑
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日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疑
問也陳臻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
耶處平陸以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權

既然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充虞亦猶是耳
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按古論今幾於文
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為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
公卿往復追用樹絕日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
則孟子反喋喋耶見顯出孝文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於
免喪之後者為得其實也按此論有關孝子之志人情之
實足以訂諸說之訛故為節
其畧使考古者有所折衷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孟子集註本義疏證卷四 公孫下 充 敦復堂 課本
下數句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震源輔
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

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
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
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精言非直為觀美二句正指
七十槨稱之之故此是推明先王之制見聖人原情定制
必如此始盡於人心耳人心天下人子之心天理人情
之至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分無貴賤總是一般下得之
正從此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
也或曰為當作而

也或曰為當作而或問小註此節說已所以美其木之意
貽仲且不得節語意乃謂只除不得與無財則無奈何耳
若得之有財安可不盡其心乎○集解上二句輕不過設

言以起下文則不得自是泛說葬禮如重累之駟皆翼之
飾有定制而不可僭越者皆是下得之方指定棺槨七次
更加以有財如何可不自盡
乃心正與木美之疑相針對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倏乎比必二反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倏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

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或謂小註勿泥且

節即應上節盡於人心一句意見得用之正欲無使土親

膚也○愚按意固相承而語更有進直說到無使化者土

不自盡愈益見矣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壬

於吾親也或問小註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為也不

聞言君子不薄其親正以見已當厚乎親乃反言以結上

文之意○按不以天下儉其親正與本若以美然相照應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校字人子事

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

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校也必悅且校然後於

心為盡蓋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

而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祿爵天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翼註私字重義非王命而問
若以王命問則明是齊欲伐燕而孟子亦就齊立論矣○
存疑沈同之問或以已意或齊王陰使之皆不可知然以
下文彼然而伐之語觀之其事必成於孟子之言也○條
雖開首下以其私問四字正以有下勸齊伐燕一段話說
也不然則不過沈同問燕可伐耳何私之有益未嘗以齊
欲伐燕之謀來告乃竟然而伐之則其以私意探取孟子
之情可見矣○說統燕以私讓齊以子噲子之事見前篇
私伐而沈同又以私問私字極有味

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

者皆有罪也說統可字亦只據公論說兩不得字乃是斷

告於玉與亦無王命看只重無王為是接仕為官也士即

傳之先君本是受之天子自可併合論

從仕之人也案引言子噲子之之國私相授受何以異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公孫下 壬

罪所以明燕之可伐也○需類孟子答沈同伐燕誠為未

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足吊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

方可以伐之如此方善按此即下節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意○文集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

我者而已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

不及公問燕而不能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

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

齊人伐燕或問曰勤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

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

天吏解見上篇集解或謂曰勸齊伐燕有者蓋不以伐
二字彼然而伐以上言已未嘗有勸齊伐燕之意彼如曰
孰可以伐之以下正言所以不勸齊伐燕之意殺人一段
語語與上段對照彼如字則將字俱不可忽過人可殺與
之人乃指殺人之人也何為勸之哉正與未也二字相應
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於理却是兩平

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
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
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

子之言則誤矣精義尹氏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
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
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詭之私耳豈所謂
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
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史記
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
當時傳聞之誤而史氏遂輕信之爾其曰文武之時則前
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
真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筆類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
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
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此而為之而不相謀孟子豈可
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孟子不謀之則其父子君
臣如此固不可伐之理然孟子之不肯伐燕之父子君
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又曰若殺其父兄不
共子弟則非孟子之意也○雙峯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
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
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所命者士師無道之國
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
聖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說總此章

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
奉天討非堯舜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武而征誅故致
燕之畔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異下節就齊論齊
見齊非伐燕之人孟子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予齊此處
要識得聖賢
大公之心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更謂燕世家齊王
以伐燕燕君曾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後立太子平是
為燕昭王○徐選齊王既以為慙於孟子則孟子之未嘗
勸齊伐
燕可知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執仁且智王曰惡是何
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
請見而解之惡監皆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
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陳氏曰
政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親視故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
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叔懼遂與武庚畔成
王命周公征討而誅之○或問小註管叔以殷畔不在
本句以字在上句使字歸重使字是章管叔以往事傳會時
事總為釋漸張本○吳因之曰陳賈明知齊王不取與周
公較量而反令其自說孰仁且智即一山字便倒在一
邊知而使之只要形起不知即下節周公知其將畔亦只
要引出那不知其曰周公未之盡亦正前不是不仁必是

不知定要坐周公以不知之過以聖如周公猶不能仁而
且其則王之慙自可解矣。徐邈看來陳賈謂燕畔不能
預知因言周公不能預知管叔而况於王則是齊王本無
可慙矣。推看齊王本無可慙本無慙待解已使齊王本
然水澤只為孟子分上不得不解。並亦王亦待解。日清
見而解之不是要王釋然於孟子却是要孟子釋然於王
不但以解孟子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

與平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 公孫下 至親非他人比正

善體本文二也字神氣出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
所不免矣語類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
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
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
不過本是怕武疾畔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
恠不知他反去與武庚何作一點不知如何紆出這箇
兒子也恁地狡獪想見他當時日夜去抄那管叔說道周
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
他抄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問是時可
謂護莫役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
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於郭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管
叔做出這事來驚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時既
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
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
更作此詩故其辭頗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慶源輔氏曰
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冥因之日管叔
之畔與燕人之畔其事誠相類不知管叔之畔與不知燕
人之畔其不知亦相類所爭在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見周
公事與齊王事乃大不類○按賈意以為王解入見孟子
開開徐徐舉周公使管叔問只要討出不知二字便直達
其意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味一且字見得聖人如此下
於聖人者可知孟子也不說周公無過但與言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味一宜字見得周公之過
為宜則他人之過便不宜只此兩字便是兩下箭鋒相直
處○困勉錄此處只以使管叔不必牽入誅管叔說我
語類云莫到此意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
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
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
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四 公孫下 至親非他人比正

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
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精義伊川曰象憂亦
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
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
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回書通記忍逆探其兄之惡而弃
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
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
叔不忍逆以其兄為叛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
人倫之至○按周公之過只是天理人情所不容孟子
亦不就實言而答之知其實是過如下文所云日月之食
有不得不然者故集註云其過有所不免乃所謂聖人之
不幸也而後人必曲為回護至云此過為
聖人所宜有而不可不有殊乖本義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順循遂也更改也辭辭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按

註更之則無損於明似民見民仰俱就日月就然本文以一如字貫下則君子之於過亦然須知不足重民見民仰

重君子有以使民見民仰總是一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不自掩覆之意與末句相對照

矣南軒張氏曰賈為君文責賈不能然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或問小註末句只是開論一番而

且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案解此節從然則聖人且有過一句生來緊論古今君子處過

不同如此見自愛者必以古人之自處而愛君者不當使效今之人兩邊俱各推進一步直以又從為之辭結六言外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公孫下課本便隱隱與賈請見而解之相激射所以深責

賈之為君文過也語意更不復粘帶周公○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

是心而將順之將順是將順其美意與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

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善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

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集註本義卷四公孫下課本便隱隱與賈請見而解之相激射所以深責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蒙引致送至也致為臣送

齊以賓師自處與泛為臣者不同然居容卿之位亦臣也

但不受爵故去就諱諱耳○集解道不行三字是通章骨

子孟子在齊為行道計非為解養計也致為臣而歸以道不行非以祿不足也惡知其不可不行之故專以道不行

為去辭十萬而受萬不過就時子連齊王之諱而云然故集註屢提道不行後四章亦俱從此起矣

王就見孟子曰前曰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

存疑得待言得侍賢者此齊王謙辭何朝甚喜言同朝之人甚喜也該君臣在其中○條辨孟子在齊王託疾以忍

孟子不肯就見今該臣而歸却以就見送別這是其原情稟既見孟子不知愛慕其道而謂前日願見不得喜孟子

之意不過止此而代同朝作謙詞分明彌縫自己不用同朝各異之嫌况王欲留孟子非不得自注者不識今此之

留而想繼此之見是送別語非留行語也日前日日繼此德而掩現在一段情事○若先日固所願也後日日繼此

耳便似有心請繼此之見矣今先日不敢請耳則于進之嫌孟子已自把守得甚嚴然後乃日固所願也則不忍忘君之心自是然然

自喻耳詞極婉妙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

四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蒙引他日謂時子曰他日二

之意。吳因之曰：齊王一見孟子，開口便說不識，可以繼此得見乎？是顯欲聽其去。至其他日，既時子之留，亦是見他遷延不去，故又謬為此說。且其所為留者，又只處之當國之中，不置之朝廷之上，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却遺了共君用之一邊，分明見孟子迂闊難用，而始使坐鎮雅俗，以博尊賢之虛譽耳。故孟子直以不可拒之。但使臣民矜式，而不行其道，已是虛拘，况連帶萬鍾說下，畢竟在利上計較，程子謂欲以利誘之，非深文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蓋時子亦明知王留孟子，非出於中心之而陳子乃徑以此告，便隱然為萬鍾所動。聊以銷繳王命，與他日兼金不受之疑，直是一副眼孔。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集註本義 卷四 公孫下

三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應首節再提道不行，則其義不可以復留。此

然此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夫時子惡知我之不可，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慶源輔氏曰：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然強言之則，計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國所願之仁，極下面固他以萬鍾為辭，且只故但言設使我欲就欲富上較量，自是降格作無聊語。

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亦其為欲富改，若云欲富，則必欲辭十萬之祿，始有在矣。行道之志引而未發，或問十萬之數，問百詩曰：鍾受六斛，四斗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矣。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此蓋孟子通計在齊所辭之數。

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亦其為欲富改，若云欲富，則必欲辭十萬之祿，始有在矣。行道之志引而未發，或問十萬之數，問百詩曰：鍾受六斛，四斗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矣。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此蓋孟子通計在齊所辭之數。

非一歲有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

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三

道不行，益見孟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子言外之意，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說越辭十萬

孟子集註本義 卷四 公孫下

三

受萬是辭此而受彼已不用，又使子弟是失此而求彼左

右望而問市利，是得此而兼彼事，雖不取其心之為利，則一也。稱言壟斷，則壟斷之斷而高者，乃商賈往來必由之路，此要津也。私為己有，則利權盡歸於己矣。為政者，即壟斷也。私字從上，獨字生來，私壟斷是於富貴中獨據要津也。魯商園曰：叔疑雖是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而原其心，亦是欲得此，又得彼也。此與壟斷何異？按此下二節，孟子只論說一番欲富情形，以見此輩之為可賤，而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其情亦何以異乎此。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慶源輔氏曰：夫

三代之初 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 雙峯饒氏曰左皆如此 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 不得於彼亦可得於此 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 罔謂罔羅取之也 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遠尤為不知孟子之心 翼註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中之客 蘇紫溪曰今人利心不窮究竟入於壘斷之歸無有所謂士大夫無有所謂賤丈夫一而已矣 賤丈夫未嘗學問知禮義無足怪也 以士大夫而不同於賤丈夫未嘗學問 援以自附矣 吁序哉 籍言據守要津則富貴盡為己有 球登壘斷則財盡入囊中以市心行市道未有不賤者 也此節釋壘斷之說正以見其不可為耳 按孟子亦非是認真說壘斷之不可為只胸中義不可留之故難以顯言故姑就欲壘斷之極言之以至賤丈夫之賤無非以羞可惡會謂我而為此然則今日之夫非以欲壘斷而為道

孟子集註本義 卷四 公孫下 三 課本 數復堂

不行自隱然言外矣 惜乎齊君臣不悟 其弟子亦不能悟也 看章末說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誠然而止 正復捨然欲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 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 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 故孟子拒而不受 餽以利誘之亦是從後數節語看出 此故內註屢揭道不行 但孟子所以拒而不受者意固不止 而以此說列之圈外

○孟子去齊宿於畫 畫如字或曰當 畫齊西南近邑也 或問小註孟子已去齊而猶宿於畫亦邑而孟子遽留宿於此自是望王留行心事也 我畫為近客之所以笑如其來方自謂善解人意中事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 隱凡而臥 隱於斯反

隱也 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說通章重在無王 記者善法 翼註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 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 集解客即奉王命來留也 看是如何樣留須是如後章所云王庶幾改諍者而後可 留也 不然孟子回齊將何所謂耶 茲之欲為王留者未嘗使之留而自以其意代留徒為齊王博留賢之名而不為孟子作一可留之地是速之行也 想客初來時孟子亦必以賓主之禮相接建既坐而言留賢之意孟子方不應而臥以絕之不應示不欲聞其言 隱几而臥示不欲見其人絕之 之至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

孟子集註本義 卷四 公孫下 三 課本 數復堂

語去

齊宿齊戒越宿也 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 精義尹氏曰繆公之待子思惟則子思之徒也而容之言不出於繆公待子思之事故孟子不應也 稱言繆公尊禮子思已到極處尚恐子思不留常使人周旋於其側以 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 繆達其意此是何等愛敬 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或問泄柳申詳無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知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 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汗行而事君側便髮之人者何以異哉 說泄柳申詳三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倚君側之人也 二子當詳

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為之留初不知中間自有維持
調護之者而究竟魯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耳○翼註上
人字是魯公使之者道達誠意欲子思知其敬賢也下
人字却非泄柳申詳所使者乃魯廷自有其人維持調護
恐魯公或失禮於賢也○渠解玩兩不能安可見子思與
泄柳申詳時有欲去之志却因魯公之所以能安子思與
泄柳申詳之所以能安於魯者而推原其不可以無人也
○爾語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
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間局旋
真是沒要緊○說統按孟子隱衷全在兩無人乎處所宜
深玩恭孤忠莫與獨玉難容當時齊廷設有同心一德者
為之左右維持則不必去即去亦可復留其如乞番求壓
之徒方排擠而讓毀之安能容其身哉故一則曰無人可
則曰無人借魯事反言之以捲捲致意他日曰吾退而寒
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處魯之事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
等至其所以自處則惟在於子思之一事若二
子則帶言之觀下文慮不及子思之言可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四 公孫下 三 教復堂 課本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
揭明所以不使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
應隱凡之故 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
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慶源輔氏曰孟
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
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
故孟子告之如此○案引上文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
則只見其類同故引之其實孟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
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言此只為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曉容處全在為長者慮不及子思一句上
子思之側之人是繆公所使今子自欲為王留我則不以
子思待我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絕于也子絕長者乎
要下一先字卧而不應亦不可謂不是絕○徐蒞及字作
如字看彼是泰繆公之命而道達其誠意者也子是不泰

齊王之命而自來留我者也○按
慮字只合就留行時看不必深求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誠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千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過故去
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通朱尹士識
不明于澤兩層皆已往事意不重重在濡滯一層故下文
孟子辨析亦只重此一層○說統尹士意見孟子今日既
然要去當時為何而來當時既來得不是今日何為去之
不速只歸重濡滯且千里見王便非漫無議見不遇故
夫便一定非真干澤則二字原是翻弄語上二者之疑
尹士已自家與孟子開釋只三宿出晝却是令人難解士
則茲不悅字
緊貼濡滯說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四 公孫下 三 教復堂 課本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當亦為濡滯
之說所惑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
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
也獲孟子只辨濡滯之疑不明于澤兩層似俱不備然亦
未嘗不隱隱破他觀其於千里見王曰是予所欲便見
不敢逆王以不足為湯武而非于澤之意亦明矣於不遇
故去曰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則此心誠不忍速去而
不敢以濡滯為嫌矣至下言王由是用為善用予則天下
舉矣又以見王之實可為湯武而非不明矣疑
破尹士而於濡滯尤重以其於當日情事尤為近也故
下遂接言三宿出晝翼註予不得已也此句重看

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為速猶望
王進也下二節俱跟此句說去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集解此節正與濡滯
畫時心事速字正破他濡滯字猶以為緊與是何字相反
下三句正解猶以為速之意改字或作改其不用而用之
欠滯註謂必指一事而言觀致臣與留行兩章並未明言
王不能行其道之意想齊王當日亦必有一小事為孟子
所不悅故託之而去如孔子去魯不明言受女樂之失而
託於嬖肉不至之類此處只宜渾講必求其事以實之則
鑿矣庶幾是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

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或問小註浩然句是承上起下
歸志既決後猶且惓惓不忘益以見三宿出畫之非濡滯
也首二句承上舉作小款予雖然又起蓋浩然歸志生
於出畫而王不追非生於已之舍王也故歸志雖決而心
自不舍王下六句正申明豈舍王哉之故○孟子主意在
安天下上王由足用為善實思所以用齊王耳非足用為
善之玉則孟子固不難於舍然非王用孟子則孟子亦無
自安齊以安天下故不曰足為善而曰用為善見足者
在王用之者仍在孟子不遠接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而必曰王如用予見用王者在孟子所常用者獨有一
○蓋論安天下道理則齊王欲安天下所常用者獨有一
孟子此孟子欲安天下所屬望者獨有一齊王此惠要無難
意則孟子欲安天下所屬望者獨有一齊王此惠要無難

絕望而於齊宜遂懸絕不忍舍也須兩邊回互合攏看來
方見得孟子平生本領及當日衷情○蓋滯固且上節王
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宿畫時望也見宿畫底心還是望予
之心此節予日望之是出畫後望也見出畫後底心還是
望予之心此處要認得箇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進濟時上
便似有他望一○說約說到此處衷懷愈傾矣本為行
進客氣自用不着○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
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
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
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此
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
所啟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
畧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公孫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
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按窮日後宿就小丈夫一句折倒正
矣○季衷一旦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君好底
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
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
復管以此對看所以為小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
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
來不得已之意耳○徐思贖曰齊王以天資朴實之士
而自孟子用之實有安天下之理以天下安危望之齊王
是其本心到此時說來是其餘意聖賢實是住不得○蒙

引此章自尹士惡知予哉以下通是愛君澤民倦倦之餘
意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只從此見得取捨汲汲之本
心是指未去齊以前說到得既去齊而猶不忍去便是倦
倦之餘意矣。尹士最有功於孟子當時苦無尹士之議
評無以發孟子之本心七篇中所載諸人與孟子相辨論
者皆無如尹士之優柔而深切主於義理而不主於勢利
其人品為獨高也且聞孟子之言而遂幡然而不主於勢利
責已曰士誠小人也嗚呼尹士其誠君子哉 李氏曰於此

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語類問集
註引李氏

說憂則違之而荷蕢者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
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
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
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
去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窮
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困齊梁也梁
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子齊有易以
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四 公孫下 美 敦復堂 課本

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

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南軒張氏曰充虞蓋亦察孟子顏
色之間若有不豫之意而淺心所
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
久廢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若有不豫色然而非其心
之果不豫也。後充虞述平日所聞之言亦是道途間作
師弟寬解語若以言行不相顧為談諷之詞便同倫父面

矣目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日與今日
所遇之時不厭下皆言此一時之意。集
解彼一時是修身講學之時凡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
只合反求諸己而已此一時則悲天憫人之時一身之行
止所關斯世之治亂有不得愆然於
中者然亦究非以怨尤而不豫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

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集解此節直上下千古從頭
說來為下節數與時張本五
百年三字最重孟子不豫根源全在此蓋惟以五百年為
定期貞元會合君臣相得自是世數運會之常便隱然對
照七百餘歲而王者不與名世不得有為乃世數運會之
變士君子有名世之具而不得名於世者所以不能無不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四 公孫下 美 敦復堂 課本

豫也。二必有乃决然之辭不是因王者而後有名世亦

不是因名世而後有王者總是氣運到五百年正氣自

治之時才必有王者便必有名世其間自是不先不後但

在孟子以名世自負語意却是以名世下王者非以王者

卜各世見得身有其具從古無虛生名世之理有王者作

應運而興雲龍風虎若合符節不惟追慕往古正以証驗

當今。按名世下者一者字乃從其德業聞望既名於世

而得名故曰必有名世者時文每指出此二字固屬呆用

竟當作名目一般於虛實字義俱失之矣故此二字須活

看若時無王者縱舍我其誰知正坐不會各世取俗下口

頭訟釐之說如此類者不少細心剖析則義味自殊

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

為之日困勉遂亂極思恰如民生久困則必復禮樂久衰則必振詐力久用則必神戰征久擾則必息就職
國時勢者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
豫也因之日以其教則過言王者十分該與再大不得
不得也以其時則可言名世者當此時十分該有為再遲
付之浩歎徐遜上節五百年云云只言其數此言七百
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已與上節相對照然或數過而時
未可既非亂極當返之時不必作轉輒為治之想尚不必
定有所為惟以其時考之又亂極思治則各世王者正當
兩相湊泊可以為而令竟不過王者得一有所為安能
無不豫改數與時雖似並舉而
語意却側重時一邊轉進更緊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狀合上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 公孫下 三 敦復室 課本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

治天下我何為不豫哉簡義尹氏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

之道也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

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或問曰

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

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憂乎曰天下

皆憂吾獨得不憂或問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憂理

盡性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

命之樂其幾是乎又集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應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

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大天未欲平治以
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峯饒氏曰孟子到此
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徐巖泉曰此節正是
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如欲三句乃假說之辭吾何為不
豫是歎起語正應轉天未欲平治天下句而明已所以不
豫也按此異常然於孟子當日深情轉似較合大約此
章自以憂世為樂天意只宜
於言外體味得之不宜硬入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各精義張子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

休也營遠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巨使之

日非也則任不受祿原非古道張子說不必攙入丑徒有
疑於孟子而
設為此問耳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四 公孫下 三 敦復室 課本

崇亦地各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

見於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徐遜初見便退有去志自

不能為湯武者知人之明也猶久於其國而不去者望行

道之苦心也既不欲變其去志故不受其祿然不欲變

其去志而又未決於去故第不受其祿而不妨於仕以觀

行道之機此一層孟子終未明言但以有師命不可請答

之恐亦權辭蓋以我無官守我無言
責進退綽綽觀之則知此為權詞矣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只

戒嚴耳蒙別國既被兵難以請去非避嫌也直是勢而

所不得去者實師不與臣同義果當去心果欲去豈為避

嫌姑留直是國既被兵上下戒嚴勢不得不且留且見王
天資亦可取故留而為卿以觀其久後感悟何如但不欲

變其去志故不受祿耳。存疑不可以誅或主義而言或主勢而言。當兼二者方是。蓋見王亦有際可之義雖云宿而不與臣同。然國方有事。然而去於義亦不是。况其勢亦有不得去者。要其未決之意。則屬望齊王之意居多。○徐辨孟子久於齊自是去意未決。尚屬望齊王可以有為。適有師旅之命。勢亦難請去耳。孟子却將屬望齊王之意置而不言。而但以繼有師命答之。此亦見孟子既去齊後。浩然有歸志。而王亦不改前失。以反孟子。孟子亦有何時勢難去。答了便休。○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說統通章俱重不受祿之意。於崇節言已。所以不受祿之由。而未節又言所以不速去之故。亦只是發上不受祿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以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後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四終

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崇徒為荷留也。談此篇。蓋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四

公孫丑下

早

教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為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句踐載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四書釋地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苟有事於楚。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陸士謂世子非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集解特書過宋。其非便道可知。不以事大為急。而以見賢為心。秉彘之好。發於誠然。即此便可見性善處。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五

滕文上

課本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

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

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精義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

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按此是私欲之蔽。前一層然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子必與揭明。○語類問誰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蔽如日月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

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礙無礙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如此方是讀書

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

用力也謂堯舜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

者所以驗性善之實○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

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問人未能便

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

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

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是他的箭箭皆

欲其中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已發

是善○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

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實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卷五滕文上

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

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

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廢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

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

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實

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

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

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

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文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

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才

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蹊願淵公明儀之

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眼眩之藥以除深

網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四書通孔子亦嘗說性善曰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

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

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

集註釋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

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咎咎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失吾所料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氣

會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而論○蒙引欲

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性而言也聖人可

共知仁義不假外求者以仁義皆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

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輯語性善堯舜固直窮

本原然正是援引庸眾以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

旨如此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

孟子自著此節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

自是記事體

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

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謂伊川謂

何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何便是千萬世說性

之根其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

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條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

有善而無惡○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孺子將入

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

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

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

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在於

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靜中見得動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

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

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

行即足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或問有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

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

而荀揚韓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
氏者出於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于孟子
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
差吾說為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為是說以
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為得
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
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靈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
且又不究秉彜之實德而指為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
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
體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
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按此條痛闢邪說因
論性而
并及之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復扶又反
夫子扶又反

孟子集註本義准彙卷五 滕文上 四 疑復室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
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
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
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
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
然如擊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釋而信從矣世子復
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歟故孟子之言雖若怪
之實則喜其能思而釋有以進乎此也○語類孟子初見
勝世子想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子
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子
見其領畧未得便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
可以至彼若更說便得退了當時致勉之言想見其好情
其不全記不得一觀○稱語孟子此言固是勝世子破天
荒平生未聞之語於其復來見坐立未定不啻開口舉似

却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
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萬機迅利處○存疑
疑者疑於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為堯舜
之說未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曰
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箇上古聖
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是這一箇道理○說統
統故孟子言世子不必二三其意天下道理只是一箇下
節歷歷引證使知聖人必可為教他狠下手只是為堯舜
更無別法○四書通集註不日同一道而曰同性者蓋
推本而言根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性
即同此道又何疑焉○紹聞編天道一而已矣正恐世子
疑所言為高遠難行而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故孟子言
這箇道只是一箇堯舜之能事即吾人之能事人亦只欲
向前一蹴故我今亦只得說堯舜之所
能為者望世子安得有兩般說話

成謂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孟子集註本義准彙卷五 滕文上 五 疑復室

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
成謂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按此段猶只概論之詞到兩
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吾字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
為自道愚拙只渾講亦得
則皆如舜也說統舜何人子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
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摹擬上着力有改作敢為底氣象公
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是自付自憂底光景公
明如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
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說統
我師是周公說底孟子把公明儀引來全要摹寫得公明
儀信周公意象出○翼註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

次玉吾人亦能師文于意○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謂
為我之師也○語類三子之事成觀若參較彼已願子則
知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孟子既告世子以
學者也三者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尚志孟子既告世子以
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

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文集孟子引三段說語緩人如此
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餘奮
發興起處處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真
實得力處述此正是要世子篤信力行處然只在三賢
口中見有此意至下節方拍合文公身上說○蒙引吾何
畏彼哉以其道之一也亦有為者亦若是亦以其道之一也
周公以文王為我師而公明儀請非欺我亦以其道之一也
也此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
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
意也○餘統此節語意全要他意氣激昂勇於希聖底
口氣一面證明道一面與下若藥不願眩緊相貫注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滕文上

六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眩音縣

絕猶截也在山金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為學無不見
之行事滕文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即令其就

一已之性善則國無不善矣善字正與性善字相照書商

書說命篇頤眩憤亂藥相服教他麻了一上及其定疊

不足以往惡而為善也善其中在大道一而已矣其終在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勉然非可以安生而進也須有刻苦之實功去切身之實

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皆可為聖賢學者固當以聖賢自

勉然非可以安生而進也須有刻苦之實功去切身之實

病方可與造聖賢之道耳○蒙引言猶可以自立也此於
性善堯舜之說何預蓋惟其自克而不安於卑近則必積
充其仁義之心而以堯舜為法其心必正其身必修其
必治矣此其體用一原之理又有不可易者○語類問滕
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已知之日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信不
的也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
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問孟子初教滕文
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國小絕長補短
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
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君者告之兼又不
多時便為宋所滅○愚按孟子之言

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

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

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文集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滕文上

七

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

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

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

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

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

為不肖是皆稟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

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兩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

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

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講得堯舜便處財便識得

善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

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

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

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

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日世子疑吾

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也。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事雖有至難者必可至。先善乃人所固有而為之不難。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難順且易亦須勇猛着九屬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頓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以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開曉學者最為深切所宜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工夫始得。
通章結穴在引書詞二句是孟子揆繫為人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說統世子志行喪禮根源全在於心終不忘向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此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八 教復堂 課本

心可見人性無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也。○係辨只問孟子便有不問父兄不問百官意在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會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既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

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

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

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下三年齊疏既粥是正告世子處○說統通章大旨

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足誠在我句向相應 但所引曾子之言本

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

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

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屨也屨布也

既葬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

之禮也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既粥

之食何也大夫服不安而食有不甘也其為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既粥喪禮之

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子之正傳而於文武大經之際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文武大經之際則既識其大者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九 課本

有不可得而能者以是為主而動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善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節文度數之外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謂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

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得不免乎私意之遷而已矣○語類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與英木果

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有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或問小註孟

子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不說到細碎上只說大經大本○曾子生事數語自是

沈論人子之禮如此孟子引來特以起下喪不可不盡之意也○纂疏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

是無古今之異按言此以見三年之喪不可不盡其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勝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

兄弟宗之故勝謂魯為宗國也謂類古宗法如周公兄弟

為宗至戰國時勝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

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或問小註三年之喪周公之禮

公勝叔之始乃後世不行三年之喪者故註云非周公之法本然

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

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

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說志言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五 滕文上

十

課本

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

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

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按此

與註義異然亦可參總因三年之喪之禮其廢已久自二

國先君皆真之行可見故父兄百官不效姑妄

稱志語以為世子告不復計志之本義云何耳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

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

彌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

必偃是在世子好為音去聲復扶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說世子因父兄百官不我

意欲不行三年之喪但恐行之而不能足父兄百官之心

遂不能自盡其心耳此盡字正與親喪同所自盡盡字相

應故孟子告以上有下必其但思不能自盡其心無患

無以足父兄百官之心或問小註謂然友數句自是反

躬自責語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

仍打轉親喪家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

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以上皆孔子語

言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仍縮合不可他求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說統前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後

君聽於冢宰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是制禮之原

當喪禮廢壞之久子之生平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

禮而父兄百官不汝足誠是也然為子計但當求之於已

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未復丁寧之日

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求之於已無有

不應者按此只轉釋自盡非責人之我應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

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左傳魯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

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謂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

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

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

廬者於中門外東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

牆下倚木為廬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

知禮也。慶源補氏曰：可當作皆條辨皆字，意在可字之。知禮也。○宋解世子曰：然誠在，是因孟子不可不為。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也。五月居廬，四旬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五旬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四方來觀，因聞居喪之盡禮而來觀其葬禮也。如孔子之喪，自盡而來觀者，一般不必指帶者，顏色之戚，二句極寫自盡者大悅，極寫自盡之感，動人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義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滕文上 三 就復堂 課本

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子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巳。方滕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講然爭之，及遠東而行，又以爲知禮者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路常發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彙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有不能行何怪于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西書通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

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興，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蓋見人性之善，而堯舜無不可爲也。○精義爭氏曰：聖賢之道，繫於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于信與不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之德，環天下卒無所遇，悲夫。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慶源補氏曰：問後云使畢戰問，此但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卽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絢音陶，亟紀力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滕文上 三 就復堂 課本

民事謂農事。○後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問爲國卽告獲之焉。○爲民食所由出者，而○鞫詭民事，以農事引起。通章之意，皆在民食二字。可見制產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承及此，惟其爲君事，人君視之爲君，而不知其不可緩也。○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詩：幽風七月之篇，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政所出。詩：幽風七月之篇，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政所出。使管仲朝夕誦詩，以教之。其七章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稷，禾麻束稷，麥稷，嗟我農夫，其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也。百穀此章終始農事，以極言農勤艱難之意。于往取也，綯，綯，用蓋野廬之屋者。亟，急也。乘，升也。詩：傳：晝往取，亟，升其屋而治之，不待督者。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而自相督戒，不敢懈怠。如此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

可以為緩而忽之改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

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然玩之便見得民事真

不可緩之意君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

也思過半矣○輯詁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

乘屋只在未向中看出民間開時他事勤渠都只為此事

乃見其不可緩之至○條辨七月之詩言民事者其備孟

子不引而獨引此四句見農事正迫之時民不敢後猶為

常事今於農功既畢八此室處之時而即亟於乘屋為來

一章大抗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事不可緩之說民

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事不可緩之說民

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

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明君必恭儉禮不取民有制自

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節

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即農事內蓋必教養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滕文上 古

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

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

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而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稽言惟罔民不可為

禮下儉以取民有制必字是斷然要如此語厥緊從上注

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

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恭則能以

儉儉者必恭禮下取民則恭儉實德之流行也分田制祿

二者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故於此

兼言之○輯詁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是下面十五節分

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為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

間然有次第○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分田制祿

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

亦僅帝王之糟粕矣○禮制相表裏○此節是制法之

論前後大意却是因說禮下取民有制而推原其由於恭

儉後此二意一願一逆俱在下取民有制而推原其由於恭

制取民有制者以戰國之君只是賦歛法本無制所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滕文上 古

產才自定產自不取

於民矣二事實一事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

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

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

各異其說尤的當○條辨禮下取於民有制雖是並列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集解五十七十

貢助徹是取之之制而取之之制即定在制民常產之

中故三而字是合說滾說語意歸重取之之制上制即所

謂什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

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

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

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六

夫有滄滄上有道萬夫有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周禮冬

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

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浍趙氏惠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

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匠人所職是也大同徒之

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

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鄉也遂人掌六遂

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

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鄒五鄒為鄉五鄉為遂為

遂也皆有地城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

萬畝之田也滄廣二尋深二仞滄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
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滄之水川上有路
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
田為之經界十夫之田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
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
畝外其滄橫此鄉遂之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
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
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
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
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
為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
一則以車連屬而言也奉新陰氏照曰鄉遂在近郊遠郊
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塗路都鄙謂
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遂
畫為井田述朱此條與註異不可從雖丘氏論井田有活
法謂鄉遂亦有可行井邑之地都鄙亦未必盡如指掌之
平基盤之畫可以盡行井地然此只論其常未盡變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七

陰氏之說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文集

終屬偏見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文集

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

謂之徹見不是通用貢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

助二法而謂之徹也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

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耕者九一及下文九一而助

知其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

然也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為八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

舍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前漢食貨志理民之

造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

是為步百為畹百為夫三為屋三為井井大一里

八十畹餘二十畹以為廬舍出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益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

不過什一也述朱下文云九一而助此又云實皆什一集

少之別非也注又云有十一分而取一之說似有取多取

就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算則為什一合公田私田總

計一百十畝則又為十一分而取其一商周授田之制止

有七十百畝之別廬舍止有以二十畝十四畝之別要其

取數大畧一般不必謂九一為多什一為少十一分徹通

而取一又加輕也大約其實皆什一為少十一分徹通

也均也借借也均平而無多寡之異是有廣大公之意

助法不於私田內取民之稅而惟于公田內借民之力是

有寬恤仁愛意思精言此節在什一不富心腸下言三代之

制產取民之法同一什一皆為仁不富心腸下言三代之

同而助微尤善以見田不可不井耳微者二句若但疏難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六

名義有何意味助是助而不稅徹是通力合作計畝均分

俱隨年之有無以為上下與貢法有常相反此二句正見

助徹之善下引龍子言貢助之善不詳言貢法而不復

資助者以助之善已提明在前故也徹雖與助稍異規模

亦大畧相等孟子所陳助法是徹法中所行之助不是商

人舊法觀方里節可見但徹法兼貢法在內故龍子只提

助與貢比較而不及徹孟子恐人疑徹不如助特引詩以

不能成就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

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盡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

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

其來亦遠矣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

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

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可盡於其細

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

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

曰三代授田之法而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

氏亦有說焉然皆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陳

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

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得服先疇之田歟其

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得服先疇之田歟其

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商而後世彌大而

用廣故授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按此二說專論夏商而

義亦通但此後通增其數縱或有解於殷之繼夏終難解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六

於周之繼殷蓋夏時止行貢法田尚未井或可增添殷則

井已成矣要增七十而百畝此豈粹午可以改得此語類

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語類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三 課敦復堂

一王之興必將改政... 而無益於民之事也... 助而不在于乎七十... 以周尺八尺為步... 制宜之法亦有可... 易人多故其畝漸小... 矣。愚按孟子之說... 尺之不同似亦有... 終為臆說也。朱子... 泥於其文此為至... 說紛紛率皆傳會... 而無當不敢存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動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

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

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索稚幼子也

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

始於粗終於精古之為不為此非不知也

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

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

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

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時則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

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為良不得人

而用則為弊

中也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常法年有豐歉而稅無增減

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欲滿其常數

也。精言以豐年為準則病民以凶年為準則病國酌量

於不豐不凶之間使下可裕民上可足國必通數年校之

而後得中先王立法原具多少苦心但妙處在有常而善

為奸然法一定而無以轉矣助則借其力則樂歲寡取不

畢故貢說有公田為助無公田為貢此承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是來雖周亦助言周之微亦助言公田則助在兩
助處多不助則必不言公田之助也則助在兩
公田句身前助微助並提此云雖周亦助見微不異於
以終徹者徹也二句意○愚按大指只申明治地莫善於
助耳引詩援據公田為難周亦助起案看由此觀之句自
明為井周之公田在私田中隱而難見此據周禮辨股周
夫制看周原是入家同養公田孟子不消說此節了然如
異則看方里節註中何以云乃周之助法此又不無可疑
可見此等處過求明畫則疑實轉開反失孟子當日言詩
之妙矣大抵徹法原本乎助私田孫不助則非公田孫
不徹則非民但徹法原本乎助私田孫不助則非公田孫
之徹徹法實兼乎民山林陵藪不以助之廢而盡易
要於雖周亦助義却看得真道得實而必以此時墨中
須識得助徹法雖稍殊而義實相承處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語 課本 敦復堂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
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似養氏為義序以習射為義趙氏真曰
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者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
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皆鄉學也語類
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各之義舉其重者耳皆鄉學也問鄉
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熟與教之日鄉大夫有德行而致
其仕者俾教之紹聞編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有
道德仕而歸者為之師民春夏出田坐於里門冬出後時
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居宅里餘子
皆人學庠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序於述中立學教
黨學所升也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

知人生斯世出入作息皆有教有師後世里於民最近而
無學上與農邦常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俗無所於
考而所教所學又與古異宜不足以化民成俗也季安
溪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
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兩無學求之
涼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求之中
世始謂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
得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為置校而邑殷之時州莫不有
代焉周人脩而兼用之而黨尊庠以術此自古及今其制
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為義鄉近於
故總乎德行道藝容節而以射為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
備孟子之言必非無據也○精義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
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顧氏
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顧氏
者國學惟天子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鄉學則隨所在而
至卿大夫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鄉學則隨所在而
酌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倫序也父
而待用其不然者則又歸之農而士農乃分矣倫序也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
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語 課本 敦復堂

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條辨明人倫有起化原於上
者有率循責於下者二意要兼看○精言學則三代共之
對庠者養也六句皆所以句向是推原設庠序學校教人
之義人倫明於上二句是教之事○雙學僕氏曰孟子
敘時君行仁政只是養與教二事井田以養之學教以
之告齊實賡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與子自相親
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
長與幼自相親朋友以道相親夫婦以義相親非尊君親
上之親恩被此義亦自隱含在內○或問先王之設學教
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睹其效何耶曰
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誦歌弦誦之聞酒掃應
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

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俯已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
姓親曉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
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心雖有其所以勸勉督
之者又適所以作其歸無所化俗之效如先王之時
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稱風靡流破壞而
得有所以成其德者何望其能化俗之功哉俗之變而
變流俗之變而後於先王之意顧若屈於俗儒之陋說而
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
亦庶幾矣乎。文獻通考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
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
周禮地官黨正各率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
祭禮則以禮屬民州長率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
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
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鄉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
莫不皆然。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
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敦復堂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
此可見。語類問滕文公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為後
得事看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
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或問小國七年者非是
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謂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
方做得。援為王者師正是聖賢放開眼界看若認作無
聊語便非看集註澤足以及天下是何等胸懷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敦復堂

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為即乙為
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馳故又勉滕行王
政見鈞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
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
必法為師之明驗也。○按此節自是承上文作進一步語
雖詩於文言新命孟子於滕止言新國固未可鑿定國新
則其命自新但就本文下於滕亦對文而言却未嘗無
欲動滕文之意。按動之正所以策勵之也子力行之何等
着實若仍枯上必法為師未免將此節看成複沓語意不
喫緊矣。○力行緊貼上制產與學而言。子指文公諸侯未
而制產尤急。故下文使畢戰問井地。子指文公諸侯未
踰年之稱也。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
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葬而襄公會
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扶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井地即井

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雙峯饒氏曰溝

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蒙引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日繪日川皆是塗陸界也如日徑日畛日涂日道日路皆是封土塹也直音曰五里一塹植種木為界○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自經界始者使彼此之分限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正恒產所以制處此法不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五

滕文上

无

敦復堂

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

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輔氏曰若

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羞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汗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本存心慢則日趨於壞○蔡澧曰君開阡陌為田而經界盡失矣想經界之壞亦不如商鞅只是一慢字能使他漸漸源改彼此侵奪故行井地者不過就本來之溝塗封植一經畫之耳復先王之舊制非必創始之謂也○情言慢是惡其妨己不欲脩舉意暴君汗吏要貪暴冬取不肯正經界既不正經界則素強亦困之為矣彼強強兼井只是自便其私於此害遂不暇問了○豪強指在下者言貪暴指在上者言○法不貸於豪右斯有以正之則分田惠可及於貧發此豈可墮於暴君汗吏

制祿可不勞而定矣紹聞編凡水陸古地不得為田者頗

池無經界則無井田矣故孟子以為仁政必自是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此法誠脩則田有定分而豪強

不得以兼井井地均矣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穀祿平矣謂之曰可坐而定甚言其易也○助法以平原廣

野書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水道隘則不足以為水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若

貢法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蓋是

由谷穀澤之謂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擊闢故溝洫不

言尺寸所謂遂經川路者姑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為溝洫之下為田爾按此段大意即請野節所載通考中說

○後世拘於調禮遂溝洫澮井邑丘甸之形謂其必截然

正方整如棋局故以井田為難行殊不知孟子當井法既廢之餘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之一語此一語誠得

其要所謂疏通簡易經綸之活法孰能過之經界之中但足九百畝之田即為一井而田間水道則可聽其自往矣

政程氏兄弟與橫渠張子之言井田皆不屑屑於既往之

迹而能不失乎先王之意灼然可以行於今學者誠能熟考而深味之則有以知聖賢之作用果非拘儒曲士牽制

文義者之所能知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

人而耕者蒙引將始也言始必有為君子者是以分田制

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

為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

以待君子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正見助法當行而經界不可以不正也○說經孟子初意只在取民有制及野人分間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必有

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而君子野人必兼舉而互言之乃完得箇助法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對下二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此

見制祿即在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

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百里內為六鄉外為

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

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

都大都焉遂謂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

王國百里外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

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中什一使自賦若將周

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

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又曰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

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

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加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

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

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

牧之法按此二條野與國中之所以異者當以此若論地

則豈可謂國中無當井之地野無當自賦之田講家動謂

都鄙多平原曠野鄉遂包山林陵麓朱子却未曾如此說

○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

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

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

法如此○家引君子之祿所謂君子十卿祿鄉遂四大夫大

夫倍上士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

治野夫開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可十夫耶周禮於

明言鄉田同井安見國中六鄉用貢法耶遂人之交明言

而概屬之國中者乎且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下文

地則鄭郊外之說得之而六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下文

鄉在內為天子所食之而六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下文

五百里為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又鳥知其為貢為助乎夫天子之地方千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在國宅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

鄉言九夫遂言十夫原屬互文以見例不可判然分畫此
處孟子就滕言滕只合就孟子意發明不必附會諸書以
益其誤又此節言分田制祿之法緊頂上治野人使養君
子來至井田形體之制自有方里而井節在○憲按井田
封建之制至戰國時已不可盡考故孟子於此章云此其
大畧也爵祿章亦曰嘗聞其畧必細加剖疏似於爾時語
氣反覺有碍况考核未必果真即朱子亦云恐終不能
定論不如止就章意及本註發明為得又本文節首特下
一詩字想見孟子亦只是就五十里之滕而言既不足具
鄰甸縣鄙之類亦無甚蕪澤山林之異故第以野與國中
已具信所謂通而簡易者也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
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虞源輔氏曰以其請野九一而
什一使自賤則當時之貢法亦
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三

敦復堂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精義伊川曰
圭田祭禮之田也祿外之田也○語類問圭田餘夫之田
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
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或問小註問卿大夫之圭
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曰恐圭田亦只是給
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入
家因為之焉如有田一成有象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
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據圭祿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
此意看來亦是井田中事 圭祿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
祿者祿已行之但此未備耳趙註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
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
也圭祿也土田故謂之圭田○集解上節言制祿之常法
制祿因在位者之常祿而世祿以養其子孫雖是格外加
恩乃文王治岐之政與助法相表裏者故亦曰常制圭田
與世祿又不同註補世祿一層見先王加恩之無已統言
卿以下者制祿自有定分惟此乃分外加厚之田故一視
同仁無卿大夫士之別厚及先世正所以厚其臣而教孝

教忠之意皆在其中矣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

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

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語類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
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
大概耳未必會見周禮也○或問小意一夫之外有未成
丁之餘夫尙未受田者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保
丁之田是養君子而念及君子之祖宗餘夫之田是治野
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為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
篤學周詳於此見矣○我二項亦俱是經界事專亡友
張曉樓云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則亦以同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三

敦復堂

井所助之牛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牛與九之一什之
一其數適相合而祿外之祿無不得其平餘夫二十五畝
是由百畝而四分之二其數亦適相合而田中無不得其
之九國之什其數亦適相合而田中無不得其平與野
上文請字直貫到此二節此乃從上節兩項內抽其零星
錯落者言之以明令中分併上節乃得
乃大正也須布算畫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說約死者徙者
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其業之風上句
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說
鏡鄉田同井句是一節極細所以明無出鄉之故而即為
下數句之緣起○困勉錄此節鄉字舊言一方耳不可作

鄉遂之鄉春禮書以鄉田同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井甸經鄉遂之亦為井非也相助以望而彼不可以
相助以望而此不可以威武相助以望而彼不可以
言下相文相助相狀皆言同井之事各同井者皆然自
井至於鄉比鄉皆然則百姓親睦見井田之法既行不
有以厚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也○集解此固因同井之
之法使然亦是久則習俗自然如此可見助法之非
之善至於同井者如是則同溝者亦可知先王法制自非
詳於野而畧於國或乃分析鄉田謂國中同井指野以鄉
為鄉遂之鄉者轉覽多事且集註謂同井為入家而於鄉
田無明訓亦可見矣○文獻通考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
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為助疾
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
人有盜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
暴戾刻核之小人也○又千子曰此一段即周禮比閭族
黨之法後世保甲鄉鄰其意多出於此但古人以分田為
務使其情意相聯自無涣散後世不均田制產使有樂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課本

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為文具而民不堪命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谷訂中公外私先
助法若周之徵法則公田雖在中私田雖在外然既通力
合作則更不分中外先後矣只因井九百畝句是周之田
數不是商之田數故集註云此周之助法謂以周之田
行商之助法即是孟子所訂周之助法也○集解周之合
作均分雖與殷異然井便分中外便分公私公私便
分先後豈周先王空畫一箇井字只取其通取均而於
此等意義盡行抹去乎况既曰計畝均分則八家各收私
田百畝之入君收公田八十畝之入公私較然則周之實
行助法可知註語斷非懸就○源補氏曰上既言助
只合依文訓義不必經傳相證○

法之善故此節遂言周之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說統此正是經界處方
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為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
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別野
人之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
意也○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困勉錄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
形體之內○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
助裏面事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
此歌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
風益見助法之善○輯語方里而井節止舉一井規制而
凡助微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
具○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
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
助皆宜渾淪若說明則此節贅矣○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
省文耳便見得野人之分宜養君子不妨竟主別野人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課本

單自可見雙也說統謂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之言並批亦即就別字上見得上言野及國中二
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
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四書
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問潤澤之說變峯饒氏曰前
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人情宜
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
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渠解天畧只是大綱對詳細條目言不對潤澤言潤澤
乃是其中因時制宜變通之妙非條目之謂也○養合註

前七節皆是叙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所以
行治法者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輯證以上數
節是孟子事末節是滕君臣事界根甚明發前對文○
言子力行之後與畢戰言子必勉之到此乃一總敲實○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

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致
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

奪宮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
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

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滕文上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
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郵患厚本抑

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張氏曰并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并田之本也天要在分

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庶得其制則
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

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
子時并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存暴君雖去其籍猶

不敢易其名也至魏始蕩然一泯其迹而堯舜雖去其籍猶
與其名亡之矣○雙峯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闢端便

成下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王制與周禮
漁豳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
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耳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
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田用貢法阡陌是田
間路古人車制一車溝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

大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
國并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索性壞却○述朱井制雖云
起於黃帝然唐虞典謨中未有明文府倚事和其時固教
養兼舉矣若行井田何不一道及一可疑也禹貢一書則
壤成賦貢法彰彰若唐虞已行井田禹又何容更定賦法
二可疑也三代聖人創制立法大抵皆至公無私殷因貢
之不善而改為助民自樂從若助法既善盧舍溝塗既有
成規武周豈肯變易舊章終更多事或云自七十而加一
百增田三十畝民所樂從然欲毀其已定之廬舍已成之
溝塗勞民傷財所不得不償所失民豈樂從三可疑也看
黃帝雖有井制未必果有成規而禹易之以貢殷既七十
而助周未必更以百畝然則孟子何以云云朱子或謂語
類已詳辨之凡古人制度有可疑者無不詳考其理無甚確據
只隨書立說闕之可也○爰獻通考古之帝王分土而治
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
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
祿平貧夫家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汗吏黠胥不能舞文
以亂簿書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界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滕文上
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校
之佃容程其勤惰以為子奪校其豐凶以為收斂其東阡
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事乎考覈而姦弊
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諸侯既不知留心民事加以并吞
之後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弛墮而姦弊滋多至秦
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
賦漢既承秦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
賦月有限而限土之還授其法無窮雖悉知其土地
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
民俗之弊直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
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
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探其本原皆由地廣人衆罷
係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授也自秦至今千四百餘
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分世業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
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漸壞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
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
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
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開田產以與

百姓矣秦於其所富與者取之所富取者子之然公襲既
人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
田是強奪民田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稱
義伊川曰必井田必封建必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
做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做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做肉
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
也述也者聖人因一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
時之利而制之也
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
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
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語類孟子說制
已如田之什一喪
之自天子達之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美 敦復堂 課本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
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 捆音關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
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
農家者流只是力耕為事耳許行却是託神農之言以欺
世一為字中便隱藏並耕諸說在裏章首特書有為神農
之言者許行一句劈空立素 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
嚴重如山便是春秋書法
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治野人養君子
正與並耕相對廛民所居也
民廛之廛乃左右各三區 民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
之廛與後市之廛自別 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說統曰衣褐
便見不用儒

衣儒冠曰捆屨為食便見是自食其 程子曰許行所謂神
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
方稱黃帝之說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
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
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
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
妄乃欲以是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
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
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
世小道必稱古聖賢為
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節首提出陳良之徒即反對學許
行為倍師伏案此亦春秋書法 邦所以

起土耒其柄也蒙引相言蓋非面對滕君也上文則曰踵
必拘即作面對亦無不可○稱言陳相後雖倍師此亦不
見許行向無異志負耒耜而來只是慕仁政非一負耒耜
便是並耕種子也罪案自在後蓋其學上此處但可作
伏案不可作斷案○按兩人之來稱說界同而來歷與其
行徑自別即負耒耜而至亦是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意
耳非若許行欲借此售其並耕之說也故與上節俱詳叙
之須兩兩對勘越激得起後而
陳相之悅許行直是一落千丈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
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
日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養音雍破音

養食也朝日養夕日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

民事也厲病也集解滕君則誠賢君也畧作一場正為折

便是有道之賢君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唐虞三代後

絕未聞此語所謂為神農之言者此也主意只在與民並

耕上養殮而治帶上食字說下見必如此乃得為賢有倉

廩府庫正對與民並耕不與民並便是厲民徒以自養正

對養殮而治後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

之法精義伊川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非其志願也其

勢自然如此只為於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雅曰聞

道終不曾實有之按陳相所以盡棄其學而學許行者由

於本末信道不篤不然許行一妄男子耳鳥足以惑有來

歷之人物必先腐也而後許生之故非復語○蒙引陳相

述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以刺則在孟子也○徐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五 滕文上 聖 課本 敦復堂

辨只一箇字便是分君子不野人故曰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天去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

之說彼則曰冠素冠素乃布為之者也即曰自織之與至

之地矣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即事以糞故

又有釜甑爨鐵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其意已見也○愚按

此處尚是上文已看下文接言以粟易械器者便從他

與許子奚為不自織句作長參差對陳相曰百工之

事不可耕且為亦是與害於耕句參差相對切莫認本節

語氣已下如時解以種粟作一頭衣冠銜銜鐵板分兩脚

便不見孟子文章變化之妙矣○衣冠銜銜鐵板分兩脚

鐵直是耕以內下節械器即承釜甑鐵而一層進一層

一步緊一步故本節語氣本不須合下而全○冥因之

曰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且

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閒架何等

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五 滕文上 聖 課本 敦復堂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

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

可耕且為也舍去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凡民生日用所

該以之屬二字下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

文亦兼百工言之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陶治厲農夫之

不為厲民却於追進一步。其就他本身詰問。且許子何不為陶治何為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三箇何字一氣。墨下分明是盤詰他。一箇何字。且為陳相到此不覺直吐洪狀。日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味一箇字。分明投入孟子。固積中。更展脫不得。○翼註此節。只承上釜甑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何不為陶治。與上矣。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二句。與上害於耕相對。人但見說話多。故另作一段。耳實連上節。俱是詰問語。○否。訂不可耕。且為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妙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巳口中吐出。乃見前一路。○法之妙。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食音嗣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聖 課本 復堂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蘇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乃可耕。且為。與。○按陳相先說。害於耕。其理已屈。其詞已窮。孟子尚不遽折他。復以釜甑鐵。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一句。方得得。有九。然則字。如驚風掣電。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其旨。滔滔汨汨。陳相直目。從吐氣。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蒙引恐人只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為古語。而以下四句為申釋之辭。故集註以為皆古語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

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條辨首二句。却特地提起大綱來。說天地間。大綱有兩樣。人亦大綱。有兩樣。事。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為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為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蓋孟子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不可一平看。○惟或勞心六句。是發明有大。人之事。二句之意。故只當兩兩平看。不可側重半邊。說用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二句對說。如此方。說得天下之通義。出而非君子。莫治。小人。小人必當養。君子之意。自見矣。○西書家訓。義者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故曰。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養。其。上。然故曰。通義。○爾軒張氏曰。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養。其。上。天下之通義。如許行之說。則天理之當然。於小惠以妨。大德。呢私情。而傷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按引古語。闢。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精。義。呂氏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百畝。不為不足。則貧。富均矣。至於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論音葵濟子禮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與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上蓋難言之。神農、洪大也。橫流不出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

成孰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蒙引惟

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逼人，舉

上下文相屬之大意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

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蒙引當洪水橫流為害，使於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勝文上

之暢茂者，道途既為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逼人者，又

方集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無可施。舜灼見其

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

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功於水土。○蒙引揚氏曰：舜之臣

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蓋天下治所謂五臣

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則禹

雖欲施功，不可也。故孟子論五人命益德烈山澤而焚之

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阜陶之後

益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共先後之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

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濼曰：鉤盤曰：南

津，禹直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

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水，至於大伾，北過碣石，至於大陸

又北，補為九河，河瀾亦疏道之意。濟、漯、二水名。禹直導於

為逆河，入於海。○濟、漯、二水名。禹直導於

河○導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榮，東出於陶丘，北又

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沅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

濟水，源水出東郡武陽縣。○纂語：濟由王屋而發，其同河

而肆毒者，伊、見之屢易，久為患於徐、豫之區，潔自大伾而

來，其助河以張威者，揚、滎之多端，且直放于豫、兗之境，此

其所以均利而淪也。○按：潔自大伾，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

漢水，源注蔡，傳源者，河之支流也。○禹貢：蟠冢導滎，東流為滎，又東為滎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禮，過九

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稱言此處。只就禹人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束。提撥耕字。以應本旨。正不。必拘拘向益。烈段費幹補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四。通節。后稷官名。棄為之。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提綱。后稷官名。棄為之。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異 課本

稷名。弃者。其母有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然言以為不祥而弃之。故以弃名。說文種曰。稼。斂曰。穡。樹。亦種也。教民。則亦非並耕矣。紹聞。編句。字字不。孟。樹亦種也。至五穀熟之時。兩節宜上下通看。自舜使益以。直。勢至此。一。下人之有道也。另作提筆。脫開。逸居無教。近。於禽獸。又是一。可憂處。聖人有憂之。正與。獨憂之。相。對。但云。聖人則兼。堯舜而言。取。使契為司徒。所以使。斯。民。之。復。復。其。性。亦。與。前。使。益。禹。稷。相。對。不。得。以。兩。節。分。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

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秉。性也。父子有親。五。有。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者。而。道。之。○。稱。言。父。子。有。親。五。有。字。都。從。教。來。乃。使。之。復。

其有非自然。而全其有也。此便是使自得之處。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德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為證。春。天叙。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秩。序。本。有。此。典。勅。正。自。我。即。天。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別。而。為。五。典。而。五。者。皆。厚。厚。也。厚。人。倫。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語。類。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即。巨。直。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達。說。民。之。用。力。於。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悖。于。人。倫。而。為。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制。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異 課本

行。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自得。其性也。既自得矣。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輯。語。勞。來。巨。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說。總。加。惠。謂。教。民。之。德。意。也。振。只。是。無。倦。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句。○。或。問。小。註。聖。人。之。憂。民。如。此。收。攝。兩。節。以。起。下。不。暇。耕。也。○。謂。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應。按。上。文。一。則。曰。堯。獨。憂。之。再。則。曰。聖。人。有。憂。之。到。此。下。一。總。束。曰。聖。人。之。憂。民。如。此。以。見。堯。之。舉。舜。舜。之。使。益。使。禹。使。契。使。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進。至。尋。生。無。一。不。為。生。民。計。如。此。勞。瘁。何。暇。於。耕。此。一。句。

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達說。民之用。力於。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悖。于。人。倫。而。為。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制。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異 課本

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達說。民之用。力於。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悖。于。人。倫。而。為。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制。課本。

是以堯舜作主。兼總括諸聖人。與上節雖欲耕得平單就。禹作一提。撮者白別。○此數節以一憂字為眼目。見其為。勞心之大人。屢提。撮耕字。以見別於小人之勞力。○歸。問。通。此。上。二。節。叙。事。下。乃。斷。之。關。鎖。得。極。緊。極。警。策。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皇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新安陳氏曰接

上文三憂字發明出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慶源輔氏曰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孫辨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滕文上

哭

敦復堂

而敷治舜以不得禹皇陶為已憂承上舜使益掌火以下四段堯舜之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於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上只說不暇耕此方關到耕為小人之事○翼註兩為已憂即含下節為天下意蓋君不得相相不得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皇陶配之何也曰皇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謙讓種德明刑躬親為助尤多故舜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稽義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禹而以下天下而禹獨推皇陶何也揚氏曰舜使得此兩人而天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皇陶當夷蠻蠻夏是舉責也則皇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皇陶雖不可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皇陶是以官舜之欲傳位高禩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皇陶為已憂千夏亦言舜有天

治而不暇耕此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舉舜舜使禹益稷契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至此則直露其意見聖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註中自見得有兩層意愚按此條分析節次極清但不必耕意須至下文亦不用於耕耳方透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

亦有限而難久味一亦字便見得包上分人以財一面而

○慶源輔氏曰以已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人者對已而言故有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皇

限教之者僅已耳故難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滕文上

冕

敦復堂

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紹聞編知聖人憂天下之大則知聖人仁為一身計也為天下得人也為天下得人仁之至也不必分我所有而恩惠之所及者廣大矣不必人人提耳而致而教化之所及者無窮矣援集註以廣大言恩惠以無窮言教化乃五文見意須知可大可久合教養俱兼有之○釋語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也○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有人正所以為天下也天下二字緊對上字○人天下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為已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眾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此之不憂更有甚幸○徐辨此要見堯舜所憂之大為天下而不得人則為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以仁天下之人則為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

重天下兩字在仁之所以能徧被處者仍重為字也重為
字乃與上憂字對也○得人以仁天下而仁充歸於為天
下得人之○此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九字須合看乃得
○稱言思惠廣大教化無窮即地天成人功業德澤上說正見
萬世永賴所謂其仁如天是也仁在功業德澤上說正見
堯舜所憂之大○堯舜舜授禹聖人大公無私既得之
後豈患不能與哉難在未得之先耳故咨訪岳岳汲汲皇
皇有不能已焉惟得人之難此憂之所以大也為天下得
人正勞其心以治人事○遇按以天下與人易只是極力
形容為天下得人之難而為天下得人難乃正見得為天
下得人者之所以為仁而當其不得雖欲不引為
已憂而不可得看是故二字只是一意相生相足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五 敦復堂

則法也有為天下得人下有豈無所用其心須隱隱關照也
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此亦宜與前後脈相 巍
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闕言其不以位為樂也不以

樂便自有憂勤意在○經開編既言堯舜憂民之大及民
之六又引孔子之言以贊其大有天下而不與亦舜之大
也因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與於耕耳
○按大哉堯之為君哉舜也兩君子須着眼蕩蕩巍巍
正堯舜之盡君道也既言天下不與不與於耕耳
安得不心於天下是即天下之安也既言天下不與不與於耕耳
句只承上直按說○條辨若錯認無名不與將蕩蕩巍巍
都說入空虛無為去則正便於無所用心之徒豈孟子言
大人勞心之旨要之堯舜本至大哉巍巍勞心之大
亦本非屑屑細微如堯舜本至大哉巍巍勞心之大
外更無箇事所以堯舜則天而實無名雖有天下而若不與
也○豈無所用其心哉則字即包上得人圖治等意○蒙

引亦不用於耕耳謂其心不至用於耕也看於字○新安
陳氏曰至此三提耕字以照應收拾獨可耕且為與句
下文乃貫陳相○遜朱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
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
佛得耕暇耕直不用耕此處方了結前註中不必辨意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
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
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
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五 敦復堂

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
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
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
夷也○按此節語意只重責相耳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
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故本節以
用夏變夷發端歸節以于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結而並
排之說之非愈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
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是歸根正意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捐於子貢相嚮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子任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送所

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趙氏忠日祭室

壇場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冢室百畝南北廣十

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丈六尺

冢室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敢名者弟

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室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有若似

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

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

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滕文上 聖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

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

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

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

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

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

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若言行氣

象之似蓋亦薰陶涵養而成三子之推先亦非無見者但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未得道尊聖人之義故曾子不

者聖人之心也非外也所謂本心雖然一疵不存萬理明

則註中言夫子之道德自華內外言不專指心體○靈註

本文不是以江漢秋陽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秋陽所暴

言聖德瑤瑤如此看兩之字方坐得實○條避聖人何待

濯何待暴雨以字不是方以之濯方以之暴也言其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無一點之汗無一毫之翳至潔白而有光

輝如江漢濯過秋陽暴過者然○集解只是形容瑤瑤似潔

是十分潔白是十分白皜皜乎不可尙則又誰得而似之

○稱言此節看去似四節細看止兩節却又止歸重一節

相繼而哭門人之不倍師也○獨居三年子貢之不倍師也

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見思慕之性○三子之不倍師也

皜乎不可尙見宗仰之篤○曾子之不倍師也此為四節由

門人遞說到子貢見子貢較甚於門人由三子遞說到曾

子見曾子較甚於三子此為兩節而曾子尤得其

道觀下節云亦異於曾子可見只歸重此一節或曰此

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滕文上 聖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於曾子矣馱亦作鴟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蒙引非先

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此

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

者言為尤切耳○稱言似孔子之有若曾子猶不肯事况

以非先王之許行而顧乃事之乎獨言異於曾子正舉其

重者而言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以深責之也

魯頌曰戎狄且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之篇也此美僖公之詩其第五章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

也其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膝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丞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膺擊也荆楚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躡章取義也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按上節下喬入谷已是不善變影于然尚只就陳相自身說此則直以戎狄荆舒與上南蠻駃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善

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

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係辨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

子之道自有可從者故孟子更一毫放鬆不得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

神農而有是說也說統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

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價之說正欲舉世皆為其粗不為其精

並耕之說只是一意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

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

大小為價也慶源韓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

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

斗斛言皆是此而與神農黃帝者皆老子之說也按本節

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子之說也按本節

自有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在到得割斗折衡則并長短節

重俱無之矣下節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以市買之

進一層駁他饒氏說未免混淆○策解通節以市買之

句為主無偽與欺俱根不貳來市價之貳以美惡精粗而

貳之也只說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同價自是不論精粗美

惡了此為許子齊價宗旨布帛是兩種麻縷絲絮是四種

未經降績為麻已經降績為縷縷所吐也細絲為縷粗

各有別五穀中種類不一價相若如長與長相短與短

相同則價各相若非謂長與短同價也亦只布帛與布帛

帛麻與麻縷與縷同價非市與帛麻與縷同價也須認明

方見得下節巨屨小屨同價又是進一層比照說○前言

並耕欲舉天下均卑貴賤之等而一之也此言齊價欲舉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善

天下精粗美惡之分而民之也陳相口中已隱

有此意故下節孟子即持此作話柄折辨他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莖音師又山綺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三句以足物

物不可齊便見此大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孟子語意就大小之易。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明破他精粗之難混。大者哉，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既比則人不肯為其大，精粗同價，則人亦豈肯為其精。獨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復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况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民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集解相率為偽，正破他國中無偽，何虛者為偽。實者為精，今不論物之情實，是如何只要混而一之。這便先處於偽，更何能使天下無偽。故曰相率而為偽，以偽自欺。從偽生孟子，只提出一箇情字，遂令同價之說沒處。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美

課本 教復堂

安頓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斷定。見得許子之道，斷不可從。○徐傲弦曰：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外，不能以同價。○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至亦不別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過，歸故又闢其市價不貳之說。○愚按：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為未以收煞，直是結盡通章。○精義：尹氏曰：其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信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矣。雖然古之為異端者，亦曰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過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哉。問：尹氏之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

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

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說：墨子兼愛近於無父，而

見即以此。○說：統夷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初也。語云：夫惟

不病是以病病，可想孟子託疾意。○徐辨曰：倘病則夫惟

未愈而將愈也。本動其再來請見之誠，而以我且往見，夷

子不來反答之，正所謂觀其誠否也。○西書通許行並耕

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

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孟子所以深闢之。○或問

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

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

而自得之耳。固不親接其人，交口說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

親與之角哉。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羣 課本 教復堂

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我且直之云：我且盡言。○程子曰：墨子生不歌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莊子：天下適古人喪禮，貴賤有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

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

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震源

輔氏

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請之而下文又舉我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孟子之天理一理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舉事規何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道為是則學於墨者為何若以薄道為是則厚葬又為何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只說他自道厚葬底處頭○說德墨之教主於兼愛說箇兼愛則至親與路人總無分別故曰以薄為其道治喪弟其薄中之一節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誠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

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 堯 課本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爾音蒲爾音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

援儒而八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

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又曰愛無差等施

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也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厚葬其親之意新安

陳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

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氣勢猶取儒家立

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儒於儒家也○徐辨愛無

差等是墨子本來立教如此此一句是根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是說你儒家立教素以為愛有

差等與我墨教不同而若保赤子之言則何嘗不有合於

為墨終又豈得盡如有差等之見此言何謂也是謂問儒

者之辭見儒家亦有解不來處若我則以為愛無差等自

當兼在所愛之中而但施由親始不防稍從厚以漸次施

之又何嘗失吾愛無差等之教也是自己解釋之辭謂以

下二句解書皆所謂遁辭也語類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

言者非也

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此

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不愛親是甚道理

○又這問愛無差等夷子既如此說吾一親疎合貴賤

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

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通而窮矣曰夷之

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疵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

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

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徐問綱上節孟子詰夷之本

是謂論擒獲他夷子於此若仲我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

薄者反矣若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厚葬又無謂矣故

亦為而教之詞意以赤子是一般赤子故愛無差等保之

之心是施由親始我之厚葬其親正施由親始之意初何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五滕文上 堯 課本

倍於愛無差等之教耶○按夷子之意只是為孟子言人

其本教同護故孟子亦只就愛無差等上問他

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

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雙峯饒氏曰夷子引若

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

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稱言此言何謂也便要

將兼愛坐在儒者身上彼有取爾也見儒者斷然非兼愛

語意緊相注射○家引言且無說愛已之子過於鄰之子

也視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已之子益可知○徐辨

親鄰之子不同於兄之子則保民豈即同於保己之赤子

大凡赤子入井非赤子之罪以其無知也凡小民犯法

非小民之罪亦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看孟子以

赤子入井言之則非平安無事而盡以民為無知之赤

子亦非以民之疎如己之赤子之視也○以上正解習言

見儒者無愛無差等之非

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

正他愛無差等為二本之非

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西書通本文云使

自然之理釋之蓋才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衷于二本非天矣集註後師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者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始自始耳非二本而何哉或問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

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稟賦皆引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至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卒

知此身之所從此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課本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講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需道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為也既是一本其愛自然有許多差等二本則二者並有無差等矣○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二本也退所謂二本是何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于萬本也退與此忠論此產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本○夷子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曰人多疑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錯處人之有愛木由親立推而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義而然其於先後之閒猶知所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二本也

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蒙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

其愛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綏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賦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或問夷之既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資諸人此厚薄之必然也上胡不以近世之件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得難合有不可倚安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停竟之窮於此亦可窺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以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卒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晬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鬻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勸音納嘍楚怪反泚此禮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課本章子本節仁孝上世謂太古也上世事大都是法統二字是通章關鍵變首一蓋字與中間蓋字但以時事論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親於壑非忍棄之也禮制未起不曉如何墳塚沒奈何始置於壑非忍棄之非偶然經過分財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遷低微即此便地

天也。蚋蚊屬始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嘖攢共食之也。頽頽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眴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

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若為他人豈有是泚哉。中所謂一本者。

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

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集解引述上古

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以形容之。全重中心二字。正寫

出。一本之真情自然流露。存非二本。味得而參者。註着在

他人數句。反覆也。藥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

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實合註非為人泚。此一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空 課本

此一本之事。遂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視。辨為有是

泚。既見之後。辨為存是掩。○係辨自其類。有泚至而掩

之。都見出於自然。而不容已。見以下掩之誠是也。二句見

惟其出於自然。而不容已。見以下掩之誠是也。二句見

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

而不以薄為貴矣。掩之誠是也。也字。掩下。言掩之誠是所

以薄為貴。而厚葬之中。又自有許多儀文。制度而文與情

使其相稱。皆孝子仁人之所不容已矣。○掩之誠是。就上

世言。則孝子仁人。推開就後世言。○是謂輔氏曰。此又孟

子畧其遺詞。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吝已處。深明夫推

一本。故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得同者。而因

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

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

○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

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

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

不容已者。蓋其親原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

解墨氏以薄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世禮

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原非強作也

通節就一本。真切處。墨子形容歸到末二句。上言外見得

夷子之厚葬。有不失為仁者。正以感悟之也。○文集夷

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者。蓋因此節極言。非為人

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閉曰。命之矣。憮音武。閉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閉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

子已教我矣。語類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集

解。點。破。倉皇。望盡。失所。據之意。蓋是其本心。有戚戚。忽

動處也。為閉方言。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態命之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空 課本

言不待面見。即此已指示我多。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

矣。一矣字。有感傷不盡之神。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慶源輔氏

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有納。約自牖之義。○四書通。夷子

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

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

陳氏曰。聽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說統。夷子憮

然。亦足驗良心之妙。一傍便轉。非其積習所能終味。○交

集。其端善。玉固君子所當關。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

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

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

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

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五終

孟子集註本義圖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三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慶源輔氏曰謂自局於小節也對下所謂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而言言不枉尺而直尋也

見諸侯比小則以霸又為小也枉尺也直伸也八尺曰尋

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精義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六滕文下 課本

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陳代以此為問○條辨枉尺直尋即上五句意且志曰且字非轉語

辭見不但為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為矣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

曰微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處

之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

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

美虞人之言語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鏹在前而

活句須向這裏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

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輯語在溝壑

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

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

刺客游俠意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

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

見之意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

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

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隱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

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

義而言也○不待其招是全無聘幣之加與非其招之失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六滕文下 課本

又遠以此明不見諸侯之故已盡

下乃就枉尺直尋之非而正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

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

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精義尹氏曰有枉尺而

枉尋而直尺矣按此二語最簡盡又曰趨利而不擇於枉

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按此二語乃結句申意○慶源輔

不可枉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為
難道計利至此便枉尋直尺亦可為不成蓋甚言必不可
為也彼窮其流弊之說殊非正論按此較輔氏說實為員
警○說統枉尋直尺亦就其言反之耳不可認真亦不可
與此是反詰語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為非計其不利而不
可為也○愚按甚言其不可言枉尋直尺之不可乃正見
得枉尺直尋之不可看似放下一層實則收緊一步看
文引王良事言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越顯得時
解呆看亦可為與大非當日語意○首節陳代言宜若可
為也此節亦可為與末節雖若丘陵弗為也三處前後照
應而此節為其
轉關語極嚴厲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堂與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三 敦復堂 課本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 乘去聲疆上聲女音 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備考王良簡子御

其功曰兩朝將過吾 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

能止之我御之功也 彊而後可變

之再乘也 自見其長以明守法蒙請之意

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 蒙引疆者王良 一朝自晨至食時

也掌專主也 謂王良想是使人謂之觀下文自 範法度也

範字是活字言我為之 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 設機取捷

律以我馳驅之正法也 不循馳道

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 語類

御者都合法度方中 嬖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詭遇就之故

良不貴之因言射亦有法一學射時便要合其法度某舊

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且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

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

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

功詭遇而獲禽耳詭未以彼証此正可互觀○集解馳驅

自有法度我但循其法度故曰範我馳驅詭遇便是廢其

法度了蓋禽獸之來不皆當中或左或右在射者左右顧

盼迎而射之奚但是當頭者方能射左右皆不能射於是

舍御者之正法而驅車左右以迎之彼方就着射去而有

獲詩小雅車攻之篇 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囿田獵而選車

也 失其馳舍 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

矢如破 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

力今嬖奚不能也 不失其馳謂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

破謂射者以其度而中節也引詩要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四 敦復堂 課本

射御相成 嬖奚不能意二句相連說重下 貫習也 謂之小

句看註中而字及今嬖奚不能也句可見 貫習也 謂之小

射無舍矢如破之能并使御者失馳驅之法非小人而何

與小人乘則必詭遇詭遇非君子所為故曰我不貫辭掌

乘之命正以守馳驅之範也○按引王良事意只在貫掌

與小人乘為下文羞與之比立案至其請復之舉詭遇之

為皆是開交不必粘手○雙拳饒氏曰前引虞人明不可

枉見之意言其能守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言其能不忘義以殉利○此節是序述體案而不斷文

意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方住須留下御者三句地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

比阿黨也 就上文不貫與小 若丘陵言多也 就上文一朝

之○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此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

守身。○劉拔弗為也。三字詞氣凜然。對針陳代宜若。可為直與他。一刀截斷。越見得中間亦可為與自是反詰。此為文章關鍵。不可草草看過。○稱言前言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是虞人之不若。此言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御者之不若。何哉。何也。但此收繳上文意。總見無一而可。○存疑。自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下又再進一層。言枉尺亦必無直尋之理。按此又與陳代打關。後壁說。弗為。意方盡。○語類。接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徐徽。弦曰。枉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已。必不能直人。其不當往見益明矣。○新安陳氏曰。楊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犬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五

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子戒枉尋直尺。而狗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精義或又曰。以衛行道而心正。如何論其所行之是。否耳。且以衛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所謂犀首者。卽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為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徐辨。按史記犀首嘗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張儀亦多持兩端。其後卒敗從約。然亦不必盡專。主連橫。大約二人同時。而不相能。俱善遊說之術。○一怒則兵連。安居則難解。重不論道理如何。只以口舌亂人家國。○諸侯懼。天下熄。皆係於一怒。安居。此景春但在氣。欲上說也。至其所以能使之然者。景春固不知。孟子下文拈出一順字來。而二子之底裏盡現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六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有成也。已冠而字。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之成人之道也。未二句。乃孟子之言。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集解。開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一語喝破下節。反大字之意。蓋以女子比從。從見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手引禮雖兼丈夫。女子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二句。只帶來引起。話頭不卽對大丈夫言也。父命之。必有命辭。本文不引。意重女子敬戒無違。起下以順為正耳。以順為

正妾婦之道妾婦以此為正則丈夫之不以此為正可知
○按敬戒無違是妾婦之道也○阿諛苟容則儀
容如何能為順而甘為妾婦之道也○(蒙引)不是阿諛苟
他如着阿諛苟容始得○雙峯饒氏曰儀行雖使諸侯
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耳○丈夫且有所不為况
大丈夫乎○說統戰國遊說成風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
天子下不在方伯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斃之其
實皆是陰陽樞機窺伺人主之意旨而為之故孟子鄙之
曰妾婦之道○斷然儀行人品○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七

謀復堂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精義伊川曰廣居正位大
正所行者天下至中之大之所也○語類大槩只是無些
子偏曲豈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
是居天也○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
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
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兩論下兩句則立正位
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
才有所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着
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
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傍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
是此三事○廣居是廓然大公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何廣如之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
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體而無
形骸吟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

循而無徒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
蕩蕩平平而無旁趨曲實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需言
三天下非天下同得之謂乃此居極天下之至廣而不狹
此位極天下之至正而不偏此道極天下之至大而不小
也○故蒙引謂廣居正位大道皆是第一等處與民由之推其所得
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
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窮則獨善其身總不離此三者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蒙引富貴則求得
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獲
震懼故多挫攝其志氣○說統此又從得志不得志得志出
三箇大關頭經此煨燂方是居之立之行之底實證○正與
以順為正相照應○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
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
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

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
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已也如是
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
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行之以雖軒側得志於
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
此也決矣然此數言皆指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
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
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
矣民由之與其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意未嘗不由於已
也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居此也此
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
礙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按此之謂三字是鄭重之
辭與上是焉得三字相呼應○四書通集註於三句雖平
訓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
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愚按理固如
是然本文只是三平○蒙引此惟孟子能之儀行所為件
件反此蓋居廣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害蒼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八

謀復堂

生以就其一已之私謂立正位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於污賤之地而盜弄之權勢行大道必能動與義俱而彼押閭縱橫之事又皆不屑為矣○語類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又曰浩然之氣須是養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方能如此

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文集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存疑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九敦復堂課本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

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贊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出疆載之者將以見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學先王之道必君而事之外則君臣之大倫也况君子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

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說統周霄本是諷其難仕底主意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話頭謂世有本不欲仕者斯亦無怪其然惟意本欲仕而又難於仕便令人不可解此是發問本意○援發口問古之君子便隱然對今之君子說意以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當是以古道自處故設此問以探之○徐傲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愚按兩分自可或皆主先有位而後失位亦通在已則皇皇在人則弔兩則字總見古人之必仕而急字意已到○弔即慰問之意看後文與不敢以宴通作兩層作憂戚說者非是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條辨霄之問不重在無三月為時不久而便至於弔所以為急故下引禮文無田不祭亦即在三月上着解○援周霄承孟子之言隨提出一急字便隱為後文難字作勢此兩字是一章眼目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十敦復堂課本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血眉承反

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記祭義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

然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川祀稷先古以為醴醑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藉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二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終之案盛祭祀所用穀也案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設

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裁之御稟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

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纁三盆手遂布於三

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同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

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諸侯必有公桑蠶

五采備謂之纁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幸道則謂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吳氏程曰副禕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與鬢同刻繪為之形而承畫之綴於衣也○副禕皆祭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士 敦復堂

引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纁今云夫人蠶纁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稷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蒙引禮有田者既祭黍稷曰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薦者不得以兼祭

梁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統諸侯是禮文出祀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祀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已心不敢以自安而人亦以為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按輔氏原水不敢以妄以神言似與木文上下句意未融故借易已心二字○雙峯薛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國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為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蒙引不敢以妄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

惟士無田一語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係辨士之失位既猶諸侯之大國家故下先引禮言諸侯有國家之祭而釋以無國家者之不敢祭然後引禮言士無田者之不祭而釋以無位不祭者之所以足弔也諸侯自是容士自是主○論君子仕之本意不單為祭而失位三月之有缺於祭孟子乃特因其無君則弔之問而推論之非無故言君子之仕只為要祭而不祭則急於求仕也

惟士無田一語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係辨士之失位既猶諸侯之大國家故下先引禮言諸侯有國家之祭而釋以無國家者之不敢祭然後引禮言士無田者之不祭而釋以無位不祭者之所以足弔也諸侯自是容士自是主○論君子仕之本意不單為祭而失位三月之有缺於祭孟子乃特因其無君則弔之問而推論之非無故言君子之仕只為要祭而不祭則急於求仕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書問也集解此問重出疆二字出疆與三月對看見得才一出疆耳便必然載質勢有不能待三月之久者隱然見已快一見諸侯之具而猶不肯往見諸侯此其所以必載質者何為言下似益疑其急正言外起無解於其難乃着

若用則跌法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士 敦復堂

上聲 聲合

集解以耕例仕見各有所主也農出疆則已夫耕士出疆則已仕然農出疆仍即要耕士出疆仍即要仕下句只就耕上見未耕之不容舍而出疆必載質意自明○按農以耕為業即以耕為心業在是故隨所之而不容其心在是故一舉足而不能忘而士之以仕為業以仕為心亦猶是此其出疆必載質以視夫失之三月而後皇皇其情更有甚焉者周書問之故以為如此

其急而後乃得發其難仕之諷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

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經 177-502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音酌隙去

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

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

也說統難仕指不見諸侯說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

亦媒也說文媒引合也灼酌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

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

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精義尹氏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

而佳直鑽穴之徒與其道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

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兩軒張氏曰士之欲仕亦其常理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厥文下三敦復堂

由其道以求之則與見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慶源輔

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

動也鑽穴踰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仕者不循天理之正

不俟人君之招屈已徇利枉道事君直與兒女相窺相從

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察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

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信身也說統通節只重又惡

不由其道一句道字正與穴牆相照所以發士人羞惡之

心男女室家本是父母心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

賤仕以行義本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

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重又置別論按周霄本欲諷孟

子之難仕却轉從急功重入意謂孟子已入其彀中

却被孟子提出一道急便將他說難說急種種俗腸都一

齊壓倒蓋離了道看急與難便劃成兩極若以道作主則

聘諸邦而終守不見之節信非霄輩所能知也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

○馮少墟曰從者是弟子後車即是弟子之車蓋孟子為

實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騁以行儀從如此其

盛也傳食如宋薛饒金季任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

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泰訓侈以過分言○徐辨不以泰

平便照無功說孟子如其道云云亦便照有功說但俱未

露其意按道字當理字看言只論理當受不當受向未及

有功無功○子以為泰乎是以泰傳食之心推之必以舜

為泰矣不必又找以傳食為泰意○稱義尹氏曰志聖賢

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泰士之所無愧也非其道

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為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

之心度之何足

以知聖賢也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厥文下古敦復堂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條辨無事即無功故註以無功釋之此事字貼定諸侯說

見傳食於諸侯而無一事有功於諸侯故食人之食為不

可援功字在

下尚宜通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與而輕為仁義者哉美死

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正解如男耕女織是

事其有功於衣食是

功通功者不執定此。事然後享此功。但彼羨餘也。有餘言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得食正是通功。處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按此皆不通功所致。積於無用通之則豈惟粟布之相易而已哉。故下復推其說於梓匠輪輿。○精言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之。是一梓一輿之詞。言除非不通功。易事則農女各不相通。雖不食土可也。若果通之。凡人皆得食於子。而獨不食有功之土。何哉。此空中振蕩文法。更但不欲食。士理非真不許天梓匠人下人通功。易事也。子不通功。句莫作實語說。梓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趙氏惠曰。梓匠人成器械。以利用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說統於此。有人焉。一極重。蓋吾道當昌明之時。即繩趨尺步。不見所係之重。今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於此乃有人焉。起而當世道。其功之大為何如。○守字待字。俱要理會。食場墨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場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孟子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彙解更初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志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却却迷之於食。志意蓋以孟子斷不可說士志在食也。殊不知士固無求食之志。而人不可不食。且子之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之。○或問孟子之論勿忘且子之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之。○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則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條辨彭更始為無事而食之。讓今復為志非求食之說。兩相矛盾。孟子所以設為食志乎。食何勢必要逃遁到食志上去。下文方好擒獲之。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五 課本 教復堂 子實皆自任。○先王之道。不外仁義守與待。即在入孝出弟。上見○。○撥事親從兄。固是仁義之實。然先王之道。所該者。廣孝弟乃其大端耳。如云為仁義。便自可以該之。○論簡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是何等大功。豈僅區區可以得食。如就通功。易事。常理。言舉斯世之所不足而士以有餘補之。則亦通易之大者。而更以傳食為泰。由更之見。是此人直不得食於子也。而字一落千丈。末二句。便隨手而起。得食於子。是子尊梓匠輪輿也。不得食於子。是子輕為仁義者也。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怪而詰之。總因更制傳食為泰之說。故通節連下五子字。從他自謂。更果有權能如此。能不如也。須善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說約毀瓦畫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說約毀瓦畫墁。將何以處之。蓋甚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集當時溺於功利之習。而不知聖賢之有用。見孟子所至。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疑其泰。而孟子姑明其非泰。及言士無事而食。則亦姑與明賢者之有功。而已究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明之。論食論功。不過因問而答耳。夫食功。天下之通義。而彭更逃其說。於食志。然既曰食志。而不食毀瓦畫墁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繼往開來之功。二節反覆辨難。明於梓匠輪輿。而不明於為仁義者。非尊彼輕此。而何亦可悲矣。此章與王子墊問士何事。公孫丑問不素餐。分章當參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天下疑卽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

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

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

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

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有奮發有爲欲削平禍亂混

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後削平

禍亂混一區宇似亦是王政中事萬章疑焉而舉以爲問

亦只渾渾說不必竟主用兵且曰將行萬章亦未曾說然

故孟子未節直以不行坐

之此正兩下針鋒相對處

孟子集註本義卷六 滕文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

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

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泉湯

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

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餉諸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

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

玉者之遲遲者與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蓋人之疾也

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是這些子○吳因之曰葛伯率

其民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引葛伯仇餉正爲湯夫

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仁葛曲意從葛處皆寫得痛切方見仁君有胞與天下之

心乃有無敵天下之譽而宋以暴虐之師欲與霸業自有

必亡之道矣○葛之無道豈止不祀一端而不祀乃其大

者得罪於湯亦豈止殺童子一端而殺童子乃其甚者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

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或問湯

復仇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

然大公求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

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

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徐辨暴虐及於童子且

及其饋餉之童子則不道已極故雖非單爲殺童子而征

而其與師之名實自此始○按爲匹夫匹婦復讎據本文

只應說童子之父母然當是時舉一葛伯而天下之爲伯

者尙多舉一童子而天下之無辜見殺者不少故爲匹夫

匹婦復讎乃概天下而言方與上文四海之內

皆曰非富天下及下文民望民悅相應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

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徯我后后来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羅氏惠曰所征十一國

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吾夏桀韋丞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
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
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向書云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曰此
遂伐三股凡六伐餘無可考餘已見前篇湯行王政而王
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為君各有所指也○解語征葛與伐
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紂哉有謂欲伐夏而
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
徐辨湯固非先有伐夏之心而後伐葛以為之端然桀之
惡致民有時日易喪之怨則其勢已不可緩而天下之暴
虐不道如葛者又有韋顧昆吾之類湯既征葛斷無中上
之理而時至事起聖人亦何得而辭之哉觀其東征西怨
南征北怨獨有一國之無道不誅一國之民不弔聖人之
心何以克安而仁之所被反有及有不及矣此又不可不
也知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九 課本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蓋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
與今書文不類說約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
說夾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類可見
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
者如奄與五十國之類著其荼毒 匪與篚同立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蒙引紹何以爲事蓋向
日事商則繼事周矣 言其士女以匪盛
立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
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

也臣附歸服也後說其士女皆篚厥立黃以迎武王之師
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
休也於是皆臣附於大邑周焉說篚匪厥立黃三句狀
民情之悅福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
之 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
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

暴虐耳徐辨而已矣者言只是取殘民者誅之此外更無
他事一見武王救民之心一見無富天下之心
注中不為暴虐四字正而已矣三字言外意推原君子小
人所以來迎之故也○集解通節作一順一逆有攸不
為臣五句從綏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見正
綏不雨時不是既証後綏如後世還定安輯之說其征處
即是其紓處便可想見取救民之心其君子以下乃是
倒釋書意從君子小人之所以來迎者剔出取殘殺民以
見武王能得民由於能救民也此正與上有攸不為臣三
句回環相應不為臣者即殘民之人取殘正以救民即東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九 課本
征以殺士女也總以見王政之 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得民為末節欲以為君立案 細民也翼註其君子是商之民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
細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
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
○說統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
也湯放桀武王我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
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
舉豈不干湯為有光也哉○徐辨于湯有光見武王鷹揚
者定之功較湯更為光顯乃史臣
稱贊之辭按此與前說實可相通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說絕不行王政之辭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小宰○言訂宋不行王政只在不為百姓上見得中間引湯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日誅其君弔其民引武曰殺厥土女曰救民水火而宋則但知爭地爭城而已以是知其實不能行王政也○精言苟行王政承不行王政作轉語亦即指宋說非就湯武事而逐論也下有齊楚雖大句可見此虛設之辭說煞不得然必謂孟子不望○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宋行王政亦非

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爾軒張氏曰萬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六滕文下 主 課本

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爲迂濶過久之事懼王政之利未見而齊楚之禍立至故以爲疑是未可知王政之所以爲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可見人君果行王政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懼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強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爲迂濶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強大爲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疆補之曰脩德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無疆遇脩德則疆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

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集解首句虛提

起正體點他薦居州意思說來說箇欲王之善便見王未必即善說箇子欲王之善便見王所諸臣未必欲王之善下將學語借喻要意全在一字衆字上莊獄是箇齊語之區正照衆字說即所謂長幼卑尊無非善士也數年見善頗多而猶有久欠意只在多內若只一薛居州且不能多矣違問其久末齊不得便含下誰與爲善求楚不得便含下誰與爲不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六滕文下 主 課本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精義

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闕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與

○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上畢集於朝在君之前後左右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

吳因之曰味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知之味一使字又可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之而王所非莊獄長幼卑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爲不善者常與王爲善者常少此

一齊之傳所以難勝衆楚之咻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已

○莊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爲不善欲使

王無爲不善者必先使王無與爲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

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而使忠佞同朝賢奸共柄其

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而使忠佞同朝賢奸共柄其

究也小人日親君子日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
為盡惑而已此一傳眾牀之說也即不勝之身且未知所
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又宋王何哉○商軒張氏曰人
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適
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於此不幸而
小人在旁薰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是以善論治者
必慮於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
共處蓋望其薰陶漸染有以變革之也雖然君子難親而
小人易狎不幸眾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
使一君子而遇眾小人則且將不能以自立况敢望有益
於王身乎愚讀一薛居州獨如
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公孫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
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樹之辭

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
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
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
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
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揚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
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見
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
此○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明
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
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
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按此條似轉將
孟子自重之義說盡了當是未定之論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

見矣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宮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駟儉也學於

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間則式之其僕曰君何為式
曰此非段干木之問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式○
文侯往見于木于木遜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
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則上卿欲責吾禮無乃難乎 泄柳魯繆公時人曾繆
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
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
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
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文侯繆
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孫楚註蓋未為臣也句最當着眼為

辭不為臣則有抱道之高雖自守其身而不為過已甚亦
只是在不見中守之太嚴非不義之行也○迫斯可以見
然不迫則不可以見意亦在言外○說純二子不可說壞
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生二子後自擊君貴士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
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要不得目之謂非義
○語類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
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于
木踰垣泄柳閉門是皆已甚充仲子之操則則而後可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德聽可
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
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
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惡去聲矚音勸
上迫斯可以見生來

所謂聖人禮
義之中正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宮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駟儉也學於

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楊氏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待不見然陽貨矚窺孔子之

仁而饋蒸豚孔子亦矚窺其往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矚窺小人秉彜不可矚窺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惡得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矚窺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惡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

故○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存疑○孔子矚窺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從見之也此處不重矚窺之意只重在往見上○禮朱孔子不爲已甚此處固只重答拜不重矚窺也○義只歸到不爲已甚不見上惟進斯可見不矚窺不見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滕文下

五

課後宜

貨先豈得不見不先乃不見也若從不見說到見語意便鬆貫從見看出不見語意才緊才與本旨合接入末節亦融貫矣

曾子曰曾肩詎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赧反

脅有疎體誦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

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

脅有誦惟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

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未同而言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見於

辭色赧赧正是良心雖昧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

謂矚窺小人秉彜不可矚窺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惡得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矚窺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惡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

故○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存疑○孔子矚窺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從見之也此處固只重答拜不重矚窺也○義只歸到不爲已甚不見上惟進斯可見不矚窺不見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滕文下

五

課後宜

援所養言其平日涵養如立心光明持身正大謹守孔門家法視世間枉已求合之徒自不覺其惡之深痛之切也然本節語意却不重二子只重二

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

輔氏曰與其汚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于木泚柳猶爲街者也○孩總註是最大意說通章上下文勢相承總以印合古者不爲臣不見答公孫丑何義之問結尾要於所養正以深鄙汗賤之徒作通章歸宿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

也已止也

條辨分明只是箇未能耳却以今茲二字作遮飾究竟未能二字下得實落今茲二字下得寬

鬆不善着解者以未能二字為今茲推諉則已將未能貼
在今茲上似今茲後猶有可能也善着解者以今茲二字
為未能遮飾則另將今茲安在未能上雖未能不覺同
護今茲也同護今茲實是未能遂有無日不今茲者矣○
精言什一去關市之征此必盈之所嘗聞於孟子者故以
今茲未能來遮飾不然盈之并無此一番周旋矣○請輕
之是未能轉灣以待來年是今茲退步總足老大
不以孟子之言為然○待字正與後文速字對照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戒也存疑孟子但欲辨駁人必先設事為喻然後及正意○按

此以攘雞設喻直是隱隱詆他為盜為竊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眚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 毛 敦復堂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通章

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
之以勇也○輯語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不知也
知什一去征之為義便應知不什一不去征之非義既非
義如何可不速已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謾語耳○義利不
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為利盈之不能
速已以利言也原未嘗知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
箇可否斷決豈有半間不界依違瞻戀之義哉才如此便
知其原在利上計較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
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濟濟已而其非萬全而後已
也計萬全而後已終無已時矣○劉上玉曰不必說到
來年未必已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按本文以速
字破他待字是項門針○精義尹氏曰去害改過如救焚
溺猶恐其遲也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
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
日鑿與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壽舜

望其君乎遜朱貞觀六年三月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
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車駕獨為避暑
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
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
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
然今行期已成不可復易願速示返期以解眾議按唐太
宗本善納諫而馬周云云深中情理何患不入而復為遷
就之說耶故楊氏引之以為知非義不速已之鑿○南軒
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臭其不敢避也如探湯
其不敢須臾率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饑渴之於飲
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
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說則
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也半美復古之事
而為盈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
治國智仁勇之
三德缺一不可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 天 敦復堂

審類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
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教
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
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
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
直有闕陷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學當深察孟子所
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未及申此二句以結之豈惟
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象引
要知其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
久矣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不得已處○說統公都子說
孟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
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

之常也。此常字只言是理之必至。非常變之常。蓋卷之
也。事理在人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衰焉而亂。
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
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垂御氣。庶幾
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西書通古大
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時或氣化有盛
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有盛
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存疑輔氏說堯之
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
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
事未脩。是未嘗無人專。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
是人專。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責未嘗
無。蓋孔孟之生。關係萬世。又非可以一時論也。○張侗初
曰。世界原是生生世界。此點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
天地間。有絕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
回幹濟。乃知亂非亂也。正天所以界聖人治世之權也。古
今以來。天下實是聖賢所造之天下。聖賢若不擔當。天下

○精言水無不下。其道然也。逆行則下流壅塞。無所歸。耳
此是水不治。大頭腦下文。地注海。去其壅塞。使之就下。
而不至於逆行也。汎濫因倒流而旁溢。總在地上行。而不
由地中。朱子謂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漸殺。
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故掘地注海。而後水由地中
行。開百詩云。掘地注海。所謂下面之水漸殺。在所先。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殺。在所後。數
語最明。蓋江淮河漢皆海土流。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
泄水。使有所歸。然後江淮河漢次第就治。由地中行矣。下
故水逆行。是下流不治。汎濫於中國。是上流亦不治也。下
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民無所定。不得平土而居也。
巢為窟。則播遷無常也。上下以地勢言。隨處皆有。不必水
上流為上。水下流為下也。無所定。固因水使然。亦遊龍蛇
之害。故下節遂書虞書大禹謨也。警余成允。成功惟汝賢
兼帶龍蛇說。洪水之災。雖自堯時始。既舉舜。亦引
為已責也。按節首提當堯之時。則此語即屬之堯。亦可但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三 課本 復堂

之生機絕矣。故孔子洒洒皇皇。孟子不得已而與世。○
輯語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
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
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
賢多事乎。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
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或問小註一治
一亂。與一陰一陽。文法一例。彼在迭運上看。兩一字。此在
反覆相尋上看。兩一字。惟一治一亂。反覆相尋。是以撥亂
尤在一生字。聖賢撥亂反治也。只是欲天下之生。○新安
陳氏曰。一治一亂。乃此章
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
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澤首降。又胡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倒流。自下而上。旁
溢。則左右四出也。

須稍一幹旋。或只領取。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洪
大意。証明洪水自得。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洪
之害。天生者也。聖人以為警。余全是畏。天憫人心事。所
以挽回脩救之功。萬不得已。孔孟之懼。正同此心。源
一亂也。○震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西書通自
洚水。自係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所以
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輯語堯時。一亂與後世人。事
感召之亂不同。○山川崩。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
法。常度。然帝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後氣。數天人。感應
之由。實在帝
玉無可推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洚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范制

掘地掘去壅塞也。凡水本皆以海為歸，自洪水逆行，積為
得而理，故禹惟先治下流，開導水道，蕩澤生草者也。日澤
因地制宜，導之入海，而水乃得所注。蕩澤生草者，日澤
以見非舟楫往來之所也。先是水逆行，氾濫是處，皆成澤
國。蛇龍逼處，亦不辨何地為蕩。到得水既注海，蛇龍乃惟
蕩可以藏身。日澤曰：放雖此間自有施為，地中兩涯之間
要亦以水退而蛇龍自舍此無所容耳。也。中兩涯之間
也。集解：水由地中二句，是舉成功言。重由地中，不重行字
也。掘地是治下流之水，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泄水使有
所歸。江淮河漢皆海上流，至此則上流之水次第盡治矣。
蓋治水之次第，先必自下而上，後則自上而下，不自下而
上，則淤塞不除。九州之水混合為一，無處下手。若下流已
泄，江淮河漢各露涯，復復為之疏濬，開導然後一水之原
委皆清，方能安其常而若其性。故又當自上而下，考禹貢
一書先統叙禹治九州之大畧，除首冀州王都而外，則先
究青徐揚而後及於荆豫，而後及於梁雍，所謂自下而上
也。後分叙江淮河漢一水之始終，則必先其原之所發，次
及於流之所經，而後及於委之所會，所謂自上而下也。河
是北條之水，江淮漢是南條之水上句，是繁說水無不治
四水乃至大難治者，故特舉之以著安瀾之慶，是也。二字
分明有按圖指掌之暗。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
險阻二句，是上文意，以起下人得平土而居，險阻既遠，承
掘地注海，見中國絕無氾濫之區矣。鳥獸害消，承上驅蛇
龍放蕩，見不獨蛇龍凡鳥獸皆不得逞其害矣。人得平土
而居，與上節民無所定三句相應。玩然後字，見當日費許
多精力，方能至此。不得已神情，從可想見。季安溪曰：掘
地而行，而為江淮河漢所滄，滄也。滄，水也。滄，水也。滄，水也。
地中行者，由是交於中國之鳥獸，皆與險阻俱消。伯益
為水害者也，由是交於中國之鳥獸，皆與險阻俱消。伯益
所以繼禹而若子，上下草木鳥獸，亦須併入治水內，故後文
去害則先重而後輕，務去害意，亦須併入治水內，故後文
只言禹抑洪水，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
自是本節主腦。此一治也。相參者也。新安陳氏曰：洪水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三

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

紂而又一亂也。集解：此節層遞說下，歸重末二句。為下

君代作五句，一截。壞宮室等總叙代作中事，已包夏商言

之邪說暴行，下五句為一截。一氣注下，即屬紂時說矣。暴

行，通上下。君臣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興。

故先言邪說，又作對上代作內包中間治時說。園囿汙池

即上截所云，加一多字，又加禽獸至，是此前更甚了。兩又

字相應，惟其又作，所以又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

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

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無以復加矣。故直推

至紂時言之，想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

豹犀象之害也。○輯語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

也。輔氏謂：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云云。此說亦太泥。孟子

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從

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

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畧而別生

周故且置湯尹也。○釋言：節首於堯舜既沒，下特提聖人

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養，又云闕先

聖之道，屢提道字，可見自古聖賢擔當世統，維持字衛，止

此一道上，有善治則道行，下有善學則道明，自堯舜以至

孔孟無二道也。本節聖人之道四字，是其提綱挈領處。

孟子集註本義 卷六 滕文下 三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補去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稟說奄在淮夷之北○存疑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

飛廉紂幸臣也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

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五十國皆紂

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飛廉是紂之

黨虐民者也翼註誅紂是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

十是除人害驅虎豹句以紂所象養言是除物害天下大

悅總承悅其無人物之害也○策解節首提出周公相武王便是以周公作主分兩段看大悅以上叙其驅除之功書曰以下明其制作之功恩後兩載自是相承下載乃足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滕文下課本

上截書周書君牙之篇君牙臣名穆王命為司徒此為諸

之意君牙臣名穆王命為司徒此為諸

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使

壞也稟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為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

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

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

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

大矣當時太平之感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正可為也無

缺為難無一之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凡所以正德利用厚

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德之法無一之或壞然

後可以為無缺至戰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策解本節並無又王事而引書言文謨之顯在書旨自

驅猛獸而百姓寧固只重除人物之害然百姓所以永寧而得成其為一治之功者實係乎此○新安陳氏曰商未大亂周公相

公相武王之事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

武王反其亂而治之此周公之不得已於百為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

日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

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誦其

禍又慘矣世教衰而不振王道微而不明權謀詭詐反常

逆理之說與僭竊奸宄停倫亂經之行作弑君父即暴行

之極此禍不但在民生直在民心上○條疏惟其世衰是

以道微推其世衰道微是以邪說暴行又作必以此指周

室東遷以後者蓋周未東遷賞罰號令猶及於天下邪說

暴行未至猖獗弑父弑君猶有所憚而不敢為惟東遷以

後遂不可開而春秋之作所以託始於平王也○稱言弑

父弑君逆理反常於是為至兩有之何等深痛孔子安得

不懼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悖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

要皆天子之事也新安倪氏曰書臯陶謨篇云天叙有典

者典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道也春秋中是非非欲以明此而已禮即國家之典禮如祭祀征伐朝覲會同等事是也春秋中有關於典禮之得失者則書之命德討罪是善惡功罪之所在當黜陟當賞罰一奉乎天命天討而不取秋此四者是天子之事自古聖人以此治天下立人極到春秋時都壞了孔子作春秋以寓此法其大義則孟子以一言盡之曰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存疑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得與也各宰垣歸則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後常所以定眾妾之分嚴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召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叙三國之師以美其善此是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取者皆是○集解奉行天道謂之天子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在者之天子也凡有位於天子之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為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條辨胡氏謂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寓字甚好不過春秋自明是非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

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程曰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遇人從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戒其不得肆欲○存疑是故字要說有者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借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緝聞緝周子曰謀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知我罪我皆在於此知我者知聖人此心也罪我者則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聖人自以為竊取則不知而罪之者有矣聖人以人之罪亦在是宜矣○駁語知我罪我二句聖人只以明其不得已之意耳孟子引此申明上文天子之事東萊呂氏云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見聞而孔子獨懼何也手足瘋痺雖加管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頓蹙慘然中心達於面人皆瘋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後知痛癢也由此言之則是非即孔子之也然於孔子之所不懼而懼也非孔子者罪之心即懼之心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滕文下

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詞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曠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無家懼其久而天波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在日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擱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關退任如橫流氾濫稷做理防不然中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德是日無他法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拆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道理去拆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輯語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欲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為故為一治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輿檣杌何異又何以見孔子之作而為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辭與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削之削之為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削鳥在其為竊取之義哉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為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李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家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

絕是亦禽獸而已 需類楊墨只是差了此子其末流遂至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誰教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六 滕文下

也撥禾流二字於本文語氣尚鬆○問墨氏兼愛何處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腳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說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輯語楊氏為我其初指但知有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為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為害也撥楊氏為我便是無君墨氏兼愛便是無父無君便是禽獸三是字都是就他本分勘定○集解聖王不作是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之由而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聖王有作諸侯何敢放恣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何敢橫議處士橫議皆端厚諸侯以行其私而無所顧忌通節以放恣蓋甚夫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通節以率歌食人二句為結局○按處士應即主楊墨輩言當日蘇張之徒求富貴利達朝秦暮楚並算不得處士了說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滕文下

完

課本 敦復堂

簡處士自是窮而在下，當聖道不明之時，為異說以黃
 敬天下，而揚墨其尤烈者，故於處士橫議，遂接揚墨之言
 盈天下，而孟子所距而絕之者，亦即專主此輩而言。○說
 統揚墨之言盈天下，此且就揚墨倡議，歸諸墨方是
 天下靡然從之。○是禽獸也，截上句。公明儀之言，義見首
 篇。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只借其率獸食人句起
 下文。意耳。儀原以肥肉肥馬，致民飢餓，為率獸食人。孟
 子却以揚墨之無父無君，為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為
 率獸食人。○語類問率獸食人，亦深其笑而極言之，非真
 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揚氏自是簡退步
 愛身，不理會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俟
 俟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向
 肅，此便是揚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
 遂晉喪，飲酒，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
 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
 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
 用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
 今。地初間也，何嘗有啖秋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充塞仁義
 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

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說統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
 句，即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稱言始，因孔子之
 道不明，天下所以有揚墨，繼因揚墨之道不息，天下不知
 有孔子，彼盛則此衰，權衡之勢然也。○按仁義本民心所
 固有，而揚墨以其邪說誣之，揚氏義非其義，不獨誣義，并
 以誣仁。墨氏仁非其仁，不獨誣仁，并以誣義。民但見邪說
 之充滿於前，而固有之仁義，盡為所窒塞，而無由自達。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
 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存疑無
 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方是流弊。○
 集解率獸食人二句，亦須作兩層看。率獸食人，謂揚墨倡
 率禽獸之教，以害人心，已是眼前實禍。即註所謂人皆無
 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也。人將相食，則以將來究竟言。謂自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滕文下

甲

課本 敦復堂

此人人之心皆壞，而相戕相賊，無有已時。此則註所謂大
 亂將起也。○將字是決辭，不是疑辭。按此較存疑更明也。
 此又一亂也。○慶源補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
 故其迹似乎養墨，實則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
 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
 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殊乎理之一
 墨翟一於兼愛，則殊乎分。殊若此，而曰仁義，充塞之禍一
 夫仁義也。○稱言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仁義充塞之禍一
 至於此，所以不得不與他抵死辯說一番。看三聖及
 孟子不得已處，須先將亂處看得十分痛切，才知聖賢救
 正苦心才見聖賢擔當作用。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滕文下 甲 課本 敦復堂

為去聲 復 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集解吾為此懼四字，與孔
 法之一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
 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也。此字緊接上率獸食
 人人人將相食，正見大亂將起，不得已也。此字緊接上率獸食
 道句為主。距，放也。充所以峻其閑衛之防。問如衛守城邑，不
 使賊來侵，害此內脩之功。距，放也。充所以峻其閑衛之防。問如衛守城邑，不
 乃外攘之事。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淫辭，即邪說。以其
 說之浩瀾，放蕩，故曰淫。放，即所以為距也。邪說者，不得作
 素頂上句，言必放之使不得作，而後已。此句乃孟子毅然
 自在之辭。中流一柱，砥障鯨波，是何功力。雖然，下不得作
 三字，分明揚墨之徒，亦因以不敢猖狂。如折告子而
 性惡之說，殷闢許行而並耕之說，網羅所謂辭而闢之，如
 也。○以上孟子自言其懼，而以距楊墨為已任。下乃推言
 揚墨之害及政事，以事所行政大體也。事者，政之目。政者，
 見距放之不容緩。

以必使邪說不得作者蓋此邪說若不為之阻與使人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必害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必害於其政故必力辯其非以嚴絕其害雖使聖人復起亦必以斯言為然而不以言為先政而後事辨外人安得以好辯目之○語類不礙心者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此處○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愚我害則但善先後亦互文見意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耳然自微至著自於此較貼切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集註禹周之一治其功顯引孟之一治其功微集註於禹周下曰此一治於孔孟程則曰是亦一治而亦字正對禹周言見無容伸彼抑此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申不害韓非俱本漢佛氏之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聖 教復堂

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語類問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申韓則淺陋易見故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語類當時如縱橫刑名他只壞得箇處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揚墨之徒也末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佛氏寂滅頹楊而禪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欲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

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又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只為他父母其父不其母自逃去回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一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附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或問小註此一節總求禹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周孔子以繳不得已也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聖 教復堂

世之亂而治之如此蓋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辭焉者須要得提唱意○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使聖人不竭其力則天下之亂不寤而天下之極則一也○愚按高唱昔者括叙三聖人胚胎不得已講家或云為我亦欲引線或云為承三聖立職要之大指如是二說無所異同○蒙引按誅討伐奄節不說兼說有夷狄然奄在淮夷之北滅國五十中亦豈無夷狄說兼說有夷狄然奄在淮夷之北滅可知○紹開編唐太史云人人知其為非而或陷於弑逆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道而行之心固隱然在聖人早為之病醒其隱然而能自還也其使然動於不逆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而不自覺也其使然動於不逆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不放為之謂也此論最見得孔子作春秋有功處不然亦已往之空言何以為一治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無父無君乃夷狄之教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說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揚墨之當膺而已之辯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精義伊川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彜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然亦惡亂人之心○語類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四書通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表秋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於勢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日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深惡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國圖孟子之說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未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人心而為息邪說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說而為天下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難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揚伐桀而誓其眾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眾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語類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或問小註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慶源輔氏曰重言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愚按邪說淫辭上文已見正人心則對上作於其心詖行則本上害於其事害於其政固是歷歷相承本文却與錯綜枚舉自合提起正人心與邪說有彼盛此衰之勢即上文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而詖行淫辭則又皆邪說所致蓋說既邪僻則行必偏諛辭愈淫蕩故息邪說正人心者此中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已悉或問中但下項須更與辨清主從耳或有割作兩截謂人心不正則邪說益張諛行日熾則淫辭益甚非不對待分然終不若專主正人心併歸一線覺得我亦欲正三聖承三聖者為能一氣貫注耳○此節精神結聚在承三聖承三聖者熱血一片苦心○和盤托出矣○蘇氏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為固然而不子懼孟子之言行而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廢然從之而世無孔子孟子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失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或問小註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

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交集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不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聞孟子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人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聖 課本 敦復堂

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此對照當時議孟子好辯者發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誅亂賊而謂人勿討者以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為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語類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與他者甚冤惡所以開之如不共戴天之仇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與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這便與做是主人一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怒這只與做賊邊人○蕉園曰人人與之為敵○他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此孟子真懇屬意處○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精義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

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新安陳氏曰聖賢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萬世孔子曰子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世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聞揚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辨蓋有大不能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又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

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舜之治水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六 滕文下 聖 課本 敦復堂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 螬音曹咽音莫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只此六字便是與仲子反照下語於陵地名螬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取其廉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通朱首句是總且下分兩項居於陵言所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言所食之廉後孟子亦分辯到底○蒙引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爲此若節故斥其持謬而不成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日不食以求延喘息於井上之殘季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擊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輔氏曰齊俗奢後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六 滕文下 聖 課本 教復堂

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按仲子惡能廉句是就正理上斷盡仲子一生充仲子之操二句則就匡章之所以廉仲子者而見其操之不可充則則而後可正甚言其不可也○爾軒張氏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爾况乎其必不可也此孟子空之之意

夫蚓上食糞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蚓之所食所飲在是則所居亦在是此二句正見人之萬不可

以如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

室食粟此句正貼本文稿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蚓之廉也蒙引以仲子之廉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不能養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舍意不露後二節方蓋發此意○徐辨即窮仲子之操問及室粟足矣忽然而窮

及築是室樹是粟之人豈不爲苛歟不知孟子先有以母

則不食以兄室則弟居一段議論在胸中故必窮及築樹

何也不問築樹則妻食何爲廉於母於陵何爲廉於兄也

是未可知亦不限定是盜跖之廉於母於陵何爲廉於兄也

何以解免○愚按暗對母兄自是孟子意中語在本文只

是且就他居食諸之有居食則必有築樹有築樹則必有

義有不義以見不能如蚓然無求耳至匡章代爲解

方與他直揭要害提唱分明○翼註細玩孟子此章俱是

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

黃泉之爲滌此文

字最巧最深處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六 滕文下 聖 課本 教復堂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辟音壁

辟纒也條按言織屨辟纒之所易見其當下無不廉不必問及所築所樹意○按織屨

辟纒章所噴噴珠不知仲子齊之世家正無須此故孟子復歷歷正告之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

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

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頤曰惡用是覩覩者

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內也出而哇之蓋音閻辟音滌頻與響同瞻與蹇同子六反惡平聲鰓魚一反哇音蛙

為仲子叙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而非不義也○徐辨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以字為字是仲子胸中所見如此然以此為不義却以何者為義便見他操之難充意而不食而不居這不字便自見得斷然不可居食然則又將何者而可居食乎此節只重此四句下但引其事証之○辟兄離母四字在本章却不重不過就其操之不能充以窮之未論到亡親戚君臣上下大本有虧不得以小節為廉意然孟子於序事申着此一句正不曾放鬆了他此論歸自於陵歸之所以有根抵也按此自為其罪狀大主腦歸自於陵歸也此自是天性已仲子也駢駢鵝鵝聲也頻頻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叙及出哇為以母則不食起案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六

滕文下

翼

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六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非遠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猶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交集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曰仲子猶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猶者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矣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恩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愚按以上二條皆因司馬溫公之說而論之義極精辭極正但孟子本意自廉仲子而後是方明說出此處雖連撥兄母然止因匡章春書須各認地頭不宜夾混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先將不食母食不居兄室坐實其操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次就妻粟於陵點明也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拍攏以見其類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充其類言由母食不能食由兄室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居不能充言不能由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輯語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可○愚按前言蚓而後可蓋以理懸斷之而知其有所不為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六

滕文下

季

此言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則以事實必其無求自足如按之而斥其有所不能謂更偏撥得盡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集解若仲子者二句與前充仲子之操二句應操曰其操見不過成其為仲子之操人之操可充而仲子之操不可充以操不成操也蚓而後充非以蚓責仲子也仲子為蚓豈尚得為人乎孟子正就他不能充其操窮之見非人之所可為以明仲子之不得為廉耳○憂源輔氏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蚓而後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或問小註末一節不重仲子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為廉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之世家無故而三日不食欲何為耶縱不許兄離母而為

此亦豈聖賢之所謂廉哉使其固窮不受非義而困於
飢寒斯可矣東漢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誰得而譽之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

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

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

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

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眾人

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

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關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

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

義反覆關之蓋有以也夫○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

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

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

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復與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六滕文下 至

其人愚按參看自可若竟使奪彼章之

義則非朱子所以例范氏註於圈外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六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

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

天下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

離婁古之明目者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

髮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公輸子一名般或以為魯昭

又為木鸞令之自飛規所以為員之器也員之筵也矩所

以為方之器也今曲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

不足六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趙氏曰只言六以節五音

之上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

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前漢律歷

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

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官

制十二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

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

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放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

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

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黃鐘為天統林鐘為地

統太簇為人統○趙氏憲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二律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形有聲也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鐘於黃泉葦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也簇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大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故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養實者言陰氣初小故蕤蕤陽不用之故曰實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宜物位也位於亥十二月來者言萬物孕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泣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皆合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庚十月○程氏復心曰人心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

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激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謂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朱子聲律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與末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其變微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而不可為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法則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後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湖南講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葉鍾律呂正音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鐘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鐘不能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由一鈞以往旋相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可得而正○旋相為宮者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若林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王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三分損益者分去聲非分寸之分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鐘之數八十一為宮三分得二十七數凡三損一分得五十四數下生林鐘為徵林鐘三分得二十八數益一分得七十二數上生大簇為商太簇三分得二十四數損一分得四十八數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三分

課本

十六數益一分得六十四數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三分二
十一數而零一數數有奇零則不和則不生故音止
於五其以他律起宮者做此○隔八相生者如子為黃鐘
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未為林鐘之徵是三餘損益正所
以隔八相生非兩項事也餘可類推又如黃鐘九以林鐘
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鐘生太簇下生為娶妻上生為
生子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論五音長短之序則曰
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五聲
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羽與宮各一律至於角與徵
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
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一節此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
間近宮長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變宮變徵羽宮不成官
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穆又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日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

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精義尹氏曰治國而無法
聰巧有過人之智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捨規矩而欲
成方員捨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雙峯饒氏曰規矩六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四 課本 敦復堂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
道仁政是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
能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
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王者言有是心而能

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
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五 課本 敦復堂

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
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
故也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
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
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避
禍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
非其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
徒法說統此總上二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辭平而
重意此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也要
知法者心之寄也心與法固自離不得○條辨就本原上

論無心做不出政。此當重心。就發用上論。無政不足以達心。此當重政。故須一兩邊並舉。方見全理。但就上下文勢言。則是孟子為當時人。君不肯遵守先王成法。而設自重徒善。不足以為政。故曰只是孟子。隨叙隨斷。不必定作語。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或問小註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而又曰必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原是白闢門。祗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正謂此也。新安陳以行周官之法。變不然。則為王莽矣。氏曰。引

程子前一說。以証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証徒法。謂不徒在於法。按此承上文起下兩節。意在仁政一邊。故本文下句與上句。有實主敬側之勢。而集註兩引程子說。亦如之。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六 教復堂

詩大雅假樂之篇。此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其首章即中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德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不愆。不忘。率出舊章。德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

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不及。慮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不蒙引。前人舊章。損益非一手。沿歷非一時。凡所當行者。皆周悉而無遺。且斟酌之允當。惟其斟酌允當。故今遵之。而不過。差。惟其周悉無遺。故今遵之。而無遺忘。解詩引

詩。只是德惠行先王之法。重在過字。下節方說先王之政。以善此。只與夾言。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爲不可行。如後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故孟子

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按上言平治不能廢法。下言先王之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

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補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

度。以繼續之。該規矩準繩六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專貼仁覆天下。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爲

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巳不能編天下與後世也。故聖

人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爲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

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詭耳目言力心言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七 教復堂

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說用法。此言立法。蒙引。聖人既竭目

力。耳力不可與公輪等。相于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輪。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

離婁公輪。師曠能制。規矩六律。而意有專主。自此以上。皆

則經畫不精不繼則規模不備二層俱重九重繼完既
字焉字只是喝起語思檢到得既得時自有不容不繼之
以政處不繼之以政聖人必不忍自謂既得也味焉字語
氣斷而不斷繼字即從上說字引續出來仁心仁政妙合
而此其立法之所以至精至微而仁覆天下也註中更
補出及後世則其義益真與上言遵先王之法下言因先
王之道前後語脈都緊相貫注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方少而成功多矣

徐辨為高因丘陵則此丘陵益增其高為下因川澤則此川澤益增其下為政因先王之道則此先王之道必更有許多通變宜民預益就中之妙然皆因乎先王之道而已不因非變亂舊章即廢地類倚二者均不得為智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雜要上 八 課本 復復室

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為智或問小註因字只作依字此是結上意用諺語曉人填不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得一實事當以倡數指點出之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此以上兼君臣在內只用渾講下方分貢君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廣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中

着擴而充之方見得仁心仁聞與先王之道自有體用相關充塞無間處非硬執一死本子宜字內隱見得自仁覆天在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播惡於眾正見得不宜在高位播如播種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位高字說來則上句只引起下句故下節緊承不仁者一面說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說統此節正是播惡於眾之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

中註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所謂制其宜即行先王之道也行先王之道乃為制其宜不然則不宜耳惟上無法揆故下無法守可見下所守之法皆上以道揆所制之法即前言先王之法也雖有在上在下之殊其實只一法

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君子指凡有言或云專指臣小人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是則無位之細民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是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雜要上 九 課本 復復室

揆乎道或變亂舊典或縱恣僻弛自己已出乎先王之法之外矣無法守是下無一人守其法究竟先王之法只在只因上先自弄下如何能奉守說箇無乃是滅發無道揆之盡者兩也字語氣連綿註由字故字宜體貼

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

刑蒙引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舉朝綱皆不正矣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臣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漸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不信道者知有道而無道也信度者知有法而不信法也此以心之蔑法言從無道揆二句推出一層君子既視道義為泛常則肆意妄行必為非義之事而不顧故曰君子犯義小人既視法度為泛常則作姦作惡亦不必限定有入刑之而已自於刑有犯矣故曰小人犯刑此以身之違法言又從不信道二句轉出一步六句皆相因而勢有必然而其本則自上之不信道始也語類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倘上無道揆則下雖有

奉法守一官者亦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惟其
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
盜便是信不信度也因欺曰看得道理察見世間事是為
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必亦有害兄大
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且云且如此信且如此過去
皆其美也又曰今人所以苟且者且云且如此信且如此過去
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惡矣
蓋此極論不信之病與本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
肯上下文義自隱相貫攝有上無道極正是仁在高位
僥倖而已至於下無法守則播惡於眾而喪亡無日矣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
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與喪同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與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十課本

○新安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
於犯分而為亂矣按犯分為亂此即所謂賊民故蒙引以
陳涉吳廣輩當之文義自極明順而語類謂下無法守底
人並起而居高位蠹國害民非賊而何如此則本文應說
賊民者與不當云賊民與矣恐是朱子未定之論情言至
謂此賊字即後文吾君不能謂之賊牽合賊君賊民尤鑿
○集解此節申明上節而甚言播惡之禍故曰語脈緊從
上文說下當時仁政不行病根在國富強故言此以破之
見不富不強不足憂而以無禮無學為可懼也此板本垂
源之論上無禮即指無道下無學即指無法守朝不信
道而君子犯義俱該無禮內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俱該
無學內禮如周官周禮之禮即本前遵先王之法而言非
泛然禮義之禮也既無道揆更有何規矩準繩之則自是
無禮學即學先王之禮也末世君師無統道學不明先王良
法美意蕩然民賊更有何學自是姦克並興喪亡無日矣
子若早知勝廣之徒揭竿斬木並起亡秦固以理勢度之
而知其所鄉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家引
必至也

重在上無禮蓋由上無禮而下無學即是不仁而在高位
之禍也按語類云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
君而國定故不
可不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居衛反
詩大雅板之篇此凡伯刺厲王之詩其二章曰天之方難
民之洽矣辭之蹶頭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
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翼註急字反怠
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條辨惟內有怠緩悅從
之心外便有此泄泄之貌此是進一層作解蓋已照事君
不能四字怠緩意也有悅從意也有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十課本
世泄猶沓沓也沓徒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翼註此不徒訓字
惡者以深著其情形可恥可鄙○述朱詩言泄泄猶為近
交未易明白故特以方言沓沓釋之正多警戒意在但須
留下節地耶○說統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一則
諷諭在朝廷寄念於奉公憂國一則清議在閭巷致慨於
憤俗傷時俱是激
官邪厲臣箴意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蒙引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相
辨必又云言則非先王之道者蓋以先王之道為在所當
行如何得怠緩世主盡敗壞先王之道如何可悅從今索
性詆毀乃得強然世主盡敗壞先王之道如何可悅從今索
此一句○說約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三句此
二句已畫出一箇怠緩悅從畫出一箇泄泄故隨口結之
曰猶沓沓也非是解沓沓之意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實猶

夫查杏者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

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

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語類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

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

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

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

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仔細着工夫去照管務

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又曰此

尊君中細密工夫○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以堯舜責之

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離婁上

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已當如此做

○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

不知所以用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

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

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謂其君不能

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其君不足以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

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

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

然不可不知此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這般言語是錢定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

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

此所以責其臣而遂謂不可感動未嘗盡力而頌謂不可

扶持但知歸過於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

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曰泄泄谿谷云查杏責之還未

切○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

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孟子章長難看首

尾易得支離此章惟鄒氏斷截得分明見其章雖長而首

尾只是一意按說約以四故曰分四段看第一段言舍法

無以成治第二段言治法在所當遵後二段與鄒氏既然

前二段文意自是相承不分自可○南軒張氏曰此章之

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

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

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使人不可增損不可移易之意非推而高之

二字看如此便好不如便不好此其所人倫說見前篇

以爲法而仁之外即爲不仁其義已見

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循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語類

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

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

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出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規矩以畫方員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徹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人所以為人倫之至者自須以仁字作骨此骨雖其仁所以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愚按下箇至字非為替聖人乃正為法字立箇樣子在聖人原不為人法而人自舍此無可取法然其所以為至者亦正從法見得不法固不見其為至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七 離婁上 古 教復堂 課本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畫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或問小註謂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欲為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為君者須盡君道要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為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着盡字讀方是○係二盡字即從上至字上堯舜為人倫之至是已於君臣之道無不盡者故欲盡君臣之道定是法堯舜而已矣正足上至字盡字之意○稱語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實也○愚按概曰聖人猶是籠統字眼實之以堯舜而規矩立矣○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巳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字也毫釐千里也○愚按下反說四句即而巳矣三字之意亦即對照仁與不仁此三字直是通章肯綮○語題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君事得盡且知看堯典自首節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其中自欽明文思

至格於上下是一段自克明峻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自乃倫義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便了或曰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概可見○徐思贖曰須看所以二字不是說大綱到細悉曲折處都在裏頭○愚按所以二字即繫法仁堯舜君臣是仁此處早已為道二立論○爾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人之以堯舜為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堯舜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厥后為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舜所以事君事君蓋不以厥后為恒誣是誣其民也○雙峯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援後文暴其民甚又專對治民而言則其意益可見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爾義伊川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又曰道二仁與不仁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或問道無對之言奈何曰此非正為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君局之中一路者孰為對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者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語類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道理與人欲而已才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教不謹也○徐徹法曰此章不仁底樣子中間引孔子道二語却是分擔兩頭見得出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七 離婁上 古 教復堂 課本

乎仁便入乎不仁無從中立無可躲閃故把幽厲與堯舜對說越見得自堯舜外更無可法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

可懼之甚也說統甚言不仁之禍所以深懼之暴其民讀

不甚亦即因其暴之甚與不甚耳○精言生前蒙顯戮死後被惡諡皆不仁之禍也而惡諡之禍尤甚○註必至於此專主惡諡○雙峯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諡古人論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諡公義廢矣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末

教復堂

詩大雅蕩之篇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作是詩託于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其入章曰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言商紂之所當鑒

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係辨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為文王歎紂之說言殷鑒在夏以見周鑒在殷原有兩層孟子引之欲後人以幽厲為鑒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按前言法堯舜後言鑒幽厲人即不敢希堯舜未有益於幽厲長中間仁與不仁為辨開兩路結尾棒喝分明偏授更不留餘力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

失之○集註以仁以不仁俱兼由心而措諸政天下皆實被其仁不仁而得失因之兩以字方有著落仁不外於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仁亦不外於好民所惡惡民所好主術既殊民情頓異三代以來未之或喪周尚未失天下而概言三代之失天下者東遷而後周室已亡改也孟子蓋欲為當世諸侯下鍼故特援三代以起案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此節以必然者言見不獨三代為然凡為諸侯者不可以不知所鑒也○述未下節類而推之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莫不皆然而孟子立言却諸侯是主觀此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然也按集註亦特下此句為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七

教復堂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精義尹氏曰孔子有言道二

省夫仁而為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

仁與樂紂幽厲之事而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說統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自天子說到庶人却以國為主點醒世主處全在惡死亡三字蓋因其所惡而進之以強仁也○按前篇云惡辱而居不仁此則不惟惡辱而直云惡死亡不惟居不仁而直云樂不仁則其詞益危其意愈切而世主卒莫之省悟悲夫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
放此說統此節概論自反道理當如此非惟不尤人且有
答其失在人不以爲人尤而反其仁其敬自責
自勝然在本節尙是只虛論道到次節方實以自反
心夫着落在人身上不宜預奪○樂善仁智敬是體愛人
治人禮人是用人身上不宜預奪○樂善仁智敬是體愛人
必我之仁智敬有求至矣安得不反○反求諸己
克治體行推廣愈加愛治○如反其仁務使立必俱立
成不獨成反其智務使無不明○處無不當反其敬務使
外致其恭內積其誠非空空自反已也○此皆道理上合當
如此○仁智敬就人窮處三人字統臣民言有
以人字蓋下天下歸德指都國之君言者非是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六八 敦復堂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
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
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精義尹氏曰有是實則有是
賢說語是禮上去更無退下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禮人下歸之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
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
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人不親也○亦承上章而言
更不反求諸己教我不治也○亦承上章而言
教你不答也○亦承上章而言
智我地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體突沒理會底人
是地得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體突沒理會底人
事坐實反己責成身故一章緊要只在行有不得二
統泄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

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人有寡事有大小理有
精粗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皆字只就上三項
括盡事理見其無少欠缺故集註以詳字貼之○非謂三首
外別有頭項也本註自明大全小註轉生鶴笑○慶源輔
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
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輯語有謂身正則一步講方
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
非身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己句亦即在前節說到
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德即在此更進一步也○其
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德即在此更進一步也○其
急義是我足語此而字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按此
而字與則字無甚異○徐搵身正是自反之極又進一步說按此
字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又進一步說按此
是愛其極而言不如此地位則所云皆反
求諸己者猶爲未至耳亦非進一步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六九 敦復堂

解見前篇○雙峯饒氏曰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
實功正身之實事多福自我致之便是天下歸之效驗此
處引詩不重自求自字與仁則榮章不同○說統重永言
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愚按反求固無
期效之心到得身正而天下歸則多福亦何非自求者此
以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不外反○亦承上章而言
求而得之引詩正是通章歸宿處○亦承上章而言
下係於我之仁身正故也失天下係於我之不仁身不正
故也上章推言不仁之禍此章推言行仁之本○窮開福
此章亦承上章蓋爲當時之有國者而言然此章工夫細
密於學者最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盡工夫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是推己及人
夫聖賢學問只有此二者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非人所常言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

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變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

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按

皆曰天下國家在人言只是一口頭語未必先安排箇大

序自孟子推說一番其言天下而即推以國是天下之本

在國也言國而即推以家是本在家也至家之本在

身則又因其所已及推其所未及蓋必由家而推本於身

并上二本字亦經實地不然上上可云序不可云本其言

本者意在以上二本字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新安陳氏曰

正則天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歸之意氣讀看則壹是皆以身為本意隱然言下

本為是故也輯語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七離婁上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變峯饒氏曰此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

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

怒也語類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按集註揭

心者兼之以外註處置得宜之說則所以服其心者盡矣

○潘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

理而不致怨於人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

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

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

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學無惡下問賢者

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

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佛然作色曰吾

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

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

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

也莫為謝至今得罪於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

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慶源輔氏曰君人者不正其

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

邑人之言亦先及羣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慕字解作

臣而後及百姓也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慕字解作

心悅誠服申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集解由巨室

之當深看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慕以至天下

慕只一滾下來德教之沛然可想德是德澤教是教化

即所謂政也溢字從沛然生四海極言其所至之遠蓋

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

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難蓋當時諸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七離婁上

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被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脩故也

故孟子云欲德教之遍及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在正其

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之而德

教自然無遠弗届矣為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不知為

政不難一句從何而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

之不脩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

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集解此承上章本在身而言巨室

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

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

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唐書

皇甫正此類也經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

傳傳正此類也未必能勝適以取禍如魯昭公是也裴度

之言亦非謂養以係戀之私思慮置得宜所行者大公至

正之道正是脩其本耳○集解林氏巨室擅權云云似專

指取履一輩人說但此輩最是難服能服其心則身

之能脩可知其為世篤忠貞者悅慕自不待言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德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勿齋陳氏曰

萬善之足全

孟子集註本義卷七 離婁上 三

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

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下位大德大賢者

相役而已○居上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

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翼註德

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翼註德

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語類小

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四書通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

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兼以人事言也○輯語孟子德力

皆天之說極精天有運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

是而人失其氣運也○存亡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

之當然不必論勢而勢亦從之此勢在理中者然無道之

天下理即因之此理在勢中者強此即朱子到那時不

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之說集註所以用合訓未嘗分

貼有道無道也○說統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

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取通章重

固天不重順天按首節從有道說起○周

是引起順天却即隱隱為出天伏矣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

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

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慶源輔氏曰

絕物是與物

孟子集註本義卷七 離婁上 三

齊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

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荷振起作新獨不在

我乎而願為是異言橫激孟子始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

役強之事其萎蕪自弃之罪未暇議也○按此固證上

在簡恥字猶弟子而恥受命不是真受命去受命只言走
恥亦無益耳○說約集註不可得也四字或正解是猶弟
子向○輯語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謂其不
受命正○其為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不是怪他
失所恥正是
要他知所恥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
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
而行之所謂師又王也集解如恥之緊從恥受命作轉莫
是諸侯能行王政者且以弱小而致強大正是能回天底
樣子故獨舉之以勉當時之諸侯註文王之政舉而行之
即舍仁字在內蓋逆天既不可順天又不甘莫若五年七
師文王以行仁政則天在我耳但仁字尚宜渾五年七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
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
而師文王天國所乘之
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同
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為吾役矣○雙峯饒氏曰賢德
以理言大小強弱以勢言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了這
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
可見德足以勝時勢處○說統必為政於天下句要看不
惟化小為大化弱為強抑且化無道為有道○條辨前言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此下乃言脩德以回天者非又一箇
意思也有道之天氣化與天心相合吾惟順之而已無道
之天氣化與天心相違惟氣化衰故人失而人事果
得則氣化亦可轉衰而為盛此有德之君轉困氣化實有
當於天心逆天乃正所以順天取○大國程子曰五年七
如秦楚小國如燕韓五年七年皆言其速程子曰五年七
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

何乃有益耳慶源補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
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
燭理既明而經歷之次
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課音灌夫音
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此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
命而代商者皆出於此以戒成王其四
章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其五章曰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孟子引此詩及孔子
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集解侯服裸將乃武王克商後事此
引之以言文王者武王之功所成實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文王之德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
膚大也敏達也課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以秬米為酒其各曰秬
鬯將祭則釀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各鬱鬯灌乃用之
取其芬香旁遠以降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
神鬯者以其餘也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
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
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
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
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
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按詩有商
之孫子及殷士兩層重在孫子故集註用是二字遞下

天命靡常尤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其肯要也

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

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屢不億句說下二句又啟開說國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便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無敵是孔子說好仁

靡常言之也到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自說當時口

仁字是通章骨子師文王師其仁也到此方從孔子口中

出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七 雜要上 三 教復堂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

大雅桑柔之篇

逝不以濯其何逝

濯其手乎

以詩詞寫解

仁則天命在我

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

消微十分底事

只恁地做天下也

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亦止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

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

菑也菑患害也猶未亡也

以爲安雖菑自以爲利孟子

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

於敗亡也

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

之道爲可樂也

至此者私欲障蔽而失其本心

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

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

利其菑要者兩其字樂其所以亡要者其所以字人主雖

不仁亦未有以危爲可安菑爲可利亡者也未二句非謂

其所以爲安利樂者即其所以危菑亡者也未二句非謂

與言以歎息之○首節正爲自取二字立案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以字開明唱歎照自取尚在意無意之間方留得聖言

隱躍間○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後兩字可以謂子未是無心之作有心之聽兩字即從兩字可以生自取即從兩字生見濯纓濯足其器者為之乃水之清濁自取之也所言者小而指點濯纓之意不在水又清濁本是平說而於下句者一矣字意却隱側重濁一邊方見得本文自取二字為首節點下節自侮自伐都即此相為貫注弦外之音最宜領取○味一矣字一字詞危情迫所與小子丁寧警戒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孔子所以為耳順也按此只帶說或因總註兼心存一面說遂以此節當之殊泥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課本 教復堂

而後人伐之扶 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雙峯健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也國不治是自伐也○按必字然後字亦即上文兩斯字之意總見得皆其自取無與於人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集解引書只重一自字以明上文自取之意○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

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

自取集解心存則仁心不存則不仁得失對存亡言幾字對善字言心存者但於事理得失之微處便能審之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能分辨之也通章只就不仁者言至末亦只言禍之自取總註概論其理

耳○說統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也受言聽諫意○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愚按開章舉桀紂為例便是今之諸侯樣樣從失天下轉入得天下便是為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伏矣從得天下轉入得民得心正與桀紂失民失心相為對照而實指得心之道不外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蓋所欲所惡民之心也與聚勿施是即所以得其心之道也○韓語玩爾也二最錯所謂人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課本 教復堂

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商軒張氏曰所欲與聚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

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小註第二節正申明上文得心不外與聚勿施之意○輯語首節是上感下次節是下應上說應上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說統此與下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曠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說而况又有不仁為之敗者其歸豈不益速耶

耳○說統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也受言聽諫意○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愚按開章舉桀紂為例便是今之諸侯樣樣從失天下轉入得天下便是為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伏矣從得天下轉入得民得心正與桀紂失民失心相為對照而實指得心之道不外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蓋所欲所惡民之心也與聚勿施是即所以得其心之道也○韓語玩爾也二最錯所謂人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課本 教復堂

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商軒張氏曰所欲與聚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

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小註第二節正申明上文得心不外與聚勿施之意○輯語首節是上感下次節是下應上說應上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說統此與下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曠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說而况又有不仁為之敗者其歸豈不益速耶

耳○說統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也受言聽諫意○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愚按開章舉桀紂為例便是今之諸侯樣樣從失天下轉入得天下便是為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伏矣從得天下轉入得民得心正與桀紂失民失心相為對照而實指得心之道不外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蓋所欲所惡民之心也與聚勿施是即所以得其心之道也○韓語玩爾也二最錯所謂人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課本 教復堂

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故為淵鰈魚者獺也為叢鵒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紂也為去聲鵒與同音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

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鵒指

魚爵之可生全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鵒也此節又以

足上文歸仁之意○存疑亭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

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鵒取故為淵云云故字分明是承

上面意思說二節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離

乎彼則合乎此也○愚按理固如是然論情勢却是於一

氣承接中自有進一步意如魚自歸淵而更有獺以毆之

於淵鵒自歸叢而更有鷓以毆之於叢民自歸湯武而更

有桀紂以毆之於湯武三為字極刻酷極森疎須與提擬

分明但不可失却故字語脈取事

蒙引此以上皆泛論下方入時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手 課復堂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鵒矣雖欲無王不可

得已好為王

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已鵒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

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為王也假

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鵒隋為唐鵒

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

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

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

不足以拯國之危○四書通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

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

不可無必為之志○精言久病須乾艾以療久困須深仁

以解然三年之艾非可猝辦失之於前猶可畜之於後不

然終不可得也歷久之仁亦難猝期忘之於始正當勉之

也首二句無急求意急求意在下數句內轉出時解預占

者○說統此恐世主不自激發又危言以動之見得一

失機會必致死亡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志

字極有力非發憤自強及時圖治不為志於仁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見前淑善也載則也助胥相也言今之

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曰至

末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察自已

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

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

將毀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樂○精義尹氏曰得民心

無他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不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

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

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

言非禮義謂所言必非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

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以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

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

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自暴者

為自棄者又曰自暴是剛惡之所為自棄是柔惡之所

好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也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

更不通與他說到自棄底也是他恁地自暴下這箇

伊川曰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按此雖非孟本義然

或問以此言至為深切學者不可不痛自猛省也又曰行

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

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

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課本 敦復堂

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

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

所謂下愚之不移也此精義所載第三條詳見論語下愚

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為善難與為者自棄

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 異因之曰此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

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

集解仁義都各有體用而以仁義對言則仁為體而義為
用故安宅以所居言居體一處正路以所由言居用一處
兩人之即從上兩自字生言此仁乃人所自有之安宅異
乎從欲惟危此義乃人所自有之正路異乎行險微幸見
得人之所以為人者非此無可居非此無可如之何其
可暴棄也上兼言禮義此只申言仁義者禮以義起言義
該禮也

廣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廣空也由行也或謂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

而由其所不可由之途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

棄以至於此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

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由也是二者性之

所有也廣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集解哀

暴棄者最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課本 敦復堂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按總註自絕字兼自暴

全諸家謂後二節 專為自棄者說 自棄者而言不必依大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

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西書通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

親之長之是事即道中事故註只以道言之○或問小

註爾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親長平天下何等道

術正是孟子大醇而無小疵當時以為迂闊難行者試看

聖人功用與帝王治化何一不在親長中流出孟子特為

妄求者實實指明○韓詒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直道言事故特指謂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不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末耳○上二句是離他處未句是指示他實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而分出諸般人便是一親其親方見得最通最易而字是直指諸般人便是一親其親也○劉註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也○風俗此即是天下非由此而後可平也○徐微也○且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而天下自平不必求之遠且難○南軒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親親仁也長其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趨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於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按大全專收此說亦不為無見但本文只就道理上當前指點為求遠且難者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離婁上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或問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者矣若欲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依諛隨以求信乎友何意曲從以求悅乎親真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非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途矣而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呂氏論明善直以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

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盡知善之為善而不為是乃所謂明善也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依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為知者善於吾身而已是未和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按此辨精義中誠亦不補正旨所未備○文集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了徹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會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遠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翼註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游氏作主極明善所以啓誠身之端實即誠身以內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離婁上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新安倪氏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二字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首節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為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按悅親與誠身相若固以親為身所從出信友獲上須自此而推然亦文法層通使然道理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人各具有此天道以在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語思誠問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之當然也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

之道天無不齊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地地聖
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
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着思有以
實之始得。四書通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
知行言總註思誠為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而明
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蒙引
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
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不應彼此不同。
思誠便是誠之故註用欲字。思字是要做工工夫。夫實
祭却在誠字內。愚按語本中虛却換得一思字。洪範曰
以弗思警人則此處特下箇思字正當日喫緊示人之旨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集解思誠之功至於極處便是至誠。合訂方其
內有一毫未誠其誠亦未至。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
必到至誠誠之量乃無不盡。孟子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七 離婁上

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有也。舜盡事親之道而替
底濂是也。舉一可以例推。語類問此是以實理見之於
用故便有感通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
既有其實便能感動人。輯語從思誠至誠是誠是以
人合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誠是以人合工夫從至誠是
故思誠者無不至惟此天故誠至者無不誠。惟此天
以必從天道領入者此也。集解既謂至誠未有不動又
我不誠未有能動句正見思誠之為要而獲上。此章述
信友悅親之總歸於誠也。此一授通身皆熱。此章述
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
本。除辨修身工夫。思誠之戒欺謹獨為修身之最緊切
之處。故曰思誠為修身之本。思誠之工夫亦多端。而明善
之格物致知又為思誠之最緊切。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
子所受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慶源
輔氏

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見大學中庸
之相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
去聲

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為方伯。而二老起而歸之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
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
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

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太公後
來有求仕之意。故明辯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
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條辨兩箇吾聞西伯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七 離婁上

善養老者。則文王養老之政已在先矣。孟子序說不重二
老來歸。却重文王養老之政。能感得動二老如此。便有天
下歸之之勢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輯語有仁天下
之學。有超越天壤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天下之父言齒德
皆尊如眾父然。輔氏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既得其心
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集解末二句。見文王養老之政。深
之心。父子字。只形容人心不約而同。意勿深。却正見語
誠。蒙引此言文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商軒張氏曰

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網幾振亦賊幾為富時
之老者其所係輕重固如此○精義尹氏且壽老尊賢國
務也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

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蕭氏且蕭何之說

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切無所為也
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熱之應耳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蒙引文王之民

是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
也諸侯有舉而行之天下之民豈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
老而二老來歸却以善養老為言蓋至於善養老而當日
之民無不各得其養矣觀盡心篇五私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課本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

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

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條辨引求附益為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緣起意在從
富國引入強兵○說統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詳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

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

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

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

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精義范氏且天地大

位曰在孔子曰斷一本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

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命可不

重哉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征救民於塗炭也戰國

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

功業而富桀也○蒙引率土地率字與率獸之率同○慶

源補氏曰罪不容於死所謂死有餘辜也○精言此章以

勇兵為劫即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也看况於一轉自

是前從富國引八末以富國陪謝總見強兵之罪九辟草

萊任土地乃正爾時富國之徒非正舉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與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

墾也任土地謂分上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

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語類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

大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

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歛之徒也又曰如李悝商

鞅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

文集阡陌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

辨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塗

亦縱則遂開百道也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溝上之徑溝

溝澮橫而吟道亦橫則溝間千而澮澮間千夫而吟道亦

阡陌之名由此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與夫

軌則幾二丈矣此則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
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奪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
有不得不然者周末世衰法壞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
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秘而稅不
入於公上者商鞅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
除禁限聽民兼井買賣有田即為不業而不復歸授以絕
煩投欺隱之志想開業地悉為田疇而田皆出稅以覈陰
據自私之幸蓋一時之善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
意於此盡矣存疑此章重率上地而食人肉上故以善
戰為上刑連結諸侯是游說諸侯使相結約如蘇秦說六
國合從以損秦之類是也連結諸侯使相攻伐亦同歸於
戰但不身親戰伐之事故較之善戰為次辟草萊任土地
是專主於富國上則腐壞先王之良法美意下則浚民之
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大然比之目下使人肝腦塗
地者未免有間故亦次於上刑○說統此節只分兩等兩
次之即次於善戰者耳○愚按孟子如羣凶對鞫罪案自有差
等然而皆在不救也○愚按孟子如羣凶對鞫罪案自有差
等禮此輩勘定爰畫一片婆心千年欽羨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卑 課本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
助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夏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

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情而明不正則
神散而昏情義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尹氏曰存
則安於完固故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
場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
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
都不能有所識別矣○蒙引眸子人心之符契天機之自
露者也○存疑不能掩其惡正是良處下四句正不能掩
其惡○翼註重不正邊方應不能掩其惡人焉與哉亦重
不善也○翼註重不正邊方應不能掩其惡人焉與哉亦重
盡此眸子之存乎人者對度不由你遮掩所以莫與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

矣說統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做劫玩本
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時
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與哉非說人不能掩其言
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掩過耳此言與孔子入焉廋哉之
言同而為說則異孔子是詳審法孟子是直截法○愚按
不知言無以知人聽言自是觀人常法此於常法外更添
觀眸子乃是孟子獨辦隻眼處○一也字兩項相為枯屬
若因此謂可撇聽言則非語意矣○二也字兩項相為枯屬
則目亦言也然有意者此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是自
然之符如以目動而言肆知其情是以二者並察之也按
瞞同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按集註又以
出此骨乃正見得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非謂聽言可抹
殺也○南軒張氏曰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卑 課本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
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

偽為於外也音是偽為恭儉之言笑貌無其實也○翼註聲
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
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四
書通孟子嘗言實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
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
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已驕侈之欲耳書
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儉不侮人不奪人是實事恭儉是實
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

爾爲取天理人欲之衆誠實虛偽之判也○按聲音笑貌
正與惡得爲恭儉句相配○徐莊當時人君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其龍路者也道也恭儉置平日侮奪人之事於不問彼
亦自謂可裝飾得來矣孟子却以惟恐不願窮他傳
之真情而以聲音笑貌著他儂爲之未節底裏盡現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
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
受以遠別也此禮之經也○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無能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曲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
禮男女不親授叔嫂不通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聖

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或問小註
叙留案嫂溺則援之以手一句原從禮字轉出○語類事
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
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後
去權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擗度事物以取其中相
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者理所當然而
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
及者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
有行不得處則陷於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
○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肯呼經者也○存疑孟
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
不可行於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常
道不可行於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常
所以濟禮之變則權乃所以爲禮是意不在問禮只要討
出箇權字爲下語言張本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
之正道也援溺字援字解借上文字面影說誠言之意此
隱見得有可援之權如何但知援嫂而不知援天下便自
有孟子平生種種不合時宜意思在註中不可守先王之
正道乃是預照下文援之以道而言在是意也
是謂他從權正坐不知有道所謂道外之權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

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或問小註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聖

哉○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回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
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
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爲不失其經也與髡因言孟子之
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
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輯註所以不少貶以未濟
道惟其以道故見謂不授受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
亦豈其所曉但知以手便認是權下子○此章言直已守
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援天下溺援之以道是
問而及之與論語共學章言權自別益彼處重權字學道
須至達權此處重道字用權全在守道權者權於道中非
權於道外也味總註當與陳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或問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不以不教為罪，而以不就師傅為罪，亦善引。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

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蒙引：少讀此章，每疑孟子一勢字，而解何則？父之教子，理也。其欲教心也，而不親教者，勢也。且無不可心，無不欲而勢則有所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下正見勢不行處。○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而言。若聖賢自無此事。○徐註：勢不行，乃是為愚不肖之勢所屈，不得不易子以全恩。非父之勢不行於子也。○說：純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於人情多處說。○翼註：惡猶云非美事，相夷則慈美甚矣。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雷 課本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翼註：易子，以已子而教之於人，相易意不必過。○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精義：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

其勢必至於責善。○兩軒張氏曰：善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翼註：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

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翼註：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聞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雷 課本

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新安陳氏曰：初言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事親。事親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翼註：事乃承事之事。○吳曰：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自許多事親底事不是一守身便了。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故歸重不失其身。○說：純守身內即舍下養志意。蓋吾之身親之身也。戰戰兢兢，惟恐有失，將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於親，故曰能事其親。○條：雖陷其身於不義，便是虧體，非必髮膚有毀傷而後為虧體也。才虧體即辱親矣。更講甚事親之孝。○接：不失其身，四句是通章關鍵。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此事親所以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本。○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

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置註本與大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諸件皆自此一件而推。○輯語大字只講包括本字才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守者無不盡。○開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係推事之本只就事上說守之本只就守上說只完首四句見所以為大意。○下舉曾子養親能養其志正所謂守身而能事其親者。○方完首節不失其身以下四句意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哲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

反扶又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言事親獨引曾子正隱藏得守曾哲身在內觀於其言養志可知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七 雜要上 果 課本

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

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餘是現在盤

親志未形而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

曲以探之也此有餘是在窺厨未出者必曰曾元不請所與雖

與人也有是親志既形而曲以體之也此但能養父

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

母之口體而已國問小註看下節所重在曾子曾子則能

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

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

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

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

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新安陳氏曰此章

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舉則惟舉曾子之身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履履得正而曾子之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曾子之志如此惟恐一毫嗜其親之志欲之不立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相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技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齊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善也○蒙引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

必請所與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守直是無一時念不在親就是一種飯粥一饒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才

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之辭也此豈一時口強強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無形

為養志之證但能守身然後能事親守身是事親前一層

道理至於事親又當養志不當徒養口體曾子惟能守身

故能養志言養志而守身在其中註云承上文事親言之

而不及守身者緣事親本於守身意首節發之已盡此節

特舉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其養志全從守身求故

謂守身算不得養志則何謂養志不必補守身則不可

節但申言事親而不必幹入守身者非是○講家謂未二

以為事親法必帶曾元說者見同一養而口體與心志有

別本文此所謂若曾子則可謂都分明借作一

樣子指點教人原不為曾氏一門分別高下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集解此為事

贊曾子注意甚明本文者字指養志不指人可也須體會

次節仍以二項相為對待三節引曾子之養體歸於善志
末節即以曾子為例單結事親似絕不固守身者不
事親獨舉曾子正以其平日守身之故而曾子事親之可
可其養志蓋至於能養志而守身之道微矣舉單結體讀
善正須 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
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

之孝為有餘哉 得義明道又且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
若國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
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禮樂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
為地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聖人嘗識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
業同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
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
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
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才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景上 吳 課本 敦復堂
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倣出來豈是分外事若
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
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勞位也假如功業大於
周公亦是君之人民也出於君之勞位也假如功業大於
可乎使人臣持功而懷快決之心者必此言矣又曰臣子
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不可謂舜曾
子過於孝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
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
可不熟讀玩味○ 程子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
已分內事才少一分便是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
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條述程子發明孟子止曰可
也之意固有味但本文不是許曾子之事親為可是說人
子事親若曾子乃可意亦微別○ 翼註程註
論可字意精然入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適音讀 閑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
也書曰格其非心 或問小註格如合格 愚謂閒字上亦當
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

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 新安陳
本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 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
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 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

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 精義揚氏曰人與政俱不足道
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
過人處只是正已正已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
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已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微
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景上 吳 課本 敦復堂
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語類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
精神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
然而已伊川解過主于君所請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誠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
設遇開主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管仲孟子不能
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是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
有排布官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
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
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
人不足與適至格君之心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
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
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 文集問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君
然其效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子近
曾衛齊梁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徵亦近
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恐孟子之言理
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曰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
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七

離婁上

辛

教復堂

功矣。漢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沒。魏徵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雙峯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色。慶源輔氏曰。大人者。道全德備。舉足以示其邪。心容足以消其逆志。非但取辦於頹活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責者。則不可不諫。而移口也。韓語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移。移也。人多說得一邊。取。說。統人道。政則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未流。不若從本原。故。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說着格君心。說。日。不足。言所重不在此。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復。說。君。心。既。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人。行。政。皆。合。宜。而。莫。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莫。不。正。也。大。人。一。正。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於。用。人。行。政。之。間。費。却。心。力。○。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也。哉。○。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出荀子心既大畧篇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兩張氏曰。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無非格君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材。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人材。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材政事皆將源流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已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正君之道哉。後世道。

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材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或問小註。書理在兩有字。要知毀譽未必皆實也。宜洗此不可知者。○。集註。但有言譽。所謂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是猶可虞之譽也。若譽出不虞。則全無是善。而忽然稱揚。竟出此人意計之外矣。但言毀。所謂稱人之惡。而損其真。是猶可虞之毀也。若毀出求全。則人方刻意。固行而忽然非毀。竟與其人。之自脩相反。矣。兩有字。乃理所不宜。有而竟存之。語氣極其危悚。○。齊書。通毀。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齊書。通毀。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七

離婁上

辛

教復堂

真况脩已而遠。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辭。證。註。中。脩。已。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中。又。脩。已。為。重。○。說。遠。譽。已。作。好。况。復。不。虞。毀。已。作。惡。况。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朱。子。曰。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底。行。將。去。便。是。若。必。要。兩。箇。得。人。○。道。好。豈。有。此。理。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慶源曰。諺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程氏註。特提出常人之情。又以為為而。言則此語自是放下。

一層說法未耳矣語氣似與推原貫
同律鳴輕浮淺率之徒正宜猛省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他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

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補軒張氏曰

足蓋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脩人從而師之非有欲人師

己之意也人師乎也從而以己之善善之其答問論辯之

際亦有互作發者故以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

其所以自大之私萌于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

己其所以可懼也○愚按患不在為人師而在於好自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子敖王驩字按章首先立此句為下章起案蓋孟子之責

其求見之晚而意自有在故開章先與揭明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

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

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

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或問小註正言

以發之後世依違顧慮以至失身者都坐不可則借他端

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一罪也孟子

且以後一罪責之○說蓋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
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
待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來見我
口氣言外若舍別有所為而來意○蒙引此章只是責其
見遜其實非責其見遲也下章之
言但未發耳故曰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

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子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

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

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從

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 離婁上

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補博孤反

徒但也備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

其罪而切責之或問子嘗攻於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

勝則王必以驩為介未嘗與言行事於樂正子之來則又

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

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

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饋啜罪之而范

尹皆以不能改於其德為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

必若其言則孟子易為不與之言而使之改與孟子之所

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語類

問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饋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
加以此罪○饒峯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
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
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
處孟子所以切責之述朱薦引事屬將來孟子責他不必

及此只當下失身便非古意後此孟子所以只切責他舖
啜高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款則未免制於子款故舍
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
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說徒舖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
不許其人之意按此為徒字正解○係遊玩徒字之意孟
子雖非有意諒他却不失樂正子本亦何也他人從子
放或借此為逢迎之術于進之機有不徒舖啜而已者而
樂正子徒然舖啜此外固無事也蓋如此看徒字亦有
然畢竟非切責語氣○集解人謂徒舖啜也四守難當吾
謂正子之從於子款來一句已難莫下句正是擇上句見
從他來別無所取只因這些小便宜遂至天身而不惜徒
字不是諒他正是諒他○儲云求其故而不得徒舖啜此兩語
意十分嚴冷故下復以學古之道提醒之古之道何其尊
舖啜之事何其鄙學古之道豈為舖啜而舖啜之舖啜乎
日止知其學古之道也今日乃見其以之舖啜也真有此
自意外者故曰我不意上二句正其罪下二句切責之○
嚴義正方合師弟良規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畜 敦復堂 課本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專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之中無後為大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
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
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
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說無子絕祀則不可一條辨
此章原是論義之精者雙峯說最善發註意但不娶無子
一條或亦有以他故而然者雙峯因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

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集解權而
漢人反經行權之說此權字亦只是稱物輕重而往來以
取中之義不告而娶是舜善於用權處以繼祀與稟命較
則稟命輕而繼祀重稱量之知所重在此不拘於稟命之
未嘗以全乎宗祀之大義是為舍輕取重此不告所以為
猶告也猶告斷棄總在為無後上只是變通以成已之孝
不必兼委曲以成父之慈○君子以為四字乃自君子論
之如此非舜心○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
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
也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
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新安悅
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
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七 離婁上 畜 敦復堂 課本
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
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求能然而欲引
以藉口則誠得罪
於天下萬世矣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
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

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或問實之為精實何也曰
言者有以實對僞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
則以對華而為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僞而言者曰仁義
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
然以事為實可矣謂理為虛則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
實對僞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僞
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為不僞可矣謂凡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偽為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本視情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茂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問此說爲得之耳○語類這實字不是各實事實之實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志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足便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志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足便是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便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直是如此○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底意思及曰有敬底意思○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

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又曰義是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稱義伊川曰仁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語類問伊川以爲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虛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在滄柱曰實字當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 有子以孝弟益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

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新安陳氏曰有子言仁渾淪本孟子言仁義分別言之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七離婁上

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 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 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則知之真固則守之固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兩軒張氏曰知必云弗去者蓋云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去矣○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爲物昏而不知之不明非智矣 節文謂品節文章 語類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姪如升降揖遜又之節文從兄亦然相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語類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爲主而以智爲知斯二者以禮爲節文斯二者又曰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語類知弗去與節文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斯二者乃智禮之實非謂智禮只是事親從兄也須將上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 言孝弟之心 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 言孝弟於外 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言孝弟之形盛而不自知也○精義伊川曰樂則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熟方能如此○語類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

文章 語類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姪如升降揖遜又之節文從兄亦然相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語類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爲主而以智爲知斯二者以禮爲節文斯二者又曰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語類知弗去與節文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斯二者乃智禮之實非謂智禮只是事親從兄也須將上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 言孝弟之心 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 言孝弟於外 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言孝弟之形盛而不自知也○精義伊川曰樂則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熟方能如此○語類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

文章 語類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姪如升降揖遜又之節文從兄亦然相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語類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爲主而以智爲知斯二者以禮爲節文斯二者又曰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語類知弗去與節文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斯二者乃智禮之實非謂智禮只是事親從兄也須將上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 言孝弟之心 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 言孝弟於外 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言孝弟之形盛而不自知也○精義伊川曰樂則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熟方能如此○語類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樂

課本

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沛然而生不
 能自己只是要得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捉安排
 才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
 地捉日固是且着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
 生處是當到這地頭以春月草木許多芽葉一齊爆
 來更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日
 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日
 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
 善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
 忘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得到
 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常去是也二向上須是
 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替時夫子到得禮之實節
 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許密子細節節應拍方
 始會不問斷方始樂方始生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
 許多壅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張氏彭老曰孟子
 所謂實節有子所謂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
 字最可觀管之果木有根本而後有枝葉有核實而後生
 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蓄
 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
 舞也○輔氏曰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
 舞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
 見血脈自然流溢手足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
 故不自知也○輔氏曰手足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
 斑斕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倣作也○曾子母嚙指而
 心痛何手足之不自知也○輔氏曰手足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
 也字指畫分明至樂之實無是也字須知自樂則生矣以
 下歎想不盡之神句有是也字須知自樂則生矣以
 至通於神明於四海方藏得大樂與天地同和只是這
 些子○系氏曰知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
 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足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
 也○按仁義禮智四德也此章乃連及於樂蓋樂底道理
 亦即在禮中自具節文既熟則和悅自生故禮先而樂後
 而仁熟義精見明守固亦必於樂觀其深不說到樂不見
 得工夫成就處此○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按此二
 所為終之以樂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七

樂

課本

主腦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按此字切指事親從兄天下之
 提清此四句先將五項道理鋪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
 開說下方轉出工夫緊要處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
 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其義已悉語類中細體未之自見○
 本原故特於事親從兄切指良心之發以明天下之道無
 不原於此者要人從此體認擴充其意與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克己之孝弟而已諸章之指畧同而此於道理節
 節相生功候愈覺完備尤歷歷指數分明復得朱子總註
 與為融貫愈見得五者前後節次其中綱領詳明有體有
 要學者但須從此領會毋以講家諸論轉致治絲而禁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
 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
 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益泛言之為子則
 愈密矣語類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
 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
 持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問
 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論父母於道恐
 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出曰人字只說大綱
 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順親色看父母
 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白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
 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
 以為子所以又說為父子者定○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尊親底
 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尊親底
 必須到得親之心自順方是順乎親故語類云和親之心

也順下所以說替瞽底豫順以親心言不以子心言○
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之於遠日
承順其志而論之於近為人子不但得父母之心又能論
順乎親○翼註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
事親而因以化天下○按首句憑空而墜講家只作泛說
勢遇之隆不知此正舜實事親猶草莽所性不存也後章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即此
章註脚惟舜為然在上半節為倒裝句通一節看是橫擔
前後句上三句坐得實下四句才接得警其意總在逼出
舜盡事親之道耳○紹開編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此
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七離婁上

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
家引言舜盡事親之道瞽
瞍雖頑亦有以致其悅樂
也 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
九若是也善堯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言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
至為姦惡也天禹謨載見瞽瞍變齊探瞽
亦九若言舜敬其子職之事瞍亦信而順之也 蓋舜至此
而有以順乎親矣 上文得親本是親句故此專以順親言
其順親也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顯吾
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
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 化以子孝
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 定以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
大孝也語類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
性之善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
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
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
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父子
者亦莫不定矣嗟乎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致及而
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
誠已矣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
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氏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七離婁上

有不不是處耳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
不見父母有不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憤而當萬世不可
易凡父母之不不是皆已之不是也且是父母豈有不不是
者哉○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
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隱惟見自己之不
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
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
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詰已者亂臣賊子
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
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七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八

離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孫疏諸馮在冀州之介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石山金氏曰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舜為父母所逐負馭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或曰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或曰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荅梧之說何也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八離章句下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石山金氏曰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

今鳳翔府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也蒙引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誣累二聖人也只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地之相去豈特千餘里哉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訓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蒙引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說者非也看集註只訓作天下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

也語類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周禮中有以玉為竹節又有竹符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若合符節言其同也或問小註古人所為符與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趙氏意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此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其同千聖總此例觀同是心理同不在事迹上論○蒙引非以符節行乎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存疑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慶源輔氏曰

着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也揆亦是道○釋語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揆之無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八離章句下

不同正於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疎矣○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為舜矣○精言揆字與上合字相類符節之道揆彼聖之道猶以符節之左合符節之右也○翼註要在兩聖字上見出揆之所以合符節之右也○翼註見施操岐出一既謂之聖則已造極致處自不容有二也○說統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則屬之論聖人者其字似說不去看來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揆度者言○愚按一處在聖所將其揆二字畧作停頓看出一也則揆字自活集註度之不應作死然字看○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八離章句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八離章句下

語末節推開說是探之盡。○愚按此章直為從古聖人發凡起例須將全部孟子論列羣聖處一一案斷分晰理融神會方能整然信此二語千古不磨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在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

水之上乘蘭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草板除不祥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必冠

而渡之以子產聽鄭國之政此書法也見其居為政之位

而不知為政之適得為不為而乃為其所不必為者所以為可憐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愛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三 教復堂

不知為政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理言

處方是議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理言

本也施以事言用也後此句是一章大指○或曰孔子以

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

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

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

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

之政者乃獨以時脩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未耶徒謹

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

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

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

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

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

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

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

使節節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墾井有伍則非不知為政者焉梁之脩尤非難事乃獨有關於此何耶曰聞之師日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亦非所宜也孟子之意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發公進以市私恩連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識之以警其微亦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身相小國非深得其心則無以抗六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始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簡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與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江音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四 教復堂

枉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

梁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蓋農功已畢可用

行者○成字內兼地者脩之無者造之

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

一事也或問小註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

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

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下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

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條澄民未病涉正對乘輿

濟人而言見子產之以乘輿濟人者以民病於涉耳若橋

梁既成則民原未嘗病涉何事以乘輿濟人○精言惟農

功既畢然後民力可用故徒杠輿梁成必以十一月十二

月餘時將寒返。按十一月十二月。必須成徒。枉與梁註中。夾字。分明有兩意。○節首下一。歲字。見橋梁之成。每歲如。此。民不忠於徒。涉自通一歲而言。但平時徒涉。不必以為。病至時將寒。返則涉者病矣。按此。尤見王政體。悉人情。正。在紀綱法。度上見得。

君子不其政行僻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開同焉於度反

辟除也如周禮閹人為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閹人掌王

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辟或問小註辟除之辟乃趙氏

木說真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避

况園中之木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或問小註

孟子集註本義卷八 離婁下 五

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民之眾

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家引不專指杠梁成一事故小

註云細大之事無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

事惟行僻人可也從以出行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之

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集註

平政所該甚廣不專指橋梁而橋梁一事亦在其內平字

宜看惟公設平對私思小利而言行僻人可也見得為

人各得其所乃正對私思小利而言行僻人可也見得為

政自有為政之體本極尊嚴無用沽市惠此句中已含

不必濟人意下焉得人人而濟之則又見人之不能盡濟

也註用况字作進一層語實則不能盡濟正見其不必盡濟

也註有濟有不濟其為不平孰甚焉平政二字通章主腦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

矣。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

夫使俱得其平下至於縣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徵至於

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

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

說極凡攻之所以不平病在為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

點出一悅字以破之君子平其政是謂橋梁一事上推

廣說每人而悅是說乘輿濟人上推廣說○精言日亦不

足見非惟體有所不宜恩有所難運諸葛武侯嘗言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前不知為政相照應極

言小惠之不足事結出立言本指是一章歸宿處○此章

是非必有悅人之意而聞其事者信為美談則將以為為

政所宜爾者故孟子斷其為惠而不知為政不悅濟人事

推論之見君子自宜平政為政自不宜悅人其意與與

虞暉論王霸之指秦魏方見得此章書所顯者大原非

孟子集註本義卷八 離婁下 六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

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迥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翼註視如手足愛惜之

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

之報不亦宜乎翼註如寇讎謂幸其灾而樂其禍○精義

於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慶源補氏曰此說特為宣王

等○潘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罪惡如此若

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引儀禮據儀禮

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

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孟子集註本義卷八 離婁下 七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補氏曰所以畫防衛先於其所往稱

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之道於在我之境也三年而後收其

田祿所賦之里居所居之前此猶望其歸也所以示拳拳

也○文集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

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

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翼註

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樂華言聽則

利與故齊澤下於民○諫言行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

篤至如此所以起為之服義非有成例可循亦非有心招

致○條辨只諫行言聽二句便見君臣道合無愧手足順

心之恩誼即此便為之服必說去後之三者禮者以王

問舊君有服故從一舊字生情蓋不說到此不足以見舊

君之德終久而不衰而去後之服於臣心之所不自已

未如此二字雖總承却側重三有禮上但未去前之心意

交與到此時亦倍有惻惻動

人處故定須從頭說下耳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

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鋼樂盈也事載左傳襄

惡情由至去國後種種刻薄與上節直天地懸隔方見得

孟子集註本義卷八 離婁下 八

寇讎之視實自其君使○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之何服之有一筆掃盡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

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

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度幾改之予日望之

君子之言或問小註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

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

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

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是說如此此是去

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兩可以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兩則字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可為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自利之徒得以藉口矣○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師風上為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同行又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九

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茲兩條皆兼及言外餘意本指却只是見幾而作輔氏說尤不宜夾混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精義尹氏曰政治之源必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或問小註君仁君義指君身而言莫不仁莫不義主下之人而言蓋君而仁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仁者君而義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義者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兩非字緣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

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精義伊川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非禮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與是細人

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長此係伊川特舉以見例耳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人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聖也

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君子要識此物雖類亦能見得時中或問張子所謂真義理者至矣其曰守禮未為失者尤學者之所當知也○或問小註此言察理貴極其精不為非禮義之禮言其於禮窮知之極精也荷察理不精便有二者之蔽大人弗為惟窮理知至乃為大人耳○後註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彼原認作是禮是義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非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十

禮之禮非義之義非察理極其精者不能辨也故知先而行後○潛室陳氏曰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述如可行為禮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理周遍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愚按但以變通言大人向未為真實了義○圖書

不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條辨可與權是就變事難處者言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便見到外一層見不到內一層大人察理之情故處處見得到自不為似是之非諸家多誤認到達權通變上去貼善不淺○精言人惟察理不精非其事非其時而強執而行之在彼未嘗不以為真禮義而不知其適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愚按兩非字須從禮義轉出兩之字又須從兩非字轉出上八字須得箇箇分明則弗為處自然

新釘載鐵並與達權通變無干○大人本領印
在兩非字前見得向佛為索解便落下一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

無過不及之謂中以德性言足以有為之謂才以才質言養謂涵育

寬以熏陶善以導之俟其自化也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

也後章以賢謂中而才者也兼有才樂有賢父兄者樂其

終能成已也精言不是為子弟慶幸正是為父兄責成此

合下便棄只是不能耐煩忍待無以養之耳終能成已非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十一

課本

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

雷之所振和氣之薰賦寧有間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

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思

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

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

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

物言薰陶以工治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後自成其形焉

無心也善父子兄弟之閒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豈使之

自化而已哉此於養字極有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

義味然不如南軒之該渾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

能幾何哉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

兄有以見當養而不當棄然父兄固過矣而子弟

之甘心自棄以上累其父兄者其愧又當何如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

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精義伊川曰此只是有所擇之

且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張子

不義則可以為義○輯語不為有為曰字虛活隨人所見

高下移動故張子以仁義之說實之但此箇關係正在所

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十一

課本

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此節

有數說尺雙之屈以退為進此黃老之唾餘英雄之伎倆

與聖賢道理全沒交涉即主必有守而後能有為然天下

固有能有守而不能有為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

神完氣足而後可以有為此其說於而後可以四字似得

語氣先輩亦多從之然細玩註中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

為三橫乘亦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

為義如此說來則不為有為才是一串道理何等直捷即

而有為即在不為處決之人惟見道分明則是非之界

判如黑白不當為者必不為則當為者自必勇於為程子

知所擇不但是有不為之所以然非是有為之所以然有

為懼後患便爾誠然必當黜陟所關從違所係或扶公
論以正人心別賢奸以持國是今但於人之不善後便從
而論之全為摘人陰私逞已談笑後
患其能免乎孟子所為危言以惕之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
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或曰揚氏之說善然所為

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遠而入於鄉
愚之亂德矣○精義尹氏曰已甚則失中○語類易說中
正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
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
非諸子所及○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冷喫八棒只打
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
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有心於惡皆不為已甚之事也○程氏復
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人 離婁下

十一

課本

便是已甚○集註本分只貼所為之事之理不加毫末方
聖人分上說○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此所說于木謂為
已甚而舉孔子待賜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
聖人固天則之所存況應曲當不過其則自不至為已甚
○說統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李衷一曰
不為已甚猶云至當洽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
是聖人但情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就到到舉世無一人可
肩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
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為至聖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
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精義楊氏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
果經經然小人哉故孟子言大人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或問
小註這章書失在必字大人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於言也

不先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言也於行也不先期於
果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行也惟隨時隨事而觀其義之所
在義當如是而言則從而言之而自無不信之言也義當
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語類通信
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維義之在
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果也○憲法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要自有錢較不易處道理大人者三字提起自
有平時精義之功在下三句只一氣貫讀而不必與惟字
緊相貫注中間更忍作停頓不得其註義之所在則必從
之已了本義幸亦未嘗不信果句正與兩不必相為圓合
信難至有云信果可○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
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

則妄人爾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
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
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先將大
人赤子
分開說下
乃併合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
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此不失之本體集註正是以擴
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此不失之功
用集註是以
字又與上正以相呼應語意回環總歸重不失上○語類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遠須看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
不能赤子無所不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
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
底人不誠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又曰大人事
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抑便是赤子之心○大人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和如
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處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
 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而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大
 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却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不知
 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只作純一無偽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說
 純一無偽○又集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不能知
 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充之而無巧
 爲安排之整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者箇不失字便是無巧
 處○精義伊川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取其純一近道也
 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
 水或問仲之日赤子之心全未嘗知然以心未明則如私
 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私意人
 私意人欲而夫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
 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鏡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
 無不照也○按大人亦與聖人一例看場氏以爲語化之則
 未或問說之日大人云者亦對赤子而言之耳不當限以
 未化之說也○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饑要乳便是欲但饑
 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

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家以養正聖功也○家引大人之
 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是
 純一無偽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存
 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說是大人者
 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徐思贖曰達說大人赤子只作
 一人看曰其赤子之心者即大人赤子時之心也又曰須
 要看出大人赤子同而異而異而總在「不失」二字內見外
 曉○按此只細體味集註自見○釋語不失赤子之心正
 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赤子之心正
 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愚按即云揚
 大人之神奇亦無不可但是從赤子順推出去便爲神奇
 從大人逆收轉來即是平實兩邊互勘不失之義乃盡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固當愛敬多備物之典溫清之儀說然亦人道之常
 事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

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記禮記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精註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

奉大事也按富字只作爲字看集註亦然或有訓擔當之

當者殊所不必○雙峯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

禱惟送死有不到爲終身之恨他日欲爲不可得矣○新

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

言非謂養生爲輕伯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

生爲尤重大耳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

其進爲之方也

在深造之前道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

揆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

字皆不虛設○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

次序便是不以道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

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七

課本

問聞而知之者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
得須是篤誠燭理上智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又曰學者須是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
涵泳其間然後可自得又曰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至
淺近事莫非義理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自
日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自得之深不惟自
失兼亦誤人○語類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正與
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
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是深造後自
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飶都只深造後自如此
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之意同○蒙引深造字固重以道字尤重觀大
註欲其有所持備字面可見○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
說朱子謂自然自得之外注所附程子說認已說之出於
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
諸已自得而後為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
故曰自得此近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意
終有契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愚按二說

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
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
得於心也不得於心則口耳焉而已然又不可以強探而
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
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成情之外而資於且表
之聞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意言之表
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
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矚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
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
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道之道而君
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開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
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册之類則又著夫自得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六

課本

之喻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
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
居之地得而不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
則理之在我者皆得而居之如人有室處之安動作也
居種種便適自樂而無所藉以為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
日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
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資之深則資之深則其
為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則珠玉無求不獲見其
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
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則取之艱遠而或值或
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
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
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荷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吝也
或沂或浴無不任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語類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深造之
以進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造之愈深則自然自得之深
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
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深

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底出來自家資
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樹地在下藉上面源源水來注滿若
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
藏裏而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
着這本來源頭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源頭那件事也撞
物頭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源頭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源
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圍八方都來取那件事也撞着這
才自得則下而節次自是如此○大要在深造之以進此
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資
都是資助我底物源源頭頭便是天之明命源源頭頭
一池有源底水他源源頭頭便是天之明命源源頭頭
那那從那從那從那從那從那從那從那從那從那從那
頭處左右前後都是這道這道這道這道這道這道這道
坑他那資給我底物源源頭頭便是天之明命源源頭頭
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恁地但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九

是全無節矣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
 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
 見其由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略言
 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得此道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
 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
 所施而不可矣○雙峯饒氏曰以道逢原是致知力行之方
 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字是取之皆是指所得而
 言也蒙引五箇之字同是指此更後此較饒說更渾更確
 ○四書通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
 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也深
 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
 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
 夫然誠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精慮是勿忘優游饜餽是
 勿助○韓語自得之中火候固自不同到左右逢原地位
 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耳○集解果熟識心通自然而
 得之於已則其原固已在我矣居安資深皆此原也到得
 左右逢原只是道理爛熟後四面八方都是這箇非至此
 始有原也故自居安至逢原皆歷歷形容自得中境候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如此者未句繳自得正繳深造以道
 起結兩欲其一故字縮合文外有神 ○程子曰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
 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
 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語類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
 屢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甚按此因程子
 似專言深造故特併歸以道以補明程子之意實則不以
 道者固無從深造即以道而造之不深者亦終無以自得
 之也熱復或問語類諸條自見○或問小註少時見離將
 出卯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
 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
 者其理
 正如此

言所以博學於文

如詩書六 而詳說其理者 如詩書六藝
 道非欲以誇多而闡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至約之地耳 雙峯饒氏曰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
 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會時一箇是一箇才融會了便會為一
 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按此為確證○或問博
 者所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融會之理而一貫之耳
 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者於約蓋所謂博且詳
 有所遺也○語類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過了又去裏面
 尋討箇約伊川說格物處云積累多後自然融會貫通
 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然有貫通處便是約○約自
 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融會自有
 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
 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
 按本指只就知一邊說此條說到臨事知行固自相關但
 於反說約處不見親切○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
 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蒙引學與說不同學說
 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翼註上句是工夫下句推說
 以用功之意如此蓋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即約也○說
 約說字即上說字非有兩層說也只是愈說愈貫說約約
 處耳其曰反者理本由約而博學則先博後約○說約約
 故曰反○不遠云反約而曰反說約是就詳說承上章之
 說時言其說之詳悉正欲說出本來大旨耳 蓋承上章之
 意而言或問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
 道深造之謂其日將以此亦上章之餘意蓋博學詳說以
 欲其自得之深也按此亦不必深泥 學非欲其徒博而亦
 不可以徑約也 語類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
 如何會約便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博都見不透徹只是
 深求隱僻之事鉤竊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
 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按此即註中徒博如此病若謂得
 約者則或安於固陋或適於虛無徑情率性其為患亦不

可勝言。○輯註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類語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條註非欲其從博而亦不可以徑約分明兩面夾定詳說。此是博約也。而交接徑路。正為論語只以博約對言。孟子恐人不知博約能約故特地點醒使人有下手處。○愚按此章博約相為首尾與論語中對待之旨自微渺以詳說作前後貫通。○如瑣將以字只在此中領取。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禾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或問范氏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雜學下 圭課本

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非此章之意蓋彼皆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養人又自公私大小之不同也。○又築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不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藟之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難見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一人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則盡平人矣。○輯註戰國推以併吞為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恒

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玉急內掖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雖得王霸激霸以桓文為極王以湯文為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講。○說統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張氏說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范氏說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或問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為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愚按味朱子之意似以前說為長。○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嫉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雜學下 圭課本

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或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趙註水哉句連孔子稱水之意辭何取句究孔子取水之意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涌出之貌是形容原泉或以連屬不舍字看者非也

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惟原泉所以常出不竭而此句又下二句總綱盈科後進是不舍中

次字放乎四海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是不舍中究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永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

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

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而漸進以至於極也。原泉以下三句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垂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水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後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之意而對言之。○家引必是原泉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極。原泉同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慢說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好下寧着實說至下文荷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同勉鏡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合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後進相反。○汪氏曰水之可觀海相反本節亦正須與下節對。○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

荷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課本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滄古外反潤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滄田開水道也潤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之譬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或范氏謂君子以情實為本名譽為末此非孟子之意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各譽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矣。精義尹氏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語類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即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猶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發揮出來。○條辨情實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從有本中發出來者有本於內而後情實見於外非即可

以情實當有本也故或問謂非以情實對名譽為本末。○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神尼之所取矣。○說猶使浮名可。○其名自是聖賢為己之學。○愚按君子不敢蒙過情處為殉名之徒說法。○語脈緊承潤可立待。○字放下一層緊一步。○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職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

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職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敦復堂 課本

如何爾理固無盡也。○雙峯饒氏曰論孟二不合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凡物之垂吸而慮其不免曰幾物之罕至而惜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盡括此二字中但此云人庶衆物之所以異則專主道心而言故集註只訓少字。○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幾希字畧一小按下。○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語類人與萬物都一樣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 道不虛靈而故雖有一兩路明終是死然不活動故都見... 不通推不去可見人之形氣正而理全異乎物之形氣偏... 而理亦偏其所以正所以能全者只爭這些子虛靈耳這... 些子虛靈便是道心去了這些子虛靈便是人心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便只爭些子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各雖為... 故曰人物之分實在於此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 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 氏元不曾存得又曰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為... 子而奔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知其不存者有矣未... 有不存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法種種戰兢惕... 厲全要從幾希字體味而出○輯語存之字指幾希之... 謂道心正所謂心之虛靈能包得許多道理者其卒能有... 以全其所受之正亦何嘗不於心上辨取細味語類自見... 其間不能以髮出平此則入乎彼持在此心操舍之間而... 已凡日用之間反觀客察喜怒哀樂遷善改過主乎理而... 不狗乎血氣者存之者也其恣情徇物以天命為不足畏... 戀人欲而不忍辭則去之者也○說統庶民去之則人皆... 禽獸矣何以人類至今不絕全賴君子以一人之存存天... 下之去兩句須如此看方與下數章合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八

離婁下

五

敦復堂

致用性其仁而行。又曰明廢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
 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
 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
 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三言
 者以學言之。則有格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待格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爲有先後也。○語類明察是見
 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不待求之於
 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問舜由仁義行。學者須是
 行仁義方得。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
 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
 爲準的方得。○爾軒張氏曰。行仁義猶爲二物。由仁義行
 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
 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爲未盡也。人
 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輯語舜之由仁義
 行。如規矩之於方。員各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於耳
 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此人着意推高大舜
 便似以仁義爲糟粕。却又錯下要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輯語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有間是聖人存心之密。集註正惟聖心無間。故暫時飲
 酒。遂有此言。不但爲自己。蓋嗜慾并爲千古杜亂萌。○書
 曰禹拜昌言。○詳禹聞善言則拜下。○震源輔氏曰。惡旨酒
 惟此心遇絕人欲。不敢有一絲之習。故一見旨酒。惡心便
 生。此心純在天理。未嘗有一息之間。故一遇善言。好心便
 生。此只舉二事。而聖人之全體已見。○語類問禹惡旨酒
 者。則是在重道遠死。而後己之意。否曰他本是
 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八

離婁下

敦復堂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
 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類問湯執中立賢無方
 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
 之執中不同。故集註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
 恰好無過不及而已。○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
 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
 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若先執定這中。待事
 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下。○震源輔氏曰。執中則處
 義精密。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愚按二者固是分。則處
 政用人。然執中即是欽崇天理。率履不越。無方即旁求俊
 人。簡在帝心。須就聖人心窩裏。○碎向。其方與存之。嫡派相入。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要看集註兩已字兩猶字
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
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或問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
其德為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契聖人之心
也且子前不以視民如傷者獨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
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為
一亦何害其如未之見哉若夫情猶其於道雖已與之為
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
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為聖哉
○紹聞經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景不遑暇
食則其視民如傷可見矣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其望道
如未見之心可想矣○條辨曰視文王之保民之至也日望
之極也
像而出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无

敦復堂課本

泄狎也。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
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或問有謂武王之
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
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
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
視之無異於一身耳。是以其於人之病瘼疾痛無不知
而所以為德而抑播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
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
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
語類聖人心如潮水上來濤均浦激一時皆得無有遠邇
○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
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及親賢之藩屏於外
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
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
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劉上玉曰遠邇亦通時
與地而言按時地亦即包人事中○慶源輔氏曰於人所

易狎而不泄則發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
息○韋語合二語見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紹聞
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籩豆
刀劔戶牖莫不銘焉其言有日與其禍將長則不忘遠之
意也○翼註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通易世遠易忘故分
言之○條辨聖人亦非真遠邇無分不泄邇則所以處置
夫邇者必當不忘遠則所以遠邇夫遠者必周又遠邇只
事兩頭邇不泄况非邇者遠不忘况非遠者真是絲毫錯
從不入方是德之盛仁之至○按饒氏以
德盛仁至分時不泄不忘不如渾說為當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三

敦復堂課本

其事或有所不合
○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或有不
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韋
語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認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
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
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
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為真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
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
不合非說三王彼此不合乃是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
就巳與三王時勢不同處而言
矣坐以行且急於行也
○兩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
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
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綸本諸三王而
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愚按講家有以其
有不合看者在四事外者試思四事中亦何所不包舉孟子
各稱一事乃特舉大綱而言井田封建等項正其中條目
也但在本立語氣自以渾講為得○紹聞編未得之則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蓋是惟無思。則如三王之我鑿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蓋是惟無得。則如三王之我授也。○愚按思之誠行之果。此正周公所為。思兼三玉以施四事。處蓋首一句是總冒。語下乃抽出不合處。以發明之。其有字須如。○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

心之所以不死也。○西書通朱子嘗云。讀此章。使人心惕然。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是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死。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紹聞編易乾之九三。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聖人第一義也。南軒曰。心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矣。放則死矣。是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廢物也。朱子曰。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教復堂

簡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嘗慙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愚謂觀二先生之言。可以知此章所謂憂勤惕厲之意。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者矣。○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

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慶源。輔氏曰。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教復堂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楊氏曰。春秋之時。非盡亡也。秦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又曰。春秋始於隱公。隱公即位。實時。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亡也。○語類問先儒謂東遷之後。黍離降而為國風。而雅亡。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日。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松陽講義。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為正雅。所以厥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為變雅。所以感憤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平詩也。自黍離降而為國風。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恒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楊水鬼爰諸。什氣象茶然。斐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息。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年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輔誼春秋。繼王迹不

是繼詩亡只是天子下夷於諸侯而雅降為風所以降
為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
故只可列風不可入雅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微孔子作春秋所以存王迹之熄也
○係辨春秋有褒貶與詩有美刺亦只是一箇意思孟子
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不亡春秋尚不作可知然則春
秋雖非有意繼詩而春秋能存王者之義與詩存王者之
義則一也○王者不作所存者迹而已○追述字何等鄭重
述不熄則義便寄在這迹上此詩不亡春秋可不作也○愚按
想則義便無所寄此詩亡春秋所以不可不作也○愚按
味然後字便隱然有孔子自謂竊取之意在義固不係乎
詩却緣詩亡後不得不如此覆頓詩亡正重傷王迹也此
孟子善道聖人憂勤惕厲處○或問詩亡而後春秋作有
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何如曰詩之本義不
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者或近之也○松陽
講義註以詩亡為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
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是以
詩亡為風亡與註不同今當依註然此說亦不可不知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于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嘗
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杞惡獸名古者因為凶人之號取
記惡垂戒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
載未覺其錄而已以楚史之名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
顯之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
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言謙舉春秋二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
名也正猶此節只叙簡春秋之名由為前後兩節過通
若分外作議則通章脈絡梗矣○按上節提春秋作
已就孔子之筆削而言此節脫開溯明春秋本是魯之春
秋與晉乘楚檇杞一例以見列國皆有之至其無關王迹

意尚在下其事二句內本文只是說箇一
也隱然見得所以不一者其故自有在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公羊傳昭公
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蓋言斷之在已所謂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史記孔子世家孔
子位聽訟文辭
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削則削子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東陽許氏曰上以三國之史同言
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記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
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耳至於孔子之春秋
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書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開義字重首節推春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所由作下詳作春秋之事見其昭大義以存王迹也○存
疑晉之乘一節言春秋本是記事之書其事則齊桓晉文
一節正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春秋始終之事皆五霸迭
興主之此獨稱齊桓晉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
春秋文即記事之義也按春秋之義亦何嘗不是王迹之
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按春秋之義亦何嘗不是王迹之
義但本文三其字疊疊如貫珠則意有所主故因勉錄以
為存疑說是○係辨上節言則不過如此以趨重其義非
題只重兩則字言其事其文則不過如此以趨重其義非
孔子不能取也上兩則字是輕遞之詞下一則字是歸重
之語○松陽講義春秋一筆削之詞變史為經變霸為王
不必盡刪舊史之事惟即其事而明其義則雖小白重耳
之所行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瞭然可見不必盡變
舊史之文惟即其文而著其義則雖董狐倚相之所書而
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昭然可知所謂撥亂反正之正無
非指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按之於禽獸之域而躋之於君
子之途詩亡而不亡也○王迹熄而不熄也夫子為東周之
志不得行於天下而悉寓之於此此其所以斷然自任而

不辭也。○精言竊取註云謙辭猶曰據予一人之私見云爾。大旨重取字不重竊字。若謂以匹夫竊天子大權則先獲戾於大義矣。何以裁定天下之義乎。至因竊為謙謂夫子不敢以義自任者亦非也。筆則筆削則削分。明斷自聖心如何不以義自任。愚按語氣固是聖人以之自任。然一腔矜憤之心未嘗不流露此二字中。即此可想見憂勤厲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

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慶源輔氏曰春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特言之。○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起新安陳氏曰諸經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按以此為政亦從王迹上起義。故或問謂尹氏之言約而盡。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絕。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蒙引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無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存。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

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精義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松陽講義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有位無位別言之。愚按莫如渾說。為得集註犬約二字極穩。○南軒張氏曰五世大約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楊○蒙引孟子此語特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而言楊

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凌微。故五世而斬。○慶源輔氏曰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詳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慶源輔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私竊私淑諸人是倒裝文法。蓋云予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乃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更記孟子受業子思之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八 離婁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精義張子曰孟子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大。我得私取之。以為善。○松陽講義孔子之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即以尋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矣。既在五世之內。豈以未曾親多。未得為徒。而其道統遂絕乎。不可接耶。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自棄。則澤雖存而無益於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則雖處百世之下。猶能興起而況在五世之內乎。一章所重。全要私淑。句看得的實。○愚按兩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意遠。兩句接縫間註中雖有然字一轉。曲體當日抑揚宛轉之神。而語意却自一氣直下。固不得以私淑諸人便不消為孔子徒。却正以未得為孔子徒。愈益私淑諸人。此中正自

有其難其悔愛動惕厲處若照時解以上句為憾辭下句為幸辭則上下畫成兩極當年直接尼山一段深情更從何處。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其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折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論分爲四章章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則叙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係恭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自疑之辭也語類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

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看來可以取是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密處也。○過取固害於廉然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解三傷字夾辭。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害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之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

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文集問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可不與可死不可死之問不難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其苟生寧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幾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無死也。○雙峯陳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孟子所以上面下箇箇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之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情義尹氏曰三者皆可否之問則如何惟義為正。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引林氏語仍歸一例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此句不端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條避是亦羿有罪焉是孟立案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子立他罪案亦字自蒙罪來下引公明儀之言而薄言其罪差薄耳蒙引言比蒙為解之只完得此一句。薄言其罪差薄耳。蒙引言比蒙為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管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語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

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

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

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尹之夫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

正人知其取友必正只此二句是通章主腦故度庾公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堯 欽復堂

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輸出鏃令不害人乃

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

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

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

友而言耳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

庾公於未至之先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蒙引此孺子逆料

公之他端人一句叙下段重不忍害大子一句益以端人

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四書通此章雖特以取友言然使

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泚精義伊川曰學者不泥

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帶泥不通如庾公

之斯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却就上面理

會事君之道如何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

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來完廩又怎生下得

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

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

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或問程子之說

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法後論處事之方善讀者

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有異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例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

新也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

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

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卑 欽復堂

雖然而作○真註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

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居欲可

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

移按本文兩則字宜着眼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語類是無

故下箇 跡字 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

而失其順利之理○四書通鑿字與利字相戾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入為之使然者也

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

為害也○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

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得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無積之不成正

為不順耳○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

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千古謂之神禹為智

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

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家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

切不可依新安上下節強分○居業錄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

任驚天大事却是行其所無事非大智而何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度字須着眼是日至可坐而得語類故

將已然之迹言之則此處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

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

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

久之自復其常以推測耳○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

不如此皆鑿之謂也○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

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千百年而不至

言利者行所無事非利而何言利則故自不待言矣其於此節言故者天行惟已然之迹可見已然者之為自然從可知也言故而利即在其中此雖分而實非分也○家引苟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日至之度究竟來是就星辰上推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為體○集解治曆者以天之度為主而天之度憑星辰上推如某星幾况於事物之近若問其求之豈有不得

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此言事物之理可順而不

餘之餘意天之高星辰之遠正對針小智之徒窮高騖遠

者言見天下極高遠之事倘有其故可求何況事物之近

明明有極順利之故在而何用鑿為所以論曆必言日至者

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新安

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

且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昔盡總會如初○新安

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

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

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交故云歲亦甲

子也○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一事正則其他

皆可推落下閏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

何承天以其差逐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

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雍夫立差法

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

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一○或問小差幾時

昏且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差幾時

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

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古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

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

也曆家要當先論大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幾分歲月

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石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

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課本

敦復堂

課本

敦復堂

課本

敦復堂

課本

敦復堂

課本

敦復堂

課本

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時故三
候十五日為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白
可以計千歲之日至但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
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
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
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推之故而推
後所推之準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
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者謂推已後之日至也○按千歲之日至語類只是說
既往者然既往可致則將來亦從可推○山說正復相足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精義伊川曰此章皆為智而
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整也或問程子以為皆為智而發
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為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日不
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物事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
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
遂言惡夫整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思謂事
其專為性發則其言之詳豈當若是其倒置哉愚謂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巽 課本 教復堂

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
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
旨矣精義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存疑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
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按為其整也一句尤
孟子立言大指直抉要害處故總註特緯于申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
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集解有子之喪有子職之喪
也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
○家引進進右師也○說統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
禮處人就在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公
訂家人意中惟有一右師未有孟子右師意中惟有一孟
子並無衆人孟子意中無右師亦無衆人惟有一禮入門

下二句兩有室兩者字畫出紛紛藉藉情景儼然惟
有一孟子在旁王驩口中皆字獨字早已冷然伏案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
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精義尹氏曰惑於諸者以禮為簡古今所同也○
徐辨諸臣進就時只知有右師何暇着眼孟子○五
子之不與右師
言惟右師見得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
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周禮職喪掌諸侯及卿大
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八 離婁下 巽 課本 教復堂

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文集孟子鄒王驩而
不與言固是然朝廷
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與之言亦不得與之言矣驩王
驩事於出弔處已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
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
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兩軒張氏曰象與之言以其髮於君而語之也右師以
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
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淺
說禮簡正相反以失禮為簡無足怪也而子敖以行禮為
簡不亦異乎○存疑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叙列
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有同階而異位者集註所

以言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作兩層說○或問恩問之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為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而孟子辯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開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欲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又必盡其辭也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類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

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這箇存心與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 離婁下 聖 課本 教復堂

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僻只是處心按此恐人看存字以深求反失故以處心依約言之然處字畢竟當存字不得○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按此義只細體註意自見○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見得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愚按集註既云以是存於心何等切實却又加而不志三字才見得君子居心之獨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直將下文三自反有終身之憂非仁無為非禮無行都歸函蓋更無些子滲漏未節註中存心不苟四字乃其歸宿處也○輯語心是活潑未節註中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為人之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以字存字正須善會始得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出于內以施於外也○述朱不不論存發俱無間斷但用意含蓄迥節次第說出來此就尋常接人處見仁禮正有實際不是寂守一心○精言施與發不同發者由中而達外施者以已而及人○存疑此與下二句一氣緊遞起下三自反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輔氏曰獲乎外以驗於內也○新安陳氏曰失驗字已含下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述朱此連上節

乃見細密無間○按兩恒字是言其常理只就吾子自身反精神已到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 離婁下 聖 課本 教復堂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陳氏曰橫逆物事也必自反也則字緊從上兩節生出蓋因人不愛敬我而自反我之不愛人敬人也此物奚宜至哉正與上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相足見橫逆之至定非無因我何得不自反○兩節中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真切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山與猶同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語類忠者盡已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又曰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忠於誠實也○慶源輔氏曰

○理無窮盡人有作輟。息不存。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按忠非有加於仁禮。然必至忠而仁禮之分量乃盡。此君子之自反。所以必極於此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愚按此亦妄人與禽獸奚擇哉此二句自是絕之辭則得於禽獸又何難焉便是而將橫逆歸一而仍於仁禮自反見禽獸固自不足與之校而我之所以愛敬人者則正無有已時看下面便直接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可見此句語似寬能意正繫一重必至如舜之為法可傳須是有苗來格世間安得有妄人百獸率舞斯人何至為禽獸非真度外置之也○或問楊氏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離婁下 兕課本
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纂疏不苟二字不可自覺不自強故無後憂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

便是苟且

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末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為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為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按舜之難固在處人論之變然切不可與前講道相牽合語病所關不小○語意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則則進學安得不勇○四書通君子待人者恕責已者嚴恕則不接彼之為妄人嚴則惟恐己之為鄉人○紹開經此章三自反之後繼之曰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語意我猶未免為鄉人之患憂由內出慮自外至其無亦自君子之心有之無之耳乃若所憂至如舜而已矣見得均之為人我何以身之憂若夫所患則亡仁禮之存於心者既有常愛敬之乎於人者又有素終不能必人之不加以橫逆而能必已無致之之道亦已無致之之道君子豈以一朝之患而必已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離婁下 平課本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此○按此章似是為處橫逆人說法然於君子存心之功直是鞭辟得盡學者果能自檢此心所存不苟則盡性至命之學其亦將有以幾焉於持身涉世何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蒙引 射稼主糶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蓋治則無以為射稼二者相待為用耳○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愚按一日當平世一日當亂世便已為地字伏案兩賢之便已為同道及易地則皆然伏案已為類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日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急何謂緩急日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急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不過見父亦不妨也

亦不妨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樂音嗣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聖賢出處不同而孔子皆以為賢孟子即從此生議論正所以發孔子之意也
○芻蕘林且顏子節以
退處言不重安貧意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條遊聖人
為一故進之道在救民退之道在脩己聖人進便
心乎救民退便心乎脩己惟其心一是以道同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卷八 離婁下

至

教復堂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輒語禹思天下

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已之急耳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

仁民之思仁民之思職分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踏定由已謹按如是其急是從已起見不是從

前起見集註着其職分字是以字乃得語脈分明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愚按就心上看原未 隨感而應各盡

其道就道上看便只看所處之地何如先提 故使禹稷居

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

憂禹稷之憂也情義伊川且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

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張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身

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為禹稷之事顏子下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

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隨時之志何如或謂程子至矣張子所謂觀人隨時志如荷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

之心也○存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可見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脩己其救民其脩己所處

之地當然也所以為同道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安在其為同然此理之理天下

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也○輯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

稷易地為顏子信顏子易地為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然亦須易禹稷之

地始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卷八 離婁下

至

教復堂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蓋先用救之二
被髮纓冠正為過門不入寫
照集註言急也書龍點睛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蓋離閉戶可也亦正善為陋巷道遙寫照妙在
字便聲身躍出兩可應兩賢之乃正明其為同道也
同室鄉鄰證明地字以見各盡其理不在事迹之同○語
類問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鬪
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
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鬪救之亦無妨○此章言
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

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

所遇皆盡善精義揚氏曰每謂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憫其為人

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此禽獸

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諸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

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

故孟子曰易也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揚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二程語錄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此無與本指然亦可見顏孟不同處講家有以辨顏子為孟子自處之道

者錄此正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 離婁下 堯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

狼狽

戡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連用三不顧養為下文不得近

馳步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戮字危字正對責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雙峯饒氏曰

父與其他得罪不同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稷章子既無

世俗之不孝却緣何得不孝之咎因其子父責善自起賊

思之禍故此處既將世俗撇開却用夫章子三字提起就

他行事上以見章子實有罪不能為章子護也至末節則

又因其出妻屏子痛自刻責惟恐更加不孝之罪則其心

有可憐者故又復提夫章子三字以見章子自有心不忍

為章子晦也末句是則章子已矣則統承兩夫章子而總

結之作意沉吟自見得所以與遊禮貌之故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 離婁下 堯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以

賊恩見其得罪於父自無可道則通國不孝之稱固不

謂無因下乃提出他一段苦心處有非通國所能知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

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前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

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
自其不孝之密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
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此章之旨於眾所惡
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新安陳氏曰不
狗象見至公也
不輕與絕 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
至仁也

不與之絕耳語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
故楊氏云云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不相

遇雖是父不是已自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
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害之大者此便是
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然當
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
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不孝之則
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
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
矣○徐辨章子不知幾諫之道以至有賊恩之禍到出妻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姜 敦復堂

屏子時直是無可挽回不得已而痛自刻責孟子亦以其
心之迫切而矜之非以其行之盡善而取之也前後將行
事與設心兩兩比勘益
見孟子論斷不爽分毫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

反殆於不可沉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

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忠在心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正維室如授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
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為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

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不問
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徐辨

從或人盍去一問直至曾子反都非左右心事故左右
之言即貫上兩層而總結之曰殆於不可○曾子之去原
不問或人之可曾子之去反自始於不問左右之不去
亦去自當去反自當反原有師也父兄也一段意在

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

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沈猶行既曰
也則沈猶行畢竟知得乃不肯明言而但引負芻之未

與舍蓄無窮禍曰負芻則不至如越寇之多矣從者七十
人則亦可以衛沈猶而無恐矣而終言師實不與臣同
未有與亦分明含師也父兄也意在言師實不與臣同
提先生為通節眼目其為師實自己顯然但
不與臣同之意直至末節始見不宜預透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 離婁下 姜 敦復堂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佞去君誰

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按上節屢提先生則所以去之意
自不待曾子明言上節或人謂子

思以去則大非子思之意有不得不與明言者稱及稱君
凜然效死勿去之義不獨明已志亦所以昭臣節也○困

勉錄兩節兩書或曰言其皆無定見也君子可去
則去宜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自不足憑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對父兄字義○曾子師也子思臣也上兩節已
明示其意此特更申以父兄也微也而所以去

不去之益明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
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

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

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

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

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冠至而去之寇退而及無預其難在

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費以服君之事有難而

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

理之所當然曾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

之時中一而已○徐澹集註於此章亦括出心字正見道

因地為轉移心隨道為變化心惟其是則道惟其同也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

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

變而不害其為同也愚按前章於禹稷顏子曰易地則皆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堯 課本 敦復堂

不相謀此章於曾子思亦曰易地則皆然所以準其行

能為其無不可易此

其所以為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古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精義尹氏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

亦尚未說到人皆可為堯舜處不過因問而答就日用常

行對付瞞字不必說向精微一切踐形盡性說求深反與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

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

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嬌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八離婁下 堯 課本 敦復堂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

人也施和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顧望也訕怨詈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精義尹氏曰妻妾猶不能欺而况

其無恥則一揆○冥因之曰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

者之醜態全在東郭墻閒三句上蓋其東鑽西闖搖尾乞

憐恰與乞墻轉顧相似鄙賤當世之意不言如畫○前之

告其妾者疑夫之所為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為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

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謂張氏曰意

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張之驕妻妾者徒知

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

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徐若泉曰富貴利達君子取言

之孟子加一求字求上又加所以字千態萬狀皆在此中

○徐若泉曰富貴利達君子取言

尚看做是兩樣在君子則看做是一樣其所以求之在

術之辭之能已隱隱躍躍寫在齊婦掩從一段中故硬將

妻妾之羞泣入在求富貴利達人身上○我一章關鍵在

由君子觀之一句君子者誰即孟子自謂也將泰山巖巖

萬鍾弗屑一對照自得○徐思曠曰當以由君子觀之為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八 難妻下 堯 課本 致復堂

王庸罵道等人也無益即羞與泣亦惟君子見 ○趙氏曰

得耳此君子所以甘貧賤而決不肯苟且也

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

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卑

流俗滔滔務為卑語無所不至惟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

念不在是未得則憂愁窮蹙志氣蕭然不勝其小既苟得

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

慕也說平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閉下謂之旻天號泣於旻天

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益贊于禹曰帝初于

旻天于父母負非引惡祇載見暨瞽瞍夔夔

其親而思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九 萬章上 課本 致復堂

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

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按

茲顯矣本文尚只宜彈說○說統怨者成威然如有所歎

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篇之旨然此處且

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則○存疑怨慕兩字相

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是思慕于親思

慕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

常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

則曰怨慕終只曰慕○係辨孟子怨慕二字本是以怨包

慕說蓋號泣時原不是有兩箇
念頭故下只言怨而慕在其中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
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忍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忍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

親必不若是之忍然無愁也按下四句正其不能於我何

若是忍慮故用我字提起所以推明孝子之心

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紹開編竭力耕田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言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

故也共為子職以子職對父母說孝子之心不以竭力耕

田子職之共為已盡而惟以承順未至致親心未悅為已

罪是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

也怨在已則謀在親矣猶訓共為子職緊跟竭力耕田

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一事耳我之共為子職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二 課本

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共為子職而

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家引於我何哉者須罪引應日

夕思維所以得罪於親之故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

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

得方知其所以圖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楊氏曰非孟

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

自以為為孝也若自以為為孝則非孝矣楊氏語正曲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書傳二女娥皇女英

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史記舜居

故親人者於此為尤切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

皆益篤集解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義汨人之類

言一年所居成聚謂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

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歷舉為下節人悅之

其教化意非此處本義不必重拈說說畎畝之中四字

亦不開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人情之所易動然亦

不必泥定歷山耕田處舜自徵庸已在位矣為其自畎畝

來故曰事舜於畎畝之中總之通節語意只在跌起末二

句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集解窮人無

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迫切

之狀有如此者不但擬諸形容而已窮人正與人悅切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三 課本

色富貴相反集註不單言怨只帶慕字在內可見此二

字自拆開不得說說上文只就往田說此又說到九男

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時哉一生

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未嘗不怨慕也

此是下文伏案玩為不順於父母之意乃孟子

從底豫之後追論舜之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

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下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

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此節

覆說上文意。句句從上節看出。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一切俱解不得。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已見得是終身慕下。未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按本是說。了故特拈出憂字。而怨字之義。益明。慕字之義。亦到。○情。善尹氏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慶源輔氏曰。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而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釋曰。終身

孟子集註本義 卷九 萬章上 四 課本復室

之慕。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香蔽日。艾美之勢。已具。及至于膏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艾美

好也。楚辭。騷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

其終身慕可知矣。精善揚氏曰。舜其至老矣。五十而慕。蓋

遷也。既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

生三十。微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

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乃以此也。○西山真氏曰。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其

怨。乃以此也。○西山真氏曰。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其

父母。曰。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

回。不以此其所以爲終身之慕。○按至此。不復言怨者。蓋怨

但見其爲終。○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

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黃先

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天下之物。皆不足。以

事親。之心。一動。其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

且如父母使之完。稟待上去。又捐。借。焚。廩。到得免。死。下

當如何。父母叫他。去。沒。非。待。他。入。又。從。而。拚。之。到。得。免。死。

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

亦。不。過。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心

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與。不。過。舜。只。知。我。是。兄。弟。知。友。愛

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是。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

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

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無。有

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林。子。淵

說。舜。盡。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信。他。獨。有

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然。久。之。日

聖。人。做。出。絕。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碍。是。他。合。下。渾。全。無。少

欠。缺。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

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無。地。勉。強。到。大。學。工。夫。左

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因。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

幾。項。大。頭。項。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類反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

以讎怨於父母也精義楊氏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

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

倫之罪如必先告侯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

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為猶告也存疑以對

父母見於父母也蓋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之不聽是廢

人之大倫又生一番憎怪是徒見於父母也精言以對

對父母看以字是我之告有以對之也精言以對

其對者

是告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六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

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

以女為人妻曰妻精語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

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

眼光皆

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象曰謨蓋都君成我續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怩女六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

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

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

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按此雖本史記然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七

語意所重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

不在此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

成都故謂之都君成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

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

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

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

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

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

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真
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

亦不足辯也精義伊川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
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

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又曰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
其欲殺已而逃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

下事且只說舜心也○或謂象欲殺舜事林氏論之為詳
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

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象雖思亦豈不利其
子與兄之為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象雖思亦豈不利其

有所不致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誾格蓋
矣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誾推程子以為

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之誾推程子以為
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者

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蓋者但能使之不陷
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其廩浚井

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
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文集賢

使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
使象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

察象殺舜之有無也○語類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
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存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

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爾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
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

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因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
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

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爲憂
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

之心哉○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
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

肉之間小有疑隙則情嫌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

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
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行是

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薛氏曰大凡看書
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

章重在象憂亦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
是爲至文集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

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較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
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天

理人倫正謂此爾○精義楊氏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

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以謂之不獲於象也則象
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舜之所以然者不爲是也但其兄

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愚按初閱楊氏語
亦儘有義味然必如或問所云才見得人情天理於是爲

至○翼註象憂二句譬如手足相親心便不寧手
足康寧心便自得在舜亦不自知其何爲而然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
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
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

方難罔以其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

校人王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
攸然而逝者自得西遠去也按圉圉三句宛然狀出生魚

去水而復入水光景爲下面
一方字

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

埋案

一方字

埋案

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

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類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

用心一也○辨語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

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性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

則語氣只得如此按然則字象上不知作翻身仰射勢見

得不是一知定是偽若不是偽非不知而何却不自有

滅字一面在故孟子先以生魚一事曉譬之○集解引子

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

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本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

來感之乎○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

兄之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即一

來字亦可味○蒙引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

連謂真責信之喜之也按誠與偽對舜之信象喜象一

本於誠更從何處着偽正為上文兩字透出骨子○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十 敦復堂 課本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

理之常則終可以同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庶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

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精言封之也一頓或

經子初山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

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 虞書帝

若子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咈靜

言庸遠象恭滔天按此可見其比周為黨處三苗國名負

固不服殺其君也 蒙引書作窳窳之於此實置之死地

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來極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

格者其民協從者來格也 極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十 敦復堂 課本

水無功 書傳舜則拘囚困苦之蓋貶逐禁錮以死故亦可

命而不行也 圯敗族類言 皆不仁之人也 翼註誅不仁也

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 皆不仁之人也 翼註誅不仁也

方與有庠之人奚罪焉相對○蒙引罪活 幽州崇山三危

字猶云四誅也天下服其用刑之當罪 幽州崇山三危

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

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

之虐非仁人之心也 蒙解仁人固如是乎緊須有庠之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乃其所謂如是者也不獨云 藏怒謂

流毒有庠亦極言其用法不公語意重後一層 藏怒謂

前日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已耳愚按可怨可怒自屬象舜自不藏不宿耳照侯氏說自受○四書脈仁人之於弟也六外且泛說封之有庠下方就舜說○輯述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對酌計較也封之有庠方是對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愚按對酌計較意至下節始見本節只專主親愛說看未句可謂親愛之乎見得仁人之於弟有不封之而不可者語氣緊與在弟則封之相對○身為天子亦與立為天子相對在萬章以舜立為天子便宜誅象在孟子則以為身為天子正宜封象見地天淵只從仁不仁辨取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九 萬章上 十一 課本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集解舜親愛之心上已揭明此節解吏代治正象不得有為處蓋有封之名享國之利而不任其事不治其民却似安置模樣直接名謂之放句已繳明問意然為解似放之故竟有似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又因上有庠之人奚罪焉句未經解釋故隨手答他豈得暴彼民哉以足不得有為之意下復說開 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仍轉入親愛深處 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紹開編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此一轉意思又極好曲盡聖人之心也言使吏治其國舜之為此其意猶

不專在使象不得暴其民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象無國事之憂而得以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存疑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岳則有協時同律等事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是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是無事而亦見也古書之辭以此之謂也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合訂雖然以下不但不是放其之諸侯不同乃見聖人愛弟之仁不然只泛泛與一切功臣同姓分封猶不見聖人愛弟之仁到極至處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謂類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九 萬章上 十一 課本

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繼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是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舜在廟社尊在生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按此章以仁字作主大指只是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而巳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末節雖言有愛之之心而又有處之之道兩意互發然處之之道充只全愛之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故掉尾仍用雖然幹 轉併歸一路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師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
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
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
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一天子矣朝音潮
岌及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按盛德之士三句以末節
意推之在古語自是有無
說頭而當時謬述之以誣聖述撰出舜南面而立一段無
稽之言先引盛德之士以起意又假孔子之言以誣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丙 課本

似說來鑿鑿有 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
據鄙倍極矣 乖亂天下將危也稱言自盛德之士至殆哉岌岌乎皆託
古語不識此語誠然乎哉乃蒙問也兩
語字分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
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
朝乎雙峯饒氏曰只堯老舜攝
一句已斷盡舜之不臣堯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
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
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引書為舜攝之謬既
以明其無臣堯之真

引孔子言又以明其決無臣堯之理舜既為天子矣是就
他說堯北面而朝作假設之辭云堯在而舜設以之為臣
是舜固一天子及堯崩而舜又為之喪是堯又一天子也
其於天無二日之義謂何則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也
○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君
而舜則臣也堯崩舜帥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
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而天下訟獄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
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此大夫行役之詩其次章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語類是前去
追迎之之辭雲
漢大雅篇名也宣王憂旱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其三章曰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就蔬業業如霆如雷

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吳天上帝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脫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維

辭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數

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語類此是教人讀書之法

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取將來而

而今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或問小註所謂逆志者

共至不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

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後

探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

說橫於胸中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

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郵書燕說之論况又義理室礙

實有所不可行乎集解執率士王臣之說而謂子可臣

父正是以辭善志處以文善辭原是例及之故下只云以

辭家引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

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徐渭川曰意非意思

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底意思前而去等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候詩人之志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樹或移事

於今日而想象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

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若但以其辭而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

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存疑普天四

賢勞志也泥莫非王臣之辭而以爲可以臣父則失不得

養之志矣周餘二句辭也憂旱志也泥靡有子遺之辭以

爲真箇無遺則失憂旱之志矣正解是詩也二句言其

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者五句

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蘇六句折其說詩之妄鄭樵

山曰此節只是解詩舜無臣父之理其故尚在下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

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之謂也養去

言皆暇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看集註提明此

子此節自是就管窺見在所處地位而言非必以此概論爲人子者

親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歸在養

親上下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

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爲

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養是養故可疊而爲一亦可

析而爲二愚按對臣父言合以尊親爲重以

天下養之爲養之至固非尊之至者不能豈有使之北

面而朝之理乎蒙引尊親養親意正

王能續太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其詩曰下武維

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言配命成王之字成王之字下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志

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書之法以

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破成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

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爲天子則管窺實

爲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爲尊親養親之至

矣故引下武詩以咏嘆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

孝思而爲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係辨首四句是論孝子之至之定理下四句方辨舜說

天下有此極至盡頭之理舜適當此極至盡頭之遇故爲

孝之至而可爲後世法則也至謂舜以孝而得尊養非以

尊養而爲孝於理固然但此處只因蒙天子臣父之疑明

其尊養之至而爲大孝無推本舜由孝得尊養之意○禪

語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

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

宇宙無易之常道則齊東野語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燭火

熄自無可置喙處矣○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

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才是則引詩只

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拙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舜武較尊養也○精言孝思猶云孝親之心耳孝從心生思字未嘗不重時說恐因思字說入妾想去抹却此字非也○愚按此節只要認定是對針臣父說不但至字則字天原所固然即思字亦人情所必至總見得尊親養親古今臆聞臣父之誣何止一落千丈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慄敬謹恐懼之貌

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蔡氏曰敬其子職之事也往而見之敬

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即孟子所孟子引此而言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瞽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

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四書通蒙之說所謂父

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祗載見瞽瞍夔

夔齊慄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

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述朱此節當活看不

是書旨實有是解亦不是古語父不得而子必作如是觀

須識得與伊尹章以堯舜之道要湯同一語妙無庸深泥

○說統此章首節辯無臣君之理重堯老舜攝一句下三

節辯無臣父之理重為天子父四句曰攝則堯還為天子

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父○精義尹氏曰萬物分錯則懸

諸天來言殺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質而知其正

我○愚按章內歷引詩書正所以痛闢齊東野人之語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後不能二字天

子一人之私有故自不能私與上有天下有民天與人與

都已隱攝句內○小心齋劉記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開

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白

非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滿言以張其高者此

這又是極好底事非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

口以文其姦者此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

方做此事其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為矯激

薄其子而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豔慕而依倣之如

子矜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

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

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則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

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

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故特尋這箇話柄

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却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却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

難一層入細一層直透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

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按萬章置堯問舜妙於對面更端

孟子答以天與仍從本面坐實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欬

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蒙引問行與事以下

使之主事何謂行何謂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則

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出乎身行也加乎

也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按章豈不知

却覆頓一句醒出以行與事示之才見得天與自確然有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上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

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補氏曰

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

得三聖受明白而於大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

盡彼竊位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

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

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暴者使為相攝政顯示斯

於天日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喻如何○蒙引堯薦舜於天

昊之於民其中皆各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

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

審量之類則屬事也○條辨薦之於天暴之於民既二句

平說下却緊接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仍總

歸天與分明將民

與納在天與內

曰敢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

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

聲

四書脈所謂薦暴而受語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惟有

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

紹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

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所能也○存疑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於上帝應于六宗望于山

川徧于羣神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微五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實于四門四門穆穆之

類是也○詭類問百神享之日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

神享之日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說統安字作

服字手印若于政率于訓是也○此二段是章內最擔斤

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神享民安正天所示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集解上既以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徒則以行與事示之意已完此又即其攝位之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見其莫非出於天與之意自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直貢到故曰天也住蓋權之使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是以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之中國以下乃特對針後世矯誣天命者言尤見得稱天以臨詞義棄然不可犯○條辨前以暴之於民而民受包在薦之於天而天受內說此以朝覲訟獄謳歌之歸包在天使舜攝相之句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精義尹氏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及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九

萬章上

三

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為二道者豈窮理者哉○蒙引未引泰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繫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條辨此章天與之一句是綱領中間從天交兼說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末節天聽二句引來只是以民聽天與他章重民又有別觀註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繳到天吐可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應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蓋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九

萬章上

三

也位乘幸總百官以行方喪之事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夫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得也舜禹蓋避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耻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謙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不累表陳讓之心以為舜禹益謙則官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耻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度乎其可見矣○或問小註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舜皆非有私意於其間也○甫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子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子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

蓋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集解天與賢
二句要看兩則字見聖人奉天無私處即末節義字也昔
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
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之以見禹未嘗
欲與子也觀禹薦益於天若果意在傳賢而傳子便無
此一薦矣堯薦舜已見上章故本章只從舜薦禹說起然
則堯舜固一齊并入為下節起案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
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
並去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九 萬章上 言 數復堂 課本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
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
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集解此節推論民從舜禹不
從益之故而歸之於天丹朱
六句申堯舜之所以傳賢故賢四句申禹之所以傳子內
中各有子與相兩層適相奏著處故言舜禹有天下必兼
言堯舜之子之不有天下言啟有天下必兼言益之不有
天下論章意辯人言德竟當以子之賢不肖作主而以爲
相久近相形則賓主不混○啟賢賢字只與上生出相對
不必牽合與賢之賢謂禹與子亦是與賢未免生出相對
至敬之所以爲賢只在能敬承繼禹之道帝王相傳之法
只是一敬敬處即其賢處○觀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傲
即朱之所以爲不肖也此兩邊對照處○翼註均之爲相
有久暫遠近之異非君所能爲均之爲子有賢不肖之異
非父所能爲故歸之於天末二句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
又推開泛說以申所爲皆天之意

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
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類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
命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
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
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係君命這箇人去這箇
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自
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且如舜
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且如舜
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
他便不與子傳與舜本至簡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
得好○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
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辨爲
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
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亦對此而反之非力所
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
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九 萬章上 言 數復堂 課本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
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
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
何見得是命○存疑致與爲亦有辯爲在先致在後爲之
即所以致之也如爲善便致福爲惡便致禍豈不是爲在
致先○翼註天以理之默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上致字
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報自來如未嘗爲善而致福未
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有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豈
以德薄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精言上句說箇爲
字則必有爲之者故不言命而言天禍福已至落到人身
上方可以言命○愚按天固以理言然自包得氣數在內
與上章所言之天其大致一也故命字亦兼所賦之理與
所賦之分於傳賢傳子之故方包括得到○以上通論堯
舜禹之子敬爲主通論相堯相舜相禹益爲主總是明禹
之所以不傳賢而傳子本於天意非關德衰義已盡矣
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亦益明

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解讀上文解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謂此下復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條辨此與繼世節兩條對舉見德若舜禹而無天子之薦則仲尼不有天下以明匹夫崛起如舜禹者之難而天意之在匹夫為千古所僅見惡必如桀紂而後為夫之所廢則益伊尹周公自當相啟而成王以明繼世有天下者之易而天意之屬在繼世為萬世之定理不得輕看此節而以下為錯舉之辭○愚按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以有天下兩項平提起以見賢終於舜雖仲尼而仍為匹夫與子定於禹必桀紂而後失天下天心在繼世不在匹夫自是通看古今大局固禹益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而暢言之故不有天下陳伯玉曰匹夫不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按章意益

孟子集註本義

孟子集註本義 卷九 萬章上 三 課本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翼註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大功德故報之也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與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集解上言仲尼有德無薦故不有天下益則有德有薦矣何為亦不有天下則以過繼世之君賢耳此兩條上下相承意○說自古不有天下

下者不獨一並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其子賢為相不久上文本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若繼世一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又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為相此其所以併伊尹周公而連及之也○精言舜禹古今不常有與其言天下而繼世母寧家天下而治天意所以常在繼世也若謂傳賢非正則禹德獨盛而堯舜反為德衰矣按好為翻案者每不免扶醉漢之詞正坐此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音艾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天下便是有舜禹之德孟子集註本義 卷九 萬章上 三 課本

也 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按語類或問中頗不然程說終歸闕疑其証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自後講家紛紛聚訟故余併語類亦不敢存○仁山金氏曰考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於書可見書國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象辛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後則目成湯外丙以上俱日祠於先王足矣何獨又日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按此本尚書不同據抹書序似較諸說根據為正按持存之然聞前輩交守漢主程新鄭主趙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並傳誦至今則其義或均可通也

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翼註自怨是追咎已往自
艾是脩治方來處仁遷義便是怨艾之實要本伊尹一放
之功來實天啟其明毫商所都也

周公之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唐上雅曰於伊尹述其
虛實相形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於周公言其意此
之於夏又借主形容此主客錯綜法○集解自繼世以下
三節孟子只重論天意在繼世不若桀紂不廢故太甲不
廢成王又不廢雖有德如伊尹周公一有可以繼世之君
則均為天意所不厲耳此於周公所以但言其
象而不必復徵其事以事已詳見于益尹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禮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三六 課本 敦復堂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南軒
張氏曰一者何也亦○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日奉天命而已矣○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

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徐思曠曰辨
無如此章為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
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
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
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
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并相道雖久
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并見天子萬亦
不足憑總一歸於與子下并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
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叙禹事
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
下止舉益尹為例省交又是德東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

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於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
專皆天地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伊尹二節
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叙又在相其章法
變化末節恰於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宗以前論天道聖
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
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并一毫私心也用不得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去聲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

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
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
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如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
人之類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萬章上

三五 課本 敦復堂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
仁山金氏曰詩如大章大韶之樂廣歌九歌之歌康衢之
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
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
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推其所以樂
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
甚實也○紹聞編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與舜排於歷山太
公釣於渭濱事同此句與樂堯舜之道本無相涉禪者之
說有問如何是堯舜之道某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龜山
亦以日用飲食出作人息便是樂堯舜之道朱子以為非
○或問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回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為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耶○集解堯舜之道要講得實微而精一誠中顯而六府三事都是道之載在待書者一講究體行心契而六府不能暫釋與日堯舜君民絕大事業皆自此句生根下辭受取予之不苟亦只是從樂道時想見也○駟四匹也介其窮居行誼便如此非以此為樂道註脚也

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或問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于駟多少而言也蓋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一介于駟則極其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且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萬章上 三 教復堂

既按以義又按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按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細開編聖賢見義理不見事物義理所在一介與千駟萬鍾一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也義者所宜也道者所蹈也○不以小者害其大者故雖一介之小不可苟也與人一介與取人一介其為非義均也人蓋有勉於其大而不能不忽於其細亦有謹於其細而不能不動心於其大亦有知一介不取而或以與人為無害者惟伊尹理明義精無所不用其極直是壁立萬仞○輯語一介之不取與即是在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勸諭方見其大○述朱否不曾在似重登意自不同否謂人言非理不然謂伊尹所為不然時解有以否為語辭者非也前後諸章皆做此

湯使人以幣聘之魯慕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

處缺畎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第五高反 又戶駟反

魯慕無欲自得之貌 無欲是無慕於人照我何以湯之聘畎畎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咏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會何足以動其心哉○說統嘉器三句依然弗爾弗視之胸次正見其重始進而不輕就功名之志○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謂讀樂道時早已爛熟於懷矣○精言此雖是觀湯之誠否而下其可以為有為然在我實有不為加損者蓋凡人內不足必思取重於世若尹則謂詩讀書有以自樂無求於人內重外輕取重於世也我何以句當如此體認○存疑百湯使人以幣聘之至伐夏救民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闡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只開頭說伊尹聘字便與要字相反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缺畎之中由是以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萬章上 三 教復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露類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在一截人恩按看似二截實貫通若非前一截若將終身如何能以天下之重為已任到得後一截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若將終身中全副本領舉而措之耳○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伊尹孔明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徐旂湯既三使往聘之尹若但感其誠則便幡然改矣乃又必下旂而二

字者蓋不獨審湯來聘之意而亦深見湯有可竟可舜之
資。只看他幡然時便以堯舜君民而親見之為言非但信
得自已過全信得湯過三箇豈若不是從已身幡然乃
是從湯身上幡然也。不然堯舜君民之具在我前節不應
有豈若處處說之說矣。○輯語吾豈若三句是伊尹止為
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君民功名事
業也。
見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
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說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以緊承上文申明已所知謂識其事之所
以決於應聘之意

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是謂伊川曰知是知此事覺
是覺此理。語類先知者因

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而覺皆可以知覺則
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萬章上 三 課本 復堂

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
箇道理皆知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覺

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語類中央兩箇覺字皆
訓喚醒是我去喚醒他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

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

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

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伊川又曰天民之先覺
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

以我先覺故播種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
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慶源輔氏曰既為

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
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

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輯語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三句連下三予字須體貼聖人一片赤心本
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
躬之謂。○特君臣一德是向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
願聖明命之旨。○語於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
言與聖人分上無涉。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仗節矣。愚按
此中毫釐千里之辨只在讀書語氣輕重間須正襟危坐
將本文莊誦數過其義自見。○謹字見聖賢赤心不是妄
自尊大。孟子合我其誰亦走實語。○說述斯道即
堯舜之道上兼言君民此單言覺民者。蓋謂君以覺之正
使民為堯舜之民而堯舜其君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
音納說音發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萬章上 三 課本 復堂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

取諸此按書語本兼君民此專取一夫不獲二語蓋承上
後之代夏禮貼出來愚按緊承覺民此為近脈但前後亦

須照管得到。○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向堯舜之
道生來恩按堯舜之澤即堯舜之道所舉而措之斯民者

也一切厚生正德及除亂與治舉在其中然無非所以覺

斯民者覺則登衽席不覺則在溝中安得不引為己責。○

其自在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

雄試經濟者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為

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誇處。○天下之

重只在道上看自在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
是正己潔身內事。○如此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統
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開割烹本義。○統
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
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文况辱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
已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

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故就湯故字繫承上如此二字脈
釋內薄之恥也便是下文正天下事隱然見非正已者不
能就湯是就湯之聘自伊尹耕於有莘至此皆是案下
吾未聞枉已二句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
乃針對人言斷之

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
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靈源輔氏曰辱已實由
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若伊尹
而能正天下者也按此非本義然學者正須猛省

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說統吾未聞枉已
二句即從伐夏救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民中看出是通章斷案見得伊尹正是箇正天下底人若
會割烹要湯矣不能正天下既能正天下來不曾割烹要
湯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象引有四箇或字當作四
仕者言去不去以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
既仕於人國者言

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說統聖人之行數句
潔身者何獨於伊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辨伊尹之
割烹全在此潔字○翼註遠而夫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
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詳分輕重○集解潔與
辱反行一辱則身不潔矣潔身不使其身汚辱於不義也
此正就行之不同看出潔身之同處歸謂總見於原而已
矣是言其身更無有不潔者就聖人上斷然見其原是聖
人其行斷無不歸於潔身之理若說但要身潔行不妨
不同稍一游移便成鴻突非所以痛關人言之指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集解以上辨
已盡此不過借人言要字掉弄餘波說曰堯舜之道便不
可以為要矣而云要者其承認要字正痛闢要字也○新
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尹即要湯亦是以堯
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
與父不得而子語脈相
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
作鳴條牧宮築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築無道由我始
宮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九萬章上
其事於亳也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
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汗以要君必矣事
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掩覆也○愚按伐夏救民此何
等事伊尹奉天誅而稱朕載彰彰可考豈辱已者所能為
故辨割烹之誣而終之
以此莫徒作引證語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瘠醫也侍人奄人也

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
人也正解戰國策士每因匪人干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
公之類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
孟子歷証其誣○集解主謂主之以求進也於衛於齊
見其生平所主無處不干進也其為誣聖情跡顯然

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
人也正解戰國策士每因匪人干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
公之類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
孟子歷証其誣○集解主謂主之以求進也於衛於齊
見其生平所主無處不干進也其為誣聖情跡顯然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至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至癰疽與待人瘡環是無義無命也雝如字又音孽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集解於衛主顏雝由一句提起便見

聖人不苟於主與下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正與釋

主司城貞子對齊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正與釋

疽相形兼及其妻是序彌子得與子路通言之故子路以告須知子路嚴氣正性自不樂聞此言第欲藉是以觀聖人耳觀其不悅於南子之見豈有為彌子之言所動者

或問小註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者對彌子瑕言之也宋羽皇曰有命是對侍臣言之禮義是聖人自作主張處大凡為俗人言安能向他剖分謹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三

禮誰義只一句有命還他而那人招附之謀自廢矣按

對付彌子只有命二字已盡下面進以禮三句乃孟子綜生而言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

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語類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

○紹開編禮義分屬進退者禮主辭遜義主斷制難進而易退也其實道合則服從進亦以義也孔子遲遲吾行孟子三宿出豈退亦有禮也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進退無不皆然但道合則從可以從容不合則去不可不明決故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三揖而在我者有禮進一辭而退是進以禮將而退以義決也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

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說統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退以義要見勇退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已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家引若

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蓋進以禮無進安用言禮故朱註無明訓精義呂氏曰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雖有可受之命而無可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按此可見義命相開處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棄畢竟何益若不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或問中之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按處患難如是則於進退可知○或問程子所論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盡人事者是乃所以樂天命而謹守之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按孟子於孔子曰有命之下特本其平生進禮退義而以得失付諸有命則是其盡禮盡義處即其安命處而非委心以任運之謂也味集註在我者云云可見禮義自為主腦但兩

孟子集註本義卷九 萬章上 三

以字須道得從容中節若過於着痕便不似聖人分上裏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

宋大夫之賢者也左傳宋以武公廢司空武陳侯名周陳

公子為楚所滅故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無讎但曰陳侯周陳侯

問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

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司城宋宮貞子其諡也當是貞

宋司城卒於宋而諡以貞孔子至陳適貞子方仕陳而因而主之曰臣明其非癰疽待人比也專稱其諡則其為賢

司城可知也須知此是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
倒裝書法見其所主之賢臣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
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孔子當厄句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猶不苟所主况齊衛
無事時豈肯失身於可賤又曰微服正聖人達權處愚按
微服過宋是聖人萬不得已事須注定當厄方合上下文
語脈與章意相關○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
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厄主司城貞子觀
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李君節曰其拒爾子也是
得喪之會見得透其主貞
子也是死生之際守得定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
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萬章上 天 教復堂 課本

觀其所為王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集解註申類字最
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
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與侍人兩邊相形說方透但本
文為孔子引証須側注觀遠臣一處故末二句只用單結
○兩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特為人臣者所當知
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
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
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
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范氏曰按秦水紀晉
虜虞君與百里奚奚
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
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

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
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得之好事者○
細問編如秦本紀之言贖之者秦穆公也百里奚無自鬻
之事若商鞅傳所云則即好事者之言也但莊周又曰百
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既云爵祿不入於心
必不自賣以干主其為人飯牛殆如傳說販菜膠鬲魚鹽
之類爾○說統飯牛是百里奚實事好事者之污穢
病在一要字愚按病尤在自鬻故末節作兩層辨折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
乘去聲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
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九 萬章上 天 教復堂 課本

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
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
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勝秦穆姬按孫疏據史記云晉獻公既虜百里
奚以為秦

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此為下故不諫而去之秦
勝者誤也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此為下故不諫而去之秦
說統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考故但敘其去虞入秦之
由為下文論斷地反覆辯駁俾在不諫上生出○宮之奇
諫句亦是為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以不諫
也敘列假道一段摠見虞公贖貨復諫奚之不諫為智○
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皆是也宮之奇
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

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愚按此論良是但孟子此番稱引意在叙奚之出處為下文論斷緣由宮之奇止因事及之並不必較論兩人優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

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

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九萬章上 學 敦復堂 課本

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成其君謂成就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

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集解此節文法錯綜變化

百里奚之智如此其賢又如此四句斷得最簡而明蓋因

有以推無即此以推彼夫無識見高明功業卓犖而人品

卑汙之理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前四段從不可為智

反跌入智其說智雖不更粘食牛却仍是申解非不知

食牛干主之為汙意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

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

反斷也第一段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承上節先立

此句為綱隨喝起年已七十見如此老成練達尚不知此

之為汙則非可以少不更事為解便斷乎是不智了然而

奚同非不智人也乃歷數其知默知廢知與何一可謂不

智三段雖平列却以不諫一層為主下二層即從此通推

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苟

且以就功名亦未必不為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

註其賢又如此善一又字自是追進一步說矣相秦事實

於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賢聖人錄之概此其顯君傳

後之大者故通節尤以此段為要然孟子却只接此生實

百里奚之賢見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兩四段以第一

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

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喚○兩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

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

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按晉君料

奇之諫而不及奚必以奚與奇所處地位不同故南軒有

不必諫之說○于忠肅曰使管仲無在桓一段功業終有

愧於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秦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

奇按此與前一條雖非此章本義然士君子不可不知○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取為之如百里

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九萬章上 學 敦復堂 課本

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

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

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

不正之心度聖賢也武問范氏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

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

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之九終

孟子集註本義隱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以貪昧無覺廉者有分辨無知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無分辨矣頑夫懦柔弱也委靡不振以守言有立廉頑之變也

無分辨矣頑夫懦柔弱也委靡不振以守言有立廉頑之變也志謂有堅立強立之志餘並見前篇或問小註前四節要刻刻清任和時之分量目所接言聲色該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事使二句以耳之所接言進退二句以身之出處言治則進亂則退亦只是惟恐汙免之意論伯夷一生並無治則進之時也此二句正須合看治須說得極太平亂字不必說得十分勞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言不忍居謂不居其地不忍是不耐意非憐惜意忍與鄉人處只是就不忍居而進推其心如此所以為前之極當紂之時三句推上文若另作一項說便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犯複未推到開風興起便見是行造其極之聖人○新安陳氏曰凡言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於後世也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吾夫子則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及之也○說統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向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

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說統首二句是伊尹之

欲其行次五句又是伊尹之言末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

心語意相承當以首四句為主天之生民以下攬是發明

尹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精言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是以君民為己任治亦進亂亦進是以治亂為己任味

兩句字便見自己已有轉移化導妙用此正堯舜君民本領

故註以無不可訓之有此本領雖亂亦可為治所以治亂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皆進條辨如何可進如不遇湯聘但耕莘樂道耳只是

他在底意思雖世亂亦要進必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

神故未用一語結出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詬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

和好處與前要見他隘不恭者不同。○精言清可以包廉與立志廉與立志不足以盡清和。可以包教與寬教與寬不足以盡和。若竟以此當清和分位。則開風者皆夷惠矣。愚按固須看得有分。然清和之遺風。正從此可想。

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歷先反。

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

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

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集解云齊則接浙而行言

是孟子解辭言外與去他國之道相對為類。便有可速可

久義在。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而言。或專指去齊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萬章下三 課復堂

謬但速久俱主於去處仕則又推廣言之所謂舉此一端

春請舉此去之一端久速無不當可而凡平生之或速或

久以至於或處或仕無不各當其可也。四可以為是時。四而字

是因時與上孟連用四則字。義理亦無甚別。但於隨時處

中之意則四而字語氣覺更分明。然此亦只為下文聖之

時起案耳。須分看互看。揔看則其義自得。時字不宜遠顯

之。故把久速處仕來說。然敘述三聖語無低身至論孔子

處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合三聖不可語此意。○精言

四可字辨之甚精。便是集大成。四而字處之極當。便是聖仕止

久速各當其可。便是聖由於智。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

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

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

非速也。○家引遲遲吾行也。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

矣。故夫子論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

其行正待微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

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

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

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

之聖孔子則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

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而無所

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萬章下四 課復堂

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

一德名也。○語類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

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中不問是是是是。曰是

以為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礙。雖是過當。直

是無纖毫渣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孔子時

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

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

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於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受之。亦

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之

謂也。○或問小註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

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

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

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

該下二節立論。父集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又立言以救其弊。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吾夫子時乎清而非一於清。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寒煖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煖。而不能相通也。○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輯語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折看。統看者。于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折看者。一時各有一時。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語類問伊尹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意思。便非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五 敦復堂

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孰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子汲汲皇皇去魯去衛之梁。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伊尹之任。曰。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藏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說統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精言從聖字分出。清任和時。便已隱然見得。三子是小成。孔子是大成。○條辨自聖人言之。倘自以清任和時。成其為聖。自後人別之。則各於聖之中。而見其為清任和時。愚按本文之字。者也。字須如此融會而出。則品地既得。語氣亦清。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語類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

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吳因

之曰。聖德天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

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眾小以為大也。○精言孔子

之聖。包羅天地。兼綜百王。自是無所不備。然本章却對三

子說。故云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

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入。集大成是樂之名。義惟

孔子聖智之事。即樂之大成也。○徐辨時字是就變化之

用言。集字是就包舉始終言。惟其能集大成於萬殊之條

理無不備。具自能隨感而應。無不得時措之宜。集大成包

下智。聖是全體。時是智聖中之妙用。○集解集大成本是

說樂字面上着孔子之謂四字。分明是將樂之大成來按

孔子玩註。猶作樂者云云。則集大成斷須說出樂若單說

正義。便仍是聖之時語。頭但要跟定集三聖之事。從正意

說到論意之謂二字。方不落空。而集大成亦不致占下實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六 敦復堂

位。○首句正論全揭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成者樂

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上孔子之謂。成者樂

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

討之聲。是死字作。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

-1 475 38 830" data-label="Text">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

在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

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

就亦偏於一也。語類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

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

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

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

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中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

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

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任

和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金聲

玉振只是解集大成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

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

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

尹聖之在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

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萬章下 七 教復室

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按此所云金聲玉

聲是編鐘編磬之類與絲竹一例乃一音自為始終者八

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訕然也。語類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

眾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地響到作

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祇然便住於眾樂之終必以此

之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鑄鐘鑄如鐘而大

成李九我曰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眾音之條理也
眾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為
終所以終眾音之條理也。眾音皆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
大矣。○集解所謂條理即眾音之節奏次第也。集註脈絡
貫通無所不備。緊連二者之間說必金以始之玉以振之
則凡自金以下自玉以上兼總於其內而無遺。而五聲八
音無不備舉此其所以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
也。或問小註此即從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看出。○精義
○語類條理條曰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土
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眾引智者知之
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
也。知與行是用工名目。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輯
語凡樂皆有始終。惟金聲玉振為眾始終之始。終凡聖人
皆育智聖之事。惟孔子智聖之事能包涵眾聖人智聖之
事。○智字要見全覺。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
之聖相稱。○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序而不紊之謂
也。始條理者。折眾理於毫釐。終條理者。備眾理於一貫。○說
統聖人之心至虛至靈。萬理畢照。神而明之。周於事始。故
曰始條理。聖人之心至神至化。萬變周流。默而成之。徵於
事後。故曰終條理。○集解智聖始終在孔子亦非真有先
後。就其一時微始微終微有開端。諸極之別耳。○始條理
終條理三字須一連說。條理離了始終則無以為綱紀。而
統貫之始終而離條理則更綱紀統貫。簡甚。惟聖人義精
仁熟。為能統貫條理而始之終之。○按智之事是言孔子
智分上事。聖之事是言孔子聖分上事。或泥事字認作工
夫。南軒因以屬之學者。而伊川亦以孟子為學者言不致
載。○文集孔子之謂集大成。以樂譬之也。集大成也者。以
下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
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
振之。猶聖人之合眾理而備於身也。條理眾理之脈絡也。
始條理然。而縷析分毫者。智也。終條理不盡而終。然。○貴者
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金
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
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

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素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習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所得與也然抑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自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夫振之金聲而玉振之也語勢款側金聲字微頓而字微轉玉振者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愚按本文之字即指上所聲而言聖由於智意即此已寓不必顯然擬撥預奪末節也○說統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運出聖智由聖智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金聲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旨則未節不得力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萬章下 九 課本 敦復堂

言故疑其亦此意也 本古樂經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 其中非兩力也中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謂類中便是中處○問孟子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道而行半途而廢者是也又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按此見力自不可少然本義却以巧為重○問巧力曰三子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

聖且智巧力兼金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問其至兩力兼金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狂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雖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問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問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便知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其不如孔子也曰然更仔細看○文集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用力時中固不當以始終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力也○愚按上文始終條理固非始無以爲終而孔子之聖非其聰明睿智何自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本節特取喻於射之妙兼巧力自是專主孔子而言○中在既至之後而所以中在未至之先與上節始終條理仍是一意但上節猶是分言本節乃合言蓋爲音聖寫照巧力脈拆看不得故未有只以其中非兩力使人言下領取○存疑此是以射中之警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由於巧聖人之全德由於智見得孔子之所以異於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萬章下 十 課本 敦復堂

三子處由其巧力兼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謂類問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

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六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而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三子猶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春夏秋冬之各一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按總註仍歸結到聖之時緣孟子此章本是論聖聖字內原包智字到後二節乃抽出智對舉言之集註又特申明本領全在智上蓋不如此根究一番則孔子所以異於三子而為聖之時處義終未顯故語似更端在智而意指歸智則仍還聖字分量其論智正深於論聖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徐辨如之何一問是問班爵祿之制度非問何故而班爵祿也故下言其畧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輔氏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土宇與天下而不敢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蒙引所則班祿之制有妨矣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并兼并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按畧字或以為闕略之畧或以為約畧之畧要之畧字只對詳字看詳者固不可得聞而畧者自不容盡我看章內所列雖未委曲詳盡要亦網舉而目自張不同挂一漏百亦非意為指數故趙註只主大綱言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

等

此班爵之制也輔氏曰位五等通於天下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六等施於國中此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皆是以君為尊○孫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而凡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而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焦澗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一位字極重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制多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不可滅少不可增○孫思曠曰此章須識得先王規模着不得三代以後語照去籍皆作防微杜漸看不知君尊臣卑實自秦始若從帝制自為尾大不掉起見縱說得好如主父推恩郡州封建亦是漢唐以後局面須知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原是秩天叙天子不獨貴庶人不獨賤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有君不可一日無臣其間星羅棋布設官分職自有中外一體上下一德氣象此乃先王天下大官定制並無猜嫌防弊私見莫向權術中覓生活○韞語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駁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本節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輔此

謂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

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

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蒙引地方千里言其地方

有千里也方字帶下不屬上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

○說統上節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察然不可好此節說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借。○集解千里

不在內至如顯與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齊有東至海西至

河之說皆以方伯連帥之職所管轄之廣而言即如顯與

自是一箇附庸之國可作魯之封地論乎。○公與侯爵異

而祿同者外藩侯最尊亦侯最大而公乃天子所特設之

爵以待賓王者故周制惟宋魯公外此雖動威如太公至

親如魯衛皆侯爵也天子千里諸侯百里此即君十卿祿

之意既不得降侯從七十里而專以百里處公。又不得更

加於百里之上。以與公而以百里待侯故皆方百里爵

雖異而祿則同也至於子男位同則祿亦同又無論矣不

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按書傳民功曰庸既通姓名

罪為黜陟者本註雖以庸為。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春

通然白可兼訓功字之義。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趙氏志曰邾附庸之國。未

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此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者下三節則諸侯之施於

國中者。○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

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

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

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

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為升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

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

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

禮之未失與。○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

侯為差不言中下土視附庸也。○說統受地云者視其所

食之祿以地為準非受之以國也。○集解古者諸侯入為

卿士卿士亦出為諸侯其分本相同况諸侯捍禦於外王

臣輔治於內其功亦相埒故受祿應相等不言公者公侯

皆方百里外之公從侯則內之公從卿可例推也。○否訂

重王臣固以尊天子然亦是體統合如此亦是天理分上

事非有防嫌猜忌之私心。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

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

三萬二千畝其八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

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

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

說君卿大夫

夫士田許多畝可食許多人者只是據孟子下文一夫百

畝上農夫食九人起數耳按此亦儘可得田畝人數之槩

大全所載詹氏以開方法計之一條太瑣悉難據故不載

○諸類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大夫二卿小國孤卿

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
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
也如朝之太宰既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
也○集解上文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已為國君制祿但只
大槩說此則條分君與臣之祿見等各不同看開首提大
國地方百里句見君卿大夫士以下之祿皆取給於其中
君十卿祿乃正言國君之祿也卿祿四大夫方正說卿祿
大夫倍上士三句亦然同祿句亦正說下士之祿祿足以
代其耕足上句意代耕只就下士說蓋本文其字屬下士
不屬庶人在官庶人在官解在末節不得預占徐註田百
畝三字亦是從上面二百畝大槩說來其實下士雖列爵
於六等之內為已仕之臣亦無有祿無田但受祿於官庶
如田之八與庶人在官者無異故朱子復詳於自註下
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
大夫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庶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儒役者
○詭類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 萬章下 五

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
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入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開
祿給之其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
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
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入數極多
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
故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
耕而取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
田之入而已後士之無田上士中士皆然而集註却主下
土說明其所以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
如田之入也但下土自為一等班行當以百畝食九人為
率方合中土倍下土之數徐註連下至五人三字則預照
未節而言蓋未節以是為差自單主庶人在官者未嘗兼
為下士設也○說就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
以代耕而後可足字
宮味見先王禮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
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通氏曰
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以上其祿
浸厚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衆
引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 萬章下 六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
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集解十倍者不
可減惟四倍三倍者則可減且卿祿不減則大國次國小
國之君所謂十卿祿者竟是一樣無分別矣故卿祿必有
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別從此推上去才見君祿各有
不同○國遇小則事亦通少卿之僚役家屬與交際往來
之費亦當遞減此其所以
次國三之小國二之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士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為差食音
爾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上農存疑糞多力勤重在力勤其所取可供九人其次用

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

等也語類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以至五人此等差別是

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亦有此五

等存疑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

煩簡而分徐辨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職有大小權亦

有輕重事亦有繁簡故祿亦有多寡而以農之上中下為

差也若才有稱否力亦有勤惰則先王已取不才而惰者

黜之矣豈有更差以祿之理○奈思曠曰看未節乃知先

士大經大法中仍極至纖至悉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

一毫不可方是不世遇不忘遠詳密經制不是疎節濶目

後世立法每詳於上而畧於下非先王以勞奠食之道也

苦以為勸能防貪饒好廉獎又是德氏父子議論矣○爾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七

語釋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春來

共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住取天子亦代耕之極地

也○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

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其功大者其食倍皆所謂代也節首

耕者二字原從上文代耕字生來○稱言食五人以上只

解一耕字末二句只解一代字庶人在官者之才苟能理

使必為下農不食以五人不可也才堪任簡使之

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廢拾於煨燼之餘而多

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向為之解乎然則

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紹問編周書分上惟三與孟子

引程子謂禮書難合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集註

盡倍此為定論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

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

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恃所易犯下文四節皆

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翼註友其德也一章大指

末節尊賢正應此句○賈即德也○徐思曠曰說箇友德便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六

見天子諸侯大夫一箇少他不得未世上驕下語皆從勢

利起見而友道遂絕提出不挾二字正按本塞源之意○

說統人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亦惟能以德為友者自

不可有所挾故本文三不挾下以一友字終友其德也句

下復以不可有所挾我大旨歸於

友德而首尾却以不挾相回環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

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

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

經 177-611

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矣。○愚按本說獻子不挾却從其友之不出其家看出而五人之不出其家却正從獻子與之友看出末二句又忽作反掉正見五人之不出其家正見獻子之所以與之友一正一反都從對面寫照。○愚按之只一友德自然不挾却不作一直講。○純以虛景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須得賓主歷然才見語言歸宿。○或問小註獻子是主五人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萬章下九 敦復室

家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愚意師亦是友德分內事看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我句是帶說耳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亦可見矣。○愚按事我句亦非帶說觀其語勢參差乃正以事我一為為師之友之作視以見對有德之士萬無可挾耳。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八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木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樞之

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之子何不悅乎

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按三則字皆極形平公之敬亥唐而復以蓋不敢不飽也一句足之。以見大國之君其不挾貴有如此文勢至此一歇下乃轉身追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入至處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公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存疑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萬章下九 敦復室

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竟友舜底意思在。○條辨但以本節論引來掩不挾似只重上半節不重終於此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為不挾也至平公雖不挾乃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扼腕意思故連說弗與共天位數句文勢一直注到堯之友舜上去矣此通兩節論而知孟子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說統節貳室是接遇之盛亦饗舜分忘其形迹而驩然賓主之相得。○述朱四節皆為不挾貴實証一步進一步至此節乃為友道之極則方帝館甥

則堯為主而舜為賓及饗於舜則舜為主而堯為賓非惟
畧君臣之分并忘朋身之誼而講賓主之好此為不諱之
至即為友道之極○家引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
要見此意○韋語○天子友相諸侯友匹夫猶未為奇惟
天子友匹夫○韋語○天子友相諸侯友匹夫猶未為奇惟
孟子胸中便已隱然有天子而友匹夫一段道理却似陡
然說出語便驚人故從孟子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層襯透
節軋到此逼到至處而以堯之友舜當之然後暢然意滿
只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語極奇而義極穩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

孟子曰其義一也家引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萬章下

○顧涇陽曰章內側重不挾貴說然貴貴尊賢義實相成故未節補出貴貴一層陪起此聖賢立言中正處○或問小註末一節是論友總結體貴貴二句須切友字講○係辨合下是箇貴便當貴貴合下是箇賢便當尊賢就本分說自有義在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尊賢之義似不敵貴貴之義或有疑其不一者故斷之以其義一以見不得重貴而輕賢為當時扶貴而○此言朋友人倫之不友德者下針砭語平而意自側

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四書通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按總註結出友以輔仁此正是友德源頭不挾貴骨子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精言幣帛物也禮儀儀也便函

交以道二句在內○徐按以禮儀幣帛相交際便是有下交愛賢之意萬章必問其為何心者蓋已逆探其為不義之物而見其為虛文假意耳故下以為當卻而不受○吳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辭便已各露大意○交際即暗指諸侯說○家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蓋仲尼不為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走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劉上玉曰卻之萬章疑交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萬章下

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說統何哉語氣承為交際既恭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卻便為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

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陳氏曰君計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

有竊計其不義之意在就此遲疑猜度縱使勉而受亦非尊者之所堪到得一面集註必補出兩面則其義乃愈顯故自文之消說得一面集註必補出兩面則其義乃愈顯耳○說統卻之為不恭泛說別人說他如此以為是為不恭即就卻餽者自家見得如此惡按未有自家見得如此而人不以為如此者須井與說到方是對付何哉一問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

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御之如此可否

邪或問小註請無以辭御之以心御之此是根上一轉語

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御是直以不義御之因致不恭之

誼故請更以他辭無受則既不願彼之不義而我亦得以

全其操如此未為不可語御者看御從辭御轉出心御細

而以相為呼應中間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只交以道如餽

是舉括上文語切莫因此模糊致隔語脈

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存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節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萬章下

此道與禮之分也節月林曰以道是有名非無處而餽以禮是有儀交非儀不及物也

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括出孔子為禮義中

正之準則是一章喫緊意思紹開編恭者交際之心可受不可受者交際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則辭受之權衡也度其取之不義而直拒之則絕彼敬賢之來

意以心御而以他辭無受亦非我待物之誠心二者皆有所不可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

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

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誅書作懲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

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說統引禦

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向理賦康誥周書篇名越頭

越也今書閱作賢無凡民一字誡怨也康誥凡民自得罪

于貨賢不畏死罔弗懲索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閱

傳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

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

謂不以段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

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萬章下

闕之可也趙註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

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

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

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按此用趙註視他說較可通

語類中一說殷受夏周受殷言受天下所不辭於今為烈

是暴烈之烈亦或問所有朱子以為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

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

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

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萬章下

美

敦復堂

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 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 非其有原非真盜所以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也... 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

斯可受禦與及本節敢問何說也反覆切論之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萬章下

美

敦復堂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

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集解先簿書二句見孔子
奪妙用。先字重看。先是未微較之先。實下二句。其多而貴
常數。是大綱。下句實有常品。是節目。微較正欲。其多而貴
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器。不多。實有常品。則異物。又
在所不用矣。故微較將久而自廢也。是不變俗之中。自有
陰為變之者在。簿書是載祭物之書。祭器如簠簋。豆之
類。四方之食。即微較之物。供簿書所正之祭器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語類事之端猶縫罅孔子所以
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

行也。翼註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察。累世莫殫。畏其難
之果。可行。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
於魯。正欲以其隨試。微較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
○按為之之字。指行道為字。見聖人深心處。凡其仕魯時
所行者。皆是不專主不改微較言。然本文却是因微較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聚 卷十 萬章下 毛 教復堂 課本會

辯論及此。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
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夾。是以未嘗終三
年留於一國也。集解非足以行是就這朕兆上見道之可
其可行而不竟其行也。而後去言。不輕去意。是以未嘗終
三年。乃見其去之未嘗不夾。但此句却是推開說論。不
專指仕魯言。○漏節後兩重問答。前首重問答。意為之兆
固事道也不行後去。亦事道也。若認作委曲隨俗便失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
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
賢之禮也。慶源輔氏曰見行可應乎道之行也際季桓子

魯卿季孫斯也。語類問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於定公而言
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
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
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
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
也。又曰。三家後來。彼陪臣。也。要得夫子來。整頓。亦自
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都一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
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精言魯所
以有者。以三家有三都。藏甲故也。而家臣之叛。亦即以此
故。用孔子以制家臣。使之墮。都出。還陪臣之權。於大夫。
季桓子之見也。而制家臣。即以此制大夫。還大夫之柄。於諸
侯。孔子之見也。見行可。謂於此機會中。見其道之可行。耶
墮都出甲。復君十卿祿之舊。使之均和。而安則安魯。未嘗
不即。以安三家。所謂道之可行。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
者此也。其終不行而去。則天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
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按集註又下一

節只是牽枝。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然後去。此微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
不御之一驗也。此并微通章。○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
精言際可公養之仕。即前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意。
故集註以為此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御之一驗。○說統論
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請其道。不過畧有可行耳。乃孔
子在當時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則今時諸侯苟善
其禮際。猶夫際可。固御以甘。蹈不恭之咎。豈檢到此。就
可公養之心。何必固御以甘。蹈不恭之咎。豈檢到此。就
際可公養上。理應前文自可。若於前面講交際。便說為
仕進之地。則於理體俱失之矣。○徐思贖曰。吾最怪交際
亦是行道。此論與而借于。謂以行私者多矣。要知此章只
論交際。非論行道也。又曰。事道二字。原為微較。辨耳。於交
際何說。若說吾道難行。不妨受其問饋。往還使時。君見其
平易近人。以嚴向用之機。則與納交於瘠。迫待人何異。不

止枉尺直尋矣。此皆權術作用。以小人之心窺君子者也。須知交以道道字與事道道字原不是一樣。按此條痛關時說。○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辭受為主，進退只帶言。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逆透末句下文。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

井日而欲資其饑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警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家引此。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萬章下 三

章為當時有為貧而荷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既是為貧，便自有為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又于子曰：此章為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用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為貧而仕。○條辨此章自是論為貧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為祿仕，則為貧而仕亦自無妨。居卑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若謂孟子單為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彼無恥之徒，本不知道為何物，無所為道，更說甚不行，須知為貧原不必講，只是時當如此，行道之時自行道，為貧之時自為貧，行道而假之以為貧，則絕無道為貧而道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此貧字與上為貧字稍異。是家貧此是祿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按集註提撥道字，不但為末句理根，却正

坐實為貧者無容有奢望之意。○辭尊居卑，正所以辭富居貧也。二句不乖。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易擊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

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新安陳氏曰：官雖無行道之責，卑二年與上節只一樣，必疊言之，以起下二句者，蓋卑居亦儘有不同，既是辭尊富而居卑貧，則必於卑貧中擇其最早最貧，其職易稱者居之。方是為貧者所宜，語意較上節又跌進一層。○翼註抱關擊柝亦不限定為此官，只是舉例。

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或問小註前三節章意已盡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 萬章下 三

只引語推原耳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富丁浪反。乘去聲，苗阻到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為貧乘田是也，又問或云：委吏乘田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委吏乘田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先生因言近然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慶。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花園芻牧之吏也。見論語序說。○或問小苗肥貌，言以証會是總計計是分詠。

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家引兩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吳因之曰：要看稱職與行道，原以異。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處蓋職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業濟乃
為行道故委吏乘日職已盡而道不行○轉語任原主行
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人
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會
計富牛羊茁壯長此中若有絕大本領在而已矣豈是苟
且了得○翼註玩而已矣若曰今吾不職不過如此而已
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作不取曠官職似高於
而已矣字不醒○恩按就聖人分上看所謂獅子搏兔亦
用全力而已矣三字然是不苟若論孟子引言之意則而
已矣只是言其職易稱力與本指相開○二說以翼註為合
然輯語意正須見到○語類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
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
方能行道此便是他無大而不能小處
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萬章下 三 課本復堂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或問小注未
居卑兩句註脚按集註所以字宜着眼○位卑者人責不
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
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事道不行而竊其位君
子之所恥也○語類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
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
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則恥矣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或問小注未
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恩按知出位之
罪則愈宜安卑貧知竊祿之恥則愈宜辭尊富如此看力
見得兩句都是為為貧者說法下句乃不致別生枝節○
翼註言高不但口說便有干預意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
但只是注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恩按此方是道不
行非不行道也看首節註中道與時遠便是與此相照至
言高只是口說如為委吏言委吏為乘田言乘田此外別
有指陳便是出位何待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
越職于預乃為罪耶

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按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正見得為貧

蓋為為貧而仕者發首末二句正以立簡大綱我有頃郭
田二項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此時仕者大槩為貧而出取
了尊官厚祿竟不知行道為何事故云然但此法一開千
古仕宦徒與大老衣鉢皆託為貧矣方知孟子此言直
是千古良劑○語類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
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
固有草茅章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
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
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
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
皆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
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他
會做事底人便測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
規模逐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
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關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
中盡要逃出來只管跳騰暴越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取
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
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按此條無
開本義然讀之可以增長器識故錄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 萬章下 三 課本復堂

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士無爵土不得
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
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
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
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
爵土豈可自比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
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按萬章問

君餽之粟從上土之不託諸侯轉出而孟子答以君之於
氓也固周之以見土之特自比於氓而受君之餽亦猶受
君之周於義固有可處也禮以守分言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
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
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按賜之則不受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萬章下

轉出俱萬章善為推論也○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
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不敢受有常
數之祿士之自處當然也○說統託餽賜三字宜辨餽無
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
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
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
敢混同於有位之臣○述朱前三節是士之自處不惟不
敢比諸侯受託亦不敢比常職受賜雖自儕於氓而不為
辱後三節論君之待士不惟能養又貴能舉雖如子思磨
繆公之使而不為傲如舜受堯之上位而不為泰在土宜
守禮在君宜重賢要看他
錯綜變化逐節推求處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

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未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

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分明示以使

然此處且含糊說方留得下已拜受之勞

節子思以為鼎肉二句地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

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按萬章可常繼之問方疑餽

自有其道不然亟問亟餽非常繼乎而子思不悅以非其

道也○新安陳氏曰上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

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

之非禮也○說約於卒卒字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

不麾餽固未有已耳○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穆公之悔恨

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

等氣象○按自是臺無繼繆公但知子思舉用也能養者未

思之不悅而究不知其所以不悅也舉用也能養者未

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葉經不能養便合不知繼粟繼肉

無餽兩層俱在其中上帶不能之道始使之僕僕亟拜終自是臺

舉說亦便有堯之於舜一節在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

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

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說

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餽又不可故有何如斯可謂養之問統

思三句是推前時御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徐辨粟內曰繼只走不令匱乏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數謂不常數者謬也。○精義楊氏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奉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分是以大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廉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之尊賢者

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

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悅賢之周也○說統以上只說箇養君子之道尚未及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萬章下課本復堂

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而結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為養能尊乃成其為悅只是一意。○上位只說為相所為共天位也。○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按後三節只說君之待士而士之所以自待愈不容於或苟可知矣。須迴合前文不得判然劃作兩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

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安

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說統臣字極是庶人自稱說各雖為臣實則皆庶人也問答意皆即指士而言禮只是安為下之分自重抗節意却在下文不往見義也內然循禮處即是安義處亦是禮。○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紹開編庶人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下因萬章有往役不往見之問而答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義路禮門正相應。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精義呂氏曰人不我

不恥役而世人恥之入知我則不肖富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恥也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萬章下課本復堂

所守蓋如此。○說統以分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往役則為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人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上曰禮此又曰不義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故集註仍以士之禮言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翼註只在召字生出下面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蒙引此士字乃繆公所云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之士與下士以游士字不同蓋一是未仕一是已仕故朱子於彼處註明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

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愚按節首且字即承上不往見義也跌入言無論士不往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知君之所以欲見則知君之

不可召士。知君之不可召。則知士之不可往矣。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故即就他欲見心事折之。○多聞與賢萬章亦隨意舉似孟子。即就他作兩重折辯。正深見其不可召也。須知是就一人疊說。下文德字。自兼賢與多聞。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

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

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蒙引繆公亟見子思其詞

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拈○集解事之云子思是子思述古人之言豈曰友之云乎是子思因古語以折繆公之言下乃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毛 課復堂

孟子推明子思不悅之意豈不曰三字直貫至奚可以與我友以位以德不是平列較量之辭蓋曰以位是全不論德臣何敢與君友今既曰友是即以德論矣既以德則子直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是子思明以尊師重道曉繆公也觀乎此而士之不可召益見矣千乘之君以下就終公推開言之仍歸本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孔子笑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 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

事也故以是招之存疑以其所有 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

旂旒質素無文猶庶士謂已仕者交能為旂龍能變化猶也折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旌以文采仕至大夫則變化而成又采矣古人之招各有意義說統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樂用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正解招之則來應之則去之便是以不賢人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說統庶人豈敢往哉一句從下又添此一層况乎字乃越跌得醒○適先以貴者之招招賤者是過其分故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屬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毛 課復堂

其節故不可往此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係辨引子思一段重君之不可召士故曰而况可召與引虞人三節重士之不可應召而往故曰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事雖兩引而意實一串總見君之不可召士而士之不可往應其召所

以明往見不義之指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其首章曰有饑盭殮有捋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人所視瞻言顯之潛焉出涕

也夫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度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証義路為君子所由後小人所親只帶孔然因此正見君子所履為要
○稱語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為禮非二道也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為重引詩却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路之義○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禮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會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極按不以其道其字即指定賢人道即禮義是也仰此便可見責重諸侯意○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禮義從此出耳○精言去就正禮義大關頭能由出入自須貼切章意○兩是字要着眼○語類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義路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做出曰咽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其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亟拜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這箇都是則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萬章下

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申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謂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攻頭換面出來自家應酬他知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說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述此條方括盡能不是義禮正如道路一舉足而不可不由如門戶一出入而不可或離然則當時諸侯必如何方得見在他國則辭聘在本國則就見非是則皆不以其道耳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然則

氣萬章非是疑孔子之非乃仍疑不往見之未為是也孟子素性與他揭明當仕之不能不應召乃愈益見未仕之

必不可應召蓋當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民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此以其多聞召之以其賢召之矣其節看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情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在滿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為士時則以正是時中之道故曰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孔孟易地則皆然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按通章論士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召透出前二節以分言而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六節以道言以分言即公孫丑章古者不為臣不見之意以道言即陳代章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之意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掉轉不傳贊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而不往見之意益明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萬章下

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或問小註取善是其善也○聖賢論友自以切磋觀法為本取善是友字神理○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按三斯字當如此理會○紹聞編已之善蓋於一鄉蓋於一國蓋於天下是各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進善言而有高下也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取善言而有廣狹也要看蓋字與盡字其進善也而取善益有地其取善也而進善益無窮故曰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既有是量

則同志相來交脩以進寧有窮乎故亦不可不親取友
以盡一鄉之善若自以為足而不資於人則止於一鄉之
士而已一國亦然至於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儘高然猶
以爲未足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爲至也○輯語此章不
是排擠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概
廢上去○徐謙全是費萬章先定自家之識見品諸自家
到得那一步才友得那一步不然我先議不得他他亦不
屑與我友我如何友得詳所謂實者就隨我之高下言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
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
行也精義尹氏曰頌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
不能盡是以論其世也言士友古人須當論其所遇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萬章下 望 課本 敦復堂

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而論也○精言頌其詩讀其書不是
至此才誦讀註中既觀其言下一既字分明頌讀是一向
事特不可不於此中下知人工夫耳○說統論世亦在詩
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誦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
難詩書又不泥詩書○徐微弦曰古聖賢在千載之上雖
不相接若不於其上討論無以知其爲人之實只紙上
頌讀何益尚論者正欲得其人之所以善以資吾心之善
也○輯語頌讀論世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
時勢也尚友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
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
之士矣尹氏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下甫
軒張氏曰每進愈上所見者愈大則所取者愈廣
○半春字曰總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內未足
二字是關鑰○紹關編尚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
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頌其詩讀其書因言以求其心也
又以欲知其人尤當論其世而詳考其行事之迹由乎干

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於已則我之
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不然
雖讀得唐虞之書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爲尚友
也○論其世知其人則我能爲古之人矣能爲古之人則
可以與古人之友矣按此義亦與首節三斯字相關照○季
安溪目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質之於理以
得古人之用心故孟子告之以爲須此等人才識得此等
人今人論古大槩如矮人觀場莫知其悲笑之所自故惟
古人能知古人亦如前之取友云云也作尋常論友便不
切按此於常說之外另出一見地於章首孟子謂萬章之
意乃非泛然故採入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
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
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萬章下 望 課本 敦復堂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
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或問
孟子
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廢篡奪
之禍者則孟子豈不當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養乎若三仁之事則此于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
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
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
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輯義問
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強臣擅廢立之事乎尹氏曰孟子
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或問論
之日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
君也其亦不然矣○翼註問卿是問爲卿之道

王勃然變乎色

物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西山真氏曰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始一

言以塞責者日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廢於張林而不能以自免也必反勝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

孟子集註本義匯卷之十

卷十 萬章下

聖

疏復案

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

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慶源輔氏曰集註守

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

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

惠棟諫雖有過真大

過之不同而其道總斷於反覆不然一諫而輒藉口於君之不聽則易位固難免身犯惡名即去亦悻悻小丈夫之所為

耳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事載前漢霍光傳

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子集註本義匯卷之十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枲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

為枲棬

枲音杯枲丘圃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後此是孟子論性本良即此便已開以人性為仁義之非杞

柳杞柳枲棬屈木所為若厄匱之屬正謂厄飲酒器也厄

區沃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

之曲曰揉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其善者偽也凡非天性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卷之十一

告子上

課本

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偽字於六書為會意即以人性為

仁義之意也○又集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由不知

其所以然而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

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偽明

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

之惡明矣此其說又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

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得之○語類告子只是

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切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

謂定所謂性即理也○蒙引病在為字上子思曰率性之

是知覺運動以人性為仁義也○告子是謂人生之初只有

人道以效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枝葉而已後

來因人為之巧乃成枲棬枲棬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

之外○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

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在情欲

荀子說是以氣質物欲為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為偽為也

該了仁字輯語云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
義外根苗猶謂此說似較有義宋然在後章自是告子屢
變其說此
處尚宜軍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櫨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
以為枹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枹棬則亦將戕賊人以
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天戕音牆與
平聲夫音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

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語類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

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枹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
子數處皆是辯倒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或問張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 告子上 二 課復堂

子言禮為安佚之道而不言其為性之有也然既為安佚
之道則其為性之有明矣學者必以此義推之然後可以
破告子荀卿之說○爾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
本然自親視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而推之至
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
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
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西山真氏曰
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
非枹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夫仁義即性也告子曰以人
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人
性為枹棬必斲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即
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
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
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
其禍將不可勝計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翼註告子論
性病在為字故孟子緊從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按必
先着順字轉身方有戕賊一面不為深文○說統子能
何本是決誠恰像與他商量底口氣按上二句且畧放鬆

如將二句方轉得戕折得辣○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
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謂仁義謂戕
禍於仁義仁義即性本之美德至令天下視為戕賊性之斧
斤豈不是戕禍與他禍字領戕賊意說○蒙引孟子之論
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
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維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若有恒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
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
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孟子所以諄諄於
此正所謂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
端反

湍波流濤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
告子本以氣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 告子上 三 課復堂

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
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
惡耳此其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
為小變也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
入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或問程
子以為湍水即揚子之說其大旨固畧同矣然告子以善
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
於修此亦有小異也按集註故曰近○蒙引決東則東決
西則西以此喻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何
也湍水之東西非自為東西也豈不謬哉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
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
善者也語類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
事是惡恁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觀水

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親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體善亦可知矣。○徐思曠曰：告子以為無分，孟子以為有分。就水論水是孟子言下，驚機接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則其說不攻而自破。○說統人性之善也。二句喚出善字。下字下二句決其辭而言必善必下以足之非另一意。○象引水無有不下是據現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現在實事說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是也。○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旨也。○稍言無有不見一定是善非忽彼忽此之謂也。正與湍水意相對照。○集解此據本然之性言總註順字乃因對面反字照出在此處且只渾說不必遽云順之而無不善。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 搏補各 復復堂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告子上 四
敦復堂 課本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精義謝氏 曰如水之 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說統此節不是為 為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額在山由於 搏擊則水之無有不善矣。○不善而於使可見天下 即有為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字從使字出。○使 字從搏擊兩字出。○愚按告子論性此章病在決字。○使 孟子此節即就他決字縱演之。言水之性固無有不善。○ 決東而東決西而西非性也勢也。若以勢則水固有搏而 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矣。豈但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已哉。知此皆非水之本性則知 可使其為不善非人之本性矣。○蒙引人之可使為不善如 何說其性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 ○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激之可暫違其

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譬之以惡逸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西字數言便了決一場大疑難。然此皆以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一邊說其本無惡反之而後為非本無惡一邊尚未說破故又言今夫水一節理始為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善。○性之本字雲峯謂須看集註過類在山為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着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告子上 五
敦復堂 課本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後此處下人物二字。子本意却只就人說而不知人物之無分。即胎胎而言。告語類生之謂氣。生之謂性。○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不覺之類便却不知生便說氣稟自氣稟而言人不可做有一等處。○雙峯饒氏曰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動為是個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告子論性前後四章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告子上

六

課本 敬復堂

何也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 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非致不戒故有杞柳之譬既屈... 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濇水之... 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 未喻己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 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 為善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濇水之餘論也... 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 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問各為一說以與之辯... 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為說雖多而迄... 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之... 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 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援此即次節兩重詰問之意與... 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語類他只是說生處... 是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 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

矣。翼註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意此才兩層分曉故愚必先載舊說然後知此說之精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一 告子上

七

課本 敬復堂

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夫集犬牛人之形氣既異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 雖同然形氣既異則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 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物之白無... 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物之所得於天... 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 復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氣與性之分而直以... 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固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 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按勉齋兩層... 亦正與上兩重反詰相對照○精義伊川曰犬牛人知所... 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更如隙中日光所... 貫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 謂其生字之義若有未瑩故止載此○愚按性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

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

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補言若字甚妙人之與物

不但理之偏全不同。益氣之純駁亦異。此章所論之氣只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耳。未及細論其所以為氣也。以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特義伊川曰孟子之言善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四書通大學中庸百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

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

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

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通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

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語類須是

去分別得他同中存異。異中存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本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

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個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告子不知

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漆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

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

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

義精矣。語類告子止把生為性更不講及理孟子却以理

說得甚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

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

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下或問如鸞鏡之

有君臣橋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只有這些子不

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些子或

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

之融結如此。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

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

條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下這性便也。隨氣

轉了。又曰畜獸稟得昏塞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

也有明處。只是不多。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為非

便當或翻看。何者為是。即道理易見也。孟子謂告子生

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接得去。已意却

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必能便。理會得

孟子意也。運朱因告子是異端之學。而又堅僻。自是直不

屑教誨者。故只辯倒便止。性所以為善之故。不曾與他剖

說。直待公都子來問。方詳言之。不可謂孟子之說有病。前

後章通看。併看口之於味。章孟子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性也。恩按。即此章連及犬牛亦未嘗不兼論氣。但不曾明

揭耳。交集此章乃告子迷謬之本根。孟子開示之切要

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

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

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本然也。

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

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

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乎天。固無少異。但

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

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

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

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賦物

亦不知氣孟子只就氣上辯折他而益未與他言理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氣形氣之異見其性之必有異也。行言孟子因當時言性者都以為氣質言特就氣質中指其本體不雜乎氣質者謂明性善發前聖所未發非其不知有氣質之性也。此二條皆可以釋孟子論性不論氣之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震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援告子直以孟子為不懂其生之說而舉。故仁愛食色申之此正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明驗也。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四書通告子所謂仁內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不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援業引謂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竊謂意固該得。學者在洞在本節却自相承說下註中兩校字頂接分明。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精言但當用力於仁也。援色之心其不必求合於義者不必復論其宜甘悅之理也。援此亦朱子就告子之意而云然。或問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文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交集問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然之自然悅色即謂之性耳。語類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得知得仁為內日他。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 告子上 十一

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內義外也。援按兩截自是相承。但食色性也。即前章所謂生之謂性。此則因孟子有犬牛之難。乃完夫生之謂性。取一焉。與其食色相為因緣者。謂性。既可以完夫生之謂性。之說。又足以釋夫同人性於犬牛之說。乃臨時提出。真所謂通詞。故孟子即就其所謂仁內義外者。詰之而食色為性之非。愈益無可以解免。○告子先云以人性為仁義。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認其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內耳。愚按告子主張純在內。亦只是就甘食悅色上。依精仿佛與孟子言性之精。仍自不相于。故下文孟子發難。亦是姑就他仁內詰他。義外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都呆然不得。○家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志字。字都無。此正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蓋事物之宜。難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語類象朋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運動處為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于。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當否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本辨別那利害等處。似利害字於義不甚明切。故簡易當否二字。○集解仁義一理。同條共貫。內則俱內。渠以善為外。則非不識仁。而所謂內者。持人心之私。而未必知道心之公也。孟子且姑置勿辯。而就其說之大非者。詰之問意。只重義外。故彼只自言外義之故。義主長之。因以長明。義看告子之意。只將彼長二字重說。曰此自是故之長耳。而我長之。輕輕帶出。曰由彼之長。使然我固不得自主也。

本文非有長於我便是從其長於於對面從其白於外亦猶非有白於我正喻互文見意言長既在外故以義為外總是他自家心裏無一點敬長之意故下文孟子以長馬長人不同挑撥他又以長之者義是醒他○前章以白喻性而謂生與性之無有子區分此章以白喻長而謂長與白之無有乎差別總見他病根深固直率不可破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三 敦復堂

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謂類彼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只是口頭道個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自發於中然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子季子敬叔父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按白馬之白也下白字屬馬上白字屬人即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餘句做此○家引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孫賡仲曰告子云非有長於我孟子因云長人不同長馬必有恭敬之心所謂長之者是也上四句只是要說出長人必有長之之心且謂二句乃就長之上指出義來以見非外也通節只是一意○異因之曰告子認長為義孟子力辯長之者為義但直說義在長之者而不先提為義孟子力辯長之者為義故以白馬白人不同形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難道亦只道他長便罷畢竟用吾心去長他長之既在吾心

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為外○謂類彼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只是口頭道個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自發於中然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子季子敬叔父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按白馬之白也下白字屬馬上白字屬人即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餘句做此○家引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孫賡仲曰告子云非有長於我孟子因云長人不同長馬必有恭敬之心所謂長之者是也上四句只是要說出長人必有長之之心且謂二句乃就長之上指出義來以見非外也通節只是一意○異因之曰告子認長為義孟子力辯長之者為義但直說義在長之者而不先提為義孟子力辯長之者為義故以白馬白人不同形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難道亦只道他長便罷畢竟用吾心去長他長之既在吾心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蒙引吾弟則弟則不愛也言強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存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三 敦復堂

吾弟則愛之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者是欲因以闡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音與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東陽許氏曰借者炙以為喻謂出以者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說統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炙在物者其炙者在我此正義之根心處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更靜菴曰仁義一理也親親而仁民則吾弟固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事兄悌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之長亦由吾長而推之但有差別耳如何可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不暇與之言故只就其所明而通之○震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者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炙由其所明通其

所蔽亦納約自煽之意也。徐思曠曰：以白例長却從異處見義，以多例長却從同處見義。看林註方知食色二字不著。○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

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季安溪曰：

異氏非徒欲吾說之勝而已。蓋將歸悟。轉回得其本心也。

告子始為性無仁義之言。累變而曰仁內孟子不責其通

詞之窮且幸而姑存其一偏之說。顧乃展轉迷繆以中

自有者而欲外之。是則其所謂內者亦聊以是誘俗。論世

實則以為非仁不存。然後可以得性之真也。是以孟子師

弟之際探其本指而一言斷之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按

告子說個生之謂性。便是一無善無不善。方諸荀子之言

性惡。揚子之言善惡。混自有微別。朱子於前二章亦就其

語意借以作比。照耳至此章仁內義外。特告子周旋世故

之言實則渠意不但謂性中義無存。并仁亦無存。吾弟則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南 課本

愛彼直視與甘食悅色同种。耳至公都子揭其本指曰：性

無善無不善。一語和盤托出。而後來直指心體。至奉以為

正法眼藏。盡

胚胎於此矣。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

之。集解當時告子倡為義外之說。人多惑之。孟季子此問

之。蓋亦以義為在外者。若但未達義之旨。則聞行吾敬之

說不宜復置辯矣。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

不在外也。精義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

外。非在外也。按此本伊川易傳語。以直內義

以方外而言。其言敬於本章之旨。微別故或謂以為發明

義非在外之意。尤為有功。○說統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

行本於吾行吾敬三字。已足括義內之指。敬由於吾。豈從

外得此。在孟子長之者。義乎中。體貼出來。季子仍因人起

見故下文將彼此二字。破壞吾字。○按上章言長而此云

敬者。蓋緣告子長之說。混說個長。不曾實說個敬。故只

認得是彼長。不認得是我長。惟實落不實。實說個敬。得

其敬之。是以長之說。個長。猶可托辭於彼。其說個敬。不

自認為吾敬乎。此最是公都子指示親切處。其繼為季子

之為吾而未解。因時

制宜之亦為吾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孟 課本

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說統伯兄鄉人之辯。依舊

子此問畢竟把敬字與酌字一例看。都是外面虛文。○吳

因之曰：此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金言。然辯難激切處。都

在鄉人一邊。據季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

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

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因時制宜此所謂義皆由中出此

時制宜所謂義也兄與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

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

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

也○蒙引敬叔父乎孟子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一句出來而因以折之○說統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

言却要歸重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

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重伯兄上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未 教復堂

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

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義

之在內昭昭矣○存疑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

句所敬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暫時之敬

在鄉人也○困勉錄有謂因時制宜二句在庸敬二句下

尚須渾之此甚非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

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出中出季子之意則謂既

是因時制宜便非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認不

同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

字重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而通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四書通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意者

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

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徐玄扈曰長楚之說

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論

以凡遇長者便長之見義之外季子聞公都子有敬之說

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論

以凡遇長者便長之見義之外季子聞公都子有敬之說

故發伯兄鄉人之辯云長者未必敬仍就長上見義之外

及孟子例乃非與敬而外之莫非吾敬則又以為敬如此

告子楚無定乃非與敬而外之莫非吾敬則又以為敬如此

者炙之喻而曉譬之飲湯飲水曰非吾飲固不可敬叔父

敬弟曰非吾敬雖可平○翼註此章因時制宜時字最得

庸敬斯須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於冬夏日夏之喻正所以

發明時宜之妙也愚按其妙於時處正其根於心處故語

意自重在則飲湯則飲水與上兩則敬對針以見此皆吾

心之所不容已於飲不容已於敬皆以此理之權衡自在

之說若但解力爭於飲不容已於敬皆以此理之權衡自在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未 教復堂

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

皆可以為堯舜矣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

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

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便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

木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

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當先

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

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

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

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如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

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按此章本義所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故錄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得知覺

而任意為之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論性謂曰堯舜以來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才說善時便與惡辨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美之辭說好個性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語類公都子所舉三者之說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彈然而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受字饒本作管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孫養告子此說只一個無善無惡心之體任你為善也只算後來增加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告子上 木 教復堂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

此即湍水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此即湍水之說則發源於無善無不善之本體矣朱子謂知其性而兼言之猶無善者蓋或之說止得告子之緒餘只在習染大槩上作證在文武與則民好善畢竟民常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畢竟民不當好暴人但知得善是當好底這秉彝之良尚在故其說未至猖狂之甚○則民好善則民好暴兩則字見其轉移之捷正是無定正是上兩處可以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

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德性之品有上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或問荀揚韓子之說孰為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氣為性者荀揚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為言則固已優於二子而近世諸儒亦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乎其所以不齊者為氣使之然是以有論有所關而不察乎其所類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退之論性之品有三所以為性者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所以為性便以仁義禮智信言之此尤當理說性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個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條辨此說與告子之說大相反彼是無善無惡此是有善有惡無則混然而無分有則確然而不易集註韓子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告子上 尤 教復堂

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蓋字甚活韓子是兼性相近一說與上智下愚共稱三品但他不知其屬於氣質而非天命之本然故得孔子之粗而未究其精且但知孔子之異於孟子而不知孔孟之論之所以同也若此節只說了上智下愚兩品便欲該盡天下之人連相近都不論了是又韓子之說之粗也○愚按三說雖互有不同然在公都子歷舉之意總要見得諸人從無存專以性為善者此其所以獻疑不必復較論三者之優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

困勉錄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羣言故即意三說之非而不敢必其非即信孟子之是而未敢領其是故有此問非冀衆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渠正欲深知性善之所以為是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謂若為顯言顯其本然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止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情以為發語辭按朱子亦謂程子以若為顯文義未安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

之本善可知矣語類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無定形不矣情者性之所發可謂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為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動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新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三 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一節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馮少墟曰性體無聲無臭原不可名觀於情而性始可得而見耳觀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於洪石中擊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亦有觀於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亦有觀於洪人叩之有聲則知情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亦有觀於洪引其字指人言則可以為善此善字說情非所謂善也○家性○翼註情字要指自然發動者言方見其善○困勉錄乃若二字要見孟子確有一段證據光景不是勉強尋一證○解語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溯洞而上故極明顯真實所謂求故以利害也○精言情是性之動而有為則為善為字自當與下為不善為字一例看蒙引云以為只如謂之相似非是○乃若與若夫語氣相呼三說紛紛正為天下多不善之人孟子此論亦從為不善後推論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三 本然之情見人雖有不善乃若其情則但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蓋其本然之真自然如此此性之所以為善也若夫為不善乃陷溺其性使然耳註於情字下下一本字便是為下節伏脈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言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語類問集註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字是就用上說孟子嘗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雙峯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人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補義伊川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三 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下豈關木之罪○語類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非才之罪是資質亦無不善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善如此乃自家使得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亦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孟子所謂本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本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事完備將出來便是才也○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個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情是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個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情是可見其才也○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人不會做此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存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何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三 教復堂

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
流於不善才亦有特而陷於不善者其所以為情與才之
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
不害其為同也○條游情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英惟
性本善故流露出來亦自然無不善而其自然流露之
情豈有自家不能之理故情善而才亦善此孟子從本原
處一直看下來是如此○說統此節緊足上節乃一正一
反之辭○上節可以為三字就是他才幹處若夫為不善
只是他不肯去為善不是他不可以為善○輯語此二節
虛虛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慮舍半段
方是疏非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
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
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
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徒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北溪陳氏曰恭就貌
上說敬就心上說○朱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
合而言之辭讓又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
在恭敬之中矣
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程上文說性因說情說本引其
揭明固有使人當下識認○語類問橫渠云心統性情與
二程不同如何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
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
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渾當如前二先生說恐是記錄
者誤耳遂朱此因二程先生有情與心皆自一性之所發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一 告子上 三

課本

故云然又按文集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一體心則於斯二
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
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未動而無以統之則
情則已貫乎動靜之間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
有情效天下之動靜之端而無不在此言性立天下之
話不同○文集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
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
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
乎形過廟入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
乎形過廟入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
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而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折而為
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
之善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
性之發而為情也皆謂之心仁統性情者也○紹開編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詳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意
矣至不能盡其才至我固有之也是應乃所謂善也弗思耳
前兩無字兩有字兩可以字看後引詩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蒸民字有字亦須如此看○非由外鑠二句是一章主
體告子諸說亦知仁義禮智為善但不知其為固有而以
為外鑠耳弗思耳矣緊連說下可見性善則情善但人自
而不思而求之耳輯語惻隱羞惡情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
不可勝用者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愚按
弗思耳矣是前後文關鍵最是孟子提撕緊要處所以善
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語類
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
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這些子出故孟子
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問不能盡其
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
只是好到得動用去是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
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
才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必當至於一介不取
一介不與千乘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一 告子上 三

課本

○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不得者在外故也性求其在內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性無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與緊教人處○家引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矣故上云不思而求之畢竟思求亦才也又曰思求便是用其才處按能盡自有工夫即所云擴充是也故不可謂不能盡其義自極分曉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

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耳條辨此因上四句不用端字見性善情善原無兩層故如此說至盡其才正亦是擴充意思但說擴充猶似工夫勉強此處盡其才却自本性善而情無不善一直說下見得有此心便自有才以副之只莫阻遏他任地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滿更無不盡之本按語氣較直截總
是證明性善故為因用以著其本體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蒸詩作丞眾也物事也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此以五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此以五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詩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並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

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謂聽德惟聽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謂之明能聽遠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而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又舉天生蒸民云云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聖人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輯語諸道乎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雜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證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西山真氏曰古人謂律規矩準繩衡為五法故也夫物之所以存是則者天實為之入但循其則耳人而失其所以為人之則是不能全乎人理而非人矣爰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而此乘何也渾然一理與於吾心不可移奪若乘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反是美德則莫不惡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紹開編既引蒸民之詩孔子便分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性情脈絡諸聖是孟子專舉此節以重引詩重孔子之意詩中開口無天字是提原頭見性原於天說個蒸民見大眾如此無聖凡之別物則二字詩人平舉孔子串言於有物必有則之上憑空加一故字正是從天生蒸民說下見得有必然之理也使其無則天之生民豈有徒塊然子以見得者乘之緊二句詩人開說孔子連說也字微拖故字緊接道理都從此二句詩人開說孔子連說也字微拖故字緊接道理天能來下民由性善而已謂之好者就其行於德惟情能好是才總之由性善而已謂之好者就其行於德惟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如芻豢之悅我口也○按章首三說亦即與義之悅我心如芻豢之悅我口也○按章首三說亦即與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課本

後文針對無善無不善是託於性之本以言也可善可不善是亦借情之動以言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 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其後諸公只聽得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 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其後諸公只聽得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 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其後諸公只聽得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課本

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 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不見得大本處未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若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見得半善半惡底人性便說做善惡混韓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荷揚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個氣字... 惟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若不分做兩個性說則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一個性說認做兩個性說則指那與氣體無分曉若不合做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部各人見成疾人知不覺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存得性之本問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然之清仍在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曰文勢如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

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

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語類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

註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

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個才才之初亦無

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

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

大抵孟子多是專以理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只緣

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煞故有後來荀揚許多

議論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煞了○先生言孟子論才

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畫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

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程子問才稟於氣如

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

稟曰然理情一故純氣粗故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

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

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

深玩也○寇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

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功○或

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

然亦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

相近之云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

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

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

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

錯綜有如此之不一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

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無害於氣質之存

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耐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

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

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

子以來乃有以才為善有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

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

情有所拘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

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異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為

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語類問先生謂性是

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才成個人影許多道理便都在

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

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

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

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

便成個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

此則性字重善字輕愚按此語須善會蓋言性字認得真

則固無有不善者故又曰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

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

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

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上章集註云：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亦是用此章語。○述朱此章，謂承上說，言其心之病，但物欲陷溺，亦自多端。飢寒迫身，其害猶甚。欲後心為病更深，如下章指亡反覆一暴十寒，萬望不獲，禮義而受，皆其類也。又其甚者，直至放心而不知求，無非陷溺之害。此就凶茂子弟多放，始發其端耳。

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楚音牟，麥音憂，磽音交反。

舜大麥也。詩思文篇粒我，豕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實孟夏之月，天子乃播種也。布種後以藝，厚田使土之，以敏官麥先薦，寢廟稷覆種也。關處復合覆種，使不露也。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麥以初夏熟，故磽瘠薄也。新四月為麥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收有多寡，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磽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按此條意在申上。○述朱本指只重在同，下半節別破三者之不同，見從有不同，不過如此，要其大槩固無不同也。看下文故凡同類者，用故字直接可見，按此條意在引下篇謂二意皆所宜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用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之善無不同。此提撥綱領處，愚按同類是個總綱，性善乃其中骨子。○說統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楚麥二節就物之同說，到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至末是就形之同說，到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

心正見人之不異於聖而降才不殊，只是把聖人來做個樣子。○愚按聖人二句是通章開鍵，益人至聖而極聖，且與我不異，則人性之善可知。○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緊從非天之降才兩殊，喝破疑團。下文乃與重重調釋。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貴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音音。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按故字緊承聖人與我同類，直貫至聖心與我同類，却妙用龍子極粗淺之言，徐徐襯大借粗形精情味不竭。○要說足之同，却於屨之相似處見要說屨之相似，却又妙於黃之絕不相似處，見善為淺人說。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音音。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之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嗜，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集解如使口之於味，只大槩說其性，其字即口之於味，不必謂指易牙犬馬與我不同類是就極不同者以見其必同。與上節為履不為貴同一相形法，有此四句反映，故末三句正面一搜便醒。口相似以其所嗜之味相似也。性便在形中，易牙無異口，故無異者。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效古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集解此節變文不說天下期於
目者乃正極言天下之目相似也○凡事都有個極則易
牙之味師曠之聲子都之姣皆極則也同視同聽同美正
是同其極則處前後兩以聖人言之意亦同此○子都
鄭大夫公孫闕也有寵於莊公詩曰不見子都即此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
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 告子上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類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
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
同者耳之同聽目之同美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
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也
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
也朱子曰理是此物上更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
之謂義若但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
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讀書錄君仁臣敬
父慈子孝之類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其宜處物之義也
○高景逸曰有物有則之謂理在物為義則物之謂處
也故曰體用之謂也○吳因之曰理義二字要說得重見

理義是天地間至純至粹底今心所同然就是這個物件
要在此處隱隱藏得個性善底意思○按須知本是自己
之理豈有以不同以為然然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莫作騎驢覓驢便成鸚鵡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徐庶我心所
聖心所然者亦此理義只緣理義為人性所自具不曾陷
溺則得之自遠先耳玩耳字語氣見不過如此所讓只在
先所爭正在得○輯語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火即成自
棄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即是無
忌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與緊為人處○按聖人先得我
心正與聖人與我同類相應○精言聖人先得不重聖人
接理義之悅我心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
之悅口始得語類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
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且如人之為事

自家處之當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
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
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之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
人割股救親死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發為甚善人皆以為美
又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為不
易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
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按悅理義自是
兼在己在人而言○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
說正是為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
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個顏子來證如
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
却無受用又曰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
某人做得不好便憂思不樂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
是如斯這只緣人心都有這個理義都好善都惡不善皆
惡不善一面只帶說○四書通義察人之所同者不善皆
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按我心
我口兩我字最宜着眼要人當下認取所同然者自得○

宿聞編人心無不悅理義者然蔽有輕重則此心之著見亦有淺深故程子謂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聖人先知先覺乎此則義理昭著隨感而應而所同然者無不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不但悅之而已要看先得二字人同此心而得不如聖人之先故不及也○能知而勉焉何患其不洞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以希聖不難矣○按理義之悅我心即人心之同然乎理義也用倒句互文而義益顯正與首節非天之降才爾殊二句相應大指只在證明人性之本善雖在陷溺其心者亦無不可人人領取陳氏補出工夫則言外餘意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一 齒 課本 敦復堂

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
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
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氣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

句最宜着眼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困勉錄聖賢學問又何必專以
避為息生長也語類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

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
有所生長也送凡字便統下節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

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語類牛山之木
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
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日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處且盡之惟仁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
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又曰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
句相對於極分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
喻下節○用勉錄看來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兩層俱
重○愚按末二句緊與首句皆美相照應中間作兩層說
下語意自趨重下一層蓋使雖伐之於谷斥不牧之以牛
羊萌蘖處正好培養何至若彼其濯濯故深致惜之為後
文失養則消張本看集註
清出是以語脈煞甚分明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 告子上 一 齒 課本 敦復堂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枯亡
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

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語類此段專是

所以此豈山之性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按首句存字只是本來之存○又集仁義之心四字
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即是所性存焉也○說統

雖存乎人者雖存乎山木來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
仁義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故下隨接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而究言之按所以指物欲言所謂伐性之斧
斤也且且而伐與平且之氣請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
上郊於大國相照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也語類平日之氣只是夜間歇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
 才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處地虛靜
 少問才與物接依舊又汨汨了○韜語氣字千古惟孟子
 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且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
 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圖說即
 從孟子息字得宗也又曰氣曰稟也生只是夜間稍訖不
 耗散取後此處就放其良心者言平且之氣必從山日而
 夜之所息說下蓋非息則固無從有此氣與聖人之主靜
 立極其境迥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心
 別其理相通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正幾希不多也○韜語平
 同然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正幾希不多也○韜語平
 良心不昧處此人字對下禽獸字看幾希不多也○韜語平
 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即是旦晝皆亡
 隨其後然則所為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按下文則其
 語脈緊接幾希之下與相相近幾希者一瞬耳按下文則其
 一髮引千鈞如何能保得桎梏也○韜語平且晝皆亡如
 將自家物失去了如何能保得桎梏也○韜語平且晝皆亡如
 者必經手縛脚好似禁械一般欲脫之而不可得也○韜語平且晝皆亡如

展轉也反覆非顛倒之謂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
 有互換更迭之意

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

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

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

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

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

惡遂與人遠矣○語類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

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寧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蘗
 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放失而未嘗不生也○日夜之所息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一 告子上

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且之時即此良心發處其
 所發者少而且晝之所格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
 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
 分被他展轉格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
 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造自家日會退此章
 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
 不得後今日十分明日九分後日八分正形容不足之意
 氣清則能存固有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
 復生則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濁至夜稍歇則
 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又曰睡夢裏亦且七拂八拂如井
 水不歇他時亦不能清矣又曰睡夢裏亦且七拂八拂如井
 日歇得這些時後氣便清長心便長且晝則其氣便濁
 心便著不得時後氣便清長心便長且晝則其氣便濁
 明按此論於格亡尤切又曰此心虛明廣大却被他梏
 日間格亡既甚則夜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都壞下
 精義問夜氣如何伊川且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

且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日之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

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或問然則夜

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遽以為良知良能

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為主以夜氣之

於物欲而其暮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

此心耳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

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以氣之存

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

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
 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其力者亦且
 散漫而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
 為然哉然其語意亦頗深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
 因誦誦孟子本文忽悟其意然後求諸程子之說乃若有
 契於予心者耳雖由予之愚暗而然亦可見讀書之不
 可不熟而前賢之說其微詞與義又非一見之所能窺也

語類問夜氣且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談
耳人多將夜氣便作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
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而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
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
至且晝之所為則枯之矣所謂枯者人多謂枯亡其夜
氣亦非也謂且晝之為能枯亡其夜氣也○夜氣不足以
存是存個甚人多說只是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
良存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本然底
間良存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本然底
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此存則此
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到夜氣不足以此存則此
譬喻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
用功又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
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枯之反覆又曰此
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個生死路頭又曰此
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按此節所謂歸宿
處也○氣只是這個氣日裏也生夜裏也生只是日間生
底為物欲枯亡隨手耗散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所以養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一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之心○文集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却懸
無了然及其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
良存於理然才方如此且晝之所為又來枯亡之此仁義之
合於理然才方如此且晝之所為又來枯亡之此仁義之
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方得休息氣亦不
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此
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總念空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
則日間幹當甚事也○說統人見其禽獸三句又提出情
與才見人性之本然者盡喪也○上節言性此節言情者
本是無情之物故本山之生理而以其材言性此是有靈
之物故本人之感物而以其才言情○揆仁義是性則九
是情能好惡是才大指亦本公都子章而此章之意則九
在提撥人心上見喫緊故一則曰豈無仁義之心再則曰
可不存而所以養其性者不外乎此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一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自濁了。按須知說氣處都為說心。此段緊要在荷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
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
與生俱生不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
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心之問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
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
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且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
矣又曰氣與理本相依且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
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且晝之所為亦無不
當矣。說統此四句須將山木喝起實實在人心上說蓋
心為動物養則本體不損生機不覺泯然不養則生機先
已斬絕安得不消惟夜氣之復正在消長之介故須漸漸
保護栽培方有清明日子。按本文只是緊論之辭集註
以上兩段實之然按故字來脈并下緊接操存結上起下
自以貼切人心與前後脈方為契緊物皆然
心為基本節無物與下惟心兩字正相呼應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一 告子上 甲 課復堂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
平聲 捨與
定處如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
下。語類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捉底物
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
這裏出則是在那裏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
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操則存舍則亡只
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舍之便如去失了求放心不
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
不在便是收爾。今一個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
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只操便存只求便不放。因操
舍而有存亡出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觸物而放去
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
心。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
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

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焉恐有事
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
之時如何日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
謹恐懼便是把持日也。須是持但不硬提在這裏只要
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人心操則存舍則亡
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
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
此處之自然有個界限節制着那天然恰好處又曰求
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孟子引之以明心
謂。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孟子引之以明心
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季安溪曰。神明不測
本意則是發其危微。四書通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不
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
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
此集註推廣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一 告子上 甲 課復堂

孟子言外意繳上文收結一章之旨。語類問夜氣之說
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
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他要在於且晝時不為事物所汨。問注云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疑若有一定之所矣曰此四句
但言心之神明不測不存則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
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已復禮敬
以直內等語不須商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已復禮敬
下便是用功處。只下着頭做便是。不待問人。操存舍亡
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着精采也。又曰孟子求放心
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氣清則心
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然
孟子此說只為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
止夜與平旦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為此
心操之則存也。日間操則存者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
至平旦亦然至且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平旦之氣
便是且晝做王夫底樣子。日間問只問此心在這裏又
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與起必為之志恐其弄調操存之時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一 告子上

聖

課復堂

乃舍亡之時也。按此集註所以必實之以無適而非仁義。又集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個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入心而收，則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倏忽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不能不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何如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罅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為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且晝之所為，以格亡其仁義。

之良存也。○按李安溪曰：此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已發未發大易消長剝復靡不顯，闢却只就人心當下指點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乘乎氣而因之有出入存亡者，人心也。方其存而入也，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心之本然如是固心之為也。及其亡而出也，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心之流失如是，亦心之為也。蓋道心亦不能不交於物，而人心則道心之雜於氣而交於物者，故惟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仁義而非其果有二心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精義問舍則亡，心有亡說心無形體才主著事時，先生以日視地，便在這裏才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或問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一 告子上

聖

課復堂

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偶存於內，皆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於此，荷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于卦爲復象，正如此。○語類問：范淳夫女請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謂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條辨：惟通衆人論，故出入無時二句雖非專說舍亡以後，却亦不是操存既至，猶思如此，如果無時不用其力，到得無適而非仁義，則此心常在腔子裏，又安有出入無時而莫知其鄉者？按此即聖人之心，不待操之而自無不存意。○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困知記：操舍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勿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所不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此章論學者最有功，蓋心以氣爲驗。○居業錄：孟子發夜氣之說，於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且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汙，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常解惑只作疑說。王疑指齊王，無惑乎三字，下二節意已在言前，無限歎息。○此習字是說道，理上說未習字是就聰明上說，正夾拱專心致志而言。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知有萌焉何哉易去聲 暴步卜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諛雜

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

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

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

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葵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

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

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

哉○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

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說統以陽明

喻君子以陰獨喻小人故曰○暴去聲 吾見亦罕便有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告子上

不專心意在○吳因之曰通章只重吾見亦罕矣二句此

二句全要歸重齊王身上言王所常習接者在衆小人而

不在吾就是聽信不專下至下節把鴻鵠援弓影出○輯

語此節似答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

故下節云云○紹聞編此章與上章意脈相接一暴十寒

即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即萌蘖之生也為齊王斧

斤之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

內詭諛雜進惑之於外下節相承只此意

亦反為是之為去
聲若與之與平聲

夫音扶繳
音灼射食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雙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

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

之所向直到那田地○奕秋善弈者名秋也繼以繩繫失

而射也○說統此節即從吾知有萌焉何哉說來非另一意

不智又何怪焉○吳因之曰不專心致志正齊王不智底

根由孟子全在此四字上着神雖與俱學以上三語似含蓄

氣為是其智二句是翻弄口氣按非然也三字語似含蓄

也言外神聖意合便隱隱有一無惑乎王之不智存○程

子為講官言於上日人主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

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

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

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

多蓋以此也○四書通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

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亦在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

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

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

言治亦荷而已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精義曰氏曰死生貴賤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日見惟義而已無是眾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為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喻未知者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語類謂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說統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辭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語類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聖

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義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翼註秉義之良心即未節本心也○說統兩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道破正要在於此不道破中認出真心來○按兩字直須就人心本然欲惡中看出此方不是泛說道節宛轉提攜低徊反覆要人認取極有情味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慶源輔氏曰偷謂偷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義之良心乃吾心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困勉錄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存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翼註第三四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翼註由似於上無所承然上節反言正以決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故遂承之也○說統人生利害到生死處極矣而義之所由是二字見其本於秉義本自如此○與上節一反一正四字喚醒世人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聖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義之良心也於全體之中指其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說統以上雖有四節不過只是一之上○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非帶說惟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原非本無也○條辨世間人安能個個於二者不可得兼時舍生而取義但就秉義之良心一直發出來自是舍生而取義者若少轉念則計較利害而此心喪矣故孟子一連四節反覆以明秉義之良心所不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皆有一直進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二句一筆節提明人

生取義之心人自有而人自喪之與此節呼應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

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蒙引蹴爾尤重於噉

重讓又見其甚急者此二層方見得不受不屑良真心真切

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存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

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

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欲惡有甚

兼欲惡言○吳因之曰真心當危迫則現當晏安則泯故

特舉行乞以見例喚醒世人正見其能決死生於危迫處

以為人皆有是心之證也○不受噉蹴之心如電光忽過

稍落第二念則心擾萬慮未必不可受矣此不受底人與下

受無禮義之萬鍾底人只作一人看為末節痛為今為埋

室○簞豆與下萬鍾對生死與官室之美三項對看末節自分明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

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輯語萬鍾於我何

鍾與我合而為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為二

窮乏者感我之惠也此項似亦是好念頭但為此而不辨禮義沾沾豪舉耳故與官室妻妾只

作一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

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蓋理義之心

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皆也集解首句緊從上

正與一簞一豆反對而受之與弗受弗屑反對上文噉蹴

禮義不辨非不能辨乃不暇辨不肯辨也則字妙為轉身

文意一落千丈萬鍾於我何加固是喚醒語亦是宕起下

為此三者與字正從何字轉落言既於我身無所增益除非

受不辨禮義之萬鍾非蔽於物欲而何○或問孟子所論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

易辦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

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

之門人有為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欠豈其全無

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

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

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意○語類或曰萬

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

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

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

死所繫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已者不可已者既已之不可已者獨不可已乎說到此處真激發人○新
安陳氏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
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為君子
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先斷制得極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
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
良心衆人惟汨於私欲故至失其本心也○精義尹氏曰
一為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思按原其本心直以生死
而已○語類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
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思按原其本心直以生死
易義喪其本心至以官室等易生死前總皆心之變現
今昔總皆人之面且而轉轉喪失若此試反叩本心當有
拚膺痛悼之不遑者孟子當日反覆提○此章言羞惡之
撕說到此節直欲為此輩放聲一勸矣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 卷十一 告子上 至

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
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種人沒沒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
此章說話元來亦本有此羞惡之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
別是一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
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能勝利欲之心耳日
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便不倣方是若愧恥後
又却依舊自做何益於事○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
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
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晏安之時私欲紛
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自然
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
愚按此章本是孟子窮形極相提醒人語頭集註却以或
能不免四字放活見得此正人所見為未必盡然而不覺
躬自路之者其於發人
猛省意越放鬆越偏緊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

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伊川曰非是陽氣發
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語類程子
教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不存○勉
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
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
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潛室陳氏
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
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之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
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
以才播種而便萌芽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
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但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
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特於二者
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按此二條皆以申明程
子之意○精言集註仁者心之德引程子云云是分剖仁
字心字意不是本文正解然但謂之仁以下方釋本文蓋
仁兼理氣仁專以理言二者畢竟有分然理不離氣然但
仁究不出心外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之心亦可

孟子集註本義准參 卷十一 告子上 至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
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
字○語類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
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
指示仁也○文集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
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
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說孟子言仁字心
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存疑集註反而
名之曰人心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存疑集註
欲人知仁之切於已也○紹聞編謂酬酢萬變之主這句主
字極有力心者身之主然人有此心而或不仁則失其所
以爲心便自做主不得當夫應事其用事者非其所以酬
酢乎此之主也荀子曰耳目鼻舌能各有其用不相能也
夫是之謂天官心居於中虛以治之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
其天君正其天官吾謂天君清是以能應萬物之變順理

而應不隨物而遷夫是義者行事之宜

之謂酬酢萬變之主

也是說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

不可須臾舍矣

潛室陳氏曰孟子謂夫道若大路然又曰

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道

若大路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

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為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語意

別處○語類問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

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為人之路在所必行耳○仁人

心義人路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人

在人心非以心便為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心即人

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

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

則仁在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

一向說從心上去○四書通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

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告子上

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說統與醒人處全在兩個仁字上仁就是人底心義乃是

仁之路心與路特把一人字托出便見

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說統

知不知兩邊相形特借雞犬以為提醒○語類雞犬放則

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才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

○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着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放心

不獨是走作與微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情便是

放○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

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

雖曰譬之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

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又曰只覺道我這心如何

放了只此念才起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處求之但常省

之而勿失耳○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

自剝了○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

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求放心

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存之心雖放千慮謂上兼言

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孟子集註本義准泰卷十一告子上

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達於仁而義

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

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紹聞編心既存

乃克有制未有心中而能由是路者也○季安嘆曰仁

實起下四章

○說統

○語類

○雞犬

○放則

○便有

○求而

○不可

○得者

○在此

○放心

○便是

○賢心

○有兩

○心矣

○求者

○便是

○仁心

○求仁

○便是

○仁心

○求仁

○便是

○仁心

○求仁

○便是

○仁心

○求仁

○便是

○仁心

○求仁

○便是

○仁心

○求仁

○便是

○仁心

○求仁

○便是

○仁心

○求仁

○便是

○仁心

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

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

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

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其蓋能如是述朱此句總括

學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謂下學則志氣清明之功

是也則志氣清明此涵養義理昭著此致知而可以上

達便是居仁由不然是也則昏昧指靜放逸指動時說正

義底時候無下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亦無

二句雖曰從事於學實功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亦無

實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

使反復入身來語類明道此語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

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何會收得轉來

事放去了又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

轉後來自是新底水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

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

是操此心便存伊川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可見求放心只是去不善而復於善自能尋

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類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此

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

服膺而勿失也按此節要指集註發明殆盡而語類復暢

可以學問一說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而實互相為

用然不為別白則初學苦於糾紛而莫得其要領故為分

列於左以便觀者之循身焉語類學問固亦多端矣而

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一事屋子心如一屋主有此家主

然後能盡掃門戶整身事業若無主財此屋不遇一荒

孟子集註本義准來 卷十一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

求放心○學問者須先收拾這放心○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

開問也○是問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

無念慮等事誠意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格正心是他去

之主不使好惡有偏○又集竊嘗謂今之人知末雞犬而

不知求其放心一念悚然亦不待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

全已是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

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援以上數條是說其

放之心而後可以學問即中庸章句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

之說也○語類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

聖人一言一語都是道理又曰文字極難理會孟子求放心如

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

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

家自看不出問問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

孟子集註本義准來 卷十一 告子上 告子上 告子上

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按朱子此條當

是以前數條為善說○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此則

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心中明盡

萬理乃可不然只守此心如何學得可見此處乃與大

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做

工夫遠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

看放心一段第一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看謂

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放心○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

日然○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依眉合眼死守此心而

已須要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他須是有專靜之功

始得時舉因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有專靜之功

合道理便覺此心歉然前日待坐深有所得於先生醒之一

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

謂講學始得○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所

思無邪一散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
善而勤知惡而戒亦只是個思無邪耳○心走作不在
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篤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我以上數條是說學問之
道皆所以求放心即論語集註所謂明善以復其初之說
也象山之學是謂學問只是求放心便休與前一說所謂
先求放心之義自別然不善體認尚恐開致虛守寂之漸
以致上彼家船故朱子於後一說尤說得精密須知必合
二說融會貫通乃為真實了義○李安溪文知學問之
道也而離心則無以為學問不以此尊德性以道問學之
將希日新而不已此明善以復其初之道也而合學問何
以事心其自記云題有兩說以復其初之道也而合學問何
滙慮思按此真滴水不漏橫渠云言有教勸有法盡有為
宵有得息有養○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
義理之心不應下文放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
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美 課後堂
相按了囊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
言仁乃八之心次言放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事非指一端如講習討論
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
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
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全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
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放其
心故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
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
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
是歸宿在仁上也本章有四心字皆是
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
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說統人心本信於物欲之上今却
屈於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

信為喻○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
秦楚之路影說○蒙引疾痛指當身害事說不便作事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或問小註屈而不信非疾
至於心為一身之主視一指之微輕重迥別而反不知惡
此不知輕重之等也○兩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
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類之必求所
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逞害處者矣○紹闡編今學者須
能實自體察得心不若人處始有知惡處果能自知而自
惡之則必不容已而所以愈之之方又不待遠求而得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
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上 美 課後堂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或問小註此
陷於不善之意○兩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
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問莫不
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
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土而
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會一草木之不
如治稻者是也○新安陳氏曰荷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
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道
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
智根心見而益肯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
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按內外固可兼說
然畢竟重心一邊方與上下章意合○說統此章喚醒人
處全在一個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為愛者然往
往置身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孟子從愛字
剔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剔出兩所以字見養乃所以成其
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為愛哉人若思量到
此決不肯自置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點醒他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無尺寸之膚不愛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養申兼

養集註輕重即下文所謂對處大小是也○實註愛以心言養以事言○說統首五句是舉論人情起下自考意人只為昏昏惘惘不自照察所以下一考字要人提醒此本念耳於已取之此示以自考底方法見等級分量當身而具也○吳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徐辨養之不善則自以為兼愛兼養而實至於以小害大以賤害貴成其為一無能養之人養之果善則以大復小以賤從貴而適成其為兼愛兼養之人非真只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一 告子上 堯

養大養貴而置賤小者於度外也故首五句只通論人情不必遽謂其養之無別其無別者只坐不能自考耳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述朱此節正申明於已取之意貴以其分

尊賤以其從命大以其兼統衆職小以其各司一職心志口腹註中逆透全指以立言○蒙別看來賤而小者耳目手足之類皆是註中專以口腹言則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爾○翼註於為小人見養之不善於為大人見養之善○徐辨養其小者定失大故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檟音戴場師治場圃者梧檟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棘棘小棗非美

材也此賤善賈之論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就人身言均為養小以失大者起下飲食之人○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借以旁証小體大體○說統日賤場師曰狼疾人都著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身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按此皆賤之辭為飲食之人寫照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彼專養口腹故直目之為飲食則為賤場師則為狼疾人相應正為當時貪饕富貴饑渴害心者痛下棒喝○說統此二節反覆門應上言養小者必害大下言不害大雖養小亦可然特為假設之辭正見養小之必失大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一 告子上 堯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

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語類孟句被忌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個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肩脣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口腹他自會去討吃不到得餓了也○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大養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大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白與

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
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
蓋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按末句豈適為尺寸之膚
正與前無尺寸之膚不交相應非言養大之不可兼小正
申明養小之必
不可以害大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

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
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按此照下節言義固如是然
在本節宜渾○說統鈞是人也兩喝最警前鈞是人也謂
宜其成就同也後鈞是人也謂宜其趨向同也意各有別
為大人為小人為字作謂字看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
其小體是任他馳逐本節義只如此內有以小從大以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卒

從小兩邊交互意然在下○蒙
引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

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

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類問不思而蔽於物

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
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

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問物交
物曰上一個物字主外物言下個物字主耳目言蓋子說得
此一設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故曰先立
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思故曰先立
乎其大者○說統不思雖指耳目底本體說然受蔽處全
由不能思來便見耳目與心相關處○精言蔽與引不同蔽
是不能辨其是非引方是隨之而去○按交字是蔽與引中
間過接處引字上着一則字見一交之後勢不暫停引之
下着而已矣字見既
引之後無可追索
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
物來蔽之語類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
思却倒把不是做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
思方得其思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
按所謂邪思雜慮正坐不思故思雜慮字都只主好一邊說○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一 告子上 卒

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
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翼
註自耳目之官至不思則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與心上
開闢說不着人言耳目之官不思不是人不肯思心之官
則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體原是如
此○愚按心之官則思思字是單說官只當一個衙門相
似思則得之思字方是做官所謂當然之職如衙門中
有了人相似又上思字是去官所謂當然之職如衙門中
必須去思元有此思者心之官所以異於耳目也必須去
之理得其職則得先立而不奪於耳目也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
我者釋語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
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語類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
一物也以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惟

人語類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
一物也以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惟

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若子當思，思則用功，能不妄思，是必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存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哉。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個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豈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紹開編朱子看得立字重，謂南軒解此章全不提撥立字，而曰：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思亦有妄，故心立而後能思。居業錄云：其眾理所患者，昏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此一無適所以整其昏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法也。○李安溪曰：既云心之官則思，則先立兩字似并思字在內，蓋必心得其職，乃稱立也。然註云：若能有一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則又似思前更有一立之工夫。蓋思是窮理以上便是操持操持者，窮理之根，惟其此心常存，是以專至而常能。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一 告子上

課本 復堂

思也。此心鏡所以有君子存誠克念克敬之謂。○正解耳。目之官，四句明耳目所以為小體，心之官三句明心之所以為大體。此天四句正言從其大體。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體為大人而小人不見自見矣。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

若莫切於此。○或同孟子此章之要在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為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之也。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精義尹氏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爵。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爵。○甫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輯註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窮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說統天爵自人爵上生發出，說個天爵便見貴於人爵矣。善惟仁義仁義原是忠信底，這善原是樂之不倦底，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此天之寵綏不章服而貴，故曰天爵。○按此章為慕人爵而弃天爵者發，在孟子

孟子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一 告子上

課本 復堂

語意自重天爵一邊，但首節分列亦不必遽為偏重，即有天爵而非人爵，亦不能得志大行，公卿大夫如皋夔伊呂亦在其中，非可槩為抹倒，只合渾還自留得後文古今人不相及地。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語類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脩天爵人爵自從後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自有個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爲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非所謂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非所謂脩天爵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甫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固已非有所爲而爲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蒙引古昔盛衰

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要
知古人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說統天人之爵自合而
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薄。事功
之真偽。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
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
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或問

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而實已弃之。久矣。何待得人爵
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
而不脩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而惡惡。遲不如是
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脩者。又將何以處之
耶。語類問古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
要人爵。曰便是如此。○文集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告子上齋
棄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
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豈可以入弄舜之道哉。必
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寔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
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
○輯語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
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其可棄。知他脩時。是要由其為要。則
其所脩亦非真仁義忠信矣。○南軒張氏曰。占之士。脩身
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
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
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在上者。狗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
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
之間。自孩提之童。即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并與其
假者而不務矣。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
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
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
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
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告子上齋
教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告子上齋
教復堂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精義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
天爵之義。○語類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
工夫。只在這裏。愚按。實知得工夫。只在這裏。愚按。實知得
已者。思之則無不自知其有。而必欲存之也。不是以思字
遽作工夫說。○蒙引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在外之貴也。即
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愚按。欲
貴。須虛虛說。個欲人爵。底貴下二句。方有轉身。○說統此
章。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人處。
在弗思二字。是冷歎語。亦激發語。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以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
○語類編曰。天爵曰良。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
貴。皆是孟子始道出。趙孟晉卿也。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一告子上齋
教復堂

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
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
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翼註人
與下人之膏梁。人之文繡。此三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所貴
言。如趙孟便是趙孟。二句。重能賤邊。正見非良貴不足慕
也。○說統借人以顯已。借賤以顯貴。人所得而貴。亦人所
得而賤。徒自供世途之顛倒耳。人試思之。按統上即欲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
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前篇行葦之詩。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也。
章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
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卽中庸不願乎

所慕乎人爵之貴矣。○說統仁義本德字說來，則又其

仁義說來，則仁義則問譽自至，施於身正見其存實於

已者也。○不說仁義如何可貴，只就世情中翻出兩個不

願以見意，正是令人可思處。○不願膏粱正形容飽仁義

之爲可貴，不願文繡正形容闊廣譽之爲可貴，意味在

兩所以字中，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已字看，視人則曰

願反已。○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重內重則外輕

則曰：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程子曰：內重則外輕

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程子曰：內重則外輕

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西山真氏曰：荀子

云：志意儻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夫志意儻而不羨

於富貴，可也。有驕之心，則非矣。道義重而無求於王公

可也。有輕之心，亦非矣。必如程子之言，則無病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

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

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

於不仁者也。○精義尹氏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謂類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

理，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勝得他，然後自恐怕勝

却以一杯水救之，是其心本自不曾欲勝耶。較量難易，尚

落第二層義。○蒙引集註：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此人字對

下我字看。○按：謂之水不勝火，卽人之不仁者，謂之然因

我之爲仁不力，而人遂謂不仁之真不能勝，則誰復肯爲

仁者，豈非我之所爲，有以深助夫人

之不仁者乎。如此看語意，方得清白。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

直解爲仁不力，非但有善於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專，爲

之不力，將併其幾希之仁，寢消寢滅，而終於亡矣。○按

註：此人字，卽上節註我字，正所謂今之爲。○趙氏曰：言爲

仁者，亦終必亡，并杯水之仁，亦無有矣。

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南軒張氏曰：此爲有志於仁而未

之問，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

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

修得條夫，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爲仁

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

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寢明

其然。則人欲寢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不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

在乎熟之而已矣。○黃音：稗，音扶。

莠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

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莠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

爲他道之有成。○詹室陳氏曰：他道如百，是以爲仁，必貴乎

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是以爲仁，必貴乎

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

其然。

其然。

其然。

其然。

其然。

其然。

道之有成也語類苟為不熟不如黃稗君子之志於道也

模定下出冷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個坯模了到做出

冷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

一分他那個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個便進一

分如漢楚相持於成臯陽關只爭這些子後此條與上

章相貫回書通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力

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九熟無所容力

之在平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巳矣者熟之說盡夫為

仁之功外此無他苟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

新不已紹聞編曰種之美則非百慕平黃稗曰不如黃稗

言矣紹聞編曰種之美則非百慕平黃稗曰不如黃稗

則不可徒恃其種之美說統為仁不熟乃至不如黃稗

蓋是言仁之當熟以成其為美也翼註心如穀種必以

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耘耨至天機暢茂德性堅凝必以

熟處馬君常曰一暴十寒則以問歇而不熟守氣助退

則以急遽而不熟優游度日則以怠緩而不熟守氣助退

則以強制而不熟徐自慎曰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

責在人之用功求熟非是舉其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

美惡也輯語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

為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投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

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各象無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

熟而已矣此便是有事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道理都

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按亦字亦是正喻相映發點

醒人處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語類趙昌父云學者

不可畧要學一個不斷續慶源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

問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古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或

謂學射朱註發明此章言教者學者皆必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節學者謂學匠以用也說

所用之故曰以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

進有序自禮掃應對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猶工之有

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巳至於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有

舍規矩以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

求巧也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按教學只兩平說全在四節必字

教而真積力欠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欠則

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毅而言中含規矩而言巧皆誣

也曲藝且然喻意在况聖人之道乎正意在言外饒氏曰聖門教人定

法無如一部大學按小學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是也

○此章論事必有法正見教學之相成觀兩亦字可見

孟子集註本義准案卷十一 告子上 堯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按禮重之答只是據理而言不以事實相較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稱謂任人意在下段此兩問只是要引出個禮重來然後從而折辨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告子下

一 敬復堂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于郊剛柔之義也天先于地君子先手臣其義一也○說統所謂以禮食者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是也○語類不親迎則不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通朱不以禮食如不食嗟來之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亦其類也不親迎如家貧不能備六禮之類六禮問各納吉請期納采納幣親迎也○象引任人此言亦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闕之使聖賢處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膠柱而鼓瑟也但只是不揣其本耳故須有孟子後一段說語○按任人亦本告子食色為性之說其後禮即所以外仁義也

於如

何有不難也集解於答何有正文在往應之曰以不揣其本三節是先就其言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

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

定其高卑○條辨可使二字最有意寸木高於岑樓者使

之高也食色重於禮者使之重也此不揣木而齊末者使

之也○翼註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而

喻之下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上節是有意偏較者輕

重可使例置下節言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告子下

二 敬復堂

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固源輔氏曰物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集解上節只說他不揣本而齊末之非此方說重輕之定必多寡齊而後輕重見自是相承然上言升寸木於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輕重兩節於相承之中而語意各有對針然言任人有輕重兩節於相承之中而語意各有對針然俱未露正意至下節乃與揭明取○或問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鉤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齊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

偷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精義尹氏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蒙引禮食親迓本不是輕但以對滅性廢倫則為輕耳○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但食色之差重於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論禮也哉○徐遜既辨其不平之非下方好取一般平者而較量其輕重也

往應之曰紆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紆則不得食則將紆之乎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不摸則不得妻則將摸之手紆音軫摸音婁

紆戾也摸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三 敦復堂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蒙引任人只重在死字及不與摸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就見得禮終是重矣○說約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輕重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不紆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摸則不得妻不是暫時不得妻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愚按往應之須看前後針鋒相對處未嘗變任人得食飢死之說而以紆兄易禮食未嘗變任人得妻不得妻之說而以摸處子易親迓方見得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比於禮之輕者故失其衡孟子是取禮之重者亦比於食色之重者而其衡自定若取食色之輕者亦不足以服任人矣須知以輕較重即任人自開其隙惟兩重並任人矣須知透難橫抵耳於此見孟子折義之精語言之妙○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

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亦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踰天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按此章本旨只在力爭輕重之大分其未嘗膠柱調瑟言外員補一層乃正於大分上毫釐不爽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愚按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中却有兩面曹交在可故問孟子之然無問如何則可惟孟子意在為推交於交之妄意其可隨加棒喝曰亦為之而已矣下面弗為取所不為也及行堯之行不為之而巳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四 敦復堂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何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存疑人皆可以為堯而巳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按此便隱然是以不勝為患○說統食粟一語此是曹之實供學者若見及此便生多少慚愧却自不曾省得便是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何曾復道是堯舜更不假借為且如銀坑有鑲謂鑽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一字相相應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按矣有於是宗或以為指形體言或以為緊承食粟而已對照不勝為患故以無力有力人為說味通節語意而後說為長○條辨末二句豈以弗勝為患單貼能勝堯舜說弗為耳與亦為之緊相照應中間為有力為無力為鳥獲三為字義別如云則是個無力之人是個有力之人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五 課復堂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

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

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

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迹二說互相發明所謂

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尹氏

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

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

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恩按以孝弟言堯舜

之道固宜將孝弟說得十分滿足然木文只是從徐行說

下見非人所不能轉不須說到極至反起人畏難之心

或問均是行也而一疾其間便有堯結之異是乃物

之說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詞正謂此耳○語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幸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說統世人不能為堯舜只是不勝二字作阻把徐行後長說來你道堯舜不能為難道徐行後長也不能為堯舜之道只此孝弟便是如何以不勝為患此節正見人皆可為堯舜處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

豈謂不假脩為而即可以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

以衣服言之則固不以難而阻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情

乎交之不足以進此也○又千子曰一服一言一行皆如

堯非易言之也乃備舉而難言之耳一服一言一行皆如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六 課復堂

桀非淺言之也乃蔽錮極深耳故曰亦為之而已見得無

之非堯無之非桀不為堯即為桀○愚按人將此節易滑

口讀過便看得而已矣玉字恁地輕渺若一字字鄭重讀

之方是令食粟人聳然豎起脊梁當下透出為字精神命

脈何等老詳曹交之問淺陋蘧奉輔氏曰此指其以一身之

可以為堯舜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

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

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儻教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人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見鄒君有挾賢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

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或則學

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

於不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

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

大體向背之閒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

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

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夫致知之方乎子於大學之

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為此耳語

類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芒芒恁地只是如此

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

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這一段發意如此大都在此行

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于預得底事

○又集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而專為求師於外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七

者設取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養亦豈能不藉

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

得而求耳○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

以形體似聖人言固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

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歸求以求之言也求之

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

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脩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

理耶徐行尤易能放先之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至堯舜之

曰怨弁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

所請當以已心為嚴師之意○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

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

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其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

幸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跋周道鞠為

茂草我心憂傷愁焉如擣假寐永歎誰憂用老心之憂矣

疾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教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

屬于心不離于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

嘒嘒有淮有淵萑葦泮泮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向求其雌譬

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

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乘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

涕泗漣漣○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

木椅矣析薪施於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澗

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筭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紹聞編高子以小弁為小人之詩蓋以

心仁之發也稱義尹氏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

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

獨谷小弁乎孟子以為仁人之詩者正又以其處父子之

間而取之也○說統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

疑其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義凱風是借來比例

通章只重小弁上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八

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

獨谷小弁乎孟子以為仁人之詩者正又以其處父子之

間而取之也○說統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

疑其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義凱風是借來比例

通章只重小弁上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八

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

獨谷小弁乎孟子以為仁人之詩者正又以其處父子之

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以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按本節言小弁之怨方是說他哀痛迫切之情正所謂垂涕泣而道者高子所疑之怨正坐不曾見及此此其所以為固也○爾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邛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其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現脫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韓語何以不怨是不解之詞然丑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親之過大而不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九 課復堂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過夫是傷天地之大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忽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至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怨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集解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俗說乃以為一關於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愈疏是親既疏我而我又疏其親便是愈疏了磯是借字水激石是水激於石石指母水指子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於石而水遽怒子徵激於母而子遽怨故曰是不可磯道節歸注不孝二字不孝就心上說與上親親仁也反對愈疏不孝小弁之所

以當怨也不可磯亦不孝凱風之所以不怨也推明怨不怨之旨歸重小弁上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精義伊川曰小弁之

小弁直怨我罪伊何或問申之日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說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厚耳○說統上文只說怨字此處引舜為斷却露一慕字蓋原其怨之念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歟此詩所以為仁人孝子平不必貶駁小弁○愚按章意只是說疑盡釋末言孔子之言舜亦不以破高子之固豈真以舜與平相提而論哉要以舜之怨慕為至孝自不得以小弁之怨為不孝註中虛實字都極斟酌分晰○本文於舜止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九 課復堂

曰慕以怨已融於慕之中故為至孝集註於小弁止曰怨以怨而未盡于慕之道故不可為孝而僅得謂之不為不孝然此處孟子明○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

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

愆也○四書通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

情之至痛而天

理之至真者也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堯反

宋姓徑名石丘地名 集解不期 而會曰遇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集解孟子必素知其為 遊說之士將何之之問

以人國言非
泛問其地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極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翼

宋極之說先楚後秦則所謂二王之遇亦是說不遇於楚
必遇於秦勿例。構兵只言相侵伐且慢說兵連禍結侵

下不。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

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何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十一

敦復堂
課本

徐氏曰能於戰國撥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

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當是時以利

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本素源而較之其與人言也一

斷之以正而已。或問小註宋極言其不利之說似未大

於理孟子却力沮之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

道度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下文即其利之一字而

究論之。蔡氏曰宋極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

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

正道世俗從可知矣。說統志大謂其志在息民與從人

志在為楚憤人志在為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

正其號。集解指是詳中之大要號即指之趨向處也心

之稱名必慎。正解不可二字正是抹煞他稱字下二節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

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極一言而罷之豈非

生民之福而仁人之願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

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

嚴其防也。精言悅於利而罷兵之利凡事趨向利去則仁義

於利是利以罷與也因罷兵之利凡事趨向利去則仁義

之根絕矣。集解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始以利罷

者必旋以利與利端既開到得人人趨利則君臣父子兄

弟皆秦楚矣。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接處皆是相構處豈

必兩國構兵哉此覆利之勢所以斷

自悅於利始悅於利肺腑間皆利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十一

敦復堂
課本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

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爾軒張氏曰古

遂趨利不止而兵端其可止乎。曷若直開導其良心夫善殺樂戰非人情也殺無罪有所不忍取諸人猶禦有所不為此人之本心人皆有之者也導之以此使自有所不忍不為焉不安於其故習而樂罷則不但可息兵可廢而舉國之人孰肯遺其親後其君乎仁義行乎一國必為政於天下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翼註上節利說為之意此節仁義說秦楚利義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言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俱漸次逐層說開起出兩邊與亡之異。○存疑懷仁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已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集解上下兩節不平看上節言以利罷兵之必至於亡已了不可二字下乃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以教之極言仁義之效以見當主於仁義而不可主於利也故未復按何必曰利一句應轉前文以申明不可之意此章與首篇用意畧相似而結法亦如之直是斬釘截鐵。○徐思曠曰孟子道不行於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二 告子下 圭

教復堂 講本

當時而以素所挾持者轉致望於遊說之士倦倦救世之思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

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

不必報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

來見不可謂其禮意之輕大抵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

意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輕觀末節可見但在本節

只作序事伏案不可預透。○後兩受之而不報此處只作

一例看幣交道遠約一時所不能答報非有心也。○說統

曰居鄒曰處守曰平陸曰為相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

破又曰通章逐段推明不遠說盡首節為相處守四字是

伏案中問不成享三字是斷案末節不得之鄒得之平陸是結案。○文集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昏之教誨也按此條單主儲子預透後交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或問小註首節是言其受幣之同如此他日由鄒二句是

言其報禮之異如此。○蒙引連得閒矣謂已得閒而問也

非謂孟子所處有閒隙處也。○說統謂此中決有個義理

不可認作捉破綻下為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

特設詞以相探耳非以俗情窺師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二 告子下 西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徐辨單

儲子之故以疑處原在此也與字甚法知其不為此而疑之之詞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也此周公管洛邑告成王以御諸侯之道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享奉上也儀禮也物

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蔡傳享不在物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蒙引書所享指

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儀禮意也對物言則不
志字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說統志與物兩盡
才成個享引書專重不役志于享一句。或問儲子儀不
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
矣係辨儲子始以幣交必是當交而交者及其終不來
見方見其儀不及物故朱子謂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象引惟不役志于享言但以物為享也
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存疑惟不役志于享則所
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
意蓋不役志于享則不成個享禮所以曰不享。明
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惟屋廬子便解得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 卷十二 告子下 五 敦復堂 課本

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
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
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
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亦視其禮意之輕重
而行吾義而已。說統不得之樂得之平陸在處守為相
上說正答成享不成享之故亦道出自家悅底解悟來按
集註兼不得往他國及可以至齊之境內說則居鄒處平
陸亦正與此二句相關。夏九範曰屋廬子之疑在不見
儲子邊故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一邊未以得不得相形
說正見孟子權衡之妙。輯語交際予受應騰之道視其
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
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
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為皆
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
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
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象引
二字只做一類看不必謂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註
自分曉聲譽事功大凡仕進底人所圖便在此二者。存
疑髡意以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
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
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時苟我以出而為
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為仁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
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已之道終不可枉。說
統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髡雖兼言其實致譏重為人
邊在三卿之中見得似非自為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
其為人仁字固是兩邊夾擊意却側注立功濟世一邊方
與後兩重相貫。通章以仁字
為骨子以用不用三字為關鍵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 卷十二 告子下 六 敦復堂 課本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
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
天人備矣。說統此叙三子事與別處不同乃緣他自為
為人來說如夷似一於自為如惠似一於為人如尹又似
觀望於自為為人之間此君子是孟子暗自指與末君
子之所為何應。集解道以述言趨以心言髡論仁以述
孟子論仁以心如但以述則伯夷不屑於就者也下惠不
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然去者往不去
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人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
○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則承
三子言亦可何必同何最重。○何必同非謂不與與古人

同也此句只辨自為為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私而事合
理自為亦可為入亦可即時而為人時而自為亦可自為
非鳴高為人非狗俗時而為人時而自為非行止語矣三
子既不拘一轍後人亦何必以一轍拘○釋語此處仁字
只就出處上論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深 楊氏曰
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

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
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
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
人之心哉精義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
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七 教復堂 講本

不如此○四書通雅詳伊尹者不居就惠不居去
其迹易明惟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正解史
記云公

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
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

其治子思請給恩百姓修禮隣國非 兇讖孟子雖不去亦
復昔日之魯覺曰制甚蓋誣之也 兇讖孟子雖不去亦
未必能有為也精言首節名實未加而去之竟意重去上
見事功不成忽然引去不成自為又不成
意跌進一層說難不去亦未必能有為用意較暗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與平

百里奚事見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平削故曰削何
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
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說統奚非愚於虞而智于秦
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此不用已伏末節不
用字○殺削何可得只承不用賢何轉下見賢者之非無
益於國不必更粘魯事較量○與緊在用不用字固是隱
合齊王之不能用以見已之所以去齊然此處
只以亡字霸字與削字對針尚未及去齊之意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華去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 告子下 六 教復堂 講本

王豹衛人善謳謳曲折也淇水名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洹於淇水在淇流河之 縣駒齊
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人善歌言也高唐齊西邑齊境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

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襲莒杞殖

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
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
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
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
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
得與郊弔齊侯甲請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
與莒戰梁遂闚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隳而
隅為之崩按傳記皆無華周妻哭事并說或當有之然
不足 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翼註內以抱
負言外以抱

辨也

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集解此四句尚是本上豹駒等推開以起下是故無賢者也乃直刺孟子末又反掉以見其果無○說統統幾幾孟子意分三段始言名實未加而去者一未字責之猶寬繼言無益人國謂其雖不去亦未必有各實之加然猶說是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步緊一步按覺意總是在事功上論而不察君子之用心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李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尤較復堂課本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狙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

孔子者集解人但知為肉為無禮而不知其為不用也魯人為肉為無禮之議正協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要眾人不知得益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諸類

子於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肉得罪於君耳○又集問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日自謂○紹聞編盧齋謂以細故去國為微罪欲以微罪行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去也按此則朱子云自謂之義益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

明已以微罪行乃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聖人若照人全其汪氏以微罪屬之君相則又非聖人之用意忠厚矣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紹聞編此二句分開不得乃其見幾明決之中用意又忠厚如此

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見之所能識哉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說統統節首提出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為其事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人摸捉不着知也得不如此也

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按君子之所為二句本文只指孔子說集註孟子之所為乃是於言外補出然說孔子處孟子正隱然自見眾人固不識緊對說必識之○眾人不識一是一眾人識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尤較復堂課本

一是一君子地分本高着一固字直是不堪奚落然正須將所為說得委曲則不識意自高雅不是一味輕薄○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愚按淳于未嘗識賢由於未嘗知仁蓋亦戰國之習氣全以功名為重故其諷孟子始終只在仕齊無功而不知君子守道之嚴用心之厚其無私當理有非流俗人所能知者此去齊之故終不欲明言而託於孔子以見意滑稽利口之徒直度外置之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紹聞編自王道衰人惟知五霸之功何敢議其罪惟孟子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為罪人蓋孔

子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亦如此。○說承菴曰當時王章侯度葛馬無存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故孟子特以三王作準先立罪案而發其罪。○說統通章以王卒丁氏曰立案詳意雖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實由五霸作備。

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本杜氏春秋傳註不必從。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

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下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爾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士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蒙引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專指布列庶位以修百職也不與尊賢相混。○慶以地者三王之世當尚有閒田或亦因六師所移可減此以與彼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培克聚欽也讓責也。○獨言上地荒蕪則律必非空言也。○培克聚欽也讓責也。○獨言上地荒蕪則遺老者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有賢不見用也措克在位者當聚欽之臣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有慶以地而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而惡惡短廢以地而讓不必遽制地亦未可知。○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曰變置之則非定滅其國矣。○吳因之師移之正是操大柄以賞罰天下。○隱然說個計者出命以天子討而不伐道理故下以討而不伐承之。○計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孫疏平時為方伯征討時則稱連帥蓋古者兵民為一凡公卿大夫

士當征伐時則皆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其罪而伐之也據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蒙引計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命以討罪人也。○若據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命何所承命但以形勢驅鄉國而為之辭以就其私而已。○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據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霸則據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藉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新安陳氏曰無王於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解語只霸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亭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將天合天討之本一齊發却此據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為據伐矣故第二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按言巡狩言述職皆是以三王作準為五霸愛之善起案。○省耕省斂只帶在巡狩述職之中。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一告子下

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

之事。○善起案。○省耕省斂只帶在巡狩述職之中。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籬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秋所洽反羅音秋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稱諸君曰五

霸桓公為戮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為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孟子取蔡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述朱本文當以蔡丘之會。諸侯六字。為句。主桓公言。非諸侯言。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豈

明天子之禁。天子之禁而已。下五命。即載書之辭。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此所以列於五禁之首。○再命。用賈國治之事也。賈國有德。才為有能者。然亦分德之緒。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餘尊之育之。皆所以彰之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

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三命柔遠。能通之。士世祿而不世官。惡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四命。天命天討。取臣之報。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

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五命。引壅泉激水。是兩弊。壅者人專小利。壅泉也。病鄰國。激水也。泉水利於己。國則壅之以歸於己。則必有病於人。嫁無邊疆。鄰國凶荒不得閉糴。其利於己。則必有病於人。嫁無邊疆。鄰國凶荒不得閉糴。其病於人。則亦為利於己。無邊疆。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

尊王之事。○集解。五命所載。皆諸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天子之命。為鄰國之交。在桓公本。是借為後日。據地而孟子述此。却因說同盟原要歸好。若既盟之後。一有犯此五禁者。便是自干王章。目取罪戾。故下禁。按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意在今之諸侯。并得罪於五霸。不必復搜索齊桓心曲也。○釋意。前節極力鋪張。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二 告子下 三 義復堂 課本

三王之制。而以樓伐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鋪張。五霸之禁。而以皆犯此五禁一句。斷今之諸侯罪案。是一樣法文。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心適之者。逢君之惡也。○商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秘。為甚。而收賊。盡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而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發也必速。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善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有傾。○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此。得春秋之大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釋意。通章語意。一節。遂降一節。五霸。

已得罪三王而今之諸侯又得罪五霸所以然者皆今之大夫為之耳不獨長君而且逢君罪不容誅矣○黃氏曰抄五霸三王之罪人豈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慶源輔曰且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

兄矣不然則是怕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告子下

鞅固所有也○係辨人因中間論制不可過處遂謂重

禮義而用之戰直是驅之死地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者不為一句撤過過制落到仁上而以

況於殺人求之緊挽到殃民意可見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

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蒙引上一條言其徒殃吾民不

而於理亦不可按不可即照制不可過貪人土地

而上下先王之典然此處只宜虛含不可說破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

滑釐慎子名正解此則一字單承不可邊來○按慎子意

猶謂不可此真慎子之所不識者故下文遂與明言之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賽合註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

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

之地陪起見天子尚不敢自已過後而況諸侯可不守先

王之封制乎○按先王分土之初千里百里俱非苟然要

說於外不可增却先說於內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二告子下

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或問小註此舉先王之定制如此○輯語儉非儉

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

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係辨封國皆有

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為說者以魯伐齊故就兩國迥其始

封耳○集解儉於百里上着地非不足句用而字一折正

見先王定制稟然足畏雖元勳貴戚毫不可踰以起下節

○按語類中多有辯魯地百里之說朱子亦無定論且於

關故不載

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蓋海國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
大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以一人而擅
五國之封則雖侯而當天子之半是也伯之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死於彼人以求之乎

徒空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後漢書曰不殺人而取彼

前當得故也死於陳民而求廣土地者乎愚按徒取諸
彼以與此本起必無之舉特設出此語頭以見制之必不
可通耳仁者不為全在過制上說正應前文然且不可意
况於殺人以求之乃打轉歎民尤為責慎子本意故下文
切論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敦復堂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西山真氏曰道之於

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事
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
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
臣事君之法也映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映民
而為不仁也說統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巳作一句讀道
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為言有多
方誘掖意然必志於仁而後已蓋人君舉動多有外迫
公議而勉焉以從正其念未純畢竟入於邪而不覺
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淆方才歇手而巳
字正與務字相呼應鄭申甫曰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
來底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
論成德則心在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
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或以當道
由志仁來於本文未免倒置愚按前一條以志仁為歸
宿後一條以當道為發翻二說正互相發意末高唱君
子之事君也言外便見得慎子事君以非道而為不仁之

事是一小人而已其為不容於堯舜之世可知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為去聲與開同

辟開墾也交集鄉道志仁不河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

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
耳存疑辟開墾是盡地力李悝是也故為富國之事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敦復堂

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
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係辨
只我能為君四字便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所以為民賊
辟土地侵民之井疆也充府庫重民之賦稅也約與國戰
必克戕民之性命也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集解所謂道即富強是也習以

此國君臣如此彼國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雖與之
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全在民賊上見其必亡吳省菴
曰此四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臣以為可以取天下故孟
子發此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
既而六國吞秦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駭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說統百圭意在

矯當時重斂故云二十而取一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

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入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

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按史記所載白圭乃魏文侯時人四

書釋地引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則此書所載疑

另為一人云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說統見得中國而從夷狄之法成何世界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无 教復堂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官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黍盛酒醴之費無諸侯

幣帛饗殮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

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

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

取慮按惟其所出之少故所費自不能多惟其所費之少

故所取亦不必多自是相承遞下故必從五穀不生說起

而未向只頂費省而言○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饗殮既

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說統此亦從輕稅說來見雖欲件減省自有必不可省者○按特提居中國以見貉道可而中國斷不可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集解前以陶與用比此以陶與人比無君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或問小註大桀小桀也桀固不可為貉亦豈可為哉惟法堯舜而已○西書通易曰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二 告子下 三 教復堂

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

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

不可通行於萬世○采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

者所以救時政之弊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開之者所以

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不可不行之道也○震源

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

因時損益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周衰王制盡廢兼

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特變知

取知子以此居積致富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創為輕

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

觀其始則取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

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

然則奚為善而不寐

丑問也然則口氣疑團已伏於前矣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須在其為人處見之○好善不主定好人之強力智慮多聞乃實見得善之可欲深嗜篤好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好善足乎

丑問也疑矣足乎之問乃疑其不足以為魯政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寡疏善專於已則有盡善取於人則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告子下 三

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集解優對上字言是尚是僅足優則慨乎有餘裕矣天下對魯而言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何况魯國此正助樂正子說或謂優於天下說得好善大了恐非正子所能當不知好善之量正樂正子之所長惟其優於天下此孟子所以聞之喜而不寐也下節方畧推闡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集解此與下節一正一反總

用夫苟字起自是槩說之詞好善不好善俱要切相天下者言四海千里等字乃不落空講好善處須見得善中能盡為治之本未輔吾德者其本也○善治者其未也兼收博採中心好之此其所以優於天下若從強智多聞起見則仍是公孫氏心眼矣○翼註來告以善則眾思集而忠益廣故優於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用人說德按主聽言說方與下節對鈔不但來告以善緊相關切也但用人意亦即在聽言中只渾說亦得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甫於中而已可不畏乎○說統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子既已知之矣正描寫他訑訑光景說窮面諛之人正窺見他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子既已知之矣有何意味按此與輔氏同○蒙引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子既已知之者人不乘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訑訑然吾已知其為人矣○之何為按此與輔氏異時講多有從之者然畢竟味短○縮聞編有訑訑之意於中即有訑訑之聲音顏色於外往告以善必不見好入皆望望然而去故口訑人於千里之外○距與拒通君子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告子下 三

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條辨因其不好善則讒得而進之因其以智自足則者之國不可治則知好善者之優於天下此節只為上文反襯○愚按集註於此特拈直諫多聞與讒諂面諛反照愈可見好善斷不宜○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主強智多聞識而論○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

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甫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益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徹執甚焉○說統聽見相天下者不

在才而在量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說統考仕於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為行道計不

執一途而後就亦不執一途而棄去總見君子委曲為通
之意○釋陳子之既固疑孟子之難於仕而孟子所食
則可去則去一邊說只說所就有三所去亦有三見可就
於下三節只要平看○策解陳子問仕專在就一邊
去則固就而見然去即伏於就之中方見君子之不苟於
其必各分三項者見聖賢無執一之行只看時義何如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
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交樂而不朝

則去之矣此亦舉孔子以見例不必粘定孔子說○蒙引

敬而無禮者○按百句只先揭起一層言迎之致敬以有

禮非為此接待虛文固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分明是志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十二告子下

同道合欲以其所言者舉而行之如之何弗就將字不是

說將然未然是時傾信投合之機有固將如此者惟其

如此所以不待禮貌之環只言不行便自可去蓋就

以此意者去亦即以此意君子不肯負其初心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

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後節首雖未行三字極有味謂言雖

心則言或自是而行亦未可定則亦安得不就之至於并

禮貌亦衰始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其所以必去也○或

同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何如耳孔子皆嘗為之

可以上下等之耶○邱月林曰其大其下乃因其遇不同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
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
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

過之言從其言言字却別如有所諫諍之類耳所以可

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

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

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

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

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

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十二告子下

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

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

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

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

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

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

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死

則時可知矣○正解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即是

去意○彙解免死句在不久即去蓋本旨是言去就也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樂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馭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

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集解孫叔敖於莊王既而隱處

海濱不仕令尹虞丘薦百里奚事見前篇舉於市即飯牛

之王以車迎遂相楚齊見叔敖於莊王既而隱處

則飯牛自是實事但自鬻要君則好事者之誣耳新安

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說以下五賢皆臣也

故曰舉舜統發者奮起由已舉者甄拔由人此君相之

非不幸之意下乃推其所以由因而哀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幸 教復堂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增同 會與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徐思贖曰大任不若舜以下是也

集解故字承上文推開意在言外○將字必先字與所以

字緊相貫注以明天意之所在也○稱言苦其心志如操

心危慮患深非尋常貧苦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

所為不遂多背戾也集解行是據現成底行去為是作為

道理何嘗有一毫乖角但事多不動心忍性謂疎動其心

順所為動輒齟齬故曰拂亂耳

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語類動心

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疎

定則不為氣所動語語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

有次第然所以二字語氣直貫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

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語三平固可然則謂

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悶困憊人到此處意思不是聖賢

傑也愚按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此處意思不是聖賢

天亦無從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類只是要事

安放得着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類只是要事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

日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

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

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

落壑去也慶源輔氏曰人不要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

心不平氣不易祭理不盡處事多幸故謂人若要熟須從

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熱

謂義理與自家相習便如履吾室中新安陳氏曰舜大

聖人未必由此而窮苦之述實如此此豈無所警者若

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積困勉錄唐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告子下 幸 教復堂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衡與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橫不順也

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

後能改下文作與蓋不能謹於平日此補得故必事勢窮

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與起不能燭於幾

微故心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

警悟而通曉也語類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微已發聲

者其過形於外翼註困於心是抑鬱不

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達○田衡者已知有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之性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與事理暴著微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固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徐巖泉曰全要在中人以上形容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慮屬已因衡是過覺於已作是謹平日之所不能謹聲與色屬人微發是過彰於人喻是覺平日之所不能覺○按一然後兩而後須重看見得過亦正非偶然人日在過中而無見過之一日最是人生大不幸○洪覺山曰動心忍性自能進步困衡微發是跌脚而後轉步○徐自漢曰到得能作以賢而可以大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告子下 完

敦復堂 課本

此言國亦然也震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 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蒙引法家乃尊貴直之臣拂士是輔弼左右之士有疎戚尊卑之別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巫臣在晉子胥在吳皆外患也○係楚無法家拂士則不能引之當道志仁無敵國外患則易至於偷安縱欲此國之所以恒亡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矣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

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冠齋黃氏曰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當厄窮且困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窮於餘矣○紹聞編今人多以憂患為逆境安樂為順境不知生人乃在憂患死生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情欲而滋其意此慎之也此所以養生也安樂順其情欲而滋其意此所以死也此所以養生也 五行逆順為生死之訣其理亦有似乎此○說統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即以此立 尹氏曰言因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因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礙於安樂而自絕焉爾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二 告子下 甲

敦復堂 課本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誦矣○紹聞編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人當日誦斯言不必身處憂患安樂必戒即生於憂患也 不必崇高富貴嗜欲不節即死於安樂也○集解以安樂之心處憂患雖憂患不生以憂患之心處安樂雖安樂不死 只看人承受何如耳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脣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脣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脣之教誨也語類考孟子不脣就與不脣不潔之語脣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脣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其若之類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後字義也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精義明道曰孔子不見儒悲所以

教誨之也新安陳氏曰不屑執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

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

更皆是說統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

使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愚按下一子字

修辭以爲緊對受教者說極是但言此乃正欲其人曲體

衷心深自脩省乃爲毫不相侷是現身說法如論語無

則子字作孟子自謂可師泛作教者自身說亦可尹

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

也精言開口下一術字可見因

材而教正有多少變化在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曰

舍也具眾理之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章章句釋明

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宗大繫三處互相發云

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語類問

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

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紹開編此處解得極精要

字所從出室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

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

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語類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心者只爲知其性知性却在先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

得其心也相似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

性本不可分况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只是包著

這道理盡知其性之造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

心不知如何地盡又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却

盡箇甚麼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

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然後見得盡盡心盡性之盡

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取

庸言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

是也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物格知至之意

貫通處則才估來便曉得是爲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

敦復堂

去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
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如今人有箇心只是
不曾使過他盡只恁地苟簡苟且不見處便是自家
鏡無些子蔽礙只看鏡子若有些小照不見處便是
不盡此心木來虛靈萬理皆備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
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始得
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過他始得
遺却西少問只成私意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
無有不合道理○問程子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事
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與他性只是
當然者便是性只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與他性只是
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可盡者心之可盡者心之可
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此面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
知伊川云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識知性上積累若
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識知性上積累若

二 卷十三 盡心上

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盡其心者
而後知至性以賦於我之分而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
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文集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
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文集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
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
人之所以主乎身而具是理者也天無外而性之私
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無所遺焉則能即窮其
理至於一以貫之矣○問孟子所謂盡心之謂何則
而一以貫之矣○問孟子所謂盡心之謂何則
知天為一滾事耶抑繫屬繫之於盡心之下而盡心
事即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
得謂全無少別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義只合在知性
裏說○盡心知性知天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
因非有工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亦言其本一物耳○蒙引此處不必依論
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必
彼處以所當然與所以然分十年一進此處合下齊都
徹味則矣語氣如注知天自非兩截事○慶源輔氏曰
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
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後知天如家主
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之職何來也○天如家主
本自一而物則自然知此物之職何來也○天如家主
心觀天之妄而特揭知性以曉之也故語勢須一力破
虛字而實字之義理自明○頤陽文云心之所以為天
所以為天不以其中之氣言也故語勢須一力破
故知性而天不由此知此性學之不可不講也
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語類知性者

三 卷十三 盡心上

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

此命字兼理與氣言蓋言理而氣自

在其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慶源輔氏曰狗私

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語類問立命是豈立得這天

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死壽不

修身以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既不以死壽其心又須

事始得若既不以死壽動其心一日之內亦須教事是

不管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受集死壽之不齊蓋

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朱氏

公遷日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死壽不

貳即是知命修身俟之即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

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蒙引死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一氣相連說但分之則一為知天之至一為事

天以終身耳蓋所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然非死壽

不貳則亦不能修身以俟之也○理無不在死壽亦理之

所在也窮理而至於死壽不貳則理無所窮矣故曰知

後之至也此是甚等田地○非謂窮理只是窮死壽之理

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壽夭最是大事而人之所難

此孟子立言意也○存疑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

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翼註身即天性命即天○吳

因之日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性天付我以性無

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立命者完却心性無忝

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

之心○朱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語類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

化便是真箇真陰靜陽動否曰然○由太虛上面底真箇氣

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底上見無

形底物因有形而見又曰由太虛有性之名這全說理由

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上如率性之名這道性只是理

率性方見得是道○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這道性只是理

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

物而方見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問若無是據

則不見理之所寓又曰惟五峰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

非氣無形○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

能為用皆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由太虛

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由太虛

有天之名二句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二句是就人

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

道所以一陰而此一陽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

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

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

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

折其庶幾乎○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理而理

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性純乎理而知覺

則難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

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

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七

課本復堂

孫師仲曰事理不相離造其理者知其事之理也履其事者體是理於身而見之事也知性非離事之理存養非離事也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精義游氏曰知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為知君上之為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為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之至也仁之至也智之盡也則死生為晝夜矣豈死壽所能或其心哉亦曰修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集解此章不外知行而尤以行為重看本文及總註語勢皆有款側可見未點出修身字見人須合心性天命而後成其身此為通章歸宿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八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

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僥倖也○語類問莫非命也命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伯牛之疾是也○問莫非命也命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可知如何是命曰前而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命或如此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者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使不謂之正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月間去也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四書通真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

所獨○翼註正不正不專在氣數而在人事氣數本無兩據人事盡則命為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便是以義安命之學○紹開編八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者所以不立於巖牆之下也○孫師仲曰惟莫之致而天命者乃為正命要香惟字與乃字就人身而言不就天命而言如盡其道而死則顏子之天伯牛之疾比干之剖心孔孟之不用於世皆與我盡道無干乃天命自不正在我却自是莫之致而至於死矣○池生來注定所以為正命無干乃存以自取便非莫之致而至於死矣○由下文打通看是命之正與不正只在順受之順受上見故曰順受其正若說是順受此條最明快其得解在順受其正四字截斷看蓋謂惟順受者乃其正命耳此正與末二節語氣相承蓋謂句莫非命也恰相呼應○說統下二段非為正不正分疏見得必盡道乃為順受盡道即所謂修身以俟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九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歷之禍語類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人却道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命非立巖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人所自取非正命也○四書通真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轉語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正命者則不立於巖牆之下○轉語凡不出知字○若先說我自命非正命則不立於巖牆之下○轉語凡不順受便非正命故曰命只活絡在這裏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或問小註問
戈死於思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
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
何德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
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者非是於此處見得如今有利害便計較便說道了直須
是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
修身是也說統盡其道而死正順受虎故曰正命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足械也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
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精義問桎梏而死者非正
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

孟子自說下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尹氏曰雖曰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十 課本復堂

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
義而已不曰命語類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
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
定蓋其所乘之惡氣有以致之也問雖謂非正然亦以
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
正命耳使交土死於美里孔子死於桎梏却是正命○桎
桎而正命也非命不得緣他當時稟簡乖戾之氣故有此
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
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
水火而死而今只恁也看不必去生枝節○孟子說命至
盡心章方說得盡○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
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
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
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觀
觀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禍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
何苟盡其道不幸而我禍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
自值夫凶禍不幸非我有以致之始亦命之正也必
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亦命之正也必

耳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可未盡之意
湖南講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底所以要命此
章命字是出不得我底所以要命受命○集註上章未可命
字只說得理不會說氣故於此章又言之然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則終無以易乎殒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有矣
故曰所以發其未盡之意若上章命字已兼言氣則
所謂未盡者安在哉○愚按上章命字已兼言氣則
壽不貳是也此章命以氣言仍歸於理順受其正也前
後本自相發此章又特揭出知字蓋未有不知命而能立
命者此則其未盡之意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也舍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紹開編得失繫於求
不求是求有益於得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十一 課本復堂

也求在我者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
之何哉○集註此與操則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別只重
求與得兼說舍與失者正以舍則失與求則得相形求便
得舍方先可見惟不求斯益矣末句揭明求在我正所
以有益之故喚緊全於
在我二字提醒人心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凡外物皆是兩軒張氏曰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所求之
具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所求而不得者矣是
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矣
以此可見其無益於我也○集註道是理之繩下句不當
求者命是數之制我以不當得者○集註道是理之繩下句不當
要求之命是道之制我以不當得者○集註道是理之繩下句不當
不是有命道是道之制我以不當得者○集註道是理之繩下句不當
之有命道是道之制我以不當得者○集註道是理之繩下句不當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三 盡心上

三

在必得其如得之又有命何有命則無論得與不得總自
 不關於求此求之所以無益於得也末以在外二字點醒
 正見不必作此無益之求○精義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
 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
 幸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又曰是求無益
 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以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
 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命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又
 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以下乃以命處義如
 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
 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
 曰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
 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
 安義張子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
 者只是幸會也求而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
 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爲義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存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
 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人自失之而

此其本然也本然對當然論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
 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釋
 語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大則君臣父子
 非人物之物也愚按人物之物亦在內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
 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
 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語類萬物不是萬物之迹
 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
 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
 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
 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萬物皆備於
 我橫乘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
 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
 本來在我者○集解理雖散在萬物而實具於吾心性分
 之初說註故以本然言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本真實而
 無妄亦人我之無間皆備於我便是誠之原而仁之本故
 下一節都根此說去○釋語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
 只懸空立此句契緊正在下通愚按下面所以
 契緊者却正爲此理本來如是不容欠缺故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三 盡心上

三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真好好色之實
 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於我也反身而誠
 謂行無不謙於心則樂莫大焉○或問反身而誠則張子
 無不謙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
 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
 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尚何樂
 之可言哉○語類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
 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
 自物何干我事○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

不啻去習便要說察按朱子於本文外切出此層雖非本
義然於今人之病故錄之○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
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
察所以然之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之而不知
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不
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精言不著不察是行習時畧
不經心所謂飯從容梁過是也○諒其當然又識其所以然
才算得知不然一知半解終是鶻突在○行習便是此類
著不察便是不知末句承上二句作慨歎○家也言如此類
者甚多非庸眾之眾○此章為學者勸不為百姓言也
但行日習分明已在道中著脚
但不能精心體道使著且察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

復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三

盡心上

六

課復堂

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
故人當以無恥為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
機必人能以已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
安於無恥而恥終不可免○集解恥是義心所發人所不
有底無恥者物欲細蔽也故特揭人不可以無恥提醒之
無恥之恥非一事偶然知恥直是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
所不欲有全副擴充力量在故趙註直指為能改行從善
之人解下句又著終身字既曰終身固不僅以一時言也
○困勉錄依朱氏公遷說此與下章是一勸一戒然此章
無恥泛說下章則專主為機變之巧者言又不可不辨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

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

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按此承上章而言言人之
不可以無恥者正以恥之於人所係為甚大也發口越與

重用意越森竦喫緊在一○大
字與未節兩人字相呼應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西書通為機變之巧
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
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
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翼註機如掩取禽獸
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變字有多端誑誘使
人意機變便是巧鄒嶧山曰機械有制眼人意變詐有誑誘
事原是自謂得計不但無用恥之心亦
並無用恥之地無所用恥所字著眼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三

盡心上

七

課復堂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翼註不恥不若人
○合訂無所用恥不是他本來無恥只是他自己不恥不
恥在人特一事耳然此一事却是不小但此一事不如人
則一齊差却事事不如人矣○說統入之為人全靠這點
羞惡作主此念一釋何所不為故開口便說恥之於人大
矣未又云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見得未有人而可無恥
者無恥則不得復列於人章內三箇人字最宜玩按章內
亦恰有三箇取字相 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
為激發若口婆心 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
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按後說本

蓋亦即其意而引伸之然於
前後相承語脈終覺欠穩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

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

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扶

勢而驕夫士士驕於勢而拘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

與有為哉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

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

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

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

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

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

說約古之賢王古之賢士前二段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六 課本

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

應接下半節主賢士說自不待言即上兩段平舉中於賢

士下著何獨不然句便自有側注之勢故下用故字承

蒙引云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蓋有感於當時而言也即

此便見得當時諸侯不能好善忘勢而孟子之不見諸侯

固隱然以樂道自任矣夫士不自重王公安得而重之此

其所以目賭戰國妾婦之徒慨然高望而遠志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集解說箇好遊想句踐亦戰國遊

而外輕者不能也集解蓋二字須提起說本是我平

日所自有正於知不知之上而見於知不知之時故知亦

驚驚不知亦驚驚兩亦字義方員足若枯定知不知兩亦

字本領便一齊差越兩入字亦不可忽驚驚自在我知

不知自在人此所以不加欣戚於其心也驚驚註義在

則意章則先云無欲而後云自得照下我何以湯之聘幣

為故意主無欲也此則先云自得而後云無欲照下尊

德樂義則可以驚驚意主自得也集註之不苛如此

曰何如斯可以驚驚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驚驚矣樂音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

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

何踐何如斯可之問便是問所以能驚驚之本領曰尊德

樂義則可以驚驚是平日自尊我之德自樂我之義自有

可以驚驚之其則人知之亦驚驚人不知亦驚驚矣言

言德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德此天爵也與人之勢位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六 課本

看本自常伸於萬物之上不可放倒架子故須自尊則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所以能自重而不

慕人爵之榮義是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閑于躬弗顧

天下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取是極嚴正底道理人每厭

而苦之故須樂樂則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

制又何不能自矣而奪於外誘之有按紹聞編通講一

章最明暢其言曰人之所以不能器器者以其內無所得

而見外之重也得之心曰德而吾之所尊尊其貴於己者

雖有得志不得志而君子之心則無人而不自得矣。遇隆有窮有達而君子之道則窮亦善達亦善矣。○冠未尊德樂義是驚驚本領。下三節又是尊德樂義實則。本文及註理逐節逐層遞出。有虛實應顯之別。不容涇盡。又不容分

外添
設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

之實也。策解上文尊德樂義只渾淪槩論此方舉窮達以後不得語氣雖層次說下而理脈只一意相承看故字可
見窮士自守言故曰義達主行道言故曰道其實義即道
道即義專言不失義而尊德可知道則德義之總名耳窮
貴有守達貴有為不失不離分際在此○窮達二字亦微
與上文知不知相
應然不必太泥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課本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如云不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

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

對斯民平日之所望也。釋語望他伊周只做得管蒞便是失望不必更論其下也。集解已之所守者義也不失故能得已民之所望者道也不離故不失望。兩故字緊
從兩復句推出正跌重上截莫但作過脈語輕遞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見音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顯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按修身是本其平日而此又非謂至是乃修身也見於世如今聞廣善施於外此又

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蒙引尊德樂義則可以驚驚言

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亦
言其理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則又指實而言也○或
問小註窮不失義以下足成自得無欲境界末節特引來
作證得志不得志亦只看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
語自是聖賢身分宜主不枉道以求合講方合遊字○南
軒張氏曰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大行也○愚按得志
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
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愚按得志
不得志照窮達分兩路說下二句意亦相承惟澤加於民
所以能兼善惟修身見世所以能獨善而用意却在兩則
善我無加損焉以見窮達雖殊道理則一非兼善即獨○此
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集解內重外輕貼尊德
以下則無往而不善也既尊德樂義則內重外輕窮不失義
達不加隨在皆德義隨在皆自得何不驚驚之有此章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課本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夫音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
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語類豪傑質美生

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
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
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
禽獸何別按此朱子又從凡民下與禽獸較量為有文王
而不興者痛加激厲然非本指○南軒張氏曰與者興起
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

雖從遊說起却道理甚大地位儘高後面特揭古之人
為此輩拓開眼界蓋亦孟子自道胸懷非為遊士說法

王猶興夫音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

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語類豪傑質美生

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
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
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
禽獸何別按此朱子又從凡民下與禽獸較量為有文王
而不興者痛加激厲然非本指○南軒張氏曰與者興起
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

後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
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慶源輔氏曰
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
之善則爲善否則爲惡矣惟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
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之力雖無聖人在
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爲也孟子此言蓋
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初聞編降喪
秉彝人所同得雖使前無聖人而爲之自我當如是者吾
弗能已矣豈待人哉如此方是豪傑天壤間無一等生就
了底豪傑亦無斷然不可企望豪傑之凡民也有待而興
○徐辨必待而後興這而字無甚遲疑雖無猶與這猶字
然甚奮起頓斷待文王三字而字之情方見頓斷雖無文
王四字猶字之勢方出○按本文語氣自是激發學者之
意居多此數條雖與註義稍異而自可相發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十三 盡心上 三 課復堂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
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或問小註今有人一旦附益
富貴極矣如其自視欲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
知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動之則其過人
也不亦遠乎○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爲重輕者不得其欲
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
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爲輕重志存乎道義
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徐思曠曰看得韓
魏之家不足以此論學識而自視欲然必於分上已有所見
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而自視欲然必於分上已有所見
矣○此章所謂打破勢利關也過人遠原非極至之稱何
必以後日言但不可謂此後更無進步耳按存疑謂與舜
禹巍巍一般此不無太過然自是一路上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
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
者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十三 盡心上 三 課復堂

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
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
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爲其所當爲者理也事雖
不得已而吾但爲其理之所當爲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勞
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然則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說統本文二道字最重○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於佚與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佚
殺正所以成其生○翼註二怨字即指被勞被殺之人其
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困勉錄註
有其不然者一句或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
或佚之而適以勞之生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類自王者之民皞
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新安陳氏曰霸者之民
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接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之德而尊卑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蒙引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者霸者之氣象。○翼註廣大對秋小言。○感思者狹小忘思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容亦無歡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歡歡然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痺痺然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底規模自得是廣大底趣味。○總是一忘字意。○存疑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是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吳因之曰。○王民尊卑正好比天地父母體貼看且如雨露之恩及於草木。○燕貽之恩施於孫子。○彼為草木子孫者皆以為當然。○何有沾沾感戴意。○故先儒論王者之民兩露之草本也。○霸者之民枯槁之夏畦也。○可謂善論矣。○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

力何有於我。○帝王通唐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按驩虞正指唐虞三代景象而言。○故集註引此不必專主三王之世亦不得說向無懷葛天。○醉悶樣

不與霸者不相針對。○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精義楊氏上文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驩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精言違道干譽全是憂民感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只是行所無事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驩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集解殺主刑利主義為主。○教王者自有許多功用。○在王民。○驩虞只於不怨不庸。○不知上形容氣象耳。○集註非有心於殺之非有心於利之。○使自得之只是王者不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吃緊是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與輔其性之自然三句下文。○文過化存神同流。○天地正在此上見。○但在本節只是說王民至王者功用如何。○自有下節在。○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或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盡心上

之所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語類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只是所經歷處才著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問註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所存者神。○心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

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精義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語類問所存者神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美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盡心上美

是心中要地便地否曰是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
 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
 測亦是人見其如此○所存者神此才有所存便應言
 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只是尊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如無于利于
 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又曰化是人
 初無先後○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存者神
 目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蒙引存神者過
 化之根有化便有神過化便有神故兼舉並言孔子之立
 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存神意全在斯字上要其實
 則立道綏和都是過化處與田者遜讓器不苦窳一也○
 說統過與存非兩項化與神非兩時存只從過上見得神
 只從化上見得○輯語化神只在及物處○是其德業之
 精言過存屬君子所字者字指地與事言
 盛化神俱屬君子自有德在其中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
 故註只統承蒙引分貼非是

行語類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
 分在裏者天地自地王者自王者並立為三不其
 中神化處彼此不能相無亦彼此不能相代也其云不
 是參贊者說箇參贊尚有形迹之可分君子存神過化天
 地同流直是一氣薰蒸渾然無間更說不得參與贊也

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
 番過相似○精言此全要從流字得意天地之化自然流
 出故連行無迹聖人德業與之同運並行亦是自然流出
 故亦無神直之迹也○王字泰曰說者謂王者有補於天
 地不知王者說不得箇補字天地之大皆在王者陶鑄豈
 是小補說補便小○新安陳氏曰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
 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此則王道
 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繳上霸者之事此則王道
 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爾軒張氏曰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善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盡心上善

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
 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蒙引所過者化一段
 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底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底
 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
 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居業錄王道只是
 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光明正
 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
 私假者偽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為無功然亦
 功業之卑者下
 此則好雄小人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
 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
 尤深也精義伊川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尹川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

也○蒙引仁言發於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己有
 所感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
 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人人上說○精言漢文須認父老
 扶杖往觀唐德宜赦山東感泣思奮果是仁言固未嘗不
 有八人處但不知仁聲之深耳此章雖分別治術淺深却
 亦不可將仁言善政說壞○按發口說仁言不如仁聲則
 已將仁言一層撇去
 下面自單頂仁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
 心也精義尹氏曰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蒙引即論語
 日善政齊畫一規模必更不同此皆王道中事與管商而
 韓刑名督責之術相去逕庭但無善教以為之本則第有
 以制其外而不能有以格其心也有善教者必不廢善政
 有善政者不必有善教故孟子分別言之使知善教之為

學為哉按此為良知家藉口孟子而發良知孟子自指仁
義言渠只是釋氏本心耳此條不盡關本指然學者不可
知不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

仁義也語類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按

他猶何也乃釋上文文法玩三也字可見○新安陳氏曰

親吾親長吾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

正以愛親敬長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待外

然之善故也○經開編天下同是親也無不知愛之心

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敬之心也此正本然之善心

得之於天而發見之至真切者也以是驗之良知良能乃

仁義之所在而不待外求也豈不昭昭然哉○舉孩提者

乃其初發見未喪失之時也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孟子

所以驗其為良知良能而指其為仁義也○親親仁之發

敬長義之發惟仁義為天性故此心之發無不同因共此

心之發無不同所以知其性之有是仁義而非外鑲我也

○達非推而達之之達乃達道達德之達通乎天下皆此

在此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

○徐思曠曰蓋對外仁義者言不學不慮言其固有耳達

之天下言其皆有耳按惟其固有之天下正應轉前文無二意也

○精義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也楊氏曰孟子言善然有

問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則
是為點識之乎○按此章是孟子發明性善指點親切處
至克此良知良能而仁義不
可勝用自在言外要人領取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此亦不必泥定只蓋聖人之心至

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

體如此按此不可泥為上截注脚乃是一有感觸則其應

從下截推論所以若決江河之故耳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

甚速而無所不通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

禦乃其應之甚速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而無不通者矣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

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

沛然而不可禦○或問小註深山云云都是孟子想像如

此及其二字自應承上落與上截不作兩層○愚按遊

不是兩層語氣却是兩層方得想像形容之妙○甬軒張

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

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

河之莫禦也○家引不是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總

所聞所見都是他胸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

之順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聞一善

言便暢然若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

行之善也○若決江河處○集解通節總釋然曉解其所

心萬理畢具無間見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體皆露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便是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幾希不同四句只形容他寂然不動時無所發見了不異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至

課本

全此獨字是凡百疾中獨此一最甚。若如常說云同是臣子而彼獨為孤孽便不見獨字精神。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觀於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理能通達也。然則慮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進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慮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集解操心危是就自己身上檢點所以為子臣之道。惟恐稍有不是處得罪於君父。此是盡其在心慮深。方是就禍變上深心密理。思慮豫陳計所以善其在人。二句是就病中做工夫處。達則德已慧而術已知矣。達是達忠孝之理。而得處置之宜。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知君父格而忠孝全。此其所以為達。若止欲保全一身不顧君父則操心慮患時皆出於僥倖。苟且之私而所謂達者皆非達於理而適成其奸險狡獪而已。○此章大旨與舜發猷章互相發。古人謂晏安為鴆毒意正如此。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雷 敬復堂 課本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慶源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蒙引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也。○徐自滇曰容悅之徒不可數於臣列。只可謂事君人耳。如役隸等也。○說統此章則臣品之高下把容悅者引起。借那最卑底品格形出那最高底品格見得在。人自立何如。

有安社稷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為忠也。○說統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亦有所不顯也。意在言外。○舊語悅非慶幸之意。乃皆慕之。○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為現成景象。○安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為悅。○馬按王臣塞塞匪徒自見得以此為悅。所謂樂此不為疲。

則務安社稷以為為忠也。○說統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亦有所不顯也。意在言外。○舊語悅非慶幸之意。乃皆慕之。○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為現成景象。○安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為悅。○馬按王臣塞塞匪徒自見得以此為悅。所謂樂此不為疲。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又曰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天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或問申之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雷 敬復堂 課本

曰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按總註天民大人之分却不專以此。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當大任而言也。○韓語著天民二字便是欲歎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講可字而後字有身分才得註中不見知之不悔意。○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至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雖曰行道本平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於道之理。○精言此節最要體會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句所云志乎道德者功名不以累其心也。其高於社稷臣在此不及大人在此。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精義
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
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
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
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存疑正己無工夫是以
見成者○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
而化是也○解語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妙不測二意○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
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

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精義尹
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

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
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美

課復堂

矣○(交集)所示天民大人不可分其竊意此等向上地位
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只以言語
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
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可謂達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與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如何哉○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
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
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
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
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紹開編如
鄭子產之徒可謂安社稷之臣矣行於天下其力量固有
所不能也伊呂之徒非先民先德四海永清則不出其道
因如是不肯小用之也然以視大人正己而物自正氣象
又自不同雷一震而萬物皆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
聖人無為只是已正於此如尺度權衡之信而物不能違
才需著些便化豈規
規然有意於正物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
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其他
哉○存疑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是王道
之成則仰不愧俯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
被其澤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按王天下不與存焉
只極言三者之為樂耳不必牽入後章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君子
樂之相較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蒙引父
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
上來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
也如司馬牛有兄弟然憂其為亂則有故矣○說統此二
句是一家太和位育景象○集解極平常事然極難得事
課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美

課復堂

從古聖賢致憾於其際者多矣此孟子所以慨然遠想也
○吳因之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
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
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意此程子推原所
引天之所賦者無不全人之所同者無不盡所謂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者也○按天人須講得極切實愧怍須勤得
極深微方見得不愧不怍時俯仰泰然其樂無量在孟子
當日語次只應作想像之詞與前後節一例看自覺口角
津津十分鄭重并王天下不與存兩番歎息
隱隱動搖若呆作現成境地便死句下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之樂教而養之

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

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源

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大焉○稟解英

才謂才之英者兼質學言不必限定中行有學力而未成

者正須教育也蓋有教無類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然必

得英才而後可傳道必得天下英才而後斯道之傳得之

者眾○註盡得字從天下著眼此其所以可樂○新安陳氏

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

孟子之門僅一樂正于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按孟子惟

不能得故愈想慕而不能自已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盡心上○天○教復堂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

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精義尹氏曰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怍其木與蓋不

愧俯不怍樂得於已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得於人

也○兩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木與蓋不

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

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

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

狹而淺樂字廣而深○紹聞編廣土眾民君子欲之孔門

由求之所志者便是此事按木章只以此作觀不必實括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

別博施濟眾聖人之事也所欲未足以為樂至於樂

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集解中天下而

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眾民而已乃聖

人道濟天下之實事大行之極功君子樂之自是性分中

事業要於本體無加焉○所性不存孟子意故為推明所性而發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精義明道曰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盡心上○天○教復堂

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人得之者

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俱備○

語類問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

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

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行其道者亦是人

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只是這一箇道理

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只是這一箇道理

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時音粹見古現盎鳥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按上節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全體即仁義禮智之謂也本節註云上言所性之分此乃言其蘊是所謂蘊者即分中之所蘊也

也與分自相承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性實理有是器即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根本也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此是人工夫做來按此可見根心不盡屬生質○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語句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學 敦復堂 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謂手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蓋而自然重○文集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語類問君子所

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刻薄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若在土上方會生其生色也粹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刻去了○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

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

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曉去其氣質物欲之隔執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善性之固是根已著土了○或問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得來著土了○或問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愚按集註氣稟清明固是本盛益可見四德之根心以改生色君子亦非純任自然也

○語類問君子所性固是說本然之德然特下根於心三字便見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病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集解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見於面有見之者即此根心之程子曰粹然面盎背皆積盛致然仁義禮智也於字不可忽

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精義伊川曰得之於心謂之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楊氏曰根於心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粹然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學 敦復堂 說統根深則枝葉自茂性體隨處呈露曰粹曰盎曰喻總

是所性之發見而不可揜處然亦不過盡其分而已所蘊如是從何處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精言前言大老此言仁人仁

句承文王養老而推言之以養老望當時之君此一章

大古後二節詳言文王養老之政正教之使知所法耶

五節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雞二母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按文

政本是普例養民而養民即所以養老五畝之宅百畝之

田制其四里也樹牆下以桑五母雞二母雞教之樹畜也

匹婦蠶之匹夫耕之導其妻子也足以衣帛足以食肉使

養其老也看下文直接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可見此節都

是為養老起索與告齊梁諸君論王政微有

不同而養老即在養民之中此其所以為善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聖 訓本 堂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

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兔也趙

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言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

此節重非家賜而人益意文王養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

上○翼註制其田里四句皆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導

前文未復以此之謂也打轉兩謂字相為呼應意只在點

醒此字見田里樹畜之為要無事家賜而人益也○精言

少壯以無衣無食為凍餒老者以無肉無帛為凍餒無凍

餒之老者乃是衣帛食肉之老者此何等輕制分明老安

少懷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不謂之善養老得乎按此之謂

也○只繳足首句而仁人以為已歸與前篇必為政於天下

俱隱然言下所以欲動當

時諸侯勉行王政者至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音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集解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方有

使得盡力於南畝薄只是什一而取不是賦稅民

可使富是未富而使之富也此為民開財之源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集解此為民節財之流與上節相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聖 訓本 堂

上教之如此以時見非時不妄食如魚不滿尺人不得食

果實未熟不得採取之類不但朝饔夕飧而已以禮見非

禮不妄用如供老疾宴賓客無故不烹宰不但冠婚喪祭

而巳○條辨以時即從王者酒醴晏會之有節以禮即從

王者吉凶軍賓之有常差辨而下民安得不向風成俗按

勝用所以長保其富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集解首句

見宜有求而弗與者求無弗與便是仁之景象至足至字

妙見稍有不足使不能求無弗與了矣字作故也二字看

有救烈如水火即是上至足二字水火之至足無待於使
救粟之至足如水火必有待於使一使字中聖人有多少
經濟其要不出上四者此一句是通章扼要處下而復
叠一似便是民已能如此即上文民富財不可勝用意
字淺看只照求無與說蓋民貧則私吝殘奪之意自生
此便是不仁民富則緩急親睦之情易發此便是仁仁字
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效推論 尹氏曰言禮義
及之不是抹殺教化但未說到教化耳

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
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
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又富
謂穀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
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救粟如水火
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
有餘則易公共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
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聖

課復堂

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
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愚按戰國之時民不聊生救死不贍矣暇治禮義故孟
子告齊梁諸君惟以制產分田爲急雖庠序之教在所必
及以此爲王道之成然所謂重却不在此章言足民之治
而及民焉有不仁正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他日告齊宣
滕文即此旨也教化意在言外亦必須補到然焉有不仁
不是推開一步正以鞭緊足民乃是當時對症之藥但泛
講富足之效 猶屬寬皮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 精義楊氏曰或謂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

大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
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
物自不得不小也○季安溪曰鄭重孔子兩字固是然畢
竟東山太山是何人登孔子字逗斷而下方作喻言則文
意不順矣又曰登東山太山即孔子登之也載斷孔子兩
字不得將孔子連下作譬喻亦不得是在借喻作正意斷
續其文意觀之取愚按孔子字自宜略頭登東山二句極
形聖道之大在一國則高一國在天下則高天下是就聖
人所處作意形容之非真有一國一國在天下之心也
人所處如此非聖人真有小魯小天下之心也 所見既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聖

課復堂

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范氏曰魯國乃知其小太山
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
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
如此○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爲細流故
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問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
皆不足學故難爲言此譬通而下方合本文故字語脈
不得泥註中所處所見似爲平說劃作兩開○存疑登東
山二句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海二句是就他人所
見上言其大按聖人之所處愈高故觀聖人者之所見
愈大自是相承說○聖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
人即專指孔子言自可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
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
之用也 眞註體在天淵之光 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
明照及地謂之光 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

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精義伊
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
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
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又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
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或問申之曰其曰無窮又

曰有本當合之日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蒙引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聖道之有本只是本處○乃所以觀本者蓋凡斷港絕潢之水必無源而急湍其動而為瀾者有源之水也雷電燭影之必無源而微照其照而為不照者有本之光也為潮必照乃水與日月之所以不息必有本者乃能不息不息乃能放乎四海經乎八紘故觀於淵淵繼照而本源可知而為學者之必循其本而不可以舍乎晝夜明矣○紹開編陸子靜說此章云如水之有淵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精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二 盡心上 吳 課本 敦復堂

有大光輝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伊川所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無類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遠棄玉夫矣子些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喻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德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紹開編如樂正子地位才在善信之間善雖有餘信猶未足便是於信之一級未到成章之始如何便透得那美底一級上去成章○此章言聖是逐節上說與盈科相似觀註中漸字可見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精義曰氏

為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滿坎而後行行則入於海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德成章而後達達則通於聖精言達雖是逐步達然水之行必放乎海君子之達必至乎聖上有志於道三字在按此從乃能至至字體味出

是結底一層須善會○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木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之有比與也○登山觀海流承盈科與也觀濶容光比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華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集解

二字宜著眼由靜而動善惡初分下文而字正從此雞鳴時指點出故為善為利兩提雞鳴而止孟子與緊為人處○雞鳴而起才開眼時便是如此朝至暮都在其中然亦有不寐待旦意下孳孳正從而出不得誤認此中夜氣清明之時於為利便說不去○愚於只就開眼時便發念不同如此對未節開字尤悚切○蒙引凡無所為而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 卷十三 盡心上 吳 課本 敦復堂

為只見理之當為而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說統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雞一邊人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精義曰氏曰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

華孳為利惟日不足非蹠之徒黨而何○顧涇陽曰人只有善惡兩途不曰孳孳為惡而曰孳孳為利蓋惡者利之標未利者惡之根本也○精言孳孳為利不但有其心實亦有其事就當下言才善便是舜才利便是蹠就積漸言為善便至於舜為利便至於蹠本文徒字內

有積漸意玩下開字在當下說尤警切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害也精義明道又曰天凡出義則

惟義利而已善則終於為舜好利則終於為桀君子小人各趨一途是

故君子憂其不如舜尹氏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取苟利

心一萌則去善遠矣語類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

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為之問○利與善之

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存疑人

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辨是為善之極

是為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相去只有毫

未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為舜矣自其利而充

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為桀矣故舜與桀之相去善惡難甚

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間無甚遠其始只毫釐

之差其終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間圖之毋使至差

謬之遠也○集解緊承舜蹠之徒揭明分處喚醒無他見

得道心人心統寓於此非善即利並無中間可以躲閃不

可不審其幾○翼註分字正應問字分兩路分開也問者

兩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不必是善與利

兩念並發於心兩持未決才謂之問但據善端初起微別

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利

與善之間○冥因之曰人心只有善更無利而一出舜即

入蹠辨在毫芒日間者危之也孟子提醒人意却在知字

上蓋此知不昧起念自是了然如何肯向蹠一邊去欲知

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存一毫

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上兩只著一

點黑便不得為白矣○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

乎精而為善之九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

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善認人欲為天理者

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焉善者有矣必精以察

平善利之問而不繼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或

平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為舜者乃真可以為舜矣或

問難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

為善語類問舜莘莘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

是如槁木死灰日這便如寂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說如

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

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

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

非已物○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

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動靜交養內外交持如是而

後為善之功始密○或問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

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

利凡有私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

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荷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吳

課本

復堂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揚朱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問孔子何為同體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節亦有不足道似他後此因論楊朱而及之其本義然學者不可不知○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刻己為人滅去己猶是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流修煉之士其保齋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與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俱是就他為我兼愛而充之以至於盡正所謂執一之見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五

敦復堂 課本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措也○集解楊子僅足於為我只是自私自利之意但他以此倡教便只見為我有許多好處墨子亦然觀其自言愛無差等可見或謂楊墨方自以為為是安肯以為我兼愛自居不知彼自以為為是者即陷於為我兼愛之中而不自知也故一毛不為及摩頂放踵雖是假借形容語然兩家分立門戶所見實自如此總是楊子於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墨子於凡可以利天下者皆為之只此便是兩家斷語隱然為執一立案即為猶執一伏案○文集以楊墨為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為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中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此中字是二者之中不是事理之中○精義伊川曰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紹間編子莫知楊墨之失中而不知楊墨之失中所以求中則其所執近道也○翼註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者無權之中而已近道也○而巳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與執一無異又曰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夏而用初寒之衣則非中也更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夏而用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五

至

敦復堂 課本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謝氏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說壞了權字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以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則誤矣又曰如以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甲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甲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謂權也○文集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同而所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非徒然而執之也子莫之為執中其為我不可不為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活由子莫以為中則死其死中不能以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由子莫之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

距楊墨看此章將子莫一例斷
致正不肯留餘隙為楊墨藉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

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文集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

貧雖不非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問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

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利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為其心害則不憂其不

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

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

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為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善 課本

後說差不費力耳述朱朱子兩說兼存而取後說時講亦

多從之蓋如註意白文只作此照說未免言外起意如後

說轉覺渾融隨主一說可也○谷訂飢渴是害口腹者雖

害口腹亦即所以害心然既以飢渴專屬之口腹則所謂

人心亦皆有善者必別有所指而不復指飢渴也故註云

人心為貧賤所害則不可次節仍粘飢渴不直言貧賤之

指貧賤仍指飢渴則不可次節仍粘飢渴不直言貧賤之

害心者是孟子隱語則直為標出其指甚明作文用飢渴

字而映貧賤實際則微令不甘而飢渴自飢渴飲食自飲

說統病只在甘字下面能無以三字

八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集解心為貧

賤所害猶口

腹為飢渴所害木文飢渴之害飢渴字就當貧賤字看貧

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不以貧賤故而動其心動心指貪富

貴即所謂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若不惡貧賤則其心自不為富貴動故本文只主安貧賤而言○飢渴何能害心人自以之為心害耳能無以三字然有及人及不為憂蓋其人識明守定即此便已為聖賢路上人豈比庸庸碌碌故註曰過人遠與本文互相發明本文人字以聖賢言註人字以庸眾言然此亦不必深泥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與界限之界同凡柳下惠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介也谷訂介字要切定柳下惠說故曰其介惠之

星鐵板不移處渠自涇渭各別蓋和者之介與介者之介

又自不同不以三公易是設辭虛疑却夢就他實事勸此

○必先有其介而後論易不易今人胸中庸庸憤憤

憤憤無可否且無論其不易又何處論其易也 ○此章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善 課本

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

皆聖人微顯闡幽之意也精義楊氏曰不惡汗君不辭小

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又曰若觀其和

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

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

小官則其則介可知矣○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

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

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四書通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

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也辟讀作譬軌

音仍與何同

八尺曰切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釋義尹氏曰君子之所為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黃

德亦猶是也○西書通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

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劉上玉曰正意只在

有為者三字○內包必妥成功意在襄辟若掘井亦包

必妥及泉意在泉然見開口語都只虛谷也至下才可透

盡○集解掘井九勿及泉正易而字一轉便見可惜曰不

及泉非無泉也註換一未字下又著而止字明明有泉在

而自不之及是井可成而自奔之矣註添一自字更好通

節鼓厲精神全在一箇字見九○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

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

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

舜皆為未及夫泉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 卷十三 盡心上 美 課復堂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精義伊川曰堯

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

有間否曰無間又曰身之言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

借之也楊氏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

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也又曰王道本於誠意管仲

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

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以楚為齊假此為

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齊假此為

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會有箇起頭處若

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做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

但其起處甚微五霸則其大○假之非利之之非若假是性

得微與利只看真與不真與不切道夫云安仁便是性

強而行亦非此也安仁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有不熟耳

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不歸於人也○按
自知其非存尚自有翻然悔悟求其真有底日子到得不
自如其非有竟儼然自以為真雖夷舜湯武
不過如此才是五霸假之徹底盡頭一著 或曰蓋歎世

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
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
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書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
與性成于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官密通先王其訓無俾世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狎習
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堯
課復堂

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
習見不順義理之人與本註異○說統兩箇民大悅見伊
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能正君而終悅其能成
君公天下而不私 餘見前篇
全在此中看出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

集解上節放與反平做此單承放言意重在放也可放可
字從民大悅生出則固字就伊尹看來凡賢者之為人
臣可放而行之否丑說箇賢者亦甚斟酌相
賢者亦有不同故孟子答以須有伊尹之志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精義伊川
且伊尹受

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
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

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大甲為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
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
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
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
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
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
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
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楊氏曰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惟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
之罪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但觀蜀先主
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
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
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
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
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或問程子之說曲折詳
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為得之然孟
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為一有毫髮之偽
雜乎其間則不免為篡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

疑不疑為可否也其日中道者則善條辨問揚氏謂天下
不疑以誠意素著者似亦甚好而朱子不然之何也日即誠
意素著天下不疑伊尹中却不得按至誠惻怛固是家為
國家宗社之心至誠惻怛自已不得按至誠惻怛固是家為
當下言本領却自平時不與不取弗顧弗視中出揚氏所
謂誠意素著亦不可抹殺○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
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
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家宰攝政而
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
毫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
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
○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亦是處變僅可之意看緩辭
已意上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堯
課復堂

疑不疑為可否也其日中道者則善條辨問揚氏謂天下
不疑以誠意素著者似亦甚好而朱子不然之何也日即誠
意素著天下不疑伊尹中却不得按至誠惻怛固是家為
國家宗社之心至誠惻怛自已不得按至誠惻怛固是家為
當下言本領却自平時不與不取弗顧弗視中出揚氏所
謂誠意素著亦不可抹殺○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
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
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家宰攝政而
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
毫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
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
○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亦是處變僅可之意看緩辭
已意上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三 盡心上 堯
課復堂

疑不疑為可否也其日中道者則善條辨問揚氏謂天下
不疑以誠意素著者似亦甚好而朱子不然之何也日即誠
意素著天下不疑伊尹中却不得按至誠惻怛固是家為
國家宗社之心至誠惻怛自已不得按至誠惻怛固是家為
當下言本領却自平時不與不取弗顧弗視中出揚氏所
謂誠意素著亦不可抹殺○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
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
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家宰攝政而
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
毫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
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
○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亦是處變僅可之意看緩辭
已意上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其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不食故述

置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精義尹氏曰不素餐分利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

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說若○說筮玩用之從之

語氣若作實事看則功已表見何疑素餐此正是孟子自

家期許之詞若曰其君只是不用則便有功於國其子

弟只是不從從則便有功於子弟養其身於有侍便是有

功當世居若因其不用不從而混迹欲欲之中則主持世

教之責又誰任之居是國三字亦可味隱然有坐鎮之意

按此說較大全所載南軒新安及蒙存諸說較穩○係辨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三 盡心上 卒 教復堂

孟子此章不是說詩乃翻轉詩意見伐檀之君子固不素

餐但僅於自食其力不素餐者小何如君子居是國有用

從之效其不素餐者大也孰大於是孟子擔當世道語

○愚按此亦孟子因丑之問而答之實則計功而食非有

國家者之所宜待君子而亦非君子之所以為心丑見在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文集此志字

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志存也○蒙引尚志著力

不卑污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則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

旨下正詳之○湯霍林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

雖卑微而志則高不倫於卑污覬覦也○係辨尚志是

正答何事之問見其以尚志為事非

謂士無事迹可見而但論其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惡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三 盡心上 卒 教復堂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

士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

溺於利欲則卑污○蒙引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居多仁義

乃正答以所尚而已矣三字十分鄭重下乃申言之中八

句正為士時尚志實事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

道也非仁非義兩非字固是體士之志而為之辭不為意

即在其中緣世多殺無罪而不仁取非有而不義士見得

都不可為然當不見得守得定不為不仁則所為在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集解上節只告以士師守法之道未及舜愛親之心桃應意中畢竟疑兩邊有礙故以舜不禁為問然則字轉接甚緊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

廢之也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百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便拙○集解承應之問而但曰舜不禁則禁不禁尚可自主曰惡得而禁明是天子之勢直有行不去者故特告以夫有所受之則臯陶執法之心愈堅而舜全親之心愈迫桃應愈不得不轉為舜計矣

然則舜如之何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十三 盡心上 齋 敦復堂

桃應問也後首節則如之何自合兼舜臯陶在裏及孟子專而禁之則所以為臯計者已盡而為舜計者愈窮然則舜如之何較上然則舜不禁與轉身更緊設問更切桃應此時真覺得舜無可如何一段情景可駭可愕較之臯陶更難措手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

然樂而忘天下雖音徒訶與欣同樂音洛

跼蹐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按此與次節註言臯陶之心正相應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

父集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翻

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

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集解此又從舜心推出若

舜既愛父又要為天子則士師之法不可廢而愛父之

心必不能逃舜當此只有一逃逃字正大聖人倫所任更

無別法計較弃而竊竊而逃逃而極之終身所然樂更無

微毫芥毫說到此處與上執之而已矣同○合下渾然天

理而於父子之倫為至有何私 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

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惟順父母可天下之歸猶草芥惟以全父為樂故視天下之弃猶微蹠終身所然樂之心猶是窮人無歸之心惟孟子道得微

○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

者他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

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望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精義楊氏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知權子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思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思勝義則誦法以

孟子集註本義滙泰卷十三 盡心上 齋 敦復堂

仲思義勝則掩思以從法思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

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暫賤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為舜

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

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

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率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

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思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

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

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能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

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亦

實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貴

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

或問使舜不去位臯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

人臣猶有議貴議親之辟豈有天子之父殺人便置之死

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三

盡心上

空

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耳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歸負以逃焉則魯陶之獄何以異於湯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意之過徒爲紛紛而其病於理也曰然則楊氏入議以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不釋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向使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魯陶必不爲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所於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爲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爲愈於前然爲舜慮而不及乎魯陶則其說亦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極然而天理而起然不至於當而已○語類問賢殺人在魯陶則只知有法而不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是權極有未

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弃天下而去則便是天心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爲天子又欲免費費則生議貴之法矣按此可見朱子自不主議貴之說或問及語類前一條論及天下不聽舜竊負而逃皆言外意非本指○又集此一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汪氏曰孟子之論示後世爲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之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弃况其小者乎○渠解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各盡執者原未嘗知有竊竊者原未嘗俟其執執者自執逃者自逃臣守法子愛父章內只就兩人安身立命精微極至上說極天下難處之事聖賢只以臣子常理處之故不待計較商量而事更無難處孟子語語斬釘截鐵所以爲洞見舜臯之心須知道理到此已盡只看總註自明若又要推論舜逃後臯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

何迎舜直是廢人說夢矣

○孟子自港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

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蒙引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歎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翼註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盡心上

之寓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說統居移氣三句感王子而發如云吾乃今知居之移氣也乃今知養之移體也大哉居乎語意直管至况居天下之廣居止或云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句似與神氣不甚肖○淺說夫非盡人之子連帶下節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三句是其居使之然註卽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美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南軒張氏

者然也

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外則其氣質變
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人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
象如出一人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按此意在後節語言之
表○四書脈同是日用所資之詞非制度華美之同按此
皆多與人同○翼註通章重而況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
皆輕○說叢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眾人中精采自
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
款王子實語語款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
精言本是因王子之居說到居廣居上不是提起廣居來
歷王子之居擡高王子之居字一抵身分更高亦得望見發
歎神理若將王子較高下他章是以已之長形人之短本章無
不必與王子較高下他章是以已之長形人之短本章無
意此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究 教復堂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說統引魯君以證
居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是詞非疑詞○存疑此無他
居相似是孟子之言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
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質矣○精言引魯君事歸結居
相似上可見天下富貴人居不必一地而氣體無不一古
今聖賢生不必同時而氣體無不同居能移氣斷不夾
居之所係豈不大乎○愚按末句言居相似自有居廣居
一層在言外但語氣只開閒借歎語然而此十分說破反
欲少味玩本文言止意餘自覺神迴氣合會心人須善領
取○由聲相似見居相似聲既為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為
魯君之呼呼於垤澤之門當是魯君在垤澤之門偶有事
而呼故守者異之耳非必呼門使啓也若作傳呼之
聲便與氣體不以此等處亦止得其大意可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音嗣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案引天馬有為人之所愛
於八駿自非豕此○食而弗愛四句之說○說遠此節以
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敬何以有後深蓋
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意其可親而
昵就之敬則有尊德樂道意○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
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

幣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
帛而後有也蒙引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翼註恭

幣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
而申上文系交獸畜之意爾○精言恭敬幣帛上敬字說幣
之未將幣已先存可見才離恭敬則幣將只
是虛拘此非愛弗敬所以為豕交獸畜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
拘留也精義尹氏曰苟無其實為恭敬而已何足以留

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翼註虛拘猶言把箇
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羈縻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
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愚按固是人君不
能留君子却既是君子斷亦不為其所留不可二字壁立
干仞視當時遊說之徒志在出其金玉錦繡豕交焉而已
豕交焉而已君子則惡之○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
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
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利而不知有
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 踐如踐言之踐... 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 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開了這箇形不會踐得... 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有是形也莫不有是理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形是色... 性者也然衆人枯於形氣之偏徂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 蓋不能盡其形是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 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 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 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 有是物而又不盡修其理以副之如踐言之而未盡聖人則步... 生形色便自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 步踏著來路也又曰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爲便踐... 著這箇形色之性耳○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 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 形而無歉伊川以爲充人之形是也○盡性性有仁須盡... 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關方是盡踐形人有仁盡... 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 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潛室陳氏... 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價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

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 不能充盡滿是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 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 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充得到○程子曰此言聖人... 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程子曰此言聖人... 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 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 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精義明道曰惟... 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員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 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類皆是也又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入倫之至... 故可以踐形按此兼五倫說更完備游氏曰形者性之質... 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 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爲其能盡性而踐形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三 盡心上

也若反身未至於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 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 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目能盡視... 聽之性則能聽耳之目之形奇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 不諱于不善若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 是未足以言踐形楊氏曰莫非禮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 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 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至於聖則未免有克焉若... 孔子告顏子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語類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 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文... 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雖是人而心實... 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以云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晰○新... 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 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 盡者也如洪範五彙則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

踐形之意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李安溪曰不踐形無以爲人。不盡性無以踐形。須說得場。

然可畏方是孟子與緊爲人處人每只說形性合一見形之高踐却以踐形而後可以盡性惟聖人三字口氣作何

著意愚按性或人所不曉形則人所共知然此理體用一源故孟子特從易曉說切指示末句只言踐形正於聖

人分上盡得盡性在裏惟字然後可以字都非虛設若作

現成語畧嫌過聖賢豈肯只當一場說語此中實際正須

體認分晰才見得孟子語字字警發○係辨聖人踐形

是已充實此形學者踐形便以要充實乎此形愚按孟子

是以聖人作踐形樣子非贊美聖人志味

然後可以字自是爲凡有形者痛加捧喝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期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按此亦丑私問於孟子之言。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圭 課本

○或問小註此章當與論語宰我問喪章一例看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

弟而已矣。終之忍反。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

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

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翼註味註彼當日知西

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終兄我直禁

之日汝勿終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

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終矣○存

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終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精言

教之孝弟正喻兼說在裏故曰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終而

喪之不可短愚按二說皆通然細味語氣所言之此而所

况者彼口說終兄而意自主短喪呆作平舉不徇○精言

齊王短喪終兄之臂也爲期之說謂之徐徐也玩此可見

齊王欲短喪并不欲期公孫丑背後酌量見當爲期而不

當遂已足爲短喪者泰一未議下一轉語也故孟子有終

臂徐徐之警若齊王短喪自欲行期公孫丑附會其說謂

期愈於已則是直謂兄臂之可終而不謂之徐徐矣是字

云爾字指爲期之說愚按此以意度之自可但書無

明文○孝弟二字只渾說○至情觀際定公章可見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爲夫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壓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

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時又適有此事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圭 課本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數月字與上期字相照丑問此之

耳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

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紹開緇儀禮喪

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當時此禮已

廢故齊之王子有其母死而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者請

得終此制也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

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爲過制矣集註又存此一說者以父

母之喪人之至情特以壓於嫡母而制

有所限心固未得爲終也愚按後說勝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月謂天莫之禁而

弗爲者也。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

不加。乘矣鮮曰抱無窮之慕者視三年猶一日拘有限之
分者得一日為三年此可以觀人真心所為處按終
之即主終三年之喪 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
說更與短喪對針 蒙引齊宣王欲短喪得為而自不為者也王子之請
者耳 加數月不得為而欲為者也 翼註一則數月亦可
以為厚為其有孝弟之心也一則期年亦無解於薄為其
無孝弟之心也 按未句切指齊王與王子相形論舊解
云歸重丑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
身上者非 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精義尹氏曰
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 按總註仍歸到示之至
情與次節註相應此其所以教之孝弟乃天理人心之最
真切處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古

敦復堂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慶源
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
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
受業者也 說統君子設教以開後學不欲遺一人於教
外玩所以二字其心自見 條辨看他那一樣人味君子
便以那一教教予之委曲造就都在一因字上變化五者
除私淑艾外其上四等亦多彼此相兼非終身只以一法
教之也按木文自指 別分明無庸纏繞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
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
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精義張子曰有
如時雨化之者

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然後教之也如
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耳 語類曾子學
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
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雨又曰他地位
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
謂時雨化之者 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
以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述
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說統時字最重當其可之謂時 教學相遇猶草木之得
時雨生意淳然不知其然而然故謂之化此只重教者點
化不重學者能化上 韓語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
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平日積漸之功下四
種亦同如時雨化却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觀者
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 精言可
化者物化之者雨時則不先不後恰當其時此正當
機指點教法五有者字都是教此節全在如字索解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三 盡心上

畫

敦復堂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語類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
財通達其材如孔子於由賜材是天資明敏者 說統成
德有造就意達材有開通意 集解德字材字就學人天
資說成與達則君子教法也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但稟賦
未免或偏故須長善救失涵育薰陶以成就之材是有技
能底人但設施未必果能就理須與開導充拓酌古宜今
以通達之 精義伊川曰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納
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
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
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
而人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四書通
孔子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孔
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
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
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液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翼註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張曉樓曰以講學則深濶狹固乎其人是即授之以陶鑄也。此如孔子之於樊遲然以論世則然否異同酌乎其地是即予之以變化也。此如孟子之於萬章然。按成德達財之人亦未嘗無答問然不專靠著答問故語類云答問則早費言語所以別為一種在成德達財之下然語類又有云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之說此却不必泥。

有私淑艾者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艾

教復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朱子曰艾讀為艾說文云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意欲取諸此。人或不能及門受業得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淑艾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未曾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蒙引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言。蓋其教誨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自私淑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一語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通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一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未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說統我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堯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耳。集解玩此字者也。字分明是為學者指點。莫徒作結上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說統高美二字不平。美在高處。見得登天只形容不可及。處按丑惟見道之高。故擬之以登天。實則丑並不知道之。所以為高也。孟子末節云。中道而立。正破他高字。○釋語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使彼為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使亦疑孟子之使也。按丑口中說道意中。却只在欲孟子教以相狎。故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艾

教復堂

孟子以繩墨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

聲發古候

設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

以狗學者之不能也。集解繩墨彀率是學匠學射之法。而與下能者反對。繩墨彀率非專為拙工拙射而設。而拙工拙射亦不能舍此以為法。故匠羿不為改斂。以一定之法不可易也。循其法則拙者亦可進。於能不循其法則拙者日拙耳。雖匠羿其如之何哉。註教人者二句。只就本節此况說。正意自在下文。○翼註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丑欲孟子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引繩墨彀率為喻。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三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

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

有物躍然於因上文發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夫

教復堂

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
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
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不是說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
此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
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
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文道而立能者從之
不發之內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君子教人只是論教法不
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教人有不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
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發者已躍躍然於不發
之表蓋無所為高無所為美但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自
從耳○愚按君子中道之教亦自本於道體自然之中
字方有來歷但此處只以教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
法言然亦非可竟抹却道體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
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釋開編其
及無過則非難無不及則非易但在學者能篤志能力行
則能自得之故曰能者從之中道而立見無登天之難能

者從之見未嘗不可幾及而在自勉也○蒙引得之妙

不外學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

力也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會故在能者之自勉○或問

小註中道而立論教不論學○四書家訓中道即繩墨發

幸立字極有意味○按此二語最的實新盡一切葛藤○

○註如君子在有意路立聽他不能者亦無如之何矣○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盡心上

夫

教復堂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
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能也○精義張子曰天下有道
隨道屈○纂疏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
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條辨無道時
則道在必行而不以道殉身無道時則身在必退而不以道
殉身故必曰道不殉身無道時則身不殉道○此章言道
○集解一道字兩邊相紐而與身互為殉者有道是身出

之時以身爲主無道是道屈之時以道爲主註兩必字要
看道在必行是道即隨着身身在必退是身即隨着道故
日殉。或問小註此章上節爲下節
而後總見身與道相從而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精義尹氏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
有於此焉在其爲道。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
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焉有所謂道哉。范氏曰君子遭世
之治則身顯而道行不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
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
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
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是也君子窮達不
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
其身惟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新安陳
氏曰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
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覺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宜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教復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集解在所禮是加禮意
則不但非所禮也。此
其所以訝而問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滕君之弟是貴。尹氏曰有所挾
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補氏曰學者之心須
是專一方有受教之能有

所挾則二三也。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
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條辨只是一
箇挾底心腸不垢然有諸內必形諸外亦自有挾底氣象
見於師前挾貴便有富貴驕人氣挾賢便有賢智先人氣
挾長便有老成而不安於弟子之氣挾勲勞便有居功而
責報於師之氣挾故便有今日雖弟子前日本舊好而欲
畧分言情之氣如此則受道之心彼先不專告之亦必無
益故皆所不答。集解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而痛自懲
艾以消消其有挾之心。○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
意之不誠者不專即是虛假了與南軒虛心爲本之論
皆直攻挾
字綴結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教復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
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所厚是以家言言之又曰所厚
之不能已者後厚薄只宜活看不必如大學鑿定以家國
分又人之不能已亦不必貫合上條只兩分以處事接物
對看。翼註無所不巳不必貫合上條只兩分以處事接物
若果事在可巳巳之正是合該底了孟子又何必爲責他
是比那不可巳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條辨無所不
巳只於不可巳而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條辨無所不
之只就當下論非謂今日如此後日以漸而推方如彼也
不可已尚且已之更有何事已不得所厚者尚且薄之更
有何人薄不得決斷他是如此。存疑周平王志父之警
宋高宗忘父兄之警是不可巳而已者唐明皇一日殺三
子是其所
厚者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語類進銳退速其病
已存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翼註
進銳如何反退速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
箇浮氣最不可耐久存疑進銳不但進修為治亦然如
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後進兼學問事功言之
大全熊氏專指講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
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
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彼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
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
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敦復堂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曰
取而有時常用則用但不過用而有節取則取但不過
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
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
施於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滅絕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
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安集墨氏
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
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不仁愛引此章宜先排箇物
字民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
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然後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
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宋氏祖
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所貴賤之分也以待親
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
失其貴賤親疎之差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
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刑
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
任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

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惟其無父而
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差等非仁
矣○翼註弗仁弗親要見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徧
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
則有兼愛二本之嫌○條辨上只說於民於物未說於親
然以弗仁弗親歸到親上而以親視二字緊接跌下仁民
愛物則重親親說自是一章緊緊意思况施恩有等正
從親親等下尹氏一本故也無偽也即是此意謂不重
親親者非也○上四句已是下二句道理但上句是薄者不
得過厚恐無以爲厚者地也下句是厚者不推排次序自
也於上兩而字作一停蓄下兩而字作一推排次序自了
然矣○精言既從物與民逆推轉來說思不可過又就親
與民物順放下去見思之有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
分而言之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三 盡心上 全 敦復堂

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
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
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或於異
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覺軒蔡氏曰統而言
之則皆仁此仁字乃吾性中之仁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
出者也此從源頭上說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緩急
之序此就本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
文差等說 理一而分殊者也精義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
所以爲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
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
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屢不可加之於首冠不
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凡
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類也類是謂
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
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條辨分 尹氏曰何以有
殊只是理一中分殊義只是仁中之義

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

○釋語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為道也

止有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才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

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况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

道生○此章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

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

愛物總只在親親用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

之為急親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五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論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

而其為仁也博矣蒙引當務之為急為最所當知者急親

別得明○語類問急先務一段如何曰人人各有當務之

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

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聖

人之所急也若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則是不急又問治

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

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

畧是如此○禮記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

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新

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

實之○說統此章重一務字正為小知小仁而發世主鏡

精圖治何嘗不欲盡物而周知盡人而博濟顧其勢有所

不能若不在緊要處用力則智必窮於所知仁必窮於所

處非惟不足為治而亦不成其仁智矣把堯舜提醒處見

得仁智至堯舜極矣然智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

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

所不必務哉此之謂不知務是通章結脈○知屬事仁屬

人兩平說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

說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

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曲禮毋放飯毋流歎又

決濡濕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日濡肉齒決乾肉不齒

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語類問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

五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盡心上 論

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

務乎○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

末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

二務字○翼註不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責也

按此之謂三字分明為本指寫照○南軒張氏曰孟子所

警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

小功有不足奈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

舉本未畢貫此所以為道也○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

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四書通不識其全體

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散於

無用愛之難廣而德澤墜於下流泛用其心者也按章首

先揭明智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此正所謂智仁之全體

也當務為急親賢為務乃正從全體中識其所當先非謂

習仁之有不知有不愛也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

也總註四語極為完密

之所知福能入之所能徒做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
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
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如務也
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親賢為務相對以舉讓能哲而
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
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智之所知亦儘可通但孟子朱子
之意本不如此蓋智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
之此章乃平論智仁
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卷之十一 盡心上 四
教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蒙引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說統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餘辨仁者不仁者亦皆必以所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四 盡心下 一
教復堂

不愛及所愛而梁惠之事尤其易見而可戒者故開口便歎箇不仁哉梁惠王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

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說統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四書通承字說得最慘

親親仁仁者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無不仁之言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
親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
茶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者欲而從流者也惟其欲
不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
賊其子弟終不至
殺身覆族不已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
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盡心下

而巳矣按此條即預透下意○或問小註此章書重尊王春秋是指春秋之經非指春秋之時也○困勉錄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尙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爲聖經所深斥如此方切章旨○義字只宜空說蓋春秋用意最深而立法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中即書爵書字者亦隱寓刺譏於言外○微獨僖王問鼎者罪迹昭然而不予以義之實即尊周伐楚者功施爛然而亦不貸以義之名○翼註彼善於此亦聖經僅善之正見其無義戰故下節緊以敵國不相征發明無義戰之意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

無義戰也謂義尹氏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深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新學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復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

春秋諸侯兵爭之罪○集解上下指天子諸侯而言上伐下者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敵國相征正上節註中所云擅興之罪安得以爲合於義而許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

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正惟

者其貽害不小故不如無書○翼註此章全爲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盡心下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奉天伐暴如云敢祗承上帝以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翼註奉天伐暴之義屬初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流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諸君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

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言上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蓋謂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曰此亦本塞源之論蓋雖殺微意矣○讀余隱之尊孟辨李公常語曰紂一人惡即衆人惡即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下道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遠數即紂亡則道逃者曷歸乎其欲拒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辨曰容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運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役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朱子曰辨已得之○蒙引孟子此意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

下無敵謂天下無與之敵也非是敵也不過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蒙引夷狄在四遠之地尚恐其後則近者可知更誰有敵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蒙引言其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千書序作百則益明矣○蒙註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
到無敵直到下節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五 課本 敦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四 課本 敦復堂
之所以坂本塞源而為生民立命也○蒙註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辭云爾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口實哉

書秦誓又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集解上言救民水火不尚兵威此又為詳釋也觀其丁寧慰諭直如家人父子疴瘵相問正仁心流霽處所以商人聞言頓顙相迎而歸附恐後形以崩角極寫無敵之狀與矣為後我同一情事蒙引欲援此區分湯武優劣殊所不必須知總以證明仁者之無敵而已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戰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集解勝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之詞陳戰雖似二項然為陳正所以戰兩善字重看若使不善猶未必敢為與兵構怨殺人如草之事惟自以為善故殺傷愈多而罪以滋大大罪全在殃民上即所謂民賊也按此正不仁之甚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說統正己已宗暴國之民自指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集解前解征字為上伐下蓋以上之正而伐下之不正也此直解征為正則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以上伐下固曰天討以正伐不正亦曰天誅其理則一而已然本旨却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是逼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說統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合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援焉用戰意至章末方足出此且只說無敵便了○蒙註好仁兼平時脩德行仁及臨時弔民伐罪言○天

蓋以上之正而伐下之不正也此直解征為正則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以上伐下固曰天討以正伐不正亦曰天誅其理則一而已然本旨却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是逼

起各欲正已來以明所以天下無敵之故焉用哉又繫承
各欲正已見善為戰陳之人金無用處可見曰君惟好
仁無為此輩所惑也○吳國之且此章是深惡強兵者首
言戰陳為大罪見有用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能說首
常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為有功而濫用之
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為也舉湯武以明好
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蓋不證以事則
無微不信不指明其故則終未見得確然不可據故歷引湯
武而以各欲正已推之然後知國君但思不好仁而善陳
善戰之果為大罪也○四書通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
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義三章
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
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四 盡心下 六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或問小註

者自求心悟借規矩以作喻猶詩六義之比而正意自在
言外○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酒掃應對進退而上
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
而固不外乎規矩○規矩者求之於心無是理也○新安陳氏
曰巧即循規矩而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
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
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
下學之外也○說統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集解巧
不外乎規矩與規矩即與以巧矣然巧即隨規矩而與之
無奈不能使之必巧耳故不曰不能與人巧而曰不能使
人巧蓋言以成法言使以神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明妙處言二字自混看不得不周疾則苦而不徐不
莊子天道篇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接此正所謂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祗
珍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

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精義尹氏

至命則不能臻此○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

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性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

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震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

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寓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

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邱月美曰自其他日之富貴觀

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惟謝乃若將終身自其前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四 盡心下 七

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

有之兩若字是狀其心如此○翼註無慕於外不更慕他

身之富貴也無動於心不覺有得之富貴也○舜之

身若固有後兩若字必如此看方不生語病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

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精義尹氏曰出乎兩

一聞觀其存心則然○或問小註此章孟子直推其理勢

自是如也○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

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心。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籍言未二句。要見是自殺意。彼往此來。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只開一手。非手刃而何。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言外自有此一。面故須補出。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集解禦暴暴字就人言。禦只是譏察。意將以禦是一點愛民。暴是原其為關之意。惟恐暴客之有害於民。全底深心所在。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為暴暴字就己言。征稅貨物。至商賈出入者。莫不困於苛求。而與嗟道路。豈非為暴。今之為關者。未嘗不託禦暴之名。而其意實為此。故亦下將以字。所以誅其嗜利虐民之心也。○係辨今之關。猶古之關也。只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四 盡心下

八

課本

為關為字不同。古之為關。以抱關擊柝者守之。所以譏察非常也。今之為關。以有司權貨者治之。所以征稅出入也。兩將以字。即從兩為字生來。○周用齊曰。貪暴乘間而害民。猶恃上之人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為暴。使誰禦之哉。○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併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世狗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源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集解此章專為借法以行私者說。古今字有無限感慨。只將本文倡歎一番。自覺深情無。○范氏推言之。則其義益顯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稱義伊川曰。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也。象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三威如而吉者。能使人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翼註使人不以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

卷十四 盡心下

九

課本

言之否曰。順之說是。○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後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與。○或問小註。此章書須還他一箇圖。圖若有意。分輕重。便失孟子立言之意。兩分開說。而深情自見。○愚按。集註一以行言。一以事言。自是照本文分貼。故翼註亦云。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說。自為正解。雖道理有偏全之不同。而分貼要不可易也。文集及南軒諸說。雖或側或互。轉折相通。而兩兩開說之意。細體味之。自見。○蒙引。兩言妻子者。非專為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可不親化。不可令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精義。戶氏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慶源輔氏

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夫一善一長自以為足而欲以迷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戰兢兢自持死而後已此皆以周其德也○蒙引周于德謂戰戰兢兢自持死而後已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不則則賊○或之謂謂王坦之之制執手板是也○聖賢之德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世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心則邪不能搖○湯霍林曰周是條件皆到事皆精之謂○有一毫不備則不可謂之周矣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或往中流手段不但為邪世所惑○說註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子本身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規

孟子集註本義灌叅卷十四盡心下十 教復堂課本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

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

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矣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人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語類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由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問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又曰某嘗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網也動於萬鍾者是小事處掩

得過處發露也○說統此為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在名一好字以名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其病○湯於色三字極妙只為打聽不迭把自家底隱情供出○湯霍林曰見於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能見字正與上能字對能是着力勉見是不覺流○能見他見色時便識破他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勉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精言所安是他胸中熟觀之所勉非其所安所忽乃其所安故欲得人而安之實不觀之於所勉而觀之於所忽也此安字與論語察其所安安字一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協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何

孟子集註本義灌叅卷十四盡心下十 教復堂課本

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取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

孟子曰不信仁賢而日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湯霍林曰不信謂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曰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精言東坡云國之有林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於其外棟然有所不可狎者即左氏所謂國有人焉未可與爭之意不然庸人千萬輩何足為有無南軒輔君庇民等語最好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條辨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也如此看方是對針上下亂統義即其中之截然不可犯者而言○上下亂謂上替下僭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如周禮九職任萬民是生之造九賦欲財

賄是取之。九式節財用。是用之道。三者皆無。無以開財源。而節財流。故財用不足。或問小註。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須看得政事在財用之上。○策經政事不止為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無政事則綱不舉。目不張。凡所作為皆無條理。則取民無制費。○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出無經。財用安得而足。

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者所以仁賢為本也。○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懼。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臣民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後先綱目。祭然其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援仁賢為本。尹氏為揭其要。然本文自是三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盜字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說統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也。○得國者得之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之於天下人之心得之於諸侯之手。彼先自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心出於天下人之公。決非威勢所能攝服也。○集解。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不仁之人。下以術愚其民。上以力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至欲得天下。則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術不勝愚。力不勝制。斷非得其心。不可難。彼不仁得國。亦非必便得民心。但較之得天下。猶可竊據耳。以上句跌起。下句所以。○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深著其為必無之事也。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

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敗亡耳。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黨疏。社所以祭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壝者。累土以為高。也不星而壇。社壇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改後世篡奪之端。國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始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啟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說統。通章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為貴一句。○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若使其知下民之為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三王畏其民。而問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知夫得失所係在於民也。使民畏已者。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與威。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也。嗚呼。可不畏哉。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說統。首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正見得丘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體財貴字出。○條辨。天子

貴矣諸侯次乎天子乃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
不過為大夫皆不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可見天子之
貴是以民之貴而貴之
正極力視起民為貴意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
社稷也翼註危社稷要跟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
滅國不同按變置為社稷實是為民曰輕於社稷
則輕於民可知矣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士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齒 敦復堂

遺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記亦特牲天子
大蜡八伊耆氏

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
蜡以詔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雨暘不時日不順五穀不登日不成○八
蜡一先齋二司畜三農四郵表啜五貓六虎七坊八水庸
先齋神農也司畜后稷也農田官也郵表啜督約農事之
所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坊水坊也
庸水溝也○語類問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
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
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遺忘
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神而祀之也蓋言
遷社稷壇於他處耳○四書通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
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
神之壇也而非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雖重於君
改立其神也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雖重於君
輕於民也本節言觀集註不能為民禦災捍患意只歸重
民為貴也○精義尹氏曰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

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
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
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
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
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至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蒿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

若足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精義尹氏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
與起感動奮發也與起聖人之功大矣○或問孟子學孔
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
然偏勝而易能存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眾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五 敦復堂

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
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
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
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
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
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
不及孔子其意始以此耶○交集孟子之於二子論之詳
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
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
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
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輯語此章微旨但有揚而無
抑或問文集兩條止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
補足願學意也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
四書通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
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按言外自含有
此一層在本文却不必及之於倡歎神情轉覺有味○說
統師字只就聞風興起內見得兩箇風字最好風最善披

拂萬物之鼓於其中者勾萌而甲拆。聖人簡之造化也。德立而聲聞揚揚然無止息矣。故說是百世之師。○奮字有自我特立之意。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與首句神迴氣合。○清是聖人之清。和是聖人之和。故能使人感發興起。若是只首句聖人百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親炙不必。更求着落。按此從聞風興起。低徊憑弔。慨慕無窮。不禁復發此歎。語氣只為聖人句添毫。有等然高望之神。有生不同。時之感。若必欲呆湖當。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精義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之謂道是也。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又曰合而言之道。

性之謂道是也。精義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之謂道是也。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又曰合而言之道。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盡心下 六

課復堂

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為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由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為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禮之。亦此意也。○語類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是道。故以人為說者。是就人性上說。○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為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蓋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按此與或問俱以五文夾說。然主賓開合。當以或

問為正。翼註云當云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而論之。體貼本文及集註最清。○問仁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按此提仁字直下。與本文語氣道理最合。○仁者人也。合而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入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此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於理亦得。然不如前一說從仁字說。下口順而神與借輯語。云章義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實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又曰仁者所以為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此亦從仁字說。下是說本來道理如此。或問云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故本文以言之為說。至歸重人身。意在言外。愚謂此亦非本義。○南軒張氏曰仁謂人之理。人謂人之身。仁字本自人身上得名。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南軒此一言為足。以盡孟子語意之妙。○人之所以為天地之心。五行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盡心下 七

課復堂

秀而靈於萬物者。以仁而人之所以為人。則知其自。然仁理也。人物也。惟合之而天理昭然。無所間隔。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無非道也。如仁合於父。子則父子之。道也。仁合於君。臣。則君臣之道也。○合字非用力字。要。言之二字。按此即或問本文以言之為說之意。稱言本文。雖以言之為說。但云仁與人二者分說。不可為道耳。原。非為言道者。說法也。竟主言道者。非是。○松陽講義這一。章。是勉人求仁。天下底人。無有舍仁而可以為人者。天下。道。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為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底。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以其。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心。則曰仁也。人心也。故其具。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為。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人。固。必。有。知。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人。固。必。有。知。不。離。平。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共。不。離。平。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平。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

即為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即為道也○愚按讀書須先體味白文白文之語氣得而書旨自明如此章獨松陽講義主勉人求仁之說謂一離乎仁不成其為人亦不成其為道與語類之旨相發明而前此諸家多所同異故只須就本文順口說下而義指自然曉暢彼紛紛重人重道甚有謂重合字音支離謬適以豐其辭耳但細味白文語氣只是要人先識得箇仁其勉人求仁意亦尚在言外○首一截是從人之身提出箇仁之身言非此便無以為人○下一截是將仁之理坐入人之身言即此乃所以為道實則言人道都先識得箇仁而所以盡人盡道者方有箇着落○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理也按此與中庸仁者人也不同處不必相牽然不可不曉○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六 敦復堂 課本

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語類向見尤延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蒙引去父母去他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辭兩道字見久速合當如此所以為時中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陳蔡之

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上下指陳蔡君臣○稱義尹氏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音

見前漢方音亦訓賴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

季布贊衆口所訕也○說苑新說頗作分辨

解如云不分清白亦通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翼註增益也德愈訕知之者益希

耳何患不理於口哉吳因之曰無傷就貉稽

言士憎茲多口則足以士言以明無傷之意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九 敦復堂 課本

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其四章曰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問既多受侮不少靜

言思之瘡此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

辟有標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

命也其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梓

被拔矣行道兌矣混作昆夷兌矣維其喙矣悄悄憂貌愠

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

以當之語類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愠于羣小也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

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如被譖於崇侯見囚於羣里是也○集解兩引詩

本是斷章取義宜直指孔子文王說不必添出衛

婦及太王相夾襖多口屬誇誦而此兩言皆溫純心上
溫於心然後發於口兩溫字即增茲多口之意然上言憂
心於情便是聖人憂勤惕厲處下言不愆厥問便見聖人
系心文則憂心悄悄矣猶然多口又何傷乎○陸賈府
不珍厥愷矣亦不能慎厥問則多口又何傷乎○陸賈府
日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所未免於見溫下言文
王雖見愷亦何損於聲問以二溫字貫串歸重不愆厥問
上所以勉稽勸儆不可作兩平看按此雖創說然自有味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爾蓋其上
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乎小之愷而况其下者乎○徐微
弦曰孟子言此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免遭談况學者
乎是樹之也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孔即見溫無
害如已德未至則當自反自脩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子 散復堂

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備義其下文曰欲以昏昏
或問小註此章須看二使字○說統上使字是引導下使
字是驅迫也○翼註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
是吾性全體大用無不明吾復其性因使天下各復其性
○說統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惟其明於天下各復其性
也所以成其昏昏耳○震源輔氏曰如面牆然一物無所
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徐
德不是要使人昭昭而後自昭其
德只就身既恕人自無不喻耳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 介然用之而成路 爲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閒斷也精義尹氏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
○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
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爲氣習所蔽
外爲物欲所誘而迷室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
理義日開學問才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窒理義之
心之茅也○說統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爲閒四字上見心
學不可少有閒斷○集解山徑道心上體認存想則微者著
而路以成不用即體認存想之功不微則危者愈危而徑
以塞四句是喻說亦是借說曰山徑又曰溪間言山徑僅
可容足分明容足之外四旁都是茅塞用之成路以其原
是徑也不用茅塞以向僅容足而茅塞已去也通節用字
固是眼目然只就向不用指點語氣猶未契緊惟着介然
爲閒四字然須得極危懼見只才爲閒不用說徑實說心也
爲閒須說得極危懼見只才爲閒不用說徑實說心也
未句故直頂茅塞直指子之心想見高子氣質本昏物欲
界劍復開頭轉後只在後忽○此四句說徑實說心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卷十四 盡心下 子 散復堂

又蔽兵露一線之明如小徑僅可容步而已用之成路想
他亦必會猛地加功道心著現如坦途成路一般只爲工
夫間斷克治不繼遂私欲障蔽致同茅塞看末句下一今
字分明見得從前尚未至此急提醒他攪轉來做工夫
自有成路日子惟問斷則斷乎不可
耳一矣字弦外之音何啻晨鐘暮鼓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集解樂有聲
有容獨以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鐘紐而言也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集疏考工記鐘縣
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
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

皆旋蟲之類也。蠹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

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

王之樂也。精言何以言之。何所據以言之。以字是實字。以追繇云。據追之繇以爲言耳。○孫綽說一聲字。是該盡樂之聲而言。然所以知其聲者。但以鐘所以知鐘之聲者。但以追則究以器具之形論。而未考其聲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凡

八尺爲軌。廣九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借淺以形深。只重軌積七十二尺。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下以城門之軌喻

禹樂非必以城中。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之軌。喻文樂也。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轍迹深。意在城門之軌內。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借此爲鐘紐欲絕之譬。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日久故車多。借此爲鐘歷年久之譬。言

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

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說統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

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

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城門之軌

二句。專應以追繇句見得。兩鐘所以追繇者。歲久所致。如

城門之軌一般。豈是兩馬之力。若文王在千餘年後。其

追亦如禹耳。何開樂之優劣哉。○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

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

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或問發棠之說

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爲不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

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耳。○述先此章不可復之故。不

必說王不用孟子請復。而王不聽。方爲不可復。再請再發

亦有所不可。何也。孟子初請。望王行王道也。但王道之成

始。因天地自然之利。博節愛養。亦要累月三年。方能自濟

而目前飢荒。正所謂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者。此時正有老

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之患。故孟子先爲此請。以

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可勸。王次第與行

耳。奈孟子已將王道陳於王前。而王終不能用。若復請

發棠。粟爲驢虞小補之。託以博齊人一日之歡。豈君子誠進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課本 敦復堂

退語。然之宜。此不可中之實義也。孟子既未明說。借馮

婦以寓意。集註或問亦未明稱。大全諸說亦僅以知幾守

義言之。不可實義終未見得。孟子未經說破。固不必添入。而學者不可不知。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

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撻

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曲曰。馮婦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

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按此二句。即是孟子意中不欲明言。故

其言如此。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爲善事者。不察夫義

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學也
無惑乎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精氏曰
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
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爲者但是時
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
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
豈徇其常所爲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按二說於本義亦得
然孟子意在行道此時齊王不能用孟子是其將去之故
即其所以不可之故
衆悅士笑僅權辭耳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謂我性之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西 課本 敦復堂

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

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新安陳氏曰此

言也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而不過其則此以理

則便都是理。程類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之

類是也。問有命焉乃是聖人聖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

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道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口之

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何

自曾也。地這固是理之自然。然附於氣。這許多却從

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

理爲主。都不把那箇富貴。但看此理合如何。問此性所

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

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

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
可爲。但道理却恣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
之。未嘗不同也。○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
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
命字是就氣上說。又曰。性也。命也。君子不謂性也。此性字與
說得後而闕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
同。又曰。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
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
性焉。是主持道心。欲其無不及也。○交集以口之於味之
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
言人心也。○輯語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
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
爲天理。故特與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性也。極重。○按
性也二字。從上文五也字。一氣稟下。自是當時之見。如此
如告子以食色爲性。是也。有命焉。乃是孟子自出轉身。却
又足以君子不謂性。直是斬釘截鐵。下節語氣亦同。辨黑
白而定一尊。與緊正在兩邊互勘處。本
指自在言外。說箇不謂。自有所謂者在。

也聖人之於天。不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

濁伊川又曰稟氣有清然而有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

也語類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

注是言所稟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賢勝之於

程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策紂之於蓬。天則薄

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賔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

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

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

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

指氣而言。氣字兼稟氣說。此條以氣數亦作氣稟說。此

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

事親之道。期於底。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西 課本 敦復堂

此道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此以理
制氣稟之命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可厚此以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
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
不倚所以孟子到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存
性○(舊案陳氏曰世人以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
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
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
欲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
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
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徐
思贖曰須看總註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一有不不至則不
復致力乃知性也命也一頓犬有鬮繫惟其必欲求不致
九則人欲日肆天理日薄矣故君子不謂所以抑彼而伸
此若竟畧上詳下亦不見君子精察力行之功况性也命
也坐得實則有命有性轉得尤有力○(李安溪曰此章是辨性命之說
正在有命有性處見得○)李安溪曰此章是辨性命之說

孟子集註本義濼泰卷十四 盡心下 天

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也矣只看兩不謂字可見又
日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性是性命之真所謂天命
之謂性亦性所自出之謂命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
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性命看得
合一則不至惑於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又曰
兩不謂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與命合一者非真性不與
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
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
論語君子也野人也之語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
此與註小異而理自相通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善人則有餘以爲信人則
不足故既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未復云二道之中謂
二者之間也○條辨樂正子既有好天資而又知道做工
夫故但以善人名之不得然雖致知而未致其精誠意而
未至於善則直名他是信人又不得故曰善人也信人也
末節一中字便已隱躍
逗漏兩也字轉換開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集解上文善信字尚渾說此方問其名義而下
然正子問也故下文孟子雖 俱就人說亦只泛舉而言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

孟子集註本義濼泰卷十四 盡心下 天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或問善者人之所從惡者人之
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曰
程子張子之言可欲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
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
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
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以求爲如是之人耳但
如其言則於文義微有不協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
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曰求
仁必於未測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學者用
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恍惚竊真之際也○
語類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可欲只是
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上求用功處但莫做可憎
可惡事便了○問自此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己之欲如書所謂敬修
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
爲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與註可欲不重人欲我欲我欲我欲我欲我欲我欲我欲我欲

在天理上做而能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自善無惡可知。○可欲二節正答其問然只泛言下四節俱不就樂正信而推其極耳。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語類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信。○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張子曰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託之意也。○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盡心下 三 敬復堂 課本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或問有諸已謂信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缺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熟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語類充實之謂美是就上行上說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他善都是裏面流出未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程子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喻是也。○稱言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是伴件是我實有未必有者皆盡其量而無餘欠也。○信如仁是實仁義是實充實則仁義之盡內外飽滿無絲毫未到處。○充是橫說如注水到壑東西南北四邊皆到實是豎說則在東滿東在西滿西是也。○充近博實近厚二字籠個說不得善到此地隱微曲折乃無一毫之雜所以謂之美也。○說猶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

無欠缺。○吳因之曰善與美所以異者善即外而可欲不可惡處說猶是大概將就之詞美則言微純粹地位。○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謂脩身見於世也。○又曰中庸其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存疑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大學之誠中形外中庸之誠則形是也。○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兼形著動變在內。○蒙引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渠解非是充實便有光輝亦非充實之外又有光輝只是充實不已漸積涵養則精英發越自是過抑不住。○若充足飽滿不到十分地位便無此洋溢布覆氣象。○條辨粹面益肯施於四體固不論有位無位即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亦不必有位者能之。○應感而動在一家則文明著於一家在一國則文明著於一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盡心下 三 敬復堂 課本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聖問大而化則其所謂之問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為且將春融東解濕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

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
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
變於俗者鮮矣語類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
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
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請發見於外化則化其
大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
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述曰如
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
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
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 尹氏曰自可
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 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琬而至於神
則不可得而名矣四書通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四 盡心下 焉

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
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按美大聖神四
浩生善信之問而究極言之原只是泛說到未節方拍合
正子其日二之中固是不肯輕許正子處然又曰四之下
却正非抹倒正子蓋美大聖神自是山善信而馴造乎其
極若非已在善信之間則美大聖神之下安得有此人站
脚處集註引從於子款謂其有諸已者或未實或字最下
得治不得援此竟坐然正子也至總註引程子士所難在
有諸已自是正子貼身策末復引尹氏以終其
義則當日所以引進正子之深心和盤托出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
如此文墨揚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
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奔本而外馳為我者狹
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

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蒙引逃墨必歸於楊自虛而
歸於實理勢之必然也蓋厭其不情則必尚實矣楊氏
過直未能便合乎大中正之道故只歸楊未能便歸儒
○翼註吾儒先成已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
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便全遺了成物一
邊故曰大簡近實只在人己上見得○逃墨歸楊是矯枉
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正經兩項俱與儒有
害但窮其勢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按
此二句亦只言其大畧世間豈無歸斯受之者其陷溺
逃墨而徑歸儒者不必十分泥看歸斯受之者其陷溺
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集解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
不兼墨之歸楊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翼註
受之不是徒受有借之大道意○精言陷溺之久以已往
言悔悟之新以當下言能歸是悔悟意惟其悔悟可取所
以陷溺可憐按兩意都在斯受之斯字中而已矣者言此
時只有受更無展轉也正為下節起案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 卷十四 盡心下 焉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豎闌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
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精義尹氏曰聖賢不為已甚
後說即追其既往之意也如字一直貫下又字既字相應
見不必招且不可招入豎而復招之亦是懼其再出既歸
而又與辯亦是恐其再逃但招於入豎之後豚且長為所
苦將來一逸而無能復挽是則窮之時彼且慮其過嚴
將來一畔而無能復挽是則窮之時彼且慮其過嚴
備之大道也又從而三字正與上斯字相對照以見所以
必歸斯受之而與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
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
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於異端拒

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按集註固此一層乃不為逆德之徒藉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也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集解末之弗得是在客到之後想見一特門庭雖還館人倉皇失措之狀此或之所由以處疑從者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荷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堯 課本 敦復堂

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後說不曰設教而曰設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翼註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其大道為公之心何如○稱言或人自悟其失分明孟子之心能見諒於或人下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不是此

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後說不曰設教而曰設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翼註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其大道為公之心何如○稱言或人自悟其失分明孟子之心能見諒於或人下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不是此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

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且不也推所不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且不也推所不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且不也推所不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堯 課本 敦復堂

子都是惻隱羞惡之心如何又有所忍所為氣拘物蔽使然也如齊王不忍一牛而忍於與兵構怨行人乞人不受

者也然本心皆有之真自是難滅故雖氣拘物蔽而本體呈露終不能掩日忍而時有所不忍日為而時有所不忍

兩達字上使所忍者皆不忍所為者皆不忍此而通之於彼非是從忍處為處遇抑之直從不忍不為初機時時提醒自不至於有忍有為不落轉念工夫直待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

充滿也穿窬穿窬踰墻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
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輔氏曰無欲害人之心即是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不
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
其所忍然後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量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其所為然後能充其無穿窬之心量能推所不忍以達
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語類達者推也是展
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噴滄
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說達仁義只達不忍不為
一已盡無害人無穿窬指出不忍不為之心使人知所
達耳此節是實上文非申上文也○充不為之充何自
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惟達故充然
言此節以成功言自是相承說○集解上節仁也義也是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四盡心下 罕 課本 敦復堂

人能充無受兩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 集解受兩汝非穿窬
穿窬之心之意者穿窬是人所愧恥而不肯為兩汝亦人
所慚忿而不肯受總是不為之心也故與充無穿窬之
心同是一意按此亦舉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
以見勉不獨下節為然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
所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
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
非義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
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失於彼亦不能充滿
其實心之量而義有味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

於所受而無所虧缺然後能充滿其無受兩汝實心之量
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按此條發明集註之意○紹聞編爾
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有所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
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人能充此不
肯受之之實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窬之
心故曰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集註之意與語類無穿窬之
類則人能充無受兩汝之實集註云實誠也人不肯受兩
汝之稱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
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
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
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
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
有未是也到難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其愧矣又曰須
是集註初本朱子答之既無爾汝之實處接問者所舉恐
不肯受之之實字似仍非對名之實要之二實字雖說
又按語類云能充無受兩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此
孟子集註本義滙來卷十四盡心下 罕 課本 敦復堂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節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命音 添
節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節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節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節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

精義呂侍講曰語取物也

無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

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動其心也如商鞅知秦孝公意

在強弱而不言強國也穿窬者不必穿人之背或踰人之屋

以竊其貨財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心之同背或順人之

旨或激人之意抵牾伺隙以取財利皆是穿窬之類也

語類語是鈎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

動人要其去悅人是以其言結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

故為留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不言無之也又問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與可以言而

不言是說入至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

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

穿窬之心也

按本文只說至皆穿窬之類集註乃為充字

找明○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

密又有甚於前也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

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精義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

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

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遠存焉此言近而指遠

也○或問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

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

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

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

是遠近博約如指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

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而理會也

意重近約邊○說統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趣施是守中發

出底施用○解語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

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字

猶未甚分明蓋他處而字有分合兩層此處而字只有合

孟子集註本義滙萃卷十四盡心下

聖

說一屬指即言之指施即守之施近中便有遠在約中便

經 177-743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精義呂侍講曰：君子治身如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譬如農夫治田。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也。兩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行而治人之譽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集解守約施博不是兩截。工夫則知不守約而務施博亦不是兩截。病病如舍己之田轉欲芸人之田。是守不約也。然自舍其田者究竟不能芸人之田。則施亦何曾博。徒知重以求人而適輕於自任。究之人已交失其受病往在如此。所以深警之也。劉上玉曰：善言善道平開此承君子之守而單結之。亦古人隨意說。不在拘拘幹補。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四

敦復堂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與性之文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集解性字遠之字。則性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但非是說本然之性。只合下不虧其性。反之者脩為以復乃是循天性渾全底人。故為聖之至。其性而至於聖人也。○集解前章性之身之兩字。泛以道。上分別性反而以性字為主。故上曰性者。下即承性字而曰反之以明均能全此性之意。○反訓復是已復其性。指結果成就而言。但復性工夫全在脩為上。反之內便包得前章身之工夫。在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玩語意於性。反平察中實歸重反之上。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見人當脩為以復其性也。語蓋自孟子發之。○精義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比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

皆是聖人。○語類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語類性。恐亦未必有此意也。二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精義呂侍講曰：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翼註中禮不是禮自為禮。而聖人中。之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德即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為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為禮。○此節四平看各段俱重自然意。○說苑盛德之至。然上見得。經常也。同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慶源輔氏曰：三者特

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德也。○精言此節論性之德。全在上四句說得。聖人身分此。下句自省。節論自不與行法。俟命之君子。一例註非有意而為。與下節論有所為而為。自不得比。而同一矣。動容周旋中禮。要非中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何人於大者。或能中禮。小者便不能然。今也一嘆。一語。一默。一哀。無不自然。動與禮會。便是死。足為法身。為度。一哭。一死。而哀。聖人之心。誠敬自然。見衰必變。凶服者式。此豈勉強而然。經德不回。猶中庸章句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聖 敦復堂

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語類道為世

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

說自分明論語說長大人此却說貌大人大夫固當畏而

尺之類○父集說大人則貌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

人則貌之則失之矣○或問子嘗以為後世之畏大人非

畏大人也畏其難巍然而已矣故道而君公之退而兩汝

之孟子之貌大人也不視其貌巍然而已矣故道而君公之退而兩汝

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知其意故雖不肯

土無所拘束勿畏其難巍然而已矣故道而君公之退而兩汝

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

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難巍然而已矣故道而君公之退而兩汝

此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敵

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拘之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妻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巽 課本 敬復堂

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我得志弗為

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稜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稜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 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 四書脈理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

之巍 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 制不

與勢孰重貌之所以伸道○兩軒張氏曰彼在我不知古

制之守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

輕得深則見誘之小○說統此三節為是謂之辭士君

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為

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後便放縱無制

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

者反○條辨若只說我得志弗為則何日才得志何日才

見你不為底操守仍是一箇空殼子如何能獲得大人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即就在我者皆古之制上見得則不

為雖在後日而古制之在我已有居仁由義之實事矣故

曰吾何畏彼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

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

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民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

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

至有此等氣象矣按聖賢氣象同自不同而所處時勢亦

別此章只對付當日遊說之士而言不必更推上一層較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巽 課本 敬復堂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 纂疏口鼻耳目四支之欲即前

亦不過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盡心下

辛

復堂

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節
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天下
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語類要注
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養心莫善
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欲
欲是好欲蓋因人所不能無而高然不好底欲亦不自所
謂好欲亦正不可任其多而不節○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
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
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則天理分數多也其
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
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其
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未
是說無只便說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未
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又未
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下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作又
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
之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

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
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開處用了心到得
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
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只
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下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
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
心如不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一
箇教受下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
大皆不可怨○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才有意在上而
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
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才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
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
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開坐無可
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看他心下便走出在那
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睛坐得此心寧靜○
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
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
至於無○或問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

盡心下

辛

復堂

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
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
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
焉按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誠立明通○程子曰孟子不言無而言寡者此為養心
用功者而言非為心得其養而能成功者言也○精言其
為人寡欲孟子不直言心無不存而但云雖有不存焉
者寡可見必尚有存時其有不存者以但能寡欲不能
無欲也若竟無欲與聖人之
心一般豈尚有存者哉 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
所向便是欲 集解此欲字非嗜慾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
不可絕耳非謂此心定要注向那物事上也饑食渴飲人
豈能無聖人亦何嘗一日不飲不食而謂有飲食之欲可
乎心有人心有道心此心字主仁義之心而言所謂道心
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有與之存焉者
耳荆川云心具乎理而乘氣以出入此語直透三關○四
書通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

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善性理具於心善養性
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心存而性
存氣不必言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 語類羊棗只是北棗
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箋不忍字
子本節在序事中逗出下乃發明○
首句先下箇嗜字便為所獨伏案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登上節特下不忍字見曾子

公孫丑止較量於美不美而致疑於食不食便是從只腹

起見。○集解膾炙美於羊棗亦何待問丑正欲討出膾炙

哉一語以見曾皙亦必嗜膾炙而曾子亦宜不食膾炙然

則二字上要補出此二層孟子從嗜字中別出同獨見得

曾子之不食根於不忍蓋觸於所獨而然亦始以是曉

丑其實則孝子思親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有心在同獨

上較量其為不忍抑猶未離乎飲食之見矣。○不諱姓喻

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名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

精義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

其居處思其終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皙嗜

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

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皙獨嗜者也。○曾子之孝

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致夜膾炙哉思其生平所獨嗜者

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曾子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

諱其所同也。○氏曰誠孝之

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聖 欽復堂 課本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

其初謂不能收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

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

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長取前七節發明孔子思

狂及猿之意。○後六節則詳鄉原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

之之術也。○說統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

子之思狂猿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猿乎狂者進取猿者

有廢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猿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

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象引

專指狂者。○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

猿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聖 欽復堂 課本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集解此問專以狂者之人言故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大宗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

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

見論語牧皮未詳。謂類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輩是也

門亦有狂不成狂猿不成猿如冉求之類是也至

於曾皙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此乃是問狂者爲人之實。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行去聲

嚶嚶大言大也。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不是兩平話

字。嚶嚶上可見。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

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動稱

有自明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

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

大他却不掩其言處。○王陽明曰不掩其言固是狂者

短處亦是狂者好處。見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也。按

一路語意却是從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

他好處一邊說。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善 敦復堂 課本

人之志同便是義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

也。係辨集註恐人把狂者志言看虛了。故引程子之說以

實之。見其志實與聖人同。是他識見已到此裏。惟志實

與聖人同。故說與春一段。便能道得天理流行之妙。而萬

物各得其所。氣象已在其中。則言亦非徒大而巳。但言與

志是一般。行不能與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掩所以爲狂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

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按上文既說有

身上交便。八死港矣。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

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爲不潔而不

者行之過。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

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

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

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爲此所謂中道者。是

也。此等入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也。說統是

又其次也。其字仍指中道言。與前故思其次也。其字相照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儒類觀荀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入

只是如此。下自是不可進下。按荀子說他好孟子

却是說他不好。慶源輔氏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故

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爲原則亦非真原者也。故

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

德之賊。邱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過門

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

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翼註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

子惡鄉原之言而問之。欲問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

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

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 踽其 禹反 閻音奇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

真注踽是立

已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蓋踽踽即獨言獨醒意涼涼只是不諧俗故人自不來親厚我或曰不見親厚似總說踽踽涼涼 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 鄉原行不掩其言而徒

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佞者曰何必如此 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

以上皆釋 閻如奄人之 奄閉藏之意也 周禮春官守祿奄八人遠 媚求悅於人也 廟曰祿奄如今之宦者

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語類 原字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盡心下

美

教復堂

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任又不肯做佞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 廖廖然以古人為志離行之未至而所仰亦甚遠矣彼 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賴流俗汗世之是非 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反非美之彼 其實所向則是爾然媚於世而已 狂是箇有骨肋底 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插東邊去取奉人西邊 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 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 五代馮道春世真鄉原也 就統何言是 廖廖五句 行何為句 譏佞生斯世三句 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 正與上句以何為相呼應 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 底公案 譏狂佞亦未實有是言只推其意向如此 問然媚於世五字畫出鄉原模樣是鄉原也 只粘帶此句 末流無回曰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 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 按此節曲曲為鄉原取供直

至闖然媚世乃使鄉原底裏畢現通節雖分志與行亦是有此志而後有此行自屬相承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

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說統無 不為原人為字就鄉原自為說按一為字中便已包得無 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等意在○條辨是就鄉原一身上 看不出絲毫空際却不道已有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一 段模樣在○翼註一鄉皆稱原人萬章到此方是問鄉原 何以賊德故下 文乃詳言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汗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十四

盡心下

美

教復堂

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

槩舉其失曰非細數其 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 流眾莫不然也汗濁也 流俗依汗世廣二句以處人言○ 說統同流合汗正是善斯可矣 子非忠信而似忠信以存 非廉潔而似廉潔以制行言○

說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 以為不然獨以為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 同汗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汗下若眾人皆濁而已 獨清則必得罪於汗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 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非之無可刺 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汗世而已故汗世流俗之 眾人皆悅之也○或問小註任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 到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

到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

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家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也自以為是既把來做了便依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孔子以為德之賊也○語趙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孫遜此節只從上闢然縉於世一句生眼詞流合字是他縉於世處無非無利似忠信似廉潔似包舉他同流合汙之行正是他闢然縉於世處如此才能令家皆悅之才成得一箇善斯可矣然如此而不自以為是則終身為原人蓋其所以不可入道只被也自以為是是以終身為原人蓋其所以為德固在似所以成其為德之鄉原處却在自以為是也味自以為為三字是他胸中一定把握更不肯轉移退極非德之賊而何○按何以是嚮嚮節是鄉原拱招此節是定他罪案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鄉原恐其亂德也秀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秀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慶源輔氏曰

能辨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善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意故以為害信○蒙引佞人思巧而才便本是不義底事被鄭聲注他安排計較說來又都是義利口則專就言語說鄭聲注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僂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鄉原既

又諛佞者故不僂求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存疑秀似苗使人觀之莫辨誰為苗故亂苗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

使人聽之以為真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真忠信廉潔故亂德○說統真是一箇為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集解似字即從上節二似字生秀苗五項俱是陪說歸重末二句鄉原許多妙術都在一似字中故為可惡或云賊德是賊已之德亂德是亂人之德非也蓋字情道理言本是懸空說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善耳亂德亦此德也上節孟子本意是說鄉原之善意故此節註云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蒙引孟子言善是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蒙引經即上文所謂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精義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語類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

其善者與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世衰道微犬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乘解是非明白正對鄉原而言回互是疑似不分

庶民興以後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經正則庶事指民心言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庶民興以後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經正則庶事指民心言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庶民興以後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經正則庶事指民心言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盡心下

聖賢

教他自化如何化得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
 日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經者天
 下之大綱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便有序朋
 友有信又如大學中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提大綱然
 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問
 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
 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得
 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
 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根脚然後愈隔有安頓處○文集
 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
 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
 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息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
 以外者也○或問小註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
 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
 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心不惑則其道自然銷
 鑄而至於無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
 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說統玩而已矣見轉移世道

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是論狂悖而
 及鄉原鄉原者狂悖之反對也狂悖似偏而實近中道鄉
 原似中道而實為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惡句
 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而吾學既明則衆
 邪皆自滅熄鄉原更何所施其伎倆意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年故言有餘也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
 但曰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便見斯道
 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按前三節歷敘五百
 孟子集註本義聖賢卷十四 盡心下
 餘歲不獨見神聖之生每有常期亦以見歷世之遠而以
 道相承接見聞都歷歷不爽看兩若字見知聞知語只平列
 俱隱隱為末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語類問問知見知所
 二句結胎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知者何事曰只是這
 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
 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
 之於事物亦是心○西書通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
 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
 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
 體也舜自心上說出性中之善而六經言心如此湯自性
 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
 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皋陶不言稷契何也或曰皋陶
 以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皋陶言謨蓋可見
 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皋陶發之其明
 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三相。新安陳氏曰：萊朱與

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情，伊尹禮智。信皆謂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也。伊尹威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伊尹曰：魯曰：禮曰：義曰：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語中矣。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未言武不言文。此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平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宜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奎 敦復堂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四書通問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

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類非太公

執發之書曰：效迪發發，則發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蒙引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

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

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子貢曰：文武

言緒論為之證。豈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震川曰

孔子祖述堯舜兼總百王，此云得統於文亦相承之序。

固爾其實即以知之於文王者知之於湯與堯舜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

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乎。語類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

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而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

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

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

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章，則重見知之說，皆託始於此

條。竊謂集註止採林氏下半截而於其上半截云：若非前

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則節去不載，蓋止

採下半截則體貼本文語氣自覺渾然。若兼載上半截則

誠如後來講家專重見知之見而問小註亦云：道統繩繩

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

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取此正與林氏士半截意

同。然愚謂悉皆非朱子定論。若果以為然，何於集註並未

有明文而第渾舉大意以槩括之耶。且試通味本及其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 盡心下 奎 敦復堂

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自是聖聖相傳

嫡派其兼敘見聞者不過謂同時有若而人異世有若而

人皆得與於知之之統。歷歷可考耳。實則見與聞俱主堯

舜。湯文而言湯之聞聞之於堯舜非專藉聞之於禹。皇文

之聞聞之於湯非專藉聞之於伊萊孔子之聞聞之於文

玉并以聞之於湯於堯舜豈專藉聞之於堯舜哉。至末二

句亦只就從前大槩相提而論。見得既無有見而知亦無

言也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結書感焉可也。後來諸說多有以辭害意者。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致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按此亦只用渾還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痛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矣。○張羽臣曰。堯舜以來。見知皆生於同時。聞知皆生於三百歲之後。以孟子視孔子。欲任見知則已晚。欲任聞知則太早。乃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何居。蓋孔子以前道統在上。至孔子而道統在下矣。在上其道行。可俟之五百歲。在下其道明。不可一日無人焉。所以時地雖近。而見知聞知之統。及於乎有推恐或墜之思。○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迷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

子集註本義滙泰卷十四 盡心下 畜

敬復體

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四書通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里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然而成。故於篇終歷之不善。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與。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申明。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而已但其詞婉。其意深。非詳味玩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此申明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絕學張本矣。按此皆從言外體。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路公文彥博過其墓。曰。明道先生而

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智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吳氏程曰。明道嘗云。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耳。按所受於濂溪也。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情也哉。慶源輔氏曰。集註繫

子集註本義滙泰卷十四 盡心下 畜

敬復體

集註本義滙泰卷之十四終

四書本義滙參四十五卷

贊善韓謙
恒家藏本

國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漢階或自書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號已山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凡大學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據章句集註斷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及元明以來之講章條分縷析爲之證佐於語脈字義推闡頗詳在近時講章之中尙較爲切實考古無四書之名其名實定於朱子朱子註詩註易未必遽凌跨漢唐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故自明以來科舉之學以朱子爲斷然聖賢立訓以垂教非以資後人之辨說爲作語錄計也卽朱子章句集註亦以明聖賢之道非以資後人之揣摩爲取科第計也是書乃以場屋八比之法計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發凡中病汪份刪纂四書大全參取閭若璩顧炎武之說或與朱子相左是未考漢學宋學各有源流至於贗本或問小註明知其依託朱子而有意模稜殆慮一斥其僞卽不能假朱

子之名鉗伏衆論故存爲疑案不欲顯言不知其說可取不必以贗本而廢之其書非真亦不必以其說可取併諱其贗本是非非當以其書爲斷不必定使其書出朱子而後謂之是也是又門戶之見未能盡化矣